

京華風雲錄【卷二】

西苑風月

京夫子 著



聯華

《京华风云录》卷二

西苑风月

京夫子 著

联经出版

目 录

- 第一章 雪国红梅
- 第二章 温泉水滑
- 第三章 高岗纵谈诸神事
- 第四章 春藕斋舞会
- 第五章 西山晴雪
- 第六章 彭德怀闯禁地
- 第七章 孟虹下山高岗上山
- 第八章 丰泽园元旦茶会
- 第九章 西花厅使出杀手锏
- 第十章 东交民巷八号院
- 第十一章 高岗凌驾西花厅
- 第十二章 伴君如伴虎
- 第十三章 盯住了美人儿孟虹
- 第十四章 高岗密会「五虎上将」
- 第十五章 善恶只在一念间
- 第十六章 刘周联手后发制人
- 第十七章 「紧急通知」逆龙鳞
- 第十八章 渤海惊变孟虹失踪
- 第十九章 峰回路转孟蝶来
- 第二十章 冤家路窄，在巴尔维哈温泉
- 第二十一章 欲擒杨帆借重康生
- 第二十二章 「向高岗同志学习！」
-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不让任何一方获胜
- 第二十四章 高岗游说与虎谋皮
- 第二十五章 你摊牌我摸底
- 第二十六章 害群之马，岂只一匹
- 第二十七章 曹营的事不好办
- 第二十八章 玉泉山禁地

- 第二十九章 宁为鸡首不做凤尾
- 第三十章 郭毛唱和：文字革命
- 第三十一章 书记处生活会
- 第三十二章 康生、江青联手出击
- 第三十三章 饶哥大意失荆州
- 第三十四章 西苑貂蝉成哑女
- 第三十五章 杨帆从实招来
- 第三十六章 堵不住的决口
- 第三十七章 政治局是众议院
- 第三十八章 保镖们先干了起来
- 第三十九章 高岗痛失左右臂
- 第四十章 毛泽东失控紫禁城
- 第四十一章 颐年堂风云变色
- 第四十二章 高岗魂断玉泉山

《京华风云录》共四卷。（卷1）《北京宰相》是写周恩来事，（卷2）《西苑风月》以高岗为主线写建国初期事，（卷3）《夏都志异》写庐山会议彭德怀案，（卷4）《血色京畿》写文革事。

第一章 雪国红梅

高岗主政东北，实行粗线条领导，只管大事，不拘小节，大刀阔斧，令行禁止，赏罚分明，充分展现出他的领袖天才。短短三、五年内，他就把个战乱频仍、土匪如麻、民生凋敝的关东大地，治理得有模有样：农村完成土改，城市恢复生产，境内肃清匪患。正是工农商学兵，行行上轨道；农林渔牧副，连年获丰收。

时值东北地区从长达半个世纪的军阀混战、日寇奴役、国共内战的炼狱中解脱出来，进入了和平安定、经济复苏的岁月。白山黑水，资源丰富。肥得流油的黑土地，打下个木桩都会长芽抽枝的黑土地啊，只要让老百姓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安生日子，东北大地就是物竞天华，林茂粮丰。粮食、军火、人力、物力，先源源不绝地支持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后源源不绝地支撑着抗美援朝战争。

这一切，东北老百姓感谢谁？过去谢皇上，如今感谢高主席。高主席的画像挂满了机关学校，大小会常许多人不知道有毛泽东，只知道有高岗。高岗就是共产党：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东北多顺民，顺民诚实安份。因之在东北三省城乡的干部大会上，群众集会上，有人自发地高呼「高主席万岁」的口号，也就不足为怪了。起初，高岗还懂利害，批评过几回，指示不能呼他万岁，只能呼毛主席万岁。他还开玩笑说：我高岗至多只是个「八千岁」、「九千岁」，全党全军只有毛泽东一人是「万岁」。

可是对于东北干部群众来说，毛泽东在关内，在北京，天高皇帝远。高主席却天天报纸、广播、文件上见，政声卓著，有口皆碑，耳熟能详。

后来就是高岗自己，对下面的人再呼他万岁时，也听之任之了。认为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的感情。至多只对左右苦笑：我是个陕北汉子，哪能万岁？历史上，陕北地方的名人，一个貂蝉，一个李自成，都不是万岁的料。红军时期出了个刘志丹，也战死了。其实高岗内心里，自视很高，雄心很大。他认定共产党内，论领导才干，

统帅能力，除了毛泽东，就数他高岗了。其余刘少奇靠卖嘴皮吹牛拍马，周恩来靠揽事干活婆婆妈妈，朱德靠老资格有名无实，都不算老几。我高岗在东北有人呼万岁，算是有了基根；日后到了北京，能不能万岁？凭了跟毛润芝的特殊关系，完全有这可能。当然是在毛润芝之后，那才是真正的万岁万万岁了。昔爱新觉罗氏从东北进关建立大清王朝，统治全国两百多年，东三省还真是个吉祥福地呢。

高岗还是个既会工作，又会娱乐的人。抓工作，他是拼命三郎，可以连续几天几晚不睡，一杆子插到底，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他坐镇沈阳，执掌后勤总供应，实际上也是总监军。五大战役的构想，最初是由他向彭德怀提出，经毛泽东批准之后迅即执行，把联合国派遣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从而使战事在朝鲜中部的三八线上胶着下来的。

高岗的部属们都说，在高主席领导下干事，有职有权，权责清楚，你不用前龙后虎，左瞻右顾，步步请示，时时汇报。高主席不管过程，甚至不管手段，只管你达成目的。他把自己的工作方法总结为十六个字：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万马奔腾，一马当先。他的这十六字诀很受毛泽东主席的赞赏，称他有王者气象。或许，这也确是他比周恩来、刘少奇们高明之处。周、刘办事，慎小谨微，处处设防，责令下属层层请示，随时报告，唯恐越出雷池一步。

休闲娱乐，高岗也是个多面手。他精力过人，兴趣广泛：打猎，钓鱼，下棋，玩牌，跳舞，观剧，到东北后又学会了溜冰。他擅长快速溜冰，一口气能溜上十大圈四千公尺。当然，他最为偏好的，又是跟年轻女子交往。自古英雄恋美女，美女慕英雄。美女可助他消除疲劳，保持斗志长盛不衰。又说盗亦有道。他依东北方言称之为「干」，并有几条原则：自己下属的妻女不「干」，地主资本家的小妾不「干」，社会名流的后代不「干」，少数民族的女子不「干」，曾为妓女烟花者不「干」。他毕竟是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领袖人物。此事不宜张扬，只宜相机行事，不留后患。几年来，他先后「干」过一些农村出身、面目姣好的女兵，事后都安排她们进了军区的医院或学校学习、工作；他「干」得更多的是那些流散在东北各地的白俄姑娘。白俄女子，金

发碧眼，性事开放，只要你给金条、银圆。解放战争期间，东北野战军林彪麾下的战将黄永胜、萧华、李作鹏、皮定钧等人，每逢打了胜仗休假，就一定要回到哈尔滨跳舞，「干」白俄姑娘，视为对他们战绩的一项奖赏。高岗长时间「干」白俄女子，因为对方是客居东北地方的侨民，因之不会惹出政治上的麻烦。有的小洋婆子还对他甚为依恋，曾提出欲长期留在他身边。他则越「干」精神越旺盛，身体越强壮。均由他的保卫局局长兼卫队队长赵德俊替他物色挑选，密室藏娇，打点银钱，迎来送往。

高岗夫人李力群，老家陕北米脂县，是为东汉美女貂蝉故里。当年在延安，李力群也是抗日军政大学数得上的美貌女生，后来因落马受伤，身体垮了下来。高岗倒是福星高照，出入枪林弹雨，无伤无痛、身壮如牛，权欲性欲都属一流。特别是主政东北之后，高岗百事顺遂，声誉日高，名位日重。李力群是个聪明的女人，退而求其次：只要保持夫妻名分，不过问高麻子在外边的事。不然东北领袖，众目睽睽，后院起火的闹将起来，也是影响不好的。于是夫妻之间达成默契。

革命胜利了，共产党得了江山，坐了天下。毛润芝一再告诫党内干部不要当家庭改组派，娶小婆娘，要保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好传统。这一点，高岗是心领神会了。润芝兄本人就是全党全军的好榜样，明明跟蓝苹没有了感情，都睡不到一间屋子了，却也不便办理脱离手续。或许这是种更为高明的感情选择：既保住了家室名分，又得到了行动自由，国色天香，美人常新，何乐不为？像刘少奇那样就很愚笨，名正言顺的娶了个小他二十三岁的王光美，拴牢在一棵树上，纵然是四围美女如云，群花争艳，也只好强作正人君子，目不侧视了。

高岗事事学习毛润芝，而不会去效法刘少奇。他是在一个极其偶然的场合见到孟虹，惊为天人的。那是一九五一年岁末，高岗领着保卫局局长兼卫队队长赵德俊一干人马，去到吉林省省会长春视察工作。他拒绝入住省委替他精心安排的原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皇宫，而下榻原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行馆。此行馆亦曾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及苏联占领军总司令的官邸，比那大而不当的伪皇宫豪华而舒适。照例白天大会作报告，小会听汇报，晚上跳舞，看文艺演出。一天晚餐后，他婉

谢了地方大员们的陪同，只带了两名贴身警卫，轻车便服，来到长春医学院溜冰场活动筋骨，轻松轻松。作为领袖人物，他常有这类出人意表的突发之举。只有他的心腹赵德俊心里有数，高主席对当地主人派来值夜服伺的那两名傻妞儿不满意，屁事不懂，连个二人转都不会。

这晚上也是合当有事。刚进冰场，还没换上冰鞋，高主席就被场上一名身着大红上衣、舞姿优美的女孩儿吸引住了。那女孩身条高俊，长发披肩，如一团火焰，在旋转着，腾跳着，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冰上动作。使得场上的许多溜冰客，都忘了滑行，而驻足相望，仿佛在看一场精彩的表演。

高岗目光如炬，脸膛泛红，身子开始发燥，仿佛有股热浪在翻滚突腾。首长的这特殊表情，被心腹赵德俊看在眼里，便俯在他耳边请示：高总，要不要上去跟那女孩儿搭讪搭讪？高岗眼珠子都未转动一下，只是一声暗怒：混蛋，还问？快上！

可是赵德俊迟了一步。待他上场，还没来得及吱溜到位，人家女孩儿已经一旋身，一阵风似地溜向对面那道门洞，取下冰鞋出场去了。

真正的惊鸿一瞥。高主席懊恼得顿了顿脚，虽然没有骂人，勉强下场溜了几圈，就再无兴致，草草收场了。回到下榻的官邸，整晚都没有给赵德俊好脸色。

赵德俊也是陕北横山人，小红军出身，机智勇敢，兼有一身好武功，好枪法。高岗一手把他从一名侦察班班长，选拔到身边来做贴身警卫的。

都十六年过去了，如今赵德俊已是一名正师级干部，高岗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忠心耿耿，不沾烟酒，不近女色，三十出头不肯娶亲。高岗也曾担心过自己这位心腹爱将成家的事。他却说：高总！生俺父母，栽培俺是您！俺这百十斤早交给革命了。俺要有了拖累，咋做警卫？俺决心一辈子做光棍，铁下心来跟着您！

的确，十几年来，没有赵德俊办不来的事，取不来的物，接不来的人。高岗有几次面临暗杀阴谋，都被赵德俊和手下的好汉们化险为夷。赵德俊对高主席来说，如今是须臾离不得的了。人说东北局内，高主席有五大心腹人物，亦被私下里赞为「五虎上将」的：张秀山，

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张明远，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马洪，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兼财经委员；郭锋，东北局组织部部长；赵德俊，东北局政治保卫处处长兼高主席卫队长。应当说，在「五虎上将」中，赵德俊的官阶最低。但对高主席个人来说，赵德俊却是最得力、最可信赖的了。

第二天一早，赵德俊向高主席告了半天假。高岗点了点头，仿佛明白自己的卫队长要干什么去。赵德俊中午一时才赶回来，安排高主席午膳。

高岗有个饮食习惯，不是特殊场合，喜欢单独用餐，很少接受属下的宴请。在沈阳家中，他喜欢宴客，而从不到别人家赴宴。这一点，他也很像自己的恩师毛泽东，喜欢在菊香书屋家中宴请刘、朱、周、董、林等等老同事，而从未到过刘、朱、周等人家中赴宴。领袖宴请，具有赐宴性质，是一种权力、身分的象征。

高岗好吃好喝，讲究饮食进补。由一名老中医领着三名厨师，负责将白山黑水出产的山参、熊掌、鹿茸、鹿鞭、雪蛤、鳕鱼等等大补之物，按时按量，美味美烹，加入他的日常菜谱、饮品中去。且每次用膳之前，必由赵德俊以一副银筷、一副象牙筷插入每道佳馔、汤品，测无异色之后再上。这天中午，赵德俊屏退了所有的卫士和服务人员，边陪着高主席用膳，边一板一眼地汇报：高总，那女子的情况基本上摸清了，名叫孟虹，二十一岁，未婚，长春医学院三年级学生。聪明好学，不但本科成绩好，还爱读古诗文。课余擅长跳舞、游泳、溜冰。身高一米六九，体重一百市斤。无疾病，无男友，不吸烟——东北妇女多吸烟。但不是党团员。缺点是为人高傲，虚荣心很强，小资产阶级情调，看不起工农出身的同学，有人说她心大，非高枝不攀，非大官不嫁……

混蛋！你就是不说我关心的事。高岗用筷子指着赵队长，笑骂道：她长相怎样啊？不漂亮，她的优缺点，于我来说不等于零？

赵德俊恭敬地笑了笑，继续轻声报告：我仔细看了。趁她们课间休息，她和几个女生在球坪上玩球……是，是！我讲，我讲，她是个俊妞，绝对是！我敢以党性和脑袋担保，在高总所见过的女子中，是

头号的俊！没得说的了，增一分嫌肥，减一分嫌瘦，手长脚长，奶子中等，但很坚挺……高岗又笑骂了起来：你小子！奶子中等，但很坚挺，什么意思？是不是犯纪律了？

赵德俊忙说：哪敢？俺只是从她的运动服外头看出来的！他们医学院给她取了个外号，叫什么现世「鸟藏」……俺不懂，什么现世「鸟藏」……鸟，自然是藏在裤裆里不是？

不是「鸟藏」！是貂蝉！人家一定是把她比作东汉美女貂蝉……我几次送你进军区文化补习学校，你都坐不住，跑了回来。说下去，倒要看你都了解到了多少有用的材料。

好好，高总，俺没文化，俺口粗，俺笔头不行记性行。孟虹，汉族，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一个中医家庭。祖上世代行医，肯帮助穷人。祖籍山东，有说是儒家二圣孟子的后代。高总，什么是二圣？难道还有一圣、大圣？小人书上的孙猴子，不就叫齐天大圣？

高岗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废话！你小子，连这也不懂，还敢和我贫嘴！孔、孟都是山东人，孔夫子为儒家第一圣人，孟夫子为儒家第二圣人嘛。历史上有孟母三迁的掌故。看来他们姓孟的是喜欢迁移，有一支脉跨过渤海到辽东半岛上来了。算了，咱不考古，管她是不是孟夫子的第几十代孙。以后倒是可以考虑推荐她老爸当一名政协委员什么的。你说下去。

是！高总。孟虹祖父名叫孟怀民，「九一八」鬼子侵占东北那年才去世。据说活了九十八岁。孟怀民年轻时候信奉佛教，精通佛医；中年之后改信天主教，又学洋医，是那时辽宁地方四大名医之一。他娶妻三房，大房是汉族，无生养；二房是满族，生了三个女儿；三房是个白俄女子，洋俊妞，起初在孟家做护士的，说是老毛子皇族后代，十月革命后，她娘家人就被列宁同志赶到西伯利亚，后流落到咱东北地方来的。这白俄女子倒是给孟家生了个宝贝儿子，就是孟虹的父亲。孟虹父亲名叫孟学林，一九〇四年生，自小习医，医道高明，有气节，日伪时期，孟学林改名换姓，全家迁回关内，在秦皇岛市开了间杂货店谋生，就为的不替鬼子、汉奸医病。鬼子投降后，他才带着家小回

到大连老家，重新行医。孟学林平日不问政治，专心医道。没有加入过政治性团体。大连市解放后，我们军管会的同志敬重他的名望，想请他出来做事，他却说：官有官道，医有医德，井水不犯河水……。

高岗筷子一放，眼睛一瞪：废话！你从哪里搜集来了这么些陈芝麻烂谷子？不得要领。我想了解的是孟虹本人的情况。

赵德俊跟随高主席十几年，他摸得准首长的脾性，嘴上不耐烦，心里头却爱听详细的汇报。特别是对于他相中的女性的材料，总是越详尽越好。高总，以上都是从孟虹同志的档案袋附件材料里了解到的。快了，快了，就要说到孟虹本人了。孟学林娶妻一名，恩爱至今。妻子是名高丽美人，给孟家生下二男六女，称为六朵金花，以三女孟虹最为出色。孟学林夫妇教育子女有方，八名儿女都上学读书，成绩优秀。其中又以三女孟虹最有出息、志向，也最被父母宠爱。街坊们都说，要是大清朝不倒，像孟三妹这样才艺双绝的人儿，早被选进宫里去了，当上了后妃都不一定。又说孟三妹贵人贵相，活脱脱就是西施再世，貂蝉转生……

赵德俊这回不称貂蝉做「鸟藏」了。高岗目光炯炯，不觉浑身又燥热了起来。他喝下一小碗雪蛤参须汤，压了压心火，才兴致勃勃地说：小赵，很好，你掌握的材料算详细。你知道吗？孟虹为什么能长这么好？这里边有个血缘问题。孟虹身上，有三个民族的血缘，在生物学上，称为杂交优势。

赵德俊顺着高主席的语气说：对对，她是杂种，是个杂种。

高岗又眼睛一瞪：放屁！粗俗。杂交优势就是杂交优势，谁说是杂种？她祖父娶的是白俄美人，生下她父亲孟学林，是第一代杂交优势；她父亲孟学林娶了高丽美人，生下孟虹，是第二代杂交优势。这样，孟虹身上，就结合了白俄、汉人、高丽人的生理优势。你想想，孟虹不正是有着白种女子高挑挺俊的身条，长胳膊长腿的，又有着咱们汉族女子的黑眼睛、黑头发、白嫩细腻的皮肤，再加上高丽女子的婀娜和妩媚。看来，三个族裔的优势，小孟虹都占全了……。

赵德俊自小习武，对女色从不大有兴趣，也总不大开窍：高总，俺不懂，要单是个白俄种，或单是个高丽种，怎么就不行了呢？

高岗眯缝上眼睛，品着饭后必饮的一杯保健中医生为他配制、浸泡的鹿血酒，继续回味、发表自己关于女人的见地：你想想，要是血缘纯净的白俄女子，她们虽有挺拔的身材，高耸的乳房，洁白的肤色，但大多皮肤比较粗糙，寒毛也比较长，不少白俄女子还有狐臭。再漂亮的人儿，一有狐臭，就全完了，提不起兴趣了。你还记得吗？有两回，你替我接回来的白俄女子，样子满行的，可我没留下过夜，就打发走了。因为衣服没脱下，狐臭满屋子，怎么行？我们汉族女子哪，黑眼睛黑头发，肤色细嫩，也少有狐臭，可就是天生一双又粗又短腿，身材不胖就矮，且多数人胸脯扁平；高丽女子的优缺点跟咱汉人女子差下多，突出的优点是人家气质上更妩媚，也更善解人意。突出的缺点是高丽女子多为小眼睛、单眼皮。

赵德俊听得不住地点头：高总，俺说真格的，俺服你，俺最服你了。你不论谈政治，谈军事，谈文教，谈工业、农业、商业，包括现刻谈女人，都有独到的见地。大首长这些年来我也算见得不少了，大约除了北京毛主席，其余，就没人比得上你了。

高岗嘿嘿笑着，忽然脸一沉，做了个打住的手势：行了行了，别替我吹喇叭了。你知道，我最讨厌人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干革命，干事业，就是要来过硬的，动真格的，不是写几篇理论文章，耍耍嘴皮！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北京咱毛主席身边，就有不少这种人物。慢慢的，毛主席也把他们一个个看清了，心里有数了。要不然，毛主席在全国六大中央局里的第一把手里，单单把我老高安排进了政治局？还把我老高提拔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连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都只当了一名政府委员哪。就因为我高岗是个干事业的人！对党对领袖有贡献，加上忠心耿耿，从无二心！

高岗望着赵德俊，心腹是心腹，是否话也说多了？立即话题一转：不过，话又说回来罗，我用郭锋同志做咱东北局的组织部部长，是用对人了的，他是替我办成了一件大事，立下大功了。

赵德俊摸不准高主席为什么要突然表扬起郭矮子来。他平日并不把那个笑面虎郭矮子放在眼里。郭矮子在组织部门大批安排自己的亲信，下面反映很不好。赵德俊还替下面转呈过告状信呢。

高岗仿佛看出了赵德俊的小心眼，就又嘿嘿笑了：小赵，你这就又不懂了吧，郭锋任组织部长，替咱东北局完成了一项大的人事工程。什么人事工程？就是咱东北局属下一百多万党、政、军、工、文、教、卫人员，包括大专院校学生，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档案系统。党政一体，每人一个袋袋，分级管理。要了解某人的情况，一个电话，调阅该人的档案袋，就一目了然了。咱东北局是率先学习苏联老大哥，档案制度化、系统化。咱东北局的经验，毛主席已表扬了，马上要在全国推广。人事档案工程，很了不起啊，郭锋有才干，今后还要大才大用。

高岗说这话时，敏锐地捕捉到了赵德俊脸上掠过的几丝丝不以为然。顿时起了疑心，却仍不动声色地问：对了，小赵，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怎么得到孟虹家族的这详细资料的？她一名医学院学生的人事档案袋里，能装有这许多东西？

赵德俊面露得色，又不失恭敬地报告：高总，郭锋部长的人事档案工程里，孟虹只有一份表格而已……这也正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你汇报的。

你还记得我们政保局的那个萧延堡，小胖子吗？也是咱陕北过来的，也给你做过卫士，后来提了正营级。去年他要求下基层工作，还是你亲自批准的，你知道他去了哪？就是这长春医学院，当了院党委人事科科长。是我交代过他一份特殊、额外的保密任务：医学院女生多，如发现绝色，就替高总留意，先做好该女生详细的家庭背景调查，但不能露马迹。小胖子很忠心，很尽职，没想到，这回真用上了。上午我见了小胖子，他说他很想首长……。

高岗想起了自己那名心爱的贴身卫士萧延堡，脸上竟是有点儿微微泛红了，心里也是陡地一热。原来高岗自听信了长白山老道长所传授的秘方秘术，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癖好，为强肾健身，壮阳固本，定期从自己挑选出来的小卫士身上，吸吮精液，数载不歇。他相信此术具奇效，使得他精力旺盛，异于常人。有时为朝鲜战事吃紧，忙碌几天几夜不睡，也不知疲乏。有时性兴大发，一晚上连「干」四名白俄女子，雄风依旧。那四名白俄女子竟像被打败了似地向他告饶……

有次进京开会，润芝大哥找他个别谈心，问他如何红光满面，英气勃发？他含蓄的告上了长白山老道长的此一秘术。毛泽东嘻嘻笑了：什么秘术？从前我们湘潭乡下的煤窑里，那些窑工白天下洞、晚上出洞都不穿衣裤，睡觉也一样，一间大草篷，光赤条条睡下几十号人，有的家伙就趁人家睡死了，那东西起来了，就爬到人家身上吸「宝」，说是可以长命百岁呢。我看也是迷信呢。何况要从人身上去弄，也麻烦呢，影响不好呢……润芝大哥倒是没有批评他，只是不大感兴趣而已。后来几次进京开会，润芝大哥照例要请他到菊香书屋个别交谈，留饭，谈各方面情况，却再没谈起过这事。他也不便提起。

高岗这回倒是真心感激自己这位铁心的卫队队长了。他拉住赵德俊的手说：小赵，你常常有我料想不到的优点、功劳……你知道，我官做得再大，也得有你相随。你也离不开我，打都打不走。好了，不说这些了。男人和男人，上级和下级，也是有缘分、情份的呢。今中午就谈到这里吧。

下午散会后，早点安排晚餐，之后去滑冰常重会小貂蝉，就看你赵队长的了。

是！高总！保证配合首长，完成任务！

赵德俊霍地站直身子，双脚后跟一碰，举手行礼，亮出他剽悍的军人英姿。

第二章 温泉水滑

连着两个晚上，女生孟虹都没有在溜冰场上露面。赵德俊看着高主席那有些尴尬又坐立不安的样子，都替首长急眼了：高总！甭客气了，咱派车去把她载了，直接送到宾馆得了！

焦急归焦急，高岗却不像赵德俊少年气盛，而沉稳得住：小赵，有句俗话说：心急等不得豆子烂。东北地方三件宝，大豆、人参、乌拉草。世上事，欲速则不达。这是辩证法。强扭的瓜不甜。这回，我们一定不要有半点勉强。对女子，我好像越来越认真了。「干」的太泛，终归不好。若能相对稳定一个时期呢？

赵德俊没想到那么多，只是想完成任务，轻声咕哝着：高总，我们也不要一晚一晚的在这里干等。你不是常说，守株待兔，不思进取，最没出息……。

高岗目光如炬。只有经验老道的猎手，才有这种尖锐、冷静、坚定的目光。许多事，他也不便对自己的心腹说的。东北局内，早有人为了他高某人「干」年轻女子的事，向中央写过告状信。中央办公厅里有消息透给了他。他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也没去查处那写告状信的人。想以此当英雄，对不起，还偏不给他机会。中央领导无人提及过他高岗在东北行为不检点的事。除了润芝大哥，谁还能动他一指头？就算刘少奇、周恩来们有那个心机，也没那个时机，不会挑起这类鸡毛蒜皮的麻纱来的。

高岗说：小赵，你这家伙跟了我十几二十年了，还是个老毛病，老路数，遇上个目标，就要正面冲锋直取，还没有学会一点迂回作战，侧后包抄？今晚不成，你可以再去找找小胖子，摸清情况。但要告诉小胖子，他个政工科长，也不要直接出面，不宜显山露水。有青年团组织嘛。

当天晚上，赵德俊就摸回来情况，报告高总：女生孟虹，连续三年申请入团，未获批准，正跟系里的团支部书记闹情绪。那团支部书记是个调干生，贪恋孟虹美貌，暗中苦追两年。可人家孟虹哪里把他个副连级干部放在眼里？公事私事搅在一起，闹的难解难分。孟虹这

两个晚上，躲在宿舍里哭鼻子……我已经向小胖子交代了，明个晚上，一定授意团组织，动员几名女生，把孟虹同学拉到溜冰场上去。小胖子也悄悄跟我提了提，他想见见老首长。

高主席眉头上的疙瘩解开了，一时高兴得笑骂开来：操鸡巴蛋！什吗东西，团支部书记，豆大个职务，也要以权谋私。算了，甭理他，不值得跟他计较……孟虹啦，不错不错，政治上靠拢组织，思想上追求进步，感情上洁身自好，有志气，有出息嘛！可就是，人家要求入团，申请三年不批准，大过分了。团组织小人当道，院党委官僚主义。你记下了，事情过后，给这里省委打个招呼，医学院党委须加强领导，把小胖子提上去。但这事不能告诉小胖子本人。你只替我传句话，这次就不要来见我了，日后机会多的是。

赵德俊领命，临退出书房又问：高总，要不要把值班护士传进来，先泄泄火什么的？

高岗挥了挥手：去去去！你没长眼睛啊，这里一大堆文件等着审批。

为了消消身上的焦躁之气，第二天一早，高岗就让赵德俊通知省军区的几位头头，陪他到长春南郊的猩猩峡打猎。他提着猎枪在山石间腾跳自如，身手矫捷，一下子把省军区几位比他年轻十来岁的司令员、政委甩出去老远。高岗虽然身居高位，却仍是苦苦得，乐乐得，爱运动，爱玩枪射靶。不玩则已，每玩必定满身大汗，痛快淋漓。他射靶很少去靶场，而是打猎打靶一路玩。各类枪枝都打得准，举手就扣，几乎看不到他瞄准。他不像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他们，率雄兵百万，自己却很少摸枪。毛润芝、刘少奇、周恩来他们，就更是高高在上不摸枪了。毛润芝讲过，枪由下面的人摸，他管着摸枪的人。印象中，贺龙也是喜欢玩枪的，常练靶，出手快，打得准。但他不大看得起贺龙，拉杆子出身，除了资格老，战无大战功，政无大政绩，在绥远热河一带抗战八年，连支像样的队伍都没拉得起，比傅作义差远了。也是毛润芝对他贺胡子有戒心，抗战胜利后把他手下的人马一分为二，一半划归了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一半划归了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让他当了光杆司令。

这天，高岗的收获是一头獐子，一只山羊，都是他亲手命中。下午回到长春官邸，吃了朝鲜式烧烤獐子肉，泡了个热水澡，呼呼睡了一觉。晚餐时，赵德俊报告说：冰场的事，都安排妥了，可以见到小貂婊了。高岗兴致好，食欲旺，目光炯炯，印堂放亮。

果然，当晚长春医学院冰场上，比平日多了许多女生，一派银铃般的笑嚷声。高岗身着溜冰服，戴着羊绒帽，把眉眼压得低低，领着赵德俊悄悄下场。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刻有大人物与民同乐。他们自顾自地溜了两大圈，忽然场子里响起了音乐：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就见几位身着素色服装的女生，簇拥着一位红衣丽人出现在冰场南口。一时场灯大亮，并有一束追光打在那红衣丽人身上。红衣丽人并不怯场，随着圆舞曲，缓缓悠悠、双臂如翅地斜行起来……那柔软的身姿，时而单腿平滑，手臂如水波摆动；时而双足轻点，如仙鹤引颈；时而旋空腾跃，如牝鹿戏偶……看台上有人鼓掌。高岗却是痴望着，眼睛都花了：小丫养的！绝了，真叫绝了。世上果真有这等女子，正如那句古诗说的，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了。赵德俊猎取目标心切，几次欲滑上前去有所动作，都被高岗以眼神制止住了。他要先享眼福，欣赏个够。直到那红衣丽人尽情玩了一刻来钟，场灯暗下，乐曲停止，将要离场时分，赵德俊不再等首长示意，便吱溜一下冲了上去。高岗猫下身子紧紧相随。刹那间，小赵滑到了人面前，使出坏招，装着躬身欲拾起冰面上的什么东西，右腿却大幅度朝外一斜，只听得哎哟一声，就把那红衣丽人带倒在地……。

这时红衣丽人的同伴们早已出场，高岗倒是真的急了，猫腰探臂，把那女子从冰面上一抄，就抄了起来，说：对不起，是刚才那小伙子一个下小心，把你带倒了！受伤没有？有哪儿疼？

红衣丽人花容失色，秀眉紧蹙。被人当众搂在臂中，她很不舒服。好在长春地方民风淳朴，众人便是看在眼里，也认作出手相劝，而不会往坏处想的。她正要求人将自己放下，忽然眼睛一亮，这个为救助她而把她搂在了怀里的中年汉子，好面善啊，在哪儿见过？

高岗竟是一脸慈爱的焦急，边抱着女子往场边溜去，边说：你脚伤了没有？你很疼，是不是？给你治伤要紧，我有医生。

女子温香软玉，脸蛋又红又白，警觉地睁着两汪清泉似的眼睛：同志，请放下我吧！我好像认得你的，可又叫不出名字。

高岗哪里舍得放下，却也仿佛迟疑了一下，才轻声说：我姓高，从沈阳来的……小声点，小声点。我看还是让我的保健医生给你做个诊断？

女子惊喜参半，眼波欲流：你是高主席？天，高主席……难怪，我是在报纸上、书刊上看多了你的照片……怎么会哪？我不是在做梦吧？许多人都想见你……你真的就是高主席？

高岗心头一热，双臂紧了紧，却明知故问：我是高岗，人民的勤务员……你哪？叫什么名字？

女子脸上那警觉、疑虑之色消失了，代之满面娇羞：我？名叫孟虹，孟子的孟，彩虹的虹，医学院的学生……高主席，把我放下吧，我太沉……。

不沉，你一点不沉，小孟虹……我也可以告诉你，我要找一个像你一样的女孩子，找到很多年，很多年了呢！你不信？

高岗以十足真诚的口吻说出的这句话，小孟虹听了很感动，很受用。

她绯红了脸蛋，明眸大眼里溢出了泪花，仿佛为了避开那灼灼逼人的目光，她头一歪，脸蛋埋进了那强健有力的臂膀里。

在冰场出口处换鞋时，高岗不得不把小孟虹先放下，之后蹲在地上，亲自替其脱下冰鞋。小孟虹忍着疼痛：不可以，不可以的……。

方才把她撞倒的那「愣小子」，岁数也不小了，这时在旁说：是我不小心，对不起你。我要等着首长给处分。随首长去验伤吧！我们首长可会心疼人了。如果要请假，我会给你们学院挂电话，一切不成问题。

对于这个动作粗鲁的人，小孟虹却没有好气：还说呢，都是你……可我明天上午还有解剖课，下午还有考试呢。

高岗又双手一抄，又把小孟虹抄在了自己粗壮的臂弯里。赵德俊大大咧咧的跟在后边，笑嘻嘻地说：放心，误不了你功课的。女同学，你也是行了大运呢，不是我撞倒了你，这么着，能遇上我们高主席？

要在平日，谁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小孟虹任由高岗抱着，没有吱声。她浑身都有些哆嗦，怕冷似的蜷缩着，也分下清是因为慌乱，还是出于激动。她仍然处于惶恐惊惧之中，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是跟了高主席走？还是要求将她送回学校宿舍？她已经二十一岁了，正处在青春的成熟期，心理生理都时有躁动，时有渴求。

因为读医科，理性上对男女之事已知之甚详……。跟着高主席去验腿伤，意味着什么？她自小读过不少言情小说，熟知那些帝王将相和平民美女的浪漫故事，汉武帝和王明妃、唐玄宗和杨玉环，宋太祖千里送京娘……。她身子温软如绵，被高主席抱进了一辆等候在溜冰场外的黑色大轿车。

高主席的轿车进了一座有军人守卫的大铁门，里面是座大园子。轿车继续绕行了一会，来到了一座圆柱高耸、门廊宽阔的建筑物前。门口铺着红地毯，站岗的军人朝卧车行举手礼。车子并不停下，一直开进内花园北面的一座灯火通明的洋房暖阁里。还没下车，聪明的孟虹就猜想到了，那圆柱高耸的大建筑，大约是高主席的随员们办公、值班的地点，而这座精致的洋楼，才是高主席的住处。

两位身着白大褂女护士模样的人，来给高主席开车门。高主席已经自个儿下了车，示意女护士先扶持他的小客人。孟虹的左脚脖子是有一阵阵钻心的疼痛，几乎不能沾地。经过大厅时，她留意到了，墙上挂着两幅大油画像，第一幅她猜出来，是早先的大军阀张作霖；第二幅则是一位胸前满是勋章的苏联元帅。

护士把她搀扶到里面的一间客室里，在一张豹皮长沙发上坐下，替她脱下大衣，挂进壁橱里，又把她受伤的腿平搁在对面的软椅里，才悄然退下。这房间色调温柔，连四墙上的壁灯都透着淡红的暖色，好舒适的。只听一个女服务员在门道里向谁报告：首长，游泳池的水换好了，水温摄氏三十八度，含硫量百分之五……。是高主席在嘱咐：还是改用大浴盆吧，我的小客人脚崴了，没法子游。

说话间，高主席亲手端着两大杯冒热气的炼乳进来了，先将一杯递在孟虹手里，才陪着坐下，并滋滋地喝着：小孟，别客气，先喝了，

暖暖身子。我的医生年纪较大，睡得早……如果不是疼得很厉害，就先叫我的护士长给看看？护士长也是从陕北跟了我来的，十多年了，很有经验的。

孟虹很感动。高主席这么大个人物，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竟像自己的父兄。她连忙点点头，温顺得像头小羊羔。

正说着，先前见过的那位年约三十几岁的女护士，托着一迭浴巾浴衣进来了。高岗介绍说：来来，你们二位认识一下，这位是杨护士长，叫杨大姐好啦；这位是小孟，叫小妹妹好啦。护士长，你先处理一下小孟的脚伤，之后送她去浴室。好，回头见。

杨护士长笑笑微微，什么也没问，就把孟虹的伤腿挪到了她自己的膝头上，轻轻按了按已经有些红肿的脚脖子，又一手拍了她小腿上的一处穴位，揉了揉，未见伤者大喊大叫，仍是什么话都没说，只从浴巾底下抽出一片巴掌大的黑色膏药来，揭去封皮，贴了下去，再以防水纱带扎牢实了。

说来也是奇特，孟虹但觉得这膏药清凉得灼人皮肤似的，她浑身不由的打了个冷噤，但疼痛立刻减去了大半。

护士长这才开了口，陕北口音，柔和好听：小妹子，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运气，只是崴了脚筋哩，不过也要休息十来天才能下地……来来，我先扶你去洗个澡，宽宽衣。

孟虹周身暖和了过来。那杨大姐还真看不出，有力气着哩，一手托着大迭浴巾浴衣，另一手竟是半携半提了她，出到走廊，进到一间雪白雪亮、热气氤氲的大浴室。孟虹哪里见过这般明亮宽大、纤尘不染的浴室？那可容数人同浴的浴盆里，翻涌着微波细浪，那水质，清澈得发蓝，像是从长白山顶上的天池直接引来的呢。

杨大姐给她宽衣解带时，她忽地羞红了脸。杨大姐的双手温存地顺着她滑腻的肩头，乳房，纤腰滑将下去，她感到一阵晕眩。那双手竟在她两腿间停住了，拨弄着，漫不经心地说：天爷，我是个女人，都要眼馋了……天设地造，真是少有。还是个闺女吧？舒服吗？那好那好，来来，躺下去，躺下去。水温三十八度，也可以调到四十度，合适吧？你会出一身微汗。我再替你拿捏拿捏，看看，还害羞……奶

子都发胀了吧？对了，我不耽搁了。这条贴了膏药脚脖子，最好搁在盆沿上……小妹子，先泡忽儿，尽量放松，这里最安全。你这手边有个呼铃，你一碰，我就会回来……小孟虹赤身裸体，躺在玉液琼浆般的浴盆里。她已经不慌神了，只是有些痴迷地目送着杨大姐离去。她的双手真奇妙，使自己尝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刺激。她仍然不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真实的。只觉得是在梦幻中，唤醒了浑身火燎般的生命欲望。

高主席身着洁白浴衣快步进来时，她还是吓了一跳，差点惊叫起来。

她浸泡在清澈如镜、纤毫毕现的浴水里，妈呀，这可怎么好呀？高主席终归是个大男人呀。她闭上了眼睛，只好听天由命。

高主席呢，倒是很有风度地在浴盆前的白瓷砖地面上盘腿坐了下来，和蔼地说：小孟，没事，没事的。你现在真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哩……咱这回做君子，说话算话，只看你，不动你，好吗？

已经到了这地方，这地步……说不定是自己向往已久、企盼已久的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不知在哪本书上读到过：与其平庸一生，不如灿烂一时。那就任其灿烂一时吧。说不定灿烂也可能长久呢。小孟虹胡乱地想到这里，偷偷启开眼角，瞄了一眼这位坐在浴盆前的大人物，这个打声呵欠都能使东北大地患上感冒的高主席。高主席仍在痴痴的盯住自己看个不够，看个不够。他那浓眉下的目光里，仿佛并没有淫邪。他那满脸上浅浅的麻点，也不难看，甚至还增添出一股英武之气。是的，高主席是很英武，很年轻哩。难怪很多女子，大约也和自己一样，做梦都想到他的身边来，却是不能够呢。

孟虹躺在温热适度的清波里，第二次睁开眼睛来时，已经不那么害臊了。她忽然间望到，高主席虽是仍在痴痴的盯住自己，眼睛里却像噙有几星泪花似的……高主席难受了？我让他难受了？她吓了一跳，不由得想去碰那只传呼铃，她的手却被高主席的手捏住了。高主席的手很烫人。

怎么啦？我的样子不雅？……一时，小孟虹就像头受惊的小鹿，在水里翻动了一下，摇碎一幅精美清澈的裸体图画。

高岗仍是盘腿坐着，掏出手帕揉揉眼里，之后晃着手说：别动，别动！小孟，刚才我是有些眼睛发辣。自十八岁参加革命，拉队伍，二十多年在枪炮缝里窜，从没像今天这么软弱过……你知道吗？见到你，我就开始觉得自己软弱，心里又酸又甜，又辣又苦，什么滋味都搅到了一起。我高某本是个粗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心肠铁硬。毛泽东说过我，要不是有了共产党，我就是条绿林好汉，又一个李自成、张献忠式人物。因为共产党，我才成了陕北红军领袖。可以告诉你，我对自己所看中的女子，很少斯文过。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次见到你，我忽然变了心事，好像已经找了你好多年了，不知你在哪里……才「干」了那么多混账女子。不不，不是她们混账。要不是共产党，我肯定三妻四妾。我承认，我好江山，也好美色……小孟，我说这些，把你吓着了吧？是我的真心话。你知道吗，你现刻正在使顽石点头，粗俗净洁……告诉我，是谁给取了这么好的名字：孟虹。

孟虹听着高岗这番话，不觉的深受感动，又觉得不可思议。在东北老百姓的心目中，高岗原是革命的化身，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大英雄，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总司令。不用说，国内外的敌人则会把他看作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踏着山一样的尸骨登上宝座的共匪大头目……他怎么可能是现刻这样，是个心地坦诚、好色不淫的中年汉子呢？他问我什么来着？啊，他问我的名字……，孟虹这名字也好吗？我自己老觉着一般化。是父亲取的名字，说是母亲怀上我的时候，梦到了天上的彩虹。因此还没有出世，就替我取了这名字。其实我在兄妹中排行老三，家里人都喊我三妹的。

高主席仍是没个够、没个完地盯住她看：不寻常，太好了，就像那书上说的，有彩虹入怀，怀上了你……三妹，三妹这名字也很好，更亲切。

我以后就喊你做三妹，孟三妹。记住，除了你家人，加上我，不许别的人再叫你做三妹……水还热着，来，不要怕，躺着不动，我来给你擦擦身子。实话告诉你吧，我现在的感觉，就像个年长的父兄，要给年幼的妹妹洗身子。我一点邪念没有……毛润芝要我读的那唐诗上怎么说的？温泉水滑洗凝脂……他娘的那是帝王生活，人家可会玩

乐、受用呢。对对，先擦擦你露在外边的这条腿。敷上我那特效膏药，不大疼了吧？这药膏有来历。

是一九四五年冬天，我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和林彪一起率延安十万干部出陕北，经内蒙草原，抢占东北。当时叫做「背靠苏联，独霸东北」。在大草原上一座喇嘛庙里过夜时，我和主持老喇嘛聊天时，那老主持给我看了相，说我脸上有王者气象，就送了我十帖专治跌打的神膏。第二天被林彪要去了五帖。后来同行的彭真、陈云他们都想要，我再没给。这次给你用的，是最后一帖。我的护士长还不舍得哪。有神效吧？上前年我曾派人去那大草原寻找那老主持，想接他到沈阳来往。但几千里的大草原上，我派去的人如大海捞针，连那喇嘛庙都没找到，大约毁于战火了。

孟虹听得有趣，已经不再胆怯。高主席则抚着她的腿肚、脚掌，自顾自说：这脚掌还是放开了的好，叫天足吧？过去咱陕北老家，女子自小缠足，三寸金莲，最是惹男人的邪火……好好，咱先不说这个。三妹，大大给你擦擦背。什么叫大大？咱老家称父亲做大大。也有的女子称自己的情人叫大大，小女子喜欢大男人，那是乱着呢……。对了，说起这洗身擦背，我本人还有个特别的经历。你知道吗？一九三五年七月里吧，毛润芝、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率领中央红军先遣支队，只一千多号人马，被国民党的大军追到了陕北。很艰难啊，都要无路可走了，准备越过宁夏沙漠，一路到外蒙和苏联国境去，组织流亡政府。那时，我们陕北红军加上徐海东的部队，共有近三万人马。刘志丹是司令，我是政委。我说：迎接中央红军！闹共产，干革命，还分人多人少？红军不迎红军，还迎谁？先把我们的粮食、银圆送过去救急！徐海东真是条汉子，毛润芝派人问他借五千银圆，他把自己的家底子八千银圆统统送上了，令到毛润芝他们好感动。咱陕北红军跟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他们相比（当时张国焘手下有四万多人，想一口吃掉中央红军，夺取党中央领导权），真有天地之别。可你知道吗？当时我还没有跟毛润芝他们见过面，不知道他们南方汉子乍个长相。不久，毛润芝带了警卫员来看我，我却不早不晚，害疹子发寒热，起不来床。毛润芝够义气，头回见面，就命警卫员打来热水，动手替我

擦身子，连着几天都这样。他还一定要替我一天几次的倒便盆。我的警卫员都感动得落泪，偷偷对我说：政委，咱中国，只怕日后会是这个湖南老表的天下。我服了毛润芝，病好后，我拉着他的手，和他结拜了兄弟！你不相信吧？当然现在不能提这个了，我们当时是真拜了天地，喝了鸡血酒，发了誓愿的：有难同当，有苦同吃，有福同享……这是党内机密，很少有人知道的……小三妹啊，我今天给你擦澡，不求男女之欢，只想与你结拜为兄妹，真的，我们结拜个兄妹……。

这时，是小孟虹听得脸上桃花带露了，感动不已了。她本是个情种，多愁善感的压抑了多年，满腔的热烈与骚动，开始寻找发泄。她被高主席的双手抚着，早已柔若无骨，身子都要被化掉了。她忍不住抓住高主席的手，痴迷地说：大大，我也叫你大大！结拜不敢，反正今后，你让干啥都行……。

好好，三妹，三妹，我今天也是奇了呢，这么稳得住，沉得住气……。你呀，既已来到我的身边，就一切都有我呢。你知道吗？你是我的貂蝉。东汉那个美女貂蝉，是我们陕北米脂人呢。想起来了？好好，不要叫人，我来抱起你，用这大浴巾捂住，把我小貂蝉捂干。

高主席身上的浴衣早敞开了。温香软玉，小孟虹整个身子蜷缩进到他怀里。他的手摘住了两粒鲜红鲜嫩的樱桃。正在这时，浴室外间门口，忽然传来一名女服务员的声音：报告首长，北京电话，是毛主席找您……高岗身子一挺，说了声知道了，我接！便一手仍搂住孟虹，一手从那嵌在墙洞里的电话机上取过话筒：我是高岗。是主席吗？你好！主席最近身体怎样？还没有休息？我也还没有啊！什么？刘少奇和华北局下令山西省委砍掉二十万个初级农业社？对，是岂有此理！胆大妄为，太霸道了。

他们要干什么？想干什么？主席，不是我信口开河，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这些人进城之后，共产党员的气味越来越少了。他们根本不想干社会主义，一心要干资本主义。有的人娶了大资本家的小姐做老婆，屁股也坐到大资产阶级一边去了！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什么保护和发展私有经济，我看统统是放屁！主席，你说得对，他们是倒行逆施，想走回头路。但是主席我请求你，不要太过生气了，

不要伤了身体。我来出面和他们辩论！我高岗提了脑袋跟着你。对，对，是不能依了他们那一套。依了他们就是依了大资产阶级，那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新社会和旧社会，就没有区别了。还有主席身边的那个管家，爱和稀泥，不是我说得难听，是个老牌机会主义，谁赢了他跟谁，二、三十年一贯制，跟主席离心离德……好好，好，我不说这么多了，我拥护主席，能讲团结的，还是要尽量团结……我举双手，就是要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地来消灭资产阶级，消灭所有形式的私有制。当然政策和策略可以灵活些，但主攻方向不能变。所以少奇同志批评我东北局推行集体农庄试点，我就坚决顶了回去！对对，太对了，集体化是农业的唯一出路……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小孟虹静静地躺在高主席怀里，大气都不敢出。高主席是和毛主席最贴心啊！放下电话，高主席脸泛红光，浑身躁热了起来，把小孟虹像翻玩具似的一下子翻到了他的正面来。小孟虹以双手抵了抵他毛茸茸的宽厚胸脯，大着胆子问：大大，大大，我想问一句话……。

小貂婵，小三妹，你什么都可以问。好好，就跨在我这儿。

那我、我就问了，大大，你的夫人哪？

啊，三妹，你问这个啊！你知道，共产党不兴称夫人，是称爱人。咱陕西地方，喊婆姨。咱有婆姨，受过伤，身体垮了，分房已多年，只剩下个名分。她早就不管我个人的感情生活。这个答复，你觉得可以吗？

大大，只要她不管人，人也就不会管她……我以后，还要返回学校吗？我还没有毕业哪。

就看你自己啦。我可以让你提前毕业，来做我的保健医生。你的行政组织关系，也可以保留在你们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这样，你就天天留在了我身边。

大大，可以这样吗？医学院那边会同意吗？

小貂婵，小傻瓜，我叫秘书给学校去个电话，他们就会把你的毕业证书送上来。小事一件。

大大，你神通广大……我还有个意见，你以后不要称我小貂婵……为什么？貂婵不好？是罗！三妹是个赛貂婵罗。

才不是哪，才不是哪。我是你的保健医生，不是你的舞女，不可以送人的。

老子才舍不得啊！听说你舞跳得不错，小貂蝉哟！

还叫，还叫……大大呀，如果我算貂蝉，那么谁算王允，谁算吕布，谁算董卓？大大，你想过没有？

高岗一时语塞，动作却大了起来。的确，他不是王允，也不是吕布……谁是董卓？也没有董卓……小孟虹轻声叫起：大大，大大，甬急，甬急呀，不行啊，不行啊，人这还是头一回的，痛呀，大大，你停停，你轻点，痛呀……不迟不早的，偏在这时浴室外间门口，又有值班护士在报告：首长，首长！沈阳来了电话，请您马上挂回去，是彭总回到了沈阳，一下火车就到了您家里，说有紧急军情……。

高岗顶不耐烦地回了一句：知道了！你让赵德俊去代我回个电话，问彭总好！报告彭总，今天太晚了，明天一早赶回去见他！

说罢，高岗性气大起，再君子不起来了，凶悍毕露，贪馋无比，脸膛上的每一粒麻点都泛出红光：小三妹，小梦梦，心尖尖，咱干了你，今后不再干别人！心尖尖，一心一意只干你一人……。你咬咬牙，过了这头一关，俺就真成你的亲大大……。

第三章 高岗纵谈诸神事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沈阳北郊。原东北军阀张作霖「大帅府」，高墙深院，绿树掩映，如今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的办公室兼宿舍。共产党领导人摒弃了「官邸」、「公馆」、「府第」之类的称谓，而朴素地一律称为「宿舍」，起码在名分上保持住了官兵一致、干群一致的革命传统。至于「宿舍」内部，屋宇之高阔，设备之奢华，花园之广大，亭、台、廊、榭、山、石、桥、湖之秀美，则属党和国家的绝密了。

可以这么说吧，保健医生孟虹，是东北局机关大院内最早获知高岗主席有乔迁之喜的。一天晚上舞会散场后，她依例进到高主席的保健室，为高主席做每晚必不可少的保健按摩。一般都是先按摩，后娱乐的。这天却进到内室就被高主席搂住了，说有好事相告，又让她先猜，看看她猜不猜得出个眉目。孟虹从高主席的怀里挣脱出来，飞快地在一张十行纸上写下一溜小字：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句出《诗经·小雅》。喜得高主席笑骂：三妹！你真是个鬼精灵！老子总是干你个不够……接下来，三下五除二，就把她剥光了。高主席总是作风粗犷，行为勇猛，内衣都不知被他撕掉多少件了。

三妹，真叫你猜中了。我刚接到毛主席电话，要调我进北京，当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那是个多高的职位呀？你都早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了。你说过，周总理还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名委员哪。

小孟虹玉体横陈，醉眼妩媚，娇羞迷人。自有了小孟虹，一年来，高岗再没有派赵德俊去哈尔滨、牡丹江接送白俄妞了，也再也没碰过军区文工团、护校的那些女兵，且无数次的对孟虹说：三妹，你是老天爷送给我的一份大礼罗！也是有了你之后才明白，女子跟女子相比，原来有这么大的差别。难怪那个什么唐皇帝要三千宠爱在一身了。在女人里，杨贵妃和我小三妹都可以打一百分。

每当高主席说了这话，孟虹就会像醉了似的，把脸蛋埋进他毛茸茸强壮的胸膛上，小鸡啄米似的，啄下来一个一个唇印：又乱打比方

哩！我可不要做杨贵妃，马嵬坡，吓人哩……我，还不都是你调教出来的？起初，我可是啥样都不懂，只知道疼，只怕会死在你手里呢。后来才知道，疼过之后，那叫舒服……说着，就会小嘴嘴含住高主席那黑硬乳头，一动不动了，令到高主席消魂。高主席就又会虎豹下山似的重振雄风。好在采行了长白山老道传授的秘术，长固不漏的，不然再壮的身子也叫三妹给掏空了。三妹总是娇喘微微，浪叫浪喊，弱不胜力地求饶：高司令，高书记，高主席，高政委，高大大，亲大大，饶了三妹，饶了三妹啊，三妹不成了啊，三妹要死了……。

三妹真是浪，浪得花样翻新，妖艳百出。每回都使高主席获致一种强者战胜弱者的满足。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他心里也有数：三妹表面上柔弱，实际上也是不可战胜的。三妹能量大着，吸起人来可厉害呢。

高主席忘情地说：我是英雄，你是美人，英雄美人，无所谓胜负、输赢。

不依不依，大大还没有回答人的问题：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是个多高的职位？还高得过中央政府副主席？

孟虹发觉高主席朝床头柜那儿瞄了一眼，知道首长想吸烟，忙探出身子，伸出手臂取过一支香烟来，先放进自己嘴里，打上火燃上，才递在首长嘴里。这也是三妹善解人意，最让高主席怜爱的地方。他使的这洋打火机，纯金，嵌有一粒红宝石，还是史达林同志送的纪念物呢。

高主席欲仰坐起来。孟虹连忙替他垫上两个大枕头。高主席的习惯：不吸烟，不扯重要话题：三妹，小傻蛋，来躺在我这里。躺好了，我来告诉你，权力和美女，是古往今来政治家的必需品。也许你会说，这不大像共产党人的话，不符合马列主义。实际的情形是，把马列主义宣传得佛经样的干净，是陈伯达、胡乔木那些书呆子理论家干的，骗下面的！革命本身，从来是个充满暴力、流血、计谋的事情，只有目的，没有手段的。就是为达目的，要不择手段。从古至今，胜者王侯败者寇，是非真理，正义非正义，包括历史在内，都是由胜者来决断、来书写的。我这样说，把你吓着了吧？跟你们在教科书上学的，

大不相同吧？我今天跟你说的是真话，真话常常是黑话。

世界上有这个党那个党，但你看看这个「黨」字的下半截，就是个「黑」字！我这意思你明白了吧？至于革命领袖们的个人爱好、情趣、私生活，则完全是另外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都各有情妇，而且不只一个，你知道吗？相信吗？我原先也不知道。三次访问苏联，加上跟苏联专家们的长期接触，才知道的。老毛子的干部无论官阶多高，人人都是酒桶，三、五杯白酒灌下去，就现原形，什么鸡巴屁事都会抖出来……。比方说，最伟大的马克思的情妇，就是自己家里那漂亮的小保姆。马克思和夫人燕妮、小保姆，去世后就合葬在英国伦敦的一座公墓里。无产阶级的导师连同夫人、情人，都襟怀宽阔，生前死后都不分离，不像咱中国人男的女的都争风吃醋……。三妹，大大扯远了点，是不是？告诉你一点革命领袖们的私生活，是想让你不要觉得委屈。你没说过，对，你是没说过。但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也知道你心里打得开，书读得多，眼界宽阔。

可以说，在私生活方面，没有一位领袖是那么干净的。当然，本人也不例外。但自有了你，我开始干净了。所以你不要委屈。

我？刚被你破了身那阵委屈过，又爱又恨，觉得名不正，言不顺……。如今早习惯了，把身子交给你了，敬你爱你，离不开你了。我也不在乎什么名分不名分了。只要不离开你，让我干什么都成。有时，我都觉着，自己的身子就是为亲大大生的，亲大大每回都能让我快活到要死要活呢。

不说了，不说了，小三妹，心尖尖，你也每回让大大要死要活呢，大大的也是为我三妹长的呢。有时，还真怕把你给干伤了，干死了呢。自有了你，大大就再没干个别人了。白俄女子还要付钱。也怕染病。你当我的保健医生，供给制，省心多了呢，也可避免流言蜚语。放心，我不能没有你了。

亲大大，可我老是怕你的爱人李力群……。她也是延安来的老干部，配了警卫员的。要是趁你不在家，她想着法子整人，我可是没命了呢。大大呀，这才是我的心肝小三妹，小傻蛋！大大都和你讲过不下一百回，保证过一百次了。李力群如今只是我名分上的婆姨。我们

早谈好了，她要保名分，保这名分带来的享受、荣誉，她就不要干涉我的事。不然她滚蛋。我高某人从来讲得出、做得出。我至多在中央受到一个口头上的劝告、批评。这层利害，她早懂了。她不蠢。她和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三妹子，你早就安全了，还担什么心？

孟虹仰起脸盘，灿烂一笑，仿佛整个保健室都更为光亮了：大大，亲大大，你说呀，说下去呀，三妹还要听，还要听……。毛主席哪？还有朱总司令、刘副主席、周总理他们哪？也都如你说的那样，明的暗的？嘻嘻，羞羞哩。

小坏蛋，先别逗。我们还是再歇歇，再说话。今日个就是想和你多说些话。毛主席啊，润芝大哥诗人气质，浪漫着啊！名分上的婚姻已有四次，相好过的，听说没得数。这几年我每回去中南海开会，他都要请我到春藕斋跳舞。娘的，到了春藕斋，才开眼界，明白什么叫万紫千红。润芝大哥和我结拜了的，就不多说他了……。朱老总嘛，别看他厚道老成、德高望重的样子，参加革命前是云南军阀，滇军旅长，娶有七房姨太太，还抽大烟。后来上了井冈山，才看上小他二十五岁的女红军康克清，康克清那时才十六岁。刘少奇老奸巨滑，平日道貌岸然，已结婚五次，第二个婆娘还是名苏联女子。在中央领导人中，就他一人娶过洋婆子。他现在的婆娘王光美，小他二十三岁，天津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他那家伙，真够本了……

至于周恩来，周总理，最讲衣着风度的，倒是发妻一个，邓大姐。但干女儿有三十几个。前不久有人告诉我，他早把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当情妇了。孙维世算得个乱世佳人，两年前在莫斯科，跟毛润芝黏上了，同床共枕两个月，闹得毛想和江青离婚，中央主席家室不安宁。又是因为周恩来夫妇从中作梗，硬是把干女儿嫁给了名演员金山。润芝兄也是哑巴吃黄连，有情人不能成眷属。还有我的朋友林老总，一身枪伤，半条性命，想风流也不成；另一位朋友彭老总，倒是真干净，因为是个性无能，哈哈……。对了，小三妹，你要记住，我说的这些事，都属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不是我吓唬你，你要传出去了，小脑袋可能被搬家的……。

看你，看你，尽吓人，我不依，我不依……。孟虹受了大委屈似

的，眼波盈盈。

三妹，三妹，好了好了，一句话就把你给吓住了，你也太娇弱了。对了，大大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呢。你笑一笑！那句唐诗怎么说来着？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对不对？这些年来，润芝大哥要求我读一点古诗文，努力做到文武兼备……这么说吧？四九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毛润芝提名我出任六位副主席之一，名义上我高了周恩来一头，因为周只是一名政府委员兼政务院总理，而政务院只是中央政府属下的办事机关。但周恩来这人不简单，爱揽事，又会办事，他通过揽事、办事所取得的实权，把我们这些位在他上面的副主席都架空了。毛润芝倒是一直在防着他，限制他，但又不能不用他去办理国家的日常事务。我嘛，名为中央政府副主席，实职却是在东北，党政军民一手抓……。这回不同了，东北虎进京，要跨出关键的一步了。

大大，这回的不同在哪儿？孟虹明白，高主席此时无所顾忌的和自己谈政治，谈权力，也是一种思考方式，正需要自己这么个忠诚的小听众，女崇拜者。

这回嘛，是毛润芝出了高招。也只有他有这种大智大谋。为防备周恩来权力架空他，先来了个釜底抽薪，新成立一个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级别与政务院平行，专责国家经济。政务院不管经济，今后只能管管外交、文教、体育、卫生，十成去掉七成，你说惨不惨？这事，毛润芝鼓捣了大半年，政治局开会议了多次，刘少奇、周恩来想拖住不办。结果毛润芝一不做，二不休，亲自拟定文件，开列任命名单，给办下来了。他们谁也挡不住，任命我当「经济内阁」主席，我下面的委员们呢，你听着：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彭真、邓子恢、李富春、饶漱石、陈毅、刘伯承、薄一波……。都是党内最重要的人物吧？从这些委员名单里，你就可以知道「经济内阁」的地位了。毛润芝通过这件事，也是向全党全国传出了他的新意向：他实际上已选定我做他的政治接班人。

太棒了，大大，恭喜你，要做全国的领导人……。可我还是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这样重用你、提拔你呢？大大，你不要生气啊？孟虹面若羞花，身如白玉，一付天真无邪的妩媚。

问得好，你问得好。毛润芝啊，他不能不用我。有些事，特别是历史上的事，小三妹，你太年轻，又是局外人，很难了解的罗……你知道吗？陕北救中央这话，最初是毛润芝讲出来的，当年大会小会的不知讲过多少次。是我作为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提议他不要再讲了。这是历史。

我是真心佩服毛润芝的。党中央在陕北十二年，我是他最忠心、最信赖的人。我也认准了，共产党只有由毛润芝来领导才行，其余什么王明、秦邦宪、李立三、张闻天、周恩来统统不行嘛！他信赖我，我忠诚他，替他争了气。明白吧？陕北十二年，我把陕甘宁边区经营成模范边区，党中央的大本营。党中央是从陕北走向华北，走向全中国。一九四五年春上在延安召开「七大」，选举中央政治局，我越过了彭德怀、林彪、彭真、陈毅、刘伯承这些人，进入了政治局。只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我排在第六，年纪最轻。董必武年纪最大，说我后生可畏，前程无量。一九四五年冬，中央提出「独霸东北」，毛润芝把我摆到了东北。林彪管前线，我管地方党政。两三年时间，我又把东北经营成了我党我军进兵全国的战略物资大后方，是东北的大米、高粱、大豆、小麦，供应了大部分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是很关键的。我的作用，毛润芝心知肚明。随后全国分为六大行政区，其它西北、西南、华东、华北、中南，都组成军政委员会，唯我在东北组成东北人民政府，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名义，兼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我早高过他们罗。抗美援朝，前线是彭老总挂帅，后方是我老高统筹……。

高岗一支一支地吸着香烟，一杯一杯地喝着浓茶，滔滔不绝地自歌自颂：这就是历史，三妹你该明白了吧？我是真正的拥毛派，铁杆兄弟。毛润芝对其它的中央负责人，包括朱、刘、周，都是近而不亲，话到七分、八分就打止。独对我高某人无话不谈。你不知道啊，他大我一轮，十二岁，当年就称我为「把弟」。毛润芝还把干革命称为「耍码头」，很讲江湖义气的。只是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这些人帮他理论化、主义化了。那时，我每次从前线绕回到延安，毛润芝都要留我在他的杨家岭大窑里住两宿，上一个暖炕，谈大事小事，也谈女人。

这你不敢相信了吧？

润芝说，高司令，能谈女人的，我只有你一个。贺胡子也爱谈，但粗俗，有匪气，谈不对味。少奇、恩来更不行，心里一套，口上一套，假斯文。这你不知道吧？他说他喜欢娇小的女子，不喜欢高头大马。也不喜欢处女。他和杨开慧、贺子贞的头一晚，都很麻烦，很费事。弄蓝苹就没有费什么事。蓝苹啊，门户开放，令他长驱直入。对，就这么说的，长驱直入。他问我是不是这样？我说不同的，我是个陕北汉子，喜欢原装原套，喜欢开苞见红。俺陕北地方汉子娶婆姨，头天晚上不见红，就会记恨、贱看婆姨一辈子……。润芝兄说农民意识，落后呢，湖南乡下也很普遍，有时还出人命呢。

高岗说，毛润芝还从文字上、方言土语上来讨论咱中国人的性文化、性意识。你又不相信了吧？毛润芝古书读得多，读得精，朱、刘、周、任、李、王、张、董，谁都比不上。政治局会议上，只要他一番引经据典，或是即席背诵出一篇古文来，其它人就傻了眼，干瞪眼，不服也服了。

你又不知道了吧？毛润芝说，中国之大，汉满蒙回，关里关外，江南江北，各有各俗，各说各话。就拿两性关系来说，我们湖南人称搞，你们陕西人称干，河南人称日，山东人称捣，四川人称屙，东北人更干脆，称为操。北平城里人就比较讲技术了，称为弄。江浙一带自来花柳繁荣，温柔富贵，也假斯文多了，称为玩、狎。广东一带开埠较早，称为丢。这个丢字却不是外来的，它来自客家人保存下来的古汉语的口语。正如广东人称喝茶为饮茶，就文言多了。英文叫什么？查了字典，也有雅俗之别，雅的称为「喇妮」，俗的称为「伐克」，……还是湖南人、陕西人、河南人、山东人、东北人的搞、干、日、捣、操来得痛快，有力度气派。高大麻子，彭老总称你为高大麻子，是不是这样的啊？

说着，高岗也哈哈大笑了起来：三妹，小傻蛋，我再说个事，你可能又不敢相信。毛润芝老兄湖南乡下的这个「搞」字，正被大量引用到党内文件、政治报告中来，也就是任用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来了。比如：搞革命，搞斗争，搞土改，搞生产，搞农业，搞工业，搞教育，

搞文化，搞卫生，搞运动……。今后，我们新中国一定是「搞」字当头，「搞」字满天飞罗！哈哈……。

看你！看你！只顾自己开心，老不正经，就不管人了……。我不依，不依，就是不依……。

孟虹一发嗲声，撒娇撒贱，高主席就缓过神来了：三妹子，好好的，又怎么了？谁说不管你了？

你进京做九千岁，我咋样办？留在沈阳替你守离宫？

哈哈！三妹子，鬼精灵，你以为老子离得开你？一星期不干你能行？

当然也是要调你去北京的……。不过哟，北京不比咱沈阳，中南海不比咱东北局大院。那里睁眼闭眼都是大人物，说不定那些看门的洒水的，煮水烧饭的，都是老红军哩。朱德的马夫都是正师级呢。在咱东北局大院，本主席一人说了算，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当然，这大院里也有几个周、刘的人马，不时给周、刘送密报，告老子的阴状。老子宰相肚子能撑船，就是不戳穿，看它几条泥鳅能掀得起啥风浪！你理会了，他就来劲啦，值得吗？不值。这就是政治。要算账就哪天找他们的主子算总的去，小打小闹咱不干。到了北京，进了中南海，就是毛润芝一人说了算。那是皇上住的地方，皇上一言九鼎，乾纲独断。咱在东北局这一套，得让路，得缓行呢。

新官到任，人家眼睛睁得大大的，咱应当注意些了。小三妹，心尖尖，你说是不是啊？因此上，我考虑，调你进北京，先不安排你在我身边工作了，避避嫌，免得招人耳目。先安排你到卫生部去。卫生部名下有个中央首长保健局，又叫中南海医疗服务室，仍旧当你的保健医生。我要找你，还不是我的秘书一个电话？只要进了我的保健室，就天王老子都管不着了。

去北京？进中南海？大大，我要去，我要去！孟虹扭动着身子，又撒起娇来了。

高岗继续说，三妹子，你这么个年纪，这么个人才，到了中南海首长医务室工作，就每星期都有机会去春藕斋跳舞，认识周恩来、刘少奇、朱老总这些人物的。我敢担保，周恩来会喜欢你，此人有风度，

最善于和女孩子打交道。他还会把你介绍给毛润芝。讨毛润芝欢心，如今也是他的重要工作。我想毛润芝一定会看中你，召你进丰泽园服务的。你不是能背很多的古诗文吗？正投润芝兄所好。三妹子，心尖尖，有你到毛润芝身边了解他日常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我就放心了。只是有一条，你千万记牢了，无论对刘、周、朱，尤其是对毛润芝，任何时候都不能透露你我的关系。润芝兄最是多疑，他要求他身边的男女工作人员，背景清白、干净。

这事嘛，很重大，你可以先考虑考虑，再告诉我干还是不干。不干，就只好留你在沈阳了，我还兼任着这里的几个一把手，不时要回来住住的。

孟虹嘟着粉嫩的腮帮，撅起红润的小嘴，不说话了。她仿佛懂得些厉害，不是可以闹着玩的。闹不好，粉身碎骨，小命就没了。可又想，只要有高主席护着自己，凭了高主席和毛主席的把兄把弟关系，也不至于有多大的危险吧？这事要好好想想，要好好想想。

对了！差点把个正事给忘了……。高岗望着娇艳欲滴的孟虹，忽地脑门一拍：三妹子，你脑瓜灵，替大大想想，这回北京上任，咱该给主席送份什么礼？大大好犯难，总也没有想到一件适合的。

孟虹从自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看着高主席犯难的样子，一时竟有点儿幸灾乐祸似的：你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也有棘手的事儿……。可不是，九千岁给万岁爷送礼，的确大费周章的。都说毛主席简朴得像个农民，身上是补钉衣，脚下是布鞋。吃糙米饭，喝酸辣汤。上床舍不得穿睡衣睡裤，像农民一样光膀子光身。平日就爱吃个红烧猪肉。说是毛主席最恨干部送礼，铺张浪费。如此这般，自然不能考虑东北的特产熊掌、山参、长白玉、兴安岭水晶石之类了。对了！毛主席是大文人，浪漫诗人，应当送咱东北出土的文物字画，又珍贵，又不俗……。

送文物字画？不行不行。高岗一听，连连摇头，再说日本鬼子奴役我东三省十五年，什么值钱一点的，早他妈的偷运到他小日本去了。去年沈阳市想建个博物馆，都愁着没啥家伙好摆放。字画，字画嘛，倒是个适当之物。三妹子，你知道，字画也不能是古代的，古代的属

于文物，是国家财产，同样不能以私人名义送润芝兄的，犯着大忌呢。

有了，大大！孟虹忽然小鹿地欢声跳起，坐到了高岗身上：大大不是在习字吗？字无百日功，你的魏碑体已有功力，何不自己来写一幅中堂？既廉洁，又新意，又体现出你对他的忠心！

高岗没想到孟虹竟会给他想出这么个绝招来，喜得搂紧了，狠狠亲几口：小三妹，小冤家，你真是我的小诸葛……。太好了，就依你所说，写一幅中堂。润芝兄定会高兴的。既出人意表，又有文化气质。在我党的领导人中，还从没人写过中堂送他呢。小三妹，小诸葛，再给大大想一想，写个什么好？总不能写句口号「毛主席万岁」，或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毛泽东……」什么的。

孟虹笑了起来：太俗太俗，喊喊，唱唱可以，写上去就太一般化，溜须拍马……。

高岗说：对，歌功颂德，但不能溜须……。你读的古书不少，想想有啥现成句子没有？

孟虹又春心荡漾，将日见丰满的乳房贴在了高主席脸上。高主席没像平日那样张嘴含住那两粒红樱桃，只是双手握住了她的蛇一样柔软的纤腰。孟虹粉面如花，眼波欲流，说：哎呀，大大，想的人头都大了，疼了……。你先说说，俺是不是单单金玉其外，以貌悦人？

高岗见小贱人还跟他耍小心眼，恨得又狠狠亲上一口：小冤家，老子都尊你为小诸葛，女诸葛了，还不行？老子日后更是离不开你了。你确是金玉其外，锦绣其中！

金玉其外，锦绣其中。孟虹被夸得高兴了，脑子里一亮，小时候父亲教过的一段古文句子就冒出来了。她先不吱声，而是探出身子，从床头柜上取过纸和铅笔，刷刷地写了下来：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

——高岗习字，录曹植〈求通亲亲表〉句，请恩师润芝主席赐正

第四章 春藕斋舞会

孟虹只身进北京，比高岗举家乔迁早了四个来月。她的调入单位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高干医疗保健局，调出单位为吉林省医学院长春附属第二医院。也是高大麻子办事点子多，老谋深算，当初安排孟虹做自己的保健医生时，把她的行政关系、人事档案留在了医学院。该学院由高岗昔日的贴心警卫员萧延堡升任党、政一把手，首长的这类不便言说的事，自是心领神会，悉心办理了。因之东北人民政府人事局向中央人事部门上报有关孟虹的档案资料里，便略去了孟虹曾任高岗同志保健医生一节。吉林医学院党委的政治审查鉴定为：孟虹，中共党员，学生成分，出身城市贫民，其父是位具民族气节、爱国情操老中医，家族历史清白，无杀、关、管亲友，无港台海外关系；本人思想进步，品行良好，业务出色，专长西医内科，自学中医针灸，工作细致耐心，是优秀的青年医务人才。东北局组织部意见：经核实，吉林医学院党组织对该员所作政治鉴定准确无误。

孟虹的新工作单位虽然名为卫生部高干医疗保健局，其实却是中南海医务处第一室，隶属于中央办公厅，卫生部只是业务指导而已。因之她都没用去卫生部报到，而直接进了这座风光如画、古迹遍地又神秘兮兮的皇家大林园。按老辈子的说法是进了宫。宫里的规矩大，纪律严，禁忌多。

殿宇重阁，金碧辉煌，亭台水榭，风月无边。初来乍到，她如同进了迷魂阵一般，眼花缭乱，分不清东西南北，是人间还是天堂。只觉得水面多过地面，绿树掩映殿堂。两座湖泊称为中海、南海，湖光粼粼，碧波漾漾。

湖中有岛，岛上有奇花异石，雕梁画栋。傍湖四周的绿荫里，一座座大宫院套着一座座小庭院，院中有院，园内有园。花木深处，数不清的砖石甬道，曲径游廊，汉白玉小桥，各通胜境。这里的每一大小建筑物，都是历史遗产，珍稀文物。那些随处可见的匾额、楹联、碑刻，也都是历朝皇上的手迹，原样保存，丝毫无损。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唯皇家气象源远流长。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分别入住

在过去皇上、皇子、太后、嫔妃们的宫院里，连宫院名称都照旧使用，如毛主席住的丰泽园，朱总司令住的含和堂，刘副主席住的福禄居，周总理的西华厅，彭老总住的永福堂……等等。因而整座中南海园林内，岗哨重重，到处隐藏着保镖卫士们机警的身影。

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人称蔡大姐，曾随李富春在东北局工作多年。一天蔡大姐来到医疗服务处取药，见到新来的白衣天使孟虹，好个清丽耀眼的人儿，便拉住闲聊：小同志，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呀？原先是哪个单位的？

孟虹不认识蔡畅，只知道凡到这里来看病问医的都是中央级的大人物，便恭恭敬敬地报告首长：俺叫孟虹，老家大连，吉林医学院来的……。

蔡畅高兴了：东北来的？太好了，那里的大豆、小米养人哩，大连更是个出美人儿的地方……。你认得你们高主席吗？

高岗主席？孟虹眼睛亮了亮，但立即想到了什么，便摇头笑笑：从报纸相片上见到、认识哩……。咱东北老百姓都认识他，尊敬他哩。

是啊，高岗同志在东北人民心中的威信很高啦，主席都常夸他嘛！蔡畅大姐爽朗地笑着，自我介绍：我叫蔡畅，和你一样，也是单名，叫起来顺口，是不是？小孟医生，我和李富春同志在东北住过五年，我们可以算半个老乡哟！

孟虹脸一红，眼睛都睁大了：蔡畅，眼前这位中年妇女，就是李富春夫人？当年和周总理、李副总理他们一起到法国动工俭学的女革命家蔡畅？

多大年纪了？

二十二岁。

搞对象了吗？

孟虹飞红了脸蛋，大大方方地晃了晃头。她知道蔡大姐也是湖南人，也是「搞」字当头，口头语。要是东北人当领袖，「操」字当头，开口就问人「操对象了吗」，哪不羞死人了？

好，很好。二十二岁就进中南海当大夫，要在过去，就算御医了呢，有出息，有出息。

首长过奖。我刚大学毕业，缺少临床经验。

说起行医经验，蔡畅大姐当即给孟虹讲了个笑话：说是一次阎王爷患了病，遍请阴间名医，久治不愈。阎王爷没法子，只好命夜叉到阳间来找名医。于是夜叉来到阳间，见到了两位医生，一位身后跟着大群冤魂，哭哭嚷嚷不肯离去，显然都是被他误诊致死了的，寻他申冤索命哩；而另一位医生的身后却只有一名冤魂相随，夜叉想，他只误诊死了一个病人，医道一定高明。于是便把那位医生捉了，送到阎王爷面前。阎王爷很有心计，翻了翻生死簿，勃然大怒，喝道：好大的胆子！他生平只给一人治过病，就把那人治死了！还想给我来治病？

说罢，蔡畅大姐哈哈大笑，引得医务处的其它医生、护士都笑了。孟虹却是想笑又不敢笑。她懂得这笑话是用来编派新医生的。笑过之后，蔡畅大姐再又拉住孟虹的手说：好了，好了，经验嘛，都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靠日积月累。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啊！再说，你们这里也不会误诊我们这些老同志，只管管伤风咳嗽、头痛脑热，真有了病，住协和医院去嘛！

孟虹连连点着头。蔡畅大姐忽然放低了声音问：小孟医生，你晚上不值班吧？那好，晚上我带你去春藕斋跳舞，认识几个大人物。讲不定主席、总司令、少奇、总理他们都能见到，你不相信？

看来，头回见面，蔡畅大姐就喜欢上了这个东北来的小妹子，外貌清纯、待人腼腆、性情温顺。

孟虹是在中南海工作了几个月才弄清楚，春藕斋在丰泽园以西，南海西北、中海西南，有碧水潋洄，形成莲池。莲池上画廊曲折，连通四岸，为型，称廊，亦称万字廊。是整座中南海园林内，瀛台之外，风光最为绮丽之处。春藕斋傍万字廊北岸上筑有戏台，是大清母后慈禧观赏昆曲、京剧的地方。也有人悄悄说，更早些年代，春藕斋是皇上与嫔妃们的秘戏处。何谓秘戏处？孟虹就只能半猜半蒙了，大约就是皇上和嫔妃们的性游戏罢。若说这种游戏，高主席可会把玩。想起在长春、沈阳的那些深宅大院里，高主席不知从哪来找来一本《素女经》，一本《秘戏图》，一本《春宫册》，一本《玉房指要》，按着那上面所描绘的三十六种招式，领着她一一摆弄过，消魂过。那些时刻，

高主席可真是那山中虎，水中龙，相信就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都没人能比得上他的身手。每回都是她孟虹先败下阵来，求亲大大饶命，他才肯放炮息兵呢。高主席还让她定期服用一种不知从那位道士、高僧那儿弄来的药丸，以免她受孕，影响了体态身形。

春藕斋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执政时，已改建成既可开会办公，又可跳舞娱乐的场所。一九四九年夏季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入驻中南海后，春藕斋沿袭旧用，白天开会，晚上放电影或是歌舞演出，周末跳舞。毛、朱、刘、周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搂着年轻美貌的女演员、女护士们翩翩起舞，早在延安时就养成习惯的，称为「换换脑子，活动筋骨」，亦是一项妙可的革命传统。只有彭德怀一身土气，满脑袋高粱花子，每次从前线回来，对中央头头们一人搂一个小女子踏着音乐、扭着屁股、走着各种奇怪的步子，大不顺眼。人家告诉他，这是交谊舞。他说：一男一女，腿挨腿，胸贴胸，干脆叫性交舞算了，这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烂玩艺，败坏革命风纪！

晚八时，蔡畅大姐领着孟虹来到春藕斋入口处，门卫向蔡畅行举手礼，连入场券都不收；对孟虹则既收验入场券又查看工作证后才放行。场内有军乐队在演奏舞曲。已有少数几对老少配在走步似的缓缓跳着。舞场四周，散坐着一个个花枝招展的文工团女演员们。都在小声说话，左右观望。大约也都如孟虹一样，神情兴奋且紧张。原来中央领导人物们还没有进场呢。

蔡畅大姐领着孟虹在门左侧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下。当即有服务员送上来两杯花茶。蔡大姐亲切地鼓励着说：放轻松些，脸上要有笑容。等会领导人进来，可不喜欢舞伴紧张兮兮，没见过世面似的。你要有信心，你的笑容很甜美。你今晚的衣着很得体，高贵但不奢华，淡妆也化得恰到好处……。小孟，我敢说，你晚上会冠压群芳，独领风骚的。

正说着，就见陈毅、贺龙、李富春、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等领导人，说说笑笑进来了。场子里响起了一派掌声。乐队也增大了音量，演奏起新的曲子。孟虹望着这一个个人物，都是开国元勋，共和国的大功臣啊，过去只能在报纸上、书本上读到他们的故事，看到他

们的照片。特别是贺龙和陈毅，更是大名鼎鼎的传奇英雄。奇怪的是，他们都没有带上自己的夫人。

陈毅眼睛尖，挺着个胖肚皮，朝蔡畅这边快步走来，一口四川官话又响又亮：蔡畅同志，你旁边这个妹子好抢眼啊，老孔雀身边是只小凤凰罗，哈哈……。

蔡畅拉着孟虹起身相迎：陈老总！你把张茜同志留在上海，自己放单飞？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虹同志，医务处医生。陈老总我就不介绍了，三野司令，上海市长，名满天下，威镇东南。

陈毅哈哈大笑：我说蔡畅，你还不晓得我老陈这点斤两？老油子一个，大错误不断，小错误常犯，检讨常写，革命照干！哈哈……。小妹子，头次见面，唐突唐突，包涵包涵。

孟虹脸蛋红了红，一时有些儿心慌，恭敬地喊了声首长。

陈毅眼睛放亮，向孟虹伸出右臂：来来来，小孟医生，陪我跳一曲，肯不肯赏光？

蔡畅轻轻触了触孟虹后腰。孟虹落落大方地挽住了陈老总的右臂，走向舞池。舞池内，但见贺龙、李富春、邓子恢、饶漱石等领导人，已搂着各自的小舞伴，跳将起来了。

陈毅大胖个头，他左手握住孟虹的右手，右臂却将孟虹的纤腰搂得紧紧，让她的身子紧贴住他的大肚皮。孟虹的左臂勾在他宽肩上，一时还真有些儿不习惯。好在陈老总的舞步颇为稔熟，跳得笨重但还算自如。舞场上的灯光稍稍暗了下来。一个更使孟虹不习惯的动作出现了：陈老总闭上眼睛，沉醉到乐曲舞步之中似的，那粗糙的脸孔，朝孟虹粉嫩的脸蛋上贴下来，贴住了。孟虹又不敢推开或背过脸去，再难受也只能忍着。还传过来阵阵烟味酒味，口也很臭。没想到那么受人尊敬的陈老总，广庭大众之中竟是这种舞德……好在他的腮帮子还刮得干净，否则胡须扎人，就更令人不堪……。

他不如高岗。在沈阳的东北局机关，也常举行舞会。高岗主席也常请她跳舞。但在公开的舞场里，高主席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君子风范。只有进了高主席的私人保健室，剩下两人时，高主席才会热烈、放纵、汹涌澎湃。他会狂吻得她喘不过气来。他们脱光了衣物，相搂

着跳舞。之后在地板上，沙发上，椅子上，甚至在办公桌上高潮迭起，大汗淋漓，死去活来。……被陈老总紧紧搂着，贴着，孟虹想念高主席。高主席最疼她，她最爱高主席。高主席待她恩深义重。自有她，高主席再没有碰过别的女人。她有直觉，她真相信。要有半月一月两人没见面，高主席就会从晚上爱她到早上，十来个小时波翻浪滚，不疲不累。一流的汉子，一流的手段。高主席自己也说，作为男女之情，我们两人无论力度、时间，都达到了最高层次，最高境界。她的医学知识，使她坚信了此说。她对高主席感恩不尽，为了高主席，她愿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她觉得身上发热发潮，软软款款，不能自主了似的……。又快一个月没有见到高主席了。在北京，真不如沈阳方便。恁什么事，想干就干。

乐曲停了，陈老总才放开孟虹。但仍捏住她的手，朝蔡畅大姐走回。

她脸蛋烧的厉害，但决不是因为害羞。陈老总仍是粗喉大嗓地说：完璧归赵！完璧归赵！和小孟跳舞，一大享受。格老子要是年轻十岁，一定把她娶到手！

蔡畅大姐打趣说：张茜同志可是新四军的大美人啊，也比你小出二十多岁，老总还不知足？

陈毅见李富春在对面向他招手，便边走边说：知足知足。小孟同志，开句玩笑，莫见怪罗！

当下一支舞曲又起时，孟虹不等到有人来邀请，就先去了洗手间，洗手洗脸，重新补了补淡妆。这春藕斋的服务真周到，女洗手间里还摆放着化妆品、口红、胭脂、面霜、定妆粉，样样齐备，专为年轻女孩儿们预备的。不知为什么，孟虹忽然想哭，但又不敢哭。在公开的舞会上，她还是头次被人这么身贴身、脸贴脸的搂抱过。把人当尤物，当玩物呢。还好她虚荣心重，思想上放得开，感情上是个浪漫主义者。在洗手间里待了一会儿，她就平静下来了：还想哭呢！傻子！你个大连普通市民人家的女儿，进了中南海工作，能见到这么多大人物，决定全中国老百姓命运的中央领导人，是千幸万幸呢！多少条件不比你差的女子，想来趟北京都不容易呢。

孟虹从洗手间出来时，全场大放光明，鼓乐大作，乐队演奏湖南民歌《浏阳河》。所有的人都起立鼓掌。原来是党中央的四位领导人：毛主席，刘副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加上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等进场了。一时，孟虹也像那些女文工团员们一样，激动地拍着巴掌。毛主席步履稳健，亲切地微笑着，朝大家摆着双手，拨开前面的什么障碍物似的，示意大家停止鼓掌，继续跳舞。他身后的刘副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则跟各自熟悉的文工团员握手打招呼。很快的，周总理的四周便围上了一大圈女演员，争着邀请总理跳舞。周总理看了一眼前边的毛主席，立即告诫说：你们先不要来邀我，你们去邀毛主席，快去快去，都到毛主席身边去，你们今天的任务是陪毛主席跳舞。

因蔡畅领着孟虹坐在背门的一侧，暂时没被发现似的，正好可以看到花团锦簇的女文工团员们，一只只彩蝶似的，围着中央领导人转。

毛主席、刘副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四位，很快被女文工团员们拉进舞池，踏着陕北民歌《绣金匾》的明快节奏，跳起了快三步：一绣领袖毛主席，您是人民的好领导；二绣朱德总司令，您是人民的老英雄；三绣敬爱周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这支陕北民歌，由著名演员郭兰英演唱，其时正风行全国。奇怪的是「金匾」不绣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当然也没绣陕北英雄高主席了。

为了表示对毛、刘、朱、周的尊敬，春藕斋已有不成文的习惯，只要四巨头在由女伴们陪着跳舞，其余人物就不下舞池，只坐在四周聊天、喝茶，抽烟。女文工团员们则遵照周总理的吩咐，轮流上场为毛主席伴舞。

毛主席每跳半圈，便由一名新人上去替换，替换得敏捷自然，不使舞步中断。毛主席本人也很满意眼前两人常新。因之跳完一支曲子，往往要替换五至六名演员。

「金匾」绣完，四巨头牵着女伴们的手下到场边的一张张沙发上休息。茶几上摆着香烟、茶水、糖果。接下来的曲子是慢四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由彭真、陈毅、贺龙、李富春、饶漱石、习仲勋等人下场去跳。又有女演员邀请周总理跳舞。周总理礼貌地说：下一

支，我来请你跳，好不好？原来他正在左顾右盼。他发现了远处的蔡畅，以及蔡畅身边的那只小凤凰。

周恩来站起身子，对那些围着他的女文工团员们说：对不起，我要暂时离开一下。说罢就快步绕过场子，朝蔡畅这边走来。

蔡畅见了，忙拉起孟虹迎上去：总理，你走慢点！难怪颖超说，有时你的警卫员都跟不上。

周恩来先握了握蔡畅的手：近来可好？听小超说你患了场感冒，见好了吧？如今条件好了，可要保重身体，注意休息罗！

蔡畅亲热地拍拍周恩来的手背：谢谢关心，你呀，要关心的事太多啦！最应当注意休息的，是你自己。我是被富春逼着小病大养。这不，来春藕斋看跳舞，还请了小孟医生来陪着。来来，介绍一下，这是医务处新来的医生，名叫孟虹。她在大学里学的是西医，却还自学了中医针灸，中西医结合。

周恩来盯住孟虹，目光熠熠放亮：孟虹！好一位年轻的天使。医生护士，都是我们的白衣天使……。周恩来转而握住了孟虹的双手：很好，中西医结合，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正是毛主席最近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

小孟同志，你率先落实了毛主席的指示呢。来来，我把你去介绍给毛主席。

孟虹十分激动。虽然是第一次见到总理，但短短数语，她已感到了总理的温暖关怀，和蔼可亲了。她心里也极想去见毛主席，但又有些儿怕怕的：主席那，就好比是过去的皇上那。她抓住周总理的手，颤着声音说：总理，我想先陪您跳舞……。

周恩来深邃机智的目光里透出含蓄的爱意，转过脸去对蔡畅说了声：大姐，小孟同志头一回邀请我，不能不答应啊？来来，小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还剩一半，我们把它跳完吧！

周恩来风度儒雅，舞步潇洒。他轻轻拢住孟虹。孟虹很快就适应了，感到和谐、轻快、自如。令她特别感动的是，总理很尊重舞伴，总是礼貌地保持着适当的距离，避免彼此身子的那怕是十分轻微的碰触。比起陈毅的那恶俗的舞德来，真有天壤之别了。

小同志，喜欢在中海南工作吗？对你们年轻人来说，是不是有太多的禁忌？

我很喜欢。能为这么多大人物服务，感到很幸运，很幸福哩。

你这是客气话吧？我们这些所谓的大人物，也是各有各的脾气和毛病，有时甚至是难于伺候的。你们要敢于提意见，反应情况，不管是谁。对事不对人。当然，有时也要请你们多体谅、理解和包涵呢。我们许多老同志战争年代受过伤，九死一生过来的。

听着总理这话，孟虹周身感到温暖，一种父辈的慈爱所给予儿女们的那种温暖。

小同志，怎么不说话？我先前一眼看到你，就像认识你似的。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

孟虹笑了，笑得灿烂妩媚：是吗？总理，都说你记忆力惊人哩。但我要说，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您……。当然，从报纸、杂志上见到您的相片，就早了。应当是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呢。

看看，你这笑容，多甜美，多迷人……。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像我的一位多年的助手，我们外交部的龚澎同志。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以后我介绍你跟她相识，一位很优秀、很有学养的女同志。当然，她已经三十几岁，两个孩子的妈妈。你比她更显清丽、鲜亮……。对不起，我这是当面奉承你了。不过，当面称赞一位女性的容貌，不是俗气，而是一种尊重罗。

不知为什么，孟虹有些晕晕乎乎，身子都要被融化了似的。她是太易动情了。真是情种。而周总理，则是那种接触一、两次就可以被爱上的男子。

对了，蔡大姐说你的专业是西医，又自学了中医，是不是你祖上有什么家传啊？

是，总理。我家祖辈都在大连行医。针灸推拿，是父亲从小就教给我们六姐妹的。中医家庭，耳濡目染啦。

很好，很好。祖传名医，悬壶济世。你家里有六姐妹？六朵金花？你排行第几？

孟虹点点头，温顺地回答：是老三，我的两个姐姐叫我三妹，三

个妹妹都叫我三姐哩！

周恩来笑了：孟三妹，好称呼呢。你的声音很柔美。我要问问，你的针灸技术如何啊？

孟虹咬咬嘴唇，也忍不住笑了：不敢称高明啦……我是自十二岁起，开始替爸爸的病人扎针。六姐妹中，爸爸讲我扎的穴位最准、效果最好。

我嘛，喜欢戴高帽，听表扬，每天放了学就往父亲的诊所跑。所以高中毕业，父亲就硬要我报考医学院。我本想进中文系或艺术系的……。

周恩来喜滋滋地认真听着：真羡慕你们这代人，能有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念书，并且兴趣广泛。

孟虹涓涓细流般说着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学业。她毕竟城府不深。

舞曲完毕，周恩来仍拉住小孟虹的手：谢谢你！孟三妹，你跳得很好，比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还强。难得你身随意转，配合默契。走走，我领你去见见主席。主席最近患了风痛症，吃了几位医生开的方子都不大管用，正要找一位靠得住的针灸师呢。

周恩来拉着小孟虹来到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正在跟身边的几名女文工团员说笑。只好站着稍等一会儿。孟虹也正可有段时间来镇静一下情绪。眼前这位宽额亮目、脸色红润、谈笑风生的伟人，就是被人称为大救星、欢呼万岁万万岁的毛主席啊！毛泽东转过脸来，先看到周恩来，后看到孟虹。毛泽东眼睛放亮了，古典美妇式双眼皮一眨不眨，专注地把孟虹从头到脚、从脚到头看了两三个来回，引得那一个个如花似玉的文工团员们也难掩惊艳、妒恨之色。毛泽东咽了咽喉结，终于问：恩来啊，你是不是去了趟西天瑶池，把王母娘娘身边的仙女给带回来了啊？北方有美人，傲世而独立……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呢！

周恩来轻松地笑了：主席，她叫孟虹，孟夫子的孟，彩虹的虹。我们的年轻医生，学的是西医，但懂中医，懂针灸。

毛泽东不耐烦地挥挥手，眼睛仍是一动不动地盯住孟虹，看个不够似的。孟虹身后有女子在轻声议论：主席被迷住了吧？主席可从来

没这样子看过我们……。

恩来啊，你是做总理的，总是那么实际，又是西医，又是中医，又是针灸的，对这个小孟啊，先不要那样世俗，那样实际呢！有唐诗云：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又云：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成功后，辜负秣华过一身。……小孟，你是何方神圣啊？

孟虹先是被毛主席看得羞红了脸，再又见毛主席背诵出两首唐诗来赞了自己——她知道前一首是高蟾的《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后一首是罗隐的《牡丹花》。特别是后一首，毛主席把她喻为百花之王，冠压群芳。

一时，她内心的窃喜难以名状，于是整个儿更显容光焕发，美艳迷人。她都忘了回答毛主席的问话。

还是周总理代她回答：主席，小孟是大连人，吉林医学院毕业，家庭是祖传中医。她刚调到我们的中南海医疗服务处工作不久。

毛泽东又不耐烦地朝周恩来挥了挥手。显然，他是想和小孟虹会话，而不是由人代答。他眼睛仍在上下打量着孟虹，径自说着：孟虹？好名字呢，不俗，有意境。初次见面，彼此还生疏呢。不要紧，在一个大园子里住着，很快就会相熟的。我就先送你一句话吧：丰谷靓饰，光明汉宫。怎么样？

周恩来在孟虹耳边轻轻提醒：快谢谢主席，主席夸奖你呢。

孟虹心里明白，这是毛主席对自己的长相作了极高的评价，却又不知道该不该感谢，如何来感谢。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立起来，看了四周的那些女文工团员们一眼，六宫粉黛无颜色似的，将目光重新落回到孟虹身上：丰容靓饰，光明汉宫……典出何处？恩来，你记不起来了？

周恩来的确不知道典出何处。但他脑子转得快：主席大约是指的汉代的赵飞燕，或是王昭君吧？

毛泽东笑呵呵的：你算对了一半……好了好了，今天不说这个了。来来，光明汉宫者，我请你跳支曲子吧！恩来，你替我去招呼一声乐

队，请他们来一曲《汉宫秋月》，再来一曲《阳关三迭》……。

第五章 西山晴雪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共产党闹革命，第一革封建主义的命，第二革帝国主义的命，第三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命。现在头两个命我们算革得差不多了，剩下第三个命，还要不要革啊？

你们心里怎么想的？妥协让步，互敬互爱，握手言欢，称兄道弟，长期共存？那我们共产就不应该再叫共产党了，改名为社会民主党，考茨基党，伯恩斯坦党好了，甚至称为工党都可以。你们谁有这个胆量和气魄啊？本主席今天旗帜鲜明，替本党正名：要消灭资产阶级，包括消灭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要共他们的产。当然可以考虑分步骤，分期分批来共产，一是要消灭，二是消灭之前，还要先扶它一下。猪和羊，总是要先加加膘，肥一点再宰，油水大。

会上无人附和。周恩来、刘少奇心中有数，毛泽东的锋芒是指向他们两人的。毛提出现在就着手消灭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工商业，事关整体经济战略转变，连很少过问经济事务的老好人来总司令都张目结舌，周、刘二人更是无所适从了。周恩来意图缓和一下气氛，提出是否先议议朝鲜战局，前不久彭老总又返回前线亲临协调指挥，中朝联军和美李匪军在三八线上甘岭一带进行激战，双方都摆上了好几个军的精锐。这一仗若不打好，停战谈判就又要被拖下去了；还有，他也在会上汇报一下政务院和财政部拟在新年元旦日起推行新税制的问题……。

毛泽东却无兴趣扯什么朝鲜战事，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大家不想替本党正名，散会！

随后，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头场早雪，一时间天地皆白，好个冰雕玉砌、万象晶莹的银色世界。

毛泽东让田家英通知杨尚昆，并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要上山住些日子，读读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兼由中医师治治风痛症。可能元旦也在山上过了，中直机关的新年团拜，请刘、周、朱三位主持，云云。

当中办主任杨尚昆来西花厅告知此事时，周恩来把杨主任请到后院书房里，才问起：是不是要带那个叫孟虹的女医生去啊？

杨尚昆点点头：这事除了蓝苹，谁都不便过问，也不敢过问，他点谁的名，我就通知谁。

周恩来若有所思地摆摆手：蓝苹又到苏联治病去了……。但愿这回，不要再闹。尽闹这种后院风波，影响不好。好快啊，春藕舞会相识，还不到一星期，就要上香山住到一起。尚昆，孟虹同志的档案你看过了吗？我们对她的过去了解太少。我主要是从主席的安全角度来考虑，此事大意不得啊！杨尚昆报告总理，他看过孟虹的档案，很完整，也很单纯，才二十二岁嘛，哪年哪日在哪儿上学，都清清楚楚，有证明人，看不出什么疑点。

只是我有点想法，这女医生那么绝色，我们西苑内已有人私下里称她为第一美女，却是从东北局推荐来的，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名堂？不敢说。

周恩来抬了抬眉头：会吗？的确不是一般的漂亮。我第一眼看去，就吃了一惊。眉眼气度颇像龚澎，但艳丽妖娆，更胜龚澎一筹。我这办公室里几个年轻秘书，没病去看病，回来相互议论，说孟医生活脱脱就是位现代貂蝉，国色天香。一位女秘书见他们不严肃，反映到我这里，被我狠狠克了他们一顿：普通干部去领导人的医疗处看病，是违纪行为，一人一份书面检讨；再去，纪律处分。不然，人家以为我这总理办公室的人，可以闹得特殊化……。不过，尚昆啊，关于孟虹同志的情况，我有个提议，中办有没有必要派人到东北局去调查核实一下，工作做细些，做在前头，以防万一嘛。毕竟，东北解放时，她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嘛。

杨尚昆是个老实人，听了周总理的提议，面露难色：很不好办，总理你知道，高岗同志领导下的东北局，一统天下，如今谁都碰不得，谁碰谁触霉头。前不久少奇同志关于全国农村工作有个讲话，批评了几句东北地区推行苏式集体农庄试点，是犯了左倾急躁幼稚病。结果被高岗同志告到主席那里。主席支持高岗同志，批评少奇的讲话右倾，发出的讲话稿要收回，搞得少奇同志很被动……。何况这回，我们要

是背着主席去调查孟虹，是越不过东北局组织部门的。一旦被主席察觉，追查下来，更是谁都吃不消。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此事到此为止，大家好自为之吧。

杨尚昆临要告辞，又犹犹豫豫地说：除非动用中央调查部系统，才可做到不着痕迹。

周恩来两手一摊，苦笑道：杀鸡用牛刀，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再说李克农同志自去年夏天起就长住朝鲜开城，主持我与美军停战谈到。现在中调部主事的孔原同志，倒也是老熟人，老朋友……可是尚昆你知道吗？中调部自去年起，已直接从主席那儿领任务，由主席亲自指挥。

久违了，双清别墅！

毛泽东领着孟虹一行，冒着风雪乘车来到香山双清别墅。他兴致极高，稍事安顿，即命令卫士们去替他铲雪开道，要去看云亭观雪景。卫士长十分作难：从别墅到看云亭，是一条数百公尺的山间小道，两旁有多处悬崖峭壁。小道上积雪盈尺，又结有暗冰，万一有个闪失，如何得了？可毛主席的指示，又不能不执行……。

卫士长没法，只好偷偷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挂电话，要求中央出面劝阻，敦请主席等雪停之后再外出观景。杨尚昆接到电话，不敢做主，连忙报告用总理。周恩来当即指示：警卫部队应遵照主席吩咐，立即出动铲雪，清理道路；至于是否同意主席外出至看云亭赏雪，听候中央通知。周恩来本想立即亲自跑一趟香山，安排有关事项，并实地勘查那段山路，做下各种标记，以确保主席安全万无一失，但一想到小孟医生也在那里，说不定正热乎着呢，主席一定不高兴自己闯了去，便打消此念，而挂电话与少奇同志商量。少奇同志当机立断，找到朱总司令，商议出中央书记处意见：为主席安全计，在天气及道路情况好转之前，要求主席以在双清别墅前院回廊及亭台上赏雪为宜。

毛泽东听卫士长转达的中央书记处电话纪录，十分光火，怒斥道：我这里事无巨细，你们都要向人家请示报告？人家放个屁都是香的，你们都要奉为圣旨，我的话就作不得数了？

卫士长被喝斥得低下头，不敢吱声。不吱声也不行，主席会更恼

怒，误认你是以沉默来对抗他，只得低声辩解：确实是风雪过大，路况不明……。

比当年红军长征过雪山还难吗？

报告主席，保证您的安全，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要对党和国家负责任。因为您是中央主席，您并不完全属于您自己……。

毛泽东怒目圆瞪：混蛋逻辑，岂有此理！毛泽东不属于毛泽东自己？属于你们谁？

报告主席，您属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央警卫条例上，就是这么说的。

毛泽东听这一说，愣了愣，倒是转怒为笑了：好哇，原来我早被你们共产了，属于国营经济，公共财物，全民所有了！是不是唐僧肉啊？每人分一块，你们好长生不老啊？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明白，只要毛主席一开玩笑，就大事可化小，小事可化了。卫士长立即讨他欢心地说：我已问过了气象台，明天会雪停转晴，我们一定清出道路，一起陪主席去赏雪景。

毛泽东释怀地挥挥手：今天就依了你们。通知警卫部队，明天一早出动铲雪，你们也去，我这里留一、两个值班的就行了。山上有个观景台，叫做西山晴雪。听清楚了？明天下午我去那里看雪。

卫士长连忙称是。转过身，却暗自吐了吐舌头：我的妈，从双清到看云亭不过数百公尺，到山顶那西山晴雪，可是有好几公里远，我们两百来号人马肯定不够，还得请山下的驻军也出动才行……。

当日晚膳后，毛泽东打发走了其余的工作人员，只留下小孟医生陪他。整座别墅早已生火烧暖道，室内温暖如春，身上只要穿件薄毛衣即行。

毛泽东已换上宽松的睡服，仰坐在沙发躺椅上，静静地看着旁边的孟虹。

孟虹一袭丝绒连衣裙外罩了件白大褂，正在整理她带来的那只保健药箱，准备给主席做第一次针灸。屋子里只剩下自己陪伴着伟大的毛主席，它既兴奋又紧张，胸口都砰砰跳着呢。

毛主席朝她招招手：光明汉宫者，坐到我边上来，脱去你那职业

性的白大褂吧，我们现在可以好好说说话了。

孟虹温顺地除去白大褂，身上那凸凹有致魅力四射的优美曲线，立时显现无遗，毛泽东又印堂放亮、双目放电似地盯住了她。孟虹小岛依人地在毛主席的斜对过坐下。选择此一角度的位置坐下，正是她的聪明之处：便利毛主席近距离、近效果地审视她，欣赏她，着迷她。

毛泽东再次肯定说：丰容靓饰，不假不假，况且你是无饰也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矫饰。

孟虹灿然一笑，忽然款款地说：主席，您引用的是不是《汉书》上的话？那是人家汉元帝初次见到明妃王昭君的印象呢，您用来夸我，一是承当不起，二来也不尽准确的吧？

毛泽东张了张嘴，难掩脸上惊讶之色：嗨哟，这么讲来，你还是读过《汉书》的罗？那天在春藕斋，我猜少奇、恩来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出处呢。汉元帝是个头号官僚主义者，宫中嫔妃只知道一个赵飞燕，不知还有王昭君。史载他的后宫两万人，连看都看不过来，只好由宫廷画师毛延寿一一描了像去给他过目。他也是上了毛延寿的当呢。我那个本家凭一技之长，竟敢在宫中大行贿赂，也是造皇帝老子的反呢，哪个妃子送的礼重，就把哪个妃子画得好看些，让皇帝看上，召去宠幸，犯有欺君之罪呢。王昭君是我们楚人，古代楚人讲风骨，不肯向毛延寿行贿，毛延寿就把她画得很一般，被汉元帝漏过了。及至北方的匈奴派使者采求亲、以息边患。王昭君出于民族大义，也是出于自己在宫中受到冷遇的不满，而主动请求出塞和番。很快得到批准、及至和亲当日，汉元帝召见匈奴可汗与王昭君两人，见到王昭君时才大吃一惊，相见恨晚，并悔之晚矣！只好说了丰容靓饰，光明汉宫……。作为一国之君，他首先应当杜绝宫廷内部的贪渎之风。对了，你说这话形诸于你，有何不妥？

孟虹一脸笑笑盈盈，声音柔和如水，温云软语，仿佛是用眼睛说出来的：主席，现今国家在您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大业，内蒙古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省区，也是党委当家哩，蒙汉通婚已是常情，不需要再派人去大漠和亲了呢！

毛泽东拍了拍巴掌：讲得好，讲得好！不过，外蒙古早独立出去

了，还剩下个台湾省没有拿回来……真是想不到，你这么个年纪，又是学医的，倒像个读过些古籍的女秀才呢，是不是？

孟虹面带着赧：不敢说读过多少……，父亲是个老中医，自小就要求我们兄妹多读书，尤其对我，更是严格。父亲说，做一名中医，一定要读些古籍，熟习经典。自古文医同道啦。

毛泽东点着头：有道理，有道理、可不可以说说，你都读过哪些？

孟虹脸庞儿粉红粉嫩，眼波欲流，扳着纤纤玉指说：从《三字经》、《千家诗》启蒙，之后是《孟子》、《论语》、《大学》、《中庸》，之后是五经……都是在父亲的指教下，囫囵吞枣，十成懂个一、两成。《易经》、《春秋》则完全不懂。最喜欢读的还是诗、词、赋，小说野史……父亲曾经要我读《资治通鉴》。可我只是跳着读的，比如跳过了春秋战国，以一本《东周列国志》代替了；也跳过了三国、魏晋，用一部《三国演义》代替了。读的乱七八糟，也可以说什么都没读过。后来考上了大学，学的是西医，功课重，考试、实验多，课余又贪玩，溜冰啦，跳舞啦，游泳啦，就完全放弃了。原先读过的一点古籍，如今也都交还给我父亲去了。

毛泽东笑了起来，赞许地望着眼前的这位绝色人儿，很久都没说话。

他觉得这个小孟虹颇诚实，既没吹嘘，也没谦虚。自己从来讨厌四书五经，偏重于诗词文赋……。良久，他吟哦出两句古诗来：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孟虹见主席反反复复吟哦着这两句明朝于谦的《观书》，并眼睛盯住自己，心中顿悟，便抿嘴一笑，接了下去：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主席，我没有背错吧？

毛泽东笑着捏住了孟虹的小手，旋即又吟出两句来：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之后就停住。孟虹会意，且是容易，便把李太白的这首赠孟浩然接了下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孟虹背诗，毛泽东击节：吾爱孟夫子，吾爱孟夫子……你姓孟，以后我就称你做孟夫子，如何？

主席，不是七尺须眉，如何能称夫子？

夫子者，尊称也，孔子为孔夫子，孟子为孟夫子，关云长为关夫子，朱熹为朱夫子……。以后你不要再喊什么主席了，就喊毛夫子。孟夫子对毛夫子，男女平等啊！来来，不要鸿沟，不要楚河汉界，坐过来啊！主席，您真会开玩笑……，我这样坐？您的腿不是疼嘛？您再考我诗词，看看我会多少……你坐在上面就不疼了，温香软玉，灵丹妙药呢。诗词以后再考。先文后武，文武兼备呢。

主席，慢点儿「武」吧？我先替您扎扎针……。

喊毛夫子。你就改不了口？好好好，不急不急，我依你，慢点就慢点。在我们湖南乡下，男女行事，也叫做打针哩，听着不雅吧？

不雅。打针？妈呀，形象倒是形象，难听也是难听。毛……夫子，人家痒痒哩，痒痒哩。不哩，不哩，不哩……疼呀，疼呀……。还是喊主席……疼呀慢些儿呀，妈呀……。

人面桃花相映红，真像裸含羞草……。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过去，有没有过什么经历的？

我？真是的……。您呀，这时刻问人……我要说没有，您也不肯相信。要是说了，您又会笑话的……。除非您先给个说法。

好好，我对你实行三不主义，第一不笑话，第二不计较，第三不重提。此话一次性了结，如何？

看您，看您……不许笑话我啊？要说什么经验，也是间接的，从我父母领那儿来的……。我是不是在犯傻呀？亵渎自己的双亲……。傻就傻，反正就说给你听，只说给您一人听……，我十三、四岁时候，身体发育很快，起了很大的变化。又读了《红楼梦》、《三言》、《二拍》、《古今小说》，那些才子佳人，尼姑道士的，乱着呢，都行了些啥好事儿？那时还是日伪时期，父亲因不肯给鬼子和汉奸们治病，全家搬到了关内秦皇岛市住，隐姓埋名，开了间小杂货铺度日。那房屋是上居下铺，木板结构。

那时三个妹妹还没有出世。我和两个姐姐的住房跟父母的住房只

隔了一层薄板、父母房里的响动清清楚楚。我的两个姐姐比我贪睡，睡觉死沉死沉，属于那种大炮都轰不醒的人。独我自小睡觉很惊醒。常在半夜醒来，就听见父母房里像在打架似的，翻上翻下，床板楼板一起响，很凶哩。吓得我想叫又不敢叫，想哭也不敢哭。可第二天一早起来，见父母亲都是笑眯眯的，全然不像打闹过的样子。不久，一个又一个小妹妹出世了，我才明白，父母亲是在做小妹妹了。有一回，我替父母打扫屋子，无意中从他们枕头底下翻出来一本古版图画书。我偷偷拿出来，一个人偷看了好多天，看得心惊肉跳……。都是男女行事的各种招式，都记在脑子里了，就像刻在印版上一样……。您别笑话啊，我开始在意念里，揣摸着那些事……。

但一见到男人，就害怕，就脸红脸臊的不行，跟人握握手部浑身发麻……。我这人呀，从小被人夸着，宠着，怎么怎么长得好，聪明，是棵仙草似的。慢慢的，自己也爱美，臭美，有了很强的虚荣心。反正自己这身子，一定要给了自己最尊敬、崇拜的英雄人物……。我也真是好运气，年初中央卫生部到吉林医学院挑选年轻医务人员，很顺利就被选上了。这不，不但进了北京，还进了中南海，还到了您的身边。

这么看来，人和人，真还是有某种缘分罗……。比如找和你，不是缘分，普天之下，几亿人口，怎么就能碰到一起了呢？

说话间，毛泽东已经完了事，得到了满足，他仍抚着孟虹柔嫩芬芳、香汗微微的身子。孟虹也是一副满足的样子，心里却在想：这主席比那主席，差远了。高主席一次能折腾两三个小时，让人欲生欲死；毛主席却至多只有三、四分钟，做的不如说的，也是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哩，嘻嘻……。

你笑什么？毛泽东侧过肥重的身子来看着她。

我笑这男女之事，怎么就能让人这么快活……。

孟虹赶紧掩饰，解释。

你不是处子，城池很易攻破的……。放心，我不喜欢处子，那太费事。我这人啊，生平最怕在小事上纠缠，也常常处理不好一些小事。

孟虹原以为伟大的人物不会提及这类话题。她的初夜，已在一年

前给了高主席。好在她预备有说词，也是高主席早就提醒过她的：您呀，也喜欢问这个……。就告诉您吧，我自小除了喜欢阅读，最喜欢跳舞、溜冰、游泳，加上自由体操……，十七岁高三那年，一次从双杆上摔下来，腿根撞在木杆上了，很疼。走路都迈不开腿，还是女同学背回宿舍的。脱下来一看，吓一大跳，全红了。那女同学还幸灾乐祸：膜都破了，以后……，那时我们已读了生理卫生学，懂得这个。进医学院后，就更明白了，从事强体力劳动，剧烈的体育运动，都可使女性的处女膜破裂，这是医学常识哩。以处女膜是否破损来衡量女性是否贞洁，并不客观，也不公平，况且在医学技术先进的法国、德国、日本，处女膜是可以手术再造的……。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孟夫子可真是学医的……。他很快合上了眼睛，之后鼾声大作。

翌日，雪停放晴。

孟虹贪玩，又不怕冷，一早起来，就在院子里堆雪人。她堆得很仔细，很投入。花了大半个上午，堆成四尊与常人大小相若的雪像，模样儿却都像古人。值班卫士和护士，都不知道孟医生为何有此雅兴。仔细看看呢，还能分出是三文一武。那位武者，手持一柄大刀，威风凛凛的。四个古装雪人之侧，孟虹又堆了一大一小两个雪人，似是大者为男，小者为女，不知是什么用意。

毛泽东一觉睡到中午。卫士听到传呼铃响，连忙泡上大杯浓茶及当日的几份主要报纸送进去。毛泽东的习惯，每天中午睡醒后，并不立时下床，而由卫士在他床头垫上两只特制的大枕头，扶他坐起来，边喝浓茶边翻开报纸上的重要文章，往往花上两个小时。这天，他却没翻报纸，而对街士说：去把孟医生请来，给我做针灸，其它人一律不要打搅。

卫士们严格执行着一项服务纪律，不听到主席卧房或书房的传唤铃响，一律不准入内。日常出入，也要求他们当聋子、哑子，不该他们看的、听的，一律不看、不听。偶尔接触到了，也应守口如瓶，只当没看到、听到，严守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因之主席找人谈话、议事、办事，工作人员都要自动退避，否则，将受到党纪、军纪严惩。

孟虹回到毛泽东卧室时，因刚脱去皮帽、大衣，头上还冒着热气，脸蛋和双手却冻得红红的。毛泽东一看心疼了，年轻人就是精力旺盛，一早就出去踏雪赏玩了：快来快来，先给你暖暖和和……我要多谢你呢，很久没睡这么香了，昨天晚上是阴阳调和，周公之礼，人伦顺畅呢。

主席，我刚去堆了雪人，手脚冷，会冻着您哪？

不怕不怕，我火性大，正好让你给清凉清凉……。你堆了雪人？都堆得像谁啊？

先不告诉您……。一會兒我陪您去看，您说是谁他们就是谁。

嗬嗬嗬，孟夫子，你还很顽皮……。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云翻雨覆，颠鸾倒凤，又折腾了近半个小时，毛泽东才放开小孟虹。

小孟虹先到洗手间穿戴整齐，重新勾了淡妆，才煞有介事地提了那只根本没有开启过的保健药箱，走了出去。

又过了一个钟头，毛泽东才由一名卫士加一名护士扶着，仍靠在床头坐好，以温热的毛巾替他擦脸、擦身子，穿上衬衣，将他两条腿移至床沿下，套上裤子、袜子、鞋子，扶他离床站立，替他系上裤带，之后扣好裤扣，每当卫士单腿跪地，替他扣裤扣时，他都要说上一两句笑话之类：是不宜搞美国式门户开放，大张着口，大不礼貌罗。

他的这套起居习惯，自离了陕北，进入河北那年就养成了。他还不到六十岁，身体无大疾病，走路虎步龙行，威风凛凛，却不再屑于自己料理穿衣扣扣这类日常琐事。

毛泽东的早餐在中午一时。一碗小米粥，几只白面馍馍，一碟益阳皮蛋，一碟湘潭腐乳，一碟青辣椒炒腊肉，一碟辣泡白菜。他的早餐就是这几样，百吃不厌。由孟虹陪着，两人边吃边说笑。服务人员都严守纪律，心照不宣：年轻美丽的医生，已经不单单是医生了。是什么呢？大约连毛、孟二位自己也不清楚。这类事，在伟大领袖身边，是见多不怪了。

卫士长进来报告：通往西山晴雪的道路已经清扫，撒上了细沙石，吉普车可以慢慢开上去。

毛泽东看了看手表：好好，你们去准备，大家马上出发。

上车前，孟虹陪着毛主席，先看了她堆的六尊雪人。毛泽东一看就明白了，一一指点出来：嗨哟！好家伙，这是孔夫子，这是孟夫子，这是朱夫子，这是大刀关公了！我说的对不对？你我昨晚上谈论夫子名事，今天一早你就塑出雪像……旁边这一大一小两个现代人，就说不出来了，是谁呀？

孟虹踮起脚尖，街到他耳朵跟前，悄悄说：那个大的胖的是您，小的瘦的是我呀！

毛泽东哈哈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老夫子，少夫子，双清六个雪夫子……。

孟虹赶快速上自己的小手绢去，让毛主席自己动手擦去笑泪。

吉普车小心翼翼，花了将近半个钟头，才在曲折的山道上爬完了三、四公里。几处急弯险崖，警卫部队的官兵们都是手挽着手，于悬崖边组成人墙，以确保伟大领袖的座车安全。

毛泽东由卫士长和孟虹一左一右的扶持着，站上西山晴雪观景台，远近山林，如玉柱峥嵘，如雪莲盛开，如跟蛇飞舞，如冰河浩荡。……毛泽东俯视着脚下的冰雪景观，兴致勃勃地要求身边的卫士和医生护士，每人背诵出一首咏雪诗来。

毛泽东自己领头，背一首明人李攀龙的〈杪秋登太华山绝顶〉：
缥缈真探白帝宫，三峰此日为谁雄？

苍龙丰挂秦川雨，石马长嘶汉苑风。

地敞中原秋色重，天开万里夕阳红。

平生突兀看人意，容尔深知造化功。

几名贴身卫士不懂此诗意境，请主席解释。毛泽东说，都讲明清无好诗，这就是一首，很有一点李白的豪放遗风。讲的是登上了华山之巅，鸟瞰中原大地，极目万里晴空，于一俯一仰之间，大自然对我们展现出无边的秋色和夕阳落照的壮观啊！苍龙半挂秦川雨，石鸟长嘶汉苑风。地敞中原秋色重，天开万里夕阳红！多好的句子，把华山景色写活了，也写绝了！

孟虹年轻好胜，差点就说：人家的这首七律，咏的是秋色而不是雪景呀。但她吐了吐舌头，终归没敢说出来。毛泽东仿佛看在了眼里，

点了她的将：小孟医生，都讲你是个女秀才，背一首？

孟虹想了想，背出一首唐人高骈的绝句《对雪》：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

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歧路。

毛泽东说：好，好：大雪覆地，把许多丑恶的东西都掩盖住了，天地变得清洁。但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丑恶的东西或许可以被暂时掩盖住，但事物的矛盾是掩盖不住，总是要爆发的。掩盖得愈久，以后的爆发愈猛烈……。下面，谁接下去？

卫士长平日也喜欢读读诗词，但他只背出了李白的两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毛泽东高兴地晃晃手：李白的这首《北放行》，就这两句是精华，背不全，不要紧。

接着一位男医生背诵了一首唐人齐己的《早梅》，还有人背了一首岑参的《赵将军歌》。

夕阳西坠，朔风劲吹。香山顶上，真正的滴水成冰，天寒地冻。卫士长怕主席受寒，催促说：现在这山上是零下十几度，风又大，您的腿也不宜久站。我们回双清吧？晚了，也怕路上结暗冰。

几位服务员也说：战士们都还守在那些急弯陡崖上那。

毛泽东却充耳不闻，依然流连雪景，无意下山。孟虹聪明，跟卫士长交换了一个眼色，便说：主席啊，我来最后背一首压轴的，就下山，如何？

毛泽东点点头，他太喜欢这个俏丽的才女、医生了。

孟虹说：我先不介绍这首词的作者。词名《沁园春·咏雪》，我相信，这是古往今来，在所有的咏雪诗词中，最为不朽之作：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毛泽东骄矜地微笑着，见小孟虹停住了，便问：还有下阙哪？

于是孟虹又朗声诵读：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对于孟虹银铃般的朗诵，毛泽东含笑不语，很有一点情比李杜，词比苏辛的得意。然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卫士、服务人员，多为小学文化，自然难知此词为谁人所作，只是齐声叫好助兴，唯求早点下山而已。孟虹差点就要叫喊出来：诗人近在眼前呀！但被毛泽东以眼神所止。此女非凡女也。

在回程的吉普车上，毛泽东捏住孟虹的小手问：孟夫子啊，本人的大作，进城后再没有公开发表过，所以连我身边的年轻工作人员都没有读到。你年纪跟他们相若，又是怎么知道的？

孟虹说：记得是日本鬼子投降那年，父亲领着咱们全家迁回大连。一天，父亲拿着一张《南满日报》，摇头晃脑念给我们全家人听的。我那时才十五岁。父亲念了两遍，我就背下来了。父亲含着眼泪说：三妹儿，咱中国又出伟人了，今后的天下非此人莫属。

毛泽东抚着身边的小孟虹，而带得色，笑嘻嘻着：你爷老子倒是有点先见之明啊！日后若去大连，可以和他见一面，听听老先生关于中医中药工作的意见。你父亲高寿啊？长我多少岁？

孟虹忽然红了脸，想了想，才说：我最小的妹妹今年十二岁……。父亲今年应是四十八岁……。

毛泽东掐指算了算：四十八岁，应当是一九〇四年的，属龙，小我十一岁罗，我属蛇。

第六章 彭德怀闯禁地

毛泽东自上香山赏雪，住进双清别墅读书兼治风痛症后，每天除了泛阅军委专送的朝鲜战报、各地军情要编，其余党、政日常文件、报告，他一律不看不问，周恩来几次电话，要求上山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都婉言相拒：我就清静个十天半月都不行？你管政务院，朱总司令管军委，少奇管书记处，早就分工明确，何劳你上山？本主席权力全面下放，你们还不放心？

这期间于毛泽东来说，真正称得上公务活动的，只是两次题词。十一月二十日，为康藏公路康定至昌都段通车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十二月八日，为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两次题词皆为大白话，毫无文采可言。他所谓的「细菌战争」，是指美军在朝鲜战场失利之际，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起细菌武器，后因引起国际舆论的震惊及强烈谴责而停止。

其时周恩来、薄一波多次主持全国财税工作座谈会，决定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推行新的全国统一税制。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新税制将取消对国营工商业、合作工商业的种种税务减免优惠，与私营工商业按同一标准向国家上缴税利，这本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新中国刚成立时，为了扶植、支持白手起家的国营工商业、合作工商业，而采行了一系列税务减免优惠措施。现在国营工商业已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并有了相当的规模，理应当向国家缴税了，若继续在税制上轻国营、重私营的收缴下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况且也给国营工商业留下了许多偷税、漏税的可剩之隙。

财政部长薄一波想的比较简单。毛泽东也很器重山西汉子会理财。几百年前我们中国的第一家银行（古称钱庄）就是由山西人创办起来的，以银票（纸币）代替元宝在市面上流通，开了金融风气之先。薄一波平日是喜欢跑丰泽园，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这次主席上了香山，却连电话都打不进去了。他请示周总理说：我看征收财税这第

具体的事务性政策，毛主席也不一定感兴趣，就算向他汇报了，也会听得索然无味，不耐烦。

主席多次说过，他本人大半辈子有一个东西从来不沾：钱。

周恩来考虑问题，却比薄一波多绕了几弯弯。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属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都是四九年进城后，从军队里抽调大批善于理财的干部，转业到地方去筹办、组建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党营经济啊。明年一月一日起，实行新税制，倘若这些同志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子，代表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的利益闹将起来，怎么办？但眼下的情况是：中央政府主席不想过问此事，几次电话里，连嘴都插不上。好在少奇、朱总司令都是同意实行新税制的，主席办公室的几位大秀才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他们也未提出不同看法，事情也只好这么办了。

正巧这天，国防部长彭德怀风风火火地从朝鲜前线赶回北京，先到中南海丰泽园，没有找到毛泽东，便直奔西花厅找周恩来：上甘岭战况十万火急！此一役胜负，决定我与美方和谈命运。现美军以强于我军的兵力、火力，加上空中优势，连续夺去了几座战略高地。我上甘岭部队日夜与敌人血战，拼刺刀，有的连队甚至营级单位撤换下来时，只剩下十几名伤员，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有的师级单位只剩下七、八百人了，怎么坚持得住？人家美帝国主义在战场上不是纸老虎，是真老虎、铁老虎！现在应该把九兵团撤下来，把二兵团顶上去。可是上兵团级单位，必须由老毛批准。我给老毛拍了多封电报，他一封也没回。他人不在丰泽园，也不在新六所。老毛人在哪里？人在哪里？

周恩来只得告诉：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读书、疗病，这段时间少奇和他也见不到人。

彭德怀脚一顿：老子闯了去！去搬兵！朝鲜战局好不容易打得美国佬愿意坐下来和谈。丢了上甘岭，和谈又泡汤。

周恩来点着头，尊敬地望着彭德怀：彭总，你急，我理解，我不反对去找主席。但你火气不要太大……不然找着了，也会吵架。我还是先给你挂个电话，打个招呼吧？

彭德怀一晃手：不麻烦，不麻烦了！先打电话，人家要是让小卫

士说：睡下了，等醒来再说吧，怎么办？老毛睡觉，如今成了天下第一号大事。我就闯了去，他不见也得见！战争年代，他哪有现在这许多臭毛病，臭规矩！

周恩来说：也好，也好。老总，你喝了这杯茶吧？息熄火。你是太辛苦了，又是几天几晚没阖过眼了吧？看你眼睛都红肿了，身上也有股子硝烟味……我和薄一波同志也有个事，想请你趁便向主席转达，只一句话：关于新税制，盼主席抽时间听我们一次汇报。

彭德怀站起身子，边走边说：知道了，知道了。转告，替你们转告。

自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后，本已部分开放给市民游览的香山公园，又整个儿成为军事禁区，未获得特殊批准的任何车辆人员，包括中央党、政、军机关车辆人员在内，一律禁止进入了。

彭德怀的座车在香山公园东门外被中央警卫团的官兵截住，彭德怀的警卫员跳下车，训斥挡路的士兵说：这是国防部长彭总要去见主席，朝鲜前线有紧急军情要报告，你们敢阻挡？

警卫团的一名干部模样的人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接到里面的电话通知，依据保卫条例，谁的车子也不能进入。这样吧，我挂电话进去请示一下……。

正争辩着，彭德怀站在了那警卫干部面前：你认得我吗？你才当了几天兵？吃了几天粮？老子带部队上井冈山的时候，你小子还没有出世吧？

警卫干部一看的确是彭总，立即双脚一并，举手行礼：是！首长好！

彭德怀威严地一挥手：你们在场的警卫人员，现在听我口令：列队集合！成双行！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后——转！齐步——走！

国防部长，威镇三军的彭总司令一番口号，立即把中央警卫团的二十几名大门值日人员指挥得服服贴贴。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已经上了车，直奔双清别墅了。值日军官赶快往里面打电话，通知毛主席的卫士长：快报告主席，彭总坐车闯进来了，我们阻挡不住。

毛泽东的确又在接受才女、医生小孟虹的针灸治疗。通往保健室、卧室的一层层朱漆房门紧闭着，谁也不敢去惊动的。卫士长接了电话，也无可奈何。但他是尊重彭总的，连毛主席都多次说过：彭总是我党我军的大英雄，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连续取得五次战役胜利那阵子，毛主席还特意重写了他一九三五年夏天初到陕北时的一首绝句，给卫士、服务人员们传看：「山高路险坑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卫士长懂事知礼，赶忙站立在双清别墅门口，迎接彭总。彭德怀一下车，卫士长已站在车前行举手礼。彭德怀还了一个注目礼，说：小黎，你们可是到处设禁宫哪。我有急事，必须马上见当家的。

卫士长领着彭总往院内会客室走，一边为难地说：彭总，你先稍微休息一下，我立即进去通报。来人，给彭总上茶上点心。

彭德怀只得在古香古色、宫廷陈设的会客室里坐下。卫士长转身朝里面去了。彭德怀从一个面目清秀的女服务员手里接过香茶，也不怕烫，三口两口的就喝干了，还以手指探进杯内，把茶叶抠出来，倒进嘴里去嚼着。这点，女服务员倒是看惯了，毛主席也喜欢喝干茶水嚼茶叶。看来湖南的首长们都有这习惯。当女服务员上第二杯茶时，彭德怀已不那么渴了，问道：小鬼，哪里人？多大年纪？参军几年了？

女服务员答：报告首长，俺老家山东烟台，二十了，参军两年多一点……。

你知道老毛患了什么病？病得重不重？

首长，俺不知道，俺真的不知道……首长。

那你每天见得到他吗？他总能走动走动吧？

能，出去赏雪……，俺一天能见两三次，端茶送水的。别的，俺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首长。

彭德怀心里有数：老毛的规矩大，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当「三子」：瞎子、哑子、聋子，不当看的不看，不当说的不说，不当听的不听。一句话，活工具，娘的，要求服务人员当他的活工具。

他不再问什么，大口大口的吞下几块宫式点心，都没有吃出什么滋味。他心急火燎地朝那通往里间的门廊张望，过了一刻，才见卫士

长愁眉苦眼的回来了：报告彭总，对不起您，咱完不成任务，主席确是睡下了……。

彭德怀腾地一下站起身来，红着眼睛、粗着嗓门问：睡下了就不能喊醒？我有紧急军情！我是回来搬兵！

卫士长赶快挡住通往内院的门廊口：彭总，稍等等，稍等等，……。

主席过年就是六十花甲的人了。他现在最困难的是两件事，一是睡不着觉，二是拉不出尿……。主席自己也这么说。

彭德怀越听越火，越火越急：我看都是你们给惯的！每天拉出去跑五十米，出几身臭汗，看他睡不睡得着！天天吃那么营养，又香又辣又油腻，当然拉不出。像前线战士那样，每天吃粗粮，咬生萝卜、生大葱，看他拉不拉得出！你闪开，我没有功夫和你们罗嗦！

说着，彭德怀胳膊一挥，卫士长毕竟不敢强行阻挡，只好跟在他身后，哀求着：彭总，不行呀，您不能闯去呀，我们要受处分的呀！

彭德怀返身站定，恰似一尊怒目金刚：住口！朝鲜前线每时每刻，都有整排、整连的部队被敌人炸死、吃掉！你们只是受个处分而已，哪个损失大？再讲，老毛要处分也是先处分我，还轮不上你！

彭德怀大步流星地来到里院毛泽东的保健室门口。在门外值勤的卫士连忙向彭总行礼，身子却死死堵住了房门，这是最后一道岗哨了。

彭德怀低吼一声：闪开——！

吼罢，便如同入无人境之地，一头闯了过去。卫士到底不敢拦腰抱住这位三军副总司令，只好和卫士长眼睁睁的看着他夺门而入，却碍于严格的纪律，不敢跟进。

彭德怀还是没有见到毛泽东，只觉得这保健室隔音效果好，真安静，暖气也烧得他娘的像过三伏天。他迳直朝前走去，推开一道虚掩着的门，却不禁「哎——！」的一声倒退出来，并且背过了身子。

原来他看到的，竟是一幅活的春宫图：他娘的老毛赤身裸体仰躺在大床上，双腿上倒真的扎着无数根银针，每根银针上都熏着艾香，烟雾袅袅的，是在做针灸治疗。问题是那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医生，身上也是一丝下挂，寸缕不着……老毛的两只大爪子正捏住人家的奶子要，摘樱桃哪！

那女医生也「哎呀」一声惊叫，扯过大毛巾掩住前胸，身子一闪，美人鱼般溜进屏风后边去了。

彭德怀脑子里也是惊鸿一瞥，觉得这美人儿有点眼熟似的，在哪里见过？春藕斋舞场？还是东北局高大麻子府上？娘的，革命胜利了，口口声声不做皇帝，却一个个玩起后宫来了。不是后宫的后宫，不是嫔妃的嫔妃，不是宫女的宫女。

毛泽东躺在床上，只听到两声惊叫，并没有见到闯进来的人。但凭直觉，他知道是彭德怀来了。此种行径，只有彭德怀干得出来。他依旧躺在床上不动，只拉过被单遮了遮愈来愈发福的肚腹：是不是老彭啊？既然到了，就请进来罗！

彭德怀说不上气愤，也说不上好笑，倒是撞见了人家这种男女场合，依湖南乡下人的习俗，是要感到晦气不洁的。他站在门口回答：是我老彭，从朝鲜回来搬兵。上甘岭快守不住了。三兵团的两个军，伤亡重大。美帝国主义跟我拼老命了。我整营、整团的部队被吃掉。给你拍了几封电报没回音……。没办法，只好闯来了。

毛泽东仰在床上，朝彭德怀招招手：军情紧急啊，情有可原，我不责备你。不是摆了三个兵团上去，归你指挥嘛？怎么还不够？我看了电报，觉得你还有人马可以机动，没想到这么紧急……。你在外间等等也好。我让医生来拔了针，再起来谈。

这回是彭德怀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了：是有三个兵团，一个摆在西线，一个摆在东线，一个摆在中线的上甘岭地区，都是没法子机动的。你就在床上写个手令，三兵团下，九兵团上，我去办就行了。

毛泽东却笑着晃晃手：看你火烧屁股急的！大老远的跑回来了，又闯进来了，我总得听你谈谈前线的事嘛，留你吃个便饭嘛，去去，外间稍候。我也要起来方便、方便了。

彭德怀只得遵命，把房门虚掩上，回到外间坐下。这保健室实际上也是个客厅，只是靠里墙的一侧多了一张铺着白布单的台子而已。行宫，娘的，就是个从前的行宫罗。现在这做派，和他娘的过去的皇帝老子，也差不到哪里去了。当然要是在从前，自己闯到这地方来，是会被砍头了。

又约摸过了半个小时，毛泽东才披着件浴衣，光着腿，踏着双拖鞋，出来陪彭德怀坐下。在外面守候着的卫士长，听到传唤铃，才敢进来上茶、上水果、上点心。而那位如花似玉的女医生，这时倒是衣着整齐，人模狗样，提着她的针灸护箱，脸蛋红红艳艳的，低着头一路柳腰款摆的出去了。

毛泽东让茶让点心。彭德怀却实在坐不住：老毛，请先写个手令吧，我在北京多耽搁一分钟，前线就会多牺牲许多战士……。

毛泽东点点头：也好，也好。我也不要写了，小黎，给周总理挂电话，并让总理知会高岗同志，传我的命令：驻长白山整休的九兵团，立即渡江返朝，把上甘岭地区的三兵团替换下来。我一定要拿下上甘岭一役，以达成以战逼和的战略目标。

卫士长在小本子上记下毛主席的原话，复述一遍，立即返身出去，传达命令去了。

毛泽东燃起一支烟来吸着。他本要让老彭一支，但想起老彭不吸烟，便作罢了。说起来也是，周恩来也不吸烟，但每逢看到他欲吸烟，便会立即躬身给他打火。高岗是既替他打火也陪他吸烟。只有这个彭德怀，印象中从来没有替他打过火。

怎么样？老乡，这下子可以坐得住了吧？你啊，年岁也不小了，和少奇、恩来、康生同龄吧？还是那个急性子，躁脾气。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一些军长，兵团司令员，都被你骂怕了，背后称你为彭老虎哪。三十八军的梁兴初，四十一军的曾思玉，都被你吼哭过？你还想对人家执行军法处分？

彭德怀不禁一愣，脑子里才反应过来：老毛厉害，只字不提刚才的不快，却绕了个多大的弯子，来对付人啊！服了，服了，在党内谁都不是老毛的对手。彭德怀喝着茶，又往嘴里塞了块点心。他自昨天天黑从朝鲜一路往回赶，还没有来得及正经吃一顿饭，这会子肚子里是在造反了。他说：老毛，对高级将领，我是有批评，也有表扬。而且从来骂官不骂兵。

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没有完成原定的歼敌任务，是因为十三兵团梁兴初的三十八军没有按时到达作战位置。他下边担任突袭任务的

一名师长各叫杨大易，被敌人散布的「黑人团」的谣言吓住了，而丢失了战机。战役结束总结时，我表扬了其它完成任务好、立了战功的几位军长、政委，吼了梁兴初，骂三十八军误了事，枉称为王牌军。梁兴初还犟嘴，我真火了，命令军法处长抓他去关禁闭，以示惩戒。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误会了，以为我要杀一儆百，赶快喊刀下留人！你说荒唐不荒唐？我姓彭的脾气再暴躁，也不可能下令枪决一个主力军的军长大人啊！

毛泽东哈哈大笑：好个老彭啊，真是有你的哟！那后来呢？

彭德怀见毛泽东大笑了，心头也轻松多了：第二次战役，就是岸英牺牲的那一役，三十八军争了气，立了大功，派出一支侦察部队化装成南朝鲜伪军，一天一夜深入敌后一百五十里，抢占三里所，偷袭龙源里，炸断了临津江大桥，切断敌人退路，从而一举歼灭了美第八集团军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取得入朝作战的最大战绩。加上东线的宋时轮兵团，西线的杨得志兵团都取得了大捷，此役之后，美国侵略军全面后撤，战线就基本上在三十八线上固定下来。三十八军大捷，我立即发去电报，呼「三十八军万岁」，「万岁军」大约就是这么叫出来的。梁兴初他们自然对我没有意见了罗。

毛泽东再问：曾思玉哪？过去也是能打的嘛。

彭德怀说：有的人，在国内战争表现不错，算一员战将。可一出国，跟炮火、装备优于我军的敌人干起来，就缩手缩脚，那个谨慎小心哟！有回我就吼了他：曾思玉！你是来打美帝的，还是来当小媳妇的？你的部队再不按命令、按时间抵达战位，贻误战机，放跑了敌人，你自己提了脑袋来见我！当然是句骂人的话，恨铁不成钢嘛。他自己怎么可能提了脑袋来见嘛？吼了几次，后来倒也有了长进……骂归骂，我还是喜欢他们的，他们也不大计较我的态度，骂过了就好了，从不往心里去。邓华、杨得志、韩先楚、洪学智、杨勇、梁兴初、秦基伟、傅崇碧，是我志愿军八只猛虎。其中傅崇碧在军级指挥员中年纪最轻，资历也最浅，但智勇双全，铁原血战，敢打敢拼，英勇无敌，真是一支铁军啊！我说他小子前程无量，但要居功不傲，虚心学习。

毛泽东又笑了，连连点着头，仿佛也受了感染和感动。彭老总带

兵，如父如兄，知兵知将。打是疼，骂是爱啊！在这方面，彭德怀确是我军第一人。不是彭德怀的赫赫威名，换了别人，也是难以统御那些来自四大山头、四大野战军的龙虎将军们罗。

毛泽东留小同乡彭德怀吃晚饭，喝绍兴状元红酒。毛泽东请客，照例是一大盘炖得肥肥烂烂的肘子，一盘红辣椒炒湖南腊肉，一盘豉辣椒姜片蒸烟熏鱼，再加一盘青菜，一大碗酸辣汤。主食是白米饭。彭德怀从来伙食粗淡，喜好青菜豆腐之类。他对自己的炊事员作了种种限制。因此炊事员也很少给他制作大鱼大肉。他边陪毛泽东喝酒，谈着上甘岭的战事，边看着毛泽东日渐肥硕的身体，真想劝劝：老毛啊，你不如周恩来他们讲究，吃的也的确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贵重东西；可就是太油腻，太辛辣了，又胃口好，运动少，还能有不失眠、不便秘的？难怪你的服务人员都说你如今为两件事发愁，睡不着，拉不出啊！不知不觉的，彭德怀谈起了我志愿军跟美军在上甘岭地区打坑道战，地道战，敌、我双方都打红了眼睛。我第三兵团以四万五千人打美李军六万多人，他们还有炮火、空中优势。有的山头被敌人拿下了，占领了，可我们的小股部队留在了地道里，日夜出击，粮食给养送不上去，水源也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封死，干部战士们甚至相互解了小便来止渴……渴死饿死，也要跟敌人周旋，志愿军不出孬种！有的山头阵地，等增援部队上去时，才发现剩下几名重伤号在坚守着，有的抬到半路上才咽气。但敌人在战术方面不如我们灵活多变，他们动不动就搞集团冲锋，漫山遍野往上爬。

我们往往一两挺重机枪，等他们爬近了才扫射，一扫一大片。因此总的伤亡方面，这回敌人比我军惨重得多。他们的指挥官都是军校毕业，打仗按战例规则；我们的指挥官是游击大学毕业的，打仗没规矩，怎么有利怎么打。老毛啊，你不知道，美军的炮弹在上甘岭地区是日日夜夜下倾盆大雨，想把我军炸光炸跑。我上前沿看过，山上是寸草不生，连块石头都找不见了，炸出来一层岩灰，足有三、四十公分厚！三兵团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真是条铁汉子，他的指挥所就在前沿坑道里，对着步话机调兵遣将，喉咙都喊出了血，眼睛熬成两个深洞，整个人就像煤笼里出来的，我几次要换他下来，他不肯，他说，彭总！

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这回你就依了我，我们一定守得住，牺牲再大，也要把美帝国主义打趴下！

毛泽东听得眼睛发红：晓得了，晓得了，朝鲜战场，比过去打日本，打老蒋，要惨烈得多了……。我看了战报，出了两个伟大的战士，一个邱少云，一个黄继光。邱少云是在总攻前夕的前沿阵地上，被敌人的燃烧弹烧着了，为了不暴露大部队的埋伏线，他直到被活活烧死，都没有动弹一下；黄继光是为了让战友冲上去夺下敌人的阵地，以身体去堵住了敌人地堡里的机枪眼……，惊天地，泣鬼神啊！这场战争，确是打出了我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威风！新中国基本上是一国之力，跟整个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作战，所以，不论我们付出多大代价，这场战争都是值得的。你彭老总是我们的大英雄罗。对了，秦基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吧？湖北黄安人，黄安战将多，董必武、李先念的老乡。这一战下来，你就不再去朝鲜了，叫杨尚昆替你在中南海找个小院子住。大家住一起，好商量工作。

彭德怀满脑子都是朝鲜战事，他告辞毛泽东后，于当天晚上赶回朝鲜前线指挥所。匆忙中，他忘记了周恩来的嘱托——关于新税制，须请毛泽东听一次汇报。

当天晚上，女医生孟虹又被传唤进来陪伴主席休息时，毛泽东发现小孟虹哭红了眼睛，仿佛这才记起来中午被彭老总闯见的尴尬事。小孟虹也是有意哭红了眼睛给毛主席看，耍娇斗气。大人物关心大事，小人物关心小事。孟虹最担心的是自己被彭总认出来：那是在沈阳高主席府上，和高主席一起，陪彭总吃过一次饭的呀。但从毛主席对她温存依旧、玩娱依旧来看，又可断定，彭总并未对毛主席提及她。也就是说，匆忙中，彭总并未认出她。于是她趁着主席在床上兴致正高时，嗲声说：你呀你呀，中午我是魂都吓掉啦。那么多人保卫着，你休息的地方，怎么就让人一路闯进来了呀？

毛泽东愣了愣，即以手掩了它的小嘴巴。

翌日中午，毛泽东一觉醒来，见孟虹早已收拾干净出去了，便按铃把卫士长传进来，沉着脸说：立即通知罗瑞卿、谢富治、汪东兴三人上山，一刻也不准他们耽误，我有事找他们谈！

命令如山倒。下午三时，毛泽东洗漱、吃喝完毕。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第一副部长谢富治、中央警卫团团团长兼政委汪东兴三人，已经在双清别墅前院接见厅里恭候了。

毛泽东进来时，三人连忙起立，敬礼，之后伸出手去。毛泽东却不耐烦地晃晃手，示意他们坐下，而没有跟他们握手，劈面就说：三位大人，党中央把领袖们的保卫工作交给你们了，也就是把生命安危交给你们了。可你们高官厚禄，锦衣玉食，知道昨天香山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罗长子，你知道不知道？

罗瑞卿连忙起立：听卫士长说过了。彭老总无视中央纪律，擅自闯进来，并直接闯进了主席的寝室。这是无法无天的行为。建议政治局给他处分。防人之心不可无。不然，此例一开，真不得了！

毛泽东脸色发白，很快转青，勃然大怒，手指头直戳了过来，大声痛斥：罗瑞卿！我要处分的是你！还有谢、汪两位！老彭找我报告朝鲜紧急军情，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不管怎样，老彭现在都是大功臣，大英雄！

而你们哪？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们是怎样做保卫工作、怎么执行中央交给你们的任务的？我今天不是说彭德怀同志，我是说，中央主席的住处，困觉的屋子，中央警卫团那么多人在层层把守，怎么让一辆车、一个人一路闯进来了？彭德怀是我的老同事加老同志，对我没有二心。要是出了个李德怀、张德怀，怎么办？也这么一路闯进来？你、你们还敢犟嘴！

对自己的亲信下属，毛泽东很少这样盛怒，这样大发雷霆过。罗瑞卿、谢富治、汪东兴三人虽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罗、谢还曾是著名将领，大兵团司令，此刻却被吓住了，都罚站地站立着，低着头，不敢出声。

毛泽东继续怒斥：你们都成哑巴啦？你们为什么不说话？

罗瑞卿个子高，微微抬起眼睛，恭敬地看一眼毛泽东：主席，您批评得对，是我们三人工作失职，尤其是我犯了严重过失。我们一定深刻检查，吸取教训，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一类的事。

谢富治、汪东兴也低声说：主席，罗部长的检讨，也是我们的检

讨……。

下属检讨了，毛泽东的气顿时消灭了不少：你们每回都是深刻检讨，坚决不改啊！你们查过没有，是谁告诉彭德怀同志找住在香山的？

罗瑞卿说：报告主席，上山之前，我打电话问过总理了。总理说，是他告诉老彭的。朝鲜战争，十万火急，总理讲他不敢不告诉罗。

毛泽东从烟盒里抠出一支云烟，手指仍在发抖。汪东兴连忙给主席打上火。毛泽东深深吸下两口，脸上气色渐次平和下来：有的人一贯四面讨好，八方玲珑……好了，好了，你们都坐下来，都抽烟、喝茶。我火也发了，骂也骂了，气也出了。请你们来，主要还是要同你们商议一下，今后的保卫工作啊！三位以为如何？

风暴过去，罗瑞卿脸上有了微笑，谢富治、汪东兴脸上也有了笑意。

三人之中，罗瑞卿资格最老，军阶也最高，并好读书，素有儒将之称，还是由他先汇报：主席呀，我早就想提议，中央应当列出几条律令来了。比如：第一，任何人要见中央领导同志，包括领导人之间要见面，都必须事先电话通知，并征得对方同意，严禁擅自闯去；第二，无论任何人，强闯主席住地，警卫人员有权对他采取强制性措施；第三，中南海内，禁止非保卫工作人员携带武器或家藏武器；第四，中央主席召开重要会议，中央警卫局干部，有权对出席会议者进行检查，除文件夹之外的一切物品，不准携带进场……不等罗瑞卿第五、第六的说下去，毛泽东笑了起来：罗长子，你这是要在中南海里干什么？搞盖世太保那一套？矫枉过正，形左实右罗！几十年的老同志了，都是一条战壕里共过生死来的，谁还不了解谁？相互间搞那么多清规戒律做什么，一点同志情谊都不讲了？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灵活性的！领导人家里不许有私人枪枝这一条，你能做到？贺龙、高岗都喜欢玩枪，你们不也喜欢玩枪？何况有的还是纪念品吗，朱总司令家里就有好几件这种纪念品，你能去禁止、收缴、取缔？你们还是代表中央，起草个东西，叫做「注意事项」，提几点建议、要求之类，大家客客气气的，相互提醒提醒，小心谨慎，防止玩枪走火伤人之类，等等。这事，你们去找恩来请示、商量吧。让他出

面办，明白吧？

他比谁都强。好不好？这叫与人为善，外松内紧，懂不懂？你们呀，一个个也都四十出头、五十挨边了吧？打了二十几年仗，进了京城，却脑筋总不够用……。

等毛泽东主席指示完，谢富治才汇报说：主席，中南海内外，相应的几个制度，是要赶快建立、健全起来。

毛泽东问：什么制度呀？

谢富治说：一个是秘书制度，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都配备有机要秘书、警卫秘书、文字秘书、生活秘书，这些秘书都来自各个部门，应当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统一管起来，平日分散工作，但一月半月，应集中起来过一次组织生活，交流工作心得，汇报思想动态；二个是保姆制度，中央领导人家里的保姆，都由中办机关事务局物色、培训、派出，机关事务局也应统一管理，一月半月的，把她集中起来过组织生活，交流服务心得；三个是警卫制度，中央领导人家里的警卫班、排，由中办警卫局派出并管理，他们不是私人保镖，而是直接对党中央负责……。

毛泽东笑了：好了好了，这类东厂西厂事，你们看着办吧。

第七章 孟虹下山高岗上山

说话间已是十二月下旬。

毛泽东的风痛症经过一个多月的针灸治疗，疼痛消除。雪晴的日子，他每天都外出，由小孟虹陪着在山道上散步一至两个小时。深山古寺，鸟鸣林幽，泉咽危石，日冷青松。真是优哉闲哉，有美女诗书相伴，无党政事务缠身，的确过了一段如仙如佛的日子。

高岗进京履新，要求上山拜望，毛泽东很痛快就答应了。

不知出于什么念头，高岗上山的前一天，毛泽东忽然打发小孟虹下山，仍回中南海医疗服务处上班。面对国色天香，他是玩而不迷，淫而不昏。他最看不起南唐李后主，几首淫词艳句固是做得不错，却因终日宫乐歌舞，亡国之音，果真倾国倾城。

小孟虹很有些儿依依不舍。毛泽东抚慰着说：你不过先回一步。元旦在即，我也很快回去的。一个园子里住着，见面还不容易？我也会想你的，你个小才女，小华佗罗。谢谢你针好了我的腿疾。来来来，我给你录一首唐诗，聊表心意吧！

孟虹自是灿然欢笑，波光晶莹。毛主席的字，是真正的墨宝，胜如从前皇上的御笔，对她是最好的奖赏了，以后还可能成为珍贵文物哩。

于是孟虹帮着展纸研墨。毛泽东都不用翻看《全唐诗》，就袖子一卷，边口中吟诵，边挥舞狼毫，铁划银钩地录下李商隐一首七言绝句《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录唐人李玉山句，赠小孟夫子

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岁末

孟虹拍手叫好：主席呀，我可没有偷灵药，跑到广寒宫里去啦，而是夜夜伴随敬爱的领袖……。毛泽东高兴了，重新提笔：好，再给你写一首王维的《西施咏》：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重？贵来方悟希，邀人傅香粉，不自着罗衣。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

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

——录王右丞五言古诗《西施咏》，再赠小孟夫子

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岁末

孟虹下山，高岗上山。孟虹当然不会知道，是因为高主席上山她才下山。

高岗是毛泽东主席此次入住双清别墅后，唯一一位获准前来探望的党政负责人。卫士长也深知高岗和毛主席的特殊亲密关系。高岗被直接领到别墅内院毛泽东的书房兼卧室里。敬礼、握手、寒暄之后，高岗展开了他带给主席的礼物：他本人以魏碑体书写的一幅中堂。

毛泽东满面笑容，连声说好：这回你不送我长白山人参、雪蛤、鹿鞭之类的俗物了，而送我一幅中堂？高大麻子也雅起来了，很好，很好。你这魏碑还写得像回事嘛。你是有才干，学啥像啥。我来念念：

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

——高岗习字，录曹植《求通亲亲表》，颂恩师润芝主席。

毛泽东念罢，却不再称好，而是沉吟着，似乎没有了表情，很难看出他的喜好。

高岗有点摸不着毛主席的意向了，小心地问：主席，是不是有错别字了？请指点出来……。

毛泽东坐回到藤椅里，掏出一支烟来塞到嘴角，朝高岗呷了呷嘴。他知道高岗也是名老烟枪，命其自己动手呢。高岗先不忙取烟，而从口袋里取出个拇指大、黄晶晶外型像手枪的打火机，卡擦一下拧出火苗，替主席点烟。

毛泽东望着那小巧的打火机，笑了笑：高大麻子，都讲你爱玩手枪，连打火机都像，真是走火入魔了。

高岗自己也燃上一支，才说：苏军驻旅顺口的一位将军送的，十四K金的呢，主席喜欢的话，我留给主席了。

毛泽东说：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这大半辈不沾钱，更不沾金银之类，今后也不会。你的这幅字我收下，可没法子挂出来啊！起码在我有生之年，是不能挂的罗。捧的越高，摔的越重，是个辩证法呢。

你的盛情，我心领了。我也送一句古人的话吧！是《后汉书·张衡传》里的句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

高岗脸色通红，一粒粒麻点都突显出白芝麻色来。他赶忙说：主席，你是伟大的谦虚罗。你总是对自己那么高标准，严要求，确是全党全军的表率 and 楷模！主席，请你把刚才那句《后汉书》上的话写给我，我去裱起来，摆在办公桌上，做我的座右铭，用来时刻警喻自己，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好吗？

毛泽东不耐烦地晃了晃手：以后再给你写吧！位尊而德不崇，禄伙而知不博，个别人甚至尸位素餐，是我们许多共产党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通病罗！

话是这么说，毛泽东心里还是真喜欢高大麻子的。恨的是他政治上欠缺周恩来式阴柔圆熟，刘少奇式缜密老道，总是脱不掉身上的那股子山大王气息，锋芒毕露，不加掩饰。高岗是块璞，还需要时间来打磨啊！刘、周同是一八九八年的，比毛本人小五岁，是同代人。高岗却比他毛泽东小出整整一轮，可算个小老弟，也可以算是后生晚辈罗。最难得的，是高岗对自己的绝对忠诚。此一本质上的优点，是谁都比不了的。因之两人之间，几乎可以无话不说，无事不议。

毛泽东对高岗说开了正事：中央准备明年召开党的「八大」和第一届全国人大。筹备工作已交由少奇、恩来他们去着手抓了。这些情况，你都是知道的。上山一个多月，我是以读书、疗病为名，远离市器，闭门谢客，思考问题，一一党政体制，国家机器。现在体制上是有点混乱，何止是一国三公，政出多门！单是中央人民政府属下，有政务院和国家经计委两大执行机关，恩来和你各领风骚。国家经计委被称为「经济内阁」，但和政务院又难脱离干系。加上恩来资格老，人缘好，中央政府的部长们一个个都自动投效到他门下去了。你到中央来，只怕一年两载的也难以施展开拳脚。怎么办呢？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他们提出一个方案，学习苏联老大哥，搞部长会议主席制，对内对外，统一国家行政，以取代目前的中央政府及属下的两大执行机构。如果是这样，谁来做部长会议主席？我是肯定不做的，本人向来

厌于繁缛政务。高大麻子啊，你在东三省干的不错，脑子好，你先来给我参谋参谋，如何？

高岗尽力克制住内心的狂喜，保持住脸上的冷静表情。毛泽东确是向他透露一个前所未有的意向和信息。主席根本不提周恩来和刘少奇，是欲以自己来取代周恩来，做部长会议主席……太好太好了，不忙不忙不忙。高岗丝丝地吸着烟，蹙着眉头，做出一副沉思的样子。不要直奔目标，要先来个迂回作战。主席对周恩来一直存有戒心，是早年在江西苏区结下的梁子，这是毫无可疑的了。对，就先来说说政务院的事儿。对症下药。政务院搞了个总党组，周恩来自任总党组书记。这难道不是在中南海内，党中央内部，党内组党？与中央争权、分权，闹独立性？对，就先说这个。

高岗吸烟，又凶又快。高岗懂得抓要害，打蛇打七寸。

毛泽东却慢条斯理，一支尚未吸完，他第三支已经上口：主席啊，有个事，一直想向你汇报，但一直没有找着机会……。

毛泽东问：什么事？现在不就是机会？少奇、恩来多次提出上山来谈工作，我都没让他们来。高岗说：今年年初，恩来在他的政务院内，成立了一个总党组，周恩来亲任总党组书记，收罗中央政府的各部、委、办第一把手做党组成员，每月开会几次，决定国家大事。这算什么搞法？是不是党内有党？还是想另立中央？中央政府组织法规定得很明确，政务院只是一个办事机构嘛，怎么独立建党组？把中央主席置于何地？主席，你知不知道这事啊？

毛泽东脸上毫无表情，良久，方说：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的成立，是少奇代表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倒是知会过我，没有反对。人要表演，先让他们表演，给演出机会嘛。无非是把我这个中央主席架空，他们大行分散主义，独立主义嘛。就算他们学当年张国焘，另立中央，又有什么了不起？红军是要跟我走的嘛。

高岗扬了扬眉头。这回又号准了毛老兄的脉，戳准了他的痛点。知毛者，我老高也。

高岗将座下的藤椅朝毛泽东身边移了移：主席，许多迹象证明，人家是从大处远处着眼，近处小处着手，把中央权力，一点一点朝自

己手里攒罗。不是有个成语，叫做日积月累，水滴石穿吗？

毛泽东沉静的脸孔开始泛红，目光也顿时锐厉逼人：是的，你提得及时，提得很好。这事，我已不舒服多时，忍着没有发作。这回，我要来个防患于未然，当机立断。过两天回城，下道通知，责成周恩来的政务院总党组解散。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办负责人，只对中央政府主席负责，而不是对执行机构的总理负责。

高岗拍了巴掌：主席一家伙就抓住了七寸、要害了。他娘的，谁也甭想耍弄我们主席。我们党和国家以及军队，只有一位主席、一位统帅，这个观念，这个组织原则任何时候不能变，铁浇铜铸！这话，我可以在下次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请大家讨论。

毛泽东和高岗，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见，同志相从了。毛泽东信赖地望着高岗，说：有个事，我可以告诉你。上个月三号，书记处开了次扩大会议，邓子恢、李富春、薄一波、彭真、习仲勋诸位都列席了。陈云、邓小平本也要出席的，但陈云养病，小平则来京城报了到，又返回西南局交代工作去了。会上，我提出一个经济战略转变问题，一是要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商业，各行各业都应全面地转向社会主义；二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工商业应尽快社会主义化。我说了好一遍。你猜猜什么局面？会上竟是好半天没人吭声，好像我是外星球来的，我的话他们听不懂。后来我只好一名一名的点将，要求他们谈谈各自的看法。第一个是刘少奇。少奇他首先表示赞同，说是从战略眼光来看，是要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只是在现阶段，还是要遵照进城之前，七届二中全会形成的建国步骤、方针，先允许干一段新民主主义，发展城乡经济，把基础打结实些，再全面转向社会主义。

少奇这是釜底抽薪，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第二个是恩来，他主张经济问题，要慎重，刚刚有了点起色，恐怕还禁不起大的折腾，还是应该分阶段、按步骤来进行！你听清楚了吧？好家伙，我身边这一左一右，也可以说是左膀右臂，就给我吃了个软钉子。剩下的人，也都觉得他们比较稳妥，都附合。本主席进城后头次尝到了被人家否定的滋味罗。看来，相当数量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资

产阶级，包括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都是温情脉脉，依恋得很！对于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则意兴阑珊，兴趣缺缺……三日晚上的会后，我决定离开一段时日，躲开他们，上山来思考一些问题。刚好不几天下了场早雪，我就来这里赏雪、疗病了。高大麻子，对这事，你有什么高见啊？

高岗脸膛红红的，早义愤得不得了似的：主席！我真搞不懂，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不搞社会主义，是干什么吃的！不行，不能依了他们。依了他们，咱的革命等于白干了。

毛泽东高兴了，说：好！总算还有个高岗愿与我并肩作战。相信小平、彭真、饶漱石、柯庆施等人也会支持我。你讲讲，我现在该拿身边的两位左丞右相怎么办啊，怎么办？

高岗明白毛泽东主席指的是周恩来和刘少奇。他头一昂，决然地说：主席，你不能被人架空，大权旁落……我说点意见吧。我在东北局主持会议，决议事情，也不是事事顺手，总有掣肘的。但我事先有个估算，今天讨论的这件事，谁们会赞同，谁们会反对？大家看天色，沉默时，我也搞点名。但我先点那些可能赞同的人发言，而不考虑什么资历、职务顺序。

几个赞同的发言下来，不就订下了调子？即便有反对的声音，也难掀起风浪了。所以东北局开会，没有什么事情通不过的。

毛泽东呵呵笑了起来：你是东北王嘛。东北为王，你说了算嘛。到了中央，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家凡事都给你安排下一个顺序，让你就范嘛。

高岗说：主席，要打破顺序。革命是讲不得顺序的。有时连秩序都要破。若讲秩序，就不会有共产党。若讲顺序，那么恐怕现在还是由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他们当家啦！

毛泽东双手巴掌在藤椅扶手上重重一拍：讲得好，讲得透彻！高大麻子，本人领教了。这次上山，就是着重考虑的这个问题，打破顺序秩序，对党政体制来个大的改变，动次大的手术……。我的想法，现在暂时只和你先通通气，也先听听你的意见。实行部长会议主席制，取代目前的中央人民政府及其两大执行机构，我本人的职务也虚起来，

叫做退出一线，退居二线，类似过去的摄政王。但本人无意摄政，只想腾出时间精力多研究些战略理论方面的问题。谁来做部长会议主席哪？你，陈云，邓小平，彭真，都算人选吧！恩来我考虑安排他去管政协，搞统战，兼外事工作，国际统战嘛。少奇则去搞议会，当全国人大委员长。这哼哈二将，……这样安排妥当不妥当？党内通得过、通不过啊？

高岗手头的烟蒂朝烟灰缸里一拧，仿佛已经身负大任了似的，说：主席，中央的事，还不是你一句话？当初不安排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只让他以一名中央政府委员的身分任政务院总理，党内党外不也很闹腾了一阵？那时我正在吉林乡下搞土改反霸，听了这事，就想：恩来呀，也真是太聪明了，自己不便出面，而任由上下左右的人替他出面，咱主席肯定一眼洞穿……。后来，果然还让我说中了。

毛泽东又不耐烦地晃了晃手：你不要扯那么远了。旧事不提。我只问你，除了不说你自己，陈云、小平、彭真三位，你怎样看法？

高岗平日心高气傲，此时却也不敢贸然评论这三位人物。陈云懂经济，资格又老，但身体差，为人太硬，缺乏亲和力；邓小平、彭真二位，可就是毛泽东的心腹爱将了，真正能干事、能撑江山的人。他们跟毛泽东的关系虽然还不能跟自己相比，可以无话不谈，但也是感恩戴德，相当亲密的了。

这回高岗倒是认真想了想。他脑子的确灵泛好使，很快就想出道理来了，得到毛泽东赞赏：主席呀，我就直话直说了吧！陈云同志资格老，威望高，有经济头脑，原则性也很强。他在东北局做过我的副手，从不计较名位，是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同志。他的不足之处嘛，就是做人太过严肃，一天到晚板着脸孔，阴沉沉的。我们东北局的同志私下里相问：你们看到陈云同志笑过吗？都说没有，像个卖牛肉的。他身体也不大好，近年来不是一直在养病，没大上班吗？

毛泽东想起陈云日常板起脸孔那样子，听高岗说他像个卖牛肉的，便笑了起来：是罗，是罗。下次政治局开会，若又见到他板起脸孔卖牛肉，就要问问他，陈大人，是不是大家都欠你三百钱啊？

毛泽东的幽默，引得高岗哈哈大笑。也只有高岗敢于在他老毛面

前，如此放肆、毫无顾忌地大笑。

毛泽东自己也呵呵呵笑个不停。之后，又问：小平、彭真二位呢？

高岗停住笑：人材，人材。主席是伯乐，识千里驹罗。中央对于小平同志的安排，我也要斗胆说上一句。说不中，算我没说，请主席批评。反正只有你和我两人……，主席不是安排少奇同志去搞议会，做全国人大委员长吗？矮个子却是全才，党务、政务、军务都是把能手，很难得的，不正可以派他去取代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吗？有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主席才可以放心啊！听人谈话轻易不点头的毛泽东，这时频频点头：你高大麻子倒是给矮个子安排了一个适当的位置。书记处可以考虑设立个总书记的职务……。

还剩下彭真，彭胡子，怎么样？

高岗继续胸有成竹地说：彭胡子虽然也是老华北局出来的，但他对少奇同志，好像一直有点敬而远之。记得延安整风之前，他就跟我私下说过，在党内，他打心眼里佩服的领导人，只有毛泽东同志，其它人都只配做助手。他不像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那些老华北局的人，对少奇同志奉若神明，言听计从。彭胡子是紧跟主席的……，主席把彭胡子摆在北京市、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是块好钢放到了刀刃上。从来天子脚下，枢机要地，京畿拱卫，最是重要！别人的位置都可以动，就是彭胡子这位置，轻易动不得的。

要在别的场合，换了别的人，在毛泽东面前这样妄议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肯定要予以批评甚至痛斥了。别人谁敢？也只有高岗了。毛泽东眼睛盯住高岗，看了好几眼，才说：你跟了我这么些年，总算对干部有个通盘的考虑了。今后，你对少奇、恩来有看法，可以去找他们本人直接谈，也可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但我不是要你代表谁，你只代表你自己。同志式，相互批评，相互勉励嘛，还是要与人为善，搞五湖四海……。呵呵呵，你看你看，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数来数去，适合做部长会议主席的人选，不就只剩下你高大麻子一个了？

高岗不知是按捺不住内心的窃喜，还是被毛泽东点破了心事，顿成红面关公，脸上那星星点点的白麻粒，又全都惹眼地显现了出来。他咽下一口唾沫，结巴了一下，才表白说：……是主席叫我谈谈看法

嘛，我才掏肝掏肺的全掏出来。其实适合做部长会议主席的，还有彭总、林彪二位嘛。

至于我本人，如果主席和中央把这副担子撂给我，我会勇敢承担，努力学习，随时请教主席，全力以赴的。

不知道为什么，对于高岗提到彭德怀、林彪二位时，毛泽东脸上仿佛掠过一丝不悦。毛泽东看了看手表，笑了笑说：高大麻子，快开饭了啊，我有贵州茅台招待你。你是烟枪加酒桶。暂时谈到这里吧。记住，今天的谈话，只有你、我两人，再没有第三位。中央重要人事，我一个人也不能完全作主，还有个书记处和政治局。你要是透了出去，到时候我可不认账，那你就会吃不了，兜着走的啊！今日北京城，可不是往昔的延安，真的是藏龙卧虎栖凤，同时也鱼龙混杂，乌鸦想充凤凰的罗。

对于毛泽东这告诫，高岗只感到一阵微微的凉意，竟没大往心里去。

他的陕北汉子的粗犷性情，或称为二杆子脾性，毕竟不像多数南方人那样细致，工于心计。他属于感情外露，粗粗粒粒，不拘小节，大刀阔斧那一类。

星期日。还有三天就一九五三年新年元旦。

孟虹本日不值班。她中饭后出中南海北门散步，一路小心谨慎，折向东，过金鳌玉蝀桥，北海南门，沿故宫北沿上的筒子河河堤，见神武门与景山公园南门对峙。过北长街北口，北河沿北口，一直走到王府井大街北口，折向南，总怕有十几里地了吧？幸而大冬天的，头巾围脖长大衣，身上穿的臃肿，并不惹人注目的。在煤渣胡同拐角的一家小杂货店里，她问掌柜的借了电话，试着拨了高大大府上的某个号码。其时北京街头还没有装设公用电话。她知道大大一家是十一月初迁来北京的，住东交民巷八号——一座前清王府大院。正巧她随主席上了香山。已有三个来月没有跟大大见上面了，夜里做梦都想。

电话竟通了，是高大大的贴心警卫接的：我是三妹呀，大大在吗？太好了，太巧啦。是呀，好久不见了，都想你们啦。去请大大，快去……大大！我是三妹，你的三妹呀！想，咋不想？三妹咋能不想大大呀？

电话那头，高大大也是兴奋之极，浑身都燥热起来了。孟虹都想得出来他那猴急的样子。大大告诉她，正巧晚上家里有舞会，都是东北局来的老同事……。你来！参加舞会。都三个月啦。快熬不住了……。没有没有。你不信？见面就知道啦，都攒着哪。

孟虹权衡利弊，颇为犹豫：大大，人多，三妹出不得众吧？

电话里，高岗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也是他本人替三妹立下的规矩，比如不能在中南海内给他打电话，不能一起出席舞会，尽量避免公开的接触，甚至应尽量避免跟东北局调北京的熟人往来等等。但高岗自上山与毛泽东主席促膝长谈，毛主席向他透出意欲以他取代周、刘的强烈信息之后，也就有些踌躇满志、忘乎所以了：不碍事，不碍事。你是东北来的，到东北人圈子里跳个舞，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对了，今天是公休的，下午我没有会议。你人在哪？王府井和煤渣胡同拐角地方？好，你站住不动，立即派车来接你。记住，还是在沈阳用的那辆黑色吉姆。你见到吉姆就上，别的什么都不要问。

五分钟后，果然一辆黑色锃亮的轿车来接走了孟虹。轿车司机什么也没说，她也什么都没问。车窗上挂着浅紫色的帘子，里面看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的。不一会儿，车子便进了一座门口设有双岗的大院。大院里古森森，冬青夹道，湖水结成冰甲，长廊蜿蜒前行，另是一番风景。车子直驶进后院一排古色古香的宫式建筑前。孟虹下了车，即有一名她认识的小卫士来引领她，进了雕梁画栋的朱漆门廊，小卫士只说了一句：首长在保密室等着。

又过一进跨院，小卫士才在一道有人守卫的垂着呢绒帘子的中门停住：你自格进去吧，还有门廊，朝右拐，第三扇门就是。

进了中门，果然又是铺着红地毯的廊子，清静得真是掉下根针都听得见。刚向右一拐，孟虹就被那双她熟悉的粗壮胳膊抱了起来，进了也不知道是第几扇门。她被放到了一张大床上。三下两下，高大大就把她穿的戴的，剥壳鸡蛋似剥光褪净了。

大大，大大，三个多月不见了，也不先说说话儿……。

三妹，三妹，老子什么都顾不得了，老子饿急了！

俺不信。你到哪，不都有人陪？花花朵朵的，少得了？

你立马知道。老子为了你，谁都看不上了，只好拼命工作，熬夜。进京之前，老子走了多少地方，处理了多少事务……。三妹！

果然，大大一反往常，捣腾几下，就完事了。他是攒了很多。

孟虹哭了，使劲咬住大大宽厚的肩头：大呀，大呀，俺信了……。看把你饿成这样，饿得像个小孩……。大呀大呀，俺想替你生个娃儿……。

高大大平静下来，扯上薄单子盖上；傻瓜说傻话。这不就好了？大大对你，是一片真心呀。先前，老子干过就算。自遇上你，就不行，他娘的还专上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小傻瓜，你应当高兴啦！

高兴，高兴！俺也只是想大大……，有时都睡不着觉……羞人哩，羞人哩。

知道，老子还不知道你？喂不饱的小馋猫……。对了，那个人怎么样？我估摸，你是陪他住在山上了。不然我进京快两月，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可我去了，你却连个影儿也不见？

俺下山快十天了。不知道大大会上山。也不知道他为啥突然让我下山。俺只能服从命令。

他怎么样啊？那些方面？包括所有方面。

俺说实话吧……，他学问真大，诸子百家、汉赋、唐诗、宋词，读的那个熟啊，张口就来，提笔就写，你们谁都比不上……。除了看文件，就是读古籍。只是没见他读马列的书。俺大起胆子问过他。他说只读本国的经典，外国的经典，另有一班子人在替他读……。这个，这个啊，他就不如大大了。真的不如。他只顾自己，不管对方。时间也短，也不肯洗身上……大大呀，俺还是离不得你，你却把三妹推到了一个好为难的地方……。现在，俺自格倒是觉着，俺是有点像貂蝉了。

胡说！小傻瓜。你是为了大大啊，大大是为了日后咱俩天长地久……。什么貂蝉不貂蝉，大大成事了，还是只专你一个的。来来，大大又行了。

看你看你……，不动不动，先歇歇。你还没有说说，你上山的事儿。

老子带兵出身，还是要先放炮。干痛快，打胜这一役再说。娘的——大大，又这么快？从前可没这样过。

老子还不是为了你？好了好了，稍息。我送的那幅中堂，他不大喜欢，说挂不出去，反而送了我《后汉书》上的话，什么不患位之不高，而患德之不崇，不患禄之不伙，而患知之不博……来劝戒、警喻我。你和他一起住了近两月，怎么看法？

他是讲原则，也廉洁，吃的穿的用的，都很简单，比大大差远了。作为最高领袖，他显见是个生活节俭的。但好大喜功，喜欢听好话（不能太露骨、太俗气），不喜欢有人唱反腔，这点上，在你们两位骨子里，是一样的……。大大，俺这样说，你不会生气吧？因此依我看，大大的那幅中堂，他表面上不悦，内心里是接纳的。当然挂不挂得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他不能不考虑到各种因素。

小丫头，大大今后不能称你小傻瓜了。三妹，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儿，……有你接近他，常在他身边转悠，大大就好比多了一双眼睛呢。

大大，你还说俺不是貂蝉呢！大大既是王允，又是吕布呢。

胡说！绝对不许胡说。那要犯大错误，掉脑袋的！

大大，俺不懂，你都到了中央，人说你跟总理都平起平坐了。论级别，你是中央政府副主席，总理只是一名政府委员，你名分上还高他半级呢。当然，我们医务处的人私下里议论，政府的实权还是在总理手里，总理说了算。大大，你说你还要成什么事？

三妹，我看你不是犯傻，就是明知故问。这事，老子不信你心里不是镜子般灵亮着。

大大，论语上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啦！

好啦好啦。老子就给你交个底，也好让你心里踏实些……。他有意让我取代刘、周，升到第二把交椅。中央人民政府连同政务院、国家经计委一古脑取消，权力统归部长会议主席，他考虑由我出任……明白了吧？他百年之后，这天下不就是咱一人的了？这事，我只告诉了你。你要藏不住，透了出去，落到了刘、周他们手里，老子可不便出面救你了。

大大，你好像又行了。都吃了些啥子大补偏方？你比他强哩！他一晚上顶多两回，还叫什么短途突击……。你不要吓唬人，好不好？到时我舍身成仁，成全你，行不行？

第八章 丰泽园元旦茶会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主席已经返回丰泽园，两次挂电话过去，都是卫士长小黎接的：报告总理，主席有点累，正在休息呢；报告总理，主席让转告，不劳你跑一趟了，明天下午怀仁堂新年团拜，有事见面说吧。

同在西苑里住着，要见毛泽东主席，竟是有些儿难了。周恩来心里很不踏实。他实在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又惹得主席不高兴，不满意了。上香山住了近两月，一直不让去汇报工作。回来了，从西花厅到丰泽园，步行只有十来分钟，也不让立即去见。可是为明天全国实行新税制的事，他是非见主席不可的啊！政务院《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知》，已经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财经委员会去了，《人民日报》也已公开发表了出来。

为此，还召开了北京工商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听取反映和意见；并特别替《人民日报》准备了一篇元旦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经财政部长薄一波多次修改，自己最后审定，明天一早就见报……。这么一件涉及面甚广的事，毛泽东主席却一次也没有听取过汇报。政务院及财政部曾多次呈送简报、汇报材料，也不知他看过没有？多半没有看过，不然总有几句电报式简洁批示转回来的。

直接闯了去？对，这就去。一天之隔，就算另一年了。今年的事，还是今年汇报，不能留到明年。已经迟误了，很被动了……。过去在延安，在西柏坡，领导人之间见面商量问题，相互都是直接走去敲窑洞门的，何曾需要先电话联系——往往本人不接电话，要通过卫士或秘书，获得同意才能见面啊！自搬进中南海，不过是分别在一座座小院大院里住着，规矩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罗。

周恩来出西花厅，快步向东，过紫光阁下小树林，上小坡，下小坡，一路风快地走到中海西岸上，在知春亭前右转，顺着堤岸人行道南行，却在游泳池旁站下了。两次电话，主席都不答腔，不允诺去见，现在直接走了去，好不好？不妥不妥。这不成了逼迫主席听自己汇报工作？明天要在全国实施的政策，今天才赶来报告，不是强迫主席接

受既成事实，类似强迫签字？主席会吃你恩来这一套？他要是心情不好，是很容易发作的。他一发起火来，是什么难听的话都会吼出来，且是当着那么些卫士、工作人员的面，也不管你下不不得台……。

还是不去为好。去是不智。对了，前些天，公安部长罗瑞卿他们不是起草了一个《关于中央机关政治保卫工作的若干意见》，既详尽，又缜密，送给他修改、审批。为这事，他专门找罗瑞卿谈过一次，问为什么要起草这么个东西，为什么要对中央领导人之间见面作那么些繁琐规定。罗长子才把上个月，他和谢富治、汪东兴被召到香山，为彭老总强闯双清别墅的事，他们三人遭主席痛斥的内情说了出来。噢，原来是这样，很好，很好，我找时间和少奇、总司令他们议议，听听意见，再签发吧。你问以什么名义发文？公安部的名义？是不是有点僭越？政务院的名义也不妥，用中央军委又太大，不对口。我跟尚昆商量一下，中直机关的内部文件，还是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比较好……唉！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彭老总啊，看样子，他那次也根本没有替自己捎上话……自己现在闯到丰泽园去，不正犯着大禁忌？

他正欲转身往回走，却见高岗同志挟着个公文包，从丰泽园北小门上出来，看样子要回他的西楼办公室去。毛主席不肯听自己汇报工作，却有时间一再召见高岗，真正的亲疏分明了。说来有趣，西楼本为中央书记处办公楼，刘少奇的办公室在二楼，高岗的办公室却被安排在三楼，正好在刘少奇头顶上。木地板，有时移动椅子的声音都听得见。一次少奇同志开玩笑：高主席、你可要讲卫生，不要在我头顶上拉屎拉尿啊！不过高岗一般都是在东交民巷八号院家里办公，很少使用西楼三层上的办公室，日常只是放放文件或会议间隙小憩。

高岗眼尖，已经看到了他。他只得快步迎上，伸出手去：高岗同志！家里都安顿好了，真是羡慕你，总是这么红光满面，健壮如牛。小超还在问你夫人李力群呢，说什么时候去拜望你们，再请你们夫妻到西花厅做客，吃个便饭罗。

高岗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一脸踌躇志得的笑容：谢谢颖超大姐。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上西花厅拜望呢。花子搬家三大挑，力群一直在瞎忙……。总理啊，你是再忙，也忙不掉你潇洒气度，还有时间来这

堤岸上散步宽心啊？

周恩来听高大麻子话中带话，但一点不减他的热情语气：这不？三点半在紫光阁有个在京民主人士迎新茶会，书记处委托我出面讲几句。你知道，我是个连轴转，几分钟间隙，办不了别的事，到岸边来走走，歇歇脑子。高主席，有你走马上任就好了，中央政府经济计划一大摊子，二十几个部、委、办、直属局交给你，我在政务院，只管管外事，统战，以及文、教、卫、体，就轻松多罗！

高岗晃晃手：总理，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在中央，我是个新手，两眼一抹黑。用陕北乡下话说，是房无一间，牲无一头，地无一垧。经计委虽说算个跟政务院平行的机构，那只是个名份罗。工交财贸二十几个部、局级单位的负责人，有事没事，还不都得往你那里跑？我老高是个粗人，没有几把刷子，是难揽这个活啊！今后，万事全仗总理多提携、多关照。

周恩来心里一惊，马上想到，一定是主席给他放下话，交下底儿了，脸上却纹线未变，仍是亲切爽朗的笑容：高岗同志，你这一说，恩来就无地自容了。你知道，我是个守纪律的人，中央既已明确分工，今后财政经济建设计划方面的工作，自然是由你全面总负责。我多次向主席提出，高岗同志过去在陕甘宁边区，近些年在东北地区，工农商学，党政财文，行行都干得出色，为夺取全国胜利做出了大贡献，年纪又轻，是位全才，调到中央来做经计委主席，正是大才大用罗。我讲这话的时候，少奇、总司令他们都在场，可以作证。你放心，过了元旦，我会在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议上，跟各部部长、局长们宣布一条纪律，今后凡财经计划方面的事，一律归高主席管，不要再来找我。不管谁来找，我一律不见不听。你看这样，好不好？

高岗看着周恩来，发现周的目光与他的语气一样的诚恳，看来周对自己是畏惧加礼让，心里不禁有些释然和飘飘然了。这次，是高岗伸出手去，跟周恩来紧紧相握：总理，还是那句话，今后有仗你多提携、多帮助，总理还是总理啊！周恩来语调轻松：要说提携、帮助，也是相互的吧！我是痴长了你七、八岁，但论精力、才干，确是大不如你啊！这不是谦虚，是真心话。高主席还是高主席啊！分手时，高

岗热情地邀请周恩来：元月三日晚八时，在东交民巷八号家中有个小型舞会，请总理和邓大姐一定赏光，一定赏光！

周恩来当即高兴地答应下了。从游泳池墙下往紫光阁方向走回时，周恩来心里有些压抑，也很有些感叹：这个高岗啊，年轻气盛，抓权揽权，像名政治暴发户，到了飞扬跋扈的地步，却又不知中南海的海水深浅，天高地厚……。可主席那样器重他，信任他，看来，高大麻子是想做中南海的新主人了。也不一定，前面的路长着、险着呢。从来爬的高，摔的重。

只是今后要跟这样一个人物共事，会相当棘手。且先忍让着看吧，避过锋刃再说。看来还是少奇同志那句关于办公室的玩笑话来得机敏：要讲卫生，不要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啊！一九五三年元月一日下午三时，在怀仁堂大会议厅，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四家联合举行新年团拜。四大机构一千余名局（师）级以上干部，在大厅里围站成两大圈。第一圈内，毛泽东打破顺序，把高岗叫到自己身边，双双挺立。于是毛的右首为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龙云、张治中、章士钊、傅作义、邵力子、章伯钧、史良、章乃器、罗龙基、郭沫若、李德全等等；高岗的左首则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饶漱石、彭真、邓子恢、邓小平、李立三、薄一波、习仲勋、聂荣臻等等。其实仪式很简单，先由军乐团演奏《祖国颂》。军乐声中，行集体三鞠躬礼，恭贺新年新气象，团结进步，身体健康。接下来相互握手致意，皆大欢喜。最后是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照相。

仪式结束，有文艺演出。毛泽东特意走到民主党派领袖们面前，向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等人，一一拱手为礼，并说：请各位看节目，我就失陪了，等过春节时，再来给各位拜年。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纷纷向毛泽东还礼不及。他们虽然不了解中共权力核心的内情，但从近年来的种种迹象看，尤其是从今天领导人的排位来看，中央最高层仿佛正在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

毛泽东转过身去，对恭候在身边的战友们点名说：高岗、少奇、朱总、恩来、董老、林老、彭真、小平、子恢、富春、漱石、一波诸

位，随我到丰泽园喝杯清茶，聊聊天，如何？

周恩来立即高兴地响应：走走走！主席请客，这就去，这就去！

刘少奇边往外走，边不失时机地拉住了高岗的手：高岗同志，家都安好了？听说东交民巷八号院很宽敞？很好很好，比挤在中南海好。我也是尽瞎忙，还没有来得及到你家里去拜望。

高岗亲切地拍拍刘少奇的手背：少奇同志太客气了，你协助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确是太辛苦了。噢，怎么没见王光美同志来团拜？

刘少奇轻轻将手松开。他很不习惯高岗跟人握手的动作，总是双手齐来，使劲又大，像要把人掌握住似的。他从容地从制服口袋里摸出一包大前门来，先让一支给高岗：你也没带李力群同志来啊，级别不够嘛。这下子好了，董老讲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你来走马上任，协助主席工作，我肩上的担子至少可卸掉一半罗。

高岗看不上刘少奇的大前门，而掏出自己的大中华来：来来，抽我这个。我到中央来是主持财经计划的，只怕分担不了你的重任。

刘少奇没接高岗的大中华，仍抽自己的大前门：我还是习惯大前门。

你知道，我家里孩子多，连保姆、奶妈十几口人吃饭，所以抽不起大中华。也是怕上瘾。这人的嗜好，上去容易下来难。能上能下，说说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高岗听刘少奇这一说，心里很不舒服，也就再没接他的茬，而转身和李富春说起东北局某个人的事去了。在中央领导人中，他最讨厌的就是刘少奇，也深知刘少奇貌似忠厚，清廉正直，其实相当奸诈，理论上、组织上都很有有一套，比周恩来更不好对付，令毛泽东主席都常常拿他没有办法。几次去东北视察，也专挑东北局的碴子。今后第一个要扳倒的就是这家伙，真该打他进第十八层地狱。

中共领袖们一路说笑着到了丰泽园北小门。

周恩来快步抢先进到北院通报：蓝苹呀！蓝苹呀！客人来了，客人来了，共是十二位。元旦大节，你个女主人，要好好招待大家啊！蓝苹前些天才从苏联疗养回来，已经恭候在客厅门口。她化了淡妆，一身素朴的列宁装，别有一种风韵。

客厅里，服务人员已作了准备，煮好了香茶，围着一张长桌安放下十多张藤椅。桌上摆着炒瓜子、五香花生米、柿饼、红枣、南桔、蜜柑等。

还有几厅罐装中华牌香烟。客厅一侧，烧着一只红红的炭炉，有长铁皮管子将炭气通往户外，既取暖，又煮开水。

领袖们一一围桌入座。毛泽东再次拉高岗坐到自己旁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心里直犯嘀咕，但脸上却也都看不出什么来。

毛泽东举起茶杯：各位老同事，本人不善饮，以茶代酒，举行个新年茶叙，大家要是不嫌简慢，就请先干了这一杯，如何？

大家都笑了起来，各自干了杯中的茶水。幸而茶水不是很烫，但清香扑鼻。周恩来却跟江青坐在墙下一张双人沙发里，低声交谈着什么，很投机似的。

过了一会，毛泽东温和地发话说：蓝苹呀，你和工作人员都退下去吧！我们是茶叙，边喝边叙，商谈工作，根据纪律，你是不能旁听的。

江青只得悻悻地站起，却又不甚情愿似的：新年大节的，请了大家来，总得有个人端茶送水啊！毛泽东挥挥手：下去下去，端茶送水也用不到你。座中各位，谁年岁最小？

周恩来坐回到朱德身边那为他空着的椅子上来：小平、高岗二位啊！我记得小平是一九〇四年的，比高岗同志还长一岁吧？

小个子邓小平脑子灵活，反应迅速，立即领会了毛主席的意图，站起来说：我来我来，蓝苹和服务员都下去了，我当茶博士，保证茶水供应，不闹旱灾！

说罢，邓小平就快步走去，掩上了南、北两扇房门。

大家又都笑了起来。只有高岗贪嘴，又吸烟，又吃瓜果。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一眼，渐次收敛起脸上的笑容：本人既作了茶叙主人，就先说两句开场白。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就从政务院的什么总党组干事会说起。少奇同志，恩来的那个政务院总党组成立的时候，是你代表中央书记处核准的吧？

周恩来见毛泽东突然提出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来，一时心里打鼓，

六神无主，不知哪儿出了差错。但他脸上表情仍然十分谦恭平静，悉心聆听。

刘少奇也是心里一惊，预感到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事先一点迹象都没有。他旋即看了四周的老同事、老战友们一眼，只见多数人脸上茫然，不知所以。唯坐在毛主席身旁的高岗同志，脸带愠色，像在帮毛主席压阵助威似的。

刘少奇转而坦然地说：是的，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于一年前成立，我代表书记处同意的。恩来说，工作联会性质，为了方便办事，群策群力。记得成立之初，报主席审阅过。是不是现在出了什么问题了？请主席指出来，我们去改正……。

毛泽东的脸已经拉下来了：本人是画过圈圈，至今认账。可是少奇、恩来二位，对于你们搞的这个机构，下面意见很大，反应很不好啊！有的甚至质疑，在中南海内，在党中央内部，党内组党，什么意思？难道不是在向党中央闹独立？搞分庭抗礼？过去，我曾经说过国民党及其蒋总裁：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要是说，恩来的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也是在搞什么小派别，不一定准确，但政务院搞分散主义，有独立意识，总不算冤枉吧？

高岗插话：主席刚才指出的，很及时，切中要害。我要补充几句，关于政务院总党组的问题，第一，它违反了一九四九年九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政务院既为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一个办事机构，并非一级政府，怎样需要成立一个单独的党组？第二，中央人民政府属下，共有三十几个部、委、办，以及直属局单位。这些部、委、办的第一把手都出任政务院总党组成员，而由恩来亲任总党组书记。总党组每月开会数次，决策国家行政要务。这一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就变成政务院外交部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就变成政务院公安部了。依此类推，其它所有的部、委、办、直属局，也都成为了政务院下面的办事机构！中央人民政府还剩下个什么？实际上是被取代了，只剩下块牌子，一个空壳壳！第三，也是最严重的一点，不管是不是恩来同志本人的意愿，政务院总理，实际上已经权力架空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和六位副主席。

高岗的插话，比毛泽东说的更具体，更有理有据，击中要害。高大麻子厉害呀，不可小觑呀，难怪毛主席那样器重他，一路破格提携他，重用他。这回，周恩来确是遇上了一位真正的对手罗。

周恩来如同遭受了一场突然袭击，一时满头冷汗。一向能言善辩的语言大师，竟然语塞，一次又一次的掏出手绢来擦脸上颈上的汗水，一付申辩无词、还手无力的样子，也真叫可怜。

毛泽东环视着老战友、老同事们，想看看大家的反应。大家却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想到新年第一天，一向人缘甚好的周恩来总理就遇上了这么大的麻烦，不是开门红，简直是开门黑了。

沉默了一会，还是刘少奇开了口：我拥护主席的指示，赞同高岗同志的批评。这事，首先是我负第一份的责任。是我在文件上签的字嘛。我没有预见到主席和高岗同志刚才指出的这些问题，的确很严重，架空中央主席权力，违反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是大原则问题，绝对不能允许存在的。恩来呢，我看你也不是存心要这么做，要跟中央闹什么独立性，但要承认这错误，这后果。所以，你呀也不要出汗了，我们执行主席指示，来个快刀斩乱麻，解铃还得系铃人，由你本人出面，明后天就发个文字通知，把你那个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解散，撤销。痛痛快快地说撤销就撤销，不拖泥带水，你想通了没有？主席，高岗同志，还有在座的各位，这事就这样处理了，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脸上露出些许笑意。朱德、李富春、邓子恢、邓小平、董必武、林伯渠、彭真等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只见饶漱石竖起了右手巴掌，直到毛泽东发现他要求发言，他才把巴掌放下。

毛泽东说：漱石同志，你是组织部部长，新官上任总有三把火，有什么高见呀？请讲讲。

饶漱石先看毛主席、高主席，之后望着周恩来说：我只有一句话，建议解散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的同时，主要责任者应当挖挖他头脑里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

高岗很欣赏饶漱石的建议，连连点头：我同意，恩来同志对自己的问题应当有个交代，引以为鉴，对全党高级干部都有好处。

毛泽东沉默不语。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对于周恩

来的事，不应逞一时之快，操之过急。因之，他对周恩来是否应当写出书面检讨，乃至在某种范围的会上作出检讨，未有明确的态度。

坐在对面的董必武朝刘少奇摇了摇头。董必武湖北黄安人，一八八六年生，与朱德同龄。他是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代表会宣布中共成立的十二名正式代表之一，毛泽东则是陪同湖南代表何叔衡而列席了会议而已。因之董必武是中共真正的开山祖师爷了。

刘少奇会意，以手臂轻轻碰了碰朱德总司令。他的这个小动作谁也没发觉。朱总司令德高望重，每到这种场合，总是笑眯眯的，像尊笑面佛，乐于当和事佬：润芝兄，还有高副主席，恩来这次的工作失误，被中央及时发觉，纠正，他本人谈谈认识，我看啊，大家就可以高抬贵手了。毕竟他是我们之中做事最多、最辛苦的人，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罗。至于什么路线问题，就不要扯那么高了吧？路线路线，一扯一大串，恩来这次的事，也还扯不出一大串来吧？毛泽东见朱德以老卖老，给周恩来找台阶下，也就乐得做顺水人情。他笑了起来：玉阶兄有长者风！白玉为阶，恩来可下。本人同意，恩来这些年来，确是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路线路线一扯一大串。至理之言。是不能随便扯出一大串啊。那些李立三、王明等人犯过的错误，我们要引以为鉴。不过，组织部长的建议，亦非空穴来风，保护积极性，暂时不肯定，如何？

大家都跟着毛泽东笑了，之后目光集中到周恩来身上来。但见周恩来眼泪汪汪，咬住牙，拼着力气不让眼泪流出来，一时也就嗫嗫嚅嚅的说不出话。

小个子邓小平一直不停地忙着往各位的茶杯里续水。当他来到周恩来侧后添水时，发觉周恩来的两只手都在微微颤抖，便低声说了句：拿得起，放得下，讲几句交代过去嘛。

想不到毛泽东耳朵尖，高岗眼睛亮，竟发现了。毛泽东问：小平同志，你在和恩来讲么子悄悄话？有话大声讲吵！

邓小平机警，提着水壶直了直身子，坦然回答：两位主席，是恩来的手在发抖，我提醒他杯子端稳，莫叫滚水烫了。

毛泽东奇怪地左右看了看：两位主席？哪来的两位主席？他目光

落到高岗身上，才呵呵笑了：对对对，我忘记身边还有个高主席啊，东北王高主席！

高岗一下子脸膛通红，白麻粒星星点点。他带点愠怒地说：小平同志的玩笑，开得过火了。中央只有一位主席，这是原则问题。

邓小平并不答腔，只是笑着给大家续水。李富春悄悄对彭真说：又一个厉害角色，不动声色，举重若轻，出其不意，又画龙点睛，……都集中到中央来了罗。

这时，周恩来已经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举了举手，之后站起来发言：我拥护主席的决策，接受少奇、高岗、漱石三位的批评。漱石同志要求我从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本人认为并不是上纲上线，而是的确应当如此。本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跟着错误路线跑，执行错误路线很卖力，给党的事业造成过损失。自延安整风以来，我一直不敢忘记自己所犯过的路线错误。同时，我也承认，自己是个守纪律、肯卖力气的人，对于党中央是忠诚的，从没有生过二心。党中央正确我正确，党中央犯错我犯错，几十年一贯制，我恭恭敬正、老老实实承认此一点。关于这次的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的事，当初的确是为了便利工作，集思广益，以收群策群力之效，而没有想及其它。今天主席和高岗同志及时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是党内组党，架空中央人民政府，架空中央主席权力，起到了以政务院取代中央人民政府的恶果，违反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我确是吓了一跳，感到心情委屈。也毫无思想准备。经少奇、总司令、漱石以及在座同志们的批评、教育，我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愿意沉痛检讨，深刻反省，今天回去，我会立即拟出一个书面通知，发给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的每一个成员，宣布总党组干事会解散，机构撤销，今后此一工作方式不复存在。并且，为此事，我愿接受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任何纪律处分，绝无怨气、怨言。

这也是周恩来做人的特点，每次作检讨，都是全线崩溃式，一泄到底，不给自己留余地，也就不给对手留空隙。他检讨之后，也不会立即坐下，就那么罚站似地站立着，仿佛进行自我惩戒。他的这一手，往往使得那些对他意见颇大的人，都觉得他的检讨过分了，可以对他

高抬贵手了。若还再揪住不放，他的同情者就有可能群起，替他抱不平了。

果然，善于掌握政治火候的毛泽东发话了：恩来呀，坐下，请坐下。你不坐下，我和少奇、总司令、高岗以及诸位，就都是陪着你站起来，以罚站的姿势来继续今天的茶叙了。

毛泽东的幽默谈吐，又把大家逗笑了。

周恩来恭敬地向毛主席点点头，确是像个诚恳认错的人那样，规规矩矩坐下来。

毛泽东继续说：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的事，恩来同意立即解散，也作了个口头上的、算得上深刻的检讨，我看事情就到此为止。什么书面检查之类，就免了。重要的是高岗同志提到的，全党高级干部均应引以为鉴。

今天是一九五三年的头一天，开张发市，开门大吉。我们下面还是来扯扯今年要办的几件大事吧？少奇，您是主持日常工作的，要办哪些大事，先说个大概？

刘少奇注意到高岗脸上的不悦，但毛泽东既已定下调子，量他不敢在会上重掀风浪。刘少奇清了清嗓子，条理清晰地扳着指头说：一九五三年，全党全国的几件大事，一是要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展开经济建设；二是筹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至今，已经过去了八年，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我们从打江山到坐江山，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全党每一个党员都要适应新情况，学习新本领，中央也要调整机构，所以召开新的党代大会，不能再拖延了；三是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包括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及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四是调整中央政府机构及其领导人员，统一国家行政；五是结束朝鲜战争。一俟朝鲜和平谈判签约，我志愿军部队即行分批撤回国内，干部转业，士兵复员，投入和平建设。主席，一九五三年，中央抓这五件大事，是去年十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下来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

除了毛泽东之外，其余人都在各自的记事本上把刘少奇所列举的本年度五件大事记录下来。

毛泽东手指哒哒地敲敲桌沿，提醒大家，他要讲话了：五里抽一，我先抽出一件来谈谈。也是敏感话题，葫芦瓜先找硬的掐。关于中央政府机构调整，大家都要动点脑筋。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下面两条腿，一是恩来的政务院，一是高岗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人无两腿不行，中央政府两大机构却是职能混合，界线不清，人事上也有许多重迭。这就给官僚主义、分散主义、文牍主义提供了温床，办事拖拉，相互扯皮，推卸责任、公文旅行等等。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我的两位秘书陈伯达、田家英主持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前些时候提出一个构想，即我们可不可效法老大哥，以部长会议制度来统一国家行政？我想也许可行。老大哥那边，是一国三公，中央一级三大领导机构：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我们可以搞一国五公，五大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部长会议，中央军委，全国政协。当然，有了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全国政协就虚起来了，主要职能就要转向养士、咨询和统战了，可以议政，但不参政。一国五公，说到底，作为国家行政，最重要的还是部长会议，类似西方国家的内阁制。那么，由谁来做部长会议主席呢？哪些人做副主席呢？

刘少奇插话：当然还是由党中央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不可以考虑其它人选。高岗插话：新宪法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为国家主席，毛主席应是当然的国家元首，而不应考虑有其它人选。毛泽东这时也向刘少奇做了个断然否定的手势：不，我绝不可能任此职，做此事。少奇你想拖垮我、累死我呀？我不上那个当。（众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众笑）我建议少奇你也不要做这个主席。那句谚语怎么讲的？不是那金刚钻，不揽那瓷器活。（众笑）恩来和你同龄。总书记更不是熬夜、打疲劳仗之人。本人的想法正好和你们相反，我日后在国家事务上位置，有如全国政协，也要虚起来，只议政、不参政，好不好？

退出一线，留守二线，多钻点理论，多思考一些战略方面的问题。当然不是归隐林泉，吟风弄月，野鹤闲云。至于高岗同志的提议，说

了等于没说，国家主席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投票表决，选出谁算谁，高岗你打不了包票。（众笑）那么，谁来做这个部长会议主席？我想，还是让更年轻一点、精力更充沛一点的同志上场吧。我们年纪稍大的，就在后面看着，扶着，不让他跌跤子，好不好？这里，我提三个人选供酝酿，但不可以外传。有言在先，中央人事，谁传谁走路，决不姑息。哪三个？一个高岗，一个小平，一个彭真。箩里挑瓜，三里挑一，如何？

毛泽东的话，又使与会者大出意料，惊愕不已。高岗除外。看来，毛泽东是执意要排除周恩来了。一时间，一位位人物，表情都木木的，沉默着。被毛泽东点到的高岗、邓小平、彭真三人，更是保持着庄重的矜持。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在党内，向以谦虚礼让、不争名位著称，他应该采取主动，表明自己无意做什么部长会议主席啊！可此刻，他却一反往常，不主动附议，而装作无事人似的，只顾低了头喝茶，嗑瓜子，避免跟毛泽东的目光相遇。

高岗倒是想发言，但被毛泽东以威严的目光所制止。

少奇，新年大吉，不开哑巴会，你向来主见多，谈谈你的高见？毛泽东又点将了。

刘少奇放下茶杯，掏出一支大前门来，含在嘴里，并不点火，说：是个大事罗，没有来得及做认真的思考……。主席说的统一国家行政，一国五公，很重要，切中时弊。党，议会，政府，军委，政协，五大家，条理清晰。党领导一切，没的说；议会管立法，管行政任免；政府管施政，执政，具体办事；军委管军队；政协搞统战。五大机构中，政府是政权实体，施一国之政，其权力，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至于叫什么名字，我看倒不是主要的。名字只是个符号。考虑到我们国家的语言习惯，文化习惯，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我建议不一定叫它做部长会议。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机构名称，人民群众易闹误会，以为它是个政府官员开会的什么地方什么的，也易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搞混……。我们也不宜称什么内阁。国民党政府称为行政院，跑到台湾去了。记得清末民初，曾经称为国务总理大臣，可不可以考虑，称为国务院？

所有的与会者，包括毛泽东、高岗在内，心里都不能不佩服刘少奇的才识卓著，思维缜密。刘少奇外表朴实得像个办事员，不大起眼，肚子里却是有真货色，谈话论事，确有过人之处。

朱德、董必武、邓子恢、李富春等人频频点头：国务院好，国务院名字好，中国政府嘛，还是要有中国文字的特点，念起来顺口，写出来好看。

从毛泽东的表情看，也是中意这一名称的。但他并不公开表示赞同，而环视一周，问：高主席、恩来、小平、彭真、漱石、一波你们诸位哪，有何高见？名称可以多提几个，看看还有没有比部长会议、国务院更好的？

高岗被毛泽东戏称为「高主席」，有些尴尬地说：国务院这一名称是可以考虑。但称为部长会议，也无不可。一来体现领导，二来和老大哥名称统一，便于打交道。第三，我们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外交上是一边倒，大部分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都采用的这一政府名称啦。

高岗的理由实在牵强。周恩来本不想开口，这时他已看清了绝大多数同事的意向，而针锋相对地说：这好像和我们的外交方针扯不上必然的联系吧？中苏友好团结的实质，怎么在于一个名字呢？部长会议是师哲他们几位俄语专家意译过来的，算舶来品，不大符合我们的语言文字习惯，不如国务院这一名称有中国味道，叫起来响亮。当然，究竟用哪个名字，最后由主席来定吧。

高岗脸都红了，白麻粒星星点点。毛泽东看在眼里，担心高岗脾气直爽急躁，跟周恩来口角起来，便接过话头道：暂且给少奇请一功，取名之功。部长会议，恩来说是舶来品，有点挖苦吧？存疑，存疑。到底采用什么名称，不要匆忙订下，但也不能由我一人裁夺。我不是皇上，不搞专制……。当然，如果利用国务院，就只能称总理，不能称主席了，有点可惜，是不是？少奇，谁来做部长会议主席或国务院总理，你也一并说说吧？

毛泽东发现一支大前门烟一直含在刘少奇嘴角，未及点火，便亲自擦亮一根火柴，点了过去。刘少奇不慌不忙的接火。高岗一脸妒意，

怎么掩盖也未能掩盖住。大约也是从此刻起，才明确感到，刘少奇才是他的头号对手。毛泽东还很看重刘少奇，对周恩来则早已兴趣缺缺。因之扳倒周恩来比扳倒刘少奇，要容易得多。

刘少奇连声称谢：主席刚才提到的三位，的确都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才干超群的人……如果考虑到过渡，循序渐进，我建议，第一届国务院总理或称为部长会议主席的，还是恩来比较合适。三位人选，是不是可以从副职做起？副职也可以排个第一、第二、第三嘛。恩来算个领班，做满第一届，就交下去……。

毛泽东有时候简直拿刘少奇没办法，奈何不得。只要刘少奇一发言，就会被他主导了议题走向，并得到广泛的认同。

这时高岗、周恩来都表示要发言。毛泽东发现高岗印堂红亮，眼睛圆睁，知他心里很焦急——毛泽东很不欣赏他的这类表现，急功近利，心气浮躁，不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应有的风范嘛。

毛泽东说：恩来，谦谦君子，你谈谈？

周恩来以他一向具有的遇事不惊、沉着应变的轻松口吻说：我不是当着少奇同志的面说好听的，少奇确是主席的左臂右膀，别人难以企及。但我不能同意他提议的第一届国务院总理人选。事实证明我已经不适宜做此事，不要叫我一错再错了。我拥护主席的意见，在高、邓、彭三位比我年轻些的同志中，选出一位来比较合适。比如高岗同志，以他过去在陕甘宁、近几年在东北地区的政绩，我觉得主席是具战略眼光的。只是觉得还是不要称部长会议主席好，中央出两个主席，容易混淆吗。不如一个主席，一个总理，上下有别，定位明确。小平同志也是顶适合的人选，办事举重若轻，案无隔夜公文，党政军事都拿得起放得下，是位全才。彭真同志也是位难得的干才，适合主持全面工作的。至于我本人，建议中央分派我去分管政协，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适合跟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交交朋友，做做统战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眯缝起眼睛，认真倾听、品味着周恩来的发言。绍兴师爷真是位语言天才啊，听上去像在拥护自己，却处处埋下伏笔。比如把少奇称作本人的左膀右臂，那么我自己的左膀右臂哪里去了？离了刘

少奇我就不成人形了？比如把刘少奇提出由他出任第一届国务院总理，称为「提议」，把我提出的三个人选，则称为「意见」！

高岗却是个粗线条，身上不脱江湖气，听了周恩来的「谦让」之词，便心里窃喜：政协算个屁，空有虚名而已，统战工作更是与权力核心挨不上边。于是面带喜色说：不光是统战，外事也是恩来同志的拿手戏！懂英、法、德、日、俄五种外语的中央负责人，目前党内只有你一位啊！毛泽东望望高岗这个马大哈，言不由衷地笑笑说：外事工作，非周莫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外长一职，恩来是无论如何推辞不掉的。

对面，邓小平和彭真二位在低声交谈，嘀嘀咕咕。毛泽东注意到了：邓政委，有话大声讲。我还没有听到你的高见哪。

邓小平坐正了身子：好，我讲两句，方才和彭真同志打商量，我们以为，从大区上来的同志，缺乏抓全局、全面工作的经验，不宜一步到位，还是从副手做起，分两步、甚至三步到位，比较稳当！

高岗的脸拉了下来。这个邓矮子，怎么能说这个话？要不是毛主席一路破格提拔你，若按着刘少奇的论资排辈，循序渐进，你一名普通的「七大」中央委员，今天做得到二野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不过，矮个子也只能代表他自己和彭真，不能代表高某人。高某人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那天起，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名份上早就高过了周恩来。再以目前的实际职位，周是政务院总理，他是国家经计委主席，同是中央政府属下两大平行机构的第一把手，现在要统一国家行政，改称部长会议也好，国务院也好，周恩来不行了，轮也该轮到他高岗了。这么简单、明了的问题，还用得着讨论来、讨论去的？

高岗高昂着头，他的这番心事，如同写在了他的麻脸上，人们一眼就能读出来。

对于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仍是眯缝着眼睛，未示可否。这时周恩来又举了举手，要求发言。毛泽东不知在思考什么问题，未注意到周恩来的手势。

刘少奇在旁提醒说：主席，恩来先头的发言，被大家插断了，他

好像还想讲几句。

毛泽东睁开眼睛，仿佛从思绪深处缓过神来：好好，话要讲完，愿听端详。

周恩来打开手上的记事小本，看了两眼之后合上，说：去年十月份董必武同志就讲了，调各大区主要负责人进京，加强中央政府的领导力量，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要请客！高岗同志还没有请客呢。我还要加上一句，万马奔腾，万象更新！一马当先当然是指高岗同志，担任了国家经计委主席，还有四马，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也都是国家经计委委员，但行政职务上的分工还没有宣布过。此事书记处早已议决了。今天，除习仲勋同志外，其它人都在座，我建议趁这个机会宣布了，新的一年，大家分头把工作抓起来，新年新气象，开创新局面。

毛泽东望着周恩来笑笑，仿佛比较满意他今天的表现：好，好，恩来务实，建议很好。中央政府机构合并、人事调整的事，一下子也难于搞好。一九五三年的第一天，少奇，你就代表中央，也是代表我这个两边挂职的空头主席，做个宣布吧。之后再研究别的事情。

高岗见毛泽东不让他代表中央宣布此一意义重大的人事任免，而让刘少奇来宣布，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又不便发作。润芝兄啊，做事优柔寡断，两边摇摆，今后不大力促你一把，怕是不行罗。

刘少奇翻阅着记事本，笑了笑说：文件已经做好了，只差主席最后签字发出了，今天没有带来。中央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央政府机构完成统合调整，新的人事任命没有酝酿成熟之前，对政务院的领导班子，输入新鲜血液，增强干部配备，并作出以下分工：周恩来总理分管外事工作，高岗、李富春负责全局经济计划和八个工业部门的工作；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分管铁路、公路、航运、航空、邮电五个部、局的工作；董必武、彭真、罗瑞卿分管司法、检察、公安战线的工作；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分管财政、金融、贸易战线的工作；邓子恢分管农业、林业、牧业、渔业、水利、农村互助合作；彭德怀分管国防、军工；饶漱石分管组织人事、劳动工资；习仲勋分管文教、体育、卫生，并兼任政务院秘书长。以上归口分工，都直接

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或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所指定、委托的副主席负责任。当然，政务院总理也有责任协助中央政府主席做些综合平衡、部门协调方面的工作……。

刘少奇宣布完毕，请示毛泽东：主席，我能记住的，就是这些了。有不准确的，请指示、补充。

毛泽东点点头：少奇记性不差，大致上，就是这些内容了。大家以为如何？如果没有新的意见，就各位一起鼓掌，好么？

尽管多数人对政务院领导班子的充实、分工，心里无不惊讶，但仍然热烈鼓掌，表示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尤其是周恩来，更是感到毛泽东主席对自己越来越疏远、冷淡了。中央书记处原先讨论这次分工时，强调了政务院总理的综合、协调职能，现在却放到无足轻重的位置去了。可怜周恩来，名义上仍是政务院总理，实际上的权力却被分割干净，只剩下外交部部长一项实职了。

掌声落定。毛泽东看了看手表，忽然说：恩来啊，你替我去找找蓝苹，问问厨房里准备了些什么？今天过节，我要请各位吃便饭，喝茅台酒。

回头把徐老、吴老、谢老^①也都请来，大家热闹热闹罗。

①徐为徐特立，吴为吴玉章，谢为谢觉哉，加上董必武、林伯渠，称为中共五老。

第九章 西花厅使出杀手锏

丰泽园的元旦晚宴上，周恩来表现出了非凡的酒量，向席间的每一位都敬上一杯茅台。往往是对方抿一口，他干一杯。第一杯自然是借花献佛，敬了主人毛泽东，第二杯敬了女主人江青，接下来依次敬了徐老、吴老、谢老、董老、林老、朱总司令、刘少奇、高岗、李富春、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诸位。他还特意多敬了高岗一次。高岗善饮，也回敬了他两次，都是痛痛快快的一仰脖子干杯亮底。

毛泽东啧啧连声地感叹：恩来以一人之力，对付我们十五位，真海量啊！洛甫告诉过我，长征路上，红军第一次路过贵州茅台镇，恩来一次干了二十四杯陈年茅台不醉，也算得上一次创纪录了吧！我就不行，只能喝个状元红……。

高岗忽然说：我们总理还有项纪录，每逢患感冒，就让服务员热茅台酒烫脚，据说很有效用。

毛泽东一脸惊讶：恩来果有此事？如此奢侈国家名酒，不可取啊！举座皆惊。又都觉得高大麻子这人不地道，欺侮周恩来欺到了这份上。

周恩来深看了高岗一眼，神情相当尴尬：是的，我承认，是位老中医推荐的土方子，试过一两回，虽然有效，考虑到太浪费，就停止了。高主席真是消息灵通罗，很少有人知道的……。来来，为这个，我要再敬你一杯，今后我们都要珍惜茅台！

朱德、刘少奇两人吃喝得差不多了，离席站在窗边吸烟。

朱德悄悄对刘少奇说：麻子出口伤人，心术不正。刘少奇悄悄对朱德说：麻子到中央，日子难太平。恩来今晚上是借酒浇愁，非醉倒不可。

这时，一向不能喝酒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也向周恩来敬酒，笑嘻嘻地提出喝个双喜，干两杯：喝在肚里，比烫脚踏实啊！周恩来并不在意，像是没有听见饶漱石的挑衅似的：饶部长，你也敢和我干茅台？真是半道上杀出个程咬金了。来来来，难得你挑战，却之不恭，接受你的挑战，干就干，双喜就双喜。

矮个子邓小平也来凑趣，一手端了杯子，一手挟了两支酒瓶，绕

到他们面前说：好好，我来做个评判。总理，你杯里剩下不多了，先换了我这杯满的，没动过的……。

结果，周恩来喝下的是一杯白水，不动声色。邓小平再以两支酒瓶给周恩来、饶漱石二人满上，神不知、鬼不觉的，周恩来杯里倒的是白水，饶漱石杯里倒的是真茅台。周恩来会意，立即抓住饶漱石不放：饶政委，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应当回敬你个双喜罗！上两回去华东局，陈毅、柯庆施都能喝，就你讨饶。来来来，小平同志，给我们满酒、满酒，难得饶政委今晚上豪兴罗！于是，周恩来又喝下两杯白水，饶漱石则又被迫灌下了两杯茅台。紧接着，邓小平自己也上阵，把两支酒瓶交给周恩来做评判，再拉着饶漱石灌上两杯。

当晚，饶漱石是被卫士抱上汽车的，回家后又呕又吐，忙坏了保健医生和护士。也是周、邓联手，略施小计，就把他给摆平了。

周恩来却又是奇迹般的没醉。他步行回西花厅，李富春、邓子恢提出要送他，他挥挥手：不用。你们以为我醉了？我还没有尽兴。之后一边走一边吟诵着李太白的《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唯有饮者留其名……。

回到西花厅后院书房，时间还早。他关上书房门，习惯性地坐在办公台前，想批阅几份文件。眼泪却不受管束，再忍不住了，断线珠子似的，刷刷刷滴落下来。他作着无声的饮泣。长歌当哭，他真要放声大哭一场却不能。家里有值班卫士、秘书和医生、护士。卫士隶属于中央警卫局，秘书隶属于中办秘书局，医生、护士隶属于中央高干医疗保健局，他们不单是替领导人服务，还要对各自的派出单位党组织负责，定期汇报工作。因此他周恩来贵为政务院总理，在家哭鼻子都要注意到政治影响，顾及党的形象，领袖威望，中央的团结和谐。也不能去惊动了夫人小超。……逼人太甚，他们逼人太甚，欺人太甚！搞突然袭击，对，就是突然袭击，令他毫无转圜的余地，撤销了他的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还不够，又通过一纸口头任命，削掉了他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大部分权力，今后他的实职只是一名外交部部长，中央四

十几个部、委、办、直属局，最后只给他剩下个外交部……。

国务院总党组干事会，是一年前经中央批准成立的，经政治局讨论、书记处议决，文件批示，手续齐备，怎么是党内组党？怎么能算作闹独立，搞分散主义？只差没有指我效法张国焘另立中央了！再说，政务院的哪一项重要决策，没有报请中央主席审批？有时为了一项政策的实施，跑三、五次丰泽园都见不到人；政务院近三年来的工作，又有哪一时不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的？怎么是妄图以政务院取代中央人民政府？自己又怎么架空了中央主席的权力？国务院总党组干事会，是党的组织，怎么扯得上违反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如果政务院内不成立党组，岂不又可以说是妄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妄图以政代党？罪名就更大了啊！冤枉，天大的冤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这下子好了，中央出了两个主席，看看这戏怎么唱下去。有戏看，还有好戏看。……高大麻子你一方诸侯好混，到中央来称王，你还早了点，也嫩了点，既然有我周恩来今天败走华容道，也就会有你高岗明日走麦城。不信等着瞧。你新官上任，雄心勃勃，趾高气昂，锋芒毕露。但你起码已犯下两大禁忌：一是你以为毛润芝这人好伺候，好应付，好相处；一是你以为少奇和我这些人无足轻重，是面团，可以任你捏扁圆。你不行，高麻子，作为一名政治家，你还欠着火候，差得远，差得太远。……你要是个懂礼貌、懂深浅、懂厉害、懂尊卑，好共事、好说话、好商量、好往来的人，作为革命同志，我本可以扶你一把，教你一些从政的道理，传你一些处世的心得，劝你收敛锋芒，谦恭廉让、广结善缘，笼络人事，物色贤能，上下沟通，为你日后真正能接上毛润芝的班，打下坚实的基础。可是你不行，你太浅薄，太逞能，在东北称王称霸惯了，升到中央来，急功近利，飞扬跋扈，四面树敌，你恨不能立马取代我，取代刘少奇，爬到党的第二位领导人的高位！你以为捧住了一个人，就有了一切，就所向披靡。

你错了，第一步就大错特错了。可以说，你还根本不认识毛润芝。你跟他亲近了近二十年，可你仍然是个睁眼瞎子。毛润芝是那么简单，能轻易被你认识？从来都是他利用人，而很少被人所利用。你却急欲

利用毛润芝，真是权迷心窍，鬼迷你心窍了！现在是毛润芝效法刘邦、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全国军政，调六大区负责人进京，是效法古代帝王削藩，你连这都不懂？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毛润芝出于对你的偏爱，也是江湖义气，暂时把你摆得比别人都高，你以为别人都那么服气？除了臣服于毛润芝，还要臣服于你？不想看你表演的孰优孰劣？不想看你攀高跌重？有几个人会跟你鞍前马后的拍马溜须？大约也只有一个饶漱石，臭味相投……。

想到这些，周恩来眼里的泪水干了。脚下也仿佛有一股暖气回流。他不觉地掏出一小串自己亲手保存着的锁匙来，挑出其中一把，旋开一个平日很少启用的抽屉。抽屉里躺有一叠叠卷宗。他抽出最底下的一卷。卷宗封皮上不着一字，里边却夹着十来份材料，都是中央调查部以各种方式分派到东北局去工作的人员，写给中央的汇报材料，揭发高岗在东北地区的种种恶行。每份材料他都认真批阅过，并夹有各种记号又随时可以抽去的小纸条。他对其中的三份材料特别重视：一份是东北局党校两名党员揭发高岗诱奸女战士、军医院女护士，花钱奸淫白俄女子，从青年卫士身上吸吮精液以强壮身体等流氓行径；二是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一位干部，揭发高岗无视党纪国法，经常私自与苏方人员接触，谈论党中央人事机密，对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说三道四，妄加评议；第三份是鞍山钢铁厂党委一位负责人，揭发高岗目无党中央、毛主席，在群众集会上公然接受「高主席万岁」的口号。在干部会议上，则多次妄议毛主席只会打仗，只会古诗文，不懂经济，不懂工业，不懂建设。而他高岗，是既懂军事，又懂经济，懂工业，懂建设，是全面之材，短短几年时间，把东北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

够了！够了！老兄，你们快要派上用场了！周恩来合上白皮卷宗，轻轻拍打几下，重新锁回抽屉里去。这些材料，都是老部下李克农、孔原的那个系统，几年来陆续汇集到他这里来的。为避免扩散、丢失，他亲自保存着。几十年来党内斗争的经验告诉他，这类材料，平时不用，形同废纸，一旦启用，则每一页都如同一片寒光闪闪的利刃。对了，前天还有人交来一份最新的材料：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中午二时，一位相貌相当美丽的女青年，在王府井大街与煤渣胡同拐角的杂货铺借用电话，接话的号码是东交民巷八号。几分钟后，一辆黑色吉姆轿车，接走了那名行踪诡秘的女青年。

周恩来明白，这材料来自王府井大街与煤渣胡同拐角杂货铺的「老板」。那是分布在北京城区众多的中央调查部属下的「工作点」中的一个。

「相貌相当美丽的女青年」，被接去了东交民巷八号院，是谁？会不会是她？天呀！

书房门被嗒嗒敲响。周恩来起身，快步去开门。门外站着小超，小超身后是值班秘书和卫士。

小超并不进门，而是问：你没事儿吧？我们以为你又喝醉了，回来半天都没有动静。

周恩来一如往常，笑笑微微：我这不是好好的，能有什么事？你们呀，就好做杞人之忧！

小超说：没事就好，就算我们杞人忧天，多费心了。对了，高主席爱人李力群同志来电话，邀我们三号晚上去她家跳舞，说是老高一再嘱咐了。……我是从不跳舞的，你嘛，工作需要，还是去走一走，打个照面。都说高主席进京，前程无量，你们今后要天天打交道的。

周恩来点点头：是啊，知道了。你不跳舞，也要找时间看看李力群。……三号晚上我是一定会去的。还有什么事？趁困劲还没上来，我还要看几份材料。

小超伸出手指，在他胸口上点了一点：慢点下逐客令。我们不会闯进你这「白虎堂」里去的！

邓颖超把周恩来这书房兼机要室笑称为「白虎堂」，是因为里面的党、政、军、情机密太多，他很少让工作人员进入，夫人邓颖超则从不进入。他每次离开，也总是亲自把房门上锁。只有两片锁匙，他自己掌握一片，另一片则由他的警卫秘书保管。他说：这么做，也只防君子，不防小人。能进入他这书房来谈工作的，只有少数中央机关的负责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则哪怕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张澜、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等人，都进不了这西花厅后院，只能在

前院会客厅见面。

周恩来问：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邓颖超说：尚昆来了，人家在前院客厅里等着你酒醒呢！对了，还有一个孔原。

周恩来脸孔板了一板：你们呀，真不懂事，怎么能让尚昆在前院坐等？中办主任岂是一位闲人？快请快请，直接到我书房来。再有，告诉孔原同志，我跟尚昆同志先谈，之后再请他来谈。

杨尚昆进到周恩来的书房时，周恩来脸带歉意地伸出手去：听说你来了一会啦？我这里的人一个个都是死心眼，以为我每喝必醉。

杨尚昆说：哪里哪里，顶多坐了三分钟。正好孔原同志也来了，顺便聊了聊。是少奇同志路过我门口，跟我谈了谈。你们今天在主席那里聚会的情形，并要我来看看你。少奇同志让转告，他很敬佩你的涵养，几十年来在党内能上能下，能高能低，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周恩来自是心领神会了：谢谢少奇同志，也谢谢你，尚昆。少奇同志是过奖了。恩来不才，但总是愿意接受党中央的考验的。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至于工作上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指出，恩来总是坚决改正，从不含糊的。

不知为什么，杨尚昆好像有心事似的，面带愁容：总理，少奇同志已经给我说了个大概。……有的事，我也不应当插嘴。但有个情况，我必须向你反映，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汇报，他们派去东交民巷八号院执行中央首长警卫任务的人，都被退回来了，根本没让进那院门。人家说，高主席从东北局带来了全套人马，就不劳驾中央警卫局的人员了。

周恩来并不惊讶，只是平静地问：那怎么可以？自四九年进城，中央就立下规定，中央领导人的住所由警卫局统一警卫，原来从部队或地方带来的人马，除留下一名贴身卫士，其余通通退回原单位去。高主席进京，怎么就可以另来一套呢？

杨尚昆摊开双手，一脸苦笑。

周恩来又问：既然出了特殊例子，你们为什么不报告主席？

杨尚昆连连摇头：总理，这类事怎么可以去麻烦主席？只怕我话没说完，他就会发脾气，往外赶人。什么屁事，都来找他，岂有之理！

周恩来点点头：对对，这种事的确不应去麻烦主席，况且主席对高岗同志又是那么的器重和信任……罗部长、谢副部长怎么说？他们二位是公安战线的龙头，也负责党中央的内部保卫工作的。

杨尚昆说：就是罗瑞卿、谢富治两位找我说这事的，他们让向中央反映反映。

周恩来这才眼睛亮了亮：少奇同志和总司令知道这事吗？

杨尚昆说：我报告了，总司令只是苦笑，少奇同志也是什么话都没说。

周恩来说：那好，此事按下不表。东交民巷八号院，就先让他东北局的人马自己去保卫吧。记住，东交民巷八号院围墙外边的事，就是中央警卫局的职责范围了。……还有，这两份文件稿子，是你转上来的，一份叫《关于中央机关政治保卫工作的若干意见》，一份叫《关于中央首长身边工作人员定期集中学习的规定》，你自己看过了吗？我不明白，罗瑞卿、谢富治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么两个稿子？中央领导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老同志了，平日见个面还要设那么多清规戒律？朱总司令他们打了几十年战，家里有几把手枪也是纪念品，还要逐户登记？另外，在领导人家里服务的保姆、医生、护士、秘书、卫士，都要定期归口集中学习，交流心得，是什么意思，会引起误会哟！这些人员到底是组织上派来替首长家里服务、照顾生活的？还是兼着别的任务？大家进了城，住进了中南海，就来搞这一套，像什么话？成什么体统？实话告诉你，尚昆，我现在在家发脾气都有所顾忌！

杨尚昆很少见周恩来说话这么尖锐，词锋激烈。知他是心情压抑，不吐不快，又怕他越说越走题，赶忙插断说：总理，你的这个意思，我也问过罗瑞卿、谢富治二位。他们说，他们也很困难，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上回彭老总回来搬兵，闯了主席在香山的住地。两份文件还是个稿子么，总理心细，可以把它修改得周全些，把话说透彻，避免好像我们也在搞东厂、西厂、锦衣卫之类的机构么？

周恩来拍拍那两份文件稿：按我的意见，根本用不着搞这类东西，

光明正大，坦诚相向，有什么不好？退回去，不用了。

杨尚昆笑了笑，晃晃手：那恐怕不行，总理，听说是主席授意的……。

周恩来身子一震，脸一白，仿佛省悟、警觉到了什么，立即坐正了：我也是想，罗、谢二位挖空心思做这篇文章干什么？到底是主席授意。……明白明白，也好也好，搞这么两个文件，把大家的生活规范一下也好，家里家外一个样，共产党员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心底无私天地宽么。……尚昆啊，这两个文件稿子，诚如你说，文字上是要仔细斟酌，要禁得起时间的考验。要强调，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员，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而不是其它。对领导同志负责和对党中央负责，是高度的统一，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不存在任何分歧。……但分寸很难把握，弄不好就织成一张网，把每个人都网了进去。……好好，我们不谈这个了。

周恩来望着杨尚昆，拍了拍脑门：对了，差点忘了一件要紧的事……。去年十月，罗瑞卿提出从华北军区划出三个师，组建公安军，归公安部直接指挥，去应付那些不便出动野战军的突然事变，他说他已直接口头请示过主席，我就在他的报告上批了同意，但要求他一定要将报告送主席过目，并同时知会国防部长彭老总。这事，不知主席和彭老总有什么意见下来没有？

杨尚昆也拍了拍脑门，说：是有这事。报告是我送给主席的，有两个月了吧，大约一直压在主席那里。

周恩来眉头一蹙：这个罗长子，办事也性急，听讲他已经把三个师的部队划出来了，幸而还没有离开原驻地的营房，不然事情就麻烦了。罗长子要是再问此事，要他直接去找主席……尚昆啊，今晚上我多喝了几杯，你我的谈话，到此为止。个人情绪上头的話，都不作数，不出此门好不好？

杨尚昆站起来，一手紧紧跟周恩来总理相握，一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才告辞了出去。

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孔原进到周恩来的书房时，周恩来已完全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本来于进城不久，毛泽东已将中央调查部收归

自己直接指挥，以牢牢掌控住这个至关重要的党内情报系统。后来发觉中调部的业务也是千头万绪，十分繁琐乏味，技术性又强，就不胜烦扰，一度考虑将其与公安部合并，由罗瑞卿、谢富治二人统一指挥；想想又觉得不妥，即便是对自己最亲信的下属，也应留下一个可以制衡的部门吗。集警、情大权于一身，就又可能出现明代魏东贤、清代和珅、鳌拜式的人物吗。几经权衡，毛泽东便又重颁指示，自己只管大事、要案，日常工作，则仍归中调部的老领导人周恩来过问。是「过问」而不是「指挥」，二者之间的微妙，有关人员自然是心领神会了。

孔原亦是党内的情报高手，其内部的知名度与周恩来另两名老下属李克农、潘汉年相仿。他今晚是应约来向周总理汇报一件具体的业务，因之进门寒暄之后，就打开保密夹报告说：老领导，关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午，在王府井大街与煤渣胡同拐角杂货店借用电话的那名女青年，已经查出来了，名叫孟虹，是中南海高干医疗服务处的医生，二十三岁，未婚，党员，去年六月从吉林省长春工学院附属医院调入……。

周恩来手一摆，打断了孔原例行公事的汇报：谢谢，查清楚了就好，果然是她。你手下的人没有去惊动她本人吧？

孔原说：没有，我敢保证，她本人毫无察觉。

周恩来说：很好。我已调阅过她的档案，经历很单纯，就那么几条嘛。她当天借用过电话后，不是有辆黑色吉姆车接走了么。她去了哪里？什么时候离开的？什么时候返回中南海她的单身宿舍的？

孔原继续汇报：黑色吉姆车是高岗同志的专车，接她进了东交民巷八号院，高岗同志家里。待了大约八个小时。当天晚上，高岗家里有个小型舞会。晚上十时，由另一辆东交民巷八号院工作人员使用的普通吉普车，直接送她回到中南海长街口，从警卫局门口进入，门卫验了她的出入证，有记录。……老领导，我心里有个疑点，可不可以谈谈？

周恩来笑笑：小孔啊，你也是上海地下党中央特科出来的吧？都跟了我二、三十年了，你还有什么话不可以在我面前说的？

孔原神情稍带困惑地问：调查孟虹医生，涉及到两位党中央领导

人。……一旦主席或高岗同志知道了，过问起来，我怎么交代？

周恩来眼睛紧盯住自己的老下级：怎么会有这种可能呢？奇怪了，我看是你自己把问题想偏了。……把孟医生的情况，特别是来龙去脉搞清楚，正是为着主席和高岗同志二位领导人的安全！你不想想，一个年轻女医生，又是那么漂亮，我的几个年轻秘书私下里称她为西苑貂蝉，现在竟然周旋在党中央两位主席之间，你觉得情况正常吗？就以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天为例，她非亲非故的，进入东交民巷八号院长达八个小时，干什么去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在这之前，它刚陪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待了一个半月。……她的行止，难道还不可疑，还不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吗？当然，我绝对不是说她就一定会是个什么什么人。说实在的，在春藕斋我和她跳过舞，聊过天，知道她是位中西结合的医务人才，懂针灸、推拿之后，把她介绍给主席，去治疗主席的风痛症的。但看了你们下面报上来的材料，它出入东交民巷八号院，我才觉得有必要对她的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

……本来嘛，从东北来京工作，去拜望东北局的老首长，也不是什么可疑问的。但我问过她认不认识高主席，她为什么要说只是从东北的报纸、杂志的照片上认识？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撒这个谎话呢？这个美人儿到底有什么来历？毛主席委托我继续过问你们中调部的业务，我就不能不有这份责任心啊！一席话，说得孔原口服心服：老领导，明白了。下一步怎么走？孟虹的档案很完整，也相当单纯、看不出什么破绽。

周恩来扬了扬眉头：档案材料是死的，人可是活蹦乱跳，甚至可能是长袖善舞的罗。她是一九三〇年出生的吧？那么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她十五、六岁了吧？一九四八年东北全境解放时，她已经十八、九岁，考入长春医学院了。那所医学院可有来历罗，上世纪中叶，由美国传教士创办，后被俄国人接管，张作霖接管，日伪时期一度是为伪满洲国皇家医学院，一九四五年被国民党吉林省政府接管，一九四八年底才转到我们手里。对于这样一个单位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吗？没事，大家放心，皆大欢喜。一旦有事，以她现在周旋于党中央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这环境机遇，真叫人不寒而栗呢！

孔原仿佛这才明白了孟虹此人的危险性，警觉地瞪圆了眼睛：那不行！得给她个什么「事故」，让她到医院治疗一段，暂时中断她与丰泽园、东交民巷八号院之间的来往。待我们调查落实她确是清白无辜之后，再让她回来正常上班。

周恩来深望一眼孔原，随即摇了摇头：不可取，不可取，那么个美好的人儿，受得了这个？搞不好弄巧成拙……小孔呀，不到万不得已，凡事不可走极端。我的意思是，还是先到东北去，把孟虹医生的履历实地落实一下，看看有无疑点，没有，最好，大家心里踏实了。但要注意，千万不能去惊动东北局人事部门，包括吉林省委和长春医学院。否则，事情就弄砸了。具体怎么进行，就看你们的神通了。

孔原站起身子，向老领导周总理表示：明白了，保证万无一失，完成任务。这个月底，我正好要去沈阳主持一个保密工作座谈会，亲自去办一下，老领导尽可放心。

第十章 东交民巷八号院

高岗城府不深，工计不精，处事粗泛。对于周恩来，也太过轻看，失于估算了，以为在毛泽东主席的龙虎之威面前，周恩来不堪一击，乖乖就范。

一月三日晚九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出席过文化界知名人士新年招待会，没有返回西花厅，直接赶往东交民巷八号院。高岗家里的舞会已经开始好半天了。高岗夫人李力群一直守候在客厅门口，她知道总理很忙，但一定会依约前来。周恩来一行下车时，李力群立即进舞场宣布：大家停停，大家停停，总理来了，总理来了！宣布过后，李力群又返回门外，挽住了周恩来的手臂：欢迎，总理，欢迎，老高也一直在等着，担心你太忙，会爽约呢。

周恩来则一边走一边表示歉意：对不起，力群同志，真的对不起你和高主席。我迟到了，让你们久等。小超问你好，她不跳舞，改天再来拜望你和高主席……。

高岗已放开舞伴，大大咧咧迎了上来，带头鼓掌以示欢迎。改作舞厅的大客厅响起一派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一手拉住高岗，一手拉住李力群，大声说：继续跳，大家继续跳！音乐不要停！不要因为我这个迟到者影响了大家的舞兴。我还要和高主席聊几句工作。

领导人见面先聊几句工作，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并无实际上的意义。

聊的也不是什么工作，而是你的大客厅真宽大，红木地板，高吊灯，够气派，平日宴客，周末和节假日跳舞，再合适不过；住在中南海就没这个方便，那些小四合院都是小格局，小庭院，采光也不好，白天都要开灯……等等。

很快，高岗陪着周恩来走出小会客室，来到舞厅。立即有好些位女孩子拥到他们身边来，操着东北口音要为总理伴舞。周恩来礼貌周到地请女主人李力群跳第一支曲子。没有乐队，是留声机播放的苏联歌曲《红梅花开》。第二支曲子仍是苏联歌曲《卡秋莎》，周恩来请一

位东北籍的女同志跳。周恩来跳舞，舞步潇洒，姿态高雅，早已是中央机关女工作人员心目中的最佳男舞伴了。说是一次在北京饭店舞会，他见华东局来的陈毅司令员搂住一位女文工团员，脸子身子都紧紧贴在一起，像贴饼子似的，舞相实在不雅，他不顾陈毅的面子，当场发了脾气：陈老总！胡闹台！跳舞就是跳舞，不是其它！我们都要尊重女同志嘛！也是尊重自己嘛！

第二支曲子快到尾声时，周恩来正跟舞伴边舞边聊天，忽然瞥见了奇特的一景：灯光昏暗的廊柱角落，高岗同志正紧搂住自己的女舞伴热吻。

……那女子的倩影好眼熟，孟虹？周恩来脑子里一闪亮，对，没错，是美人儿孟虹，天啊，他们是老熟人，甚至是旧情人了？这样放浪形骸，不注意影响。……小孟虹为什么不出来见见自己？

周恩来只瞥了一眼，就不再往那角落看，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但心里却像倒了一罐五味汁，且夹杂着一种窃喜：好，好，好戏在后头。真的出了个现代貂蝉了。真可惜了，这么一位有学问、有专长，怎么看怎么漂亮的人儿，却混迹在两位主席之间。……不过，或许是自己看走了眼？是另一个模样儿长得像小孟虹的女孩子？高大麻子，你是享过几年艳福来的罗，辽宁的大连、吉林的延吉、黑龙江的牡丹江，都是出美女的地方啊！一支舞曲下来不过五分之来钟。第四支曲子，周恩来是跟自己的一位女秘书跳的。他交代说：曲子完了，我先走一步。你们留下来，不然一大班子人走，目标太大了，迟来早走，扫大家的兴，不礼貌。

第四支曲子一完，周恩来就不动声色地走到李力群身边：真是对不起，我又要先走，还有个小型汇报会在等着。……我就不惊动高主席了。谢谢，谢谢。我还会来的，还会来的。有空，也请去西花厅走走，小超老在念叨着你。

说罢，周恩来快步向门走去，还是有人报告了高主席：总理要走了。

高岗立即赶到门挽留：大总理啊，好不容易把你盼来了，才跳了四支曲子，就又要走？

周恩来于是跟高岗拉了拉手，脸上却有了些凉意：高主席，我失陪了，还有个会。说实话吧，刚犯了错误，主席和你还有其它同志们虽然让我过了关，但心里总是不踏实，所以玩起来也是兴致不高。我不像你，进了北京，如坐春风，事事如意。……请包涵，我下次再来！主席的思想，你比我领会得深，吃得透彻，今后要多多关照，多多帮助啊！周恩来声音很轻，诚恳谦和，甚至有点儿可怜巴巴的。高岗却掩住嘴，以免哈哈大笑：总理同志哥，你那点屁事算啥子？要是我老高，早丢到它娘的外婆老家去了！放心，主席面前，能替你说上话的时候，我会说话的。

周恩来九时四十分离开东交民巷八号院，在座车上微微笑了一路。他现在可以断定，高大麻子不懂政治，又热中于权力，如此下作，走出了一步绝棋。是他自己把自己推到了悬崖边上。当然，还要等着瞧，脓包要让它自己穿。……等孔原从东北回来，情况就了若指掌了。

饶漱石十时半来到东交民巷八号院，饶漱石应约比彭德怀、林彪二位早到半小时。舞会已经结束，高岗的舞也跳得尽兴了，甚至又不时机地把小孟虹拉到保密室去「短途突击」了一次，才放走了。

高岗把中组部部长让进自己的书房。他和饶漱石早就是知根知底，无话不谈的挚友。服务员来上了茶掩上房门退出后，高岗才说了一个小时之前，周恩来来跳舞时诚惶诚恐的可怜相。当然，他也知道，周可能是在他面前演戏，装孙子。此人是从太上老君的丹炉里出来的，从来不那么简单。

饶漱石说：对了，是只老狐狸，诡计多端，又最善于隐蔽，打扮自己！不然，他怎么能从一次又一次的党内斗争中混下来？真正的过五关、斩六将了。我们千万不可轻心，被他的假相所迷惑。

饶漱石长高岗两岁，高岗私下里称之为饶哥。饶漱石则无论公私场合，都尊称高岗为高主席，并已认定：只有高主席才是毛泽东的权力继承者，其它人都不配。比如周恩来，历史上屡犯错误，是个老牌机会主义者；比如刘少奇，历史上多次被捕出狱，诸多疑点。像高主席和他饶漱石，从未被捕过，革命履历清清白白，过硬。

两人敬烟，对火，嚼核桃仁。高岗问：饶哥，你在电话里，说有

事情要单独谈谈，什么好事啊？

饶漱石神秘地笑笑，脸凑近来，放低声音了，才说：我到中组部上任，不瞒你说，头件事，就是查阅了除毛主席、高主席二位之外的其它中央领导人的档案资料，以及敌伪报纸上的有关剪报。安子文那王八羔子，竟说调阅中央负责同志的档案资料要报刘少奇批准。去他的！安子文是刘少奇安插在中组部里的一条狗，他本人就是一九三六年从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的，这个谁不知道？对不起，我直接找到主席那里，主席说了话：你是中组部长，什么材料你都可以看嘛，还要哪个王爷来批准？高主席，许多事，过去忙于战争，道听途说，模模糊糊，现在才有时间、有机会了解详情了。今天我想对你讲的，是从历史上的暗杀事件，来看周恩来的伪君子嘴脸！高岗又惊又喜：饶哥，太好了。你知道，我参加革命后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后又去了东北，对白区地下斗争的情况，真是知道得少而又少，正好你来给我补上一课。周恩来一向风度儒雅，还搞过暗杀？

饶漱石胸有成竹，缓缓吐出一线烟雾来：岂只是搞过，人家还是我们党在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等人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时期，党内搞暗杀的开山师爷，行家黑手。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对我党党员施行白色恐怖，力图赶尽杀绝。八月一日，周恩来策反国民革命军贺龙第二十军成功，举行南昌起义，之后领部队南下广东汕头，以图占领出海口建立根据地，但很快被广东军阀陈济棠击溃，只剩下朱德、陈毅率领一小支人马突出重围，东进粤北，北上湘南，翌年与毛主席的井冈山红军会师。

贺龙逃回湘西老家，重起炉灶。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则解散部队，丢盔弃甲，乘渔船逃到香港，后转往上海。所以说，周恩来在历史上当过逃兵，并不是冤枉他。

高岗嘶嘶地吸着烟，一脸不屑：这些，倒是听他本人在延安整风时有所交代。

饶漱石说：延安整风，新四军是派陈毅参加的，我留在军部主持工作，只是读了些内部通讯。但下面的情况，周恩来恐怕没有向组织交代清楚。一九二八年初，周恩来从香港潜回上海后，在地下党中央

任军委书记，他创立了中央特科，组织了一支地下武装「红枪队」，专门暗杀敌人政要，并执行革命纪律，处决叛徒。以红色恐怖对付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中央特科及红枪队由周恩来直接指挥，特科的负责人还有赵容（康生）、陈云、陈赓等。红枪队的队长则是工人出身的顾顺章，曾为苏联驻华首席顾问鲍罗廷的私人卫队队长。鲍罗廷在广州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当过蒋介石的老师，这些就不说了。顾顺章好武艺，好枪法，膂力过人，实际上是名上海滩的流氓把式，混进了革命队伍。

饶漱石说：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在上海西郊新闻路一幢小楼里，地下党军委会正召开秘密会议，出席者有政治局委员兼农委书记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委员颜昌颐，军委兵运部负责人邢士贞，军委秘书白鑫。周恩来因半道上得到警告，临时改变主意，未能出席。会议开始不久，大批国民党宪兵包围了小楼，彭湃等七人全部被捕，并很快报经南京蒋介石批准，执行枪决。周恩来率领红枪队，决定效法古代绿林豪杰劫法场为劫法场，红枪队须加强火力，经上海黑道朋友牵线，从一位法国商人手中购得几十支崭新的勃朗宁手枪和数千发子弹。

刑场设在上海南郊的龙华。周恩来事先设法将武器运到了龙华附近的一家照相馆。红枪队的好汉们人人都是神枪手，当日化装成小贩、车夫、相士等，混进了法场，并趁围观的人群混乱之际，从照相馆内一人取到一支手枪。刑车开过来了，红枪队员们手中的枪支却未能打响！眼睁睁看着彭湃等四人被枪决。原因很简单，新勃朗宁手枪上的保护脂都未被擦掉……此次事件的叛徒为周恩来的亲信、军委秘书白鑫。不久，红枪队员奉周恩来命令，把叛徒白鑫从国民党宪兵的严密保护网里暗杀掉了。历史却留下了许多疑点：其它出席会议者均被一网打尽，为什么单剩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能在赴会途中得到密报而逃脱？周恩来和叛徒白鑫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关于劫法场的手枪未能打响，指挥者周恩来后来对组织检讨说，是因为太年轻，缺乏经验。……这实在难以搪塞过去。他曾经两次随蒋介石东征，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兼总政治部主任；蒋叛变前后，周恩来领导了两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接着又是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以及转战赣南、粤

东北等等，堪称一名沙场干将了，怎么还能说得上缺乏经验？

高岗气愤地说：白区地下党就尽闹这种乌七八糟的事情。那时的总书记向忠发，就是在一家妓院里嫖妓时，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叛变了革命的嘛！

饶漱石说：周恩来那时有句名言，为了革命事业，不惜当妓女。一九三一年四月中旬，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红枪队队长顾顺章，奉命秘密护送张国焘、陈昌浩两人从上海返回鄂豫皖苏区根据地。完成任务后，顾顺章于四月二十四日转道武汉时，也是在一家妓院里被国民党特务抓获，他立即向蒋介石自首，供出了我地下党中央机关的秘密地址及领导人物的住址。党中央机关及领导人面临被一纲打尽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国民党特务从武汉把顾顺章的招供以绝密电报方式发给南京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时，电报却落在了潜伏在该科的我地下党员钱壮飞手里。钱壮飞立即通知了陈赓、李克农。陈、李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陈云立即组织了地下党中央机关及其人员的大转移。由于顾顺章的家属住在普陀区一所花园洋房，周恩来怀疑顾的家属也知道党的机密，于五月初的一天后半夜，亲自带领陈云、康生、邓颖超、陈赓、李克农等几十名中央特科人员，并买通了该区的黑道组织作外围策应，包围顾的住所，突然闯入，以斧头、匕首、锤子、铁锹等工具（因为不能放枪），将顾全家连同保母、保镖十几口人，一个不剩的杀死，十几具尸体都掩埋在顾家后园里……。

高岗听得眼睛都睁大了：天爷！周恩来还这么凶残过？他从来都是一副有学问、好修养、儒雅斯文、和蔼可亲的模样啊！还有那个人人尊敬的邓大姐。……连孩子都没有放过？都下得了手？真亏他们做得出，老子爷们根据地拉队伍，在战场上跟敌人争高下，拼本事，决胜负！老子赢也赢得光明正大，输也输得黑白分明！冤有头，债有主，老子在陕北、在东北，从来严令部下不得滥杀无辜。从来没有搞过他们在白区的这些下流行径。什么东西，什么玩艺！老子恶心，看不起！

饶漱石继续说：周恩来、康生们的暗杀活动，给党的形象、声誉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得当时一些同情我们的左倾人士、知识分子都对我们侧目，敬鬼神而远之。国民党的报纸、杂志更是泼天盖地般

天天追踪报导顾顺章全家「失踪」案。不久，参加此次暗杀行动的中央特科人员王世德被捕叛变，供出了埋尸地点，带领国民党侦办人员去掘尸。于是，所有的报纸、电台又天天刊登掘尸照片和消息。形象之丑恶、残忍，令普通市民都齿寒，视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为匪类。地下党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经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指示，才陆续迁入江西苏区。……

看看，这几份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同一天的上海申报、时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上刊登的「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高主席，报纸太旧了，我来念给你听：敬启者，顺章于民国十三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动，误入共党歧途，数年来参与机密。鉴于该党倒行逆施、黑幕重重，与本人参加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于本年四月间自动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闭门读书，以求学识之长进。对于共党任何人，从未加以陷害。盖顺章只有主义之斗争，并无个人仇恨之心理，此亦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意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亦被劫夺以去。似此残酷兽行，绝灭人道，实为空前罕有之惨案。噩耗传来，痛不欲生。现已承蒙国民政府悬赏两万元，严缉该犯等依法究办外，顺章特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绝不食言。伏祈公鉴。顾顺章谨启。通讯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

高岗听罢，往脚边的痰盂啐了一口：顾顺章这种叛徒是死有余辜，但地下党中央机关及人员既已安全转移，周恩来为什么还要拿他全家十几口人的性命出气？这是什么样的心理？

饶漱石说：高主席，还有这份，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一日上海《申报》刊登的〈王世德脱离共产党紧要声明〉，我也念给你听听：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党。近两年来充任该党中央特殊工作。因见于该党之倒行逆施，贻害社会，而复惨无人道、自相残杀，乃于前月向国民党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党，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的上海

掘尸案，其告密之人名李龙章者，实即鄙人之化名。因该惨案确为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所为，而鄙人亦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份子，自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将该党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次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党之罪恶……。

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高岗仍然听得怒不可遏，拍着茶几骂道：他们和黑社会、青红帮有什么区别？卑鄙、无耻！他们只能败坏党的名声，败坏革命事业！饶哥，我们怎么能够与这种人共事？而且还想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我看从白区地下党出来的，大都不干不净，没有几个好东西！

饶漱石笑笑说：高主席，我就敬服你的为人，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嫉恶如仇。

高岗问：他们的暗杀活动，一直搞到什么时候才停止下来的？

饶漱石说：顾顺章一家灭门案，引起了当时指导和帮助我党革命活动的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愤怒，下令立即停止暗杀，指示上海地下党中央立即转移到江西苏区去领导武装斗争，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我当时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被派驻在莫斯科。记得共产国际东方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还特别举出，列宁同志的哥哥曾经是位暗杀主义者，几次行刺沙皇未果。而列宁同志是坚决反对暗杀活动的，认为只有整个地、彻底地推翻旧俄国家机器，并建立起有效的工农苏维埃政权，才是革命的正途。后来我回到江西中央苏区，才知道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也是执行列宁主义路线，嘲笑暗杀恐怖活动的：就算你们有本事把蒋委员长干掉了，又能有多大用处？国民党组织还在，各级国民政府还在，数百万中央军、警察、宪兵还在，干掉了姓蒋的，还有姓汪的、姓何的、姓李的、姓张的，你能干得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江山是打出来的，战场上见高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高岗摸了一把下颔：噢——，原来主席这句名言，还有这么具体的针对性。刘少奇那时也是反对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在汉口，就曾经下令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我不打断你，饶哥你接着讲周恩来的历史。

饶漱石说：周恩来一九三一年底离开上海，三一年初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就排挤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跟着王明、秦邦宪跑，批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甚至停止毛主席的党籍，叫毛主席坐冷板凳。所以周恩来是个什么货色，相信毛主席是心里有数的……。

高岗阴着脸，听饶漱石说完，才下决心似的咬了咬牙：饶哥，我看我们要趁热打铁，促毛主席一把，解决周恩来问题。周恩来今年肯定流年不利，旧的麻烦没完，新的麻烦又到。你知道吗？山东分局书记向明同志今天下午来电话，问我新税制的事。他说山东全省新税制实行不到三天，城乡物价飞涨，出现抢购风潮，人心浮动，市场一片混乱。……我告诉向明，要他立即给毛主席写信，用电报发，反映真实情况。实行新税制，完全是周恩来、薄一波二人所为，党中央肯定没有研究，毛主席不知道，我这个国家经计委主席也不知道！饶哥，这回咱等着瞧吧，各省区一告状，市场混乱引起社会动荡，毛主席肯定要动雷霆之怒，他周恩来又有好戏看了！

正说着，高岗的卫士长赵德俊快步进来报告：彭总、林总到了！彭总说，他下午才下的火车，晚上就赶来吃消夜。

高岗、饶漱石立即起身，朝门厅外迎去：快请，快请，两位打天下的大功臣，大英雄！

彭德怀和林彪，一胖一瘦，一强壮一病弱，一粗声大气，一沉静寡言的比肩而进。彭德怀先跟饶漱石打了声招呼，之后问高岗：麻子老弟！半夜请客，有啥子好招待的？

高岗则先跟林彪拉手问候，之后回答彭德怀：彭总，我这里是后方嘛。东北老乡前天托人送来一对熊掌，听说你今天回来，林总身体也好转了，才叫厨房做下了。还有大连鲍鱼炖汤，鱼和熊掌兼得。正好饶哥也在，我们四人共享罗。

林彪脸色苍白，在小客厅沙发上落座，才说：谢谢高主席不吃熟食，还记得我这个老同事。熊掌、鲍鱼大补，彭总、饶部长受得起，我却消受不得，给碗小米粥就可以了。还有，请各位照顾病号，不要当我的面抽烟，行不行啊？

彭德怀也是不抽烟的，笑着说：此项命令请高司令、饶政委执行。

高岗对林彪这种战功赫赫的将领，一向敬重且能迁就：遵命遵命。我们边吃边谈，如何？

林彪今晚情绪颇佳，难得地笑了一笑：还是请高主席先谈一半，吃起熊掌来才心安理得罗！

彭德怀哈哈大笑：大麻子！你和主席那样亲近，一对熊掌，你至少进贡一只嘛。他最近身体也欠安，服务员又年轻漂亮，说不定正需要这个。

高岗正色道：送过，吃了批评，以后就不敢了。主席那软硬不吃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平日最讨厌人家送东西。

林彪说：你送古玩图书，包括秘戏图，他准收。熊掌类嘛，送蓝苹嘛，那婆娘可懂得享受。

饶漱石说：还是林总知根知底。我也听说，蓝苹对饮食的讲究，水平不在周、叶之下。叶剑英在华南局书记任上，天天命粤菜名厨做山海珍席，被陶铸参了一本，毛主席警戒他不要学慈禧太后。卫士进来上茶，给林彪上的是白开水。常来常往的首长客人，习性也都熟习了。

高岗又听饶漱石提到周恩来，忽然想起一件事，便问彭德怀：彭总，周恩来批准罗瑞卿从华北军区划出三个整编师，成立公安军，被主席驳回了，你个国防部长，说说怎么个事？

彭德怀瞪了瞪眼睛，说：这事周、罗办的不合程序，是先斩后奏。老毛问我怎么办？我知道他是要我充炮筒子。我讲不可以，我们不能事事学习老大哥，除了红军部队，还搞什么内务部队，克格勃。我们不搞第二武装，军事要统一，不然容易出麻烦。老毛问，可也不能让解放军去执行公安、警察的任务呀？我讲，可以搞一支公安部队，维持社会治安。但这支部队应由中央军委统一领导，而不应交由公安部长去指挥。老毛同意照我的意见办理。我这做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不又得罪一回人了？老毛还说，恩来这人也奇怪，平日小心谨慎，可让罗瑞卿成立公安军这么大的事，却敢拍板批准。不知恩来是怎么想的？老彭，罗长子你不大喜欢吧？我却是信得过的。这回我依你不依他。另外，你、我以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拟道命令：今后，

凡在首都地区调动一个连的部队，须报军委主席批准，调动一个排的部队，须报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批准；凡在首都以外地区，调动师以上单位部队，须报军委主席批准，调动团以下单位部队，须报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批准。有违者，不管地位再高，资历再老，一律军法处置，决不姑息。

林彪抬手搔了搔光秃秃的头皮，言简意赅地说：还是主席厉害呀，有了枪杆子才有一切，丢了枪杆子也就丢失一切。

饶漱石眼睛里有些冒火似的：我看周恩来也厉害，什么权都揽，这回又差点揽到了军警大权。

彭德怀和林彪不约而同的看了中组部部长一眼。他们和饶漱石交往不深，但知道不是盏省油的灯。饶为什么恨周恩来？高、彭、林倒都心中有数，就因为周恩来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大靠山，而饶和陈毅则自新四军起，一个政委，一个司令员，闹得水火不容，结怨很深。

且回回都是政委整司令员，司令员却没有被整趴下。

彭德怀若有所思，望着高岗：高岗高岗，站得高，看的远。你经常接近老毛，老毛也最信得过你，有什么新动向，新精神，可不要把我们蒙在鼓里，多少透给我们一点子啊？

高岗习惯性伸手去茶几上取香烟，但一看坐在对面的林彪，就自觉地缩回了手，转而捧起了茶杯：朝鲜大局已定，彭老总心情愉快喽！今晚上请你们三位老朋友来，就是要交流交流，相互通通气嘛。今年中央要办几件大事，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的：一是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二是要召开党的「八大」；三是要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是要调整国家行政机构及其领导人选。从去年下半年起，毛主席就考虑到要统一国家行政。也就是说，打算把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政务院和国家经计委合并，成立苏联老大哥式部长会议，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这期间，主席个别找我谈过多次，征询了谁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他没有提到周恩来，恩来看来适合摆放到全国政协去搞统战。前天，元旦新年团拜后，主席在菊香书屋家里主持了一个茶叙，实际上是个书记处扩大会。彭总没回来，林总请病休，都没赶上参加。

饶哥参加了。主席开门见山，首先严厉批评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搞独立主义、分散主义、党内组党，架空中央政府和中央主席权力。主席下令解散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不解散，就连政务院一起滚蛋。周恩来当场做了沉痛检讨，请求处分。接下来，主席在会上提出以部长会议主席制，取代中央人民政府及属下的政务院和国家经计委。关于部长会议主席，他提了三个人选，第一名是我，第二名是邓小平，第三名是彭真。……刘少奇在会上打横炮，提出部长会议主席制不符合我们中国的语言习惯，不如改称国务院，头头仍称总理。有董老等人附和。不管怎样，看来主席这回是下了决心，要把周恩来摆到全国政协去了。我提出来，外交部部长一职，还是周恩来同志莫属。情况就是这样。我把这个情况给彭总、林总通气，也算汇报吧。

高岗话一落音，饶漱石即补充说：主席的意向很明确，是要由高主席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本来嘛，既然周恩来不行了，以高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里的职位，轮也该轮到高主席了。

彭德怀、林彪二位连连点头。彭德怀爽快地说：小高，主席叫你干，你就放手干好了。我这个国防部长可以在下面支持你嘛。

林彪也说：主席要谁干，谁就干，这是党内的规矩。高兄上任，照顾病号就行。

高岗感激地望了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各一眼，继续说：毛主席常找我个别谈话，也是征询意见。我都趁便提出了看法，我们的天下是军队打出来的，军队里文武人才济济。可是现在中央党、政部门掌实权的，大部分是白区地下党出身。包括少奇、恩来在内，他们网罗了多少白区干部啊，陈云、薄一波、彭真、刘澜涛、康生、安子文、蒋南翔、李克农、潘汉年。……所以少奇、恩来二位现在是能一呼百应。而真正为我们党打天下，立下过大功劳的，彭总、林总、刘总、徐总、叶总、贺总，还有罗荣桓、粟裕、张云逸、徐东海、许光达、萧劲光等等，等等，这些年都是养病的养病，挂名的挂名，实际上都是在坐冷板凳……主席当然不高兴我说这些，他有他的难处。但现在，看来是下了决心，要趁这次中央机构调整，有所改变了。

林彪阴沉着脸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吗！

彭德怀没有吭声。因为他觉得毛泽东还是重用他的。

饶漱石说：只有由高主席主持国家大政，才能处事以公，一碗水端平。

这时，高岗的卫士长进来报告：消夜已准备好了，请首长们入席。

林彪忽然阴阳怪气地问：我的黄梁熟了没有？

第十一章 高岗凌驾西花厅

雪上加霜，周恩来最担心的情势——新税制引发全国各地的强烈反弹，如同险风恶浪，朝他扑面而来。

一月八日，毛泽东收到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向明等三人的联名电报信。信颇长，首先汇报了自元月一日起山东全省城乡实行新税制后，引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谣言四起等严重情况，之后问：我们真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和私人工商业之间划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够得到鼓励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以红铅笔把上述一段划上道道，批上一句话：此为画龙点睛之笔，关键要害之处。并顺手批改了几处词语不当。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把此一信件批转书记处成员传阅。他要放一放，听听各地的反映再拿主意。

一月九日，上海市委给毛泽东送来了专递快件。所谓专递快件，有如过去朝代的「日行六百里加急」，只是不用驿马，而改用空军飞机罢了。

毛泽东一看，就知道是陈毅的笔迹。这个陈老总，为什么不署名？信中尖锐地指出：新税制在地方同志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忙出笼，使整个上海市场出现了物价上涨，各界群众蜂拥抢购商品，私商停止公私合营而等待观望，就连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也是思想混乱，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希望党中央、政务院重新考虑这一税制办法。

毛泽东苦笑笑了笑：陈老总你自己也思想混乱啊，怎么把党中央和政务院相提并论？政务院算老几？和党中央并列的应当是中央人民政府啊！一月十一日，东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的一封告状信，送达毛泽东手里。信中揭发：周恩来、薄一波等人在炮制新税制时，对工人同志的意见避而不听，对国营企业的困难和要求，则置之不理甚至

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但是，他们却对资本家的看法奉若神明。报载他们专门召集了北京市的私营工商业知名人士座谈，征询意见，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认真考虑」。果然现在他们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了。仔细地剖析一下新税制，它的任何一条都对资本家们带来极大的好处，而对国营的企业和人民的利益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断言：新税制是周恩来和薄一波等人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产物！

对于东北人民政府的这封信，毛泽东仔细读了三遍，却没有做下任何记号。一时觉得它很对自己的胃口，一时又觉得它有些越位、出格，越俎代庖吧，给周、薄两人做了政治结论。恩来啊，命你做个政务院总理，你究竟想干些什么？去年秋天，你不把我这个中央军委主席放在眼里，擅自批准罗瑞卿摆脱国防部，成立公安军，幸而被彭德怀打了回票，事后本人宽宏大量，没有处分你；今年新岁伊始，你又不把我这个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放在眼里，不请示，不报告，擅自和薄一波在全国推行新税制！现在全国各地的告状信都到了我这里，犯了众怒，我看你怎么收场？到时候，只怕我想帮你的忙，都帮不上罗！

一月十三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请示说：鉴于市场混乱，物价波动，人心不安，应当暂时停止执行新税制。

为什么财政部要匆匆忙忙推行新税制呢？我看制定者的指导思想就不对头。我听薄一波讲过，「三反」、「五反」后，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而在税收上把他们和国营企业区别对待，势必挤了他们。资本家躺倒了，对经济发展很不利，云云。现在看来，总理和财政部都是采纳了他的意见。

毛泽东听着彭真的电话，压抑了好些天的无名火，终于发作了出来，愤恨地桌子一拍：这两个混账东西！他们不是想把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而是想拉向右转，把中国过渡到资本主义去！事涉全局、方向的大事，竟敢不和我商量，也不开会研究，就擅自发表法规性文件，这不是无法无天，要搞独立王国又是干什么？

正在值班室处理文件的毛办主任胡乔木，听毛泽东在电话里大发雷霆，不知出了什么事，立即约同主席的生活秘书蓝苹，一起来到毛

泽东的书房，见主席已经放下电话，仍然满脸怒容，坐在藤椅里生气。

毛泽东见二人进来，劈面就问：政务院公布新税制，恩来、一波他们事先有过请示、报告之类吗？

胡乔木、蓝苹几乎是异口同声回答：没有。我们是从元旦那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的。

毛泽东眼睛逼住胡乔木：真的没有？他们是霸王硬上弓，一意孤行？

胡乔木迟疑了一下，回答：没有收到过正式的请示报告，只是收到过一般性的「工作简报」。这种「工作简报」，三十几个部、委、办机关各办了一份，每旬一期，每月共有一百来期，实在读不过来……我在中央办公厅那边也看到了各地打来的许多急电，反映新税制所引发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我也是奇怪，这么重大的事情，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工作的人，事先竟毫不知情。

毛泽东咬了咬嘴唇：你们算老几？连我这个中央主席，人家都没有放在眼里！你们现在看到了吧？我元旦那天批评有人架空中央，搞独立王国，不是空穴来风了吧？有朝一日我患了病或是退了休，他们不把我鞭尸扬灰，才怪呢！

蓝苹却暗自替周恩来捏着一把汗，而从旁劝解说：老板，别生这么大的气，伤了身子。……是不是先派人调查一下，把情况摸清楚再说？

毛泽东瞋了婆娘蓝苹一眼，仿佛在责怪她这种时候还在替周恩来打圆场。他把目光转向胡乔木：北乔，你替我找到高岗，我有话问他。

胡乔木立即拨通了高岗家里的保密电话，把话筒递给毛主席。他和蓝苹本欲退出，毛泽东却示意他们留下：是高岗吗？现在和你谈个事。……我身体还好，只是睡不着啊！北京这个千年古都，西苑这个皇家园林，阴气重，鬼魂多，不好住么！我问你，你身为国家经计委主席，执全国经济大权的人物，知不知道政务院和财政部在全国推行新税制的事情啊？什么？你也是从《人民日报》上读到的消息？事前毫无所知？从没有开会讨论过？岂有此理，胆大包天！人家不把我这个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放在眼里，更不会把你这个国家经计委主席放在

眼里了。听着，现在我委派你去找周恩来大人谈话，让他把情况向你汇报清楚，你再来给我汇报！对，是我委派你去找他谈话，你是中央政府副主席，他是政府委员兼政务院总理，你在职分上也高过他，他有什么了不起？他既然目中无我们，我们也可以目中无他！当然，我委派你去，还是要作同志式交谈，不要剑拔弩张……。

毛泽东在电话里发作了好一会，仿佛气静了些。放下话筒，见胡乔木、蓝苹仍在等候他的指示，便叹了口气，说：好吧，接受蓝苹的提议，就派你们二位下去摸摸情况。北乔你去财政部，蓝苹化个名，以中办调研员的名义，去税务总局。注意保密。你们去召集有关的座谈会，只带耳朵听，免开尊口，作好记录，明白不明白？另外，你们不许给周、薄二人通风报信，去表示什么关心、爱护！这是工作纪律。这次我倒要看看，死了张屠夫，我们吃不吃活毛猪。

高岗放下电话，兴奋得手脚都有些微微颤抖。受毛泽东主席委托，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名义，找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个别谈话，听周恩来汇报工作；而且是让汇报在全国各地惹下大乱子，遭到强烈反对的新税制问题。

不过，高岗还是做了几个深呼吸，平稳住了自己的躁动情绪，并很快想好了自己应持的态度、分寸。既是毛主席的重托，意义不同寻常，自己就不能太过爱憎分明，而应心平气和，不亲不疏，不亢不卑，少说多听。

毕竟不是自己个人与周恩来有什么意气之争，而是以毛高为一方，以刘、周为另一方的党内路线之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与建设资本主义的中国之争，大是大非，水火难容。当然，党内问题嘛，最好能以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思想批判与斗争的方式来解决，不必闹到你死我活、图穷匕首见的田地。

高岗叫通了中南海西花厅的电话。周恩来一听是高主席受毛主席委托，代表主席找自己谈话，连忙恭敬地说：高主席啊，有时间，有时间的，我知道事情很重要，不然主席也不会劳动你出面的。我马上到你办公室来。……你现在是在东交民巷八号？还是在西楼办公室？

高岗觉得还是自己跑一趟西花厅比较好。得理也饶人，姿态放低

些，免得日后遭人议论，留下话柄。看来自己取代周恩来只是早晚的事。何况自己还从没有到访过西花厅呢。他不禁想起来一句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倒要看看，堂堂政务院总理大人的住处连同办公室，是个啥模样，适不适合日后自己入住……同时，他耍了个心眼，答应周恩来，一小时后到西花厅见。

高岗却提前半小时，到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院外下了车。正好遇上邓颖超在院门口送客。客人是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孔原。孔原见了高主席，赶忙上前握手致候，脸上表情不大自然，甚至有些尴尬。高岗大大咧咧的，只当没有察觉，跟孔原拉了拉手，就放过了，转身去同邓大姐握手，问好。邓大姐欲传工作人员去后院书房通知周恩来，却被高岗止住了：大姐，不可以，不可以。总理那么忙，早听说工作节目是以五分钟为一单元安排的。我是特意提前了半小时，来看看大姐，顺带参观西花厅嘛，李力群也一直叨念着要来拜望的。

邓颖超见高岗说的热情，便拉了高岗的手，进了院门。前院不甚宽阔，青砖铺地，面南一溜廊房，是接待室，警卫值班室，秘书值班室，会客厅，文印室。靠西墙是一条通往后院的甬道，两旁植有半人高的冬青灌木，修剪得两堵绿色的矮墙似的。矮墙上积雪成冰，顶着两长条白色玉冠。

过一座月洞门，景物豁然开阔，见一方数亩大小莲池，环池植有榆柳、梅花。几树寒梅，傲寒怒放。梅花丛中有一小亭，连着廊榭，大约是为赏梅所设。廊榭倒也雕梁画栋，只是油彩斑驳，失修已久。

高岗被邓颖超领着，说说笑笑，绕池一周。高岗见池中没有结冰，只是左一堆右一堆的尽些些污浊积雪，知道池中未曾注水，到了夏天，大约也不会有团团荷叶和芙蓉出浴了。邓颖超看到高主席脸上的疑惑，解释说：自四九年九月我们搬进来，恩来就没让往这池里注水，原先的荷花也早就枯没了。工作人员也提过意见。但恩来说，西花厅是办公的地方，兼做住家，不能再收拾成花园了。你们不想想，那么大的池子，又不和中海、北海相通，要多少自来水才能注满？还要经常换水，不然臭水一塘，滋生蚊虫，是不是？免了这项浪费吧！你们要欣赏莲池荷花景色，可以散步到春藕斋万字廊一带去！靠西墙这块空地，

我以后还想盖个会议厅，请部长们来开会议事，大家也图个近便。

高岗随着邓大姐步上一条北向甬道，行二十几步，进过厅，便是后院了。后院是座典型的四合院，北房五开间，南房五开间，加上东西厢房，四向都有走廊相连。北房的东头两间加过厅的隔墙打通，为周恩来的办公室兼机要室，西头两间为周恩来、邓颖超的卧室；南房的西头两间改建成厨房、过厅及东头两间则为餐室和会客室；西厢房共六间为藏书室和贮物室；东厢房六间则分别为保健医生值班室、保健护士值班室、秘书办公室等，有过厅与东面的政务院办公厅大院相通。但只有办公厅的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等少数负责人可以走这道门。

邓颖超介绍说，西花厅就是这个样子啦，高主席知道，东边的那座大院子，有二、三十个房间的，做了政务院办公厅。恩来说，国家还穷，就这么对付吧，不能兴土木去盖什么政府办公大楼。比起过去延安蹲窑洞，还有西柏坡的那些小院子，这里已经是够气派，也够宽敞的了。

两人正说着，周恩来已经得到值班人员的报告，快步走出书房，抢前几步，跟高岗同志紧紧握手，一面埋怨邓颖超：小超也太不懂事了！高主席到了，竟不马上通知我，虽说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了，不会见外。但小超你知道吗？高主席是受主席的重托，要听我汇报工作来的。

一时，邓颖超脸上有些挂不住。高岗连忙说：恩来同志，是我不让大姐报告的。我提前到了，也是受李力群同志的委托，先来拜见大姐，并参观你们的院子来了。

周恩来亲热地拉住高岗的手，进了自己的书房。邓颖超送至书房门外停下：高主席，我就失陪了，根据纪律，我是从不进他这白虎堂的！高岗哈哈大笑：白虎堂？大姐取了个好名字，好名字。《水浒传》里，不是有一章写的林教头误入白虎堂？

周恩来也是哈哈大笑：高主席，你不是林冲，我也不是高俅罗！都是小超瞎说，我这书房里哪有什么兵符？

等他们笑过，邓颖超问：高主席，你是头一回来西花厅，你们谈

完工作，吃了便饭再走吧？回头我叫车子去把李力群同志也接过来。

高岗却连连晃手：今天不可以，改天再领情。记得在延安时，吃过你们家的红烧狮子头，恩来亲自下厨烧的，印象很深刻。今天我和恩来谈完，还马上要去向主席汇报、交差的。

邓颖超离去，周恩来请高岗坐下。立即有服务员进来敬上龙井茶。高岗注意到，周恩来的这办公书房，虽然紧靠着中南海北围墙，采光不太好，甚至隐隐听得到院墙外文津街上汽车开过的声音，但的确够宽敞，长方形，一头安放着一大办公桌，靠东墙一长溜文件柜、书架；另一头却摆了张乒乓球台，靠墙一排折迭椅。工作累了，可以由秘书陪着打打球，既休息，又锻炼身体。遇有多位部长来谈工作，乒乓球台中间的隔网一撤，几把椅子一摆，可又变成会议桌用。融工作、休息、锻炼于一室，一物多用，周恩来确有他的过人之处呢。

周恩来随手从书柜底层取出一对茅台酒，两只高脚杯：高主席，难得你来我这里一回，我们先喝一小杯吧！我知道你是英雄海量。当然，今天我们只喝一小杯。

高岗手捧热茶，笑着摇摇头：恩来同志！你还有在办公室喝酒的习惯？老毛子、老大哥他们才来这一套。我倒是想吸烟。听说你这办公室不让人吸烟，有块「请勿吸烟」的告示牌，怎么不见了？

周恩来忙说：高主席，你是稀客，可以吸，可以吸。是有块告示牌，听说你要来，我把它拿掉了。来来来，给你点火。主席吸烟，我也是常常给他点火的。

高岗燃上烟，嘶嘶地猛吸上两口，才说：我们谈工作吧！你知道，主席派我来，想听你谈谈。有关内容，你心里有数了吧？

周恩来见高岗竟是一副居高临下，王命在身的嘴脸，心里不禁泛起一阵厌恶。他转过身去，把酒瓶、酒杯放回书柜去，掩好柜门，回转身子来时，脸膛微微泛红，眼睛也已是湿湿的，声音也有些发哑：高主席，主席是派你来了解新税制的事？主席发了很大的脾气？高主席，你要一如既往，帮助我、指教我啊！我比你痴长了七岁，政治上却远不如你成熟。……特别是今年，我周恩来是流年不利，流年不利，一再犯错，犯严重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啊！中央办公厅杨

主任他们，把各地的告状信、电报、动态反映，及时通报了我，我是如坐针毡啊！高主席，你可要高抬贵手，拉一把，帮一把啊！高岗见周恩来竟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路说开来，已是脸色苍白，额头冒汗，嘴唇哆嗦，眼睛含泪，语带哭腔。一时，心里有些儿怜悯。看来，周恩来是个明白人，政治生涯已经进入死巷。……转而想想，又觉得不对，周恩来的这副表情，也来得太快，太富于表演性了。说变就变，真有如川剧演员的舞台绝招「变脸」。此人绝不简单，历史一再证明，他是很难被弄垮而下台的。听讲他十几岁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是个出色的演员，还是男伴女装，走的梅兰芳路线。

任周恩来高主席长、高主席短的说千道万，高岗不动声色，语气平缓，却语带双关地说：恩来同志！过去在战争年代，国共谈判的艰难时刻，你都能临危不惧，历险不惊；今天是和平时期，就算工作中出了什么大的偏差，总不至掉脑袋吧？何况事情也还没有闹清楚，更应头脑清醒，实事求是，冷静对待嘛！

周恩来抬起了泪眼，以手绢揩着。高岗的话，无异于政治训示。他一副无言辩解、疲乏无力的样子，企望高主席进一步的指示。

高岗却不吃他这一套，直截了当地说：恩来同志，从年龄到资历，你都是老大哥，又是总理。你知道，我这趟来得不轻松，受主席指派，来听你谈谈新税制的来龙去脉。放心，我也不记笔记，不作评议，听过之后，回去向主席做个口头汇报，就算交差。我们痛痛快快，竹筒倒豆子，有啥说啥，好不好？

周恩来放下手绢，喝口茶润润喉嚨，才说：高主席，你知道，我是一向敬重你、服从你的。你是中央政府副主席，我是政府委员，就算不是主席派你来，我一名中央政府委员，也有责任向你汇报工作的。……我承认，新税制的事，是我和薄一波办得匆忙、冒失，给中央闯下大祸了。我要负首要的责任。事情源起去年六月，财政部长薄一波几次找我诉苦，说国家财政吃力，入不敷出，办事捉襟见肘。三年朝鲜战争，倾尽全国财力。

我说，那就遵照主席的有关指示，开源节流吧。薄一波说，节流无多少文章可做，从中央到地方，干部基本上还是供给制、半供给制，

每个月只给那么几十斤大米，再加上那么十来块钱的零花钱，中局级干部也只有个中灶、小灶之别，日子已是够清苦的了，还能榨出多少油水来？只有开源一途可行。高主席，你长时间担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就主要指望个税收和贸易盈余？薄一波和我，于是就在税收上动开了脑筋。也是一波同志，山西汉子会理财。他提出来，一九五〇年，国家为了扶助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商业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工商业，连续颁发了多个文件，给予各种免税、减税的优惠。自然，国家的税收就落到了全国城乡的民族资本家企业及私营工商业者头上。高主席你知道，「三反」、「五反」下来，虽然惩办了不法资本家，可也难免波及到私营工商业者。如果再在他们头上征收重税，必然导致一些工厂商店关闭，工人失业，引发经济全面性萎缩，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据薄一波他们调查研究，各地的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普遍存在钻国家政策空子的现象，利用国家给予他们的各种税利减免优惠，严重偷税漏税。单是商品批发税一项，经他们把商品批发给私营工商业者，每年就漏掉了国家的十几个亿，卡了国家的脖子。钱，他们不是用来搞了职工福利，就是盖了楼堂馆所。所以薄一波他们提出来，国家已经政策支持了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如今他们站住了脚跟，并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营利已相当庞大，再不能让他们钻国家政策的空子，变着法子偷税漏税了，肥了小集体，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应当也让他们对国家财政有所贡献，统一全国税率，实公、私工商业一体收税。

听到这里，高岗忍不住点了点头，并插话：你说的情况，我在东北地区早有发现，但没想到其它地区这么严重。对不起，谁敢在我眼皮底下捣鬼，我立即给他调职降职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决不宽息。

周恩来继续说：高主席是党内公认的全才，尤其是理财能手嘛。我敢说，除高主席和中南区的邓子恢、西南区的邓小平少数负责同志，其它大区和省市的负责人，大都是财经马大哈，只会认个国营、私营概念，对具体的经济业务，知之甚少……。去年九月，我同意薄一波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财政厅、税务局长会议，酝酿税制改革。财政厅长、税务局长们倒是很快统一了认识，从各省市抽调一批干员，组成

专门小组，讨论方案，起草文件。因是部属业务会议，按规定，只向中央办公厅报备，而不须经政治局审批。去年十一月初，文件起草出来了。当时，我的确想到过，应当向高主席汇报此事。但我记得你十月份搬家，十一月初出席了政治局会议，又匆匆忙忙赶回东北交代工作去了。我和薄一波也想到应向主席直接汇报。但你知道，主席去年十一月上旬上香山疗养，除了彭总、高主席去看望过他，其它人他一个也不肯见。每次电话里也不愿多谈。我不是抱怨主席，这是实际情况。彭总那次回来搬兵，是自己闯去的，闹得不太好，高主席听说了吧？就是那次，也是托了彭总带话，请他转告主席，新税制的事，我想向主席作一次专题汇报。可是，彭总见了主席，只顾了谈朝鲜战局，和主席商量调兵遣将，忘了我的托付。……到了十二月份，文件几经讨论、修改，定名为《政务院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知》，同时为《人民日报》准备了一篇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财政部提出，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下面趁机做手脚，新税制应当机立断，于新年元旦在全国实行。我同意，签了字，所以文件和社论均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同一天见报。现在闯了祸，我要担头一份责任。

高岗听完周恩来的说明，心情颇为复杂。说实话，从理性上、国家大局上讲，他是同意周恩来、薄一波在税制问题上所采取的新措施。就是换了自己，也会如周、薄他们一样做。一国之下，长期存在两种税制，肥小损大，败坏风纪，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况且，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营工商业、合作工商业在国民经济成份中的比例越来越大，直至占主导地位，国家不向它们征税，反而要国家政策养肥它们，国家的钱从哪里来？那么，周、薄二人错在哪儿呢？错在工作方法上？好心办坏事？

官僚主义，不经广泛讨论，深入调查研究，粗枝大叶，轻率上马？但这一来，周恩来不就又可以轻松过关了？这算哪回事？不可以，不可以。也不符合主席的要求。对了！周恩来这次的错误，要害之处，仍是两点：一是暴露了他支持爱护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打压社会主义国营工商业的路线实质，二是他依然目无党中央，目无政治局，目无中央主席，又一次架空中央主席权力，搞他的分散主义、独立王国！他

的这种错误是一贯的、系统的、不容置疑、无可原谅。

周恩来见高岗听过自己的汇报，一直在闷头吸烟，不肯表态，便说：高主席，新税制的来龙去脉，就是上面我向你报告的这些了。请你给我以批评、教育啊！高岗听周恩来貌似谦恭，却话里有话，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想了想，烟头一掐，直爽地说：恩来同志，你太客气了。什么批评教育，实不敢当。不过关于新税制，你和薄一波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从头到尾没有向党中央、向中央主席汇报过，恐怕不大说得过去吧？去年下半年，政治局、书记处开过多少次碰头会？没有听你说起这事嘛。就算主席去年十一月上旬上香山疗养，不大见面，电话里也不愿多说，但你可以写封信嘛！主席对于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给他的信件，从来都是认真批阅，及时批转的嘛。再说我高某人，中央于去年八月份就宣布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主管中央政府财经事务；我不过忙于工作交接，北京、沈阳两地来回多了几趟，你、我也经常见面，但直到今天我受主席委托来拜访你为止，你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新税制的事嘛！这说明了什么？确是有人目无党中央，再瞒着中央自己干嘛！至少，是先斩后奏，造成局面，分庭抗礼嘛！对了，你和薄一波是不是向少奇同志报告过？如果是这样，就是少奇同志没有及时和主席通气，也应分担部分责任了。

十麻九怪，高岗绝顶聪明，话锋一转，把刘少奇捎带了进来。

一时，周恩来又额头冒汗，眼眶泛红了。他最担心的正是这项罪名，目无党中央，目无中央主席，架空主席权力，与中央分庭抗礼！幸而高大麻子把刘少奇也牵扯了进来。……不管高大麻子的用心如何，此时此刻，多有一人来分担责任，于他周恩来也是比较有利：高主席！我知道，这次的错误涉及全局，十分严重，我十分痛心，愿意接受中央和主席的任何处分。至于少奇同志，我看就不要牵扯进来了。虽说去年十一月，我找他汇报过一次。他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也实在是太忙了，同时抓着几件大事：筹备党的「八大」，筹备第一届全国人大，主持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更重要的，是他领着田家英一班秀才，天天加班加点，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那天，少奇同志没有听完我和薄一波的汇报，就苦笑着打断了我们：这

么具体的经济事务，你们找有关同志去商量着办吧！新的税制正式公布实施之前，最好开一些座谈会，尽可能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高岗看了看手表，觉得谈话差不多了，站起身子，伸手向周恩来告辞，并主动去开了北墙上的两扇窗户，放出满屋子的烟雾。

高岗没让去惊动邓颖超大姐。周恩来一直送高岗到西花厅外院门口，并坚持亲自替高主席拉开座车侧后门，让高主席入座。之后就站在那儿，目送着高主席的座车离去。

周恩来回到内院书房，深深吐出一口恶浊气。他明白事情一刻都延误不得了，按响了传呼铃。值班秘书闻声而入，听候吩咐。他立即通知两个人来见，第一个罗青长，第二个薄一波。先罗后薄。罗青长自重庆时代就在他手下工作，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现任政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兼中央调查部秘书长。

罗青长进来时，周恩来亲自去掩好房门，亲自泡上一杯茶，才返回大书桌，打开抽屉锁，从中拿出一个卷宗的几份材料，给过目，罗青长吃了一惊：高主席？

周恩来平静地说：是东北地区的一些干部、党员，向中央反映高岗同志的不检点行为，压在我这里好久了。其中涉及他妄自非议毛主席、非议中央人事，私自与苏方人员搞非正常接触，泄露党的机密等问题。现在少奇同志主持筹备党的「八大」和第一届全国人大，考虑党和国家的重要人士安排，不能不对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进行一次新的考察。除主席外，包括少奇同志、高岗同志和我本人在内，都要毫无例外的接受党中央的考察。这事，我想来想去，只有派你去东北一趟最可靠、适合。你先去鞍山，后去长春、哈尔滨。利用中调部内部渠道，一定不要去惊动了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记住，此事，你只向我负责，除此没有第二人。

罗青长知道，事关重大，弄不好是会脑袋搬家的。老首长是出于对自己的绝对信任，才把如此绝密、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不过，他还是问了：孔原副部长不是刚从东北回来吗？也是您的老下级呀，为什么不交他顺道办了？东北地区，他比我熟悉呀。

周恩来脸一沉：他？免提了。有的人现在是脚踩两条船了。月初，

我让他去长春医院调查一名女医生的情况，他竟然回来告诉我，无从查起！

你道是谁？就是高干医务处那个孟虹，人称小貂蝉的。此人有来历，已经钻到主席身边去了，你说危险不危险？这次，你一并发去了解一下……。

第十二章 伴君如伴虎

出西花厅，高岗本欲直接去菊香书屋。车子驶近静园南门，他看一眼手表，已近晚餐时间，变了主意，嘱咐司机出中南海，先回东交民巷八号院。他熟悉润芝大哥脾性，晚餐席间，往往是一天之中心情最好的时刻，美食当前，跟人有说有笑，荤素咸宜。而且人多眼杂，也不便交谈工作。

向润芝大哥汇报工作，特别是涉及人事机密等敏感话题，最好的时间是晚上十一时后。那时，润芝大哥舞也跳过了，或是泳也游过了，人也见过、玩过了，可以专心一意的考虑工作了。

这一回，润芝大哥委托自己找周恩来谈话，实在是关系重大。一个最明显的动向，是润芝大哥下了决心，要以他高岗取代周恩来。润芝大哥对于周恩来，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同时，润芝大哥也是给了刘少奇一个强烈信息，党中央主席之下的一切负责人的地位，都不是铁交椅，都是可以替换的。用润芝大哥的话来说，少了哪个张屠夫，我们也不至于吃活毛猪。

今下午找周恩来谈话，高岗的得意之笔，是顺手牵羊，把刘少奇给牵扯了进来。周、薄二人搞新税制，目无党中央，目无毛主席，架空毛主席权力，刘少奇也是合谋者。前台表演是周恩来、薄一波，后台指挥却是刘少奇。可不是吗？周恩来、薄一波推行新税制，实施什么公、私一体平等纳税，目的在于保护资产阶级，保护全国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私营工商业者的利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他们自觉不自觉，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什么现阶段要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开工厂，办实业，繁荣经济，发展生产力，巩固新民主主义新阶段、新秩序，以阻止、拖延我们实行社会主义！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找到周恩来、薄一波们犯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政治路线根源了。妙耶妙耶，老高呀，真有你的！难怪有人说，一般人的十个脑瓜也不及高主席的一个脑瓜好使，姥姥的……高岗想到此处，自我陶醉、自我愉悦不已，差点就要叫出声来，自我表彰一番了。

晚餐时，高岗胃口很好。连干三杯雪蚶壮阳酒。趁他夫人李力群离席时，卫队队长赵德俊连忙趋前，在他耳边说：高总，三妹来电话，想明后天来见您。高岗问：她没说什么事？赵德俊说，三妹大约用的是街上的电话，声音嘈杂，我没大听清楚，只说明天晚饭后，她还会出来打电话。高岗点点头：你替我告诉三妹，若没有要紧的情况汇报，等我忙过这两天，再安排她来会会吧。就说大大也很挂挂她。

晚十一时，高岗来到菊香书屋。身着睡衣、面带倦容的毛泽东半仰半躺在沙发上，也未起身，只是抬手朝旁边的藤围椅指了指，示意他坐下来说话。毛泽东对自己最亲信的人，是从来不拘礼仪小节的。高岗却有某种直觉，嗅闻到一种特定的温馨肉感气息似的。他断定三妹刚刚离去，润芝兄才会如此浑身疲乏，衣冠不整。对了，沙发上，润芝兄的腿边，那方绣有黄玫瑰手绢，不正是三妹遗下的吗？说起来，那黄玫瑰手绢还是去年八月，饶哥特别请人在苏州绣制的，共是两打，专门孝敬给他的。他则将其中的一打转送给了三妹，三妹喜之不尽……三妹，大大对你，真是忍痛割爱啊！高岗给润芝兄打火点烟，自己也吸上一支。又捎带着拉过大毛巾，连同那方黄玫瑰小手绢，替润芝兄盖上那裸露在外的双腿。

毛泽东问：找过恩来了？他都向你汇报了些什么？

高岗尽量以平稳的口吻，将周恩来有关新税制来龙去脉的陈述，颇为客观地复述了一遍。

毛泽东点点头：下午，我也派人分头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去开了座谈会。他们带回来的情况，和你从恩来本人那里所了解的，大致上差不多。

你自己哪？对于恩来这次在新税制上所犯下的错误，有什么高见？

高岗胸有成竹，嘶嘶地吸了口烟，做出认真思考的样子，之后放缓了语气说：我认为，恩来这次在新税制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有他的一贯性、连续性，而不是偶然的工作失误，疏忽大意。我为什么这样看？有两个支撑点。一、自四九年进城以来，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一职后，在一系列重大政务上不请示，不报告，大闹独立性，以致发展到妄图以政务院取代中央人民政府，同党中央搞分庭抗

礼。比如，他支持少奇同志的资本家剥削有功论，支持少奇同志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新阶段、新秩序，支持少奇同志去年七月的春藕斋讲话，擅自批准罗长子成立公安军，擅自在政务院内成立什么总党组，自任书记，直至这次，他又擅自伙同薄一波颁发新税制，根本无视政治局，无视中央主席。实际上，是又一次表明他架空中央主席权力并企图取而代之；二、我认为，周恩来同志所以有这么大的胆略，敢于架空中央主席，主要因为他以为找到了大靠山，以及大靠山所提出并推行的那条保护资产阶级、保护全国大小资本家利益的路线。所以我说，周恩来只是在前台表演而已。

毛泽东动了动靠在大枕头上的头颅，眯缝起他古典美女式大眼睛，认真地听着，微微有些吃惊的问：他的后台？刘克思？问题越扯越大了。……先不要扯上少奇吧，也可以先放过他架空本主席。架空就架空，只要脑袋不掉，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还是就事论事，先谈谈新税制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高岗见毛泽东不愿将周恩来的问题扯上刘少奇，心里甚是失望，却又不便表露出来：新税制问题的实质在于阻挠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损害工人、农民利益，损害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的利益，而保护资产阶级、资本家利益。所以说，新税制的问题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

毛泽东苦笑了笑：很尖锐，也很击中要害。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一下，旧的税制，是不是真有很大的弊病？比如有人借国家的政策优惠而瞒税、偷税、逃税，使国家财政蒙受损失，等等。

高岗有时也确是吃不透润芝兄的「圣意」。润芝兄听人汇报、谈话，绝不让人左右了他的思路，主导了他的意向，以至越俎代庖地替他作出某些结论。这种人容易犯上，再能干也难于获得他的信任和重用的。因之，高岗也常常警惕着，自己的言行不能太过超前，千万不可冒犯了润芝兄胸中的「禁地」。

毛泽东见高岗只顾抽烟，一时没有回答，便问：怎么啦？本来口若悬河，突然断流了？

高岗笑了笑，忙说：一九五〇年、五一年，国家财委和政务院，

是连续发了多个政策性文件，规定国家给予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商业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工商业以种种税务优惠，促其迅速发展。现在看来，这些优惠政策是正确的，及时的，并且必须继续执行下去。短短三年时间，我们的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在下边，也的确有些国营企业和合作企业的负责人，利用国家给的优惠政策，不顾国家整体利益，而瞒税、偷税、逃税，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应当受到惩罚。新税制却不去惩办那些违法者，不是有啥问题解决啥问题，而是走极端，一锅粥，不分青红皂白，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而搞什么公、私税制一律平等！好比泼洗澡水，把我们个社会主义的新生儿一起泼掉了。我们是共产党国家，工农当家作主，恶罪的资本主义怎么能和我新生的社会主义闹平等？这不是公开搞阶级投降，又是什么？为什么新税制才颁行了十多天，就闹得全国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心浮动？根子就在这里了。

毛泽东点点头：言之成理。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本党执政，各级政府再节省开支，也总是要钱花的……国家给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的税务优惠，减税、免税等等，也总要有个完结的时候。你觉得定在什么时候完结比较合适呢？它们也该给国家财政作贡献呢。

高岗脑子转得快，想了一想，即说：应在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对私营资本家工商业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时候，比方说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优势，资本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不能兴风作浪了，才可停止这些政策优惠。在此之前，我们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一齐下手，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不是去保护和帮助它发展。我想，这也正是主席，还有我，跟少奇、恩来他们在思想路线的分歧点。当然，随着国营工商业、合作工商业的逐年发展壮大，他们也应对国家财政作出应有的贡献。可以避开税务优惠政策，而另行规定办法，让它们向国家上缴利润嘛。这样，既限制了资本家经济，又鼓励了国营和合作经济，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三全其美吗。

毛泽东赞许地笑了：高大麻子，还是你的点子多！呵呵，恩来、一波他们就是黔驴技穷，想不到这一招。看来，本人力主你调京出任

国家经计委主席，主持国家财政大计，是没有选错人罗。我算又当了一回伯乐。……我知道，现在财权旁落，还被他们把持着，没有到你手里。不要紧，我让中央书记处发个通知，召开一次全国财经会议，由你和恩来主持，让恩来、薄一波作检讨，再决定给他们处分。此一来，天下财政，不就和政务院脱钩，统归国家经计委和高主席了吗？

毛泽东一锤定音，高岗兴奋地满脸通红，白麻粒点点，满天星。这时，毛办机要秘书给送进来一封密件。

毛泽东亲自启开胶条封口，取出展阅。原来是西苑电话总机的通话侦听记录：一、本日下午六时三十五分至五十五分，五号与薄一波通话二十分钟，谈新税制，五号说，主席动了怒，新税制文件要被宣布作废。今后政务院和财政部做事，还有什么信誉？我们讲话，谁还肯听？保不住了，肯定要作废。你我失面子事小，财政一团糟事大。薄一波言：不行不行，先拖住吧，能拖多久算多久，不然今年就会出现大笔赤字，谁来填还？责任、处分，由我一人向中央承担，一定要保住总理，你顶多算个官僚主义，虑事不周。等等……二、本日下午七时零五分至十五分，五号与二号通话十分钟，报告新税制惹下大麻烦，五号请求二号找主席谈谈，劝主席息怒，听听各方面意见再做决定，否则会引发今年财政大脱节，许多工程项目要下马。二号则要五号直接找主席汇报，先认错，请求纪律处分，涉及全局性大事务，不请示，不报告，闹分散主义，确是严重的违纪行为。自请处分，越快越好，化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阅罢，气得脸色都有些发白，愤恨地将密件朝地下一掷：看看，他们背着我在干些什么？商量对策，丢卒保帅，以退为进，搞攻守同盟！薄一波也真是条好汉呢，欲死保伍豪（五号），把问题一肩挑呢。

高岗见润芝兄勃然动怒，迅即扫了一眼落在地板上的那页保密笺，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住在西苑里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为了警卫保密、防特防刺客的需要，均以一个数字做代号。由于毛泽东不愿意要「一号」虚名，「一号」便给了陈云。「二号」为刘少奇，「三号」为毛泽东，「四号」为朱德，「五号」为周恩来，「六号」为彭德怀，「七

号」为邓小平，等等。有趣的是，周恩来早在他南开中学参加秘密学社启蒙社时，也被编为「五号」，故二、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党的地下武装中央特科及红枪队时，化名为「伍豪」，取的便是「五号」的谐音。因此他是个老「五号」了。至于西苑电话总机的侦听设备是怎么来的，高岗就不得而知，且有点不寒而栗。庆幸自己好歹没有住进西苑，否则自己家里的电话，不论是外面打进的，还是里面打出的，就都要被人侦听得清清楚楚了。也是亏了三妹行事谨慎，每次都离开西苑，走出老远，到街上商店里借电话打给自己。……东交民巷家里共有两红四黑六部机子，会不会也被人弄了手脚啊？不可不防，回头教赵德俊认真查查，以免窝里反。……有个成语叫什么来着？祸起萧墙，对对，是叫祸起萧墙。

毛泽东见高岗出神地望着地板上的纸片不吭声，便说：你可以捡起来看看，看看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嘛。之后拿它点火，我们各吸一支烟。

高岗这才俯身捡起地上的密笺，迅速看了一遍，仍不禁砰然心跳：主席现在可以明察到，我说的周在前台表演，刘在后头指挥，不是冤枉他们的吧？也是亏了主席，早作预防，了若指掌。

说罢，高岗将密笺卷成小筒点上火，与润芝大哥对烟。他知道，这类东西要随看随烧的。

毛泽东吸着烟，淡淡地说：设备是罗长子从老大哥那边弄来的。在书记处内部，也不是什么秘密，便于光明正大，彼此监督嘛。当然，我也下了命令，此设备只对中央主席负责，任何人不得插手。高大麻子呀，我坐了西苑这头把交椅，不能不有些相应的措施呀。若还出了野心家、阴谋家，本人的脑袋，不定那个早上就被人搬了家。……对了，你对财政部长薄一波这条山西好汉，有何看法？

高岗见问，立即意识到，薄一波历史上的那些事，正是刘、周们的薄弱环节，一个缺口。他故作轻松地说：主席呀，你要我谈谈薄一波，我就又要在你面前议论党的高层人事了。就像那老戏文上说的，你先恕我无罪吧。

毛泽东笑了，也诙谐地说：好，朕先恕你无罪……又是我征求你

的看法，就不算违纪。而且你、我的一些谈话，也绝不允许出我这书房门的。

高岗需要的正是润芝兄替他打包票。也是再次当面说明了他是润芝兄最可信赖的人。终于到了搬开刘少奇、周恩来这两块前进路上的大石头的时候了。

他说：主席呀，说起这个山西汉子，我可要重提一九三六年他从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的那桩旧案。中组部长饶漱石同志最近也向我提起，他最近通读完了党的大军区级以上高干的档案，很感忧虑，一些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人物，正在受到中央的信任，被安排在党、政、军各级要害部门。特别是一九三六年华北局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弄出来的六十一位同志，为头的就是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个个填写了「反共声明」。……这难道还不算白纸黑字的变节行为？主席可能还记得，为这事，我和彭德怀、林彪等同志，曾在党的「七大」上提案，反对历史上有过污点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可是，我们的提案被当时主持大会人事安排工作的少奇同志否定了。记得当时主席还找我谈过，要我顾全大局，心胸开阔，承认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党组织所采行的某些特殊措施。我和彭总、林总都服从了主席的决定。但此事，我至今心有疙瘩。饶部长也有他的看法，说少奇同志包下了这批人，并视作亲信，都安插到了要害岗位上：薄一波现为中央财委副主任兼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安子文同志跟少奇同志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他历史上三次被捕，三次出狱，实在疑问一大堆，却被安排为中央组织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刘澜涛则是华北局第一书记……可是，在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的被捕党员中，也有硬骨头，就是不肯填写反共声明，坚持革命气节，敢把国民党牢底坐穿的好同志。

高岗说的正气凛然。毛泽东有些动容了：请问尊姓大名？

高岗答：刘格平同志。可是对于这么一位意志坚定、对党忠贞的好干部，负责全党组织工作的少奇同志，却处处予以排斥、打击，横挑鼻子竖挑眼，左右看不惯，而把他排挤出中央，发落到边远的宁夏自治区去做一名政府主席，在自治区党委内也只是个二把手。

毛泽东凝着眉头，忽然语锋一转：你和饶漱石常见面，谈论党内人事？

高岗听这一问，心里不禁有些窝火，但又不敢发作：主席啊，漱石和我不常见面。他可是个好同志啊，历史上干干净净，没有被捕过。我不是说被捕过的同志就都是变节分子。但白纸黑字填写过反共声明，登过敌伪报纸，给党的信誉形象造成过损害的人，的确不宜重用，尤其不宜安排在党、政、军要害部门啊！毛泽东仍然不露深浅地问：这是你和中央组织部长的共同看法了？饶漱石既有这么多的忧虑，为什么不来和我直接谈？

高岗豁出去了：漱石同志说，他是多次想找主席单独汇报的。但他害怕少奇。少奇是中央书记处分管干部、党务的，他不敢越过少奇直接找主席。而且少奇的亲信安子文每天都盯在身边，他怕遭到打击、报复。

毛泽东的脸膛又涨红了，神情焦躁地指着高岗说：你替我转告饶漱石，他要怕打击报复丢乌纱帽，就趁早回华东局休息去！真是岂有此理，党中央组织部长不敢来找党中央主席，岂有此理！小高啊，是不是有人织下了一张罗网，把你、我，包括饶漱石们，都网在里头了？

高岗说：所以我想提醒主席，长痛不如短痛，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或党的组织工作会议，重新处理原华北局六十一人出狱案，纯洁党组织，也就断了某些人的羽翼，实在是我们党的一项当务之急。

毛泽东沉默了，闷头吸烟，仿佛在掂量着高岗建言的份量。一方面，他心里是认同高岗的，地下党出身的中高级干部中，不少人历史上是有些不太光彩、不好见人的东西有待分期分批落实、清理；另一方面，如果现在重提党的「七大」已经有过共识的原华北局六十一人出狱问题，势必大动干戈，大施手术，且会把负责处理过此事的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彭真、柯庆施、王稼祥、叶剑英、陶铸等一批人物都推到对立面去，弄不好中央会分裂，党会分裂，局势不可收拾。……事情都过去十六、七年了。一九三六年，华北局势危急。我华北中央局有六十一名重要干部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国民党当局出于民族大义，愿在日本鬼子侵占北平前夕，放掉这批人士，条

件是每人填写一份「反共声明」，算是例行手续。当时华北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立即报告给华北局书记刘少奇，主张营救这批同志出狱。刘少奇火速电告了在延安的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张闻天知会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还有周恩来、任弼时等人。

经得大家同意，即批准了华北局刘少奇、柯庆施的提议，允狱中同志速办手续归队，脱离虎口。有关的责任，概由中央承担。随后，以此方式出狱的，还有关押在山西的彭真、关押在南京的陶铸等人……此事，毛泽东当时是点过头，同意救人要紧，但事后心存芥蒂，像办了一件违心的事似的。麻烦还在于，毛泽东的另两名心腹大将，受过刘少奇压抑而与刘少奇面和心不和的柯庆施、彭真，他藉以在党内制衡刘少奇的，也卷在了里头。还有中南局的陶铸也不大买刘少奇的账。真是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高岗吸烟，向来凶、快。毛泽东一支未完，他已拧下三个烟蒂了。腾腾烟雾中，毛泽东仰起脸来苦笑着说：高大人，天下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可是六十一人出狱的案子，牵藤动叶，触一发而动全身，目前尚不可为啊！还是稍候时日，等肃反审干运动，再一并处理吧。历史上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今天本是找你来谈新税制和周恩来的问题，你却扯出刘少奇一大批人物来，离题了，离题了。

高岗还欲争辩，毛泽东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止住了：这次不动刘少奇。他撑着党的半边天哪。筹备党的「八大」，全国第一届人大，调整中央政府机构，主编本人的选集第四卷，都离不开他。你高大麻子有本事拱动他，可以去试试，本人乐观其成。告诉你啊，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凡事欲速则不达。我早就要你每天安排一点时间，读读《资治通鉴》。遇事心气浮躁，看来还是没能读得进去。北宋大学士苏轼有篇《晁错论》，你不知道吧？我背一段你听：「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高大人啊，你听懂听不懂？

高岗行伍出身，文化浅陋，一名无师自通的实干家而已，倒是十分坦率：我半懂不懂。……主席是把我比做晁错，不要被诛，是不是？

毛泽东点点头，面谕自己这位志大才疏、敢拼敢干的爱徒：晁错何许人也？西汉颍川人（今河南禹县），是个学问家，效率家，可谓满腹经纶，学富五车，通晓文献典籍。在文帝和景帝二朝都做过大官。尤以多谋善辩得到景帝器重，宠信冠于九卿，朝廷法令多出他手。他坚持「重本抑末」，类似我们今天的奖励国营经济，限制私有经济。又建议逐步削夺诸侯国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都得到文帝采纳。我们去年下半年把全国六大区的一、二把手都调进北京来工作，也就是这个意思吧。晁错却因此遭到诸王侯的反对和仇恨。公元前一五四年，吴、楚等七个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西汉王朝形势不妙。而在长安朝廷中，晁错的政敌们乘机群起报复，纷纷奏请景帝杀晁错以安天下。景帝没能保护住晁错，被迫宣旨斩晁错于长安东市。所以东坡居士告诫后世、包括你我：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意思，你现在明白了没有？

高岗听毛主席讲毕这则语重心长的历史掌故，心里很是激动。他腾地站立起来说：主席，我从来敬你为兄长老师，你一向待我如子弟手足，为了党，为了你，我甘愿做个现世晁错，不怕坐牢、杀头！

毛泽东笑了：赐坐，赐坐，不要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嘛。我不是景帝，也不愿你当晁错啊！况且，六大区的诸侯王都进了京，封地已削，不会以清君侧为名，起兵作反了嘛。况且，没有本军委主席的命令，他们岂敢动我的子弟兵？

正说笑着，菊香书屋的值班卫士长敲了敲房门，之后进来报告：主席，高总，东交民巷的赵队长来了，说有紧急事情，要立即报告高总。

高岗面露不悦，这个赵德俊真不懂事，竟来打搅主席和我的谈话？为什么不可以打电话来？

毛泽东心情正好，遂挥了挥手：去吧，一定是你后院起火。看看什么事？回来通报我。

高岗离去。毛泽东仍仰在沙发上，即有保健护士进来给他做腿部按摩。因记着高岗会马上返回，还要继续谈话，而没让护士替他做深层服务。

果然，高岗只出去了三、五分钟，即又匆匆赶回。毛泽东见他有点心神不定，便问：什么急事？一定要立刻来面告你？

高岗脸一红，口直心快地说：我从来没有事情要瞒主席。是沈阳东北局政保部给我发来一封密电，说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孔原同志，趁本月初赴沈阳开会之便，背着东北局，偷偷跑到鞍山、长春等地去微服私访，说是密查我在东北工作时的反毛主席言论！

毛泽东收敛起笑容，瞪起眼睛问：你在东北反对过我？谁派他去搞这种秘密活动的？放心，我会派人查清楚。你和你们东北局，都要装作被蒙在鼓里，绝对不许插手此事，这是纪律。

高岗一时有些目瞪口呆，像被人兜头泼了一桶冷水：主席！这是放暗箭、搞阴谋，离间主席和我的师生关系！孔原是周恩来的亲信。周竟然动用中调部系统来对付我，来清君侧！这是在党内搞特务政治，搞封建王朝东厂、西厂那一套！老子带兵出身，光明正大打江山，从来恶心这一套，我可以剖开胸膛给主席看，对主席，我高某人是一片忠诚，肝脑涂地的！

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这次主席若不替我作主，我在北京难以待下去，允许我回东北吧，我还是去替主席守北大门，看他敢来动我一根毫毛！

高岗气急，说话完全乱了章法，而且说得很难听，无形中把毛泽东也捎带了进去。「在党内搞特务政治、东厂西厂」这类混账话，那是当着毛泽东主席的面说得的？

毛泽东很看不上高岗的这种表现，还是个草莽英雄、农民领袖，气量窄小，一触即跳，今后怎么担负大任啊？遂批评说：你呀，怎么还是陕北带兵时的那个二杆子脾气啊？你反不反我，我本人还不清楚？你急什么？

表白什么？原来周恩来和你，你和周恩来，两个早就斗上了。也好，脓包迟早要戳穿，你却还想多树敌，把刘少奇也捎带上。但我要告诉你，今后再不许说「在党内搞特务政治」这类浑话。看在往昔交情分上，这次不计较，下不为例。我还要告诉你，以我对人的观察，你还不是周的对手，更不是刘的对手。我都不敢小看了他们，你千万

不要轻估了自己的对手。你还没有参加党、参加红军的年月，周已经是党的军委书记和中央特科的创始人了，刘也已经当了北方局书记。几十年来，他们手下带出来多少人马？比你个东北王手下那区区「五虎上将」，兵多将广到那里去了！今天先谈到这里吧。我还会委托你处理新税制问题。一次战役，只能选定一个目标。信不信由你。这一回，不管怎么样，刘，我还是要保、要用的。权力不可能都交托给一个人，也担负不起嘛。我给你交这个底，到时候，不要怪我言之不预。

高岗离去时悔恨交加，好好的一场谈话，被自己一时冲动冒失，给砸了。姥姥的！自己毕竟疏于工计，疏于韬晦啊！高岗刚走，毛泽东的卫士长小黎即进来报告：今晚上，总理来过三次电话了，说主席还没有休息的话，想过来汇报工作，并做检讨。

毛泽东脸一昂：什么总理不总理，今后你们一律给我称同志！你去回个电话，告诉他，我累了，休息了，两条腿还是不舒服，想到南方去养养病。有话，明后天到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上见面说吧。还有，你给谢富治同志家里挂个电话，通知他立即来见我，一刻也不准耽搁。

说罢，毛泽东挥手促小黎替他去办事，忽又想起什么，于是缓缓起身，踱至书案前，亲自匀了匀墨汁，扯过一张十行纸，却许久都没有落笔。

他心头感到一阵空寂、失落，对高岗甚是失望啊，哪里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襟怀、从容气度罗？难道也要应了《三国》上的那句警句：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了？不，不，本党人材济济，群英荟萃。统驭全局的人物，除了高岗、刘少奇，尚有邓小平、彭真、柯庆施诸人啊！毛泽东心情平静了些，稍加思索，挥毫写道——

高、周、邓、陈、薄：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亦未下达通知，匆促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由高岗同志汇总报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中央宜在近期召开一次全国财经会议，由国家经计委主持？一总解决财经权责混乱诸事。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刚放下狼毫，负责党中央机关政治保卫工作的公安部第一副部长谢富治就赶到了。谢富治身子笔挺，向毛主席行举手礼。毛泽东笑了：兵贵神速，谢政委神速^②啊！谢富治报告：我正好在警卫局开会，立马过来了。

毛泽东示意谢富治坐下后，说：深夜把你召来，有一事相问，周恩来本月初密派中调部孔原去东北调查高岗同志的什么反毛言论，你知道吗？

谢富治报告：这事知道。总理对我打过招呼的，说少奇同志主持筹备党的「八大」，考虑领导班子问题，东北地区有几封告状信，需派人去查实一下。后来孔原同志本人也跟我说了，除非主席亲自下命令，他实在不愿干这类事。我向罗部长通报了。罗部长说，既然事涉主席，我们也落实一下吧。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问：你们落实得怎样？高岗果有反我的言行吗？

谢富治报告：我们通过地方党委，把高岗同志在鞍山、大连、长春的多次讲话录音调来了。东北地区苏联老大哥留下的设备比关内多，也先进。我亲自听了录音，倒没听出啥出格的。高岗同志是个粗线条人物，大大咧咧的，讲话口气也很大，无非是教育干部，要努力读书、认真学习，不要吃战争年代那点老本，现在和平时期搞建设，就要懂经济。不要说你们，就连我们的毛主席，是位伟大的战略家、理论家，有大学问，可也不大懂经济，也要从头学起嘛……等等。所以，我和罗部长都觉得不算什么问题，事情就告一段落了。罗部长说，既然没事，也就不必惊动主席了，更不能传出去。

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还是没有看错高岗的。他忽然脸一沉：谢政委！你替我转告罗长子，今后，除了我本人有命令，任何其它人都不能动用中调部系统和你们中央政保系统，来对付党内同事。这是铁的纪律，谁敢犯这一条，无论地位再高，资格再老，功劳再大，我都

②谢富治原为华北野战军著名的「陈赓、谢富治兵团」政治委员。

请他进功德林^③！说话算话。

谢富治腾地站直身子，双脚跟一并：主席放心，我们坚决执行命令！

毛泽东笑了：好了，好了，暂时也还没有出什么大乱子，我们也没有误会高岗同志么。说句陕北老农的话吧，有你和罗长子替我看院子，我在丰泽园睡得落觉啊！……我说看院子，谢政委不见怪吧？

谢富治仍然身子站得笔挺：不见怪，我的责任就是替主席守好场院，不让野狗钻进来！

毛泽东哈哈大笑：讲得好，讲得好。……随即过来拉住谢富治的手，来来，不要这么严肃嘛。走走，我请你吃消夜，看看厨房里替我们弄下好吃的没有？我记得，你也能吃辣。在井冈山时候，我就笑话过博古，越能吃辣子的人，才越会干革命！博古很不服气……。

^③功德林，位于北京德胜门外，为一座清代留下的著名监狱，关押过末代皇帝溥仪等。

第十三章 盯住了美人儿孟虹

周恩来派机要秘书专送刘少奇一封短简，只一句话：少奇同志，可否忙里抽闲，允见面一谈？

刘少奇望着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笑了：总理比我更忙啊！一个园子里住着，见面何难？还要我写回条？说着，他本能地拿起电话，欲与周恩来在电话里谈谈，见机要秘书没走，才忽然想起了什么，便没有叫号，放下了。随即扯过一张便笺，也写下一句话：恩来同志，若属急事，可即来谈。

说不清是什么时候起，住在西苑里的大人物们，已不约而同地自律，不在电话上交谈敏感话题。

位于中海西南角的甲楼，是刘少奇一家人住中南海后的第二个住处。

一九五〇年，为解决几位领导人的住所，建造了几所西式二层小楼，甲楼住了刘少奇一家，乙楼住了朱德一家，丙楼住了杨尚昆一家，等等。甲楼邻近毛泽东的菊香书屋，但规格比菊香书屋低出许多。一楼房间有秘书值班室、会客室、几个孩子的宿舍、厨房、餐室等。但许多时候，刘少奇全家人都在怀仁堂后的第一食堂就餐，生活很有规律。那时在第一食堂就餐的还有朱德一家、董必武一家、彭德怀一家、陈云一家、杨尚昆一家，后又加入邓小平一家。每家一席，也无所谓特灶、小灶、中灶了。不像毛泽东一家，菊香书屋北院厨房为特灶，毛泽东、江青专用，不是逢年过节，不允许孩子们入席；菊香书屋南院有大灶食堂，供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享用。

甲楼二楼房间阔大，楼道东头一间为会议室，可举行二、三十人的小型会议。会议室再往里，是刘少奇、王光美的卧室、洗漱室等；楼道西头第一间为王光美办公室，第二间为刘少奇的书房兼办公室，甚宽大。这办公室的特别之处是西墙上开有四扇落地门，门上方有四扇窗户。出门是个大阳台，可供散步休息。惜乎当日施工简陋，门窗密封不好，冬天透风，服务员挂上四床厚毯子御寒，刘少奇需穿棉衣、棉裤、棉鞋工作。夏季则太阳直射，从中午到日落，刘少奇常常穿着

背心办公，仍然汗流浹背。刘少奇称他的办公室为「冬凉夏暖室」，却不肯搬换。他的艰苦朴素、节俭自奉，在中共领导层是出了名的。那时，位于怀仁堂东南侧的福禄居，还由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一家住着。

周恩来进到刘少奇办公室时，见少奇同志头戴棉帽、身着棉袄在工作，室内凉飕飕的，忍不住说：少奇同志，在中南海我算个管家的，尚昆向我反映多次，想请你换个暖和点的院子住，你不肯。想把甲楼装修一下，你也不答应。你和光美同志，还有几个小孩，会冻出毛病来罗！听说孩子脚上都长冻疮了？

刘少奇却无意谈这个：比起江西苏区蹲草棚，延安住窑洞，不是好多了？条件好一点的院子，还是先安排老同志住吧。朝鲜战争还未完全结束，国家建设刚刚起步，我一家能住上这二层小楼，已很知足。……你派机要秘书送信来，是有要紧的情事想谈谈啊？

王光美进来给周总理上茶，见总理身上只穿了件呢制服，便从门背后取下一件军大衣给披上，之后带上房门退出去了。周恩来连声道谢，望着王光美的背影对少奇同志说：难怪朱老总、董老、林老他们，常称赞光美是位贤媳妇，贤内助，真难得。……你代表中央，正在筹备两个大会，加上主编毛选第四卷，忙得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但有几件事，我不能不向你汇报。

刘少奇知道周恩来有绝密要事相告。他抽出一支大前门香烟，看了看周恩来，又放下了。周恩来见少奇同志是在尊重自己不吸烟的习惯，连忙拾起书桌上的火柴，擦亮，给点上：少奇同志，我周恩来近来是流年不利，连着犯下一连串错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你的爱护、帮助。尤其这次新税制问题，我是真正的痛心疾首，后悔不已，请求中央给我以纪律处分。而且，看主席的意向，我得准备辞去政务院总理这个职务。……少奇同志，你是知道的，我参加党以来，一直大错误、小过失不断，但我从未计较过个人的名位、得失的……。

刘少奇吸着烟，点着头。他明白，关于中央新的人事安排，周恩来是套他的底来了。刘少奇倒是觉得，不管周恩来这人有这错误、那错误，错误缺点几车皮，却是一位好说话、好共事的人，安于职份、

没有野心，因此也用不到十分防范的。烟雾中，他停了好一会，也仿佛权衡、琢磨了好一会，才说：为新税制的事，主席给政治局写了信，发了脾气……你有辞去政务院总理的思想准备，是好的。主席也早透出了这层意思，让你去管政务，搞统战；我去搞议会，管立法。高岗同志搞部长会议，主持国家行政大计。

……你若真的提出辞去政务院总理一职，接任人是现成的罗。我可以坦率的告诉你，对这位现成的接任人，许多同志都不表示乐观。我这里也听到不少反映。他的心太大，权欲太盛，个人生活很不检点。总司令、董必武、陈云、小平、富春、彭真、子恢他们都有这个感觉。当然，也有一小批人跟他跑，主要是一批军队里的同志，比如主席的那位小同乡^④，四野的那个长病号^⑤，我的两位老同事饶漱石、柯庆施，以及徐向前、徐海东、许光达、贺晋年、张秀山等等。也是人多势众啊！据说他还多次在主席面前重提一九三六年老华北局六十一人出狱案，想藉此把我也拱下台，真是狮口大张，贪得无厌。党的「七大」早作了决议的事，他都要搞翻案，算历史旧账，居心叵测，不可不防哪。恩来。

听刘少奇的这席话，周恩来心里堵着的一团硬结，顿时化解。没想到面对高大麻子的步步进逼，少奇同志和自己是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呢。一时，他觉得自己强壮了许多。只要取得少奇同志的默契，整个事情就有了回旋的余地，亦是大的转机。他尽量不表露出内心的喜悦，仍保持着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更知道，此时此刻，刘少奇想听他说些什么：少奇同志，我们相识三十年，在一起共事也超过二十年了，我非常感谢你历来对我的爱护和帮助。我觉得，我们作为一名正直、忠诚的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尊重历史。党的「七大」上确立下来的一切，都不宜轻易变动。不然，很容易被野心者所利用，钻中央的空子。历史不容改变。尤其像一九三六年，北方局经党中央批准，允许当时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位同志填表出狱这件事，涉及全党组织人事问题，当不

④指彭德怀，与毛泽东同为湖南湘潭县人。

⑤指林彪，一九四九年后长期养病。

得儿戏的。我相信主席是清醒的，不会去理睬「东北王」挑拨离间。但坦率的讲，另一件事，就是由「东北王」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如果主席执意这么干，就恐怕谁都阻挡不住了。这也是我们党「七大」以来的规矩，党和军队最重要的决策，主席有最后的定夺之权。

刘少奇听周恩来讲到 he 坚决反对重提一九三六年北方局的旧案，脸上本有了笑意，但听到无法阻止高岗出任部长会议主席，顿时眼里冒出了火星子似的：不尽然吧？就算主席提名，也总还要在书记处会议、政治局会议上征求一下意见，通过一下吧？到时候，你、我不好开口，还有总司令、董必武、林伯渠他们嘛。总不致不让大家说话吧？我的意见你清楚，政治局元旦茶会上就提过了，我们不一定用部长会议这个翻译名词，可以称为国务院嘛。第一任总理，也还是由你来过渡比较合适。主席要提拔新人，可以放到第二任、第三任去嘛。

周恩来见党的第二把手、分管组织人事的少奇同志，在新的部长会议主席（或称国务院总理）人选一事上，态度是如此明确、坚定，他那本已消沉多时的心情，真如那句旧诗所说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刘少奇盯一眼书案上一迭迭的文稿。周恩来当然明白少奇同志的意思。但他双手捧着茶杯，并未起动。显然，还有更重要的话待说。

刘少奇说：我的意思呀，你本人应当有信心些，不用考虑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若你自己提出来，被人顺水推舟，我和其它同志就说不上话了。每天的工作堆积如山，谁能保证没有失误？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考虑，不代表中央。我倒是觉得，你也可以去找总司令和董老、林老他们几位前辈商量商量嘛。对了，你派机要秘书送条子来，我才明白了，今后有些敏感的事，还是当面讲好些。

周恩来见刘少奇在他危难之时，如此推心置腹，关怀备至，不禁大受感动：少奇同志，还有个更重要、更棘手的事，我不能不报告你……。

刘少奇警觉地瞪了瞪眼睛：什么事啊？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见过医疗服务处的那个叫孟虹的女医生吗？最漂亮、最抢眼的那个。我那办公室的几位男秘书私下里称她为「小

貂蝉」，被我狠狠批评过。

刘少奇拍了拍脑门：我很少光顾医疗服务处。光美兼做了我的护士，又是半个医生。是不是在春藕斋陪主席跳舞的？唉唉，陪主席跳舞的女孩子太多了，个个花枝招展，眼花缭乱的，我也分不清她们谁是谁。名叫孟虹？她有情况？

周恩来说：说起来，起初在春藕斋，还是蔡畅大姐介绍给我，我再介绍给主席的。因为这孟虹是长春医学院毕业，却家传中医推拿、针灸。去年十一月主席带她上了香山，陪住了近两个月。当时对她并未产生怀疑。

主席么，诗人气质，喜欢漂亮女孩子，早不算什么稀奇事。上月三日晚上，高岗同志家举行新年舞会，邀我去参加。我无意中看到，孟虹和高岗同志在光线不好的角落，有很不雅观的动作。他们显见是老交情了。孟虹没有出来见我。可她向我说过，她不认识高主席。第二天我问了中办杨尚昆。他说孟虹的档案完整、单纯，是直接从长春医学院附属医院调来的。跟着，中调部孔原去沈阳开会，我让他用中调部系统密查一下孟虹的来历。

他回来向我汇报，竟说无从查起。脚踩两条船，怕惹事上身了。对不起，我最近派我手下的罗青长去查明了：孟虹医学院未毕业，就被高岗选中，当了他的私人保健医生，一天也没到长春医学院附属医院上过班。……事情妙就妙在这里了，孟虹是隐瞒了自己的某段重要经历，被安插到毛泽东主席身边来的！

刘少奇听得嘴巴都合不拢，伸手抹了一把脸，也没能抹掉满脸的惊诧：孟虹外号小貂蝉？很好很好，真是现代貂蝉。谁算王允？谁算董卓？谁算吕布？荒唐，真他娘的荒唐……。

周恩来笑笑说：我也没想到高麻子出此下策，下作之至。他哪里像个共产党人？哪里有一点子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啊！刘少奇面带冷笑，再又抽出一支大前门来，含在嘴里。周恩来又十分殷勤地擦亮火柴给他点烟。刘少奇惬意地啾啾吸一口，吞下去，好一会才吐出几缕青烟来：恩来啊，我真佩服你，还是你的中央特科管用罗。这可拿住高麻子的七寸了。但一定不能传出去，等节骨眼上再派用场！太好

了，大好了。恩来啊，不管怎么说，第一任国务院总理，或者称部长会议主席，非你莫属了。他高麻子，对不起，连边都挨不着了。我敢说，只此一着，他就输定了。没想到他会这么愚蠢，下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周恩来却还有自己的担忧：少奇同志，在前天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席不是宣布过一条纪律？今后，未经他批准，谁也不能动用中央调查部系统。所以，罗青长密查出来的材料，还有个方便不方便使用的问题。

刘少奇点点头：是了，犯着禁忌。主席还和我个别打了招呼，说得更明确，今后谁也不准利用中调部系统搞情报，来对付党内同志。谁搞谁走人，决不容情。他没有指名道姓，但你这个中央特科创始人难辞其咎。……对了，恩来，你何不找找罗瑞卿或是谢富治二位？他们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又是主席最信任的将领。你只要提醒一句：孟虹常跟主席经常出入，为主席安全考虑，应重新审核一下她的来历。其余的，一个字也不提。文章由罗、谢去做嘛。

周恩来笑了：少奇同志一语指点，令我茅塞顿开。罗瑞卿过去在太行山根据地，跟彭总顶得厉害。进城后，主席用他做公安部长，意思是多重的。去年为了建立公安军的事，主席本已点过头的，后来主席却依了彭总，否定了他的主张，我夹在里头挨批评。但主席是很信任他的。……办这事，不如只用谢富治。在中央政保系统，小谢的责任更具体、更机密些。

我会给他讲清楚，孟虹的事，涉及主席安全，还有东北局等等。只应由他亲自派人去查实，绝对不可透出风声。

星期六下午下班后，孟虹披厚头巾，戴大口罩，穿军大衣，推自行车出西苑北门，后上车从文津街折向西，经西安门街，西四北街，再折向阜成门大街，到三里河，进了东北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大院。这里已是东北局的天下。高主席的卫队队长赵德俊兼着办事处主任，直接对高主席负责。每逢星期六，办事处都有专车送舞伴去东交民巷八号院。也是高主席亲自吩咐的，由三妹自行先骑车到办事处，再由办事处派车专送。返回亦是，先回办事处，再自己骑车返回西苑宿舍。

东北籍的干部。周末到东北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看望老乡，天经地义，谁都挑不出岔儿来的。

东交民巷八号院，高主席周末跳舞，休息换脑子，活动筋骨，是众所周知的了。这晚上，高主席只在舞会上露了个面，便一切交由夫人李力群去应酬、打点，自己退到后院保健室，与三妹「叙话」来了。一阵龙威虎猛、香汗淋漓之后，三妹枕着大大的粗胳膊，温言软语，说开了大大关心的话儿：老夫子今天心情不好哩，常发脾气，骂人。这一段骂得最多的是薄一波、周总理。又不让他们去见、去汇报。听人悄悄议论，说是为了什么新税制的事，周总理可能辞职下台哩，还说大大你会接任哩！也不知今后称大大是高主席还是高总理呢。

高岗翻身坐起，手臂仍然拥住三妹：真的？西苑里传出姓周的要辞职的风声了？不奇怪，不奇怪，他早就该识相、该知趣，走出这一步了。主席也早就放了话，要分派他去管政协、搞统战了。快说说，你的老夫子那边，还有些什么消息？

三妹这妖精，像个贴面饼似的贴在亲大大身上，火一般热烈，水一般柔顺：还有，老夫子私下和我说，他想到南方去养一段时间的病，也是散散心。自四九年进京后，不，自一九三四年长征北上后，整二十年了，他还没有回过南方呢。老夫子说，想过了春节就走，会带上我，去武汉，顺长江下南京。在南京、杭州两地都住住。可又说，他一走，中央这一摊子怎么办？新税制之类的烂事一大堆，他放不下心……。

高岗一听，忽然满面红光，兴奋得浑身都抖擞了起来：三妹，太好了，太好了，这可是个重大的消息！主席还没有给我和刘、周、朱打招呼呢，却先对你说了，太好了！谢谢三妹子，亲亲三妹子！

三妹却不能理解，老夫子要去南方，大大为何这般高兴，捡了个啥宝物似的。

大大看出她脸上的疑惑，便说：小傻瓜！老夫子离京，就要委托一位领导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过去，他去重庆谈判，去莫斯科访问，他都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刘少奇这个二把手的权力，就是这么委托出来的。眼下正在筹备党的「八大」和第一届全国人大，

要推出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可是个关键年头呢！我估计，老夫子春节后南巡，他可能不再单是委托刘少奇一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事，我要尽快找漱石、彭总、林总几位商量一下，提出一个主席离京期间中央日常工作实行轮值制的方案来。……太重要，这个太重要了！还有什么？小傻瓜，你给大大竹筒倒豆子。

三妹娇嗔地猴在大大耳边上，说：大大呀，你把我派到那进出不便、身不由人的大园子里去，老夫子又不时地召人……好为难我呀，弄到来见大大一面都不易，还担着风险。……老夫子时喜时怒的，很难伺候。我心里总是怕怕……怕出什么漏子。

高岗一口接一口的亲着三妹，边亲边问：主席他最近骂了什么人没有？或是夸了什么人没有？

三妹说：我也不是天天、时时都在他身边。倒是听他训斥过两个人。

高岗又来神了：都训了谁？怎么训的？

三妹说：一个是什么中央调查部的李部长，一个是山东分局来的向明。

高岗说：中调部部长叫李克农，刚从朝鲜板门店谈判回来，周恩来的老下级；向明同志是山东分局书记，江青老家的父母官，我的老朋友。

三妹说：两次训人，好像都和大大有些关系的。……不急嘛，大大听着啦。训李部长那次，是在春藕斋舞厅休息室，我和另外两个文工团的女孩子一边替他做肩部按摩，一边陪着他说笑。他却突然让人把正在跳舞的李部长传进来，劈面就问：李眼镜，中调部的前身是什么？李部长说，报告主席，是延安时期的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是康生同志，我是他的副手，「七大」之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职能不变。老夫子又问：社会情报部的前身哪？李部长说：报告主席，前身是中央特别行动科，一九二八年在上海由总理创立的。老夫子说：这个我知道，恩来是你们的的老上司，祖师爷嘛！现在我再一次向你宣布工作纪律，今后中调部只对中央主席负责，其它任何人不经我授权，都不能指挥你们，尤其是不能让人利用去搞党内同志的情报，谁搞谁进功

德林！上回，是谁派孔原去东北鞍山、长春等地密查什么的？李部长一听，脸都红了：报告主席，我刚回来，孔原副部长向我汇报了这件事，但他没有说出是谁派他去的。我的确不知道。而且孔原说，他到沈阳除了开会，并没有去办别的事，他也觉得，事涉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疑难，所以不便办理，就回来了。老夫子本来紧绷着的脸，这时有了解意：是嘛，孔原年纪轻，资格老，还是有党性、有觉悟，讲原则的嘛！你回去代我表扬他。你说你不知道是谁向他授命的，不全是真话吧？你不知道，我可是知道的呀！好了好了，不为难你，继续跳舞去吧。……大大，你说，老夫子有多厉害呀。我真是既敬他、又怕他。

高岗抽出右臂，在床头柜上取过一支大中华，让三妹给打上火：是有人想朝大大的背后捅刀子。只是这回没能捅得上，让主席发现了，向他们发出警告了。大大行得正，立得稳，不怕影子斜。……姥姥的！妈拉个巴子，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走着瞧。……还有，老夫子为啥要训向明同志？

三妹说：那天呀，也是凑巧，我刚从食堂吃过晚饭回宿舍，医务处的值班头儿就跑来通知我，让带上药箱针灸用品，马上去菊香书屋主席那里。我进到老夫子的书房，老夫子还在隔壁餐室里和人说说笑笑，相连的那扇房门山没关上。江青不停地向客人让菜劝酒。主客本来都很高兴很融洽的。老夫子向客人谈到了大大，说大大懂经济，能抓全面工作，政治上也很坚定。就是那个叫向明的，说话中气十足，忽然说：在中央领导同志中，真正忠于主席的就数高岗同志！主席选他做助手和接班人，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老夫子问：何以见得？你也是一方诸侯了，少奇、恩来、漱石、彭真、柯庆施，还有陈毅，都对你很器重嘛，你为什么单单提出高岗同志？那个向明大约多喝了几杯，正在兴头上，说着说着就走嘴了：主席啊，我这几年抽空看了些命相典籍，多少懂了一点易理。我们济南有个算命先生，人称「鬼谷后人」，他说他游沈阳时给高岗同志看过相，他说高岗脸上紫微高照，印堂放光，有天子气象，今后必主一国之政，贵不可言。……这话，我没敢告诉高副主席本人。但我观察多年，高副主席一直紧跟你，处处照你的指示办事，全力拥戴你在全党全军的崇高威望。所以，我

认为他是你最好的权力接班人。有他接你的印，主席就可以放心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沿着主席的思想路线继续前进！老夫子听着听着，脸色越来越难看，忽然厉声喝道：向明同志，你还算共产党人吗？在你眼里，我是皇上，高岗是太子了？你是不是想封个异姓王呀？那个向明一见老夫子变了脸、动了气，赶忙认错，承认自己多喝了几杯，胡乱说话，背离了党性原则，应当受到处分，受到党纪处分！女主人江青这时插言相劝：向明呀，今晚你是多喝了点，说话没准头。……不过你是在我家里做客，饭桌上的话，谈不到处分的，老板，你说是不是呀？老夫子嗯了一声，气氛缓和了一些：知道错了就好，我们可以一笔勾销。作为共产党人，还是负责干部，不信马列，而信麻衣柳庄、打卦算命、封建迷信？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党性不纯！向明同志，你是山东人，认识高岗才几年？我认得比你早呢，快二十年了，还不知道他年轻有为，本事了得？问题在于，他的本事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不是什么紫微高照、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我不赞成你们帮他的倒忙，相信他本人也不曾同意你们帮他的倒忙。共产党人啊，应当襟怀磊落，即便是对党的高层人事安排有想法、建言，可以公开提出来嘛，何必拐弯抹角，旁敲侧击、偷偷摸摸罗！

高岗听到这里，两手放开了三妹，警觉地坐直了身子：这个山东大汉，可是给我闯祸罗！老毛本来就多心，好疑，说我头上有天子气这号浑话，不正犯着大禁忌？很容易引起老毛对我的误会。……老毛对他最信任的人，也都存有戒心的。向明呀向明，难怪你回济南不来辞行，原来有这档子事。……三妹，大大还真亏了有你这个耳目。

三妹又欠身替大大取烟、点火：我看那个向明呀，好像和老夫子、和江青都很亲近的。向明告辞时，老夫子只送到院子里，江青却是一路送了出去的。

高岗说：山东人，向明是经江青介绍给主席的。主席也对他有好感。去年还特意委托他挑选了十八名山东青年，做警卫员。主席说，山东好汉忠诚正直仗义，最靠得住……这次，主席是特意召他来京汇报新税制问题的。本来是整周恩来、薄一波的材料，却给我闯祸，惹主席疑心。

三妹又偎到了大大毛茸茸的胸膛上，面若鲜桃，眼波若流，却双眉紧蹙：大大呀，有句话，在我心里存了许久了，不知当说不当说？

高岗手抚着三妹的乳沟、双峰，来回上下：三妹，你是有心事呢。大大面前，有啥不能说的？

三妹说：大大呀，你叫我好为难啦……让人去伺奉老夫子，又让人打听些事儿来告诉你，我总觉得大不妥，易出事呢。……先前提到大人物背着老夫子，利用中调部系统去东北地方密查什么事，万一人家密查出来，我做过大大的私人保健医生，是大大一手安插到老夫子身边去的，就坏事了。我丢了小命事小，影响了大大的前程，可就事大。……我说大大呀，何不趁现在事儿还没有穿帮，给我安排个退路，比如回东北去什么的。要想退步抽身早，何必临难悔当初。……大大，你说是不是呀。

高岗脸色有些泛白，额头上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子。他忽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沮丧和疲惫：三妹，大大这么喜欢你，看重你，就是你常常能和大大想到一起，说到一起。……自去年十一月初搬家进京，三个月时间，说实在的，大大已经很累很累了。你不知道，如今西苑里正是龙腾虎跃，加上狮子、豹子、狐狸，一个个武艺高强，身手不凡。大大和他们打交道，横的竖的，上面下面，有多难。老子真怀念战争年代，那时的人际关系要简单得多，谁会带兵，谁会号令群众，谁会组织后勤供应，谁就能打胜战，立大功，创建起兵强马壮、幅员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可进入和平时期，特别是进入西苑这先时的皇家禁地，那些手无寸功，甚至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家伙，一个个投靠各自的老主子，成了大红人。他们的最大本领就是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干革命不是凭业绩，而是凭关系，凭手腕……你不知道，大大在西苑是个单干户，外来户啊！政务院是周恩来的山头，书记处是刘少奇的地盘，他们手下各有一班人马，抱团得紧，也排外得紧。……主席也不是没有察觉，不时痛斥他们的分散主义，独立主义，却又迟迟不下决心动大的组织手术。……主席所以器重我、信任我，也是为了用我来打破刘、周们的山头主义。三妹呀，有时大大真想退回东北局去，还是关外好哪。在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三大家是

一家，由大大一人说了干，干了算，多明了，多简单，多痛快。可现在，被卡在这不上不下的位置上，已是身不由己了。好比过河卒子，有进无退了。

说到这里，高岗眼里泛起了泪光。但他不会流出泪水。陕北汉子脾性刚强，宁折不弯，从未有人见他流过眼泪。三妹也是头次见到大大流露出内心的虚弱一面，铁打的汉子肉长的心，不由得心悸了：大大，大大！好好生生的，你怎么啦？不说了，不说了，我替大大做事，通风报信儿，陪大大取乐儿，都是自觉自愿。为了大大，我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当，大大！

高岗双手捧起了三妹鲜嫩如花的脸蛋，眼睛里的泪光不见了，一如往常地目光如炬，摄人心魂：三妹，听着！你说到的难处，大大也不是没有想过。你的险境也是大大的险境。大大真有些后悔把你弄到西苑这个是非窝里来。特别是我知道姓周的动用中调部的人马，到东北去密查什么我的「反毛言行」之后……悔当初，没有把你留在沈阳替我守「大帅府」，每月回去和你相聚一回。如今说这个，也晚了。这么着！大大做事大大担，快刀斩乱麻，大大明几个就出面，去报告主席，女医生孟虹，就是我高岗为了方便主席治疗风痛症，设法安排到主席身边来的！因怕引起误会，迟至现在说明。现在向主席坦白交代，任由主席发落处理。但我和孟虹，都是对主席一片至诚，赤胆忠心！

孟虹的眼睛波光晶莹，如两泓清泉。大大真是敢作敢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她激动得浑身颤抖：大大呀，你敢担当，三妹担当不起呀，影响了大大的前程咋办？我真恨死了姓周的了，文质彬彬，人面兽心。……大大，干脆由我本人了结这事算了，一了百了，干干净净，不留下任何把柄。

高岗听懂了三妹的意思，登时大怒，以手掌捂住了那迷人的红唇皓齿：胡说些什么？老子真想揍你！揍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傻瓜，小傻瓜，大大不骂你，大大是心疼你。大大十八岁起掖了脑袋干革命，拉杆子，出生入死，什么样的险境没闯过？今天这点子屁事，还能自乱阵脚？你放心，我主意已定，抢在刘、周的前头，主动去向主席说

个清白。最多把你发落回东北，把我也发落回东北，老子正求之不得！对了，事不宜迟，你明天就给卫生部高干保健局写假条，就说父亲病了，要回大连家中探望。悄悄请准了假，我让赵队长派专人送你回沈阳。只要回到了东北局，你再请病假，躲起来读书去。刘、周的手再长，也够不着你了。

第十四章 高岗密会「五虎上将」

转眼过了春节。毛泽东决定南巡，亲自圈定女医生孟虹随行。孟虹的事，高岗已主动向毛主席作了「坦白交代」，承认小孟当过自己的保健医生。因见她中、西医皆通，尤精推拿针灸，考虑到主席治疗风痛症的需要，才暗中推荐、安排进中南海医务处来的。此事，虽然出于对主席的忠心，但做得不正大光明，愿接受党中央的纪律处分，云云。

毛泽东初时感到震怒，听完高岗的坦白交代，倒是难得地释怀了：是有些无聊糟糕呢！幸而你自己主动说清楚了，否则后果严重。你说出于对我治病的关系，人家不会这么看呢！看在你、我二十年的患难之交、革命友情份上，我可以不同你计较。不过一名漂亮女子，先和你困过觉，再来和我困觉，有什么了不起？敌人不是天天骂我们共产共妻？只要不是派来卧底的！况且，小孟夫子从未在我面前弄过是非，很懂事一个人儿，又懂古典诗词，能说笑到一起，我是真心喜欢的。这事，就说到这里算完。你和孟虹今后不再见面，做不做得得到？

高岗见天大一件事情，就这么轻松过关，差点双膝一屈跪下去。润芝兄待自己，真正的恩深义重。

负责毛泽东首次南巡安全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二人，却把孟虹的名字从随行人员名单中划掉了，安排了另一名针灸师替主席治病。他们跑到毛泽东面前去解释，争辩，要求主席先冷置孟虹一段时间，考验、观察嘛。毛泽东拗不过两位对他忠心耿耿的护卫大臣，只好让了步：第一，孟虹仍留中南海医务处工作，一切如常；第二，她的情况我已清楚，不要找她谈话，搞什么政治审查；第三，她今后不再出入东交民巷八号。

毛泽东适时地保护了高岗和孟虹，阻止了周恩来、刘少奇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毛泽东看得清楚，如不加以阻止，周、刘一定会搞臭高岗，也就要伤害到自己的颜面。

出巡前夕，毛泽东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大」选出的十一名政治局成员，任弼时已去世，张闻天出使莫斯科，陈云、王明请病假，

实到八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林伯渠、董必武。列席成员为彭德怀、邓小平、彭真、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工作人员杨尚昆、田家英。

毛泽东开宗明旨：进京三年多，一直忙忙碌碌，去过东北和苏联，还没有回过江南。如果从一九三四年长征北上抗日之时算起，本人有整整二十年没有回过南方了。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况且年事渐高，身体不适，经常痛风，夜夜梦江南啊！眼下呢，朝鲜战局基本稳定，国内经济建设也开始上轨道。书记处几位老朋友体谅我，准我回江南一游。这次如无大事，我会在南方多住些日子。四处走走看看，边疗养，边读书，边调查研究。中央这个摊子，就有劳诸位了。以往，我每逢出门，都委托少奇同志代我主事，管理日常工作。这回出行，是一如既往，按老章程办哪？还是也考虑到少奇的担子太重，又是筹备「八大」、第一届人大，又是主编本人的著作第四卷，等等，莫要把他累垮了，可否试行一下三人或四人的轮值制？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他离京期间，党中央领导实行轮值制。一时，政治局成员们都感到新鲜、突然，也就证实了大家早已心照不宣的预感。

毛主席对他身边的主要助手不满意，急欲进行某种调整。对此最为敏感的又属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三位，他们几乎要同时表示看法。毛泽东用目光止住了高岗，怕高岗沉不住气率先放炮，引起大家的反感。毛泽东一如往常，像个大家长似的，一个一个点名发言：总司令啊，你是长者，谈谈高见？

朱德笑笑微微，像个弥勒佛似的：可以，可以，两种方式都可以，不就是批个文件、主持个会议吗？现在电话、电报都很方便，反正大事还是要请润芝拿主意。

毛泽东笑了：总司令大好人一个，两种法子都赞成，说了也等于没说，比我们懂得养尊纳福呢。

大家跟着轻松地笑了起来。

毛泽东和刘少奇同时各自在嘴里含上一枝烟。刘少奇抢先给毛泽东打火。毛泽东礼尚往来，也给少刘少奇点上火：少奇啊，轮到你了，

你是当事人。我的第二个法子，是出于对你的照顾，怕累坏了你，光美要寻我打官司罗。

大家又笑起来。刘少奇历来避嫌疑，回答得很干脆：我赞同主席提出的第二个法子，搞轮值制吧，发挥一下集体领导的功能嘛。我看政治局委员，在主席离京期间，可以轮流坐班，抓抓全局性工作，也是锻炼干部嘛。

毛泽东吸着烟，眼睛眯缝起来：轮流坐庄，一天一换，群龙无首。恩来，你说呢？

周恩来心里雪亮：一搞轮值制，虽然肯定有自己的份，但也肯定会有高岗。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啊！一旦形成制度，今后想改变，就难了。因此，他语调诚恳地说：「七大」以来，主席有过几次重要的外出，头次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和九月，去重庆谈判，离开延安四十五天；二次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中央班子分成两拨人马；三次是四九年底主席出访苏联，后又视察东北，离京三个多月……都是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少奇同志兢兢业业，工作出色，没有辜负主席的重托。这在全党已成习惯。我看这次，也不要轻易改变了，还是实行主席讲的第一种方式比较稳妥。

也真是拿这个恩来没办法。他讲起话来，总是滴水不漏，有理有据，别人很难反驳呢。毛泽东见到高岗拉下了脸、有些坐不住似的。心急火燎，你想扶他，也不知扶不扶得起呢，还弄了个小孟来卧底。……又见彭德怀和邓小平两个交头接耳，不知在谈论什么，遂问：老彭啊，国防部长阁下，你和小平有什么话，能不能大声点，我们都听听？

彭德怀顿时涨红了脸，欲分辩。倒是邓小平轻松地说：主席，我来向大家作交代。方才我们两个是开了小差。彭总从朝鲜前线给我带回来两盒战利品，缴获的美军扑克牌，他晓得我爱打桥牌。我向他表示谢意，夸了两句那扑克牌质量不错，烫了塑胶，防水防湿。

毛泽东哈哈大笑：好了好了，我这里在谈党政大事，你那里谈娱乐消遣，会中有会，各投所好，互不相扰……彭老总，你是位革命的清教徒，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打牌。对于方才的议题，发表一

点高见如何？

彭德怀脸色平静下来，笑笑说：老毛是当家的，想叫我放炮。放就放。当家的要出门，家里谁来主事？我看不是什么大事。不就是总司令说的批个文件、召集个会议么？眼下的一件大事，还是那个新税制问题，各地反应很大，老毛也给政治局写了信，闹腾了个把月，怎么没有下文？究竟是继续执行，还是暂停执行？中央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下面不好做事呢，干部骂娘呢。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见彭德怀讲话跑题，节外生枝地又提出新税制问题来，脸上都呈现不悦之色。唯高岗、饶漱石激赏地看他一眼。其余人则保持沉默。

刘少奇见无人接彭德怀的茬，怕沉默久了主席不耐烦，恩来太尴尬，只得出面解释说：老彭啊，上个月主席给政治局写了那封信后，开过两次会议，对新税制作了专门讨论。你因去了朝鲜，没有出席。大约回来也没有看到简报。会上，恩来，薄一波作了深刻检讨，请求中央给他们处分。

主席提议，四月份召开一次全国财经会议，来彻底检讨新税制问题，并指定会议由国家经计委高岗同志主持。情况就是这样，向你通报一下。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议题，主席想听听你的高见哪。

彭德怀说：那就算我官僚主义了。关于当家的出门……那我又放炮了，我同意少奇先前提到的，试试轮值制吧，多培养一点人才抓全局性工作，锻炼干部嘛。当然，既然是管家主事，也不能大家一人轮一天的来。我看就由少奇、恩来、高岗三位轮值。三马拉车嘛！

毛泽东抚了抚掌，看大家一眼，见无异议，便说三马拉车，老彭这一炮不算空放。我同意试行少奇、恩来、高岗轮值制。三位也要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少奇侧重党务，恩来侧重文教卫体加上外事，高岗侧重全盘经济、工农商贸。全局性工作，建议三位每人轮值一周，轮流倒换。重大的事情，你们最好还是先和我通气打招呼，不要再犯恩来的分散主义和独立主义，事情就这么定了。总之，有劳各位同心协力，团结共事。以便本人在南方安心读书养病，调查研究等。对了，还有个重要事，为了管好我们这个已经拥有八百万党员的执政党，除

了书记处四位书记之外，还想增加一名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本主席提议由邓小平来担任，各位以为如何？此人小我十一岁，精力充沛，办事果决，人家忙得焦头烂额，他却案无隔夜公文，晚上打桥牌，是可忍，孰不可忍哉，不能轻放了他！

毛泽东幽默地话锋一转，转出另一项重要人事任命来。当即多数人鼓掌，表示通过。只有邓小平站起来说：主席，你这个任命太突然了。不行不行，我调到中央来不到半年，政务院分工我管交通、邮政，工作刚刚入门，又加新担子，吃不消的。何况，党务工作，由少奇同志抓得有条有理，不需要增加人手。

毛泽东说：看看，都说邓政委处理事情，举重若轻，现在却和我讨价还价，算怎么回事？你就不看看少奇累得早生华发，背脊都佝偻了？

刘少奇说：小平同志，我看你就不要推托了。就算帮我一个忙，当个党务方面的助手嘛。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记得你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期间就担任过，现在不过是重拾旧业，车轻路熟嘛。

毛泽东说：少奇讲得好。少奇给我当助手，你给少奇当助手，也就是给我当助手嘛，服从组织安排，有需要的话，工作上你可以对我直接负责。总司令，少奇，还有诸位，事情就这么定了吧！请鼓掌通过。

会场上响起一派热烈的掌声。刘少奇随后宣布，主席建国以来第一次回南方，我们一定要抓好安全保密工作。书记处决定，由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二位，率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全程陪同主席南巡。

高岗更有信心了。事情明摆着，润芝兄四两拨千斤，中央实行刘、周、高三人轮值制，是进一步把他高岗摆到全党全国的领导岗位上来了。自己取代周恩来已是呼之欲出，指日可待。更妙的是，润芝大哥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一职，无形中削去了刘少奇一半的党务权力。可见，润芝大哥对刘少奇也是有所防备，有所限制了。

形势太好，但不可以掉以轻心，忘乎所以。刘少奇、周恩来二人，不会那么乖乖放权，乖乖就范的。他们一定会暗中勾结，或者说早已

暗中联手，全力对付他高岗了。好险啊，幸而自己采取了主动，及时把孟虹的事向润芝大哥作了「坦白交代」，取得了润芝大哥的谅解。否则，只此一事，被刘、周二位咬住不放，打开缺口，深揭狠挖，他高岗可就真要一败涂地，声名狼藉了。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润芝兄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欣闻解放军占领南京，写下了著名的诗篇。现在，确是到了他高岗「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时机了。跟周、刘的权力较量、决战，已迫在眼前。必须群策群力，方可众志成城。

毛泽东离京南巡的第三天，又是一个星期六晚上，东交民巷八号院照常举行舞会。仍是一批东北局调京工作的老同志及年轻女眷们。那位艳光四射的女医生孟虹没有到场。高主席匆匆来舞厅露了个面，跳了两支曲子，就到后院召集「五虎上将」会议。前院跳舞，后院开会，便于混淆视线，掩护目标。号称东北局「五虎上将」为：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张秀山，副政委兼后勤部部长张明远，国家经济委副秘书长马洪（原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郭峰（原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高岗办公室主任兼卫队队长赵德俊。高岗对这五名自己最亲信的心腹大将，采用的仍是往常那边吃边喝边议事的「会议形式」。酒席上面，弟兄们容易信誓旦旦，肝胆相照，畅所欲言。高岗举起盛满长白山人参酒的杯子，先向张秀山、张明远二位说：欢迎二张兄弟来京相聚。有你们二位坐镇东北，我这个在北京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睡得落实啊！这杯酒，先要敬你们二位！说罢，一仰脖子，干了杯。接下来，高岗亲自给二张添酒：马洪和郭峰，是两位才子，算是我的文韬。二张加上小赵都是带兵的，算是我的武略。文韬武略，是打江山、坐江山最重要的两手，所以你们是我的左臂右膀，缺一不可。

张明远、张秀山都是十几岁跟随高岗在陕北根据地一路打拼出来的，可说是生死与共的老上下级了，见高主席这样看重他们，早已起身举杯，忙不迭地向敬爱的老首长高主席回敬、干怀。

高岗招呼二位坐下，并颁酒令，今晚上兄弟相聚，不来虚礼，谁也不准起立了。接着，他散给每人一支大中华，边抽边喝边吃边说：

虽然弟兄只有五位，可也文武齐备啊！几杯人参酒落肚，张明远、张秀山激动地说：高大哥，我们自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那日起，就跟着你打天下，是你一手栽培提拔的。还是那句老话，高大哥指向哪搭，咱兄弟打向哪搭，没二话！

高岗豪气地说：我也还是那句老话，我和五位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兄弟相聚，是有要紧的事相商。你们知道，每到紧要关头，我总是要先和你们打招呼，听听你们的意见。

张秀山、张明远等五人听高大哥有大事相商，不约而同地停了杯盏，睁大了眼睛，认真聆听。马洪、郭峰二位掏出了笔记本，准备记下要点。

高岗说：不要笔记。我下面的话，各位只能记在心头、关在嘴里，上不告父老，下不告妻儿，不能露出半点去的！兄弟同志哥，我们党的事业，又到了关键时刻。主席年纪已大，身体不好，害有风痛症，去年还中过风，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不是抢救及时，就没命了。这是党的绝密。因此上，许多事，主席处理起来，往往力不从心。他对他的两名助手，一个刘，一个周，也越来越不满意、不放心。刘出身破落地主阶级，周出身没落官僚资本家家庭。他们身上自小打着剥削阶级的烙印，不像我和各位，出身贫苦，跟一切剥削阶级是生死对头，不共戴天。四九年革命胜利后，他们两人都不想干社会主义，一而再、再而三地变着法子，甚至颁布政策、法令来保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毛主席已动过几次雷霆之怒。刘、周口头上作检讨，实际上坚持不改。直到今年初，周和薄背着中央、背着主席，实行什么新税制，叫做什么公私税制平等，引起全国波动。再一次露出他们反社会主义，护资本主义的马脚。毛主席已对他们完全失望，所以只好考虑组织手术了。主席去年八月调六大区负责人进京，特别是委任本人当国家经计委主席，就是为这次的组织大手术做准备。前几日，主席离京前夕召集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两项关键性的人事任命。现在还没有在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中传达。一是从现在起，凡主席离京，不再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由我和刘少奇、周恩来三人轮值，叫做三马拉车。大家明白主席这深意了吧？这也是一个过渡性安排，今后

是我来做主席的第一助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主席已经向刘、周打过招呼，要安排刘去搞议会，周去管政协；二是任命邓小平任党中央秘书长，直接向中央主席负责。你看看，主席这一任命，不是削去了一大半刘手里的党务组织权力？所以刘、周这两块石头，中央是一定要搬掉的！还有，主席和政治局已经决定，四月份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由国家经计委主持，我致开幕词，清算周、薄在新税制上的错误。我相信这次会议后，周就下台了，主席已明确指示，由我来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属下两大机构的工作。随后机构合并，由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以上是形势的光明面、大好面。

郭峰听到这里，激动地轻轻呼了一句：高主席万岁！

高岗怕其它人也跟着呼喊，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连忙做了个制止的手势：任何时候，都不要喊这类愚蠢的口号，老子从来不相信球的八千岁、九千岁、万岁。兄弟同志哥，形势还有另一面，阴暗一面，严峻一面。弄不好，杀头，进班房。各位东北局大人，你们知道不知道？上个月，周恩来两次密令中央调查部的人，到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地密查我的所谓毛反言论？你说他猖狂不猖狂？大胆不大胆？可是对于此事，我们东北局的同志，包括在座的多数同志，都毫无察觉吧？都在睡觉吧？幸好还有赵德俊的保卫系统在替我做耳目。对不起，我把周恩来的阴谋活动直接向主席告发，周恩来说是奉了刘少奇的指示，筹备「八大」须对所有的高级干部做一次新的审查。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毛主席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秘密活动，指示今后任何人，没有他的批准，都不能利用中央调查部系统来对付党内同志。他老人家更不相信我高岗会有什么反毛言论。

除了赵德俊，张秀山、张明远、马洪、郭峰四人，都睁圆了眼睛，又惊讶，又气愤。张明远一拍桌子站起来：无耻！卑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过去，我还把刘、周当作领袖人物来尊敬、爱戴，原来是人面兽心。

高主席，只要你下命令，叫咱干啥都行！

张秀山也跟着站起，两眼冒出火星：姓周的平日人模狗样，温文尔雅，原来是搞情报、玩阴谋的老手！他要敢碰咱高主席一指头，咱

决计饶不了他！有他没咱，有咱没他！

高岗两手巴掌朝下压了压，请二张坐下：来来，我和各位互敬一杯，互敬一杯！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头脑冷静，正确估计形势，分析敌我利弊。其实，刘也好，周也好，就是那么两下子嘛。小马，你是我们的小诸葛，你说哪？

「五虎将」之中，只有马洪是大学生出身，读书最多，年纪最轻，头脑也最灵活，二十几岁就在高岗手下当了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东北局政治研究室主任。他恭敬地望着高主席说：我认为，有的事情我们应立即着手，早作准备。一旦中央有事，譬如主席身体不行了，不能管事了，除了高主席，谁也撑不起咱国家这个大摊子。我们的革命是怎么成功的？靠武装斗争打拼出来的！过去有句话，陕北救中央，高主席谦虚，不让说了。

但陕北根据地，的确是使得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大本营，延安是我们党的伟大摇篮。文韬武略，文武双全的领袖人物，只有毛主席和高主席两位。刘少奇算什么？有多大本领？多大贡献？过去领导白区地下党，完全走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白白送掉了许多革命同志的性命。早就有人说他是靠呼口号、喊万岁、编毛选起家。四九年后由他主持党务，指导经济工作，屁股完全坐到他岳父老子那样的大资本家一边去了，一味地保护私有经济，根本不想搞社会主义！我们要尽快把他四九年以来的一系列反社会主义、保资本主义的言论要点整理出来，到时候用他自己的炮弹去击中他，就比什么都有效！

张秀山接着说：刘少奇不行，周恩来更不行！他一九二七年起就在地下党中央任军委书记，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仗，是个常败将军。领导南昌起义，把部队拉到广东沿海，结果全军覆灭，只有朱总、陈总带出了一小支部队。周恩来坐渔船逃到了香港。所以说他是个革命的逃兵，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他从香港潜回上海，投靠瞿秋白，投靠李立三，投靠王明、博古，反正是谁都投靠。王明把他派到江西苏区，夺了毛主席的兵权，导致我们党丢失了江西苏区。……历史在在说明了，他干革命、指挥军队不行，搞情报、搞阴谋行！四九年进城后，他又和刘少奇勾连在一起，保护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利益，阻挡社会

主义……所以我作为一名军人，坚决拥护毛主席和高主席，绝不能让刘、周的阴谋得逞。

张明远插话说：我看，一旦主席重病，我们就要安排一支部队，把毛主席接到东北去保护起来，给他老人家精心治病。高主席坐镇北京，指挥全局，谁敢动手脚，就干他个球！

好一会没有插上话的郭锋，这时接着说：饶部长和我已经研究过了刘、周的档案和有关材料。他们二人在历史上都有许多疑点。长期从事白区地下工作的人，大多不干不净。周的社会关系特别复杂，除了当过逃兵，他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年年底赴井冈山之前，整整五年时间，在上海地下党的活动，他的履历表上许多月份干了什么事都交代得很含糊，他和上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关系很深。曾经被捕过，怎么逃脱的，交代不清楚，也没有证人；再说刘少奇，历史上三次被捕，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捕，一九二九年在大连被捕。都是怎么出来的？出卖过同志没有？交代不清楚。饶部长知道他第三次被捕的情况。他向当时的东北军阀张学良自首，供出了南满地下党名单，张学良才放了他。

他回到上海，后才去了江西苏区根据地。……所以，我们单是抓住刘、周的历史问题，就可以做出大文章来！

高岗听着听着，喜滋滋地望着自己的「五虎上将」，很满意，很满意。今后都可以委以大任，独当一面。张秀山可以当总参谋长，张明远可以当总政治部主任或总后勤部长，郭峰可以任中央秘书长，马洪可以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赵德俊可以当中央警卫局局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他请大家尽情地喝、尽情地吃、尽情地抽、尽情地说。直到大家献计献策，说得差不多了，才总结性地说：各位兄弟同志，我们都是从延安出来的，彼此知根知底，都是十几二十年的志同道合者，情同手足哪。今天我向你们交了底，交了心。你们也向我交了底，交了心。依目前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可以说是利多弊小，形势大好，前程光明。在刘、周方面，可以说是利小弊大，形势不妙，前途黯淡。但我们万万不可轻视对手、麻痹大意。主席就亲口对我说了，不可轻看刘、周，并担心我不是刘、周的对手。但我向主

席表了决心，只要有主席撑腰，我姓高的就敢打敢冲，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周拉下马！

我还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不是孤军作战，我们有一大批后备辅助力量。

饶哥是中央组织部长，和郭峰一起，牢牢掌控着党的组工大权；彭总和我也是至交，他很看不起刘、周的，时机成熟，国防部长肯定跟我走，并助我一臂之力的。军队的指挥权是关键。还有林总，我多年的老搭档，他也是从来不服气刘、周的；还有华东局的柯庆施，对刘少奇恨之入骨，延安整风时，曾被刘少奇关进窑洞黑牢两年整，险些被杀害。后来还是江青同志发现问题，报告了主席，把柯庆施救出来，并委以重任的。另外，上海市的陈毅也不买刘少奇的账。其它，北京市的彭真、中南局的陶铸，也都对刘少奇有看法，关系大不融洽的。……想想看，全国六大行政区，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起码有四大行政区的领导人，跟他刘少奇尿不到一只壶里去！他刘少奇在党内、军内有多少基础？毛主席吹口气，也能把他给吹塌了，家伙挺不起来了！

高岗粗俗的话语，把「五虎将」都逗笑了。

高岗继续说：主席带兵，讲究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要打好当前与刘、周的这一役，也得贯彻主席的战争思想，战略方针。

下面，我具体来谈谈我们应做的准备，文武两手，双管齐下。先谈武的一手。只要毛主席还健在，这一手用上的可能性很小。周调动不了军队，刘更是连门都没有。但我们仍要预作准备，以防万一。此一重任，要落到二张身上。十三兵团三十八军，不是回国内休整了吗？这是林总四野的老主力。抗美援朝又成了彭总志愿军的主力，彭总称之为万岁军。回国后又归我东北军区管辖了。三十八军的编制比其它军大出许多，十万人马，装备精良。我记得它的营地摆在山海关外的葫芦岛一线，离北京只有三、四天路程。二张的任务，就是代表东北军区司令部，也是代表我，和他们的军长、副军长、政委、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一班人拉好关系，生活上、政治上关心他们，

不要分上下级，而要像亲兄弟。平日什么敏感的话题都不要提。一旦北京有事，我联合彭总、林总一声令下，他们即可开进关内，赴京勤王，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张秀山，张明远同时起立，齐声回答：高主席，我们坚决服从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高岗笑容满面：坐下坐下。二十几年老兄弟了，用不到客气。武的一手，还有一样，由小赵负责，在东北军区保卫部名下，训练一个特种营，五百名好汉，从身高、体能、枪法、拳脚擒拿，十八般武艺，都是最出色的。士兵享受正排待遇，班长享受正连待遇，排长享受营级待遇，连长享受团级待遇，营长享受师级待遇。此事，严格保密。谁透风声，砍谁的脑袋。五百壮士训练好，随时准备担负特殊使命。以上，是武的一手。文的一手，由郭峰在饶部长领导下，查清楚刘、周二人的肮脏历史，备用；由马洪整理出刘、周二入，自一九四九年进京以来，一系列反对毛主席，阻挡社会主义，保护资本家、资产阶级的言论和行径。周还有一系列架空中央人民政府、架空中央主席的问题。郭峰挖历史问题，马洪整理他们的现行材料。各位兄弟同志哥，工作要分头抓紧，争分抢秒，齐头并进。这次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打他姥姥个措手不及。

第十五章 善恶只在一念间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亦即农历大年初三日，毛泽东在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行人陪同下，乘坐专列火车抵达武汉，入住武昌东湖宾馆，受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等人恭谨而周全的接待。十七、十八两日游览珞珈山、蛇山、黄鹤楼、龟山等文化风景区，眺望了即将动工的武汉长沙大桥地势，数度被群众发现、围观，高呼万岁。

二十日晚上，毛泽东一行乘海军军舰离开武汉，顺长江而下，为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二十一日凌晨过九江，背颂唐人白乐天《琵琶行》。二十二日抵达原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有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市长陈毅等往迎。晚上入住原蒋委员长官邸。晚宴后，豪兴大发，书四年前旧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送柯庆施：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柯庆施得了伟大领袖的墨宝，高兴得手舞足蹈。陈毅不干，也要毛主席手书一幅。毛泽东提笔稍一沉吟，即书下唐人李义山吟金陵七绝〈咏史〉相赠：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

并附言曰：昔诸葛亮论金陵地形云，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此言大谬。东吴、东晋及宋、齐、梁、陈六朝建都此地，五十年一兴衰，皆短命王朝也。后明太祖朱元璋设国都，也只一代三十年，即被其子燕王夺嫡，迁去北京。近孙、蒋定都亦不过三十余年。帝王之宅何在？唯一片降幡出石头罢了。

毛泽东此行，确似过去帝王出巡，所到之处，封江封路，车船回避，禁卫森然。重见阔别二十年的江南风物，确是心如潮涌，感慨良多。二十几年前，他在江西井冈山扯起义旗，搞武装割据，被世人骂作叛党乱匪，后有朱德等人入伙。便是在共产党里，红军内部，他

也屡受王明、秦邦宪、周恩来们排挤打击，好些年抬不起头、伸不直腰呢！世局如棋。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今日他毛泽东却是以全党全军全国最高领袖身分，巡行江南来了。人人都恋江南好，物华天宝，钟灵毓秀，富贵温柔。难怪北人杨坚、杨广父子，满人康熙、乾隆，做了皇帝之后，都要年复一年的南巡罗。……此行唯一遗憾，是未能携带孟虹随行。虽说各地都有年轻美貌的女文工团员陪他跳舞，却是谁也代替不了小孟夫子的词色品貌，风情万种。

身处南方的毛泽东未能了解的是，中央警卫局虽然遵照他的三点指示，没有对留置在北京西苑内的孟虹进行政治审查，却对她的人身自由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未经批准，不得离开西苑、不得往外打电话、不得接受亲友到访。一句话，不得跟高大大见面，不得跟东交民巷八号院以及东北局驻京机构有任何联系。

孟虹请假回大连探望父母的报告送上去后，也迟迟没有批下。她问过医疗服务处的领导，领导说他们作不了主，要等中办的批复。一天她大着胆子去问了中办一位平日对她表示关爱到了讨好、献媚程度的头头。那头头这次却耍起了官腔：小孟啊，你怕是找错地方罗，我们这里只管正部级以上高干的请假事项呢，你一名普通医务人员，我们怎么管得着？

她成了皮球，被人踢上踢下。问题卡在哪儿？虽说仍是天天到医疗服务处上班，但过去那些熟悉的、随处可见的亲切微笑不见了，人人都对她摆出了公事公办、敬而远之的严肃面孔。更奇怪的是，她所开出的药方，都要经主管业务的处领导审核，才能到药房取药。平日排着队儿轮候她做针灸治疗的首长们，也都改找别的大夫。她的诊室里门可罗雀。连一向对她最为爱护，总是见面拉手称她为「小妹子」的蔡畅老大姐，有两回来打针、取药，见了也只是淡淡地点点头，像是从未认识过似的。

聪慧的孟虹明白了：自高大大向毛主席坦诚交代了她曾经做过他的私人保健医生之后，毛主席虽未动怒，「秘密」却在西苑高层悄悄流传开来。她已失去行动自由，形同遭到软禁，四周都布满了警惕的眼睛。为此，她暗暗恨上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一切皆因周恩来从

作祟，私派中调部的人员去东北密查她和高大大的事。那么大一个人物，年纪上也足可以做自己的父辈，却不肯放过一名普通的医务人员，何苦来？打狗欺主，堂堂政务院总理，是把孟虹当成高大大跟前的一只小狗来打了。

孟虹还有个预感，周恩来不会就此罢手，而轻易放过了她。说不定还会亲自出面找她谈话，以便从她口里掏东西，好进一步打击高大大。她恨杀了姓周的。姓周的是大大的克星。大大是她的恩人，姓周的是她的仇人。

想起如今见不着面的大大，她就想哭：大大啊，你晓得三妹是在怎样惦记着你吗？你晓得如今三妹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视、跟踪，如同囚徒吗？连人都不许见，连电话都不许打。三妹总算尝到了禁宫的滋味了。难怪《红楼梦》里写贾贵妃回大观园省亲，见到贾母、王夫人就哭泣：谁教当初把孩子送到了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不过大大，你甭担心，三妹会替你争气，三妹会对得起你。若周总理还出面，找三妹谈话，要求交代问题，三妹绝不会说出半句对大大不利的話；若他找三妹谈话，也做做针灸什么的，那就太好了，天赐良机了。三妹就要违了医德医道，甘冒杀身之祸，替大大做一个侠女。是的，做一回侠女。《战国策》里〈唐且不辱使命〉一文怎么说来着？「夫专诸之刺王僚也，慧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者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三妹倒是用不到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只须一根银针下去，就可以扎瘫了他，扎废了他！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为了大大，三妹要做一回女丈夫。不过，如此一来，会不会祸及大大？人家会不会栽诬大大是主谋？不会，不会，自毛主席春节之前决定南巡后，自己跟大大再没有见过面，连电话都没有打过，他们查不到任何证据的。大大从未授意她有朝一日相机施辣手、除仇家。也跟大连老家的父母姐妹无涉。完全是三妹的个人行为。三妹做事三妹当，谁都不牵扯。三妹可以事先留下遗书，认自己一时失手，错扎了穴位，瘫痪了尊敬的

领导人，铸成死罪，无颜活在这世上。

想着这些，孟虹想哭。但没敢哭出声。西苑是个哭都不能出声的地方。哭都怕被人发现，会被人汇报了上去，会有人来关注你为什么哭，为谁人哭？……妈呀！我这是怎么啦？她忽然吓出了一身大汗，像做了场噩梦，惊醒转来：这算哪回事？神经出了毛病？竟然想去做女刺客，对人下手？三妹啊三妹，你怕是忧愤过甚，想入非非，走火入魔了！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们领导人之间，那些恩恩怨怨、浑浑浊浊，你一名年轻女医生，怎么弄得清楚？怎么可以搅和了进去？诚然，自己在感情上是一边倒，属于高大大的。但自己为什么要恨上周总理？几个月来，各种场合，见到周总理，总怕有十多次了吧？每次，周总理都要特意在自己面前停一下，亲切地问上几句：小孟医生，工作和生活都习惯了吗？有什么困难没有？父母都在大连？没请他们来北京玩玩？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话，你可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等等。周总理总是那么和蔼亲切，平易近人，如父如兄。这一点，他比大大还强哩。大大是粗粗拉拉，热情如火，总是带着一股大男人主义的霸道气。

她不能理解，高大大和周总理，周总理和高大大，为什么要在毛主席面前争宠，搞得针尖对麦芒似的，势不两立，水火难容？是毛主席利用高大大，来对付周总理？取代周总理？还是高大大也要利用毛主席？是啦是啦，高大大是一心要攀到党内第二把手的高位。高大大对自己也说过多次，毛主席早示意他，不但要让他越过周总理，还要越过刘副主席呢！偏偏周总理和刘副主席又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不是谁想取代、谁想越过，就可以轻易被取代、被越过的！天哪，真是高处不胜寒了。……孟虹越想越害怕，身发冷、心打颤，不敢往下想了。唯一的乞望，是自己早日请准假，离开北京，离开西苑这藏龙卧虎、龙争虎斗的皇家园林凶险地，回东北老家，探望父母去。只要出了山海关，就是大大的东北局地方了，就可以请长病假，住进一个谁也找不着的地方去，死也不回北京这千年古都来了。

孟虹转了念头。说不定周总理还真是她唯一可以求助，会给予她关怀、爱护的领导人。她却没法子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你一个普通

工作人员，凭什么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打电话？你连西苑总机一关都过不了。你敢拿起电话说：我要五号？她知道总理的代号为五号。人家总机接线生一定问：你是谁？哪个单位？你能说，我是孟虹，有事要见总理？说不定电话被切断一刻钟、半小时后，即有中央警卫局的人来找你谈话，看看你是否精神正常？或是看看你是否有良好的动机？

也是心到神知。不两天，就见到周总理夫人邓颖超来医务处取药。孟虹正想迎上去，邓妈妈却径直朝她走来了，亲热地拉住她的手说：是小孟同志吧？我们在主席那儿见过的。总理也常在家里提到你。昨几个还对我说，有时间去看看小孟吧，名医后代，又年轻又懂事又有学问，让人怜爱呢。有什么事，请她直接来西花厅谈谈。

听邓妈妈这一说，孟虹眼里已溢满了泪水。她抓住时机说：俺是有件事，想请总理和邓妈妈您关心。……可俺不敢打电话，总理那样忙，怕总机不肯转……。

邓妈妈见医务处人员出出进进，不便说话，就把孟虹拉到走廊拐角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下来，才问：什么事啊？急不急？你比我们的女儿维世还小一轮吧？要是很急的话，可不可以先告诉我，我再代你转告总理？

孟虹竭力抑止住内心的激动，不让眼泪流出，而颤着声音说：邓妈妈，我有一年半时间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他们年纪大了，体弱多病，连来了好几封信，想我回去一次，见一面。……我给医务处写了请假报告，要求回大连探望父母，快一个月了，都没批下来，医务处推给中办，中办推给医务处，不知究竟卡在哪儿……。

邓妈妈抚着孟虹的肩头，安慰说：就这么个事，让你不开心了？不难，不难。按说，他也用不到管这么具体的事。但总理喜欢照顾人，特别是他熟习的。对了，听说你还是位针灸高手？近些天，总理老嚷肩背疼。我劝他注意休息，他又不肯听，每天一坐五、六个小时，听人汇报、批阅文件，还有不肩背疼的？这样吧，我回去安排一下，明天你替他做做针灸治疗，好吗？你等电话好啦。

孟虹小鸟依人，半偎在邓妈妈怀里，楚楚可怜的样子。

邓妈妈离开后，孟虹浑身上下都暖融融的。她脸上又恢复了平日

那高雅而甜静的笑容。对她疏远、冷淡了十来天的医务处的同事们，见总理夫人拉住她亲亲热热的说了好一会的话儿，也都领味出来什么奥妙似的，又一个个向她绽现了笑意，点头的点头，问好的问好，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下午，孟虹一直等候着邓妈妈的电话。直到下班前一刻，医务处一位领导才笑微微的来通知她：明天上午九时半，有车子来接，替首长做治疗。领导没有告诉她是去给哪位领导做治疗。根据工作纪律，她也不准事前打听。当然她心里有数，还差点儿要问：西花厅走着就能去，还用车子来接？

整个晚上，孟虹都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思绪万千，辗转难眠。她有个强烈的感觉，明天将是决定她命运的日子，决定她今后是身处樊笼，还是重获自由。古人说，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无处下金钩？她多么向往海阔天空、自由自在的生活。想笑就大声笑，想哭就大声哭，想唱就放开歌喉。用不到左顾右盼、前龙后虎、处处小心、步步提防。整个西苑，殿宇辉煌，亭台入画，湖光明媚，却是一座把人禁锢在里边的大鸟笼……之后，她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又恶梦婆娑：一会是高大大抱住了她，衣服都没顾上脱，就干上了那事儿。干的正欢着，突然闯进一队士兵来，就当着大大的面，连话问都没问，把她提猫儿狗儿似地提走了。……一会是毛主席脱光了，躺在那儿，让她做全身按摩。她正做的香汗淋漓，气喘咻咻。毛主席那肥硕的身躯忽地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抓住她的双手，以那又亮又硬的湘潭土腔喝问：哪个把你派来的？你算貂婵？我算董卓？谁是吕布？谁是王司徒？瞎了你们的狗眼！敢对本主席施美人计，你们吃了豹子胆，丧心病狂。……一会儿是敬爱的周总理，给他做肩背部针灸，都不肯俯下身子去卧着，只肯坐在一张四方凳上，光着上半截身子，胸前还掩了块大毛巾。总理身子不胖，但肌肉还算结实。总理和她有说有笑，兄长一样和蔼、父辈一样慈祥。她却忽然失手，将一支长长的银针朝总理的脊椎骨中段寿堂穴上扎了下去，扎得很深很深。寿堂穴为针灸禁区，一旦扎中，不死也瘫。总理扑通一声朝前栽了下去，倒下一截木头一般！邓妈妈赶来了，干女儿孙维世赶来了，外交部大美人龚澎赶来了，

卫士长赶来了。人人都大叫捉奸细、捉刺客！她旋即被人按倒在地，被戴上了手铐脚镣……。

孟虹吓醒过来时，天已大亮，浑身如同泡在水里一般，连床单都被她汗透了。她慌忙爬起来，宿舍里四处扫一眼，窗外边有没有人影儿？她掀起床单看看床脚下，有没有人在卧着？她最担心自己做梦时大喊大叫了，被人听去了。大喊大叫了吗？被人听去了吗？她能问谁？谁能告诉？

上午九点半，一辆黑色吉姆轿车，来医务处接走孟虹。中年司机面带笑容，什么都没有说。她也什么都没有问。她熟悉这种苏式高级防弹轿车，外表笨一点，里边却挺宽敞、舒适。真皮座椅，高级音响，冬天暖气，夏天冷气。高大大也有一辆。高大大说过，史达林同志给咱中国党的五位最高领导人毛、高、朱、刘、周，每人送了一辆。她早在沈阳就坐惯了高大大的那一辆了。主席的那辆去年底在香山时也陪坐过。周总理的这辆，今天是头一回坐。

吉姆车载着孟虹出了西苑北门，折向西南疾驰。孟虹忽然心里一阵冷噤：天呀，这是要去哪儿？难道是秘密逮捕？把我关到城外监狱去？转而想想，又不像。要抓我这样一个小人物，还用得着邓妈妈出面？还用得着周总理的专车？荒唐！这些日子我总是疑神疑鬼？心慌慌，意乱乱……。

中年司机大约从后视镜里看到了她的神色，便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孟大夫，我送你去西郊新六所，总理昨晚儿在那里召集会议，留下来过夜。这事，你回到西苑不要对人提起。

孟虹的心情舒展开来。透过酱紫色的丝质窗廉，她看到大街两旁的自行车车流、人流，间中夹有马车、人力车、张家口外来的骆驼队。她知道已经上了西长安大道。之后是复兴门、木樨地、公主坟，一路西去。她想唱歌。她好久没有唱歌了。涌到嘴边来的，竟然不是平日最熟悉的〈绣金匾〉、〈南泥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是一支小时候父亲教的、早已忘记了的〈汉宫秋月〉昭君怨。她噎住了，猛省到不能唱这曲子。现刻唱出来，属于情绪不健康、不正常。几乎所有在西苑里工作的人，都能自觉地随时调控好自己的情绪。

轿车拐进一条小街。在一道并不显眼的大门前，车子减速。站岗的士兵只望了望车牌号码，即致礼放行，真是认车不认人了。原来进了一座大园子。道旁满是修剪得齐齐整整的冬青矮墙，矮墙内是无数的水杉、雪松以及光秃着枝杈的各色花木，唯那依依垂挂着的杨柳枝条上，已经布满了绿豆色的叶芽。树丛里掩映着一栋栋西式小楼。轿车停在叫做「四号院」的院门口。大约是听到了汽车声，院子里有位穿军装的年轻人迎了出来，替孟虹开车门：孟大夫，请。总理已经起床了，在等着。来来，我来拿这保健箱，挺沉的哪。

孟虹早听说过这座新式园林叫新六所，是一九四九年三月末党中央机关迁至西郊香山、尚未搬入城内西苑之前，替中央五大书记盖的住处，毛、朱、刘、周、任一人一栋，加上工作人员值班楼，共是六栋。任弼时去世后，「五号院」分配给了高岗。但听说高大大只是来看了看，并未入住过。

孟虹被领进门厅，换了双软底拖鞋，上环形曲梯，走过一道门廊。那年轻军人快步向前，轻轻敲了敲一扇大玻璃门，朗声报告：总理，客人到了。

那个孟虹所熟悉的江浙口音普通话传了出来：是小孟吗？请进！请进来。

门开了，原来是一间阳光明亮的大办公室。几乎整个南墙都是大玻璃窗，窗下摆着几大盆枝叶肥硕的植物。其余东、北、西三面靠墙挤满了书架。一张有单人床那么宽长的大书案摆在稍近南墙的屋中央位置上。书案对面放有五把藤椅，看来是给那些前来汇报情况、请示工作的负责同志准备的。

周总理放下手头正在批阅的文件，站起身来，绕过大书案，向孟虹伸出了他那具特殊标志似的永远半曲着的右臂：小孟啊，许多日子不见了，你好像又清丽了些？当医生的人，不要光顾了替别人保健，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嘛。

孟虹双手捧住了周总理的右掌，顿时心里翻起一阵热浪。原先对总理的一点防范、甚至记恨，一见到他本人慈祥的面孔、亲切的话语，就烟消云散，如同冰块见了太阳一样。

请坐，请坐。小李呀，替孟大夫泡一壶陈老总送的碧螺春来！小孟，你稍坐坐。一份急件，还剩下两页，我先看完。那茶几上有今天的报纸，你随便翻翻。

孟虹见总理这么忙，也真有点坐不住。这四号院，这大书房，好静啊，连轻轻翻动报纸的声音，都像沙沙巨响。不一会，那叫小李的青年军人以托盘托来一只青花茶壶、两只青花茶杯、茶盘，摆放在茶几上。周总理已将一迭文件装入个大牛皮纸信袋，亲自贴上封口，递给小李：交值班室，立即专送书记处少奇同志办公室。

小李退出后，周总理转过来，拉一张藤椅坐到了孟虹的斜对面，先替她倒上一杯清香扑鼻的热茶，再给自己也倒上一杯，才说：小孟啊，到了我这里，你可不要拘束罗。这些日子，一直在忙，没有见到你，但心里记挂着，怕你心情不愉快，甚至有烦恼，是不是？我才叫小超去医务处取药时，顺便看看你。还真叫我猜对了。小超回来说，你好像有心事、有困难，想让我帮助？

孟虹眼睛波光莹莹，面若凝脂，微微泛红，差点梨花滴露：谢谢邓妈妈，谢谢好总理。总理这样忙，我原不该来打扰您……。

周恩来盯住眼前这位绝色人儿，身上禁不住有些燥热：看看，见外了不是？总理只是个职务，分工不同而已。正如你是位保健医生一样，都是革命工作，无所谓上下轻重的。忙是应当的。常为大事忙，有时也为小事忙，尽量兼顾。况且大事，不也是由一件件小事所组成？

几句平易亲切的话，孟虹听得有如醍醐灌顶，一时顾盼生辉，神采俊秀。她想说几句什么，竟是红唇嚅嗫，未能说出。

周总理慈爱的目光一直罩住了她：记得我们在春藕斋头次见面、跳舞，你就告诉过我，你的乳名叫三妹……好，我今天也还是叫你做三妹。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你近来遇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需要我帮点什么忙？

喝茶，喝茶。你放松些，不要担心我的时间。我为你留出了两个小时。当然，等一会还要请你替我做做肩背部治疗。今天是元宵节，你忘了吧？本来想请你吃中饭，可中午一点，政务院有个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的元宵茶会，我不能不去露个面。我这里有炸好的元宵，回头

你带两盒回去。……三妹，先说说你的事吧。在我这里，什么话都可以说，传不出去的。对年轻同志，我一向的原则，能保护的，尽量保护，不让有关部门为难他们。谁都年轻过，谁就那么十全十美？没有的事！

孟虹整个心身都被一股热浪奔袭着似的，差点儿就要不由自主的扑上去，扑到如父如兄的总理怀抱里去，去哭诉个痛快，把什么都倾倒出来。

她甚至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和愿望，欲委身于这男人，只要他需要……她抓住了他的手，见他有所迟疑似的，但一点责备的神色都没有。她终于抑止住了内心的冲动，只是含着泪光、颤着声音说：总理，谢谢您，真的好感谢。……俺是有个难处，要总理给我关怀。这个月初，我给医务处领导交了假条，要求回大连去探望父母。我已经一年半没有见到父母亲了。他们都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但一个月都过去了，医务处说是中办没有批下来。我大着胆子去问了中办一位副主任，人家说，中央办公厅只管正部级以上高干的并事假什么的，管不到普通工作人员。我就像一只皮球，被踢上踢下了……。

周总理笑了起来，随即又收敛起笑容，严肃地说：我看他们是官僚主义。大干部犯大官僚主义，小干部犯小官僚主义。怎么可以互相推诿呢？

三妹，这事好办。我来替你催一下。探望父母，天经地义。当然你的情况有点特殊。我想医务处和中央办公厅，都是担心主席那边随时可能传唤你。我看，我看呀，最近准你的假，回去半个月，应无问题。

孟虹脸上绽开了笑靥，眼含春波，无边风月，面如芙蓉争艳群芳。总理还以为她不知道毛主席去了南方，要保守秘密呢。其实主席元旦过后不久，就对她说了春天游江南的意愿。她一时又有些晕晕眩眩的，把持不住自己了。她伸出纤纤玉指，去抓住了总理的双臂：谢谢，真的，太谢谢您啦，好总理……。

这回，总理也把持不住自己了，移近身来，把绝色人儿搂在了怀里，热吻了起来。孟虹的手触到了什么，轻轻抚着，颤着声音说：好

人，我要让你快活，我要替你品箫儿……品箫儿……。

总理是个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十分警觉的人。他仿佛听到窗外有走动的声音，立即放开了，站起身子，拉了拉衣襟，回到原先的座位上去：谢谢，谢谢，来日方长……请假的事，我替你去办。但你一定要按时回来。免得主席问我要人时，我交不出你来。再说说，你还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孟虹理了理有些散乱的秀发。真真佩服面前这位伟人的机警和自制能力。她咬了咬嘴唇，不无羞涩地低下了头，稍稍缓了一会，才说：总理，俺就什么都对您说了吧！自这个月初起，医务处就向我宣布了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说是根据警卫局的要求，在未接到新的通知前，规定我行动不得离开西苑，不得往外打电话，不得会见亲朋戚友。我的活动范围被限定在单身宿舍、医务处、职工食堂三个地方。这使我感到自己如同罪人，被软禁了似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护……。

周总理满脸的笑意消失了，蹙起了粗黑的眉头，很为惊讶，却转换成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说：有这事？都是谁搞的？太不像话了。在西苑，我还是个当家管事的嘛！怎么可以对一位年轻同志来这一套？一定替你查清楚！不过，三妹啊，听说你进北京之前，做过高岗同志的私人保健医生？

原先组织上并不清楚呢。好在高岗同志已主动向主席交代了，主席表示了谅解，……这事，我相信高岗同志确是出于对主席健康的关心。只是在人事手续上，有些含混、疏忽罢了。你可以放心，据我所知，主席已作了指示，要保护你，并要求高岗同志和你不再碰面，说不卫生呢。如此而已。

孟虹羞惭的满脸绯红，其状似无地自容。周恩来就又进一步说：三妹啊，为长远计，我想提醒你写个材料，把你这几年的工作、生活情况列举清楚，算是对组织上有个交代。材料直接交给我，我来替你保存，绝不外传。只是用于防患未然。以后主席再提此事，我也好替你说话，替你解释疑难。

一时，孟虹像只被咬伤的小鹿，痛得美丽的脸盘都扭曲了、变丑了。

她好半天说不出话……她心里生出了厌恶，直想吐、想哭……这就是她所尊敬、景仰的人，甚至愿意随时委身的人？竟然要求她写交代材料，好把自己牢牢掌控在手中？把自己当成他要挟高大大的政治人质？表面上大慈大悲、怜香惜玉，实际上大奸似忠，典型的伪君子。也太看轻、看贱我孟虹了。再不济，也要活得像个人，不能像条狗。……忽地，孟虹仰起脸蛋来，毫无惧色地问：总理，可不可以告诉一下，高主席怎样了，人在哪？

周恩来心里一惊：好个孟三妹，说起如此尴尬、难堪的事，竟是满不在乎、毫无悔意？还敢问起她的老情人！此女非凡女也。遂平静地说：当然可以告诉你，现在中央日常工作实行少奇、高岗和我三人轮值制。高岗同志刚值了一星期班，回沈阳去了。……小孟呀，我是真心为你好。让你写份材料的事，你考虑成熟了再说吧。有句话，我还得说一下，这次你若获准假期回大连探望父母，在沈阳就不要下车了，不要再和高岗同志约会了。对你，对高岗同志，都不好。会出事的！人都说我周恩来关心女孩子、爱护女孩子，干女儿一大群。我真不愿见到一些年轻美好的生命，卷进某种漩涡里，到时候想拔都拔不出。好了，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一步了，再说就是犯纪律、犯错误了。来来来，有劳你妙手回春，替我肩背上扎几针、烧烧艾叶……。

孟虹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原来高大大仍受毛主席的信任，仍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之一。只要高大大好，就是一辈子见不上面，也心甘情愿的。当然，孟虹也早留心到了，今天周总理提到高大大时，不再像往时那样一口一声尊称「高主席」，而改称「高岗同志」，这其中有了微妙的变化。

孟虹朝办公室东南墙角上一张可以平放的长沙发看了一眼，说：总理，您可不可以俯卧到那张沙发上去？先给您做做肩、背部按摩，松泛松泛肌肉筋络，再做针灸，效果会更好。也可以先让您睡着了，更舒畅……。

说罢，孟虹站起身子，大大方方拉起了周总理的手，向那长沙发走去。随后，两人面对面的站住，四目交汇一刻，谁都没有将目光移开。之后孟虹去整理药箱用品，总理自己动手解开衣扣，一粒一粒，

不紧不慢。脱了中山装，脱了薄毛衣，脱了衬衫、汗衫。只做肩背部治疗，赤裸了上半身即可。

总理是位很好合作的人。他安安静静地俯卧在沙发上。孟虹只在他肩上、背上掏、捏、推、擦、挠、切了两三个来回，他就睡着了。他是太疲惫、缺觉，所以很易入睡。他和主席不同，主席总要和人折腾半天，直到精疲力竭，才能入睡。他的睡相很好看，像个孩子。可他为什么要提让自己写材料那些令人反感的话？或许真出于好心，而无恶意？他的肌肉白皙，不胖、也不瘦。是那种保养得很好的中年汉子。这方面他比主席强。主席浑身都是脂肪，平躺在那儿肚腹上也凸出个小圆丘。

孟虹拉过一张大毛巾，替总理盖住腰背。在取出银针、艾叶球、火柴、酒精药棉时，她的手指有些稳不住似的微微颤抖。它的眼睛也不由自主地瞄着他腰椎上的寿堂穴……她心里好一阵慌乱。神不守舍，向来为医家大忌。她清晰地记起昨夜梦中的情景。或许，现刻，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了大大，应该下手？一针下去，制造出一项震惊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大医疗事故？

她以酒精药棉在总理肩背穴位上轻轻揉着，藉以平静自己的心境。忽然，它觉得身后有呼吸之声。对了，这地方，这时刻，她身后无人注意着，才怪呢。她慢慢的转身，说不上不惊，还是吃了一惊：原来是邓妈妈带着一名神色高傲的年轻女子，早站在了她身后。

邓妈妈一如往常那样慈祥地微笑着。年轻女子却不冷不热地轻声自我介绍：孙维世……孟大夫，你给我爸爸催眠了？

第十六章 刘周联手后发制人

本周轮值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少奇同志，收到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转上的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从莫斯科发来的绝密电报：苏联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红军最高统帅、国际共运的英明导师史达林同志病危，建议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早做好相关的准备。

刘少奇吩咐立即将电报转发时在南京休息的毛泽东主席，并叫上夫人王光美陪着，步行前往西花厅，找周恩来商谈应变事宜。周恩来颇感意外，少奇同志过去很少步行来西花厅的。闻讯后立即走去院门外迎候，见少奇、光美二位已由小超领着，进了院门。

周恩来上前与刘少奇握手：少奇同志，还有光美，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

刘少奇知道邓颖超从不进周恩来的「白虎堂」，遂对王光美说：我和恩来谈我们的，你和邓大姐谈你们的。邓大姐是我们党内的女中豪杰，你要好好向她学习。

邓颖超拉着王光美的手，边走边说：光美呀，是我要向你学习，恩来要向少奇同志学习啦。都说你们是西苑里的模范夫妻哩。九个孩子、三位老人的大家庭，和和睦睦，艰苦朴素，大人小孩都穿补丁衣服，令人敬慕。恩来不抽烟，但他常说，中央领导人中，谁不抽大中华？只有少奇同志抽大前门。大中华五角一包，大前门一角五分一包嘛……。

周恩来把少奇同志让进办公室，立即有卫士送上茶水、烟灰缸、火柴等。刘少奇说：我要尊重你不吸烟的习惯，临时戒烟。周恩来却连忙从柜子里拿出一斤罐装大中华来：难得你来一次，破例破例，为你准备着呢。

刘少奇呵呵笑着，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盒大前门：你那高档品还是留着招待别人，我还是抽这个习惯。家里老小十几口人吃饭，还亏了光美精打细算。烟瘾如官瘾，不能像我们那位同志，一心向上。

周恩来明白他指的是高岗。遂想起来了，昨天收到一份「密件」，正要交少奇同志看呢。

这时，刘少奇才说明了来意：光美几次嚷着要来看望邓大姐，而且硬要我陪着来。正好有两件事要和你面商，说来就来了，事先也没有和你的秘书打个招呼……张闻天的电报，你先看过了？史达林同志今年七十四岁了，这次的病大约是有危险性了。洛甫建议得对，我们要预作一些准备。电报已转发去南京主席那里。尚没有指示回来。高岗同志回了沈阳，只好我们两个先商量一下了。

周恩来连连点头，边答话边在一个本子上记上几条：这事确有它的紧迫性。我驻苏使馆随时可能拍回新的电报，报告史达林同志去见马克思的噩耗。影响不单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性大新闻，加上百多个国家的兄弟党或地下组织。我的意见：第一，敦请毛主席提前结束南巡，近日内返回北京；第二，指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等秀才，预先撰写好我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致苏共中央、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的讣电，替《人民日报》准备一篇悼念性社论，代主席草拟一篇纪念文章，准备一些介绍史达林生平功绩的图片等；第三，我陆、海、空三军应立即准备进入战备状态，以防止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趁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请彭德怀同志命令我驻朝作战部队，加紧练兵，百倍警惕，随时挫败美帝国主义破坏停战谈判、重燃战火的阴谋。当然军事方面的命令，应经毛主席亲自核准；第四，以中央名义发文，向全党地（师）以上高级干部通报史达林同志病情，警惕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捣乱。文件内容可口头传达至县（团）级；第五，筹组我党、政、军代表团，随时准备赴莫斯科参加悼念及出席追悼大会。如果主席不便率团前去，我提议少奇同志任代表团团长，高岗同志任副团长，彭德怀、李富春、张闻天、陈伯达任团员。

刘少奇吸着烟，以赞赏的目光看着周恩来：很好，很好，大致上就是这么几条了。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央政府里不能没有你。任何模模糊糊、一团乱麻似的事务，只要到了你面前，就可变得清晰具体，条理分明。率团的事，估计主席不会去。你去？还是我去？等主席回来订吧。

周恩来谦逊地说：少奇同志过奖了。恩来只会办点具体事务，大

政方针，还是靠主席和你决策。……若主席决定由你代表他去莫斯科，高岗同志任副团长，怎么样？记得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你第一次带团秘密访苏，高岗是成员，好像闹得不太愉快，以至他提前回国？

提到高岗，一向注重修养的刘少奇眼睛冒出了火星子似的：我看这次他就不要同行了。主席觉得他分量够，干脆让他当团长嘛。如果我去，宁愿带饶漱石。对这位新四军老同事、老下级，我要做到仁至义尽。尽管他近几年来对我搞了不少地下动作。我真不愿看到他跟着别人一条黑道定下去。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的襟怀，就是块石头也应被感动啊！有时，我也真不能理解少数人，我们党经过近三十年的流血奋斗，牺牲了两千万的革命烈士，才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照主席的话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革命队伍里死剩下来的，真正的幸存者。有的人，进城后职位一再升迁，可以说都做到顶、都通天了，却还不满足，总想着往前挤，包括把你、我都挤掉！真是人心叵测，欲壑难填啊！刘少奇听周恩来这一说，感到两人确是同心相应、同声相和了：恩来啊，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要当面谈谈的另一件事。高大麻子他们几个，认定今年召开的「八大」和第一届全国人大，重组中央政府机构，是他们更上一层楼、拿下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大好时机。为了搬掉你、我两块他们前进路上的石头，去年年底以来，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非组织活动。可以说，他们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近月来，华东、中南、西南、华北几个大区，都有同志忧心忡忡地向我反映：少奇同志，这算哪回事？你是党内的第二把手，我们却陆续收到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关于刘少奇的简历和他历史上所犯的右倾错误》，目的当然是要把你的形象搞黑、名声搞臭！据看过这本小册子的同志推测，材料是从我的个人档案中抄来，加油添醋、增枝加叶拼凑而成，并附上了我多次受到主席批评的内部讲话，也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可我本人，至今没有看到过这本宝贵的小册子，听说长达几十页。我向人要过，可人家不给，怕惹我生气，伤了身体。

人家只告诉我，小册子出自中央组织部门，大有来头呢。我问了安子文，他在中组部副部长中排名第一嘛，竟然什么都不知道，被蒙

在鼓里。安子文说，此事肯定是从东北局调的那位副部长郭锋一伙干的，他是高岗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那么，究竟是谁授意郭锋他们编印出这种小册子来中伤我、诬陷我？单单是高、饶二位？或者再加上彭、林？还有没有？他们这种明目张胆的非组织活动，手段之卑劣、灵魂之丑恶，为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所未有！难道他们是要孤注一掷、不计后果？

周恩来沉下脸来，听刘少奇激愤地把话说完，才接言道：少奇同志，关于小册子，我刚收到一本。当然不是从中组部来的。因为那小册子被严格限制在他们所信任的大区以上领导干部中传阅，据说还编了号，要定期收回，所以我托人搞了个摘抄本。我看，小册子就是高、饶二位密令郭锋他们编印的，不会是主席授意。彭、林二位不一定参与其事。尤其是彭总，为人一身正气。你不别怀疑到主席头上。至多，是高、饶二位自以为领会了主席的某种意向，自作聪明加自作多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相信他们会自食恶果。

刘少奇眼睛里又冒出了火星子：饶漱石这个无耻小人！过去，我在新四军、华东局是怎样信任、提拔他的？当了我的面，总是一口一声老首长、老领导，尊敬的不得了。连见了光美都要行礼致敬。背了我却捅刀子、下毒手。过去他在新四军、华东局里整陈毅同志，陈毅同志到延安向主席告状，我还替他撑腰，找台阶下。陈毅也因此对我有些看法。……真正「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这大半辈子怎么净和一些魔鬼、小人打交道！

周恩来说：革命队伍内部，也不是君子国，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嘛。不过忠诚、正直的同志还是占绝大多数，奸佞小人总是个别少数。

刘少奇明白自己的话太过偏激了：恩来呀，你是智多星，遇事比较客观、冷静，我有时候就急躁一些。你替我出出主意，此情此景，我如何应对？

周恩来谦恭地微笑着：少奇同志谬奖了。少奇同志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见过？这次的只算个中南海里的暗涌罢了，连风波都谈不上。当然，暗涌常常比风波更具杀伤力，听讲有经验的渔民出海，只怕涌，不怕浪。

刘少奇说：我知道，这次是本人自党的「七大」以来所面临的一次最严峻的考验，也是最凶险的挑战。他们想把我逼入死角，之后消灭掉。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不要把情况想的那么严重。我看呀，最关键的，还是你必须重新获得主席的信任。你在四九年进城以后的多次讲话，如到天津讲「资本家剥削有功」，「工人需要你们剥削，剥削得越多越好」，还有去年讲的「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不主张大张旗鼓搞社会主义等等，就很令主席反感，容易被抓住辫子。主席每次对你的严肃批评是及时的、正确的，我是拥护的。在这些方面，建议你不妨向高岗、饶漱石同志让点步、认认错，因为他们是在为主席帮腔嘛、狐假虎威嘛。要在忍耐中图存。目前，我们还不宜和他们摊牌。你本人对小册子的事要忍耐，继续佯装不知，根本不要提及。让人家先表演嘛，表演得越充分越好。看到小偷的爪子伸出来了，不要匆忙去捉。要等到他偷了你的钱包，赃证俱在，再把他捉住嘛。他们雄心勃勃，志在夺下党内第二把手的高位，让他们伸爪子嘛。别看主席现在信任他们，但同时也会防范他们的。他们坏事做过头了，主席就会警觉了。一派掌权，绝非领袖之福。主席熟读史籍，还不明白这个，我们先不出牌，而应诱使对手摊牌，我们做挨打者、受害者，不还手。创造条件，让他们尽情暴露。党内的大多数同志就会同情我们，形成舆论，支持我们。他们先发制人，我们后发制人。我们摊牌前，一定要争取到主席的谅解，事属万不得已，至少是默认吧。那时，党内同志们群起而攻之，……不知道我这个建议，可不可以供少奇同志做做参考……。

刘少奇甚是感动与感激，一路点着头：恩来啊，与你一席话，也是胜读十年书喽。放心，我不会轻易发作、出牌的。我只是担心他们造成既成局面，逼主席表态，强迫我接受。你刚才说的这些，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教益。我也有个建议，你在党内比我更有人缘，是否可以烦请你出面，找下面这些同志谈谈，做做工作，不知道你方便不方便？

周恩来说：什么建议？什么方便不方便？人家要拱倒的是我们两

个吗，或是双枪齐下，一次到位；或各个击破，分两步走。反正他们是要走下去的。有高某人在中央、大家就不得安宁的。

刘少奇说：还是你看问题透彻。我的意思，陈云、李富春、彭德怀、林彪、陈毅、柯庆施、贺龙、叶剑英、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习仲勋、陶铸他们，可能都已经收读了那个小册子。除彭老总、林彪、柯庆施三位外，其它同志，你可否私下里给打个招呼，或是听听他们的意见？我相信，党内绝大多数的高级干部，都不想中央出乱子，都要维护团结一致的局面，不会赞同他们搞阴谋、搞分裂的！除非主席一边倒，大家只好服从。一旦出现那种局面，就党无宁日国无宁日了。

刘少奇最担忧的，也正是周恩来最担忧的。

周恩来说：那个局面的出现，可能性不很大吧？总要顾及党内多数同志的情绪吧？听说高岗他们内部放话，今年党中央是秦楚大战。真是利令智昏，愚蠢到家了。

刘少奇沙发扶手一拍：好！他们这个话放得好！今年党中央秦楚大战？他高岗自封秦王刘邦？把我比作楚霸王？太好了，这话应设法让毛泽东主席知道，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了。他想当刘邦？不就是要取代毛主席？

周恩来笑了笑：少奇同志，我还可以告诉你，我和陈云、小平、彭真、富春、陈毅诸位，已经谈过了。秦楚大战的话，也转告了。有的是我约谈的，有的是他们主动找我的。他们都对「秦楚大战」一说很吃惊，对小册子的出现很忧虑、很反感。陈云、小平二位说得更直截了当：党中央内部怎么可以允许出现这种东西？是作反！搞分裂的人不会有好下场。我也劝了他们，请他们稍安勿躁，先冷静观察，到了他们可以说话的时候，再大胆陈言不迟。

刘少奇高兴地抓住了周恩来的手：太好了，太好了。恩来，你比我还主动。有了党内多数同志的支持，他们想拱倒我们两个，不那么容易罗。

这时，周恩来的机要秘书敲敲门，进来报告：总理，刘副主席，刘办派人送密件来，让不让直接送进来？

刘少奇笑说：没有什么急事吧？你去邓大姐那边，请光美同志代

我收下，谢谢。

办公室的门重新关上了。周恩来给刘少奇换茶水，打火点烟。两人都有一种轻松的快意。

不一会，机要秘书又敲敲门，拿着个牛皮纸大信封进来：报告刘副主席，王光美同志让交给您，亲自拆阅……刘少奇接过贴了保密胶条的牛皮纸信封，等机要秘书退出后才边拆阅边对周恩来说：说曹操，曹操到啦！

周恩来不知刘少奇说的什么意思，他正在找出那份手抄的《关于刘少奇的简历和他在历史上所犯的右倾错误》，交给刘少奇本人过目，并说明：请少奇同志就在这里随便翻翻，这类东西意思不大，翻翻算了。

周恩来的意思是刘少奇不可以把小册子带走。刘少奇听此一说，也把刚收到的那个牛皮纸信封交给周恩来：我们交换着看吧。这份一月十四日晚于东交民巷八号保密室，高、饶、彭、林四位议论你和新税制的「纪录」，可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很有点意思呢。你也别问起它的来处。只是让你知道，他们正怎样密谋对付你。随便翻翻吧。翻过之后。两份东西交换回来。

这回轮到周恩来暗自大吃一惊了，仿佛这才记起刘少奇长期在白区领导地下党活动的经历，他的耳目也是无孔不入呢。话虽不好明说，眼下确是他和刘少奇利害一致，休戚相关的局面，可称为刘周联手，共对高饶，难解难分了。

刘少奇、周恩来认真地翻阅起各自手中的「宝贵材料」来。刘少奇边念边评论：一八九九年刘少奇出身于湖南宁乡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抄档案都抄错了，我是一八九八年出生的，和恩来、彭总同龄，五一年土改时我家成分订为小土地出租）。他的祖父是一个拥有一百二十亩土地的小地主，他父亲的生活水平至少在富农以上，母亲娘家也很富裕（挖我五服三代，有什么用？我自己早向组织上交代清楚了）。刘少奇排行最小，有二姐三兄，大哥当过北洋军阀的伪营长。刘少奇十七岁去保定留法预备班上学，经费就是那个伪营长大哥所提供。所以他把伪营长大哥当恩人。刘在老家曾娶了发妻杨氏，之后刘外出，

置杨氏于不顾，另结新欢。杨氏将刘的长子带到五岁，终因封建礼教的奴役，神经失常忧愤而死。（这算他娘的什么罪名？当年我们投身革命，提着脑袋为党工作，谁顾得了家小？一九二七年秋天毛主席率秋收暴动农军上井冈山，都没顾得上留在长沙乡下的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儿子，不久与贺子贞同居，就是最好的证明嘛！）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刘先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混入共产党。（放屁！谁是混入？高岗才是，延安整风时连个入党介绍人的名字都报不出。）入党不久，就去苏联留学了八、九个月，路上走了三、四个月。回国后在安源路煤矿活动，与李立三等人共事，打的火热，尊李立三为工人领袖。

一九二四年，刘少奇抛弃发妻杨氏，在安源与何宝珍结婚，第二年生下儿子刘允斌。一九二五年回长沙被湖南督军赵恒惕捕获下狱。怎么出狱的？出卖了组织没有？刘只向组织交代，是赵恒惕送了他一部《四书》驱逐出湘境了事的。他跑到广州筹备全国劳工大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任副会长。从此以全国工运领导人自居。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开始，他随北伐军抵武汉，在湖北总工会工作，一起共事的有李立三、林育南（林彪同志之兄，后牺牲）。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武汉后，他被捕过一次，汪精卫却下令放了他。他曾经说过：汪精卫还保了我一命。把大汉奸当救命恩人。他出狱情况很可疑（一派胡言！汪精卫那时还是国民党左派，我们党正与他联手反蒋，汪当汉奸是一九三八年，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这些混账）！

一九二七年，汉口、九江的市民和工人夺占了英租界，刘少奇贪功窃誉拥为己有。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前后，他的老婆在汉口生了女儿刘爱琴，他本人则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反动派缴枪，自动解除武装，出卖、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他本人则为了逃命，把妻儿弃在武汉不顾。（又是一派胡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当时武汉工人纠察队如不缴枪，就全部人马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此事历史上已有结论，栽赃不上。）一九二八年六月，刘少奇第二次去苏联，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也就在这次会上，他与张闻天、周恩来等结为至交。他还曾与一位苏联女同志结婚，犯有重婚罪。一九二九年回国到东北，

排挤原中共满洲地下省委书记饶漱石同志，自任书记。一九三〇年在大连被军阀张学良的宪警捕获，随后即有满洲地下省委机关四十余人被捕。

张学良却亲自下令释放了他。他称张作霖父子为救命恩人、再生父母。刘的这段历史最可疑，他亦从未向党组织交代清楚过，他极可能是一名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放屁，放屁，放屁！饶漱石有胆量出来作供、对簿公堂吗？拿出人证物证来！有本事去台湾找那被软禁着的张学良大人写指证材料呀。）一九三〇年冬他从沈阳获释后，他回到上海地下党中央。他的老婆何宝珍被叛徒出卖而遭杀害。

一九三三年他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在瑞金与被排挤的毛泽东主席做邻居，但他执行的是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时，他仅为一名彭德怀同志率领下的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彭总是司令员、杨尚昆同志为政委，他是彭、杨的下级。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投机保住了中央委员衔。

一九三六年春，刘少奇任中央北方局书记，前往平、津一带搞地下工作。他由延安出发时，公家给了他一斤多金子作为费用。为了携带方便，他打成一副金镯子、一个金项圈、一个皮带圈。到白区后一起存在白区银行中。据他的第四个妻子谢飞后来揭发，他回延安时，竟把那个金皮带圈和另外一件白区党员党费所打成的金鞋拔子贪污了。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时的一大「功绩」，就是谎报敌情，批准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中的六十一名地下党干部填写「反共启事」出狱。

（无耻，无耻，无耻！谢飞那个女人的胡话也作得数？至于营救被捕的北方局地下党干部出狱一事，是报经延安党中央批准的！高岗早在「七大」时就嚷嚷过了，当时被毛主席制止了的。）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担任长江局书记，兼任新四军政委，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别人都吃玉米糕，刘却每天吃一只炖母鸡。还让副官到处为他购买活鱼、活鸡，甚至要吃桂子。华东党校的两位同志（一位姓柳一位姓顾）因给他提意见，刘少奇把人家打成托派进行斗争。他在华东党校讲授《战略和策略》时，竟说：「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

什么就不能出个刘克思。」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同志的司马昭之心。同年七月二日他写了一本《论党内斗争》的书，本来有批判柳、顾等人的一段话，后来觉得太露骨，才割爱删去。在这期间，他休了他的第四任妻子谢飞，娶了小他二十岁的新一军女医务人员王前，很快玩厌了，就对王前拳打脚踢，致使王前神经失常……。

到此，刘少奇怎么都看不下去了，将小册子重重的朝茶几上一摔：这算什么东西？赤裸裸的人身攻击！无中生有，造谣诬蔑，罗织罪名，无所不用其极！可我一直把他们当同事、当战友，在公开场合，甚至一句重话也没有讲过他们。看来，我在延安整风审干时，为了顾全大局，对他们作了太多的宽容、让步，比如高岗一九二九年入党介绍人资料不全等等？当时看在主席面上，没有挖出他的假党员身分！

周恩来冷静地从正在浏览的那份「纪绿材料」上仰起脸来，笑了笑说：少奇同志，不妨耐心点，人家那小册子里也写了你主持延安审干时的事情哪。

刘少奇心里一愣，克制住怒气，重又拾起那小册子来阅读：……一九四三年春，党中央、毛主席调刘少奇同志回延安，主持整风运动中至为重要的审干工作。他一上任，即利用党中央毛主席委托给他的职权，一方面竭力包庇、保护、并重用经他营救出狱的原华北局那批被捕变节干部，以结党营私；另一方面却把敢于反对他、批评他的原华北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打成叛徒，关入窑洞两年之久，并打算处以极刑。柯庆施同志的冤案幸而有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的陶铸同志打抱不平，通过江青同志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下令释放柯庆施，恢复工作，救了柯庆施同志一命。须知，柯庆施同志是我们党唯一见过革命导师列宁的老同志啊！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二十四万大军进攻延安，彭德怀同志率西北野战军二万四千人进行延安保卫战，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主席亲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陆定一组中央前委，转战陕北；刘少奇、朱德为首组成中央工委，前往河北，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为毛主席进驻华北做准备；叶剑英、杨尚昆组成中央后委，前往山西。一九四八年五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抵达河北，中央工委结束，刘少

奇随后兼任华北局书记。此时华北局中有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黄敬、刘仁、徐冰等。在安子文、徐冰的撮合下，刘少奇同志与天津大资本家出身的王光美结婚。这是刘少奇的第六次婚姻。王光美的干爸爸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军司令，军统特务头子之一。她本人在辅仁大学时是一位与外国神父打得火热的交际花。辅仁毕业后又到燕京当了几年物理系研究生。一九四六年国共谈判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撤退时（王光美是英文翻译），她还徘徊于延安与美国之间，后来经过叶剑英同志作了工作，才去延安的。她与刘少奇同志的感情是以资产阶级立场为基础的。她的干爸爸是特务，她本人是什么货色，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刘少奇与王光美结婚后，当着很多同志的面对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说：「你们又有一个新妈妈了，王光美年轻漂亮，你们以后就会喜欢她的。」陈云同志曾问他为什么要结六次婚，刘公然说：「我是公开的，六次都是明媒正娶，从没有偷偷摸摸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这话是有所指，十分恶毒的。他指向谁，不言而喻。真是一个恬不知耻的伪君子。不久，他更唆使杨尚昆，把新婚的王光美拉入党内，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

刘少奇越看越火，浑身都像被烧着了一般，手指敲打着茶几说：卑鄙！太卑鄙了！这哪里是政治斗争？完完全全的流氓腔调、流氓手段！他们把刀子架在我脖子上，还想杀人不见血！他们比敌人更可怕，从自己的营垒里杀出，更具杀伤力。恩来啊，他们和我们，已是水火难容，是小人和君子之争，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我们却总要看毛泽东主席的面上，处处回避、礼让！

周恩来已看完「纪录材料」，不紧不慢地将其装入牛皮纸信封，才回答：是的，妥协、退让太多，会给对手以误会，认我们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猖狂挑战。

刘少奇面对周恩来异乎寻常的冷静，也就很快压抑住了心中怒火，绝然说：你讲得对，这一段我们是太过谦让了，以至让他们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恩来啊，我是实在不愿在中央开启战端的。是被他们逼得没有退路，不得不考虑反击了。当然，关键在于要取得主席的公平对待，否则，我们就麻烦大了。你说哪？

周恩来微微笑摇头：主席是一代明主，我们不要误会了他。高岗是个毫无节制的家伙，眼里只认权力，其余谁都不认。你、我和主席有所分歧，是思想上、工作方法上的分歧，不是权力之争。你、我早已安于现在的职分。而高岗要从你、我手中争夺的，是赤裸裸的权力。用不了多久，毛主席就会看清这一点，而不能不有所防范的。可以这么说吧，很大程度上，主席只是用他来制衡你、我，而不是要让他来取代你、我。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主席认识到，高某人把你、我拱倒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直接冲着主席本人来了！所谓「秦楚大战」的真正目标是对着主席的！不夺得党、政、军的最高权力，野心家是绝不会收手的。你、我，才是主席的一道安全屏障罗……。

刘少奇巴掌一拍，敬服地对周恩来赞道：妙，妙，妙！太妙了！画龙点睛！恩来啊，真有你的，打蛇打在七寸上了。高岗这家伙，实际上早对毛主席下手了！毛主席至今未肯承认此一点。他派自己的情人，那个叫孟虹的女医生，打入毛主席身边，脓不是戳穿了吗？太好了，太好了，他露出马脚了。那个孟虹，可不要放跑了，是个重要的活证人！对了，我听中办的人汇报，经你批准，放孟虹回大连探亲去了？

周恩来此时对放跑孟虹，有些暗自后悔了。也是太过喜欢这才貌双绝的人儿，太过慈悲心肠了。他嘴上却说：少奇同志，或许是我一时失误了。我总是不忍心看到一些年轻美好的女孩子，卷进来做牺牲品。这些年，你知道我是怎样保护龚澎和孙维世的，还有周小燕、赵燕侠她们。我不管她们高兴不高兴，总是劝她们不要往春藕斋那些地方凑，离得越远越好。

这次对孟虹，也是有些不忍心。不过，我跟她说清楚了，不许在沈阳下车，只许直接回大连探望父母两星期。我让警卫局派了两名女高手，暗中陪同她。还跟驻大连有关部门打了招呼，必要时协助把人从海上弄回来。

刘少奇说：恩来虑事向来周全……那个孟虹，我见过两面，的确是个绝色。光美却对她印象很坏，说她太过狐媚，不是善类。后来传出，她先做高的保健医生，陪睡整一年，后做主席的……真是无聊加

无耻，下流加下策。据说主席都说了，不卫生嘛！

第十七章 「紧急通知」逆龙鳞

由于兄长之邦伟大的导师、统帅、慈父史达林命在旦夕，经中央书记处一再敦请，毛泽东提前结束南巡，返回北京。此次他只在武汉、南京两地半月，原计划到上海看看前妻贺子贞，再去杭州静养一段时日，却给催命一般催回来了。他越来越讨厌自己被西苑里的繁褥政务所纠缠。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党政大事不报告，鸡毛蒜皮送材料，有意和他过不去似的。当然，史达林同志一旦去见马克思、列宁，必然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运大震荡，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有可能趁机发难，挑起战乱，值此敏感时刻，他不能不回来坐镇的。

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周、高三人轮值告一段落。在丰泽园颐年堂召开了中央书记处碰头会。毛、刘、朱、周、高，加上邓小平、李富春、彭真、饶漱石。

毛泽东开门见山问：史达林同志若去世，老大哥那边会否发生什么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马林科夫原先只是部长会议一名年轻的副主席，史达林把他提拔到接班人位置上不过两年，党内、军内的影响力相当有限，稳不稳得住阵脚啊？过去，他们政治局会议，多半是在史达林同志的饭桌上召开的，习惯于服从史达林，党、政、军情由他一人说了算，高度集中统一。如换成马林科夫，会不会群龙无首？还有，世界共运、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龙头老大，会是个什么局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会不会趁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影响到朝鲜的停战谈判？

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环视座中同事们一眼，见一时无人答言，遂点名问：恩来，高岗，二位似是这方位的行家，先发表一点高见如何？

往常，毛泽东总是首先点名刘少奇发言的。刘少奇心里暗自一沉，脸上却谦恭地微笑着、点着头，并旋开笔帽，准备在本子上记录周、高的发言点。

周恩来更是位谦谦君子，立即转向高岗说：高主席跟苏联同志打交道比我多，情况更熟悉。请高主席先谈，我来做补充吧。朝鲜的事，主席可以放心，彭总已返回前线。我三个主力兵团六十万精锐摆在那

里，料美、李军不敢再有大动作的。

高岗颇为满意地看了周恩来一眼：主席和总理都让我先谈，我就先来充个数吧。不过我谈问题喜欢直来直去。谈到老大哥那边的一些具体人士，是不能外传的。若还泄露出去，可能对两党关系造成不良影响。

毛泽东笑了：高岗上高岗，站得高、看得远。严格纪律，保守机密。下面，我和诸位愿听端详。

朱德也呵呵笑了，差点子就要补充一句：高岗上高岗，严防上得高、跌得惨……。

高岗踌躇志得，深吸一口大中华，说：史达林大元帅去世，老大哥政治局失主，权力肯定摆不平，是时间迟早的事。史达林同志是太伟大、大全面了。党、政、军、情、工、农、商、学，全面的天才领袖。前些年他对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所以迟迟没有考虑接班人问题。到前年苏共十九大，才安排马林科夫同志做接班人，是迟了点，资历嫩，一直从事经济部门的工作，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一旦接班，的确有个服不服众、压不压得住阵脚的问题。在老大哥政治局里，比他老资格的有莫洛托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伏罗希罗夫等人；和他年纪不相上下，但比他有军队工作、党务工作经验的，则有赫鲁晓夫、葛洛米科、勃列涅日夫等。

我们要特别注意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二位。贝利亚是史达林同志的格鲁吉亚老乡，自三十年代起掌控着老大哥党、政、军机关的内卫部队包括克里姆林宫警卫师，西方国家称为克格勃，对政治人物握有生杀大权。目前，在我们党内，由于主席领导有方，尚未出现类似的人物，否则情形相当可怕。尤其是去年我们成立公安军时，主席采纳了彭总意见，公安军不独立建制，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不搞第二武装，实在是十分英明的！

刘少奇做着记录，眼皮抬了抬，心想：扯到罗瑞卿身上去了，很好。可以肯定，你吹捧彭德怀，开罪了罗瑞卿，太妙了。

高岗一口一口地吸着大中华，滔滔不绝地说：我所担心的是，如果贝利亚同志对马林科夫同志生二心，要在政治局内有所动作，是谁

也拿他没有办法的。他只要对克里姆林宫警卫部队一声令下，政治局委员们就只有乖乖就擒的分。当然，我这里讲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贝利亚本人不学无术，是个酒桶，只配做打手，做不了领袖的。至于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布尔加宁、柯西金、米高扬等，都是文官，搞外交、搞议会、管经济、管党务的，都是很安分的老同志。

另外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是赫鲁雪夫同志，我和他有几次接触。顿巴斯煤矿工人出身，参加革命后没有被捕过。从党的基层组织一路做上来，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乌克兰方面军的副政委，有战功。战后出任乌克兰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参加政治局，调首都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他党性强，工作有魄力，敢作敢为，具开拓精神。依我看，如果马林科夫同志位置坐不住，他很可能是一位适当的接位人，而且会有一番作为的。

毛泽东吸着烟，很认真的听着。他并不欣赏高岗老是把苏联党的人事扯到中国党身上来做比较，但这又确是领袖人物的思考方式。如果让刘、周二来谈，就只会就苏联党谈苏联事，轻易不敢扯到自己党内人事来的。他忽然问：朱可夫元帅呢？他是国防部长。他在卫国战争中立下的功绩，是其它苏联元帅不能比拟的。他会不会挟兵权自重，窥觑最高位置呢？

高岗说：主席对苏联红军的历史传统相当了解。我的看法，朱可夫元帅是位忠心耿耿的军人，就像我们的彭总和林总一样，都是只想带好部队，搞好军事，而对党务、政务没有多大兴趣。苏联红军的历史上，虽然不像我们党明确提出「党指挥枪的原则」，但「党支部建在连上」，做得比我们还早。军队里的政工制度，也是他们传授给我们的。苏联红军一直比我们正规化，职业化，军人更有荣誉感。在老大哥党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军人干政的事件。当然这和史达林同志斗垮了托洛茨基，一直担任红军最高统帅有关，正如我们的毛主席斗垮了张国焘等人，一直是军委主席的情形一样。

毛泽东打了个手势，示意高岗不要再说下去。接下来，他一口喝下大半缸茶水，说：高岗的分析，可以打七十分吧？大致上是四条：一是史达林同志安排马林科夫任接班人，为时太晚，一旦接班，可能

稳不住局面；二是苏联红军忠诚可靠，绝对服从党的指挥，而且从没有过干政的先例；三是贝利亚同志为危险人物，可能成为乱政害群之马。我们党一定不允许出现贝利亚式人物。康生不是，罗瑞卿、谢富治、汪东兴都不是，都是忠诚的好同志；四是赫鲁雪夫同志大有希望。此人我也见过几面，作风粗犷，比较鲁莽，也是产业工人出身的本色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向忠发、顾顺章这些工人出身的人却都表现很不好，一被捕就成软骨头、大叛徒，对党危害最大。以上是高岗同志的高见加上几句我的评点。下面，请恩来、少奇二位补充谈谈？我和诸位继续洗耳恭听，大家以为如何？

周恩来仍保持着谦逊礼让，看一眼刘少奇：少奇同志先谈谈？

刘少奇停下笔记，连连晃手：刚才听了高岗同志一席话，真有茅塞顿开之感。恩来，你是外事行家，主席要听你的，你就谈谈嘛。

周恩来这才说：我完全赞同高岗同志的分析，主席的点评，确是条理分明，比较全面。我想补充的是，史达林同志一旦去世，由于接班人马林科夫同志威望不足，苏共中央政治局可能出现集体领导的局面。马林科夫同志只是担任召集人的角色。这种局面的好处是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坏处是容易群龙无首、乱者称王。但这种局面不可能维持太久。使政治局内大多数成员感到威胁的人物，比如贝利亚，可能被孤立，甚至可能被断然处置。因为谁也不愿有一柄利刃悬在自己的脑门顶上。我同意高主席和毛主席刚才指出的，赫鲁雪夫同志大有希望。他很可能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新一届领袖。因此，我建议，我们今后应采取适当的方式，多和赫鲁雪夫同志联络，包括个人方面的交往。高主席过去在东北工作，跟苏联同志打交道多，和赫鲁雪夫同志也熟识，是否可以代表我们党，多做些这方面的工作？当然，这事，要由毛主席和高主席亲自来做决定。

听周恩来一再称高岗为「高主席」，且「毛主席」与「高主席」相提并论，毛泽东很不顺耳，又不便发作，只得以陌生的目光默默注视了高岗两眼，「高主席」却神态恰然，安之若素。

坐在对面的饶漱石却感到从脚底袭上来一股寒气，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似的：周恩来这人心机太阴险，太可怕了，一口一声「高主席」

的称呼着，毛主席已很不受用，再又做成个「里通外国」的陷阱，要高岗去跳。

是不是周恩来已探到什么蛛丝马迹了？自己和高岗多次密令原新四军老下属、现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杨帆，利用去苏联疗养的机会，和赫鲁晓夫暗通款曲。这事相当机密……。

饶漱石缓过神来时，发觉刘少奇正在发言，并默默地打量着自己：我同意高岗、恩来二位的分析，只补充一点，我们也应同时牢记住列宁同志《关于党和党的组织》的教导。苏联共产党已有五十年的革命历史，一九一七年夺得政权，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快有四十年了。

他们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酷考验，证明党的组织系统是成熟和坚强的，是打不倒、拖不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林科夫同志接史达林同志的班，虽然资历浅、威望不足，但要轻易改换他的接班人地位，是不符合党的传统的，中央全会上也难以通过。纵然个别人物有此雄心壮志，恐怕不会为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所接受。我觉得，在史达林同志去世后，由马林科夫同志主持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工作，可望维持一段相当的时间。因此，我们应尽力尊敬、支持马林科夫同志，以维护两党两国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还有一点，即便史达林同志病逝，也不大可能引发新的世界大战，甚至不大可能影响朝鲜前线的和谈。我们的对手美帝国主义国内老百姓的反战情绪高涨，明年又是总统选举年，现任总统杜鲁门想获连任，一定向全国选民开出他结束朝鲜战争、让美国士兵回到国内的竞选支票；而他的对手、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艾逊豪威尔将军，提出的竞选纲领，第一项就是结束朝鲜战争，达至他们所谓的远东地区的战略优势及其和平稳定。

刘少奇的话一落音，毛泽东不再征询别的同事的意见，而说：好了，对于老大哥那边由马林科夫同志接班，高主席、周总理是悲观派，刘副主席是乐观派。我觉得悲观派比较务实。贝利亚也好，赫鲁晓夫也好，究竟有无野心，有多大的野心，可以存疑嘛。从来此类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没有最好，烧香拜佛，求之不得。更谈不到谁插手谁的问题。至于刘副主席的乐观派观点，算是心地善良，却失

于肤浅。或者也和少奇目前的某种地位有关吧？但本主席需要申明一下，本人年纪仅及花甲，自信身体也无大毛病，小病小痛人皆有之，不算什么。因此在中央领导成员中，并未考虑过接班人问题。「七大」粗略定了个毛、朱、刘、周、任，现在是毛、朱、刘、周、高，或者是朱、毛、高、刘、周，排名有先有后，早就是集体领导了。我从来认为，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只有分工不同，而无座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嘛！为什么要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呢？根据工作需要，第五也可以是第二，第二也可以是第五嘛。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是瓦岗寨，不搞水泊梁山排座次，不学绿林好汉那一套。主席、总理轮流做，好不好？

毛泽东这一说，刘少奇的脸一下子红到了颈脖根。高岗却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似的，先看毛主席一眼，再看饶漱石一眼。其余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毛主席为什么要说这么一番话，给少奇同志难堪。唯周恩来敏感地察觉，毛泽东主席又因什么事，要对刘少奇发火了。他真盼望朱老总能适时站出来说个什么事，把毛主席的火气冲淡一下。

朱老总却眯缝起眼睛养神似的，仿佛什么都没听、什么都没看。

果然，毛泽东主席语锋一转：各位老同事，有个事如刺鲠喉，本人不吐不快。在我离京期间，受我委托，中央日常工作实行刘、周、高或是高、周、刘三人轮值制。可是在南京，收到了一个「中共中央紧急通告」，「通知」范围是省军级，口头传达至地师级，内容是全党全军中高级干部，在史达林同志病危期间，要百倍警惕，坚守岗位，作好准备，随时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破坏、捣乱，云云。以上内容，并无大谬。问题是，你们三位受我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人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全军发出紧急通知，为什么不先「通知」一下我这名党中央主席呢？本人也没有去到火星、月亮，没有去到天边外国，就在南京休息嘛，飞机两个钟头，火车十几个小时的路程嘛！电话一拨就通，电话不行，还可以拍封电报嘛！你们究竟要置本主席于何地？还是要以此为鉴，形成惯例，由你们来发号施令，指挥全党全军？那好办，中央召开一次会议，给办一个手续，请本人下野、退隐嘛！话或许说重了，言词犀利，刺耳得很。好，可以说轻点，你们总

该顾及本主席的颜面嘛！

毛泽东连珠炮般数落下来，与会者个个目瞪口呆，都把目光投向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三人。

刘少奇面带惶恐，周恩来也大不自在。高岗却很响地喝了口茶水，问心无愧地举了举手，发言说：主席，各位同事，上上个星期我向少奇、恩来二位告假，回了沈阳一趟。我是在沈阳看到主席听说的这份「中共中央紧急通知」的。我虽然是主席所委托的中央工作三人轮值的一分子，刘、周二位事先并未和我通气，还有一些别的事情我也被蒙在鼓里。因此，我认为，少奇、恩来二位起码应对蒙过我、越过主席，擅自发出「中央紧急通知」一事作个说明，看看毛病出在哪里。

毛泽东本已有气，经高岗这么火上浇油，更是气的脸色泛白，眼睛发绿，腾地站起身来，手指着刘少奇、周恩来斥责道：岂有此理！你们太放肆，太目空一切了！严重违犯党的纪律，又一次架空党中央权力，企图凌驾在全党之上，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毛主席动怒，谁都不敢规劝，不好吱声。刘少奇、周恩来二人更是脑袋都抬不起来。朱、邓、李、彭诸位都不满高岗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做派。唯高岗、饶漱石怒形于色，与毛主席同仇敌忾。

终归是朱德年纪大、资格老，见会场气氛太紧张了，只好也立起身子，陪毛泽东站着，以一位忠厚长者的身份说：润芝兄息怒，不要伤了身体。都是二、三十年的老同事、老战友了，不管谁有过失，都应受到批评，甚至纪律处分。但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叫和为贵吧。

毛泽东愣了愣神儿，见朱德给了他个台阶，紧绷着的脸膛上也就有了些笑容，遂转过身来对朱德说：总司令出面，我只好收兵罗……请坐，请坐，玉阶兄。我们之中，你年岁最长。从井冈山起，朱、毛不分家，你是大家的兄长啊！我一向敬重你，让你少管事，多保重身体。我也少管事，皆大欢喜。可是你看到了的，我才离开北京两个多星期，把中央工作托付给他们，他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自己做皇帝罗！

邓小平这时忽地举了举手，发言说：主席，总司令，还有在座的各位，以中央名义发通知这件事，我也有责任！因为从今年春节起，主席委任我兼做中央秘书长一职，上面提到的「通知」，事实上是经我的手发下去的。

刘少奇、周恩来略略抬起眼皮，感激地望了矮个子邓小平一眼。

毛泽东给朱德敬烟并打火，边说：好！邓政委有胆有识，勇于承担责任。过去乡下人习武功，五短身材者，桩子立得最稳。邓政委啊，你虽然勇气可嘉，但也不要代人受过。请问，「通知」的文稿，是哪个王爷交给你的？

邓小平毫不迟疑地回答：少奇同志交给我的，并说跟总理商量过，因内容并不涉及重大决策，就不报主席了。这件事，我看解铃还得系铃人，由少奇同志现在就做个检讨，痛痛快快，保证以后不再出类似问题，如何？

朱德、李富春、彭真都表示赞同，矮个子的提议，等于给毛、刘二人都灌了一服清凉剂。高岗面露不悦，欲说什么，但被毛泽东以手势止住了。

刘少奇抬起头来，先感激地看了朱老总和邓小平一眼，之后恭敬地望着毛主席，检讨说：是我错了，犯下重大缺失。高岗同志的批评是中肯的。我和恩来接到张闻天从莫斯科发来的几封电报，觉得我党中央应立即采行几项因应措施。高岗同志去了东北，没有来得及和他通气，也是我对高岗同志不够尊重的表现，在此，我向高岗同志致歉……我和恩来觉得，中央应采行的五项措施中，有四项涉及军事和人事，都向主席及时请示了，只一项向党内高级干部吹吹风，没有请示。我违反了中央工作纪律，主要责任在我，不在恩来，更不在小平。所以，主席和中央要处分也只应处分我，而不应责及他们。另外，为了改正错误，建议今后凡以中央名义发文，都应由中央主席批准，否则无效。

毛泽东释怀地笑了。高岗还欲发言，毛泽东再次以手势止住了：好了！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了。给少奇、恩来二位的处分，叫做口头批评，不作纪录、不发通报，如此而已，可以了吧？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都露出了轻松的笑容，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毛泽东主席的宽宏。饶漱石稍稍迟疑了一下，才拍了拍巴掌。唯高岗不愿看到刘、周又一次轻松过关，只勉强地合了合掌，没有拍响。

毛泽东说：好了好了，不要拍巴掌了。邓政委综合平衡能力强，今后应多担任些政府方面的工作，包括主持全面性工作，减轻些恩来的压力。

邓政委，刚才少奇的建议也很好、很重要。就请你这个中央秘书长大人，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文件，向全党中、高级干部宣布一条纪律：从今以后，凡中共中央文件，须由党中央主席核准方可颁行，否则无效，下面可以拒绝执行。

……散会后，毛泽东单独留下周恩来问话：总理大人，告诉我，你把小孟夫子弄到哪里去了？昨天回来，身上不大舒服，想找她做做按摩、针灸什么的，可医务处和中办说，是总理特批了她的探亲假期？

周恩来一听问起孟虹，顿时又捏两手冷汗：天啊，生平怜香惜玉，这回怜到了主席身边的人，可要惹下大麻烦了。但他口头上却平静地回答：是的，主席，是我准她回大连探望父母去了。因她先是找小超哭鼻子，后又找我来哭鼻子，说父母年迈多病，有一年半没有和女儿见面了，等等。

我和小超觉得，父女、母子之情，人皆有之，她写了请假报告，医务处推给中办，中办推给医务处，谁也不敢做主。我和小超看着她怪可怜的……想到主席去了南方，正好是个空档，便准了她两星期探亲假。为防备意外，还让警卫局派出两名女干部，暗中陪同她回去。必要时，驻大连有关单位可由海路把她送回……。

毛泽东不愿多听周恩来的解释，挥手转身就走，边走边说：还我孟虹！若有走失，唯你是问。

第十八章 渤海惊变孟虹失踪

大连和哈尔滨，一南一北，可说是东三省最富异国情调的美丽都市。

大连濒海，哈尔滨临江。若论自然风光，大连更胜哈尔滨一筹。由于历史上都曾经沦为沙俄及日本的殖民地，因之两座城市的俄、日式建筑物鳞次栉比，颇为壮观。街道布局，尤具俄罗斯风格。市区多街心花园，街道成放射状，石块路面，平整净洁。尖顶教堂四处可见。哈尔滨向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大连则类似黑海岸边的度假胜地克里米亚了。大连还是中国北方著名的天然良港，水深百尺，可停泊数十万吨级油轮、货轮。附近的旅顺口，更是远东地区的重要军港。从大连走海路西去天津塘沽港二百一十八海里（四百零三公里），南下山东烟台更是不到九十海里，东南去日本长崎也只五百六十余海里，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大连还有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特色，是出产美女，女子多明眸皓齿，肤色洁白，腿长腰细，风姿绰约。凡上海、北京国家一级舞蹈团演员，多选拔自这里。皆因长久以来，中外血缘代代混交，具遗传优势所致。

孟学林老先生的中西医诊所，开设在大连海滨区黑石礁道一栋中式民居的地面一层，为下铺上居格局。夫妇二人皆信佛，日常替人治病，收费甚廉，遇手头拮据、贫病无依者则分文不取，救人急难，有求必应。医道医德，为附近居民所敬重，连续数年被评选为区里、市里的「模范市民」、「先进医务工作者」；所收下的「华陀再世」、「现代扁鹊」、「妙手回春」、「世代名医」之类的奖旗、锦旗、匾额更是不计其数，但孟老先生从不在诊所内张挂。他为人不务虚名，不喜张扬，只求活个默默无闻、清清白白。家中六名女儿，人称孟氏六金花，四名业已成人：大妹早婚，育有三男两女，算儿女成行了；二妹财贸学校毕业，任海产公司会计，亦已生儿育女；三妹去了北京攀龙附凤，凶吉莫测；四妹毕业于大连卫生学校，现留家中帮助父亲执业；五妹、六妹都还只是豆蔻年华的中学生。

孟氏六金花中，以三妹孟虹最是聪慧俊秀，学历最高。惜乎长春

医学院毕业后不好好做一名悬壶济世的医生，而去做了什么高主席的私人保健医生，后又调去北京，进了那种不得见人的深宫大院。孟老先生最是痛心疾首！不以为荣，而以为耻，总有一种人格上的羞辱！直认作家里出了红颜祸水。真是从小儿白疼了三丫头一场，也是白培养、白寄望了。文医同道，老先生刻意自幼让她背诵诗文、涉猎典籍，当作男儿来栽培以继祖业！结果，却是好高骛远，误入歧途。

为此，孟老先生说服太太，把五位尚在大连的女儿召集回家，作了训示：三妹的事，荣辱死活，都不许和人提起！记住，我和你们母亲，算没有她这个女儿；你们五个，算没有她这个姐妹！她是个祸胎，你们懂不懂？自古平民女子，朝那种地方钻，多半没有好果子吃、没有好下场的！我做父亲的，不是诅咒自己的女儿。我只求你们五个，惜身做人，平平安安过日子，老老实实讨生活，不要让她祸及全家！你们知道厉害、死活吗？古往今来，这种事例还少了吗？

两、三年来，孟学林老先生禁止家人跟三妹通信。孟虹在北京所收到的家书，皆由母亲瞒着父亲寄出。也是可怜天下慈母心啊！日日夜夜，母亲盼着三妹，念着三妹，一天数次为三妹念诵《般若心经》、《金刚经》、《戒消灾经》。当家的说得对，三妹是去了那最不当去的地方，做了最不该做的人啊！什么私人保健医生？名不正、言不顺的，还不成了人家大官们手里的玩物！连写封信都不能告诉家里一个地址，只有一个邮箱代号；也从不敢谈到她的工作、生活情况，吃的住的全算党和国家的机密，算的哪门子革命工作啊？三妹是被虚荣心所害，禁不住荣华富贵、高官门第的诱惑，才进了火坑……母亲要救女儿出火坑！自己的女儿自己救。苦苦祈祷了许多日子，冥冥之中，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观音娘娘，终于给启示出了一条路子，一套法子。……于是母亲按三妹寄来的信箱号码，连着寄出五封家信，告诉三妹：父母年迈患病，急盼孩儿归家一见。

再说二月下旬某日，孟虹由西苑医务处派车送至火车站，上了一列北京直达大连的快车。说走就定，她行前根本不可能跟东交民巷八号院取得联系，只好抵达大连老家后再作他计了。

列车停经天津站时，孟虹猜想到车上可能有人暗中「陪同」自己，

决定转换路线，改走溥沽港，由水路返回大连。她趁旅客上下车人流混乱之际，提上自己简单的行李，向车门口挤去。可她尚未走到门口，即被一只有力的手臂拉住了，一看，是位女干部打扮的人，以那种标准好听的北京话低声告诉她：孟医生，请回你的座位去，这里是天津站，离大连还有老鼻子远哪。

天啊，果然暗中有「陪同」！孟虹回到座位，着实慌乱了一阵。困兽犹斗，何况一个大活人乎？你们越跟踪监视，人越要挣脱你们的樊笼！她忽然生出一股恶作剧愿望似的，想跟「陪同者」斗斗法儿。列车停经唐山、停经秦皇岛站时，她都故意上车门口去，做出欲下车的样子。当两位女干部模样的人出来阻挡时，她正气凛然地问：别的旅客都可以下月台上去散散步、买些糖果小吃，我为什么不能？其中一位「陪同」只好哀求她：孟医生，求求你了，不要为难我们，我们只是执行任务，负责你平安抵家、平安返京。

孟虹这算看清了，「陪同」她的两位女干部，牛高马大，身手矫捷，是中央警卫局训练出来那种身怀武功的女特警。列车停经山海关站时，已是第二天凌晨。车厢里熄了灯，旅客们大都进入了梦乡，鼾声此起彼伏。

孟虹又一次试图下车，改变行程。高主席在山海关有座行馆，属东北军区管辖，只要进了那行馆，「陪同」就奈何她不得了。她尽量悄悄地向车厢门口移动。这回是已经走到了门口，都看到月台了，她的手臂却又被人钳子一般的钳住了，并低声而严厉地告诫她：孟医生，你是在梦游吧？这里是山海关，请回你的座位上去休息！我们更要告诉你，车出山海关后，你不可再生二心，更不要企图与中央警卫局以外的什么人取得联系。否则别怪我们不尊重你……明白了没有？

此后，孟虹迷迷糊糊的，一路上都想哭。总算回到了老家辽宁地界。

列车停经锦州、沈阳、辽阳、鞍山等大站时，两位女「陪同」更是紧张万分，生怕有人冲上车来劫走她们的「保护对象」。

列车抵达终点站大连时，已是黄昏时分。由于孟虹事先未能将自己的归程告诉家人，因此没有姐妹来接站，而由两位「陪同」一前一

后的「护卫」着出了车站。她朝两位「陪同」笑了笑，正要招手叫过来一辆黄包车，却见一辆军用吉普车驶近，停在了她面前。女陪同上前看了看车号，随即招呼孟虹上车，并说：我们直接送你到家，之后不再管你。十四天假满，我们再来接你返回，车票会提前给你办好，一切放心。

孟虹出现在海滨区黑石礁道家门口时，昏黄的街灯下，前来开门的母亲一见是三妹，竟吓得后退一步：天啊，谁？是三妹儿？我、我是在做梦吧？孟虹进了门，立即把门插上，才轻声叫喊：娘！娘！不是做梦，是女儿回来探亲，三妹回来看望妈妈、爸爸！

母女相拥着流泪，都不敢哭太大声。进到里间，娘才说：日盼夜盼，观音娘娘保佑……你是一个人回来的？

孟虹这才哭出声来：娘，外面有狗……他们倒是说了，不会来家里……娘，爸爸呢？妹妹呢？

娘说：三妹，你轻点。爸爸近来身体差了，睡得早……你大姐、二姐成了家，另外过去了，你是知道的；你四妹给人送药去了，等一会儿回来；五妹、六妹在楼上睡房里做作业。一路上饿坏了吧？娘给你去做蛋炒饭，你从小儿喜欢的！

孟虹泪流满面；娘，抱住我，不放开……我不饿，只想娘抱住，娘有好久没有抱我了……。

娘抱住女，女抱住娘，抽抽泣泣，又哭做一团。

孟学林老先生已站立在她们身后。待她们抽泣得差不多了，老先生才移步近前，拉住了三妹的手。孟虹一见父亲，不由的双膝一软，就跪了下去，说了句：女儿不孝……就又泣不成声了。

老夫妇一左一右的扶起女儿，到椅子上坐下。孟老先生一脸戚容地说：都什么朝代了？共产党这忽儿，不兴这礼儿了吧？人回来了，就比什么都好。她娘，给三妹弄些吃的。过后，三妹不困的话，我们先谈谈。好久没有和三妹扯闲篇了。我在楼上书房里等着。

说罢，孟老先生转身抓住楼梯扶手，一步一停的，上楼去了。孟虹看在眼里，父亲是苍老多了，还不到古稀之年，却有点风烛残年的气象了。

饭后，孟虹匆匆洗漱一回，换上家常衣服，上楼进了父亲的书房。这书房占了楼上全层的一半面积，中间一条过道，另一半为四间大小不等的卧室。母亲和六个女儿，都以这宽大的书房为全家人的荣耀。单是一套二十四史，就占据了整面北墙。其余东、西、南三面墙上，以及靠西向的十来行书架，全都是一册册、一套套的线装古籍，发出岁月久远的幽香。孟虹记得，自己刚考入大学那年，母亲曾要求将书房搬到楼下一层，父亲不肯。母亲不得不请工匠来加固了楼下的梁柱。

孟老先生已经替女儿调制好了一碗清热润火的玉竹蜜羹：三妹，不要怪爸爸，将近三年了，爸爸没有给你写过信，也不准你的几个姐妹给你写信。但知道你妈妈一直在背着我和你通信……爸爸实在是出于无奈，欲苟全一家子性命于乱世。对不起，我把盛世称乱世。因为当今主持国家大政者，精于战事、擅长斗争，而疏于治国、昧于经济。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三反五反，都是军政不分，以军代政，刑典失当，乱着来呢，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高明。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少逊风骚……据这几年的情形看，差得远罗，不像一代明君的作为。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个犯忌的话题。还记得吗？从前你在家，可是和爸爸无话不谈呢！现在，爸爸只是问你：你先在沈阳，后进北平，究竟做的什么工作？替些什么人物服务？

孟虹脸热心跳，羞于启齿。记得自中学年代起，父亲就喜欢和自己说古道今、臧否人物、议论时政。母亲还笑话过他们不像父女，倒像两个忘年文友。因之面对自己从小所敬爱所依恋、既严峻又慈祥的老父亲，就不能不实话实说了：在沈阳，是替高主席当私人保健医生，……也就是为他一个人服务。高主席是个粗豪、强悍之人，有才干、讲义气，毛主席很器重他，把他调进北京当副手，名分地位，比周总理还高半头呢！高主席心高志大，一心越过周总理，取代刘副主席，当上党和国家的第二把手……孟老先生轻轻咳了两声，很用心地听着：你呢？进了北平后，又是在什么地方上班？还替高岗做什么私人保健医生？

孟虹说：不是了，就安排进西苑高干医务处，替党和国家领导人服务，包括毛、朱、刘、周这些人……爸爸，你不明白西苑是什么地

方？就是中南海呀！在故宫的西面，称为西苑。

孟老先生点点头：知道，知道。明、清的西苑还包括北海和景山呢。你看那排书架上，述及西苑的书，《燕都丛考》、《春明梦余录》、《国朝宫史》、《烈皇勤政记》等等，好几十卷呢。

孟虹敬佩地望着父亲，又看一眼满屋子的古籍，老人家真是坐拥书城了。

孟老先生问：你替毛润芝诊过病吗？印象如何？

孟虹回答：做过针灸，周末陪他跳过舞，……好古籍、通诗词，有大学问。生活习惯却仍是个湖南乡下农民，嗜食辛辣肥腻，可称为无辣不餐、不肥不食。将红烧猪肉当最佳美味，迷信肥猪肉能补脑子。因之身体肥硕，血压偏高，有风痛症。听说周总理，以及他夫人江青，都劝他少吃肥肉，少吃腊味，多吃鱼鲜、蔬菜。他却大发脾气，命厨师以猪油炒菜，说猪油比植物油香、有营养，吃植物油眼睛乌，吃猪油眼睛亮。

孟老先生笑了：是个土皇上，像刘邦，还是像朱元璋？脾气怎样？

孟虹回答：像皇上又不像皇上，毕竟是新中国、新社会了。他平日有说有笑、平易近人、谈吐幽默，喜好旁引博征，上下古今无所不涉，见地独特。还爱考人，动不动就问句出何处？典出何处之类。有时也让人觉得，是在卖弄学问，刘、朱、周、高，无人能及他……我也看到过他风云变色，作雷霆之怒，当着工作人员、甚至来陪他跳舞的女文工团员们的面，就大声喝斥、辱骂刘副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直骂得鸡犬不如，谁也不敢相劝，直到他骂乏了收口为止。这种时刻，他就像个山大王、土豪强似的，很是喜怒无常、任性胡为哩。我看他的同事们，刘、朱、周、高、陈、彭、邓，一个个相忍为党、相让为国，凡事都依他怕他，也是伴君如伴虎。

孟老先生问：刘少奇为人如何？

孟虹回答：没有单独接触过。听过他作报告，为人严谨，不苟言笑。他用他夫人兼做保健护士。他夫人王光美很贤慧，相夫教子，持家有方。他们家被评为西苑的「模范之家」……这点刘家比毛家强。毛好色，江吃醋，经常后院起火，弄得秘书、卫士们很狼狈。

孟老先生又问：周恩来，人称一代贤相，到底如何？

孟虹又答：风度儒雅，谦上让下，任劳任怨，毛称他为好管家。也有人私下里议论他是大智若愚，大奸似忠，政治不倒翁式人物。

又问：高岗如何？

又答：志大才疏，权欲极重。草莽英雄，敢作敢为，和毛有拜把之谊，是毛用以制衡刘、周的利器。

又问：高岗与刘、周如何？

又答：势同水火，早晚会有一场火并，双方输赢尚在伯仲之间，都力图争取毛的信任，而欲置对方于死地。此事，毛若平衡失当，很可能引发高层内哄、震荡。

孟老先生不吭声了。女儿并不糊涂，且是聪明绝顶，悄没声息的，已把几位当今主持国政的大人物看的清清白白。凭着一位老医生洞察世情的本能，他不用女儿明说，也知道女儿斯混于几位人物之中，已是不干不净、不尴不尬的了。所幸女儿失身失节，却头脑清晰，尚未迷失神志，或可自拔于粪池臭沼，另找到活路。

良久，孟老先生说：三妹，你还是我的女儿加朋友……东汉末年，献帝懦弱，董卓专权，指鹿为马，无恶不作。王允、吕布、貂婵诸人故事，你是读过的，可还记得？

孟虹答道：《三国》故事，不曾忘记。在西苑，就有人说女儿是现世貂婵。可毛、周、高三位，又不全然是董卓、王允、吕布，比拟不得的。

孟老先生深深叹息道：看来，你这次能出来，是很侥幸的了。大约也已经想过，逃出生天、绝不返回了的。

孟虹点着头，一时心里又乱糟糟的。知女莫若父。两三年不见面，老父的心和她的心，仍是相通着。

三妹归来，无论怎么说，都是全家人的节日。但她家所在的黑石礁道，从此白日黑夜的有人巡逻、守护，街口、叉道，则停有军用吉普车，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似的。

孟老先生的中西医诊所照常开业，朝八晚七，病人们照旧出出进进，仿佛什么事都不曾发生。孟老先生也不让三妹露面，只在后院或

是楼上帮着母亲做家务、拉家闲，并说过一句可圈可点的话：昔太史公有言，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有些事，你听听你娘的，她比我有办法呢。

五个姐妹见了孟虹，却高兴得如同一窝喜鹊，什么都要打听，什么都想知道：北京有几个大连城大？毛主席是住在先前的皇宫里吗？金銮殿是用金子珠宝盖起来的吗？毛主席每天吃多少道菜？毛主席的爱人像不像过去的皇后？你在北京见不见到毛主席和他爱人？见不见到朱总司令？

高主席调进京里，官做得比在沈阳还大？毛主席认了高主席做干儿子？人说高主席是毛主席在陕北养的私生子？中央领导人会到大街上溜湾子吗？

他们的警卫对人凶不凶？俺大连的解放军对人可和气了，去年一名四川兵强奸了一个女中学生，开了公审大会判了当场枪决……等等。

孟虹面对五个姐妹的发问，只回答了 she 可以回答的，且不得不撒了谎，说她只能从报纸照片上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京城很大，各种规矩也大，她连高主席也见不着了。毛主席认了高主席做干儿子、高主席是毛主席在陕北的私生子这话，是敌人造的谣言，千万不要乱传了。毛主席只比高主席大十二岁，怎么会是私生儿？传这话的人要是被人告发了，会被抓去坐牢杀头的！之后，她向姐妹们介绍了北京的名胜古迹、风味小吃、街道店铺等等，大家也都听得津津有味。毕竟，三妹是她们之中唯一见过大世面的人。其中，卫生学校毕业的四妹孟蝶长得和孟虹最相像，身条个子、眉宇神态，就像是一个模子里给浇出来的。四妹还缠着姐姐，让带了她去北京住些日子呢。

五姐妹每天下班、下学之后都回家来跟孟虹相聚。那些日子监守在门外街道上的便衣军人，倒是没有阻碍她们的出入。只是有两回四妹外出给病家送药，忽然有军人拦住她，先敬礼，后问话：孟虹同志，出去走走？

四妹知人家认错她了，连忙纠正：我是四妹孟蝶，孟虹是我三姐……那军人才不再「护卫」她了。四妹还笑嘻嘻的回来学给孟虹听，问三姐怎么认得街上的那些军人？傻丫头也是十九岁的人儿了，却甚

事都不懂得哩。

元宵一刻值千金。过了两日，孟虹悄悄将一封信交给在海产公司上班的二姐，请二姐立即托靠得住的人送去给沈阳北陵公园管理处交给赵处长。二姐性情温顺、沉默寡言，却处事稳重，在姐妹中最有心计，家中每有大事，父母都是找她当高参、出主意的。从孟虹手中接过密封好的信函，二姐什么都没问，只说第二天正好要去省水产局出差，一定亲自送达赵处长本人手里。

当晚，母亲也将已雇好渔船，送孟虹出海，到獐子岛观音寺出家避祸的打算，向孟虹本人说了。那獐子岛远离陆地，人烟稀少；观音寺的主持是娘的一位远房表姐，老家韩国汉城，法号海音大士，修行已久，最是慈悲心怀的。孟虹当即答应了，只要能避过大祸，脱出火坑，她愿落发为尼，长修佛法。但她并没有把自己暗托二姐送信给沈阳东北局政保处赵处长的事告诉母亲，想着三妹今后皈依佛门、长伴青灯，母亲不禁悲从心来，又抱住女儿哭泣了一回。

过了两日，二姐从沈阳出差回来，悄悄告诉孟虹，信已送到赵处长本人手里，只让带回一句话：请三妹放心，一切会安排就绪，万无一失。这样，孟虹给自己的潜逃计划多加了一份成功的保障。

在遍地疑兵、风声鹤唳的气氛中，不觉的过了一星期。第八天的大清早，母亲从大门口的门缝里取回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孟医生，请预作准备，我们可能提前陪同你返京。

母亲拿着纸条，脸都吓白了。危难当前，孟虹倒是不显慌乱了，只是问娘：来不来得及，我中午就走？白天走比晚上走要好。娘说：好，说办就办。五妹上学，让她带个口讯给七舅。七舅的风篷船早就在候着。还是按原先设想的，晌午饭后你扮成重病人，诊完病后，由架子车拉着，从大门口出去。……只一件事娘要问你，你走脱后，他们会不会来抓家里的人？孟虹只好实话实说：娘，不会的，高主席、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要找的，只是我本人，绝不会为难家里人的。如今是新社会了，到底跟过去有所不同的。

早饭后，孟学林老先生的诊所里，先后来了两名重病号，都是捂着棉被用架子车拉来就诊的。中午过后，一名重病人经过医治，仍由

架子车拉着，出了诊所大门。守望在街口的便衣军人过来，命架子车停下，之后揭开被头看了看，病人是个老妇，便没说什么，就放行了。架子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各式马车、毛驴车、吉普车、自行车，走得不紧不慢，一路走到一处腥气扑鼻的渔港码头。「重病人」被抬上一条泊在栈桥边的风篷船。风篷船随即缓缓出海。天青气朗，海上风平浪静，横无际涯，尽是鱼鳞般微波熠熠闪光。「重病人」孟虹这才揭去脸上身上的乔装，从担架上坐了起来，又看了一眼船头、船尾的一老一少两位渔民，紧张的心情才渐次舒缓下来，她想起来一句俚语：鱼儿挣脱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来。

可是风篷船驶出渔港不远，就遇上了一艘乘风破浪而来的大机帆船。

起初孟虹还以为是东北局政治保卫处的人马接应来了。当两船靠拢，从机帆船上跳将过来的，竟是那两位从北京一路「陪同」她回大连的女警卫！

其中一位很礼貌地对她说：孟医生，起来吧，你装重病号装得像哩，把我们的便衣都蒙过了。请跟我们上大船，什么事也没有，谁也不会为难你，我们只是保护你安全返回北京。

孟虹终归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只好认了命，乖乖的跟着上了那艘机帆船。幸而她已从父亲的药房里偷偷拿了一瓶安眠药，在抵达北京之前，总有机会服下去的。但听得女警卫一声令下：起航！去天津港！

孟虹眼睁睁地看着那条本要送她出苦海的风篷船，在机帆船冲出的浪沟里，上下颠簸着，一下子被抛出去老远。

机帆船乘风破浪，驰离了海岸线。说时迟，那时快，忽地有六、七艘快艇，出现在机帆船前头，成半月形似的迎面包抄了过来。冲在最前边的快艇上有人以喇叭喊话，命令停船。机帆船上女干警见来者不善，以为遇上了水匪，于是鸣枪警告。快艇上的「匪众」竟以冲锋枪从四面八方机帆船猛扫，却只打风帆、绳索，并不伤人。紧接着，早有十多名武艺高强、身手了得的蒙面水匪，飞快地攀了上来，三下五除二的就下了两位女警卫的枪，并逼其老老实实退到船上去坐下。

女警卫大叫：我们是中央警卫局的！是周总理亲自派来执行任务的，你们是哪一部分？还有没有王法？

水匪中一位为头的，目光如炬地盯住女警卫，声若洪钟地回答：爷爷是渤海水上飞！你们是宰相派来的？有何凭据？请交出来！两位女警卫因执行保密任务，自然是交不出任何「凭据」。水匪头目遂下令：弟兄们，按行规办事！不要伤人，只把船上吃的用的、金银财宝，统统借他娘的去！

这时船舱里有水匪喊道：大哥！这里有个大美人儿，一并抢了去，给大哥做押寨夫人！

惊乱中，孟虹倒是多少看出些蹊跷：这些上船劫财的蒙面汉子们，并不像传说中那种杀人如麻的海上大盗……。

第十九章 峰回路转孟蝶来

三月五日午后，传来了史达林同志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寓所去世的消息。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以密电方式，在塔斯社向全世界发布讣告之前三小时，将此事通知中共中央，表示了对兄弟的中国党的尊重。密电中并透露，将保留史达林遗体，与列宁遗体安放在一起，供苏联人民和各国革命者世代瞻仰。

密电由我驻莫斯科特命全权大使张闻天转回。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接获后，立即先挂电话将电报内容报给菊香书屋毛主席办公室值班秘书，并问主席起床没有？可不可以来见？

放下电话，周恩来即去卧室换了一套深色中山装，并在右臂佩上黑纱。黑纱是两年半前任弼时同志去世时用过的，他一直细心地保存着。刚换好衣服，菊香书屋回电话了：主席吩咐，三点四十五分去见，有事情谈。

四时正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研究有关事项。

周恩来提前十来分钟到达菊香书屋秘书值班室等候。每逢主席通知见他，他都提前十来分钟到达，随身带着文件，一边等候一边批阅。这也跟高岗形成了对比，主席每次召见，高岗总是大大咧咧地迟到好几分钟，最长的一次达半小时。但主席并不在意。他本人也不是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人。

毛泽东穿着件棉毛巾睡袍，坐在书房藤围椅里吸烟，见周恩来进来，并不起身让坐，也不问史达林去世这件举世瞩目的大事，而是一脸不快地盯住他：恩来，你把我的小孟夫子弄到哪里去了？你把人交出来！

周恩来心里一惊：孟虹出事了？但还没有人向自己汇报过呀……。周恩来随即说：她不是回大连探望父母去了？警卫局派了两位女警卫陪去的。这几天也该回来了吧？

毛泽东冷笑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孟虹在大连外海被水匪劫走了！杨尚昆刚刚报告了这事，说两位女警卫空手回来，哭鼻子请求组织处分。

周恩来面带懊恼，脑子里快速反应了过来，说：主席，这事是我大意了，我有责任。……有个疑点，不知道该不该说？

毛泽东不耐烦地手一挥：我就是等着你来作出解释。

周恩来说：主席尽可放心，小孟不会出什么情况的……，她也不会被什么水匪掳去的。

毛泽东问：何以见得？

周恩来回答：大连外海在苏联海军的严密管辖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水匪出现。……主席呀，恕我直言，此事恐怕和东北局政保系统有关。如果不是我瞎猜想的话，有人感到，让孟虹长留北京，诸多不便，且很尴尬……。

毛泽东目光直直的，不动声色；好嘛！干得好啊，真假水匪，夺人所爱。你们两位，总有一位要替我把人交出来！

四时的政治局紧急扩大会，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列席成员有彭德怀、邓小平、彭真、饶漱石，扩大成员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副主任田家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胡乔木，中联部长王稼祥，文化部长周扬，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等。

高岗回了沈阳，缺席。

刘少奇报告了书记处早先准备的有关史达林同志去世时要做的一系列措施：以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全国政协四家名义发唁电，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世界共运的伟大导师史达林同志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全国下半旗三天致哀，三天期间，全国停止文艺演出等一切文娱活动；党政领导人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六日上午赴苏联驻京大使馆致哀；组建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悼念活动，建议毛泽东主席亲自率团前往，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全国所有报纸、刊物、电台统一刊、播出纪念史达林同志逝世的文章与图片，以及生平事迹、伟大功勋等；全国省、地、县三级中苏友好馆皆可设史达林同志灵堂，供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及人民群众悼念；请中央军委主席发布命令，全国武装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粉碎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捣乱。

刘少奇报告完毕之后，周恩来即请毛主席作指示。

毛泽东苦笑笑说：官样文章，大致上也就是这些了。在座的，各管各路，各司各职，分头去做就是了。从今天起，我们都佩黑纱吧。恩来比我们反应得快，已经佩上了。要好好悼念史达林同志。我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纪念文章。尽管史达林生前曾经对本人有过种种误解，甚至把我看成东方的铁托，但我们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没有史达林为首的苏联党和人民长期对我国革命事业的全力支持和无私援助，我们的胜利绝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可以说，没有苏联老大哥，就没有我们中国这个小老弟。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团结，要世代代，坚如磐石。本人心情不好，就先讲这几句吧。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边作记录，边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很重要。

周恩来提醒说：主席，赴苏代表团团长及成员，恐怕现在就要定一下，以便随时准备出发。

朱德、刘少奇跟着点头。

毛泽东说：这次我就不去了，总司令也不要去了，悼念活动，很累人的。我看团长嘛，高岗或是少奇两位去一位就可以了。成员包括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组织部长饶漱石，中联部长王稼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驻苏大使张闻天已在莫斯科，加上理论家陈伯达，还有工作人员等，阵容也就可以了。就这么定了吧。还有遗漏的没有？

刘少奇插言说：还是高岗同志率团为宜，苏联事务，他比我熟悉，打交道也比我多。史达林同志生前对他也最器重。

这时，周恩来，邓小平都有话要说似地。

毛泽东却装作没有看见，而对中办主任杨尚昆说：尚昆啊，请以我的名义给沈阳挂电话，通知高岗今天晚上务必赶回，明天上午和我一起去苏联大使馆向史达林同志遗像致哀！

中联部长王稼祥举了举手。毛泽东说：对了，稼祥，你是第一位驻苏大使，我们党内真正的苏联通，有何高见？

王稼祥说：我有个提议，如果主席和总司令都不去的话，代表团

团长我看由少奇同志担任比较合适。第一，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少奇同志率党中央代表团秘密赴苏，与史达林同志会谈，可说是打下了两国建交的基础；第二，少奇同志目前在我党内位置排第二，第一不去第二去，较具权威性、庄严性。苏联老大哥那边，一向最重视排名的；第三，相信其余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由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率团前去。

毛泽东挥了挥手：好了好了，不要第四、第五了……恩来，小平，你们也想作类似的提议，保荐刘少奇，不保荐高岗，是不是？可以，本人服从多数，同意由少奇率团去红场上肃立、致哀，辛苦一回。

周恩来、邓小平，连同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陈伯达、田家英等人都笑了。只有组织部长饶漱石笑不起来：高主席这人也是，早不回沈阳，迟不回沈阳，偏偏这么重要的会议缺席，把个党政代表团团长的机会丢了不是？

刘少奇竖了竖手掌，发言说：谢谢主席和各位同志的信任。我想补充一点意见，为了表示对史达林同志去世的沉痛悼念，我们中央机关所在地是不是也搞个灵堂，挂个史达林同志的遗像，摆些鲜花，让各人民团体都送花圈什么的……。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环视与会者一眼，停了一会儿，才问：少奇同志，你说说，把史达林的灵堂设在哪里？是怀仁堂，还是紫光阁，还是勤政殿？

刘少奇知道毛主席话里有话，连忙改口说：我的意思，是由北京市出面，比如设在北京市中苏友好馆内，对加强中苏兄弟友谊，有象征意义。

毛泽东拉下了脸，眼睛直盯住刘少奇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为什么要搞那些带迷信色彩的形式主义？在这里，我也有两个提议，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可以形诸文字，今后作为党的纪律：一是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所在地中南海内，以及各级党、政机关内，任何时候不得为任何人摆设灵堂。包括本人和总司令日后去世了，一律丧事从简，开个追悼会，做个盖棺论定就可以了。况且，往往盖棺未论定呢，弄不好还要被鞭尸呢；二是我们学习苏联，是学

习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不是什么都学，好歹都学。他们的政治局委员们个个都是酒桶，我们能学？他们吃土豆、牛肉、鱼子酱，我们吃米饭、猪肉、活鱼，还是各有所好嘛。恩来告诉我，他们已经决定保存史达林遗体，和列宁遗体摆在一起，供人瞻仰。这一条，我们绝不能学。我和总司令带头，死后搞火化，连土葬都不要搞。君不见，历代皇上花多少民脂民膏，造成那些千奇百怪的巨大陵墓，陪葬些奇珍异宝，最后还不是被人一一盗墓了、挖掘了，有什么好下场？因之最好办法，是一把火烧掉，剩下骨灰，或者作肥料，或者学习马克思的革命浪漫主义，撒到大海里去，各位以为如何？大家如果同意的话，邓政委啊，你个中央秘书长大人，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起草一个文字备忘录，也是个决议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大区以上负责人，死后一律火葬，器官还可以捐献给医学院做科学实验，大家都来签名，立字为据。你们签不签这个名啊？

邓小平带头鼓掌、叫好：我举双手赞成！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彭德怀等也立表赞成。在全体一致的热烈掌声中，刘少奇羞愧的满脸通红，顿时在毛泽东主席面前矮出一大截似的。

三月六日上午十时，毛、朱、刘、周、高一色黑色制服，臂佩黑纱，胸带白花，率领全体政治局成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各部部长一百余人，在沉闷的苏式哀乐中缓缓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大厅，向摆放于苍松翠柏中央的史达林遗像献上花圈，行三鞠躬礼，然后依次站成数排横队，集体默哀三分钟。

花圈是由中央办公厅统一订制的，连上面的挽条也是统一的楷书。中央政治局、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四大家的主席、副主席，政务院、国家经济委主要领导人，均以个人名义送花圈。毛泽东送的花圈，左挽条上写着：「史达林同志千古」，右挽条上写着：毛泽东敬挽。中央各部、办、委、工、青、妇、人民团体，以及各民主党派，则都以单位名义送花圈。

集体肃立默哀三分钟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竟然面无感容，上来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老朋友一一握手，拥抱致谢。尤金是位哲学家，通中文，毛泽东称之为老朋友，两人不时私下

见面，讨论哲学问题。

见尤金并不悲痛，毛泽东便拉住问：尤金同志，你不像个丧了父兄的晚辈的样子啊！尤金说：尊敬的毛主席，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新人替旧人？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啊，我对前途充满乐观和信心。

乘车离开苏联大使馆时，毛泽东心里很是郁闷。他已经通知高岗、周恩来随自己回菊香书屋谈话。这个尤金也真是怪，史达林生前那样器重他、喜欢他，把他一位哲学家放到最大的兄弟国家中国来做大使；可史达林昨天才去世，他却眼睛都不曾红一下，而且表现得那么轻松！是不是史达林一生威名，被下面称万岁、称慈父、称救星、称导师、领袖、统帅等等，都是假的啊？实际上大家早就盼着他死了啊？或许，他一九三七年在党内大搞肃反，杀掉了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季维诺夫在内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员，阴魂未散啊？联想到自己，现在大家都是顺着、捧着、吹着，除了没有称伟大的慈父，其它如史达林的称谓也都通通上了。然而在实际上，是不是刘、周、高等人，也都在盼着自己早日去见上帝或是见阎罗王啊？史达林一世英明，却没有禁止别人在他死后利用他的遗体，予以保存，很蠢。……世上哪有不腐烂的物质？一具僵尸，还是装进水晶棺材里供人观看，还可能被人鞭尸，何苦哉？从这一点上看，史达林还不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刚在办公藤椅上坐定喝茶，高岗就抢在周恩来前头，大大咧咧、风风火火地进来了，见面就问：主席，中央决定谁带团去莫斯科参加丧礼。

毛泽东并未起身让座，只是反问：你想带团去？

高岗并未觉察到毛主席脸上的讥讽神色：主席让我去的话，我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毛泽东口吻冷淡地说：你昨天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又回沈阳干什么去了？既已调京工作，为什么要频频返回沈阳？东北局没有你称王，天就会塌下来吗？告诉你，带团赴苏的事，昨天政治局会议已决定了刘少奇，成员包括张闻天、彭德怀、李富春、邓小平、彭真、饶

漱石、王稼祥、陈伯达等。你要去，只能做成员了。

高岗的脸膛腾地一下涨成猪肝色，突显出白麻粒星星点点。正在这时，周恩来进来了，见高岗站在主席面前，神情有些狼狈，便陪了小心，叫了声：主席。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一眼，慢吞吞地喝了口茶水，才说：二位先请坐吧。我这里，烟茶皆备，服务员下去了，你们自己动手吧。

周恩来执茶壶，先给毛主席的添了茶，再给自己倒上一杯。

高岗也依往日习惯，先给毛主席敬上一枝烟，打上火，再自己叼上一枝来抽。

毛泽东气色平静，受用了些，才又是喝茶又是吸烟地说：请你们二位来，只谈一个事，你们把我的小孟夫子弄到哪里去了？还我孟虹！你们不要互相推诿，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我只要人，不管其它。

高岗深望周恩来一眼，摆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架式说：主席呀，这事得问总理。我自二月初，向主席交代过小孟在东北局时，曾做过我的保健医生一事后，遵照主席的指示，就再没有和她联系过，更没有和她见过面。

我是个遵守纪律的人，从来说话算话的。尤其是对执行主席的指示，从来说一不二的！我看关于这事，恩来同志在背后做了些什么手脚，只有他自己能向主席讲清楚。

周恩来见高岗当了毛主席的面，这样前所未有的地来逼攻他，不禁心里十分恼火。但他只是瞪了瞪眼睛，强忍住火气没有发作，改而以一种异常冷静的口吻说：很好，我同意，小孟的事，我们是应当向主席交代清楚。

是的，小孟是我和颖超特准她回大连探望父母亲的。中央警卫局派了两名女警卫陪同她去。问题在于，毛主席上月月底返京后，中央警卫局通知两名女警卫陪同她返回时，发现小孟有脱队的意向，便加强了戒备，并决定走水路把她接回来。可是，却在大连外海，被武装水匪劫持而去。此事我也是主席于昨天中午问起以后，才找警卫局有关同志了解了详情。现在那两位女警卫因没有完成任务，走脱了服务对象，痛悔、紧张得精神都出了毛病，进了医院。在这里，我也要当着

主席的面，问一声主席，大连、旅顺目前都被老大哥的海军租占着，如果不是东北局的有关人员，怎么可能携带武器、驾驶船只在大连近海活动？请高主席冷静，听我把事情报告完。

据报，那天前来围捕、劫持孟虹的武装船只，共七、八艘之多。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如果不是一次事先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怎么可能同时七、八艘武装船只？这会是一次「水匪」的打劫犯罪吗？这是第一；第二，当时在船上执行任务的两名女警卫，也看出来对方不像是「水匪」，而鸣枪警告，并大声告知对方：自己是中央警卫局的干部。但对方人多势众，冲上来下了两位女警卫的枪之后，并无其它无礼行为。若是真正的劫财越货的「水匪」，是一定杀人灭口、沉船销迹的；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水匪」们只抢走了孟虹医生，而丝毫未动船上的财物。高主席，你今日也当着主席的面，分析分析，劫走孟虹的，可能是什么「水匪」吗？

高岗听得火起，要不是毛泽东一再以眼色制止他，早就激言反驳了。

现见周恩来的话告一段落，遂反唇相讥问道：依你总理大人的高见，这些「水匪」会是什么人物呢？受谁派遣呢？

周恩来仍然平静地说：高主席，你最近频频回沈阳，其中情况，大约比谁都清楚吧。

高岗大怒，呼地站起身子，手指直指周恩来说：你放肆！你血口喷人！劫持人质，甚至杀人灭口，只有像你这种长期搞白区地下工作，指挥红枪队搞暗杀的人，才干得出来！我高岗拉队伍干革命，从来在战场上跟敌人决胜负、争输赢，赢也赢得光明正大，输也输得正大光明！不像那些打了败仗就当逃兵、或是被捕之后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人！

周恩来脸膛涨红了，明白高大麻子是要在毛主席面前揭他的老底……他不能上这个当，更不能动这个气。他看了毛泽东一眼，但见毛主席双眼微闭，没有任何表情。那神情就如老僧入定……不偏不倚，听凭他们二人去争论个水落石出。

周恩来收回目光，显得出奇地平静：高主席，我们在主席面前汇

报工作、争论问题，不起高腔，好不好？要尊重毛主席嘛。你刚才说的那些历史上的事，我早在延安整风时，就向中央、向主席交代过、检讨过了。我历史上的错误，早有组织结论。当然，我并不拒绝高主席的批评。但是，我们今天暂时不要扯那么远，也不要情绪化，还是来谈孟虹失踪的事，好不好？

高岗见周恩来并未被自己激怒，心里也暗自一惊：这只老狐狸，是不好对付呢！他望了毛泽东主席一眼，只见毛主席一动不动，仍在闭目养神呢。遂放缓了口气说：行，刚才是我太过激动了。恩来同志，孟虹是你放走的，又是你派人陪同的。今天不听主席问起，我还不知道她已经失踪了呢！今年二月以后的事，我是个马大哈，被人蒙在了鼓里。主席的身体，需要孟虹照顾、治疗，这个你总该知道吧？你们为什么要把主席的人弄走呢？这不是明明要跟主席过不去吗？所以我说同志哥，还是把人交出来，大家团结和睦，一心一意干革命、搞建设，有多好！

周恩来心里打了个冷噤，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个大麻子。俗话说：十麻九怪，每粒麻点都藏有一个坏主意。……他忽然板起脸孔说：高主席，我今天仍然称你为高主席，我一向像尊敬毛主席一样尊敬你、推崇你。孟虹的事，你说说，要不是东北局政保系统的高手们，谁能在苏联海军的眼皮底下，演出这出劫人好戏？

高岗又一次被周恩来激怒，巴掌「啪」地一声击在茶几上，茶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主席，他这是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姓周的，你拿出证据来！你拿不出证据，老子跟你没完！要是孟虹死在了你们手里，老子更是和你没完！

周恩来脸色泛白。他的确不该摔出这张底牌。没有证据，很容易被对方咬住不放，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没想到毛泽东主席这时睁了睁眼睛，对高岗发话了，东北王，你我二十几年的交情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老朋友分上……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个难道还不明白？恩来的分析，或许也有几分道理，是不是？

高岗就像被针刺着了一般，满脸惶恐，气急败坏地「噗」地一声，

单腿跪下，手臂半举，指着头顶发誓：老天作证！我高岗要是主席有半点欺蒙之处，天打五雷劈，不得好死！主席呀，在孟虹失踪这件事情上，我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你定要主持公道，一切要有证据、有事实呀！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主席的保镖，从无二心……。

毛泽东眯缝起眼睛看看高岗，听着高岗的表白，没有出声。

反倒是周恩来在一旁做好人，温言劝道：高主席，请起来吧。单腿下跪，是旧时代的封建礼节，你不要惹主席生气啊！在主席面前，我们任何问题、任何错误，都可以检讨清楚嘛！

高岗悻悻地站起，狠狠地瞪了周恩来一眼。

毛泽东也瞪了周恩来一眼：恩来，你也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是不是？除非你找到苏联海军驻我大连司令部……你找不出证据来，我就要同意高岗说的了，你属于诬告忠良、血口喷人。

这回轮到周恩来头冒冷汗、如坐针毡了。没想到毛主席左边刚给了高岗一掌，右边就给了他致命的一拳。他缓缓站起身子来，颤着声说：主席，高主席，我检讨、认错，这回我确是狗咬耗子，多管了闲事，千不该、万不该特批孟虹回大连探亲，以致走失。……为这事，我愿意接受中央的任何处分。但我确是出于好意。高主席，我刚才出言不逊，的确是胡乱猜疑。毛主席，高主席，我可以剖开我的胸膛给两位主席看，恩来心是红的、忠诚的！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之后，我就自认了自己不是统帅之材，只配做一名领袖的助手，办些具体的事务。我现在是主席的助手，将来更会是高主席的助手。恩来在党内从来甘当第四、第五把手，已很知足，绝对没有再朝前挤的意思。我也可以起誓，恩来此心，天日可表！

高岗听了周恩来这番表白，仿佛怒气稍息，也觉得受用了些。

毛泽东不待周恩来说完，威严地手一挥，打断了：你们二位，我算领教了，也不要听你们表白下去，一个一触即跳，一个谋略老道！孟虹的事，唯二位是问。反正你们之中，有一人在我面前演戏！假戏真演？还是真戏假演？假作真时真亦假，今天不要看你们表演了，本人自有分晓。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不许外传，更不许影响了你们两位的正常工作。听明白了？

周恩来、高岗恭敬地看毛主席一眼，然后回道：听明白了。之后告退。

毛泽东忽然向周恩来道：蓝苹在苏联养病，来信说想吃点国内的水果，你帮助办一下吧。

周恩来一听，大受鼓舞似地回答：主席放心。外交部每半月有一次信使专机去莫斯科，弄些时鲜蔬菜水果去不成问题。

周、高二位刚退出，卫士长进来报告：谢政委到了，是不是……。

毛泽东瞪了瞪眼睛：哪个谢政委？

卫士长报告：就是公安部副部长谢富治。

毛泽东说：和你们说过多少回了，以后党内一律称同志，总也改不过来？快请！

谢富治一身戎装，迈着军人的步伐，见毛主席先行举手礼，之后摘下军帽，才和主席握手，坐下。

毛泽东递给谢富治一支大中华：这么快就回来？有什么收获没有？

谢富治报告：到大连待了两个晚上，化装成病人去过孟虹父亲的诊所，后又以中央卫生部工作人员的身分去过一次。是那种上居下铺式二层临街小楼。孟老先生的诊所一天也没有停业过。她家里的人除了有些惊惶之色，倒看不出什么悲伤来。由此可见，孟虹应是平安无恙，主席可以放心。

毛泽东问：平安就好。我想知道，是何方神圣把人劫走了。

谢富治报告：因涉及到外事纪律，也考虑到保密的需要，我没有去找驻大连、旅顺两市的苏联海军机关。可以肯定的，人是由东北局保卫系统劫走了。对于东北局保卫系统，中央调查部、中央警卫局的人一直打不进去。人家组织严密，且高效率得很。说句不当说的话，东北局背靠老大哥党和红军，若搞独立王国的话，是很容易的……。

毛泽东不厌烦地挥了挥手：知道了。有的话，不可对旁人说，不利团结呢。我相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搞独立王国的。把一个大区经营成独立王国是有可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孟虹就没有希望找到了？

谢富治说：主席放心。哪怕是大海里捞针，也要把她捞出来的。

毛泽东说：可以继续密访。这两天我也想过了，不就一名女医生么，搞得神神鬼鬼，鸡飞狗跳的，有哪个必要？况且据我分析，十有八九，也是她本人不想在中南海待下去了，要远走高飞的呢。牛不喝水，还能强按头？对了，上回你不是讲过，中央警卫局的人派不进东交民巷八号院去？

谢富治不苟言笑且有些犹犹豫豫地报告：主席放心，明的进不去，暗的进去了。……另外，这次去大连，我们给主席带回另外一位人儿来了。

毛泽东隆起了眉头：给我带回了人？什么人物？

久经沙场的谢富治竟红了红脸：报告主席，是孟虹的妹妹，在家里排行老四……。

毛泽东脸呈不悦，很有些恼火：我要你去找的是孟虹，把她妹妹带回来做什么？

谢富治陪笑道：主席不要生气……孟三妹和孟四妹，简直是一个模子里给铸出来的。身条、脸蛋、眉眼、说话的声气，都一模一样……我们以中央卫生部工作人员的身分，到她家了解情况的时候，都看走了眼：这不是孟医生嘛，谁说她失踪了？

毛泽东见说的有趣，脸上渐次有了笑意：你们带她来北京，征求过她本人的意见吗？另外，她父母亲同不同意？

谢富治仍是一本正经地报告：是她本人主动找到招待所来，要求到北京工作的。她也是学医的，大连卫生学校医士班毕业，在父亲的诊所里工作，懂针灸、按摩呢。我们当然问了她，她父母亲会不会同意？她说她今年二十岁，是成年人了，做梦都想到国家的医疗单位服务，奔社会主义道路。父母可能暂时不会同意，但参加革命工作，她可以慢慢来说服。……我们看她纯洁可爱，又一心向上，正是主席需要的人……。

毛泽东眯缝起眼睛，彷彿思考了一忽儿，才说：我需要的是孟虹。她妹子嘛，既是人都来了，你去通知杨尚昆一声，安排在医务处上班，暂顶她姐姐的缺吧！对了，这妹子叫什么名字？

谢富治道：报告主席，小名四妹，书名孟蝶。

第二十章 冤家路窄，在巴尔维哈温泉

江青于二月中旬赴苏联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养病，转眼间已有两个来月。她给远在北京的老板写信，说想吃点国内的新鲜蔬菜、水果，不知可否托人即便捎来，云云。这原是聪明女人的虚晃一枪，预先留下个备忘录之类的文字，免得日后有人告她老娘的刁状时，老板心里有数，不致动气。因为国内的新鲜蔬菜、水果之类，早有专机定期运送给她了。在唐代，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到如今，是「一见银鹰蓝苹笑，万里晴空果蔬来」了。

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位于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之间的巴尔维哈海湾里，背山面海，温泉遍布峡谷，终年热气蒸腾，因之于冰天雪地之中形成温暖如春的小气候。早在帝俄时代，沙皇皇室便在这里营建起大片过冬离宫，极尽世间荣华。十月革命胜利后，这里自然被收归国有，成为苏维埃党、政最高领导人物们的避寒疗养胜地，同时也用于接待重要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袖及夫人们。

江青已是第三次入住这里。头次是一九五〇年秋天，她觉得下体有异，很不舒服，烦请周恩来总理说服毛主席，同意她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做身体检查。经老大哥的医学专家会诊，查出她子宫内壁长了瘤子，且疑为恶性肿瘤。江青倒是个有主见、有胆识的女人，都没等请示北京的老板批准，就让老大哥外科专家替她做了子宫摘除手术。她这瘤子，都是被孙维世那小妖精给气出来的！老板都差点儿给小妖精抢占了去呢，要不是她干爸爸周总理巧为周旋、阻挠，江青可就成了「贺子贞第二」了呢。老板这人，外面不知道的，光喊他万岁得了得，其实好色得很，恨不能天下美色，尽为他一人享用……孙维世，你等着吧，只要老娘留得青山在，就会有你的好果子吃。君子报仇，十年、二十年不晚。

老大哥专家们所做的子宫摘除手术非常成功。手术后需要疗养观察一段时日。于是江青被送到了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住进一栋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别墅，天天护士扶起娇无力，温泉水滑洗凝脂来了。江青第一次品尝到了老大哥之邦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咱中国，

南方北方，虽然都不乏温泉胜境，但国家初建，又处于抗美援朝的艰苦岁月，还没有营建起类似规格的、专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亲眷们使用的避寒禁地。避暑胜地倒是有一批现成的。从古至今，中国的统治者都是避暑胜过避寒呢。

一九五一年冬，江青为检查子宫摘除一年后肿瘤有否扩散，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并亲予安排，第二次入住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这一回，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对她的照顾，比上一回周到细致多了，专门给派来了中菜厨师、护士。所食用的蔬菜果品，也都由大使馆负责提供。不像上一回，大使馆那批食皇粮的浑虫们根本没有理会她，让她天天吃俄式土豆、牛排、面包、黄油、鱼子酱，吃得她实在倒胃口。幸而她懂保养，懂珍惜自己的身材，每天只用些鸡蛋、麦片粥、生菜色拉之类。否则两、三个月的牛排、土豆、黄油、鱼子酱吃下来，吃成个大肥婆回到北京西苑菊香书屋去，老板更是连正眼都不肯瞧一眼了。老板自身体魄肥硕，喜欢女子身材苗条。楚王好细腰，老板也是楚人，也好细腰，盈盈一握，其乐无穷。

一九五三年早春这次，江青来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检查身体，也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自给联系安排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听说忙得连上厕所的功夫都要听人汇报工作，却还是那么心细，懂得体贴人、照顾人。要说嫁人，嫁给周恩来是最有福分。嫁给毛泽东则只有一个名分。

毛泽东需要人体贴、侍奉他，却很少体贴人和照顾人。周恩来则连江青在苏联疗养期间的饮食习惯都注意到了，每月两次，命外交部的信使专机，从国内送来各式时鲜蔬果。包括她家乡山东的黄芽白、大葱、烟台苹果、莱阳梨、河北大枣、广东茭白、福建蜜柑、广西柚子、海南波萝蜜、太湖王八、洞庭湖甲鱼等。江青一人能食用多少？一筐筐，一篓篓，都以新中国主席夫人的名义，分送给了老大哥政治局成员们的夫人们。最有趣的是太湖王八和洞庭湖甲鱼，周总理还特意捎上一封信，告上蓝苹：知你一向喜好鱼鲜，惜不便保鲜，无法空运；然太湖王八、洞庭湖甲鱼则为长寿滋补之物，脱水十几天仍能存活，因之适于空运；望按时进补，早日康复，早日回到主席身边，照

顾主席起居，云云。江青读信后大为感动，不胜唏嘘：望按时进补，早日康复，早日回来照顾主席起居，云云。江青读信后大为感动，恩人啊，你待我情深义重，胜过我那伟大的老公。

江青在巴尔维哈温泉疗养，也遇有可恼的人，就是我驻苏大使张闻天和他的婆娘。张闻天夫妇来疗养院看望过她，竟然劝戒她生活上不要过分讲究，以专机定期从国内空运蔬菜水果水产，太过浪费等等！只差没有明责她江青挥霍公帑、吞食民膏了。江青当面接受了「同志式的、善意的劝告」，并特意留张闻天夫妇吃了饭，吃的自然是俄式面包黄油、土豆牛排。她也量张闻天不敢到老板面前去告她的刁状。老板早在延安掌握兵权之后就不把他个党中央总书记放在眼里了。否则，四九年进城后，姓张的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尊，怎么外放到莫斯科来当了一名区区大使！不过，江青还是多了个心眼，在给北京老板写信时，提到在外日久，想吃点国内的新鲜果蔬，不知可否烦请总理交办一下……。

转眼间到了四月上旬。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夫人蔡畅大姐，也来到巴尔维哈温泉疗养。江青多了个说说笑笑的伴儿。蔡畅大姐是个很随和、知分寸的人。虽然革命资历老、党龄长，但看在毛主席的分上，在江青面前从无半点差池的。也是夫尊妻贵的老传统。唐诗《西施咏》中，也有「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之句吗。相比之下，毛主席的前妻贺子贞，一九三七年被送到苏联养病，还带着女儿娇娇（李敏），只因被毛泽东同志抛弃，苏联方面也就把接待规格降至最低，竟被关进精神病院六年之久，才被王稼祥夫妇救出，送回国内来的！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一个贺子贞，一个江青，有地狱与天堂之别了。

巴尔维哈温泉峡谷春来得早。疗养院花园山石向阳处一株老杏树，绽开了花苞万朵。江青每天中午起床后，都要由保健护士陪着，前来驻足观赏。一天中午，她正面对如一片红霞的杏花，吟诵一首宋人的七律：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忽地，从山石的另一侧有人以中文答话：此情此景，好诗，好诗！是陆放翁的那首《临安春雨初霁》吧？惜乎此树非杏树，此花非杏花，是为雪醋栗树也！

随即转出一位身着深灰色呢大衣的中年汉子来。江青与中年汉子四目相对，却两人都像被针锥了一下似的，倒抽一口冷气，不由自主的各退了半步。毕竟是那中年汉子沉得住气，向她伸过手来：江青同志，幸会幸会。早听说您在这里疗养，本想约蔡畅大姐领我来拜望的……杨帆！江青脑子反应极快，一个久违了的名字突地从记忆深处冒了出来。但她抑制住了自己，没有喊出这个名字，也没有伸出手去，而以一种陌生的口吻说：你是谁？我好像不认得你，你怎么会认得我呢？真是的……小李呀，咱回去吧，到吃药的时间了吧？

江青换上自己的保健护士，转身而去，腰肢款摆着，渐行渐远。

那叫杨帆的中年人，原也是位长期从事过地下党情报工作的老革命，现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受到江青如此冷落，心里好不气恼、懊悔：大白日见鬼了！好端端的，来这异国他乡，偏生又遇上她？真是冤家路窄，倒霉透顶了。

当天晚上，在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江青和杨帆，都在各自的小楼里辗转难眠。

江青苦思一晚，不能明白：他有什么资格来这里疗养？他为什么敢出面找自己相认？难道是老板派来的？防止自己与老大哥方面的男医生、男卫士有染？我可不是林彪夫人叶群，在东北时趁林彪上了前线，而在家和苏联军事顾问上床，被自己的儿子老虎^⑥撞见。……不可能的，老板不会怀疑我和老毛子搞杯水主义的，何况还有蔡畅大姐作证；难道是有关部门，仍在审查自己的历史，而派他来跟踪、监视的？太荒唐，太可笑了！

有人敢来跟踪毛泽东主席夫人？老娘教他死无葬身之地！老娘想得到，做得出。这也符合老板的政治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犯到底，绝不留情。……看来，巴尔维哈，世外桃源，也不是久留之地。给老板写封信，告上身体已无大碍，思家

⑥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乳名。

心切，要提前返回。

杨帆，原名石蕴华，一九一一年出生于江苏常熟一个书香之家。一九三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性情爽朗，口才雄辩，能诗能文，是位极有文学天赋的青年。像当时多数忧国忧民、立志改革社会、富强国家的年轻人那样，杨帆很快被中共北京大学地下党组织看中，将其培养成学生中的骨干。一九三五年，受党组织指派，杨帆从北大退学，转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国文教员。这所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的学校，却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十分活跃的场所，田汉、阳翰笙等都是该校的名教授。由于杨帆的左倾言行不慎曝光，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地下党组织于一九三六年将他派往上海，化名殷扬时，以记者身分从事文化救亡活动。

那时，蓝苹已在上海影剧界闯出了名气，常有剧照海报、电影特写镜头出现在报章杂志，以及悬挂在影院、剧院大门外。一天晚上，殷扬时在卡尔登大剧院观看了由蓝苹主演的《大雷雨》，印象极佳。演出结束后，殷扬时到后台采访了蓝苹。作为一位影剧明星，蓝苹当然惯于跟新闻记者打交道，对这位年轻英俊堂堂一表的男记者更是极表逢迎。当晚两人一起外出吃了消夜，相谈甚欢。第二天，配有蓝苹剧照的访问记《艳色天下重》在报纸上刊出后，殷扬时又带上剪报，登门造访。其时正是蓝苹跟第四位同居丈夫——导演章泯分手之后。也是风气所致，上海影剧界的男女明星们几乎人人追求个性解放、性事自由。因之传闻「蓝苹恋爱、宽衣解带」之类流言，也就毫不足怪了。

一来二往的，蓝苹和殷扬时日渐亲密，成为至交，无话不说了。殷扬时这才了解到，蓝苹出身贫寒，勤奋好学，兴趣广泛，靠了美貌加上聪慧才智，从老家山东来到上海闯天下，几年内成为明星，其身世实在令人怜爱。她一九三三年加入了地下党，一九三四年被捕入狱，但很快在报纸上登了「自首声明」出狱。出狱后游离于国共两股政治势力之间，时而送玉照给审讯并宽容了她的国民党大特务，甚至到南京给蒋介石演戏祝寿；时而又接近地下党组织，上演进步剧目，并到纺纱厂去教女工识字、学文化。殷扬时是位革命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很强的人，在与蓝苹共度良宵时，不忘对其灌输革命思想、马列理论，鼓励蓝苹脱离上海这个人欲横流、罪孽深重的大臭染缸，投奔革命胜地延安：在那里，你会开创出新的艺术天地，摘取革命文艺的美丽硕果的。

一九三七年，蓝苹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转道杭州、南昌、武汉、洛阳、西安，去了中共大本营延安，在周扬任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任戏剧教员，不久十七岁的孙维世也到了延安，当了她的学生。

翌年，殷扬时亦奉地下党之命投笔从戎，离开上海去了皖南新四军军部，任政治秘书。延安，皖南，千里关山，烽火岁月，蓝苹和殷扬，自是音讯杳茫了。新四军军长为叶挺将军，政委为工人出身的原江西中央苏区军委书记项英。在新四军军部，殷扬时改名杨帆。因他文化水平高，笔头来得快，又通晓俄文，故很受政委项英、政治部主任饶漱石的器重。一九三九年春天某日，项英突然把杨帆叫到自己的住处，问他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期间，认不认识一个叫蓝苹的女演员？杨帆说认识，并访问过，比较熟悉，后来鼓励她去了延安。项英又问：听说她被捕过，有变节行为，你知道吗？杨帆只得如实汇报：这事听上海地下党组织谈起过，她是填写了「自首声明」登在报纸上才出狱的。出狱后一度左右摇摆，我和一些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才把她拉回到革命阵营来的。项英很不高兴地递给杨帆一张上海出版的报纸，一行刺目的标题出现在他眼前：《蓝苹小姐弃艺从政，江青活跃延安「舞台」》。项英冷冷地说：看看吧！这个蓝苹到延安后改名江青，很快就和毛泽东同志搞到一起了，据说老毛还要和她结婚，荒唐不荒唐？危险不危险？我们这些从江西中央苏区出来的老同志，谁不认识女红军贺子贞？那才是老毛的爱人！难怪老毛要把贺子贞送去苏联养病，喜新厌旧，休妻休到外国去，太过分了！问题还在于，女戏子历史上是个变节分子，政治上是个可疑分子，怎么可以钻进中央领导人的窑洞里去？

杨帆这才大吃一惊，这个蓝苹真不简单，过去在上海时还看不出有如此手腕呢。项英政委要求杨帆写出一份有关江青的材料，以电报方式拍给延安党中央。杨帆有些犹豫：事情既已到了毛泽东同志要和

她结婚的地步，一纸材料能起多大作用？项英很不客气地问：杨秘书，你在上海是不是和她有过一腿两腿交情？大义灭亲，为了党的事业、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你一定要把材料写出来，以我的名义向延安发电报，你怕什么？杨帆只好接受任务：写就写，反正上海地下党组织里头，还有不少人都知道蓝苹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项英在江西苏区时，就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人一起整肃过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及右倾机会主义。他心里一直看不起这个湖南湘潭富农出身的红军领导人。为了及时防堵国民党特工打入党中央内部，纯洁党中央组织，项英在命令杨帆写材料的同时，并联络了一批新四军师级以上的重要人物，集体上书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

杨帆所写的材料，项英所搞的集体签名信件，均以项英的名义，由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用绝密电报方式发往延安。杨帆的材料因发文的格式需要，注明了杨帆执笔，情报来源也是杨帆。集体签名信送达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任弼时手里，交毛泽东本人过目后，即存档了。杨帆所写的材料，因涉及江青的政治历史问题，则由当时的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江青的同乡旧好康生处理。康生是专责党内锄奸反特工作的活阎王爷。

毛泽东和江青已在延安窑洞里同居，不管前方后方有多少人反对，他们日常出入形影不离。毛泽东曾经毫无修饰地对朱德总司令说：这件个人感情上的案子，你们就依了我吧！蓝苹不单是聪慧秀丽，更难得的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她能令我快活！总司令，你是娶过九房姨太太的人，还不帮着成全我的这点子雅兴？

一天黄昏，江青正要陪毛泽东去延河边散步，社会情报部部长康生却悄悄把她拉进自己的窑洞，将新四军政委项英拍来的一份揭发材料，交她本人过目。她一时脸色惨白得像掉进了冰窖里，却仍然强装恼怒地说：完全是这个叫杨帆的家伙造谣污蔑！康老师，毛主席信任我，我是清白的！

这件事怎么处理？康生呵呵笑着，长长的马脸上洋溢着对旧相好的爱意：这还不好对付？你看着，我就这么替你对付了！说罢，擦亮

一根火柴，将材料烧了。江青感激得一把抱住了「救命恩人」，倒是康生连忙推开了：云鹤，如今你成了主席的人儿了，我们再不能授受相亲了。

远在皖南山区新四军军部的杨帆，自然不会知道延安所发生的变故，更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已经刀刻斧砍似的，嵌进了康生、江青两人的脑子里，再也去不掉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万余人马在向江北转移途中，陷入中央军的重围，双方激战七昼夜，新四军终因寡不敌众，伤亡六千余人，被俘两千余人，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则在突围的途中被自己的警卫员打死。只有两千人马突出重围。杨帆侥幸突围到了江北。项英的死，使他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历史责任的开脱人。

新四军以陈毅为师长的江北指挥部进行重组，党中央从延安派来了新的政委刘少奇，陈毅升任军长，饶漱石升任副政委。杨帆则被认为是项英的亲信，而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这回可是羊入虎口，中央社会情报部长康生下令将他逮捕，严刑拷打，逼他交代「敌特问题」。杨帆好冤枉啊，自参加革命以来，他从未被国民党捕获过，哪来的「敌特问题」？他个性坚强，咬紧牙关，字字血，声声泪地为自己辩护，表明自己是位忠贞的党员。他的倔强表现，终于感动了具体负责办他案子的社会情报部副部长、长期在华东地区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潘汉年隐隐知道杨帆的案情涉及江青和康生（康部长欲置杨帆于死地），担心以自己一人之力相救不下，于是说服了老朋友、来延安参加会议的新四军副政委饶漱石一起出面说项。……由于康生未能掌握到杨帆的任何历史过节，只好勉强同意了潘汉年的审查结论：杨帆敌特嫌疑查无实据，准予恢复组织生活，着返新四军原职工作。

许多年后，杨帆才从新四军老上司李一氓将军那儿，知道这次自己在延安被打成「敌特嫌疑」的真正原由，吓出过几身冷汗。后来戎马倥偬，整日忙于行军作战，也就渐次把这事给淡忘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杨帆随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进占上海时，已是正军级干部，被陈毅司令员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他的直接上司则

是在延安整风时救过他一命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的潘汉年。旧上海黑道横行、帮会林立、流氓猖獗，更兼国民党撤退时留下了大批特工、线民，因之共产党政权要在这个东方大都会立住脚跟，公安局局长杨帆肩负的重担是可想而知了。杨帆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对上海社会治安采行了恩威并重、以黑吃黑、以毒治毒的方针。他出人意表的来了次「出榜招贤」：凡愿意为新政权服务、为维护社会治安出力的有识之士，无论过去属于何种党派帮会，犯有何种罪行，均可到市公安局招贤处填写自新表格，接受短期培训，即行分配在公安战线工作。

杨帆局长此举，实具文韬武略之儒将风度。数月之内，上海市区即有三千三百余名黑道分子、帮派成员、以及国民党潜伏特工，自动投效到他门下，成为市公安局指挥下的一支维护社会治安、医治战乱创伤、保障居民安全的有生力量。一时间上海的社会秩序迅速好转，犯罪率大减，城市生活运作正常。然而，在市委、市政府内部，也不乏人对杨帆的「招贤纳叛」政策表示反感，甚至编了顺口溜来针砭：杨帆门客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帮！好在上海市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都对杨帆的工作成绩大加赞赏。

杨帆这次来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疗养，是经过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公安部长罗瑞卿特批的。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会在这里遇到三十年代的旧相好蓝苹。真是尴尬人行尴尬事，有什么办法？难道当年奉新四军政委项英的命令，写的那分揭发蓝苹的材料，竟落到蓝苹本人手里？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何况那个在延安以整人为乐事的康生，一九四六年即离开了党中央，到山东分局去了，郁郁不得志，进城后一直在医院里养病，中央都没有给分配新的工作。……考虑再三，杨帆决定拉上蔡畅大姐，一起去拜访一次蓝苹，然后提前结束疗养，离开是非之地，回上海上班去。

第三天中午，江青起床后，那位会说中国话的苏联护士长上楼来报告：有两位中国客人来看您，等了好长时间了。江青以为又是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同志送东西来了，穿戴整齐后，才缓缓下楼，到客厅里见到的是蔡畅同志和那个前天在雪醋栗树下见过的中年男人。

江青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向蔡畅同志伸出手去：大姐，我还以为是哪位贵客呢，为什么不直接上楼去，还要在客厅里等？大姐真是太客气了。

这里的护士也真是不懂事，来了客人不及时通报。老大哥的服务人员，我又不便批评她们……。

蔡畅见江青这么热情，也就有些过意不去似的：哎呀呀，小妹子这么讲，我担待不起哟。看看，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位朋友呢，也是位年轻的老革命呢。

江青这才朝杨帆看了一眼。杨帆立即恭敬地趋前两步，伸出手去：您好！江青同志。

江青这次却不能当着蔡畅的面，拒绝和这个男人握手了，只好勉强地伸过手去握了握，回了声：您好。

蔡畅见江青不认识杨帆似的，连忙从旁介绍说：这是杨帆同志，三十年代在上海参与过领导文化救亡活动的。

江青却说：记不起了，好像没有见过。都二、三十年过去了，那年月兵荒马乱、东奔西走，许多人都忘记了。加上近些年病了几场，又动过手术，记性差了许多。

杨帆聪明一世，却糊涂一时，实为讨好、套近乎，却无形中去揭了江青的伤疤老底：怎么会不认得呢？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看过您主演的《大雷雨》，很激动，到后台去采访了您，第二天就见了报。后来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讨论很多文艺革命、工农革命、地下斗争等问题，我还建议您去延安……。

江青却仍然反应不过来似的：是吗？我怎么就记不起你这个人了？你那时叫什么名字？

杨帆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我那时的名字叫殷扬时，写文章也用过杨帆这名字。

江青摇着头，纤纤玉指敲敲自己光洁如玉的额头，又问：那么你后来去了哪里？旧上海那个地方，鱼龙混杂，什么人物都有。

杨帆回答：后来您去了延安，我去了新四军军部，给项英同志做秘书，就一直叫做杨帆了。

江青忽然变成一副没精打彩、神不守舍的疲乏样子：项英啊？哪个项英？这名字怪耳熟的……。

蔡畅老大姐笑了：就是新四军的老政委呀！

江青略带羞涩地跟着笑了：大姐，看看我这记性，让您见笑了吧？一九四一年年初发生皖南事变，叶挺同志被捕、项英同志不幸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我陪主席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哩！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主席在延安的抗议集会上，怒不可遏，用湘潭土话，操蒋介石的娘！背信弃义，灭绝人性，一下子吃掉我新四军军部近万人马。……主席召开军委会议，重组新四军军部，派刘少奇去做政委，提陈毅做军长的决议案，还是我记录抄写的呢。从一九三九年起，我就帮主席做很多案头文字方面的工作。

蔡畅说：杨帆同志那次有幸逃脱，随一支小部队突围出来，到达陈毅的江北司令部。

江青再次抬起眼皮看了一眼杨帆，不冷不热地问：你现在在哪儿工作？

杨帆一遇江青的眼神，头皮阵阵发麻：一九四九年五月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进驻上海后，我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江青点点头：记住了，杨帆同志，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日后我随主席去上海，有你做保卫工作，放得下心罗。

语含讥讽，话不投机。告别出来，杨帆凭着公安局长的敏锐目光，洞察到这位昔年上海滩上的女戏子，今天已成为一名时时心藏杀机的红妖后。但杨帆胸襟坦荡，问心无愧，自认本身没有任何历史污点，一贯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就算有人要想栽赃诬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他身为华东野战军正军级干部，饶漱石、陈毅、罗瑞卿、潘汉年这些顶头上司，都对自己十分器重和信任；周恩来总理也了解自己；高岗主席更是多次交付给自己极机密的任务。……过了几天，蔡畅大姐又来看望江青时，顺便告诉：杨帆同志提前结束疗养，回上海去了，是上海市委来电报催他回去的。

江青见又提起杨帆，遂扬了扬眉头：这个人也怪，硬说三十年代在上海采访过我，可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既是来见面、相识了，突

然回上海，又连个招呼都不打，也是神秘得很哩，……我也快回去了。蔡大姐，康生同志的近况，您了解吗？

蔡畅不知江青为什么突然问起康生来，摇摇头说：我和富春都不熟悉康生，许多老同志讲他是个很可怕的人物，延安整风时他搞了个抢救运动，出了大批冤案、多起人命。后来还是毛主席出面召开大会，向大家赔礼道歉、行三鞠躬礼。……这些年康生一直住在医院里，没有工作。

江青却说：金无赤足，人无完好。既做工作，孰能无过？我了解康生同志，是位有大学问、对党忠诚、对敌人心狠手辣的老革命。

第二十一章 欲擒杨帆借重康生

江青回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家里。她给老板带回来的特殊礼物，一方以巴尔维哈鹅黄色大理石制成的大砚台。果然，老板对这方砚台表示激赏，当即命她研徽墨试之，但见墨汁浸润其间，玉液般溢香透亮。老板来了兴致，当即铺展宣纸，稍作沉吟，挥毫写下唐人诗句：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蓝苹赴苏归来，书唐韦庄句赠之 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四月

江青得了老板的墨宝，高兴得像个姑娘似的，眼波欲流，粉面生春，又红又白，似有七分娇艳。老板看在眼里，心里也有些诧异：徐娘未老，风姿犹在？当晚，不免龙威虎猛，颠鸾倒凤，行一番周公之礼。兴奋至极处，江青哭了。尽兴之后，老板说：你也是奇怪，都做了摘除手术，却像是不大影响房事，反倒是越来越紧了，夹得人舒服哩！江青娇喘微微：大主席，你都快有三年没有弄过我了，又觉得新鲜了吧？为了你，我天天游泳，练紧缩。……你看看、捏捏，我这臂、胸、腹、臀、腿，还是白嫩苗条着吧？比那些二十出头的大姑娘，也差不到哪里去吧？

老板满足地微微笑着，欲吸烟。江青轻盈地探出半个身子，伸玉臂取过云烟和火柴来，给老板嘴里轻轻插上一支，点上火。老板抚着婆娘光赤的身子，果然温软细腻，光洁如玉。老板说：谢谢你从苏联给我带回来的礼物，不铺张，又大方，还实用。江青说：其实，我还有最好的礼物送给你。……老板见她欲说还休，便问：什么最好的礼物呀？江青说：你呀，身获至宝不知宝呀，最好的礼物，就是我的身子呀！韦庄的《菩萨蛮》说：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老板说：我让你读《全唐诗》，看来有些收获了。「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这两句，典出何处呀？江青说，我就知道你会考人。「炉边人似月」，是指西汉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后，开了一家酒店谋生，文君掌炉、沽酒，她的手腕玉骨冰肌，洁白得如同霜雪一样。老板说：可以打九十分……身子，英语叫什么呀？江青虽然习惯了老板的跳跃性思维，但

她对英文可说是一窍不通，请过几回老师，也总是提不起兴致来学。老板见她愣愣的，回答不出，遂自问自答：身体，英语称「巴的」，B、O、D、Y；腿，称为「莱格」，L、E、G；脑袋，称为「嗨得」，H、E、A、D；这回，你是吃零蛋了。

江青见老板提到学英语的事，立即想起来他新近的英文教员为康生的姨妹子。于是趁机进言：人家曹轶欧把妹妹推荐给你，你却把康生忘到脑后，快有八年了。

见突然提到康生，老板愣了愣，没有说话。江青进而说道：康生同志也是老资格了，一九二八年就当过地下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一九三三年担任我们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回到延安，投效到你门下反王明，功不可没。后任中央情报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延安整风时，主持锄奸反特，帮你清算张国焘、王明两大派系，立下过大功劳的呀！由于他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办案子不讲情面，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包括朱总司令、少奇、恩来他们都另眼看他，开「七大」时连个政治局候补委员都没有选上。一九四五年后派到山东分局去工作。后成立华东局，又是由饶漱石当第一书记，他只是挂了个第二书记，受到排挤。也算能上能下，不计个人得失的了。进城后一直在杭州、北京的医院里住着，你可以说他是小病大养，但中央一直没有分配他新的工作。

毛泽东抽完一支烟，有些疲累了，不愿再听江青罗嗦下去，倒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反感而予以训斥，只是说：知道了，知道了。康生本人前几天也托他姨妹子带来一封信，说他身体大有好转，可以出来做点事了，请求我给他分配工作。下次政治局会议，提出来就是了。回中调部是不大可能了。

江青轻轻抚着老板的额头，心里生出一股醋意，但又不敢发作，看来曹轶欧的妹子也不是好东西！教老板英语是个名，说不定早教到床上去了。那个二十几岁都嫁不出的骚妖精，听说早和他姐夫不清不楚、不干不净。看在她姐夫的分上，只有忍下这口恶气了。

老板被江青抚摸着，觉着受用，并相信女人在他额头上抚摸，具催眠效用。江青问：为什么不可以安排他去华东局任第一把手？饶漱

石早调来北京了，还占着那茅厕？

毛泽东说：华东局我想交给老朋友柯庆施。党内人事，你要少插嘴呢。

江青紧紧搂住了毛泽东，兴奋地说：还是老板英明！由柯庆施坐镇华东，东南半壁河山，放得下心了。

第二天，江青去西花厅看望邓大姐和周总理。带上的礼物，也是一方巴尔维哈鹅黄色大理石砚台，当然比送给毛泽东的小了一号。江青很谦虚，说是来向总理和大姐汇报在苏联养病情况的，并感谢总理每半月派人送去国内的时鲜蔬菜、水果、以及甲鱼等等。邓颖超连忙表示不敢当，消受不起呢，这砚台，恩来办公正用得着呢。周恩来手抚砚台，把玩不已，边说：趁外交部信使专机之便，搭送些生活必需品去，是职责分内的事，何况主席后来也吩咐了，用不到感谢。

江青说起了在苏联体检及疗养等情况。她说着说着，眼睛红了，掏出手绢来捂住鼻子：总理呀，我到了老大哥那边，冰天雪地里，也有人跟踪、监视呢！周恩来大为吃惊，看了邓颖超一眼：有这种事？怎么可能？邓颖超见他们又要谈及党内绝密，便起身替江青茶盏里续了茶，然后退出去了。

江青说：总理呀，有的事，人家大约把你也蒙在鼓里了。周恩来关切地问：你在那边发现什么了？江青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周恩来又是一惊：杨帆到了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那是老大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疗养地，对外只接待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领袖及其夫人的。他一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怎么有资格去？这事，你放心，我会负责查清楚！江青说：这个杨帆很大胆、很猖狂。那天我和护士在温泉公园看一树早开的雪醋梨树花，背诵一首陆游的诗。他突然从山石背后冲出来，把我吓了个半死！

天呀，要真遇上个刺客，我就没命了。事后，他让蔡畅大姐领着来看我，硬说三十年代在上海认识我、采访过我，还想逼我承认……总理呀，我虽然生活在主席身边，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

周恩来问：这事，你报告过主席吗？江青说：我不敢。总理知道的，凡涉及到党内高级干部的事，老板从来不准我插嘴的。

对于杨帆，周恩来是熟悉的，年轻、能干、有水平，偶尔也吟诗对赋，颇风雅的。在上海公安局长任上很称职，表现很出色，陈老总、罗长子他们都很赞赏的。或许，江青这女人，又有些神经过敏了。谁会派杨帆去苏联跟踪她呢？有这个必要吗？不可思议。但杨帆又为什么去了？还有蔡畅大姐可以作证。论级别、资历，他都不够去那里疗养……。

江青见周恩来思考什么似的，便提醒说：总理呀，不要小看了这个杨帆，上海地下党出身，当过项英的秘书，是老华东局饶漱石手下的红人，听说精通俄文，还不定到老大哥那边干什么去了呢。

一听扯到饶漱石的身上，周恩来心头一亮：你说得对。这次你在那边所遇到的情况，是可能有比较复杂的背景，涉及到某些重大人事。这样吧，这件事，就说到这里为止，不可外传。你给我一点时间来了解详情，严肃查处。必要时，由我来报告主席。

江青听周总理已松了口，便趁热打铁：总理呀，你要是不见怪，我就想提及一下，现在中央政治保卫系统、全国政法战线，缺乏一位统筹人物。罗瑞卿、谢富治二位当然不错，但毕竟是从野战兵团司令员、政委岗位上转过来的，有时就觉得嫩了点，是不是？

周恩来听这一说，不知江青口袋里又有什么灵丹妙药。这个女人，总是不甘寂寞，总想插手中央的重要人事。但又得罪不得，只能顺着依着。

不管毛泽东主席喜不喜欢她，也是担着夫人的名分，吹起枕边风来，一吹一个灵。西苑里头，不是有个六字经吗？「事不灵，找蓝苹」。周恩来已屡试不爽。应当说，这十几、二十年来，毛泽东一直想甩掉自己这只包袱，却总也没有甩脱，江青确是从中起了很大的调和缓冲作用。于是，周恩来作出认真聆听的样子。

江青说：我觉得，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几位负责人，把我们党内一位老资格遗忘得太久了。说起来，人家还是你的一位老同事、老朋友呢。

周恩来问：谁？党和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先谢谢你及时提个醒……。

江青妩媚地一笑：赵云呀，自一九四六年至今，已经坐了整整八年的冷板凳。杭州、北京的，一直住在医院小病大养。

周恩来凝神想了想，才说：你说是康生同志啊！他的病养得怎样了？

是有许多年没有见过他了。他来过信，要求分配工作，我替他转上去了，没有下文。记得曾以个人名义给他回过信，让他安心养病，耐心等待。他不是一直挂着华东局第二书记的职分？当然，可以理解，以他的资历、才干，做华东局第二把手，是有些委屈。是不是主席最近有什么意向，想让他重新出山？

江青仍是一脸妩媚地微笑，却没有正面回答周恩来的问题。周恩来是想套他的「底」，她偏偏不能被套去了「底」。她温婉地反问：总理呀，你说说，康生同志长期不能出来工作，问题的结症究竟在哪里呀？

周恩来的心里镜子一般地清晰，江青是想让他说出刘少奇来。这是不能够说的。主持全党党务及干部人事的刘少奇同志，的确不喜欢康生，甚至可以说有些害怕康生。但康生被中央冷落了这许多年，却不是少奇同志一个人所决定得了的。根子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委托康生主持党内反特除奸，康生则搞了个「抢救运动」，把大批从国统区、敌占区投奔到延安来的革命青年甚至地下党干部，打成「敌特」、「奸细」、「叛徒」，进行残忍的刑讯逼供。延安的大小窑洞，先后关押了几百名「潜伏敌人」，其中几十人被逼得自杀身亡。好端端的一个革命圣地被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包括经周恩来亲自从陪都重庆推荐来延安工作的青年干部陈正人、李锐、王鹤寿等等，以及从华东局来的柯庆施、杨帆等人，都被关进窑洞，遭到康生发明的「车轮战术」、「疲劳轰炸」、「饥饿疗法」等方式审讯。直到周恩来回到延安，得知李锐等人的遭遇，出面找了毛泽东主席，担保李锐等人是忠诚的革命青年，才把人救了出来。后来，抢救运动越搞越凶，直到惹恼了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人，贺龙甚至扬言要回延安枪毙康生，替党除害、替革命同志伸张正义……毛泽东同志才感到，自己所信任的康生，的确太过分了，打

击面宽了、扩大化了。于是召开大会，把所有被关押的人统统放了出来，赔礼道歉，行三鞠躬礼。……事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高岗、董必武、张闻天、林伯渠等人达成共识：康生同志不适宜继续留在中央工作，尤其不适宜继续从事中央社会情报系统的领导工作。毛泽东主席接受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这项共识，只好把康生派去山东分局任书记。

上述这些，周恩来觉得没有必要向江青作出解释。何况江青是参加了延安整风的，情况大致上也是了解的。如今江青既然提出康生出山的问题，即便不是毛泽东主席的意思，也是经她提出，得到她老板的认可，并让她来透透消息，作个试探的……既然如此，周恩来就不便反对了，而且还应及时作刘少奇同志的工作。对了，康生还是饶漱石的死对头！江青又欲除掉杨帆……太妙了，康生出山，再拉上江青，来共同对付高饶，太妙了！真是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周恩来笑笑微微，对江青说：康生同志二十年代末在上海地下党中央就是我的朋友、老同事了，很有才干的一位老同志，我们一直合作得愉快的。……他的问题，不就是在延安搞「抢救运动」，有些扩大化，得罪了一些人？都八年过去了，是应该考虑给他重新分配工作了。你替我报告主席，如果主席在政治局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康生的事，我会赞同和拥护的。相信其它同志，也不会反对。

见周恩来松了口，江青向敬爱的总理行了礼。敬爱的总理握着她的保养得极好的纤纤玉指，好一会没有放开。

晚饭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到中海堤岸上散步。警卫员拉开一段距离，在他们后面跟着。柳丝吐绿，新芽万点，杨树、槐树枝头，也冒出一层新绿，在向晚的风中沙沙作响。湖水中有水鸭扑翅嬉戏。古都春来晚，也是一派春消息了。二人行至中海东北角上的蕉园，但见殿堂破旧、廊榭荒芜，均有待修复。这里原是明、清王朝小太监教习之所，现做了西苑警卫部队临时兵营。

在被称为燕京八景之一的水云榭，「太液秋风」石碑前，他们遇到了刘少奇、王光美夫妇，连忙上前握手致候。邓颖超亲热地拉着「小

妹子」王光美的手，绕到水云榭一处背风的石凳上聊家常，询问孩子们的情况。

周恩来见自己的警卫员和刘少奇同志的警卫员也都在堤岸树荫下等候着，便抓住机会商量起工作来了：少奇同志，正好有件事想向你报告，我们就便谈了吧？

刘少奇很是感叹，周恩来这人，总是那么谦逊、恭谨，请示啦、报告啦的不离嘴，有时让人觉得舒服，有时却让人不那么自在：恩来啊，老同事了，不要太客气，有什么事，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找我谈。

周恩来问：少奇同志，你认识上海市的杨帆同志吗？

刘少奇笑笑说：认识，认识。新四军出身的老同志，做过项英的秘书，饶漱石、陈毅都对他很器重。上次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陈毅同志在和我谈到上海市的社会治安情况时，还特别提到市公安局局长杨帆点子多，有儒将风度嘛。

周恩来遂把江青所说的，在苏联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遇到杨帆，怀疑杨帆是在跟踪、监视她的种种，说了一遍。

刘少奇在一块洁净的大理石圆墩上坐下，掏出一支卷烟来，打上火抽着：恩来啊，我们坐下说话吧。我也有个事找你通通气。张闻天从莫斯科寄了一份大使馆党委的思想汇报材料给我，其中有人提到江青在苏疗养期间，外交部派专机每月两次给她运送国内的新鲜蔬菜、水果，还有什么太湖王八、洞庭湖甲鱼等等，太过浪费、太过特殊化了。这事，你该知道吧？人家还说唐明皇时候通过驿站、驿马，数千里日夜兼程，把广东产的鲜荔枝送到长安，供杨贵妃食用；现在科技进步了，可以用专机上万里的把国内的新鲜蔬果送到苏联，供江青食用……。

周恩来心里不禁一阵无名火起，但他的面部表情却丝毫不显露出来。

这个张闻天，也太多事了，还嫌他自己的麻烦不够多？竟麻烦找到主席夫人江青同志身上去了。……当然，属于党内风纪问题，张闻天把材料寄给少奇同志而不寄给自己，那倒没有什么。遂说：这事我知道。张闻天同志他们反映的情况，也不是毫无事实根据。问题是，

外交部没有派专机给江青送过东西。少奇同志你知道，目前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还没有定期航班，因之两国政府商定，由各自的外交部，每月两次，向对方派出信使专机，运送重要文件及人员来往。至于给江青送蔬菜水果，是主席亲自吩咐过的，说江青在苏养病，吃不惯老大哥那边的土豆牛肉、面包黄油，想吃点国内的新鲜蔬果，请我关照一下。我才吩咐信使专机，就便每半月给江青送去一筐两筐什么的。整个情况就是这样。

刘少奇点点头：原来是这样。既是主席吩咐的，就不要再提起了。……这个蓝苹啊，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我们自己也有很不错的医院、疗养院嘛，温泉也有，广东从化温泉就不比那个巴尔维哈差嘛，为什么每年都要跑到老远的外国去呢？是有些特殊呢。对了，你刚才提到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他也到巴尔维哈疗养去了？这就不大正常了。倒不一定会去跟踪江青吧？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很无聊的嘛。会不会和高、饶有关？

他是饶漱石的老部下，俄文又好……。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我们想到一起了。还记得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主席率团访问苏联，与史达林同志会谈那次的事？史达林交给主席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的是苏联驻东北局专家谢瓦廖夫写给史达林的密件，分析我党中央领导人员的所谓亲苏派、亲美派问题。当时主席就怀疑，肯定是东北局里有人向谢瓦廖夫提供了材料。为了顾及中、苏两党的关系，也是为了保护高岗，主席才一直把这件事按下不表。这次杨帆去苏联，会不会又是高、饶派他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的？

刘少奇听到这里，兴奋得脸上发光：太好了！我们要抓紧落实。高、饶要是背着中央里通外国，哪怕是老大哥之国，他们就垮定了。这事一定抓住不放，就先拿杨帆开刀！打开这个缺口，就好办了。

周恩来目光清晰，心里也很兴奋：要是能落实他们的里通外国问题……只是眼下，我们两个都不宜出面过问，以免打草惊蛇，反被蛇咬。江青今天中午找了找，提出了一个意向：若擒杨帆，借重康生。

刘少奇一听康生的名字，忽然身子朝后一仰，仿佛要躲闪什么迎面而来的危险似的。良久，方说：康生嘛，一九四五年「七大」后，

政治局有过一个共识的，此人今后不宜留在中央工作，尤其不能再负责政法部门的工作，才把他派去山东的。……在华东局又跟饶漱石闹得很僵。恩来啊，我不能不告诉你我心里的某种隐忧，要是再让康生、蓝苹两人联手，或许对解决高、饶问题确是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长远的角度来看，却是前门拒虎，后门揖狼罗。

周恩来心里承认，自己着眼于解决近患，刘少奇却虑及了远忧。但从目前情形看，要战胜高、饶，非借重江青、康生二人不可。只是江青为了除掉杨帆，而站到了刘、周一方，就是争取到了三分之一的毛主席；康生则有如一头潜伏、落寞已久的饿狼，一旦放出来咬人，准定一咬一个死。

况且，如果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康生休息得太久，要给分配工作，就谁也阻挡不了。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周恩来很含蓄，委婉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刘少奇不吭声了。为除高，饶，借重江、康，虽属下策，也只好默认了。

这时，邓颖超和王光美手拉手，从亭廊的另一方绕回来了。邓颖超说：就知道你们两个一见面，要谈党、政大事，我们只好躲过一边去，现在该谈得差不多了吧？王光美说：少奇，风凉了，我们送总理和大姐回去吧？周恩来忙说：不敢当，谢谢光美。少奇同志，我们就此别过吧。

第三天，江青到东单协和医院高干病室探望自己的同乡、师长康生同志。康生是个嗜书如命的人，直把病房当书房，也不知从哪儿弄来那么些古籍，四个大书架摆了整整一面墙壁；还有一张大写字台，摆有文房四宝。康生多才多艺，书、画、金石，都不凡俗，内行看了都敬服的。

江青进来时，康生正躺在床上读《国朝宫史》，忽见江青，顿时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哎呀呀，云鹤呀，你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听说去苏联疗养了？气色很好，风姿绰约罗！这几年，我是门庭冷落车马稀，鬼都不大上门了罗。

江青伸出双手，将康老师轻轻按在病榻上，不让起来：早就想来看你的。我也是前两天才回国。……我回来就给老板说了，人家赵云

同志那么老的资历、那么大的功劳、又那么广博的学问，被凉在一边好多年了，为什么还不安排他工作？

康生的眼睛躲在厚厚的镜片后，急不可待地问：云鹤，主席说什么了？前些日子我还托姨妹子苏玫给主席带去一封信，主席读过了？

江青不正面回答康生的问题，而是有意激他一激：老板倒是问我了，你的病养得怎样了？如果还没有完全康复，就安心养着。来日方长，想工作，还不多的是？现在刘、周、高等人都忙得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来呢。

康生一听急眼了，竟一个鲤鱼打挺，坐直了身子，抓住江青的右臂说：云鹤，请替我报告主席，我身体已经康复，完全康复，只要主席批准，我随时都可以出来工作。

江青因手臂被亲昵地捏住，红了红脸，挣开了：你呀，也是一把年纪的人，……若是叫护士看见了，影响多不好。

康生戴好眼镜，嘿嘿笑着掩饰道：放心，我对你，早就玉洁冰清了。

尤其在你有了娘娘身分之后……对了，说点正经的，昨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郭锋说是代表饶漱石来看望我，问候我的病养得怎样了？多少年了，中央组织部总算有人来看过我了。郭锋算哪门子首长？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他大约还穿开裆裤哪，我过的桥比他小子走的路还长！饶漱石本人为什么不出面？什么东西！来看看我就会掉他的斤两？当年我任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时候，他还只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呢。后来可好了，回国几年一路窜升，就做到了新四军副政委，政委，三野政委，华东局第一把手去了。

江青无意听康生摆谱、发牢骚，便抓住饶漱石和华东局这一话题，将自己在苏联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遇到杨帆，杨帆逼她相认的事一道了出来。这才是她今天来看望康生的主要目的。

康生眼睛都睁大了：杨帆？不就是当年写你黑材料、告你黑状的那个殷杨吗？他怎么跑到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去了？以我在党内的资历，想去那里休养，都没去得成呢。

江青说：此事我已报告总理了，总理答应查一查。

康生说：云鹤呀，如今中组部是小人当道，全无规矩了。你可能还不知道，自杨帆当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之后，在公安系统排挤工农干部，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收罗了几千名旧上海的黑道分子、地痞流氓、国民党潜伏人员，来负责管理社会治安。还美其名曰以黑治黑、以毒攻毒！

上海党政系统早就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杨帆门客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帮！还有，你听我说完，一九五〇年上海发电厂被国民党飞机轰炸，造成重大停电事故，死伤员工百余人，中央公安部和华东局公安部不是一直破不了案吗？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就是杨帆在一九四九年夏天当上上海公安局局长不久，破获了一座国民党的潜伏电台，他竟让该座电台秘密存在，保持与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联系！相信敌机轰炸电厂案，就是那座电台招引来的……。

这回是轮着江青张大嘴巴，睁大眼睛了：康老师，你可没有白躺在床上休息呀！有这么重大的发现，为什么不及时报告中央？

康生老谋深算地笑着：我也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云鹤呀，这事关系重大，涉及到整个华东局和上海市的公安系统，包括饶漱石、潘汉年、杨帆这些人物。这样吧，还是由你先把这事透给主席，吹吹枕边风，主席就会找我谈话了……到时候我替你收拾个把扬帆，还不是小菜一碟？

二人正说着，就见康生的太太曹轶欧敲了敲病房门，进来了。曹轶欧身后还随了一位二十大几、面目清秀的女子。那女子提一只暖笼，里边大约装着食品。高级干部住医院，一般都家里供奉餐饮，而不吃医院食堂的伙食，曹轶欧一见江青，忙不迭地上前握手，说东说西，亲热得不行。那女子却一屁股坐在江青方才坐过的地方——那褥子被江青坐暖和了的，任什么话都没说，就一口一口地喂起「病人」饭食来。

曹轶欧见江青不住地朝那喂丈夫饮食的女子打望，便介绍说：对了，忘了介绍了，她是我妹子苏玫，在大学里工作，三月兼做毛主席的英文助理……。

这曹轶欧倒是会说话儿，教毛主席英文就教毛主席英文，偏偏要

说成什么英文助理。……江青这时注意到了一个动作，当那女子起身向江青致候时，康生竟从侧面捏住了女子的手。

江青告辞出来，坐上小卧车，心里却倒了一罐子山西陈醋似的：好个姨妹子！看模样早和她姐夫私通了！曹轶欧是个睁只眼、闭只眼。想想自己呢，何尝又不是这样？这骚货肯定教英文教到老板床上去了。老板呀老板，你也真是的，总是嚼人家嚼过的馍呢！在我和这个苏玫身上，康生都先你一脚呢。

第二十二章 「向高岗同志学习！」

自出了「孟虹卧底事件」，毛泽东已两个多月没有单独召见过高岗了。高岗本人也有些底气不足，不像先时，一月总有三次、四次去求见或者被召见，向润芝兄个别汇报工作，与润芝兄相谈甚欢，直至通宵达旦。近两月他一直忙于筹备全国财经会议，每天都要约谈各省市自治区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审批会议的重要文件。因之，在全国财经会议召开前夕，高岗接到菊香书屋值班秘书的电话，通知他来见毛主席时，他顿觉云开雾散、春光明媚，一切不愉快之事都已成为过去似的。

毛主席做为一国之尊、一党之主、六亿人口^⑦的英明领袖，怎么会为了一名小女子而跟他的亲密战友、结拜兄弟过不去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几名有才有貌的美人儿还不容易？

毛泽东仍是那么随随便便，穿了宽松的睡衣在书房兼办公室里和高岗见面。照例有面目姣好的女服务员进来上茶上烟。高岗抢着替润芝兄点火。毛泽东倒是开门见山，先把话挑明了：高大麻子！孟虹那件事，算过去了，我不再当回事，你也不再当回事，都不往心里去，好不好？两个月不来见我，我可是记挂着您罗！

一时，高岗如醍醐灌顶，激动得喉咙发酸，眼睛都红了。毛泽东说：孟虹，十有八、九也是她本人不想回来了。我已经告诉谢富治他们，停止查找。就是找回来，也意思不大了。我的脾性你是晓得的，许多事情，一点都不要勉强人的。还影响了你、我二十年的生死之谊，何苦呢？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人各有志，随她去。对于我，还是你高大麻子重要，就是拿十个孟虹来换，我都不愿。得一保健医师易，求一治国贤能难。你和我，还是要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对不对？

高岗感动得眼泪都快要出来了，身上又陡涨了那股子二杆子豪气：主席，老师！自三五年在咱陕北瓦窑堡见到你的那天起，我高岗就死

^⑦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破六亿大关。

心塌地、提上脑袋跟你走，做你的保镖，追随你打天下，效革命之劳！

毛泽东呵呵笑了：好了，好了，高大麻子，总算不是效犬马之劳……当然，我也要提醒你一句，你这二、三十年来不是在跟着某个人走，而是在跟着党中央走、党的正确路线走。要摆正党和领袖的关系呢。

高岗说，跟着主席走就是跟对了路线嘛！讲起来又是一句老话，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初到陕北，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军委书记是周恩来、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是张国焘挂名。主席那时还不是最高领导人呢。可我高岗识英主，一眼就看准了你！只有你才是我党我军的真正领袖。应当说，我陕北土包子一个，还是有点眼力的。

毛泽东说：好了好了，不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要在封建时代，识主于微时，不见得就是好事。……今天找你来，想问问你个国家经计委主席阁下，全国财经会议怎么个开法，《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修改稿为什么还没有报上来？还有你的那个《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改得怎样了？

会议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由周恩来、薄一波作检讨，检讨他们多年来在财政工作上的一系列错误，交由会议讨论、批评。给他们做个什么结论？要不要给予纪律处分？我们先商议一下，心里有个谱，但绝对不要传出去。

高岗见毛泽东一如既往地信任、器重自己，也就把自己对会议的通盘考虑，无保留地说了出来：两项主要内容，前期解决薄一波的问题，后期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草案。批判薄一波，主要为了统一全国财经政策，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工作关系，堵塞各类财经漏洞，健全制度，严格纪律，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做到收支平衡。对于周恩来、薄一波二位的错误，还是要贯彻主席一贯提倡的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吧。再有，周、薄二人也要区别对待。周近两年来虽然对我个人搞了不少小动作，不大正派，但我仍然认为，周抓工作还是兢兢业业的，他这次的问题，是工作纪律上的错误，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加分散主义，他没有也不敢闹独立王国，跟中央搞分庭抗礼；薄一波就不同了，我一直怀疑这个人思

想品质、政治路线问题。他是要顽固地维护私营工商业者、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现已查明，今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推行新税制的社论中，「公私税制一律平等」那句资产阶级口号，就是他加上去的。这个人是一九三六年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填写了「反共启事」出来。他担任中央财政部长以来，推行的就是一条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右倾路线。所以，经过这次会议对他的批评、帮助后，他不适宜再担任中央财政部长和继续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了。在主席面前，我还要斗胆说上一句，关于保护私有经济、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右倾思想、路线问题，薄一波只是个在后台表演的。在后台挂帅的，实际上是少奇同志。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高岗的意见。他欣赏高岗以高姿态对待周恩来。一个多月前，高、周二人还为了孟虹失踪的事，在他面前争斗得面红耳赤嘛。高岗小事爱弄个小聪明，大事却也有大聪明，处事端正，不夹带个人意气，乃大将风范耳。

毛泽东说：对于周恩来，蓝苹的看法倒是和你很相近。……当然，我是禁止她在外乱说话、议论党内人事的。会议，还是由你和恩来共同主持吧。不计前嫌，大局为重。薄一波要在会议末期，宣布撤销他的财政部长、华北局第一书记职务，我现在很讨厌他！可以联系他的思想路线问题来批判。他和刘少奇的问题是三条：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是确保私有财产。这三条，我可以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给他点出来，也算是助你一臂之力吧！

高岗腾地一下站直了身子，两脚后跟一碰，行了个军礼：主席！这三条正是他们的要害，用了千方百计来阻挠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我可以在会议上不点名地提出来批判，社会主义一定战胜他妈的资本主义。

毛泽东有些不耐烦地挥挥手：坐下坐下。你如今主要是个文官而不是武将了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你只是挂了个名吗。还有事情要和你谈啊！高岗平日大大咧咧，接人待物不大注意礼仪小节。唯在毛泽东面前，毕恭毕敬如同一名小学生：主席，对于你，我永远是

一名士兵。

毛泽东说：不要尽捡好听的，灌我的耳朵了。告诉你吧，苏联党和人民的领袖史达林同志去世，对我是个刺激。我相信他是累死的，脑溢血吗。党、政、军、情，工、农、商、学一把抓，听说每天书桌上的文件堆得像小山一样。他的工作方法不好，一言堂，大家长，政治局会议开在他的饭桌上，边吃边决定国家大事，重要决议由他亲自口授，结果给累死了。

我不能学习他的这种工作方式。我想从繁忙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退居二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理论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全新的课题。这是我们党，也可以说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薄弱环节。党和国家第一线的工作，就由你们年轻同志多负担一些。你是一九〇五年出生的，比我整整小出一轮罗！比少奇、恩来也小出七岁。你看看，我的这个想法怎样？

高岗脑子好使，思路很快跟了上去：我拥护。主席是应集中精力，对世界共运作出更大的理论贡献。并且保重身体，注意休息。至于第一线、第二线，我的意见，你可以处在第一线和第二线之间，平日少管政务党务，遇有大事，或是党内出了纷争，还是需要你来掌舵、裁决的！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及早安排革命接班人。史达林同志一生光荣伟大，在指定接班人一事上却太晚了，以至马林科夫接任后，威望不足，他们政治局群龙无首，显得青黄不接了。

毛泽东很有兴趣地听着，高大麻子谈问题，总是有他的独到见解。这也是十几二十年来，他愿意和高大麻子单独讨论问题的原因之一：呵呵，我说要退出一线，安居二线；你却要我居于一线与二线之间？进可攻，退可守？还是你带兵打仗那一套啊！你的意见存疑，我可以加以考虑。你提出的「革命接班人」这个名词很重要。对，是要及早安排接班人。我今年已近花甲，医生查出我有多种疾病，要我少管事、多休息。「革命接班人」提得好，只是人数可以多几个，也可以是整个的书记处、政治局，领导集体吗。

高岗心里有些失望，润芝兄待自己虽然情同手足，但又不肯许诺自己做他的政治接班人，便开了句玩笑说：过去封建帝王立东宫，也

是为了解决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也会意地笑了：高大麻子，你是不是想我立你为东宫太子啊？对不起，你、我同党不同姓。我们共产党人，不搞父子相传、皇位世袭那一套。接班人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锻炼和考验来形成。

高岗的脸膛红了红，接过了话题说：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形成，以及接班人是一个年轻的工作班子，是很有长远战略眼光的设想。但像薄一波这种人，年纪很轻，比我还小三岁，是决不能安排做接班人的。这里，我还想汇报一下他一九三六年出狱的问题……。

毛泽东却打断了他的话：今天不谈历史问题。他们的那团麻纱一时也扯不清，留待以后开展审干运动时去解决吧。我当前要考虑的是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政治局和书记处都要扩充，增加一些新面孔。康生同志养病多年，一直没有工作。他是老资格，有功劳、有水平的，我看可以让他出来工作了。你和饶漱石同志接触多，他又是经你推荐做了中央组织部长的，我委托你找他谈谈，要他顾全大局，主动和康生同志搞好关系。过去封建时代的王公大臣，都倡行有容乃大，和衷共济，何况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同志之间，为什么要搞得势不两立？

高岗见润芝主席对饶哥有责备之意，便忍不住替饶哥辩解说：主席呀，饶漱石这人是有不少缺点，原则性很强，却不大能团结人。在华东局任一把手，和陈毅、谭震林都闹得不大融洽。我也多次批评过他，要他相忍为党，注意团结。但是，他和康生关系不好，我看主要矛盾在康生同志身上。起因不就是一九四六年他和饶漱石争当华东局第一书记，结下的梁子么。后来中央任命饶第一，康第二，康就一直消极怠工，不服气。其实，他们两人同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又是同一年入党，本是校友加同志来的。

康生同志却自认资格比饶漱石老，功劳比饶漱石大。康生在王明手下当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副团长时，饶只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一九三七年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康又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可人家饶漱石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他任新四军副政委、政委时，和项英、陈毅他们一路打仗打拼出来

的！康生就是不服气、闹意气，常在华东局会议上给饶难堪。不久饶为了顾全大局，满足他的权力欲，特别提请中央批准，将原鲁中、鲁南、滨海、泰西等地区合并为鲁中南大区，亦即后来的山东分局，让康生去当了第一书记，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康生却仍不满足，到山东报到画押，敷衍一下，就告了病假。山东分局的实际工作就由向明同志担负起来了。他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五〇年五月，在青岛海滨道四号别墅养了一年病，接着于一九五〇年六月至八月，去杭州休养两个多月。一九五〇年八月到现在，一直住在北京协和医院，将近四年时间了。他有什么病？纯粹是嫌乌纱帽太小的病！

还是老埋怨中央对他不信任，中央对他政治上怀疑。记得一九五〇年七月，饶漱石给主席拍过一封电报。电报上说：「我偕陈毅同志于六月华东局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望康生病情。他却反复向我讲，他工作上或许有错误，但绝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中央不信任他，他想不通什么原因，等等。今天，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我又在他处停留一小时，为他送行。他又一再要求我向主席说明，他绝不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上不要误会他。……」所以，从饶漱石同志的这封电报看，康生同志的脑子是有些怪怪的，心里没病，本身过得硬，为什么一再声明自己不是特务奸细？

毛泽东看了高岗一眼，声音有点发硬地问：你的记性这么好？电报原文都背得下来？你又是怎么知道饶漱石给我拍过这封电报的？

高岗仍是大大咧咧地说：是饶漱石本人告诉我的。饶漱石是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没有被捕过，历史过得硬。他说他在中央负责同志的档案中发现，少奇同志的履历有可疑点，薄一波的履历有可疑点，周恩来的履历有可疑点，康生的也有可疑点。都有尚未交代清楚的地方。比如少奇同志二十年代下半期曾三次被捕，怎么出狱的？好了，先不说这些了。饶漱石说，他不会计较康生同志的态度，不管怎么样，都是老同志了，不应当因一些个人意气好恶影响了工作、或是放弃了组织原则。

毛泽东的眉头耸了起来，面露不悦之色，很久没有吭气。连自己身边的这些老同志、老战友的履历都尚有疑点，都有问题未向党组织

交代清楚，看来重新进行一次缜密的审干肃反运动势在必行了。过去战争年代，也搞过审干运动，但环境所迫，许多人事来不及内查外调，掌握到确凿的证据，漏网之鱼必定不少。……康生正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称得上执法如山、铁面无情。甚为蹊跷的是，昨天康生来见，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康生说饶漱石是刘少奇的人，刘对饶最信任，饶才升任为新四军政委、华东局第一书记的。刘少奇多年来一直支持饶漱石排挤他、打击他。他说刘和饶在历史上都有过叛变嫌疑。康生还说，据杨献珍反映，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对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下达的叛变指示，让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共产党员填写「反共启事」出狱，继续为党工作，奉行的是一种叛徒哲学，给党的历史留下一个大污点。……康生建议中央，在调整机构时，一并考虑一下少奇同志和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的这些问题。

真是一团乱麻！康生说饶漱石是刘少奇的亲信，饶漱石却明明是高岗的亲信；康生说饶漱石有叛变嫌疑，饶漱石说康生有历史问题；康生怀疑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高岗也怀疑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却又包括康生也被怀疑上了。杨献珍是位哲学家，也是一九三六年和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一起填写了「反共启事」出狱的，却又在康生面前攻击刘少奇。

他们在下面这样你攻我，我攻你，攻击来，攻击去，又都拿不出多少真凭实据，成什么体统？助长了一种什么风气？从好的一方面讲，他们在下面明争暗斗，猜忌防范，也就很难抱团，结党，有利于最高领袖居间平衡，驾驶全局；不好的方面是革命同志之间离心离德，各怀鬼胎，相互拆台，不利于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高岗见润芝兄只顾抽烟、喝茶，好一会没有说话了，便试探地问：主席，是不是我讲错什么了？请指出来，好让我检讨、改正。

毛泽东默默地注视高岗一眼，才说：对待历史问题要慎重。在中央没有做出新的结论以前，我们仍要一如既往的信任、使用这些同志。你要集中精力，和恩来一起主持好这次的财经会议。要严肃批一批刘少奇、薄一波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其余的，来日方长，以后再说吧。

高岗从菊香书屋回到东交民巷八号院家中，立即请饶漱石来吃晚

饭、谈工作。餐室里，高岗让服务人员退下之后，向饶哥通报了主席谈话的内容：即将开幕的财经会议的两大议题之一，不批周恩来，而批刘少奇、薄一波的思想路线，薄一波要被撤掉中央财政部长和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

饶漱石说：还是主席英明！下了决心要解决刘少奇、薄一波的问题了。只是便宜了周恩来，又让这只狐狸溜过关去了。

高岗说：饶哥，擒贼先擒王吗。刘少奇是有理论有实践，周恩来是有实践无理论，你说哪个厉害？这次，主席是接受了我的意见，放过了周恩来的。主席还对我不计前嫌、宽待周恩来的高姿态表示赞赏。我认为，周恩来毕竟是位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在党内处于第四把手的地位，不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我们的主要对手是占据着党内第二把手地位的刘少奇。

更妙的是，这回连康生也出面攻击刘少奇了。主席有意安排康生出山，特意让我转告你，要胸怀宽大，不计个人恩怨。饶哥，我看你个中央组织部长大人，就再摆个高姿态吧，趁康生还住在医院里，去看他一次。我从主席的口风里听出来，康生这次能复出，是走了夫人路线。不要忘记了，康生和江青是山东诸城乡亲。江青刚到延安时，和康生的关系就不同寻常。……康、江二位，这次正是我们可以借助的力量。

饶漱石说：江青这婆娘，是不可小看。主席对她，时好时坏，也不想抛弃她。……可我和她不熟悉，搭不上话。

高岗说：我们有向明呀，江青不是称向明为家乡父母官吗？向明和这婆娘，可说是无话不谈的。

饶漱石连连点头：高主席一语点破，亲近江青，借助向明。向明和康生的关系也不错。好好，我明天就去医院看望康生这个王八蛋。……高主席，这是党内一条毒蛇，一旦出洞，是又要咬人的。你、我今后不可不防。另外，虽然毛主席明确指示这次全国财经会议主要批刘、薄，但恕我直言，你和主席都轻看了周恩来了。此人外表温良恭俭、和气礼让，却最是居心叵测、诡计多端。这次放过了他，他就又可能和你来争夺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称部长会议主席也好，国务

院总理也好，党内排名第四，可在国家行政上，国家主席之下，他就是第二位了，而且是实权。通过处理国家大事，周恩来这些年来的实际权力，不往往超过了党内二把手刘少奇吗？

高岗摸着下颌上那一天不刮就有些扎手的胡须茬儿，敬佩地看了看饶漱石：饶哥，真是没有白让你当组织部长了，看问题这么透彻，一针见血。但这次，两害相权，只好先去刘少奇了。周恩来放到下一回会去摆平。

还有一个事，全国财经会议撤销薄一波的中央财政部长之后，谁来接手好？中央政府机构中，财政部可是个大头，顶着半边天的。组织部长大人，你先替我酝酿一个名单，日后主席若问起，我心里有个数。

饶漱石先不说话，而以筷子沾了酒，在桌上划下一个「马」字，再划下一个「邓」字。

高岗认真地问：饶哥，「马」是马洪，「邓」是邓子恢，还是邓小平。

饶漱石笑笑：若能安排马洪做财政部长，对高主席来说，当然是一次到位。但目前显然难于办到，连毛主席都会认为高主席安插亲信、培植个人势力；「邓」是矮的那一位。矮个子不也被毛主席看作有统驭全局能力的人物？年纪仅比你长一岁，也是你的潜在对手呢。提议他做财政部长，主席肯定会批准。把中央财政部的重担朝他头上一压，矮个子会忙得晕头转向，几年都直不起身子。高主席不就少了一个竞争者了？

高岗哈哈大笑，连连举杯：饶哥，真有你的！来来，我再敬你一杯……好好，你抿一口，我干一杯。饶哥啊，你真是我的智多星、参谋总长罗。

饶漱石说：高主席谬奖了。马洪是你手下的经济干将，给安排一个财政部副部长，放长线，怎么样？

高岗竖起了右手拇指：饶哥用兵如神，我听了。怪不得康生、陈毅、谭震林都斗你不赢！

六月十二日，全国财经会议在西苑怀仁堂举行。由于各盛市、自

治区的党政第一把手都兼任着当地财经委员会主席，所以实际上是一次全国各路诸侯的重要会议。毛、朱、刘、周、高率领政治局成员及各部部长出席。休息多年的康生在台下第一排座位上露面。高岗代表党中央致开幕词，周恩来代表政务院作财经工作汇报。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刘少奇、薄一波「保护私有经济、保护资本家财产」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错误，并从理论上概括出刘少奇同志右倾思想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什么叫确立？「秩序」一经确立，就不能打破了，新民主主义就压倒一切了；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刘少奇同志提出至少要搞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也就是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再「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一旦全面壮大了，会甘心情愿走向社会主义吗？再来一场革命？或者说，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都老了死了，再搞社会主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刘克思之心，也是路人皆知；三是刘少奇同志提出「确保私有财产」，实际上就是从经济基础上否定了我们的革命性质。共产共产，我们就是要共资本家之产，共一切剥削阶级之产嘛。当然，要讲策略、分步骤，有的甚至可以实行赎买政策。但绝不是要确保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为一切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命脉所在，为万恶之源，我们非但不予保护，而是要以革命的手段，分期分批，完全彻底铲除之！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把手，受到毛泽东如此严厉而系统的批评，其状之狼狈与艰难，其地位之岌岌可危，可想而知了。

两天后，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对刘少奇、薄一波的严厉批评。他的这项传达，事先并未获得政治局或书记处的授权。周恩来、朱德、林伯渠、邓小平、彭真等人都觉得高岗对刘少奇落井下石，违犯了工作纪律，不利党中央的团结统一；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康生、柯庆施、陶铸等人则认为，既然毛主席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公开批评了刘、薄的思想路线错误，高岗的传达，可说是本次财经会议的思想指针。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反应到了毛泽东耳里。毛泽东说：话是我讲的，讲了就负责任，高岗只是做了传声筒，

有什么了不起？

有了毛泽东主席授予的「尚方宝剑」，高岗在大会、小会上掀起薄一波来，就更是摧枯拉朽、气势如虹。按他原来设想的步骤，周恩来只作了一次检讨，就被暂时放过；薄一波连作三次检讨，却招来一波接一波的连番批判。高岗碍于政治局的工作纪律，也为避免引起多数人的反感，而不便像毛泽东那样指名道姓的批评刘少奇。他采取了「明批薄暗射刘」的方式，把刘少奇的一系列右倾错误言论，统统加到薄一波头上来深揭狠批。

周恩来以他机警、圆熟的政治手腕，避开了斗争的锋芒，松懈了高岗对他的忌恨。他让高岗先去挑战刘少奇，自己置身外围，以赢得空间，再与高岗巧作周旋。为此，他在财经会议前期，向高岗作了种种示好退让，甘拜下风，心悦臣服。

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细读了高岗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后，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阅转高岗同志：高岗同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稿修改得很好，我提不出什么新的意见。只是在开头一段，我仍认为初稿写得恰当全面，转修改稿上「在今后一个相当的时期内，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稳步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认为，只提「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是不完全的。不如仍依初稿将第一段改写为：「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已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彻底胜利和三年多在经济恢复和改造上的巨大成功。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党的基本任务就是稳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有步骤地促进农业的集体化，使我们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实现我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我这样看法和改法，不知是否妥当，请主席和高岗同志予以酌定。……周恩来的这封信，真可谓他的神来之笔。他提出「在毛主席

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第一次把「毛主席」摆到了「党中央」的前面。对此，毛泽东主席虽然甚为受用，但说了句：我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信中把高岗和毛主席并列，又显示他已承认、肯定了高岗作为毛主席第一助手的地位，高岗自然十分欢心。但高岗比毛泽东浅薄多了，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而周在信的具体内容上，却符合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本人的经济建设方针，一个「长时期」，一个「稳步地」、「有步骤地」，正是刘少奇要坚持的政策和策略。

周恩来的这封信，第二天就由毛泽东主席批转给了高岗。高岗阅后十分欣慰，得意地对饶漱石说：看来周恩来确是个聪明人，已经服输、服气，不会再朝前挤，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他抓工作还是有一套。谁当了一、二把手都得使用他。今后我们的主攻方向就是薄一波、刘少奇。

周恩来的另一次「推崇高主席」活动，更是在众目睽睽的会议上公开进行。七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出席全国财经会议的一百三十一位正式代表和中直机关的部办首长，准时在西苑怀仁堂会议厅就座。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董必武、林伯渠等政治局成员出现在主席台上。会议开始前，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向明走到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跟前，低声说：目标已经瞄准，炮弹已经上膛，就看他识趣不识趣，投不投降了。饶漱石咬了咬牙说：除非毛主席改变主意，否则，从今天起，他和他的同伙就开始走麦城了。

会议仍由高岗、周恩来两人主持，宣布薄一波做大会检讨。

这已是薄一波的第五次检讨。薄一波承认自己在新税制等问题上向民族资产阶级让了步，混淆了公私企业间的主从关系，欢迎同志们的严肃批评。自己愿深刻认识，坚决改正，以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对自己的教育、培养，云云。

薄一波的检讨一完，高岗即敲了敲桌子，站起来疾言厉色地说：薄一波！你至今死不承认自己犯的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认资本家做岳父老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同志们，今年五月份，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动了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其目的就是为了从思想上纠正我们党内一部分人，我这里指的是一些身

居高位的大人物，而不是指一般的同志，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错误。说穿了，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反党，是背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

经高岗这么登高一呼，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与会者都知道他的矛头不只是指向薄一波，更是直接指向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人面面相觑，感到情况不妙。台下的饶漱石、向明、张明远、马洪、郭锋等人，更是以剑一般的目光射向台上的刘少奇。刘少奇脸孔涨的通红，显然已经恼羞成怒。周恩来最担心刘少奇同志沉不住气、受不住辱，起而跟高岗争辩。那一来就糟糕了，等于把中央的矛盾公开化了，局面将不可收拾。……幸而刘少奇只是脸孔红了白，白了红，眼睛不看咄咄逼人的高岗，只死盯住自己的手掌，并不接受挑战。

高岗见刘少奇不上钩、不应战，就进一步说：同志们，这一阶段我们的毛主席非常不满意中央个别人的右倾错误，已经好几次提出了严重警告。比如当面指出某大人物「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甚至说了：党在过渡时期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你究竟是头脑糊涂，还是政治品德出了问题，为什么不愿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而是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你们这样干，弄得我几乎没有办法再率领全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再不改，我只好另起炉灶了。……同志们，千真万确，这是毛主席的原话，我们英明领袖的革命义愤！这就是说，在我们党内，个别身居高位的人物执意要推行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坚持不改。最后，只好逼得我们毛主席采取组织措施，在人事安排上做出必要的调整！

高岗的话，无异于在会上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把目光投向了刘少奇。周恩来看得很清楚，少奇同志额头上的青筋都突显出来了，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暴怒起来了。高岗有什么权利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党的一把手对党的第二手的批评？真是猖狂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整个会场一片嗡嗡嚶嚶的议论声，咳嗽声，跺脚声。如同一锅临

近沸点的滚烫之水，即将沸扬开来。周恩来警觉地注视着会场的动静，并以哀告的眼神向刘少奇示意冷静。他发觉台下，多数人敬佩、崇敬的目光望着高岗；少数人以同情、不平的目光望着刘少奇。他最担心拥戴高岗的人和替刘少奇抱不平的人在会场上发生公开对抗。果然，他看到台下一下子举起来十几条手臂，都是要求上台发言的。十几名要求发言的人中，赞成高岗观点的有饶漱石、康生、柯庆施、向明、郭锋、张明远、马洪等；支持与同情刘少奇的，则有李富春、邓子恢、邓小平、安子文、李先念等。

两军对垒，阵线分明。高岗犹疑不定，也担心局面失控。周恩来决定不给任何一边的人马发言的机会，以避免公开分裂，打乱仗。这时，他看到少奇同志的脸色平静下来了。少奇同志毕竟是历经党内外斗争考验的老同志了，紧要关头，从容应对。于是他抓住时机，与少奇同志交换了一个眼神，即宣布：下面，同志们安静下来，请少奇同志发言。

整个会场立时鸦雀无声。刘少奇站直了瘦高的身子，异常平静，出人意料地说：同志们，正像高岗同志刚才所讲的那样，我在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其它许多问题上，是有一些错误的。我自己的错误，不能欠账欠到棺材去，生前不还死后还。我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包括刚才薄一波同志所检讨的错误，继续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和揭发。我过去就觉得我们应当从理论上作好准备。所谓的中国党的理论准备，是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规律的统一的把握。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们不论对那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这还是中国党的一个极大的工作……。

周恩来听会场上又出现了嗡嗡嚶嚶的议论声。这个少奇同志也是，总是在谈理论问题时把自己摆得那么高，一派大理论家的口气。「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这话，高岗肯定会鹦鹉学舌去学给毛主席听，毛主席一定会会生气斥骂「刘克思」的。因此，他有意频频地看了多次手表，并指着手表跟言犹未尽的高岗交换了两句什么，待刘少奇的发言一结束，即不留间隙地站起来说：同志们，会议开得很热烈，很

好。只是现在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简单讲几句，先解决大家的肚皮问题，下午再分组讨论吧。刚才刘少奇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有错误，这很好，我和高岗同志都是同意的。薄一波同志所犯的错误则更是包含了本人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不能令人容忍的。年初新税制的出台，既没有经过毛主席的批准，也没有向高岗同志请示，更没有征求在座地方同志们的意见，匆匆忙忙号令全国执行，造成物价上涨、生产停滞，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财政收入。这次错误，我我……周恩来说到这里，仿佛动了真情，眼睛湿润了，喉嚨发嘎了，一副痛不欲生的神色：同志们，在党的历史上，我这个人左的错误、右的错误都犯过。犯错误的原因在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所以跟不上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是我愿意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愿意认真地反省自己的错误。这一点，高岗同志比我强。他领会主席的思想比我们要深、要快。所以他在我们都犯错误的时候，却保持了正确的方向。在此，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向高岗同志学习，向高岗同志致敬，向高岗同志看齐！

这时，会场上不知由谁带头鼓掌，掌声由小而大，而热烈，经久不息。还有人激动地振臂领呼口号：向高岗同志学习，紧跟领袖毛主席！向高岗同志致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高岗本人没想到周恩来会给他来这么一个激奋人心的高潮。散会时，高岗拉住了周恩来的手：总理，我今天才算认识了你，服了你！高岗自信，他在党内的权威已达一个崭新的高度。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不让任何一方获胜

毛泽东审阅《财经会议简报》。当读到高岗「明批薄暗射刘」的言论，并将自己去年某日怒斥刘少奇的话不点名地公之于众时，毛泽东忽又转了念头：谁授权他这么做了？真是全无规矩，目空一切，不请示，不报告，妄自做主，到了妄传圣旨的地步；接下来是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刘少奇面对恶言相攻，未老羞成怒，而作自我批评，着实高明。可刘的自我批评露出了马脚，什么全党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不够，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公然轻蔑。什么叫伟大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不算，刘克思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算不算？会议上为什么没有人起来与刘少奇辩论？高岗喊打喊杀的，为什么不立即抓住这一漏洞穷追猛打，扩大战果？贻误战机，当不得大任……还是周恩来反应敏捷，圆滑到家，作了几句「沉痛」检讨，承认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学习马列、毛著不够，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之后，忽然呼风唤雨，号召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致敬，引发全场向高岗致敬的掌声、向高岗学习的口号声！高大麻子被灌了迷魂汤，一定是越加自我膨胀、老子天下第一了。高、刘、周，三人都有精彩的表演。以高最为浅薄，刘最为老道，周最为狡狴，把高大麻子当猴耍，置于危险境地，放到火炉上去烤，他还洋洋得意，死活不知。换了别的人，在党中央的会堂上被热烈欢呼、口号致敬，早吓得面无人色。国无二君，党无二主，这点简单的从政之道都不懂？当然，周宰相此举，完全为着离间他毛泽东和高岗的关系。

毛泽东边阅读边思索评点，以铅笔在《简报》上做着各种惊叹号、问号、着重号。这些记号只有他本人懂。卫士长小黎进来了，轻声报告：主席，邓政委到了，可不可以请他进来？

邓小平是昨天晚上打电话，要求来汇报情况的。毛泽东放下《简报》，站起身子，踱步到门口去迎候。当矮个子进来问好，握手时，毛泽东感到矮个子浑身都透出一股精悍的力量。

落座后，毛泽东说：邓政委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难得你要求单独谈谈，有何见教啊？

邓小平平日说话不多，人称他的为人行事六个字：三快三多三少。三快是阅读材料快，了解情况快，处理问题快；三多是听得多，看得多，想得多；三少是说得少，写得少，喝得少。他此次要求向毛泽东单独汇报情况，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主席，我觉得财经会议，不能照眼下的样子继续开下去了！

毛泽东佯作不知：会议由高岗、恩来二位主持，不是开得好好的吗？出了什么新情况？

邓小平不相信毛主席毫不知情：两位会议主持者貌合神离，各有算盘。最令人意外的，是高岗同志的表现。我没有和高岗同志共过事，过去只听说他是位很能干的人物，是抓全面工作的帅才。但这次会议上，他起码有两次严重的违纪行为。

毛泽东微露惊讶之色：有这么严重？我只知道他为人粗线条，干工作大刀阔斧。他怎么违纪了？

邓小平觉得毛主席明知故问，只好直话直说了：第一次违纪在会议之初，他未经政治局、书记处授权，擅自传达主席六月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少奇同志的三句话。他虽然只点了薄一波同志的名，但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知道那是主席批评刘少奇的。更有高岗手下的一批人，包括饶漱石、向明、张明远、郭锋、马洪等同志在内，到处议论、扩散一些有关中央人事调整的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第二次是前天，高岗同志主持会议时，又一次借批薄一波同志，把主席去年某次批评少奇同志的话，全盘端出来了。少奇同志在台上满脸通红坐不住，我看他几次想反击，又终未反击，反而心平气和地作了一番检讨，承认错误，真是修养功夫做到家。当然少奇同志在理论上自视甚高，说我们党在理论上「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这话很不妥当。李富春同志就私下里同我说：少奇口头上接受批评，实际上并不肯认输……。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听着，对邓小平反映的问题不加评论，而忽然问道：恩来呢？他不也是会议主持人么？最能和稀泥者这回不和了？

邓小平笑了笑：总理当然是不同凡响的。他在前天的会议上制造了一个高潮，把高岗同志给算计了。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问：周总理怎么算计高主席的？

邓小平说：高岗同志明批薄暗射刘之后，逼得少奇同志做检讨。当时台下有好些人举手要求发言，替少奇同志抱不平；也有另一些人举手要求发言，很明显是要支持高岗同志。眼看两派对峙，要出现分裂局面。高岗同志是乐观其成，而稳坐泰山；周总理则不让任何一方的人有发言机会，而自己检讨开来，并在散会前一刻，突然号召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称高岗同志跟毛主席跟得最快最紧，对毛主席著作理论学习最勤、体会最深。于是台下出现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口号声。整个情况就像在演出大型话剧，而不像在举行共产党的会议。

毛泽东不吭声了。他心里是赞成邓小平的。良久，方问：邓政委啊，也说说你自己吧，究竟是个拥高派，还是个保刘派？

邓小平从毛泽东的口气上听出来，主席对自己的汇报有好感：主席啊，我哪一派都不是，只想做一名正正派派的共产党人，很不习惯党内一些离开思想原则、奋斗理想的人事纷争。这次会议，要论错误，高第一，周第二，刘第三，薄第四。

毛泽东眉头抬了抬，两只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拳头轻轻敲了敲：你算匠心独运，弄出个有趣的次序排列。可是现在党内上上下下，对「薄第四」的意见最大，不处理不足以平息党愤。你看呢？

邓小平说：要处理，但应放到会议后期。也不要把人一棒子打死，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不然，谁也不敢当这个中央财政部长了。

毛泽东终于点了点头；看来，你算个比较务实的稳健派。……这次会议后，「薄第四」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还有他那个华北局第一书记等三个职务，是要被拿掉了。谁来接手呢？邓政委，你也先替我想一想，提出个具体人选来。这事，算我托付给你的。另外，你这两天跑一趟北戴河，代表我去看望一下陈云同志。如他的健康情况可能的话，就请他个中央财经委主任回来参加主持会议，使会议降降温。批完薄、周、刘，该集中精力讨论高岗他们提出的那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草案》了吧？好了，这次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以后欢迎你常来常往。你的脑子好使，反应快，也准确，早就大名鼎鼎了嘛。

邓小平离开菊香书屋，在丰泽园门外遇到高岗。高岗挟着个大皮包，看来也是应约进去向主席汇报工作。两人热烈握手，互致问候。高岗请邓政委和夫人卓琳去东交民巷八号院做客、出席舞会，也可以请几位高手陪他打桥牌。邓小平高兴地一一答应了。

高岗进到毛泽东的书房时。毛泽东并未起身，只是抬起手来示意他坐下，点烟，喝茶。毛泽东一字不问财政会议的情况，而另外找了个话题说：今天让你来，是想听你谈谈老大哥那边的事。在中央负责人中，数你和他们接触多一些。史达林同志生前，不是也最看重你？来点真知灼见，如何？

高岗见润芝兄扯出这么个话题来，大感意外。但想和润芝兄交谈，就非得顺着他的意愿、思路不可。看来，润芝兄对会议的情况是了解、放心的，无须他多做汇报。润芝兄历来愿意和自己纵论国内外、党内外大事，已经是多少年来形成的习惯了。于是，他也就毫不客套谦逊地说：自三月五日史达林同志去世后，接班人马林科夫太嫩，威仪不足，政治局群龙无首，贝利亚张牙舞爪，莫洛托夫袖手旁观，赫鲁晓夫蓄势待发。他们只好提出一套妥协办法，政治局和部长会议，实行集体领导，发挥团队精神，强调集体决策，政治局委员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其实，这也早已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了：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毛泽东说：马林科夫马首不瞻，压不住阵脚。……政治局集体领导、集体决策的提法好，比史达林的一言堂、一人决策高明。我很有兴趣。向老大哥学习，我们也来实行集体领导，你看怎么样？

高岗没想到润芝兄会对「集体领导」一事有这么大的兴趣，并准备在党内推行。他想了想，立即领会了润芝兄欲推行的「集体领导」，还是为了打破刘少奇把持党务、周恩来把持政务的局面啊，于是说：好！只要主席下决心，我举双手赞成，并身体力行。关于此事，我过去领会不深。现在想起来，主席去年调六大区负责人进京，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加上我，就是为了加强中央工作的集体领导、集体决策能力。

毛泽东慢条斯理地吸着烟卷，品着茶：大麻子，你也不要光捡我

喜欢听的来说。我要你说说具体的，怎样才能有效实施集体领导？不然很容易流于形式，变成一句没有内容的空口号。

高岗拍了拍脑门，口不择言地说：恕我斗胆建议，为了实施集体领导，主席和中央应当采取一些组织上、行政上的措施，当下的下，当上的上，开创一个新局面！

毛泽东说：知我者，高岗也。你又和我想到一起了。告诉你吧，这件事，我已经考虑有大半年了。今年，看来「八大」是开不成了。可以考虑先开一次中央全会，为「八大」做一些组织人事上的准备。也是上一次和你说过的，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扩大中央书记处，设立总书记，作为一线班子，主持日常工作；调整、扩充中央政治局，设几名副主席，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作为二线，侧重党、政、军战略理论、建设规划方面的研究。你上次说的，中央主席应处于一线、二线之间的位置上，以协调一、二线之间的关系，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成熟。其余的，你看怎么样？

高岗兴奋得胸口砰砰发跳，增设一位中央总书记，增设几位党的副主席，太好了，太好了。他差点儿就要大声叫好了。但如今，在润芝兄面前，他也老练多了，应尽量表现得成熟、稳重，像一位社会主义的政治家。

不管怎么说，只要中央设立总书记、副主席职位，自己是十拿九稳，要坐上润芝兄身边的一把交椅了。

毛泽东见他一时未有话说，仿佛看清楚了他心里的曲折，便又以幽默的口气问：大麻子，我一向认为高岗高岗，站得高看得远。你对我这个实行集体领导的打算——肯定有你一杯羹的，有何高见？

高岗脸上一热，说：拥护，坚决拥护。我想提出一点补充意见，我党中央推行的集体领导、集体决策，是党内民主，还必须加上一个集中，才能成其民主集中制吧？这就是说，对于党、政、军重大决策，仍要保住中央主席有最后的裁决之权，也叫一票否决之权。非如此，不能保障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正确的路线前进。

在维护毛泽东的最高领袖权威一事上，高岗历来立场坚定，旗帜

鲜明。毛泽东最满意的，也正是此一点。不管怎么说，高岗大节是好的。小节有亏，大节无过吧。毛泽东高兴了，话匣子也就打开了，于是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地和高岗漫谈开来。两人谈得兴起，以致把晚餐时间都推迟了。

卫士长已来催过两次。毛泽东要求高岗把他今天谈到的「组织人事调整设想」，先在党内高层透透气，听听反应。不可明说是他的话，而只说是中央的新意向。高岗见润芝兄一如既往地相信自己，把如此重大、机密、敏感的任务交自己去办，当即答应下了，并问：可否指示一下「透气」的范围？毛泽东笑说：我不给你名单了，你自己看情形而定吧。

之后，毛泽东留下高岗共进晚餐，以湖南腊肉、红烧肘子、红焖猪蹄、火焙鱼炒辣子等佐绍兴状元红酒。席间，高岗见一名身材高挑、细腰丰乳的美人儿进来，声声款款软软地对润芝兄说：主席，您今天学英语的时间还挤不挤得出来啊？正在埋头啃一片猪蹄的润芝兄，仰起脸来看那美人儿时，眼睛、额头都放亮：啊，你吃过没有？来来，陪我喝一杯状元红？

美人儿娇媚地一笑：不哩，人家早吃过了，沾酒脸红，怎么教您英文？

毛泽东没有向高岗介绍，这是自己现在的英语教师，康生同志的小姨子苏玫。在这方面，毛泽东已不看好高岗这个好色之徒。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却因他派孟虹来卧底而创下一道伤口。孟虹失踪，肯定是高大麻子一手操纵，更在这创口上撒了一把胡椒粉。

高岗酒足饭饱、兴高采烈地走后，毛泽东回到大书房里面的一间小书室，一直候在小书室的英文老师苏玫才交上一封康生的信。毛泽东抽出信笺来赏阅，康生的一笔瘦金体，是写得风骨俊逸，出神入化，堪称当今一绝了。信的内容，一是说出院后参加了一个多月的财经会议，尚不知是高岗对，还是刘、周、薄值得同情，恭请主席于百忙中拨冗指点迷津；二是请主席和中央考虑，能否给分配一个具体的工作，云云。

毛泽东把信笺装回信封里，坐下来吸烟，想了想才说：你带个口

信给老康吧，就说他是位老共产党人了，一切是非曲折，由他本人在实际斗争中去观察、判断，不要妄图来套我的底。说句实在话，目前为止，我心里也无底。关于他的工作，先列席政治局会议吧。具体的工作，还是希望他来抓抓政法战线。中央准备在政治局下面增设个新机构，叫中央政法委员会，他任第一副主任，名字放在罗瑞卿的前面。这件事，政治局还要开会通过一下，先给老康通个气，不可以传出去。

接下来，毛泽东在苏玫老师温存亲切的教授下，以粗铅笔书写每日必要默写的十个单词。这天的十个单词是：爱——Love；恨——Hate；惊——Frightened；恐——Fear；喜——Happy；怒——Angry；忧——Worried；悲——Grief；善——Kind；恶——Evil。

苏玫见毛主席以中文行草方式书写出来的十个英文单词，个个铁画银钩，伸胳膊撂腿的，煞是好看，忍不住赞道：主席真是笔走龙蛇，把英文书写得有咱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毛泽东呵呵笑了：名师出高徒嘛。不过学外语，我可是个笨学生罗。老师，Make，是做、制造的意思，是不是？Make love，中文的意思就是「做爱」了？

苏玫的脸蛋登时羞的绯红，像只熟透了的水蜜桃似的，埋下了脉脉含情的大眼睛：主席呀，在这方面，你真是个不太好的学生哩……。

毛泽东捂住了苏玫的两只柔若无骨的玉掌，摩挲着：你是老师，我懂就问。昔孔夫子有大学问，还提出「每事问」呢。「做爱」当然是个翻译过来的短语，但比我们汉语文雅多了。

苏玫喝醉了似地有些痴迷，问：怎么就比咱汉语还文雅了？

毛泽东忽而严肃地说：是个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呢。对于这个动词短语，汉语里没有统一的规范。古代称夫妻房事为「周公之礼」、「阴阳交合」、「二仪交泰」、「男女交媾」、「雌雄交颈」等等；话本小说称「入港」、「采花心」、「探玉户」，已很粗俗。现代方言中，以北京话、吴越语较斯文。北京话称为「玩」，吴越语称为「弄」。当然都是反映了大男人主义心态，对妇女不够尊重。其余的，就更无礼貌，简直是侵犯女权了。在你们山东老家，称为「捣」，河北人称为「干」，陕西人称为「日」，东北人称为「操」，广东人称为「丢」，我们湖南人称为

「搞」。其中以捣、干、操、搞最具力度和气势，是不是？

苏玫羞得一头栽进了毛泽东怀里，双拳轻轻擂着他宽厚的胸膛：你坏，你坏！你浪说。……人家英文一个 Love，引出你一大篇中文的粗话，还说是什么语言学、方言学问题呢。

毛泽东顺势让苏玫跨在自己的腿上，坐正了，之后双手捧住了苏玫粉红粉嫩、吹弹得破的脸庞儿，说：你也是个小小的道学先生呢，干得说不得，弹得唱不得？好了好了，你老是看着那扇门做什么？我这内书房，未经允许，没有人进来的……等一会，你随我去春藕斋跳舞。……你担心蓝苹？她跑到北戴河拍照片去了，闲得无聊，玩物丧志。……今晚上，出席财经会议的各路诸侯，都会去春藕斋跳舞。过去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如今是乐曲一响，舞步翩跹。春藕斋成了增进团结、和谐气氛、又锻炼身体的好地方……。

晚上十一时，毛泽东由刘少奇陪着，从春藕斋步行回丰泽园菊香书屋。身后有毛泽东的秘书、医生、护士、卫士们，加上刘少奇的一名警卫员拉开一段距离随着。路不远，又正是春暖花开时节，沿亭榭曲廊、花溪柳径，踏着月色树影，听着水边的蛙声虫鸣，一路行来，两人都感到神清气爽。刘少奇说有几件要紧的事须向主席汇报、请示，毛泽东也正好欲找刘少奇谈谈苏式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等问题。

进到菊香书屋大书房，立即有服务人员进来帮两位领导人宽衣，并上茶。毛泽东请少奇同志抽云南玉溪烟厂为他特制的「云烟」：是云南省委的贡品，很不错，不过请放心，已经要田家英从我的著作稿费里付钱给他们，我不能带头刮共产风。

刘少奇恭敬地笑着，拿起一支「云烟」放到鼻头下闻了两闻，果然是烟中极品，赞了声好烟，却将烟卷敬给主席，并替其打上火。接下来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来，燃上一支吸着。毛泽东颇有感触地说：倒是难得你进城后一直坚持抽大前门。进城那年我也抽过几条，很一般，大众化嘛，缺些劲道。刘少奇笑出来满脸皱纹：不是不想抽好烟，是怕自己上瘾，上去容易下来难，家里有十几口人吃饭，亏了光美勤俭持家，才维持住了。我吸烟是个额外开销，几次想戒掉，

可是一熬夜赶材料、文件，就靠它来提神，欲罢不能了。

毛泽东忽然觉得，少奇同志虽然在理论上不知天高地厚，总想搞出自己的一套来分庭抗礼，或者叫做并驾齐驱吧。但在生活作风方面，还算艰苦朴素、节俭有度。拖着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过日子，大约他脑后难于长上反骨。……于是说道：少奇呀，我想起一个事情来了，尚昆、家英都向我汇报过，你的几个孩子都穿补丁衣服，大冬天上学也穿着单布裤，生活着实困难哩。中直机关每年都评给你家里几百元钱福利金，但你和光美拒绝领取，坚持自力更生，说什么家里的困难，家里能解决？

刘少奇说：谢谢主席关心，过问此事。有困难，我们自己能克服。倒是难为了光美，她是大门户出身，过去自然是养尊处优惯了的。但自从和我结婚后，就每月数着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当家主事，把生活安排得有条有理，老小和和睦睦。所以吃福利补助之类，我们是一定不能接受的。中直机关里，许多同志级别比我们低，还有家眷在乡下，负担比我们更重呢。

毛泽东说：光美年轻，资历也浅，却有贤名。在许多方面，都比蓝苹强。……今天你要求来谈谈，是不是财经会议有什么情况？

刘少奇本欲反映一下高岗同志连月来借批薄一波，对自己发起粗暴攻击，严重违反党纪一事告上一状，这时却变了主意，决定保持高姿态，以大局为重，暂不涉及个人的荣辱遭际，以期得到毛主席的同情与好感。于是说：财经会议已开了一个多月，我和总理都作了自我批评。薄一波已作过四次检讨，仍过不了关。我的意见，对薄的批判可以告一段落了。政治局可以开次扩大会，对薄的错误，包括对我、对总理的工作错误，做出党纪处分。下一段，会议应转入对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讨论了。这应是本次全国财经会议的主旨，事关工业、农业、商业、财贸、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的全面规划，事关国家的全局和前途，不能再延误下去了……。

毛泽东明白刘少奇采取的是迂回战术，饱受委屈，恨煞了高岗，却只字不提高岗，也真是难为他了：是啊，大约你和总理，还有小平他们，都想结束批薄，转入五年经济建设的讨论。可是也有部分同志

要对薄一波的错误穷追猛打，斗志正昂，不肯罢手。一方要和，一方要战，如何是好？

上午小平同志来谈过，比你谈得坦率，反映的情况也实际。我已要求他近两天跑一趟北戴河，看看能不能把陈云同志接回来。陈云同志养病多时，虽然挂着中央财委主任的头衔，对近两年的经济工作，实际上算是个局外人。旁观者清嘛，他若出来讲讲话，或许有利平息双方的争议。你觉得怎样？

刘少奇释怀了：主席英明决断，陈云移驾回京，太好了。他可算得上我们党内数一数二的经济专家、理财能手。记得当年在江西苏区，就是由他指挥搭了间茅屋，办起了苏区第一家银行。长征抵陕北后，又是他主持了陕甘宁边区的边币改革，稳定了边区市场，繁荣了边区经济。陕甘宁成为模范边区，他功不可没。一九四五年冬，他随彭真、林彪、高岗去东北，也是由他主持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大计，使东北地区恢复生产，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物资大后方，更是立下了大功劳。他在党内的资历比高、林、彭都要老。这个同志的长处是能上能下，从不计较名位，只顾埋头实干。在东北解放区，出了名的是林彪、高岗，实际上他作为经济主帅，却很少有人知道。

毛泽东点点头，一时又觉得由刘少奇分管组织人事，确是了解党内高级干部孰优孰劣的。不过，今天他不想和刘少奇多谈这些，而是要谈谈学习苏联老大哥，在中国党内也实行「集体领导」、「集体决策」的问题。

刘少奇一听毛主席欲在党内推行「集体领导」，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扩充书记处，增设总书记一职；扩大政治局，增设几位党中央副主席时，立即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涉及「七大」通过的党章，需要先修改章程呢，党内重大的人事调整，是不是放到「八大」时去统筹解决？

毛泽东却不容置疑地说：形势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党章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活人还能叫尿憋死？麻烦一大堆，「八大」今年是开不成了。

明年开不开得成？我看也没有把握。我们可以在「八大」之前，

开一次中央全会，先做一些人事上的准备。总的原则，政治局和书记处，除了已经去世的（如任弼时）和犯有严重错误坚持不改的（如王明），只进不出。

我们也暂不提具体人选，先征求一下意见，听听反映。书记处是第一线，政治局是第二线。中央主席、副主席要少管事，多做一些战略理论方面的研究。这事，你可以代表中央，去找一些人谈谈，透透气，如何？但不要说是我的什么意向。具体找哪些人物谈，怎么谈，由你自己定。我只是提醒你，不要忘记去征求一下高岗、饶漱石二位的意见，包括听听他们对你的批评帮助，以利团结嘛。

刘少奇见毛泽东仍将如此重大的机密事项交付自己，这足以证明，主席还是信任自己的，而绝无抛弃自己之意。找哪些人谈？什么事可谈？什么事不可谈？谈到什么程度？谈过之后，主席若变了主意，不肯认账了，又怎么办？总之要留有余地，慎之又慎。

刘少奇未能知晓的是，仅在数个小时之前，毛泽东主席已把同样的任务，交付给了高岗同志。

第二十四章 高岗游说与虎谋皮

不能说高岗有勇无谋、进退失据。其实，战争年代，他智勇双全，几无败绩，战功赫赫，声震海内。史达林和毛泽东，都认他为中国党内最有前途的权力接班者。只是进了和平建设时期，他一路晋升，跻身中央权力核心，日渐妄自尊大了。他敬重的是跟他一样拉队伍、打天下的英雄，如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徐海东等等。他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由「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大部分所组成。江山主要是由「军队的党」率领革命军队打下来的，「白区的党」只是一个辅助力量，且成员出身复杂，历史可疑。因之，江山既得，亦应由「军队的党」的代表性人物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论功行赏，天经地义。共产党闹革命，焉有打江山者不坐江山之理？他觉得，毛泽东和他，正是这「军队的党」的代表者；刘少奇、周恩来则是「白区的党」的代表者。他们无资格占据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

那天傍晚，高岗从毛泽东主席处领命，回到东交民巷八号院家中，当即电话召来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和副部长安子文，向他们口头传达了毛主席一个小时前的谈话指示：在党的「八大」之前，拟先开中央全会，进行组织人事上的调整，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一线是扩大后的中央书记处，设总书记一名，书记若干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线是扩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原则上只进不出，以研究党和国家的前景战略为主，并考虑增设几位党的副主席，加上主席，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高岗把饶漱石，安子文二人一起找来听传达，为的是表明自己这次是出以公心，不分彼此，来完成毛泽东主席交付给自己的重任。传达完毛泽东的指示，高岗说：主席委托我找一些老同志谈话，征求对调整中央领导机构和人选的意见，我第一批就找了你们两位，因为你们是中央组织部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先和你们通气，以便你们有个思想方面的准备。此事关系重大，也相当敏感，你们知道就是了。至于具体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你们先看着办吧。

饶漱石在高岗面前，向来唯唯诺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心里却直犯嘀咕：这么机密的事，高主席为什么不先和自己打招呼？而把刘少奇的亲信安子文一起叫来听传达？会不会是高主席的什么锦囊妙计，让安子文朝里头钻？回到中组部办公室，一向智多谋足的饶漱石，也没有能吃透高主席的意图。且看安子文怎么动作再说。

果然，未等饶漱石开口，安子文第二天一上班，就来找饶部长商量：昨晚听了高岗同志的传达，回家老是想人事调整的事。我想，我们是不是先拉下一个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以备上边问下来时，送上去供参考？

饶漱石一听安子文想拉出一个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心头豁然开朗：还是高主席站得高、望得远，诱安子文上钩，醉翁之意在这里。……遂不动声色地对安子文说：你是老中组部的人，高级干部的人事档案比我熟悉，我心里也没个底，这事，你就先作些准备吧。

安子文，一九〇九年出生于陕北子洲县，十七岁加入中共，化名徐子文，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先后四次被捕，坚贞不屈。最后一次是与薄一波、刘澜涛等人一起被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于一九三六年经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营救出狱，并成为刘少奇手下的得力干将。他与高岗本为陕北同乡，但高岗一直怀疑他四次被捕都能活命，一定有过什么变节行为，加上又痛恨他投效在刘少奇门下，是刘少奇安插在组织部门的一条忠狗，因之从来看不上眼。

安子文是个工作积极性很高、责任感很强的人。这次高岗同志一改过去对自己的冷漠疏远，把自己和饶漱石部长一起叫到家里去，传达毛主席的绝密指示并交代任务，可见高主席对自己还是很重视的。不然，高主席为什么不叫那位从东北局调来的亲信副部长郭锋去呢？

于是安子文自认重任在肩，得到饶漱石部长的默许后，便调来中央领导人员的档案，关起办公室房门细细阅读。有五位领导人的档案是不须他来阅读的，先写了下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任弼时已经去世，王明坚持错误不改，张闻天派去苏联任大使……陈云养病多年，但经济工作上贡献很大，还应保留。陈云之后，彭德怀必不可少，国防部长，全军副总司令，功高望重，名满天下。

彭总之后，彭真应该上。主席很器重这山西大汉，把他摆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任市委书记兼市长，非同小可。林伯渠，董必武是原七届政治局委员，应保留。扩充进来的，应包括各中央局负责人：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康生、李富春、习仲勋。

对于写不写上薄一波，安子文迟疑了很久。薄一波因新税制问题尚未过关，正在接受批判。但人家还挂着华北局第一书记，先写上再说吧，反正只供中央作参考。高岗、饶漱石二位肯定要大发雷霆，但最后的决定之权在毛主席手里……。

再说高岗召见饶漱石、安子文之后，又列出了一个需要登门拜访的人物名单：彭德怀、林彪、陈云、邓小平，加上一个正在北京出席财经会议的陶铸。彭老总去了朝鲜开城，坐镇处理与美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等事宜。高岗拜访的首位人物改成了老战友林彪。

林彪自一九五〇年秋天，以养病为由，拒绝挂帅出兵朝鲜后，即被毛泽东冷置起来了。既然要养病，就好好地养吧！林彪一家住在北京西城区毛家湾，一座高岗曾经入住过的四合院里。人不得志，又不在其位，自然门前冷落车马稀真是的，一场抗美援朝战争未挂印，弄得他灰头土脸，颜面尽失，而成就了彭德怀这个大英雄。……林彪每日早餐后，即在大客厅里踱步，绕圈子，算锻炼身体，活动筋骨。之后，看看送来的各类文件。他很知趣，从不批示什么，看后只划一个圈，写上一个「林」字，即令秘书转走，例行公事。有时来了会议通知，或者什么庆祝宴会的请柬，他也照例让秘书向中央办公厅告病假，不出席。人贵有自知之明，免得毛主席看到刺眼，不舒服。有时，外地的老部属们来京公干，要求登门拜望，他也叫妻子叶群婉谢，一概不见，以避嫌疑。否则被人反映上去，林某人名为在家养病，实际上呼朋引类，门庭若市，情况不太正常，云云。

这次登门拜访的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经计委主席高岗同志，又是东北解放战争时的老战友，林彪朝叶群一挥手，半文不白地说出三个字：开中门！

说起林彪与高岗的亲密关系，也是颇为复杂和微妙的。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上，高岗进入了只有十一位成员的中央政治局，林

彪则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该年初冬，中央实施「背靠苏联，独霸关东」计划，从延安派出十万干部赴东北。毛泽东打破常规，任命中央委员彭真为东北局书记，中央委员林彪为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而任命政治局委员陈云任东北局副局长，政治局委员高岗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正是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林彪、高岗配合默契，合作愉快，结下情谊。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林彪只被任命为中南局书记及中南军政委员会主任，高岗却被提升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跃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过林彪看得出来，毛泽东重用高岗，不单是看重他的功绩，更主要的是借重高岗来制衡刘少奇、周恩来。

林总，身体大好了吧？叶群同志，有你照顾我们的林总，大家都放心罗。高岗在林彪面前，从不托大，一如既往地恭敬和尊重，连带对叶群，都十分客气热情。

林彪与高岗紧紧握手，苍白瘦削的脸膛上也微微泛红：谢谢高主席。我这身体，说大毛病不算大毛病，说小毛病也不是小毛病……在家静养，乐得轻松。

入座后，有服务员来上茶、上烟。高岗说：中央近一段却不大轻松，甚至可以说，有点形势紧张罗。

林彪眉头拧了拧，微露惊讶地说：我是闭门索居，外面的事所知不多，只是看看报纸、听听广播。有时中办给个会议通知，也要加上一句：如林总身体不适，可以不出席。不就是叫我不露面吗？不露面就不露面，反正天下都给打下来了，不让开会，有啥了不起？中央出什么事了？薄一波那个王八蛋，从敌人狗洞里出来的家伙，他仗着谁做后台，还没有挨处分？

高岗又喝茶又吸烟的，故意憋了憋林彪，才答道：刘少奇啊，全党的组织人事大权在他手里啊！他和周恩来联手，重用大批白区地下党出来的人物，很多人历史不干净，有叛特嫌疑。他们排挤的是像林总这样的红区军事大将，要把开国功臣们都压在底下。

林彪本就闷有一肚子怨气，被高岗这一激将，拍着藤椅扶手骂道：刘少奇什么玩艺？打过什么像样的战役？常败将军嘛。谁不知道他是

靠吹捧毛主席，称思想，喊万岁，耍嘴皮子，坐上党的二把手位置的？大家只是看在毛主席的颜面上，没有跟他翻脸。他要是太过分了，老子就不尿他这一壶！

高岗朝林彪挪了挪藤椅：林总不要生气，伤了身体。这几年，毛主席被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安子文一班子人包围着，大唱赞歌。近年来，才逐渐看出些问题来了。大前天，主席找我去谈了整整一下午。主席有个打算，在「八大」之前先调整一次中央领导人事，扩大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并委托我先向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林总，还有彭总！这回，我们这些军队出身，为打天下出生入死的功臣，一定要在政治局里占下大多数，否则也太不公平了。绝不能让那些没有寸功、只会耍嘴皮、个人历史都不干净的白区地下党的人物们骑到我们头上去。林总，你看怎么样？

林彪毕竟是位身经百战的野战军司令员，大事临头，倒是冷静下来：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动作了？

高岗说：有动向。刘、周、薄，加上安子文这些人，抱团抱得很紧。其实，他们的动向不说自明，就是要阻止像林总这样的大功臣进入政治局，企图仍让你当个普通的中央委员。理由就是你五〇年拒绝挂帅出兵朝鲜，后又一直养病，没有工作。

林彪到底按捺不住了：哪个王八蛋口出狂言？

高岗点点头：千真万确。不信，林总你等着瞧，相信不日就见分晓。

林彪登时双目圆瞪，脸色发白，怒不可遏地站起身子，破口大骂：一批狼心狗肺的家伙！老子提着脑袋指挥作战的时候，他们在哪个狗洞里爬着？打江山他们贪生怕死，一个个草包、熊包，如今摘果子啦，他们倒成英雄了。高岗同志，这回，老子也要豁出去了，不惜跟他们在会议辩论，看看谁来和我比资历、比功绩！

高岗心里暗暗叫好，口头上却说：林总息怒，身体要紧。公道自在人心。只要回顾一下我党、我军的历史，像林总这样生平打了大小几百个胜仗，率领我东北野战军百万雄师，从黑龙江一路打到海南岛的大英雄，能有几个？不是我当面夸林总，刘少奇、薄一波之流和你

的功绩相比，连个脚趾头都不及！这话，我已当着毛主席的面说过多次，不管他喜不喜欢听，一个林总，一个彭总，二位的战功，无人能及！

当晚，林彪留下高岗晚餐。叶群早已吩咐厨师备办下丰盛的宴席。这在毛家湾林府是很少有的。林彪因病不能喝酒，这晚上却破例陪高岗连干数杯。酒至半酣时，林彪甚至说：高主席，人生难得几回搏，这次我来扶助你和他们较量！毛主席不主持公道，我们就约上一批将领，集体进谏、请愿，看他能拿我们怎么样？

高岗兴冲冲地走后，叶群把喝得酩酊大醉的林彪扶回卧室，半躺半靠在床上，又弄来一碗醒酒汤，掩上房门，边喂边说：老总呀，你今天晚上喝了酒，都说了些什么呀？我的魂都要被吓掉了！你摸摸我的胸口，还在乒乓跳哪！

林彪酒醉心清，喝下几口醒酒汤，问：我说什么了？

叶群说：有的话，若被人传出去，是要掉脑袋的呀……什么要扶助高岗来和人较量，毛主席不主持公道，就要约上一批将领集体向毛主席进谏，请愿！人家会告你谋反呀！

林彪一听，额头上顿时冒出黄豆一粒粒的汗珠子来，忙问：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怎么办？抢在高岗的前面，主动向毛主席报告？

叶群温存地点点头：人家高岗同志倒是不大可能把话传出去……但你主动向毛主席报告一下，却是上策。

兵贵神速。林彪当即叫通了西苑菊香书屋的电话。不一会，毛主席就亲自来接电话了，那是一口林彪非常熟悉的湘潭官话：育容啊，好久没见到你了。身体怎样了？大有好转，很好很好！你是很少打电话的，有什么消息或是困难吗？

林彪把高岗来找他谈扩充政治局成员的问题，以及对红区、白区干部的看法，如实汇报了一遍，并说明自己并不完全同意高岗的观点，只是提请主席参考。总的说来，要以团结为重，以大局为重，一切在党内争座次、争权利之事，都不可为，应予以警惕。

毛泽东很认真地听着林彪的汇报，一直没有表态。直到末了，才说：育容啊，知道了，很好，你还是忠于我的嘛。我给你的任务，仍

是暂时安心养好身体，以后才好担负更重要的工作嘛。

林彪抢先向毛泽东报告，以表明自己的忠贞。高岗却把林彪当知己、心腹，始终未把林彪类似谋反的话传出去。

高岗的下一个谈话目标是邓小平。要不要找小个子谈话，高岗颇费思量，并找饶漱石商量。饶哥说：矮个子自视甚高、内心里是很难得瞧得起别人的。而且，他进中央后，独尊主席，对其它领导人则不偏不倚，处中立观望态势。这是他聪明过人的地方。要说他对我们有利的一点，是他尊重彭总，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时，两人很对脾气合得来。以后可以请彭总出面拉他一把。高岗听了饶哥的看法，决定还是找矮个子谈谈，反正是主席委托自己找人谈的嘛。再说自己的职位、名望也高过他许多，他总不至于不买账吧。只要他继续保持中立，不倒向刘、周一边，也就少一个消极因素了。

邓小平对于高岗的来访，表面上热情欢迎，实际上不卑不亢。譬如说，门口握手寒暄后，并不请客人先行，而是自己转身领步，到会客室坐下。两人同是老烟枪，邓小平也是自己先含上一支，第二支才让给高岗同志。高岗平日大大咧咧，倒是不大注意这些细微的心机，礼节。对上火抽起来之后，高岗开门见山地说：邓政委啊，你来中央工作也有大半年了吧，看出些什么名堂来了吧？

邓小平抬抬眉头，笑眯眯地问：高主席指的是哪一方面？

高岗坦诚地说：毛主席年初以来，几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严厉批评少奇、恩来、薄一波等人的右倾思想错误。最近又特别强调学习苏联老大哥，中央工作实行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并准备扩大中央书记处，增设一名总书记，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我真心拥护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其实，早在去年八月，主席调我们六大军区第一把手进京，就是下了实施中央集体领导的决心。邓政委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邓小平一副茫然无知的样子，笑着说：我和主席接触不多，不像你常去见主席，知道的情况多，领会主席的思想也深，愿听高主席的指教罗。

高岗倒是快人快语：邓政委的高明，党内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当然，你暂时还没有入政治局，许多情况不是很清楚。……一句话，是主席对少奇同志不放心呀！四九年一进城，少奇同志就跑到天津去找民族资本家们座谈，鼓吹「剥削有功」，说「工人阶级需要资本家的剥削」，「剥削越多，功劳越大」；一九五〇年，批判我们东北局反富农经济，搞集体化试点，是左倾盲动主义；一九五一年，鼓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批山西省委的农业合作社，互助组运动，提出农村现在仍以个体单干经济为主体；一九五二年，他更是主张保护私有经济，保护民族资本家利益。毛主席对他忍了又忍，忍了好几年了，他却不肯回头，一意要干资本主义，阻挡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当然还加上周恩来、薄一波等同志。所以主席下了决心，要在「八大」召开之前，先采取一些组织上的措施。

邓小平心里早就厌透了这个来说是非的人，脸上却只是微显惊讶地问：有这么严重？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主席对少奇同志批评归批评，但还是让他主持中央工作嘛。你倒是说说，主席在「八大」之前，准备采取哪些组织上的措施？

高岗仍是口无遮拦地与之交心：邓政委，中央日常工作，在主席离京期间，早就实施三人轮值制了。平常只是各有侧重，刘重党务，周重外交，我重经济。中央现在的问题是，少奇把持党务，恩来把持政务，把主席给架空了。尤其是少奇同志，他重用的是一大批白区地下党出身的干部，其中有的人还有变节问题。他排挤的是我们这些红区军队里打拼出来的人。打天下靠我们，坐天下却是他们，这很不公平。这次采取组织措施，正好可以把有战功政绩的摆上去，在政治局席位上占大多数。

邓小平微微笑着点点头。但他这微笑与点头，并不表示他同意或是默认，而仅是一种鼓励，或可称之为引诱，让高岗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高主席啊，你说的情况，起码不适用于你我。……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恐怕不好轻易改变吧？你还是给我传达一下，主席要采取的组织措施，主要包括什么内容？

高岗却没有直接回答邓小平的问题，而继续自顾自地，力图说服对方：邓政委，你看问题过于认真了。少奇同志的地位，还不是毛主

席几句话决定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军无军功，政无政绩。再说，这次我们也应在下面配合主席。到时候我老高为了毛主席，舍得一身剐，在会议上把少奇的一系列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列数出来，大家一声吼，不就把他给拱下来了？邓政委，我和你说句掏心话，我很尊重你，已多次向毛主席提出，你是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主席讲了，除了扩大书记处，设立总书记，同时还要增加几位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常委会。你、我都应该进常委会。是时候了，我们要互相扶助，互相提携。

邓小平边听心里边冷笑：真是十麻九怪！封官许愿，拉人入伙，政治野心家一个……。直到高岗发完「高论」，他才哈哈大笑：高主席啊，都说你快人快语，名不虚传！谢谢你看得起我。我却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这点斤两，绝不是做什么做书记处总书记的料子，更不要提什么中央常委了。不过你可以放心，到时候，若中央召开会议，该我讲什么话，我会配合，讲讲自己的观点的。

高岗和邓小平谈了近两个小时，抽了两包中华牌。高岗告辞时，邓小平坚持送高主席至院门外，才热烈握手相别。回到院子里，邓小平对着一株老槐树，深深吐了几口恶浊之气。转进书房，闭上门窗，叫通了菊香书屋毛主席办公室的电话。不一会，毛泽东主席来接电话：是邓政委啊，我也正想着要给你电话，你把陈云同志请回来了，很好嘛。请他参加主持财政会议，讲讲话，降降温。现在火药味太重了，批判薄一波，还是要治病救人……。什么？高岗找你谈话了？是我委托过，他都给你谈了些什么？

邓小平在电话里，简明扼要地向毛主席汇报了高岗同志谈话的内容。

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高岗同志地位那么高，资格也很老，但言行不像个成熟的政治家，甚至可以说不像个正派的共产党人。对他的封官许愿，拉人入伙，我感到一种人格上的羞辱。他总是嫌自己的地位还不够高，一心往前面挤，这很不正常。主席呀，此风不可涨，不利中央的团结、全党的统一。

毛泽东很认真地听着，没有吭声。毛泽东明白矮个子对高岗很反

感，只差没骂高岗为阴谋家、分裂者了。高岗这家伙，与虎谋皮，不知死活。

……直到邓小平汇报完毕之后才说：邓政委，我知道了。现在情况很复杂。你说过，人人都在演出嘛。你、我冷眼观螃蟹，看他们横行到几时，如何？

再说高岗从邓府告辞出来，已明白这次与邓小平套近乎、交心交底地说了许多机密话，并没有打动矮个子。饶漱石看得很准，矮个子平日沉默寡言，却心气很高、很自负，没有几个人看得上眼。但个性沉稳，深藏不露，是位利害可怕的人物。但高岗心里也颇为坦然，自己和矮个子向无渊源，从没一起工作过，没有好感，也没有私怨；在他把握准风向之前，大约也还不至于放冷枪、射暗箭……看起来，还是先找原东北局、第四野战军的老同事、老部属谈谈，比较靠得住。一个陈云，饶哥说过，也是应当争取或中立的人物；另一个是陶铸，可就算是自己人了。

陶铸，湖南祁阳人，一九〇八年生，小高岗三岁。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三期学习，是林彪的同学。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转闽西山区打游击，任福建地下省委书记。抗战后调到延安，担任过军委秘书长。在陕北，陶铸与高岗结拜兄弟，称高为大哥，情同手足，正如毛泽东曾与高岗结义，高岗称毛泽东为大哥一样。一九四五年冬，陶铸随林彪、高岗入东北，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对林、高很敬重，从来尊为上司、首长，言听计从的。陶铸与江青的关系也较好。正是通过江青向毛主席反映情况，陶铸于延安整风运动中，从刘少奇手下救过柯庆施一命。陶铸对刘少奇则一向有看法，不亲不疏，保持距离。

高岗在家宴请陶铸义弟。兄弟相聚，分外亲热。陶铸爱喝茅台，高岗更有海量。来回干了几小盅，高岗面对自己的下级与义弟，就更是坦诚相见、无话不谈了：有件事，过去在电话、电报里不便对你说。去年八月中央决定我出任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我就向主席提出，调华南局书记陶铸来做副手，以陶铸的资历、才干，怎么也强过薄一波吗。主席点了头，说了陶铸聪明能干，可以考虑。让我去找管组

织的刘少奇、饶漱石二位商量。饶漱石同志很痛快，说由中组部送报告，请书记处刘少奇批一下。因为调上来当国家经计委副主席，就与政务院副总理平级了，所以非经过书记处不可。可是到了刘少奇手里，老弟，你猜他怎么说来着？他让他的亲信安子文给饶漱石回话：经计委与政务院平级，目前由高岗任主席，邓子恢任副主席，陈云、彭真、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李富春等同志都是委员，如调陶铸上来出任副主席，属于连越三级，恐怕反映不好，请中组部慎重考虑。老弟，你听听，这个刘克思是不是在放屁？薄一波、安子文算什么东西？不就是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家伙？却成了刘少奇的亲信宝贝！拉帮结派，任人为亲，刘克思不倒，难有我们弟兄的出头之日。马上就要开「八大」了，如果放任他们干下去，由刘少奇、安子文他们拉名单，你老弟恐怕连中央委员都当不上！

陶铸听着义兄的慷慨陈词，心中也是五味杂陈。对于刘少奇，他向来敬而远之。且他对进京做官，也意愿不大。京官人事复杂，上下相夹，左右制衡，有什么好？他眼下的华南局书记一职，下辖两广，人口五千万，地盘也不小，一如过去的封疆大吏，百事可以做主，说话算数。但刘少奇凭什么不让自己当中央委员？难道他真的可以一手遮天？想到这里，陶铸问：我并没有得罪过少奇同志，他为什么这样为难我？

高岗说：你不是他圈子里的人嘛？北京现在是刘少奇一个圈子、周恩来一个圈子，只有主席和我没有圈子，坚持削山头，搞五湖四海。

陶铸脸上燥热，取过一块小毛巾，抹了一把：闻所未闻！难道毛主席和党中央没有看出少奇同志的这些问题？

高岗气愤地以手指嗒嗒地敲着桌沿：早看出来！只是脓尚未戳破。

不是说刘少奇靠吹捧毛主席、称思想、喊万岁爬上来的吗？最近有人给我看了一份密件，揭出了刘克思反毛主席的老底：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克思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文中说：现在我们的许多领袖还只是纪律上的领袖，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民众领袖。他拒绝承认毛主席是人民领袖！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宣称：全党的领袖与中心很久没有实际地形成，党在各个地方的领袖与中心则至今还很少实际地形成！他这是拒不尊重、承认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有哪，你听着，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刘克思对晋、察、冀代表团谈话时，仍公然放毒：你们反对中央局，我们可以撤回来，由你们另选一个！如能保证对一千二百万人民有利，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不只是中央局，毛主席也可以反，如果他错了，如果有人比他强的话！这次的谈话，完全暴露出刘克思的狂妄野心！你知道，一九四七年，我们在东北战场还在一路撤退，胜负未卜；党中央在陕北面对胡宗南二十四万大军的追剿，毛主席、彭总手下只有两万多军队，在跟敌人作殊死周旋。刘少奇在晋、察、冀根据地讲这种话，不正是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吗？他后来把自己打扮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欺骗了全党同志！进城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保护私有制、保护资产阶级，阻止主席和我实行社会主义。毛主席对他忍了再忍，最近才下了决心，要把他弄下来，安排他去搞议会。兄弟呀，大哥今晚上给你交这个底。「八大」之前，中央要做出重大的人事调整，你一定要看清形势，跟着大哥走！

陶铸酒醉心清，对高岗大哥这次的话，不知为什么，总有点儿半信半疑。但告辞时，陶铸还是向高岗拍了胸口：大哥放心！我陶铸一不爱钱，二不爱权，只想为党多做工作，到时候一定紧跟中央步伐，跟大哥走！

来京出席财经会议的各路诸侯，都住在东交民巷西口的六国饭店。从高岗家出来，只需步行数百步。陶铸回到六国饭店住处，越想越觉得高大哥今天晚上的许多话不对劲儿，对党中央的团结不利，有闹分裂的嫌疑，以后万一被传出去，自己也担着大干系……应该报告中央，当然不能找刘少奇，也不能找周恩来，二位如今也成了是非人物，只能找毛主席。……但自己的职务、级别，又不宜直接给菊香书屋挂电话。对了，还是找蓝苹。正好自己的夫人曾志还有一盆君子兰要送蓝苹，通过蓝苹把今晚的谈话转告毛主席，万无一失。

另说高岗听说陈云已从北戴河回来好些天了，在家里静养，便没

有经电话联系，而迳自前去探望。对于高岗的突然来访，躺在床上的陈云很感意外。准予见面嘛，这位是非之人，一心向上，要权要名，贪得无厌，实在令人讨厌；称病不见嘛，人家过去在东北，也算是自己的同事、上级，现在又是堂堂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于情于理都说不大过去，……遂吩咐秘书说：请高岗同志进来，但要告诉他，医生有规定，不能多讲话，每次见人不得超过三十分钟。

高岗进入陈云的卧室兼病室时，嗅到一屋子的中药和西药的混合气味。又见陈云躺在洁白的床单上，双目紧闭，脸色蜡黄，果然是病得不轻。

秘书走到床头，俯身在陈云耳边轻轻报告：高主席到了，……陈云这才睁开眼来，一眼见到了高大麻子，连忙挣扎着、十分艰难似地，力图坐将起来。高岗见状，立即趋步向前，将陈云轻轻按住了：不必、不必，老同事、老战友了，你还是躺着好，我就坐在这床边，……早就应该来看你，也是尽瞎忙。过去在陕北，后来在东北，你都是我们的经济主帅。我向毛主席说过多次，在我们党内，真正的经济专家，只有陈云同志一位……。

陈云瞪着眼，望着天花板，眼神冷淡，毫无热忱，仿佛害怕高岗滔滔不绝地一路说下去，忽然插话道：谬奖，谬奖，陕北、东北，你才是大主帅。医生不让我多说话，也不准我见人。你是例外。有什么要紧的事啊，请竹筒倒豆子，直话直说，这也是你一贯的好作风啊！面对一脸病容、眼神冷峻的陈云，高岗一时竟乱了方寸似的：知道，知道，我只坐几分钟，拣最重要的话说说。……是主席委托我找一些同志谈谈，就是主席想在「八大」之前开一次全会，做出人事调整，一是扩大书记处，增设总书记；二是增设几位党中央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常委会，……你是老资格了，在延安就做过中央组织部长，后来被少奇、弼时接手过去。我认为，你最有资格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可是，少奇同志他们，最近传出话来，说党内有三大病号，一位陈云，一位康生，一位林彪，长期不能工作，这次就不一定进入政治局了，起码也要等他们病好了再说……。

陈云又双目紧紧闭上了，好一刻才说：我病人一个，现在就去见马克思也无所谓。高岗同志，你年轻干练，又身壮如牛，正是做事的好时候。你这回考虑了没有？是适合做总书记，还是做副主席？

高岗见陈云非但不领情，还闭着眼睛说瞎话，便急了：陈云同志，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来找你，绝不是替自己打算。中央现在是刘一个圈圈、周一个圈圈，我在中央是没有圈圈的，可以说是兵无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陇，是单干户。我只跟毛主席走，尊重像你、像彭总、林总这样的对党的事业立下大功劳的老同志、开国元勋。

这时，秘书、护士们在门外探头探脑，大约是在提醒，见客时间快到了。陈云朝他们挥了挥手，待他们关上房门后，才又有气无力地说：我不行，起码身体吃不消，不宜再担任党内的重要职务。你的情况不同。董必武同志去年就说过：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你是那个「一马当先」者。这次你一定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已在催了。如有话，不妨直说了吧。

高岗只得站起身子，像平日所习惯的那样，一边在房间里走着，一边说话：好！我就直说了。这次中央调整，论功行赏，刘、周只配做政治局常委。林总也该做常委。副主席嘛，总司令一个，彭总一个，你一个，加上我也一个。

陈云很少见有笑意的脸，竟笑了：你一个，我一个？很好嘛。还有总书记哪？

高岗说：我向主席推荐邓小平。但只是个人意见，一切由主席和政治局决定。

告辞时，高岗没让陈云起来相送。可是高岗一走，陈云却并没有需要人扶持，就自己爬起来，叫通了西花厅的电话：是总理吗？有件重要的事报告。刚才高岗同志来谈，让中央增设副主席，他一个，我一个。还给别人也封了官。这算怎么回事？还像个党的高级干部吗？连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没有！太不正常了！我慎重提醒党中央留心他的言行。害群之马，野心勃勃！

陈云从来言简意赅。周恩来尊重地在电话里聆听着：陈云同志，谢谢你。这位人物的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让我给主席反

映？陈云同志，还是你直接向主席报告的好。主席最近常问起你的病情，特别关心的。这件事，你一定要亲自报告毛主席！

第二十五章 你摊牌我摸底

虽然刘少奇也从毛泽东处接获了任务，但并没有匆匆忙忙找人谈话。

觉得有关扩充中央书记处，增设总书记，增设几名中央副主席一事，太过机密、太过敏感了，时值多事之秋，自己不宜轻举妄动，须三思而后行。

那么，怎样来执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呢？什么问题可谈？什么不可谈？找哪些人物谈？

刘少奇向来擅长理论思辨，且逻辑缜密清晰。平日作起报告来，总是马克思说、列宁说、史达林说，他自己也说。大道理套小道理，正理歪理，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有时也就难于分清哪是马克思的「理」，哪是他刘少奇的「理」了。毛泽东曾笑曰：外国有个马克思，中国有个牛克思。

牛刘谐音，牛克思即指的刘少奇。

刘少奇经过通晚的思考推敲，决定找人谈话时，避谈扩充书记处、增设总书记、增设副主席这一容易引人联想翩翩、蠢蠢欲试的内容，只说中央领导准备分一线、二线，扩充中央书记处，作为一线工作班子；扩充政治局，作为二线工作班子。毛主席表示他将带领退居二线，以主要精力来研究国家的长远规划、整体战略。对了，就这么谈，谁也捞不着、抓不到。

这天傍晚，刘少奇和王光美饭后散步，在中海西岸的迎春亭遇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倒好，一些不便在电话里商量的事，可以在黄昏夕照、杨柳拂岸的海子边交谈。迎春亭亦是清王朝留下的古建筑，汉白玉为柱，琉璃瓦覆顶，雕栏玉砌，立于水中，与东岸边的水云榭遥相对望，有诗云：隔岸远山分翠黛，绕堤垂柳学纤腰，风流未觉农华歇，一望烟波醉不消。……过去宫女、太监划起画船，踏破清波，迎送皇上嫔妃往来其间，如在仙乡的。

邓颖超、王光美知道男同志见面，又要商谈大事的，便手拉手地绕到另一边去聊家闲，他们的警卫员也留在不远的岸上，等候着首长

的传唤。

刘少奇这才对周恩来说：恩来，有个事，正好要和你通通气。前天主席委托我找一些人谈话，征求关于调整、扩充中央人事的意见，我思考了两天，觉得很不好办。

周恩来见他神色机警诡秘，仿佛已猜中他要说什么了，便笑问：是不是扩充书记处，增设总书记，扩充政治局，增设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常委会？

刘少奇点点头：主席也找你谈过了？

周恩来说：没有。是高岗同志把事情嚷嚷得大约半座北京城都知道了。人家可是急不可待，四出活动，到处伸手，拉人入伙。不像你如履薄冰，沉得住气。

刘少奇咬了咬牙，声音像是从缝隙里挤出来的：权欲熏心，利令智昏。他要是得逞，天道不公。恩来，你是怎么知道高大麻子四出活动，拉人入伙的？

周恩来笑笑说：告诉你也没有关系，但不可外传。高岗首先找了林彪，许诺推荐林彪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林彪已答应协同作战；高岗准备拉上彭德怀，只是彭德怀尚未从朝鲜前线返回；高岗又找了邓小平，许诺推荐小平同志出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小平同志很恼火，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这么封官许愿的？认为是人格羞辱，当即报告了主席。小平也给我来了电话，告知此事。他说得很明确，要是经高岗推荐进中央书记处，做什么总书记，他会坚决拒绝，连中央委员都不想做，更不用提其它了。他只想做个正正派派的共产党员！

刘少奇的牙关放松了，心里也释然了：邓政委原则性强，作风正派，是位难得的人才。

周恩来继续说：高岗同志也不避嫌疑，不知厉害，还去找了陈云同志。真是糊涂油蒙了心，以为陈云同志和他在东北共过事，认陈老板是他的下级，会跟了他走。陈老板躺在病床上，听了他一通雄心壮志，竟然说，中央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哈哈！

说着，周恩来大笑了起来。

刘少奇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中央副主席，谁说你一个、我一个？

周恩来挥了挥手：高岗呀！他拉陈老板入伙，许诺中央副主席，陈云算一个，他高岗算一个！

刘少奇也忍不住冷笑了：林彪是为了治伤，吸鸦片上瘾；高大麻子是为捞取最高权力，吸精神海洛英上瘾！陈云同志是怎么应付他的？

周恩来说：高岗走后，陈老板很生气，立即给我电话，告知此事，要求我报告主席。我想了想，觉得还是由他本人报告主席比较好。陈老板怕引起主席的误解，当然也深知主席和高岗在陕北时有过结拜之谊，因此很犹豫，睡不着觉。直到深夜两点钟，实在忍不住了，才给主席挂了电话。

主席一听是陈云的声音，又是这么晚来电话，一定有重要的事情。陈老板很冷静、很坦率地说了自己的看法：主席，有件事很反常，我不得打扰你的休息。昨天上午高岗同志来看我，找我谈话，说是受你委托。他说了很多少奇和恩来的坏话，拉我加入他们推倒刘、周的活动。高岗同志向我许诺，中央设副主席，我一个、他一个。还让我向主席建议，由他来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这太不像话、太不成样子了。据我自己的观察，这段时间他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找了很多很多人谈话，拉人入伙，为推倒刘、周而后自己上台做准备。我担心在主席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他突然发动一班子人闹事，给中央和主席一个措手不及，那就会使全党处于被动地位，并损失一大批干部，上他的当、受他欺骗而掉进臭水坑里去，使党蒙受损失……。

刘少奇屏住声息地听着：主席怎么说的？

周恩来说：主席听了小平同志的汇报，只说知道了，谢谢邓政委。听了陈云同志的电话，倒是态度明确：很好，你的反映很及时、中肯……当年，孙中山曾经劝告他手下的人，不要想着做大官而要想着做大事。而我们有些人的脑壳里一心想做大官，而不大想给人民做大事。这些人迟早要摔跤子的。难为你一片好心，请保重身体。如身体可以，财经会议需要你讲讲话，好收场罗。……以上，都是陈云同志告诉我的。他还要我转告你，要我们提高警惕，不要再让高大麻子他们钻空子了。

刘少奇点着头，一时心里热呼呼的：恩来啊，板荡识英雄，风浪

见人心。也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陈云、小平他们相助，我们心里踏实多了。应当继续提供机会、场所，让高大麻子他们表演下去，越彻底、越精彩越好。我明天开始找人谈。只谈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不谈其它。

主席特别要求我找高岗、饶漱石二位谈谈，交换意见，包括批评的意见。

说实话，我心里很厌恶，但必须硬着头皮去。感性服从理性，人性服从党性嘛。另外，则想找两邓谈，一个小平，一个子恢，都是正直忠耿之士。

陈云同志在病中，就不去打搅他了，反正彼此的心相通。说句没有原则的话，以陈云同志在党内的资历、功绩、和威望，当个副主席，这回是肯定的了。小平嘛，进政治局常委没问题。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封官许愿，只是和你说句心里话。

不入虎穴，安得虎子。第二天上午，刘少奇拨通了东交民巷八号院的电话，报上自己的姓名，请高岗同志通话。等了一会，才有工作人员来接电话：对不起，刘副主席，高主席出去开会了，有什么事，可以让我们转告吗？或者，你下午三点以后再来电？刘少奇想了想，即说：那好，请转告高岗同志，我下午三点半来拜访他，有重要事情和他相商。

刘少奇放下电话，心里估摸着，高岗应是在家里，却不肯接他电话。

怨恨之深，连起码的同事礼貌都不要了。高大麻子，何苦哉？少奇和你向无冤隙，为何要闹成生死对头？什么路线分歧、政见不同，你要搞社会主义公有制，我要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吗？鬼才相信！最根本的是你相中了我这第二把手的交椅吧？放心，我前些日子和光美一起去看望了毛泽东主席，我已主动提出，让位于高岗同志，也不再进书记处和政治局了，如高岗同志看得起，我可以给他当副手，或者到地方去工作……可是毛主席不答应，说党的干部职位，怎么可以私相授受？要团结，要顾全大局。即使是有什么一时消除不了的歧见，也要摆到党的会议上去解决。

刘少奇来电话时，高岗确是在家里，由张明远、张秀山、马洪、郭锋、赵德俊几位陪着打牌。秘书进到烟雾腾腾的牌室里报告，刘少奇会于下午三时半登门拜访时，高岗将手中的牌狠狠一摔：刘克思放下身段，甘拜下风了？还要看我愿不愿见！他想和我讲好听的，甚至握手言欢？没门！

这次一定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把他轰下台，让他和他要保护的私有制、私有财产一齐完蛋！

高岗手下的「五虎上将」中，马洪最年轻，亦最有文化、智谋。他见高主席雄心万丈，根本不把刘少奇放在眼里，不禁暗暗担心，遂建议说：高主席，刘克思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我们还是要有准备，认真接待才好……张秀山是随高岗从陕甘宁边区一路打拼出来的战将，亦是在东北局代高岗主事的副书记，这时也说：高总，刘克思是只老狐狸，何况他身边还有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邓小平一大班子人物呢，我们不可轻敌。

高岗却不以为然，也不直接回答马洪、张秀山二人的提醒，而再一次向眼前的亲密战友路线交底：刘克思这回是输定了！要对他采取组织措施这话，是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而且不只说过一次。你们没有参加会，没有见到刘克思的龟孙子样，恨不能钻进地缝去！毛主席的气魄，大家是知道的，要干什么事，谁也阻挡不了。就算刘、朱、周、陈等人联合行动，毛主席也拥有最后的否决之权。刘克思自不量力，想阻挡毛主席实行社会主义，提出保护包括他岳父老子在内的资产阶级及其私有财产，犯下严重的政治路线错误。要害就在这里。他是个常败将军，一辈子没有打过一次像样子的胜仗，这次更会一败到底。毛主席为甚中意咱？提出由我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就是我坚决走苏联老大哥的路，搞社会主义不回头。所以你们放心，有毛主席撑腰，我就什么都不用怕。就拿你马洪来说吧，饶部长报了你做政务院人事部部长，报告送到书记处刘少奇那里，就没了下文。张明远也是，我和饶部长报了我为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也在刘少奇手上卡了壳！郭锋的中组部副部长，要不是我在毛主席面前提出来，能通得过刘少奇一关？所以，不除掉这只拦路虎，你们谁都甭想再有晋升的机会！

高岗说得口沫四溅，「五虎上将」听得血脉贲张。

马洪手指嗒嗒地敲着桌沿：秦楚大战！我早说过，高主席代表秦，刘克思代表楚，我们跟随高主席，打这场秦楚之战！

张秀山说：刘克思若代表他的岳父老子家族利益，就是和咱工农出身的革命同志有阶级仇恨。

郭锋说：姥姥的，咱回组织部找饶部长，先打掉刘克思的那条忠狗安子文再说。

张明远说：高主席，干，我们齐心协力跟了您干。跟了您就是跟了毛主席，跟了党的正确路线。

赵德俊说的最干脆：只要高主席下命令，我就敢给他狗日的一梭子！革命的叛徒，死球拉倒。

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只带了夫人王光美，准时来到东交民巷八号院。

吉姆牌座车停靠在院门外。刘少奇拜访高岗，王光美拜望高岗夫人李力群。只有李力群一人在院门口迎接。高岗则是等客人进到第二重院门时，才从里边匆匆赶出，与刘少奇、王光美握手：光美啊，做了副主席的当家秘书，更是才貌出众了罗……刚才是彭总来了电话，所以迟出一步。

刘少奇紧紧拉住高岗的手，老朋友似的边往里走边问：彭总回来了？不是说好了，等他从朝鲜完成停战协定回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去火车站迎接，还要搞个欢迎仪式？

高岗见刘少奇拉住自己的手做亲热状，伸手不打笑脸人，也就没法显得过分冷淡了，何况人家还是带了夫人来的，遂吩咐说：力群呀，你陪光美看看园子，聊聊家闲，不是有几盆山茶花开的正好，回头任光美挑一盆回去；还有，叫服务员替我们泡两杯山参茶来，少奇同志要和我商量事情……对了，彭老总啊，刚回到丹东。马上有两个兵团的人马要撤回东北境内，来电话和我商量二十几万人马宿营的事。

刘少奇笑笑说：那是军事机密，我不过问。

高岗也笑笑说：我了解，你在这方面，很守纪律。

两人进到一间幽静的会客室，立即有服务员来奉上两大杯透出甘

甜清香的长白山特产山参茶。高岗请刘少奇抽罐装云烟，刘少奇却坚持抽自己随身带着的筒装大前门。刘少奇一望而知，那罐装云烟是云南玉溪烟厂专为毛主席精制，说掺入有少量鸦片，是毛主席转送给高岗的了。

沉默了一小会，两人都决心敞开心扉来谈。还是刘少奇先开了口：高岗同志，我们也不说客套话了。是主席要求我来找你，听听你对我的意见，特别是批评的意见。所以我是带着虚心讨教、接受批评的心情来的。你知道，我于一九三五年随中央红军抵陕北不久，就被派到华北，去抓华北局地下党的工作，后又陆续去组建了华中局，又叫长江局、中原局、东南局，也就是后来的华东局和中南局。四〇年出了「皖南事变」，我又去新四军工作了一段，和陈毅等重组新四军，直到一九四二年底才回到延安中直机关的。我和你相识，则是更早一些，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前后吧。由于长期在白区工作，红区的同志接触得少一些。军事工作则只在长征时任过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加上四〇年重组新四军时担任过两年多的政治委员。我的这些经历，你都是了解的。我确是属于大错误不断、小错误常犯式干部，大小错误加起来起码好几吨，要用卡车装。但每经中央和主席批评指出，我总是深刻检讨，认真改正的。四九年进城，我的错误更多了，主席常常批评我，有时批评得很严厉，我自己都觉得无地自容。建设新国家，开创新事业，的确有个认识新形势、跟上新形势、重新学习、重头做起的问题……在这方面，你比我做得好，比党内大多数同志更能吃透毛主席的思想，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所以上次财经大会上，周总理号召向你学习、向你致敬时，我和全体同志一起鼓了掌，呼了口号。那掌声和口号，至今常常响在耳边……当然，事物也还有另一面。最近，西苑机关里，有人在背后散布什么高刘矛盾、刘高纷争，甚至秦楚大战，我都认为是无稽之谈，不值一提。怎么是秦楚大战呢？谁秦谁楚？统一天下的秦是刘邦呢，除了毛主席，还有谁能自喻刘邦？如此生硬地搬用历史掌故，很不妥当呢。话说回来，我也愿意坦率承认，我们两人之间，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不大一致，甚至距离颇远，是客观存在的。不承认此一点，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今天我是专来讨教的，

这绝不是客气话。就是来听取你的批评意见，交流心得，消除隔阂……刘克思说起话来丝丝入扣，密不透风，却又就虚避实，文过饰非。高岗本不愿深谈，自知谈理论、耍嘴皮不是刘少奇的对手，只想应付一下、客套一番了事。但刘少奇一副诚诚恳恳、虚怀若谷的样子，又是毛主席亲自吩咐他来听取意见的，这次谈话的内容，他肯定要回去向毛主席汇报……也好，那就摊开来谈吧！在财经会议上搞批薄射刘，不便直接点名，现在正可面对面地摊牌。至于刘克思知不知趣、识不识相、投不投降，就由他自取了。

高岗神色肃穆，一口一口地吸着烟，仿佛费了好大的心力，才说：好，我们就来做一次坦率的交谈。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不搞丧失原则的一团和气。首先要说明一下，你、我之间存在的分歧，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也不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什么权力之争。少奇同志，我说话一向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你、我之争，说白了就是路线之争，道路之争，左右之争；而且历时已久。一九四九年冬天，我在东北境内肃清土匪，完成土改，恢复工业生产，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你却跑到天津去召集资本家们座谈，提倡「剥削有功」，「资本家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一九五〇年我在东北提出限制农林富农经济，不准许共产党员成为新富农；你在北京提出阶段要允许、鼓励发展富农经济。一九五一年我在东北农林推行农业集体化试点，办了几十个集体农庄；你却在北京发出简报，批我的什么左倾盲动、左派幼稚病，说我们东北局犯了方向性错误。幸而被毛主席及时发现，肯定了我的做法，你的批东北局的讲话被迫收回。一九五二年，我主张加快对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步伐；你却提出要保护私营工商业者（也就是大小资本家阶级）的积极性，保护私有财产，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至少二十年不变。你还阻止山西省委实行发展农业初级合作社的方针……这些，我和党内的绝大多数都是不能同意、没法接受的。试想，我们这些提了脑袋打天下的共产党员，现在大多数人已是五十出头、六十挨边年纪了，如果让你再干上二十年的资本主义，不都成了七、八十岁的老者了，还能指望着什么社会主义？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血不是白流了？

试问你个理论家，一旦建成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你怎么推翻它、改变它？又来一次暴力革命？少奇同志，你不用分辩。你听我把话说完。毛主席对你上面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表演，已经观察很久、忍耐很久了。近年来才开始对你进行了接二连三的严厉批评。所以说，政治路线问题，才是你与毛主席、我之间的最根本的分歧。毛主席也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过你，再不改，只有采取组织手段了。

高岗喝了一大口山参茶，朝刘少奇晃晃手掌，不由分说地继续说开下去：我对你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意见，今天也一并对你讲了吧。「七大」以来，毛主席、党中央委托你分管组织人事工作。你不是搞五湖四海，而是搞你的白区地下党山头主义。我们党本来由红区的党和白区的党两大部分组成。红区的党就是革命根据地的党、军队的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党组织，武装斗争壮大了党、健全了党。我们的天下主要靠军队的党打下来的。可是四九年进城之后，你大量起用、重用的是你那个白区党的骨干，他们许多人历史可疑、背景复杂，却占据了中央机关的多数要害部门，而排挤了大批打天下的英雄。这没有什么奇怪，少奇同志，你是以你的右倾组织路线来保障、推行你的右倾政治路线。你的另一个要害问题正是在这里。对不起，这一次「八大」之前调整中央领导班子，我一定要代表红区党组织、军队党组织，把席位从你的白区党组织手中夺过来！

高岗咄咄逼人地说了一个钟头，义正词严，语气激烈。有好一刻，刘少奇觉得自己是被击中了，还手乏力了。他几次想争辩、解释、论战，都被高岗以手势所制止，后来也就放弃了与之论战的念头。自己不是来听取意见的吗？很好，高大麻子总算摔出了底牌，一览无余。高大麻子的「理论」，已露出了太多的马脚：怎么可以把一个团结统一的党，划分成什么红区党、白区党？这不是闹分裂、搞派系？大有害于党的团结统一形象；天下是军队打下来的，「军队的党」是个什么概念？红区党组织是军队创造的？武装斗争出党组织？枪指挥党、造就党？这不是典型的「军党论」又是什么？置毛泽东主席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于何地？还有，你公然要做军队的党代表，公然要替军事将领在中央争席次，这正是毛泽东主席最忌讳、最要防范的！只有

党内的野心家、篡位者，才会出此愚蠢到家的狂言！高大麻子，不是我刘少奇看轻你，你肚子里的那点子七上八下的「理论」，只能哄哄你东北局下面的干部群众，你却想搬到中央来卖弄、来玩火，你不行，不行，不行……面对高岗训斥式的谈话，刘少奇后来就只顾埋头作记录，并做出虚心聆听的样子。告别时，刘少奇还是与高岗紧紧握手，表示深受教益；对所谈的问题，要待回去之后才能慢慢消化，加深理解，并对照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和检讨，到时候书面的东西出来了，一定先请高岗同志过目……高岗则认为刘少奇被自己批中了要害，态度开始老实一些了。他由自己的夫人李力群陪着，把刘少奇和王光美连同一盆红艳艳的山茶花直送到院门外，看着他们上了车，扬了手，才返回。

经过了与高岗的谈话，刘少奇彻底灰了心、败了兴，决定不去找饶漱石作个别交谈了。高饶称兄道弟，沆瀣一气，臭味相投，在西苑内己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刘少奇怎么也想不通，饶漱石为什么要背叛自己这位老上级、老同志，而死心塌地去追随高岗、辅助高岗。高岗果能成大业吗？果真是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毛泽东主席的权力接班者吗？换句话说，毛泽东对这位雄心勃勃的结拜兄弟，就真是那么放心，真想把权力交付吗？

未必，未必。尤其是出了「孟虹卧底案」之后，以毛泽东同志多疑、记恨的脾气，还有多大的可能性？顶多，只是想利用高岗，借重高岗，以形成刘一周—高三角平衡组合，来相互督察，彼此制约，便于最高领袖作全面掌控。

回到西苑，刘少奇嘱咐王光美先回家，自己则还要去找邓小平同志。

时间是原先约定下的，邓小平已在家中恭候。矮个子本是十六岁赴法国勤工俭学，加入了周恩来旗下的中共旅欧支部，却在江西苏区追随毛泽东，受过排挤打击。长征抵达陕北不久，当上了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即派他前往山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任政治部副主任，再又派往一二九师任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成为最佳军事搭档。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打得难解难分之际，毛泽东命刘伯承、邓小平率十万人

马组成中原野战军，东渡黄河，强闯中原，挺进大别山，如一柄利刃插入国民党政权的心脏地带，揭开了中共战略大反攻的序幕。一九四八年秋，由邓小平任前委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粟裕一起，统筹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及东北野战军的一部分，进行淮海大决战，以六十万军队战胜了八十万中央军。随后三支野战军一百多万人马横渡长江，使得国军在南方再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

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决战定天下，使得矮个子邓政委具有了统帅三军的威望。

刘少奇与邓小平在历史上没有共过事，更谈不到什么亲密关系。邓小平只是比较敬重刘少奇在党务和理论方面的贡献。刘少奇则知道邓小平平日沉默寡言，言行果决，文武兼备。因之两人的谈话不带个人色彩，纯属公事公办。

刘少奇说：受主席委托，来征求一下邓政委对中央机构整体布局及人事安排的意见。中央打算分一线、二线，书记处为一线，政治局为二线。

主席本人想退到二线，侧重党和国家整体战略理论方面的研究。

邓小平说：主席身体不大好，又是年过花甲的人了，退至二线工作应是可以考虑的。但我们要坚持一样东西，就是毛泽东同志对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一票否决之权。

刘少奇问：邓政委是不是可以说得详细些？关于毛泽东同志的一票否决之权……邓小平说：可以。我这也是有感而发。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我敢说，我们的党和国家要不是有毛主席坐镇，讲不定早闹出类似太平天国进南京之后的「天京之变」了。有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很像那时的北王韦昌辉……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也有什么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少奇同志，记得一九四三年在延安，中央政治局就做出了决议，赋予毛泽东同志对党和军队的大事，拥有最后决策的权力，他可以改变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决定。我认为，此一决议今天仍然有效。

刘少奇心里一阵暗喜，矮个子看来确是讨厌「东北王」高岗。但他不动声色地答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一九四三年的政治局决议，

虽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里形成的，现在看来，持续一段确有必要。下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或许可以请你重新提提？

邓小平警觉地摇了摇头：少奇同志，不可以。我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可以重提政治局的决议？

刘少奇笑了：邓政委，你年初即兼任了中央秘书长，列席政治局会议了。何况中央机构、人员正要做大调整嘛。中央准备扩充书记处，增设总书记，扩充政治局，增设几名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说：我拥护中央和主席的决定。意见只有两点：一是我本人不进政治局，不是客气，一定不进，以便中央安排一些更适合的人；二是我主张维持党的「七大」以来的领导顺序，尊重历史，不要轻易改变。就此两点，别无建言。

刘少奇起身告辞时，感到浑身轻松。真没想到平日沉默如金的邓政委，在对付高饶一事上，如此决绝，而成为他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位强有力的同盟者。

第二十六章 害群之马，岂只一匹

安子文将拟好的两份名单交给饶漱石部长：一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份为中央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名单。

政治局委员名单分为两组，一组写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以上为书记处成员），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为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写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

按照安子文的构想，新一届的党中央主席、副主席、总书记、书记处书记，都应由上述政治局成员十九人名单中产生。名单上没有林彪，没有罗荣桓，没有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这些野战军级的主帅。军事将领只有高岗、彭德怀二位做代表，其余皆为党务工作者及军队中的政工人员。

饶漱石接到这份名单后，如获至宝。他按捺住心里的窃喜，当即把郭锋、马洪传进办公室来，关上房门，自己先不表态，而把名单交给郭、马二人传阅。

郭锋一见名单，登时急眼了：饶部长，哪里来的？

饶漱石平静地说：安子文同志拟下的，说是供中央领导做参考。

马洪更是敏感：谁叫他拟的？不知道？属于他私拟？天爷，这算啥回事？安子文有几颗脑袋？是不是刘少奇授意的？

郭锋拳头朝名单一砸：就凭了这一条，就可以把他安子文扣起来！再挖他娘的幕后指挥。

马洪眼睛贼亮：只怕是，从此天下多事了。

饶漱石珍惜地收起名单：别把它弄破了。这可是件宝贝。二位先不要气愤，先来冷静分析一下，如何？

郭锋说：饶部长英明。且不说安子文私拟党中央领导人员名单，可定死罪；就这名单本身，他首先恶毒地贬低我们高主席！高主席进城后就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去年又任国家经计委主席，地位已在周恩来之上，为什么还要把他摆在大区领导人一级？为什么没有林总、罗总、陈总、刘总、贺总这些野战军级的领导人，而竟然有正

在接受会议批判的薄一波？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狗屁文章？这回，我们总算抓住了他们的罪证，白纸黑字，货真价实，再不能轻轻放过了。

马洪说：依我来看，这份私拟的名单确是大有玄机。十九人中，属于刘少奇圈圈的，有薄一波、彭真、刘澜涛、邓子恢、习仲勋；属于周恩来圈圈的有陈云、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邓小平、张闻天、康生。两个圈圈共圈去了十四人！而在毛主席、高主席这边的，只剩下了彭总和饶部长，加上一位老好人朱总司令。实际上是要由刘、周二人瓜分政治局！

饶漱石向来看重马洪的才智，连连点头：二位所分析的，都很有道理。他们企图瓜分政治局，架空毛主席，孤立高主席，确是这份名单的要害。要害中的要害，却是安子文背后的那位主谋者。刘少奇不是共犯，而是主谋，一定要把他串上去，挖出来。不然，安子文吃了豹子胆，长了三头六臂？现在要合计合计，我们怎么来善待这份名单？是不是应该直接报送毛主席？

郭锋说：我建议将这份名单先照相存底，留下证据，再考虑其它。

饶漱石高兴地说：好主意，我们干组织工作的，就是要重证据，重事实，要有过硬的材料。小马驹，你说呢？

马洪小饶漱石十八岁，私下里称饶漱石为饶伯，称高岗为高叔。小马驹则是饶、高二人对他的爱称。马洪说：我斗胆说上一句，这份名单照相存证之后，也不宜直接报送毛主席，而宜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去转交，以便把这事件适当扩散出去，以免被人以保守机密为名，使它销声匿迹……。

饶漱石满意地眨眨眼睛，鼓励说：小马驹，说下去呀。

马洪看郭锋一眼：名单如果直接报送毛主席，毛主席必定命令刘少奇负责密查处理。刘少奇为了包庇亲信安子文，还能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宜将名单先捅出去，把林总、罗总、陈总、刘总、聂总几位惹怒了再说。到时候看他刘少奇如何收场……这么着，名单先交高主席，高主席自有办法的。

饶漱石赞赏地说：好，还是小马驹人小鬼大。郭副部长，我采纳你们二位的建议，去弄照相机来，拍下安子文的手迹存证，再由小马

驹将这原件送高主席处理。

安子文私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由马洪送到高岗手里时，高岗笑得咧开了嘴：安子文替我们立下大功、帮下大忙了。就凭这，给刘少奇雪上加霜、火上浇油，不垮也得垮了。小马驹，你的主意很对，先把事情闹大。林总、罗总、陈总、刘总，还有徐向前、徐海东诸位，有哪几位你能说得上话？

马洪说：林总、罗总、徐向前、徐海东四位，我比较熟悉，在他们手下做过社会情报工作。陈毅、刘伯承二位我接触不多。

高岗说：那好。你马上去毛家湾，把名单的事报告林总，听听他的反应。

高岗说：不用了，你抄下一份就行了。你就说，名单原件我要带去东北。财经会议休会三天，代表们都去北戴河休息，我趁便回东北一趟。彭总已从朝鲜返回，等我去商量第一批回国部队的营地问题。我把名单交给彭总，再由彭总去上交主席。彭总现在是民族大英雄，功勋盖世，在主席面前讲话有份量，主席不会不认真考虑的。

马洪赞道：高叔，你这脚高棋，饶伯都走不出。要注意一下郭锋同志，他最近去过西花厅两次。

高岗诧异地瞪了瞪眼睛：有这事？不对，是饶部长让他去送材料给政务院办公室。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啊，在陕甘宁边区，他只是是一名小干事。我把他带到东北，一路提拔成东北局组织部部长。我进京，又把他提成中组部副部长。他不可能对我有二心的。当然，我们也要严防窝里反，有人做内奸。毕竟，他知道的事太多了。

马洪赶到毛家湾林彪府上时，林彪正在书房里阅读俄文军事杂志。马洪先向林总行礼，再将一份他手抄的政治局成员名单呈上，之后恭恭敬敬坐下来，静静地守候着林彪的怒火爆发。

林彪手执名单，几眼扫过，随即重重地将名单拍在茶几上，怒容满面地问：水泊梁山排座次，这是谁搞的？送来给我做什么？叫我画圈圈？

马洪小心翼翼地說：林总，您先别生气。是高主席特意派我抄下送来给您过目，和您通气。名单是中组部安子文私拟的。但肯定背后

有人授意，不然他安子文算个什么东西？

林彪以手指抠著名单上那「刘少奇」三个字：老子恨死了这个白区头子了！又是他在捣鬼？他们敢搞这种名单，还有党纪国法？

马洪仍是轻轻地说：名单上大部分是他们的人，白区路线的骨干们。高主席说，中央政治局名单上有薄无林，伤天害理，天理难容！

林彪经马洪这一火上浇油，更是暴怒得一拳击在名单上：狗日的！依了老子带兵的脾气，像薄一波、安子文这类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坏家伙，早一人赏给一粒花生米了！还轮到他们来作威作福，扰乱纲纪？

马洪继续说：高主席经常提到，像林总这样的大英雄，党内、军内能找得出几位？二十岁参加南昌起义，上井冈山，二十二岁当红军师长，二十五岁当红一方面军司令员。长征到陕北，抗战爆发带部队到山西，平型关一役，名震中外。抗战胜利后开辟东北解放区，歼灭国民党精锐。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林总一人就指挥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来率百万雄师一路南下打到海南岛。林总的功绩，谁能相比？

林彪呼地从沙发上站起，挥着手：不讲了！不讲了！老子要气炸了。进城后，我一直养病，不问政事。现在好了，小人当道，瞒上欺下，我不能不出来表示一个态度了。高主席现在在哪里？我要见他！

马洪说：报告林总，高主席也被这份名单气坏了，差点吐血。他请假回东北休息几天。彭总已从朝鲜返回，他们会在那里见面。行前，他特意嘱咐我来拜望您，要您保重身体。有了好的身体，才能和刘少奇他们作斗争，把党中央的事情整清楚，才能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

林彪夫人叶群这时端了一小碗中药进来，跟马洪打了个招呼，服侍林彪喝下汤药：老总，高主席派小马来看望你，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啊？刘少奇头上还有毛主席嘛，他们几个总不能一手遮天啊！林彪喝了药，情绪稍稍平静了些。马洪说：叶主任讲的对，根子就在刘少奇。据我所知，刘少奇多次对毛主席说，林总身体不行，又不听医生的话，好好休养、锻炼，还吸鸦片吸上瘾，今后怎么出来工作。

叶群听了，也火了：他刘少奇有什么资格讲这个话？他是昧了良

心、瞎了眼睛！林彪身上的三、四十处伤口，哪一处不都是战场上落下的？至今腰椎上还留有阎锡山部下的子弹头，几次赴苏联请专家会诊，都取不出来吗！吃点镇痛药，都要挂在他们嘴上？刘少奇、薄一波这些人物，身上有过枪伤吗？打天下不见他们出现在战场，如今和平日子，争权夺利，他们倒是勇敢得很，都上了前线！

林彪听任自己的夫人痛斥刘克思。

马洪走后，林彪越想越气，亲自要通了西苑刘少奇办公室的电话。一向劝丈夫息事宁人的叶群，这次没有反对丈夫向刘少奇兴师问罪：少奇同志吗？我是林彪。你们还记得有一个叫林彪的人吗？谢天谢地！亏你日理万机，还记得有个林彪同志。但是我认为你早忘记了。你记得的是另外一批人，一批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家伙，不是我这种为革命出生入死身经百战身负重伤的人。对不起，我要求你听我讲完，听我介绍自己。我十八岁进了黄埔四期，一九二六年参加叶挺团北伐，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上井冈山，随后我开辟过赣南、闽西苏区根据地。一九三四年长征时我是红一军团司令员兼政委、红军大学校长。那时，你只是红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司令员是彭德怀，政委是杨尚昆，对不对？到达陕北后，我率部队到山西抗敌前线，打了平型关一役……一九四五年秋我从延安率十万干部去东北，高岗、陈云、张闻天、王稼祥、李立三、杨尚昆这些人物都是副手……一九四六年打四平，一九四七年围长春，一九四八年打锦州，一九四九年春包围北平，强取天津……五月渡长江，七月占领广州……。

林彪在电话里，一边向刘少奇列数自己的战绩，一边怒斥白区党那批钻过敌人狗洞的软骨头、坏家伙。足足骂了两个小时，直到刘少奇在电话的另一头委屈得哭出了声音，才住口。林彪知道，刘少奇一放下电话就会去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不怕。许多话，就是要让毛泽东主席听到、知道。主一国之政，必须分良莠、辨忠奸，不能只重视那些叫得好听的狗。

在西苑西北角上的西花厅，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接二连三地收到了好几起声讨安子文私拟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的电话。原第四野战军政委、现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罗荣桓，来电话问周恩来：安子文的名单是谁授意的？要置第四野战军于何种地位？一野有彭德怀、习仲勋，二野有邓小平，三野有饶漱石，连个被取消了番号的原华北野战军都有个薄一波，独独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林彪榜上无名！这说得过去吗？全军四支野战军，当年只有四野兵员超过一百万，从黑龙江一直打到海南岛。

罗荣桓平日温文尔雅、淡泊名位，具儒将风范。周恩来被他一顿连珠炮般的发问，无言可对，只是求苦说：罗总长，对于名单的事，我确是一无所知。你给我一点时间去了解情况，再回答你好不好？或者，你也可以直接给少奇同志、甚至主席那里挂电话，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再来冷静对待，行不行？

长期养病的徐海东则从医院病室给周恩来挂来电话：总理啊，怎么会出这种神神鬼鬼的事情？听讲安子文四次被捕过、受过刑，他不是个精神病？是疯子，就应该送疯人院，怎么可以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啊？

徐海东将军是毛泽东及中央红军的大恩人，这是全党皆知的史实。一九三五年夏天，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中央红军抵陕北，只剩下一支数千人的残兵疲将，破衣烂衫，没钱没粮没弹药，随时可能被国民党军队围歼。当时陕北有另一支兵力较强的红军部队，即刘志丹、高岗、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毛泽东对刘志丹、高岗二人不摸底，徐海东却也是率部队从南方转战北上的，于是秘密派人与徐海东联络，求借五千大洋以救中央红军断炊之急。

徐海东一听中央红军断粮断炊，立即将军部所有的八千大洋一个不留地交给来人：拿去，都拿去，都是红军部队，自家兄弟，活命要紧！说是当时面黄肌瘦的毛泽东等人接到八千大洋救命钱，感动得流眼泪，发誓不忘徐海东的革命恩情。

三野司令员陈毅，从上海给周恩来挂来保密电话：总理同志哥！京城出了啥子事？是不是也要闹「天京之变」了？共产党聚义紫禁城，不要重蹈李自成、洪秀全之流的旧辙罗！

周恩来问陈老总何以出此言？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陈毅说：不是风声，而是朋友告下一个名单。安子文算何方神圣？子系中山狼，

得志便猖獗。听说此人是少奇同志的亲信。少奇同志怎么重用这种干部？康生同志和我说过多次，安子文就是徐子文，历史上四次被捕，写过「反共启事」。少奇同志作为党的二把手，看来还是不够成熟罗。

陈毅一向尊周恩来为兄长。周恩来劝诫陈老总：值此敏感时刻，在中央没有弄清情况、明确态度之前，不要乱放炮，更不要跟什么人跑。也不要再跟别的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了。最好暂时置身事外，以免惹事上身。至于太平天国的「天京之变」绝不会在今日的北京重演，老总尽可放心。

周恩来放下电话，立即通知办公室工作人员：除了主席、少奇、总司令三位的电话，以及前线军情，其余的电话都不要转进来，就说我外出了，过两天才回来。吩咐罢了，他拨通红机子，要了菊香书屋值班室：主席还在休息吗？我可不可以来见？有重要情况报告。不一会，对方回了话：主席请总理立即来谈。

周恩来没有叫车，而骑上一辆上海自行车厂新出产的永久牌车，过紫光阁下小树林，沿中海西岸马路踩得飞快，三分钟后即到了菊香书屋北便门，停车。见刘少奇同志眼睛红红的，正从夹道里出来。周恩来迎上去，没顾上握手就问：少奇同志，安子文也年纪不小了，怎么回事啊？刘少奇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安子文把我害苦了。主席刚才发脾气，要惩办我和安子文。可他私拟政治局和中央机关领导人员名单，我确是毫不知情。

他罪应处死！周恩来说：要冷静，先了解情况，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倒是要安抚、保护一下安子文，万一他自杀，事情就永远说不情、道不明了。我们不多谈了，主席正在等着。

周恩来进到毛泽东的书房兼办公室时，见毛主席仍是一脸怒容，便不敢先提罗荣桓、徐海东、陈毅等人给他打电话的事，而说：主席，是我在下面没有把事情管理好，惹您生这么大的气。安子文的事，不那么简单，可能有比较复杂的背景。

毛泽东瞪了周恩来一眼：你一开口就搞调和……这回我唯刘少奇是问！要不是他授意，或者是默许，安子文有这么大的狗胆？可刘少奇跑来我这里流眼泪、发誓，以他的脑袋和全家老小的性命担保，安

子文私拟名单，他绝不知情！你相信不相信？

周恩来说：我相信百分之八十。以少奇处事谨慎的习惯，这种名单，只可能由他本人草拟，而不太可能交由安子文办理。这件事可能有相当的背景。刚才我在北便门遇到少奇，已建议他不要去逼安子文，提防安子文畏罪自杀，事情就永远弄不清了。

毛泽东恨恨地说：死了拉倒，一点不予怜惜。你说不是少奇授意的，又会是谁呢？我心里也正奇怪，名单好像很快就被传出去了。少奇说，昨天下午林彪在电话里骂了他整整两个钟头，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说他自参加革命以来，还从没有被党内高级干部这么骂过。那么，又是谁把名单交给林彪的呢？

周恩来说：主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有人在背后大做手脚。我要向主席报告的是，我也已经接了好些个电话，一个罗荣桓同志，一个徐海东同志，一个陈毅同志。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毛泽东问：他们都提要求了？是不是问安子文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上为什么没有自己？

周恩来恭敬地笑了：那倒不是。罗荣桓、徐海东、陈毅三位都是很守纪律的好同志，他们不会为自己争什么名利的。罗荣桓是替四野司令员林彪争，说其它三支野战军都有领导人上了名单，为什么唯独四野没有？不公平；徐海东在医院里来电话问：安子文是不是个精神病？是疯子就进疯人院，而不能做中组部副部长；陈老总从上海挂来保密电话，问中央出了什么情况？会不会闹出太平天国式「天京之变」？我已告诫他不要乱放炮，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会把事情查清楚、处理好。

毛泽东面色严峻：陈毅所虑极是，有觉悟，有全局观念。我要感谢他。「天京之变」嘛，暂时还不会由共产党重演吧？起码我进城后没有替自己修宫室，做洪秀全；刘少奇也还不是东王杨秀清，高岗也还不是北王韦昌辉，恩来你也不会做翼王石达开嘛。但要引起警惕，防患于未然，把事情消除在萌芽阶段。

正说着，值班卫士进来请示：刘少奇同志来电话，说有事要报告主席，要不要转进来？

毛泽东拧了拧眉头：他刚来，又有什么事？转进来吧。跟着，毛泽东拿起了书桌上的电话，嗯嗯啊啊地听了好一刻，才开口：请转告安子文，包括少奇你本人，情况我已知道一些了。你们各有各的账，我绝不姑息。要深刻检讨，立地成佛，否则中央很难给你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接过电话，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估计得对，是有人在背后大做手脚。少奇说，安子文刚刚向他交代了，是四天前，高岗把他和饶漱石找到家里去，传达了你的什么指示，并要求中组部及早做些准备，云云。饶漱石也同意他预做准备。这个愚蠢的安子文，鸡毛当令箭，就真的准备下了一个名单……当然，这尚是一面之辞，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一个巴掌拍不响，至少是安子文提供了炮弹嘛。少奇说，安子文向他保证了，天大的压力，也不会自杀，会忠于党，忠于人民。好了，不说这个事了。财经会议还在扯皮？薄一波还被揪住不放？有没有转到讨论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上来？

周恩来心里轻松了许多，知道刘少奇、安子文的麻烦已经有了转圜的余地：根据主席上次的指示，会议已转到讨论五年计划这个重头戏来了。

近三天会议放假，代表们去北戴河休息，明天回来继续开会。对于薄一波和我的错误，建议中央给个结论和处分。陈云同志回来了，请他到会上去讲讲，摆摆平。再有个几天，也就可以散会了。

七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国防部长彭德怀，在高岗的陪同下，乘专列火车从东北回到了北京。随同彭德怀回京的，还有援朝志愿军司令部的负责人邓华、杨得志、韩先楚、洪学智等。这是一次英雄式凯旋。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解放军五总部负责人^⑤，陆、海、空三军司令员及政委，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广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庆祝中朝两国同志加兄弟，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欢迎仪式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主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鼓乐鞭炮声中，代表党中央、毛主席，

⑤五十年代上叶，中央军委属下五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管理部、训练总监部、总后勤部。

代表首都人民，给彭德怀、邓华、杨得志、韩光楚、洪学智等英雄披挂红绶带，佩大红花。周恩来还特意给一直立于彭德怀身边的高岗也披挂上红授带和大红花，并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三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同志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为这场空前伟大的保家卫国战争，在后勤供应、人员调配指挥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就是说，抗美援朝，前方总指挥是彭老总，后总指挥是高主席，都是我们民族的大英雄，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所有英雄人物的名字，都将载入史册，永志不忘。

七月三十一日晚，在西苑怀仁堂，举行了八一建军节三十六周年庆祝酒会，宴开近百席。毛泽东、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彭德怀、高岗、聂荣臻、徐向前等在几位志愿军文工团女演员的陪同下，绕大主桌入座。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彭真、李富春、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罗荣桓、康生、习仲勋等，则作为主人，分别陪同邓华、杨得志、韩先楚、洪学智及一批战斗英雄，在其它的席次上入座。席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乐团演奏《志愿军军歌》、《解放军进行曲》、《祖国颂》等乐曲。毛泽东主席祝酒时，全体起立，乐团停止奏乐。毛泽东首先向彭德怀、高岗二位祝酒，称赞他们是指挥打赢抗美援朝战争的国际大英雄、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全场热烈鼓掌。彭德怀举杯致答：功劳归于党中央，功劳归于全国人民！高岗则领头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泽东回敬以：志愿军英雄万岁！中朝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岁。

随后，毛泽东在朱德、宋庆龄、彭德怀、高岗等人的陪同下，逐桌去向志愿军模范英雄人物敬酒，以示表彰慰劳。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林伯渠等十几位领导人都都尾随其后，加入了敬酒的行列。还是周恩来看出来敬酒的队伍过长，行动不便，在敬过了邓华、杨得志、韩先楚、洪学智等人后，遂提议：彭总、高总，你们还是随毛主席、总司令、和宋副主席回座吧，剩下的英雄们，由我和少奇领大家去敬酒。毛泽东点点头：好啊，恩来，你们就代劳吧。毛泽东刚欲转身，忽又叫住罗荣桓：罗政委，林彪又没来？他是参加南昌起义

的大将军，你要代我去致意啊！罗荣桓连忙应承：一定一定，他一向不大出席热闹场合……这时，刘少奇举杯过来，要向彭德怀、高岗二位敬酒。高岗却视而不见，扭头转身陪毛主席、总司令回席去了。倒是彭德怀为人厚道，平日虽也不大看得惯刘少奇，但众目睽睽之下，总是情面难却，而热情地与刘少奇碰了杯、握了手。

宴会之后，是观赏志愿军文工团的文艺汇报演出，快板书、对口相声、梆子清唱、京韵大鼓、东北二人转等节目一齐上，内容活泼，形式多样，表现志愿军战士英雄杀敌、美李军队狼狈溃败的种种情状，引起台下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喝彩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董必武、林伯渠等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位置上，高岗则离开自己的坐位，到第二排和彭德怀、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徐海东、刘亚楼、邓华、杨得志等将领们一起，边观看演出边说说笑笑，甚为瞩目。周恩来也没有陪坐在毛泽东身边，而到第三排的边座上找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将军谈话，声音压得很低：志愿军文工团回来后，可以维持建制，人员作适当精简，改为中南海歌舞团，以年轻女演员为主，加上乐队，政治可靠，一百来人就可以了。这样，主席和总司令等领导人周末跳跳舞，或看看歌舞演出，就不要到外边去请舞伴和乐队了。当然这事还得和彭总通气，请主席批准。

毛泽东观看了一会演出，趁着落幕换节目，他回转头来朝高岗、彭德怀等人点了点头，就起身离去。随即有位青年卫士绕到彭德怀的身后，俯身报告了几句什么。

二十分钟之后，彭德怀来到菊香书屋主席办公室时，毛泽东已半坐半躺在沙发上等候他了。毛泽东并未起身，指着旁边的藤椅说：坐，坐，你我都免了俗套。你不吸烟，就喝茶吧。老彭啊，你如今是国际大英雄加民族大英雄了，功勋盖世，我作为你的老乡，与有荣焉罗！

彭德怀呵呵笑着坐下来。忽然他的眼睛像被针刺了一下似的，看到毛泽东的大书桌上，放有一帧书本大小的毛岸英烈士的遗照！

毛泽东并不在意彭德怀的表情反应，自顾自说：这一仗还是打的划算，死伤了六十几万？可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中国人民的威风。西方列强欺压了我们一百年，如今尝到了「东亚病夫」的铁拳头！当

然我们也付出了大代价，把解放台湾的事给耽误了。这个代价，大约还要过些年，才会显示出来，是不是得失相当，或是失大于得……对了，你昨天来电话，讲有要事和我谈谈，什么好事呀？

彭德怀却一直在想着毛岸英的事。四年前的那个冬天，毛泽东也是在这间屋子里，把长子毛岸英交给自己，并摆酒送行啊！是老毛硬要把岸英塞给自己……战争结束了，岸英却长眠在朝鲜土地上了……彭德怀好一会才缓过神来；啊，是的，是有个事，有个材料要交你过目……。

毛泽东问：什么材料？是不是金日成托你带信了？

彭德怀交上的却是安子文私拟的那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一份刊有当年安子文出狱的「反共启事」的旧报纸。

毛泽东的脸色陡地阴沉了下来，把两份材料丢在茶几上，闭上眼睛，半天没有吭声。张张已经发黄的旧报纸为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华北日报》，但上面刊登的《徐子文反共启事》标题醒目、字迹清晰：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

当兹困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产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

特此登报声名。

签署人：徐子文、刘华甫、杨仲仁、周斌、董旭天、夏维勋、冯俊斋、张永璞、徐立仁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彭德怀见毛泽东闭上双眼，不理睬他交上的材料，一时也有些懊恼，悔不该替高大麻子来转交这两份东西，惹这团麻纱。沉默了一会，毛泽东睁开眼睛，扫一眼那发黄的《华北日报》，问：徐子文，是不是安子文？

刘华甫就是刘澜涛？杨仲仁就是杨献珍？张永璞就是薄一波？徐立仁就是徐冰？

彭德怀一时回答不上。

毛泽东缓缓地叹了口气：老彭啊，你是带兵的，自然搞不清人家白区地下党这些人物的化名。这件事，记得你和高岗、林彪、徐海东等同志，在党的「七大」期间就提出过。但当时是在日寇侵占北平的前夕，国民党方面提出只要办一个手续，即可让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那批华北局地下党干部出狱，后经刘少奇报张闻天同意的。张闻天是总书记，当然是代表了党中央的。因涉及一大批干部的政治生命，不能不慎重，「七大」时我没有支持你们。现在筹备「八大」，你们又旧案重提……还有那份名单，你刚回来，怎么这样快就到了你手里？是那位王爷让你转交的？

彭德怀襟怀坦荡，问心无愧：高岗同志……老毛啊，我不能不说一句，中央像个大家庭，你是一家之主，当这个家不容易。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汤。安子文这种害群之马，确是不宜重用，而应严加查办！

毛泽东嘶嘶地吸起烟来了：知道了。现在情况比较复杂，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呢。这几年，你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鲜战场上，对北京的情况了解有限。作为老同志、老同事加老乡，我也要奉劝你一句，你作为国防部长、解放军副总司令、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又是国际英雄加民族英雄的，要戒骄戒躁、慎言慎行呢，不要光是和一些武人搞在一起，也要多和文官们交交朋友呢。好了，这件事就暂时谈到这里了。中央的老鼠屎，不止一粒。害群之马，也不止一匹。我还要再看一段，总会有个态度的。你就且听下回分解吧。

第二十七章 曹营的事不好办

八月十二日，历时两月的全国财经会议闭幕。会议闭幕之前，中央政治局对薄一波做出了组织处理，撤销他的中央财政部长、华北局第一书记两项职务，仅保留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一职。任命邓小平兼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在这期间，江青取代师哲，获任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

师哲，陕西韩城人，一九〇五年生，与高岗同龄。一九二五年进入冯玉祥国民军校。一九二六年被军校派往苏联基辅军校学习，并加入中共旅俄支部。一九二九年入苏联内务部保卫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转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政治秘书。一九四〇年随任弼时回到延安，任毛泽东的俄文秘书，成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其间兼任过陕甘边区政治保卫处一局局长，为高岗的直接下属。一九四九年进京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整十四年。

师哲去职，表面上是为让他集中精力抓好国家文教委员会俄语人才的培训工作，实际上是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忌讳他是高岗的同乡，周末常去东交民巷八号院跳舞，往来密切。加以他曾经在苏联内务部保卫局工作过长达十年的时间，如果替高岗做内应，就犹如在中央书记处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况且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如中央书记处关于陶铸、马洪等人的工作安排意见，怎么很快就传到了高岗耳朵里，是谁走漏的消息？

因师哲是毛泽东主席身边的人，刘少奇自己不便出面将其调动，脑筋便动到了毛泽东的另一名年轻政治秘书田家英身上。意欲由田家英取代师哲。小田为人正派，背景干净，学问文章都是毛泽东所看重的。

又是一天傍晚，刘少奇在中海岸边散步时，碰到了也是出来散步的周恩来。两人又坐在岸边石墩上扯了一会儿工作。刘少奇向周恩来建议，鉴于苏联援建的一百三十六项大型工程进入设计勘测阶段，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国家急需大批俄语人才，师哲是这方面的

专家，应让他发挥所长，全责这方面的工作。至于毛主席需要俄文翻译，可以随时召回，他的组织关系仍可留在书记处。

周恩来从刘少奇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明白少奇同志现在遇到陕西籍的干部就有过敏反应。自己何尝不是这样？但安子文也是陕西人，少奇同志却又那样信任。遂问：那么，谁来接替师哲任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

刘少奇搔了搔花白了的头发：田家英怎样？小田也是主席所器重的人才。

周恩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小田是个不错的人选，但要调动师哲，恐怕难于说服主席……若要主席首肯，我倒是想到一个合适的人，而且我们目前很需要这个人发挥发挥作用。

刘少奇仿佛摸准了周恩来的心思：你是说蓝苹？她一直是主席的生活秘书，而且一九三九年政治局有过约法三章，她不能介入党内政治生活的。

周恩来微微摇了摇头：都十四、五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局的那个决定，早已不适应新的情况了。譬如蓝苹不能介入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条，早在一九四七年党中央转战陕北、河北时就突破了。那时党中央的许多指示、电文，包括中央军委的一些作战命令，还有军事报告，都是由蓝苹起草、发出的。当然四九年进城后，她一直在养病，工作做得少些了。更主要的是，对付高、饶，非借重蓝苹不可。

刘少奇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看法。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付高、饶是当务之急。至于蓝苹可能成为潜在的威胁，以后的事只能留待以后去应付了。遂问：启用蓝苹，需要有人出面，先去找主席疏通。你、我显然都不适宜。那一来，主席会感到突然，甚至生疑的。

周恩来笑了：现成的人物，蓝苹一向尊为师长的康生啊！刘少奇每次听人提到康生，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袭人的寒意：合适合适，由康生去找主席，很合适。恩来，这事，就要劳动你了。你一向和蓝苹、康生的关系都不错……康生这人啊，既恨饶漱石，又忌恨师哲。

他忌恨师哲的那个在苏联内务部保卫局工作过十年的资历。我们

在延安形成的内保系统，也是一山容不得二虎罗。

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在菊香书屋毛泽东办公室开碰头会。朱德总司令青岛疗养去了，高岗请假回了沈阳，只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与会，加上一位列席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会上，周恩来先汇报了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的勘测设计已全面铺开，两千多名苏联各行各业的技术专家已分期分批来华指导工作……。

毛泽东忽然插话问道：老大哥的援建项目不是一百五十七个嘛？怎么变成一百五十六个了？这是高岗的国家经计委管的事，他又回沈阳干什么去了？

刘少奇回答：高岗同志前天给书记处值班室留话，他要去安排第二批志愿军部队的营地问题。恩来，还是你继续发言。

周恩来恭敬地笑道：好。我们对外宣布是一百五十六个，我一时说顺了口……有一个项目是不对外公开的，老大哥专家帮助我们公安部建造一座高级政治犯监狱，主要用于关押少将以上的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洲国罪犯，加上外国重要间谍。前些天罗瑞卿、谢富治曾经报告过，他们初步选定在昌平县的小汤山下，一个叫秦城的地方，一块山谷平地，属公安部农场范围，不用向地方政府收土地。

毛泽东笑了：秦城，好名字。百代都行秦政制，以后就叫秦城监狱吧。

周恩来说：好得很，主席定下的名字。小平同志，请你记录下来，回头告诉罗瑞卿他们。为适应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援助工作，我们急需培训一批俄语翻译人才。现在政务部各部委一开会，就争先向我伸手，要俄语翻译。个个火烧屁股似，心急等不得豆子烂。在中央机构的负责人中，只有师哲同志称得上是个俄语专家。好钢用在刀刃上，最好的办法是把师哲调来专责俄语人才的紧急培训工作。只是他目前担任的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一职也很重要。如同意调出师哲，又由谁来顶替他呢？

毛泽东打了个下决心的手势：量才适用，需要调师哲，就调动一下吧，我不反对。而且可以随时把他召回。谁来接任呢？

周恩来知道事情已经康生在毛泽东面前疏通过了，便把个顺水人

情交予刘少奇去做：少奇是打理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或许可以提个适当人选？

刘少奇心领神会，认真地思考了一会，才说：我提蓝苹。她是主席的生活秘书，兼任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合适。

毛泽东表示反对：那怎么行？我做书记处主席，堂客做书记处办公室主任？要避嫌疑呢。

周恩来说：我看合适，举贤不避亲嘛。当年我是和蓝苹一起跟随主席，从陕北转战出来的，知道她是位才华出众的女同志。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用蓝苹，也是一大浪费嘛。

列席会议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点头附议：蓝苹行。秘书室主任，不就是管个文件收发收发，材料汇编，上传下达嘛。

毛泽东脸上有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苦笑：我真拿你们几位没办法。蓝苹的事，还是要顾及影响罗。

周恩来抓住时机，对刘少奇说：少奇同志，这件事，就算定下了。是不是请邓小平秘书长记录下来，交中组部发个任命通知？

刘少奇说：好，我同意。师哲调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专职全国俄语人才培训，可由中组部发出任命。蓝苹属中央书记处工作人员的内部调整，由书记处发个通知就行。我们还是尊重主席的意愿，照顾到影响问题。

周恩来见毛主席并无任何表示，知道事情就算通过了。他心里不能不暗暗佩服刘少奇，既调走了师哲，又不给蓝苹以名正言顺的职务待遇。职务的升迁不经中央组织部办理手续，也就不存在级别的界定了。毛主席本人呢，又从来不把自己婆娘的级别高低放在眼里。

果然，毛泽东说话了：好了好了，师哲去，蓝苹留，都不是什么大事。下面，该商量一下，国庆节之前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事了。会议由谁主持？谁做工作报告？书记处拿出个意见来，好提交政治局会议去议决。

周恩来说：我看，财经会议是我和高岗同志两人主持的，组工会议，轮到少奇辛苦一回了。少奇又一直是中央分管组织的。工作报告，倒不一定由少奇亲自作，专业性会议嘛，由中组部的负责人去作，就

可以了。

毛泽东问：少奇，你说呢？

刘少奇说：要论中组部的几位负责人，饶漱石、郭锋二位调来不到一年，情况恐怕不完全熟悉。有反映，漱石同志连许多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名字都叫不出，更不用提副部长了。若做工作报告，恐怕有些困难。要论对情况的全面了解、熟悉程度，恐怕还是要数安子文同志……。

毛泽东主席今天似乎心情比较好，听到「安子文」三个字，也没有像前些日子那么反感，只是说：安子文嘛，他还有个私拟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的事没有做处理，由他作报告，能服众？

刘少奇说：现在已经查明，是有人做成一个圈套，让他钻了进去。其实他还算个老实人，多次向书记处调查组表示，虽然是有人设了圈套，但错误到底是他犯下的，请求中央只处分他一人，而不要追查下去了。由他一人承担问题的全部责任，有利团结。不然说过的话也无录音，没有依据，咬来咬去只会把水越搅越浑，给中央和主席添乱，不值。

毛泽东沉默一刻，才说：对于安子文的错误，还是要展开严肃的批评、教育，让他汲取教训。既然他最熟悉情况，可以考虑由他作会议的工作报告。报告也可以写成上半部是反省检查，下半部是工作总结嘛。

毛泽东又病了，是轻度中风。需要休息十天半月。卫生部保健局的医学专家们向中央书记处呈交了一份会诊报告，建议主席离开北京，外出休息一段时间，配合治疗，辅以适当的体育锻炼，譬如每天坚持散步、游泳等。中央书记处决定，时值炎夏，要求主席赴北戴河疗养、休息，并配合医疗小组专家们的治疗。

毛泽东原本想上江西庐山度夏的。但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坚决反对：专列长时间奔驰，庐山又尚未修成盘山公路，要坐滑竿才能上去，没病的人都会折腾得很辛苦的。还是按书记处的决定，去北戴河吧！那里离北京近，气候又凉爽，还可以下海游水锻炼身体。

周恩来在与中办主任杨尚昆商议随主席出行的医护组人员名单时，想起了孟虹的妹妹孟蝶。孟蝶入西苑医务处工作已经四个来月了，据杨尚昆反映，是一名很称职的护士，长相不亚于她姐姐不说，尤其性情温存，善解人意，工作上任劳任怨，技术上精益求精。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需要打静脉注射时，一般老医护人员都很难找到的静脉，她却一扎一个准，成了医务处的一绝。加上她懂中医针灸、推拿，就更是个难得的人才了。中办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说，谁家孩子要找了孟护士做媳妇儿，真是全家的福气了。

周恩来一听大喜，当即决定将孟蝶列入主席医护组人员名单中。杨尚昆却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这合适吗？杨尚昆是个厚道人，周恩来明白他的潜台词：不要把一个乖女孩，又弄得和她姐姐一样……。

周恩来说：怎么会？孟虹就是孟虹，孟蝶就是孟蝶，两回事嘛。当然，我们要尽量保护她，譬如，根本不要让她和东交民巷八号院那边有接触的机会。但主席的健康，是全党首要的重大问题。为了这，是必须做出一些适当安排，包括某些方面的人员奉献。

杨尚昆忽然拍拍脑门，想起另外一件事：对了，差点子给忘记了，前天总政部萧华同志报来一个「西苑歌舞团」名单，连乐队共一百二十人，其中女演员六十人，男演员二十人，说人员都经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原来志愿军歌舞团的班底，说是总理吩咐办的……我还不知道是啥子回事呢？

周恩来点点头：是我让办的，没有来得及和你打招呼，也还没有和彭总通气。春藕斋不是每逢周末、节假日都要举行舞会吗？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董老、林老他们，都喜欢跳舞，通过跳舞来活动筋骨和锻炼身体。这几年，每次都要到各文工团去弄舞伴和乐队，不但手续麻烦，而且涉及人员过多，也有安全及影响等问题。所以「八一」建军节那天在怀仁堂举行晚会，看了志愿军歌舞团的演出，我就和萧华商量，保留建制，精简人员，可以考虑改名为「西苑歌舞团」或「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归总政部和中办共同管理……这样，就不要每周兴师动众地到外面去接乐队、舞伴了。一百二十人？太多了。告诉萧华，乐队三十人，女演员四十人，男演员十人，搞个八十人的

队伍，足够了。男演员年龄不要超过二十二岁，女演员年龄不超过二十一岁。三年一轮换。乐队年龄不受限制。所有成员，除了严格政审，还要重新检查身体，不能有狐臭、口臭、或者身体有异味。女演员体检包括妇科……。

杨尚昆记录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并问：这事主席批准过了吧？还有彭德怀同志一关。

周恩来点点头：当然经过主席同意的了。主席说可以，人员相对稳定好。八三四一部队一万多人马，名义上仍是中央警卫团，实际上是个军的架子，配置一个歌舞团，歌唱些好人好事，英雄模范，鼓舞士气。也免得春藕斋老是出现些新面孔，良莠不齐，换来换去，名字都叫不出。

杨尚昆笑了：我们中办，今后还得管理这些娃娃兵了。首先规定一条，人员严禁搞对象、谈恋爱。三年一轮换很好，让他们转业了，再去考虑个人问题不迟。

正说着，值班秘书敲敲门，进来报告：江青同志来了，大姐在前院接着。她说是要紧的事找总理汇报。大姐没有提杨主任在这里。

杨尚昆立即起身告辞。周恩来送到办公室门外，握住杨尚昆的手：急什么呢？还有个事，你替我安排孟蝶明天中午上西山四号院。我这条胳膊啊，最近老是发麻，请她做做针灸，也是试试她的技术……这边走吧，我明白你的意思，能不碰面的，尽量避免碰面。

杨尚昆刚从后院侧门出去，邓颖超即拉着江青的手从正门进来了。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迎着。邓颖超对江青说：好了，我把你交给他了。周恩来握了握江青的手，感到江青身上散发出热气：什么事啊，大热天地跑了来？打个电话，或是叫我去一趟菊香书屋，不更好些？江青摇着手里的折扇：我是骑自行车来的，天津自行车厂送了一辆飞鸽牌试骑，还挨了老板的批，说是不正之风呢？

周恩来边把江青往室内让，边对邓颖超说：小超，还有沙河西瓜吗？叫小郑切一盘来，我陪蓝苹解解暑气。

不一会一位胖胖乎乎女护士模样的人儿，端来一大盘红沙瓢西瓜，及一迭白净的小毛巾。江青先以毛巾擦了手，再换毛巾轻轻贴了贴脸，

才取过一片西瓜咬了一小口，赞道：好瓜，又甜又凉。你们西花厅，怎么有冰镇西瓜啊？为了节约用电，西苑人家都不准用冰箱的啊！周恩来说：土法上马罗。我们前院里不是有一口水井吗，十多米深，水很凉，平日总是盖了井口的。我们厨房的同志动脑筋，他们每逢要做凉拌菜，就先把材料密封好，吊下去浸上几个小时。来了西瓜也吊下去冰镇，所以就如同冰镇。对了，菊香书屋院子里是没有水井的。如果你和主席喜欢吃冰镇的，以后由我这边冷镇了，再送过去。少奇的院子里也没有水井，光美带了瓜来试过几回，效果很好哩。

江青见提到刘少奇，明亮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了几丝丝火星子似的：总理啊，我是有个事要找你，主持公道，也是替我出出气……。

周恩来已经明白她说的大概是什么事了，而故作轻松地开玩笑：蓝苹啊，先吃瓜，先吃瓜！什么大不了的事？朝鲜停战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了。

江青娇嗔地瞪了周恩来一眼：你也是个大男子主义者……这件事，我不吐不快。昨几个在书记处看到了两份任免通知，一份是中央组织部的，免去师哲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一职，转任国家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一份是书记处自己弄的，任命我兼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根本不提级别。这不是欺负人吗？同样的职务，师哲做算正部级，我做，则没有级别。师哲的任免通知，由中央组织部发；我的任命，却由书记处内部通知！我知道是谁在从中捣鬼。当然我可以遵守纪律，不说是哪位大王爷捣了我的鬼！但不平则鸣，不公则争，我不是要争个什么正部级，但要论论这事的理儿！

周恩来细心地挑剔着瓜上的一粒粒瓜籽儿，做着悉心恭听的样子。江青继续说：师哲除了比我年长十岁，入党早我七年，其余的，他比我强在哪里？他是主席的俄文秘书，我是主席的生活秘书，同是中央的五大秘书之一嘛。我一九三八年就做了主席的助手，他是一九四〇年才从苏联回来的。而且康生同志说过多次，师哲自称一九二六年在苏联参加了中共旅俄支部，但介绍人是谁都交代不清楚！他在苏联住了十年，参没参加托派，很可疑。好了，不要随便议论他了，就论论劳绩吧。总理你是清楚的，我帮主席起草过多少电报、文稿？为解放

战争出过多少主意？围长春，打锦州，最初还不是由我提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在党内争过什么名位，也从来看不起什么名位。但这次的事，办得也太欺负人了：同样的职位，师哲算正部级，我却算个副处级！

周恩来抬起眼睛来，叹了口气问：蓝苹，你怎么算个副处级？我怎么一直不知道这个事？

江青眼睛红了：总理，你是太忙了，不了解的事太多了。我在政务院属下的文化教育委员会里的电影艺术委员会挂名副主任，不是副处级是什么？王光美参加革命才几天？入党才几天？如今算中央办公室机要科科长，正处级！少奇同志分管组织，有这么欺负人的？

周恩来听江青越扯越宽，除了师哲，还扯到了刘少奇、王光美，简直是打乱仗了，不得不委婉地劝道：蓝苹啊，你的级别问题，我是犯了官僚主义，给我一点时间来替你想办法吧。但千万不要和别的同志去攀比，万一传到主席耳朵里，惹他发怒，就不好了。其实，以你和主席的关系，见官大三级哩。哪位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包括中央的哪位领导同志，见了你，不是客客气气、恭恭敬敬的？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正是少奇同志提议你接任师哲的，主席开始不同意，怕党内影响不好。是我和少奇同志坚持举贤不避亲的。少奇和我，不能在主席面前提到你的级别，若提了，他根本不可能同意，并会严厉批评。由书记处发通知，还是少奇同志的通融办法呢。不信，你可以选个适当时机，试一下主席的意向……。

江青听了，渐次心平气静了下来，并沮丧地承认，她已经向老板提过，受到了严厉喝斥，问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宋庆龄有级别没有？再敢闹级别，就滚，搬出去住，什么绝情、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

说着说着，江青已是泪眼婆娑，一副求告无门的可怜模样。

周恩来继续劝解道：蓝苹啊，你是位聪明人。刚才这些话，在我这里说过就算，不要再对人提起，注意影响。主席在气头上的话，你不要太在意。事情一过，也就没事了。主席一向立党为公，内严外宽，上严下宽，越是亲近的人，他要求越严格，批评起来越厉害。你亲眼看到过，他是怎么批评我的？还有少奇同志，几次被主席批评得哭鼻子。我能理解主席，为了党、国家、军队，方方面面的工作，他有很

大的压力。

江青接过周恩来递上的小毛巾，眼眶、脸蛋的四处贴了贴，感激地点了点头：知道了，我听总理的。还有两件事，我也想说说……。

周恩来乘江青以小毛巾贴脸的当儿，扫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再看一眼办公桌上的两大迭文件，之后又挑一片西瓜放在碟子上，推在江青面前：说吧。我是喜欢你有空来聊聊天的，也是多一些信息、多一些教益嘛。

江青知道周总理很忙，也就直截了当地说：上海的杨帆怎么办？总不能干了那么多坏事，仍当着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就是因为他挡在那里，上海电厂被国民党飞机轰炸一案，一直破不了嘛。

周恩来心里一沉，明白上海的杨帆是注定要倒霉的了：康生同志那边最近有什么进展吗？

江青却说：康老师倒是要我来问问，总理这边有什么进展哩。

周恩来想了想，才放低了声音说：我先后在不同的场合，和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同志，了解过杨帆同志的情况。他们三位都肯定杨帆是位忠诚的同志，工作很有成绩。潘汉年同志甚至打了包票，说他以党性保证，杨帆是好人……至于你上次提到的，饶漱石同志曾派他到苏联去从事有关活动，我是嘱咐谢富治同志去内部调查的，谢富治同志没有拿到凭据。我想知道康生同志最近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说明白，康生恢复工作以后，仍负责抓党内情报系统的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主席负责。许多事，连公安部长罗瑞卿、调查部长李克农都插不上嘴。

江青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西瓜瓤，一滴甜汁也不见流到红唇外边来：康老师说，潘汉年本身就不大干净，他一九四〇年私自跑到南京去见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秘密勾结，至今没有向党组织交代！他和杨帆是一路货色。

周恩来心里更是大吃一惊，暗自叫苦了；这件事怎么也叫康生给挖出来了？那是一九三九年，史达林为了延缓希特勒的东进计划，把战祸引向西欧、南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与纳粹德国秘密签订了友好

互助条约。中共中央根据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指示，也派潘汉年赴上海、南京，秘密与汪伪政权和驻华日军总司令部接头，试探联日反蒋的可能性……但这件事，当时只有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知道并决策。现在被康生挖出来，那么，就是主席有意……想到这里，周恩来不寒而栗，浑身打了个冷噤。如果真是这样，潘汉年——我们党内一位最出色又资深的情报工作者，可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江青见周总理好一会没有做声，知道他在另想心事，便又说：还有一件事，总理啊，你知道吗？老板要去北戴河疗养，孙维世要跟了去……。

周恩来见提到干女儿孙维世，便有些脸上挂不住了：有这回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江青要笑不笑地说：我本来不可以告诉你……但维世是你的女儿嘛，我也就说了，是一名小卫士透给了我消息。

周恩来心里苦笑了，菊香书屋的事，也是太复杂了，情报工作，做到主席身边去了。不过，对于女儿的事，周恩来果断地说：蓝苹啊，你是知道我这人的。潘汉年、杨帆过去都算在我手下工作过，涉及到党内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我是很慎重的。除非主席有明确的指示，我会坚决执行；至于孙维世去北戴河，放心，我可以出面阻止！不像话，她还有自己的丈夫金山同志嘛。

第二十八章 玉泉山禁地

周恩来送走了江青，即嘱咐邓颖超打电话，让干女儿回来吃晚饭，问问她近来创作及排练大型话剧的情况。

下午七时半，孙维世乘坐邓妈妈派去的车子，来到了西苑西花厅。爸爸、妈妈已经在餐桌上等着了。她按着从苏联留学期间养成的礼节习惯，先搂住妈妈贴了贴脸，又搂住爸爸贴了贴脸。入座后，再以小毛巾擦了擦手，见桌上已摆下了几碟她一向喜欢的精致冷盘：麻辣鱿鱼丝、香酥海蜇皮、凌花云腿片，禁不住说：嘻，爸爸妈妈果然是叫咱回家改善一次生活哩。我们实验话剧院那食堂大师傅，什么菜都是一锅烩，煮得烂糟糟、油糊糊的，还不能提意见，一提意见就撂勺，如今工人阶级可是惹不起哩。

邓妈妈笑道：得了得了，你们剧院那班子公主、王子样的青年演员，怕也是娇气得很，难伺候呢。

周恩来放下手头的一份简报，摘下眼镜说：工人阶级过去吃够了苦头，如今当家做主人，有点脾气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干一行，爱一行，技术上应该精益求精，工作应当兢兢业业。

孙维世听着，咬住嘴唇才没笑出来，心想：爸爸说话，总是面面俱到，谁也抓不住茬儿。

一位头戴白帽厨师助理模样的小伙子，在餐室门口探了探头。邓颖超的座位是对着那扇门的，她点了点头。原来西花厅厨房有个规矩，每当总理夫妇在家里招待客人，每道炒菜上席前，只给三、四分钟的制作时间，力求鲜、嫩、香、脆。每隔五分钟上一道。因是女儿回家，这天晚上的主菜只上三荤两素一汤：椒盐北洋淀大闸蟹、干烧永定河鲫鱼、姜葱蒙古牛柳、韭黄拌豆腐、清炒茭白、清炖里脊汤。甜点是一人一小碗消暑绿豆羹。

饭后，周恩来朝餐室角落一只洁白的大痰盂缸漱了口，孙维世也跟着漱了漱口。

周恩来对邓颖超说：小超，我要和维维谈谈工作。就在这里谈，你去厨房里替我谢谢三位大师傅，敬他们一杯酒，并要他们慢点进来

收拾。

周恩来找人谈工作，包括找干女儿谈工作，邓颖超是从来不参加的。

邓妈妈退出后，周恩来拉住女儿的手，到南头的沙发上坐下。当女儿美丽的脑袋要朝他肩头靠拢的时候，他却闪开了：维维，你今年三十二岁了吧？我记得你是一九三七年十六岁时，第一次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我和你妈妈的。好快啊，一晃眼十六、七年过去了。

孙维世不知道总理父亲为什么要发这一通感叹，只是睁着温顺而妩媚的大眼睛，文静地点点下颌。

总理爸爸问：妈妈近来怎样？我是指任锐同志。

任锐是孙维世的生母。周恩来于一九三七年将她们母女送去延安的，后一直在中央组织部门工作。

孙维世说：妈妈很好，常在家里念叨着她的总理和邓大姐。她仍在中组部机要局，分管高干档案。

周恩来眼睛一亮，心想今后可以让任锐报告一下高干档案被调阅的情况。一般来说，某某人的档案被调阅，往往是该名高级干部或者是被整肃或是被升迁的前期动作。还有某些人物利用档案搞阳谋。他嘴里却说：许久没有见到任锐同志了，带个话回去，请她有空来西花厅做客。她有我办公室的电话吧？另外，你们文艺界有什么新情况吗？我主要是指你们戏剧界。

孙维世先是摇摇头，忽又眼睛波光一闪：对了，有个新鲜事儿哩！是海军文工团一位独唱演员告诉我的，她们文工团到辽东半岛的几座海军基地去作巡回慰问演出，也去了大连、旅顺的苏军基地。苏联同志为了表示感激，专门派出一艘小客轮，送她们出海观光。她们到了一个叫做獐子岛的地方，一座姑子庙里，发现了一位貌若天仙的人儿带发修行。大家都很纳闷呢。这獐子岛离大连很远，客轮都要走三、四个小时，只有十几户渔家住着。那么荒凉的地方，却有绝代佳人出家为尼。男女演员都想跟她搭话、聊天。但人家姑子却神色高傲而又面带寂容，就是不开口。男演员们开玩笑，说简直就是大观园栊翠庵的妙玉呢，只有贾宝玉式多情种子来挑动她的芳心，她才会心猿意马、

夜不成寝……爸爸，你知道，我听了这事，心里在想什么吗？西苑里头，几个月前不是悄悄传出小道消息，高干医务处的女医生孟虹，主席喜欢过的，回大连探亲后失踪了吗？没准儿，没准儿就是这一位呢。

周恩来心头一亮，在茶几上的一片白纸上写下：大连外海獐子岛，姑子庙。掷下铅笔，才说：注意了，这件没头没尾的事，先不要传到主席耳朵里去。你最近还经常去主席那里吗？和爸爸说实话。

孙维世撇撇嘴，低下头去：你又管我了！说就说，去过几次，他要的嘛！孟虹走了，他对苏玫也不尽满意嘛！嫌苏玫太浪，他吃不消嘛。还有，还有……周恩来脸孔黑虎了下来：你住嘴！这么庸俗、难听的话，也好给我来说！还有，还有什么？

孙维世不服地瞋上一眼：不是让住嘴吗？又不让住嘴……还有主席说了，他要和蓝苹分居。屋子都看好了，就是丰泽园右边的静园，原先住过光绪皇上的珍妃的。和菊香书屋只隔了一条巷子。还说蓝苹可以回菊香书屋来就餐、管理家务，但不能再住到一起，只准她保持一个名分而已。

这却是周恩来从干女儿口中得到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主席到底要和蓝苹正式分居了，尽管对外严守秘密。这算怎么回事啊，前些天才刚刚任命江青为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而且中午江青也来过，只是闹级别，却只字不提分居的事……。

周恩来问：你知道事情是怎么闹出来的吗？

孙维世说：我也是听他自己断断续续说了几句，大概是这样的，一次蓝苹发现老板正和苏玫亲热，就破口大骂小母狗，骚妖精，骚了家里的姐夫还不够……再敢进菊香书屋，甭想走着出去……说是后来，苏玫果然不敢来了。主席派车去接，也不敢上。康生同志也很生气……。

周恩来沉思良久，才说：维维，这事就到这里为止。传出去了，是要被杀头的！我不是吓唬你。另外，我再次苦口婆心地劝告你，你再也不要往里头掺和了。你赔不起的。专心你的戏剧艺术吧！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主席离不开蓝苹，蓝苹也离不开主席。这是事实。前几天，刚刚同意任命蓝苹为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就是个证明。那是个很要害的职务，主席如不在政治上信任她，能同意这项任命？

孙维世很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不过一种交换嘛。作为女人，她在老板面前是完蛋了，政治上给她个补偿。你信不信？老板同意这项任命，只是让她挂个名，不会让她管很多事的。

周恩来又气愤又惊讶地看着干女儿，明里暗里地投怀送抱，耳濡目染，倒也摸出些门道来了。他忽然问：听说你最近也准备去北戴河？

干女儿身子警觉地朝后缩了缩：是去修改剧本，北京天气太热了，连你们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住处，都没有冷气，更甭提我们这些人住的地方，闷得像座蒸笼了。

周恩来却尖锐地说：到北戴河海滨疗养院去修改剧本？太特殊化了吧？你是有夫之妇。你丈夫金山同志下去体验生活了，他现在人在哪儿？

干女儿回答：在上海闵行重型机械厂，准备创作一出反映工人生活的大型话剧。

周恩来说：那好，你就带上自己的剧本，到上海去找你丈夫金山同志，一起讨论、修改，不是更好？

干女儿急了：那哪成？我已经答应老板了，到北戴河陪他一段……。

周恩来眼睛瞪起来：哪个老板？你也敢称为老板了？真是不知死活！

我现在通知你，我会告诉你们剧院党委，你明天就去上海，不准留在北京。

孙维世也气急了：好！好！我执行你的命令。但是我现在要给他挂个电话，告诉他你不让我去北戴河！

周恩来「啪」地一声，手掌击在茶几上，站起身来，怒斥道：走！走！去我办公桌，你去用红机子报告！我让你用红机子！

孙维世见爸爸大怒，一时吓住了，珍珠般的泪滴，从丰腴的脸蛋上滑落下来；爸爸！总要给他一个交代呀！不能不辞而行呀！

周恩来不容辩解地说：你不要管了，只管明天去上海。剩下的事，我会做出安排……维维呀，刚才爸爸态度不好。爸爸是替你着急呀，你却总是不知厉害，往里头搅和。过去你单身女子一个，那些事就算

了；现在你和金山，是有孩子家室的人了，起码也要守守妇道呀。爸爸是怕有那么一天，想救你，都伸不出援手。

北京西北郊，著名的颐和园公园以西数里处有一片岗峦迭翠、碧水萦回、楼台错落的风景胜地，面积比城内的北海公园还大些，对外称为玉泉山，对内称为西山会议厅。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就从未曾向北京市民开放过，军事禁地是也。在北京普通市民眼中，西郊玉泉山，已是个日渐陌生了的名字，只依稀记得，那里古称燕京八景之一。有一眼泉水，更被大清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泉」，历代的达官贵胄、文人墨客多有诗文石刻留于山石之上；再有，就是人们游颐和园时，可在佛香阁上望到西边的万绿丛中，白色浮屠，一塔如柱，风姿绰约地耸立在那儿，那就是玉泉山白塔了。至于玉泉山禁地围墙东边不远处的一大片建筑物——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则是另一处枢机重地，为培训盛军级以上高级干部的神秘场所。

朝鲜战争激烈进行的那些岁月，为防止美、蒋飞机偷袭北京，尤其是偷袭西苑，中央军委属下的工程兵部队，在玉泉山中日夜开工，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建造了十几座隐蔽式的西式小洋楼。每座小洋楼虽然错落在山林各处，但皆有地下信道通往地表深处一座巨大的人防工程——中央军委战时军事指挥中心。后又仿照西苑怀仁堂的规模，修建了一座「西山会议厅」，内有十来个大小、中型会议室。

朝鲜战争期间，美、蒋的飞机并没有偷袭过北京，西苑安然无恙，玉泉山禁地没有派上军事用途，只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京郊的避暑场所罢了。十几座西式洋楼，亦像万寿路的新六所那样，以阿拉伯数字编号，依毛、朱、刘、周、高、陈（云）、董（必武）、林（伯渠）顺序排列。但毛泽东对「玉泉山」印象并不怎么好，只入住过一次，且留下两句至理名言，一句是：远离市区，脱离群众，像被幽囚一样，谁喜欢做张学良，谁就去住吧；另一句为：把党的主要领导人集中在那孤零零的地方，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不怕被人一网打尽？

由于毛泽东主席看不上「玉泉山禁地」，刘少奇、高岗等领导人也就很少光顾了。只是朱总司令不太在乎，反正闲来无事，喜欢这里满目青山，可以打猎散心。后来，这里就渐次变为将、帅级军事领导

人们的休闲地了。先后入住过的除朱德外，还有刘伯承、贺龙、罗荣桓、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栗裕、萧劲光、许光达、张云逸等。军事领袖们大都喜欢玩枪、打猎，于是附近的山林中又放养了一些野兔、山猫、獐鹿之类，玉泉山禁地成为游猎禁苑，越发没有规矩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这里更做过一些上将级人物的避难所，住过王震、宋任穷、杨成武、王平、杨勇、杨得志等人。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晚期，就连毛泽东所亲手提拔的那位上海造反派司令、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也钟爱这里的秀山丽水，经常呼朋引类，来这里打猎，很有一点「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的气势。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且说这天，周恩来只带了一名秘书、一名警卫，乘一辆苏式高级吉普车，悄悄出了西苑北门，由天津街折向西，在西四商场右拐，上西四北大街，过护国寺，在新街口左拐，折向西直门内大街，过西直门，上西直门外大街，过北京动物园南门，在路口右拐向北，沿白石桥路北行至中关村口左拐，沿海淀路过北京大学南门，在海淀路口右拐，沿海淀西路，过北京大学西门，在圆明园南口左拐，上颐和园东路，在骚子营路口再左拐，上颐和园北路，过北宫门，再连续两次左拐，即上了玉泉山路，过中央高级党校南门，再前行数百米，即是「玉泉山禁地」东门了。

当周恩来的座车进入警卫森严的东门时，当值的中央警卫团士兵一看车号，立即立正，行举手礼。座车也只是稍稍减速，即沿着碧水萦回的园中马路缓缓连拐几次，在四号楼门前停下。

周恩来一直在车的后座上批阅一迭文件。下车时，他看了看手表：路上走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从西苑到这里，一路上走走停停，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是有点烦人。但下了车，满目青翠，空气清新，蝉鸣山幽，顿时神清气爽。

楼前还有另一辆小卧车停着。管理员小李笑迎了出来：总理，您有老长一段没有过来了。同志们都很想念您。周恩来倒毫无架子，亲热地与管理员握手：我这不是来了吗？大家都好吧？在这里工作有没有感到寂寞？有没有人闹调动啊？我的小客人到了？

管理员小李忙说：报告总理，没有没有。比跟您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已是天堂了，就是同志们大都年轻，有时感到闲得慌。但为革命工作、为首长服务，大家毫无怨言。楼里楼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啊啊，总理的小客人也是刚到一会儿。我只是纳闷，原先的女医生孟虹，怎么从二十出头回到了十七、八岁？越发水灵的不行，但又是一身护士打扮……。

周恩来松开了小李的手：小鬼，怎么这么贫嘴？忘记工作纪律了？「三个不」，是怎么规定的？小李连忙重又立正站好：报告总理，「三个不」是，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严守机密，守口如瓶。周恩来拍了拍小李的头：好了好了，你十四岁就跟我，我还不了解你？最近给你提了正营级，是不是？

四号楼沿山坡而建，为地上一层半、地下一层半的西式别墅。上五级花岗石台阶，进楼门，门厅铺着大理石，即使穿着皮鞋踩上去，也有一种清凉感。门厅右侧是会客厅，南墙整面都是大玻璃，窗外新绿迭旧绿，几树枝花招展，远处是碧水如带，峰峦起伏。会客厅后是餐室，有阔窗朝东，也是风光入画。餐室右边是厨房、工作人员宿舍。楼上一层为总理办公室、卧室、保健医生值班室、保健护士值班室。办公室面南，卧室面北，都很阔大，但陈设简朴。书房中央靠南墙一侧有一张单人床大小的书案，靠西墙一排书架，摆满了各类《辞源》、《辞海》、《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史达林文选》、《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以及《汉英大辞典》、《大英百科全书》等等。书案的北侧，有一圆形茶几，围有几张藤椅。茶几上已摆有一盘切得齐齐整整的西瓜、一盘透着清香的白兰瓜、一杯茶水。东墙上则是两扇落地门窗，其中一扇已经打开了，乳白色的纱帘飘飞着。窗外是个大阳台，亦是一座可观一百八十度风景的观景台。

因楼上一层铺着纯羊皮地毯，小李陪着周恩来总理上来时是悄无声息的。小李几间屋子找了找，回到办公室来煞是奇怪：明明领她上来了，还摆着西瓜、白兰瓜的，人呢？

一位身着素色衣裙、体态婀娜、长发披肩的女子，正俯身栏杆上，眺望着四周的湖光山色。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嫣然回首：总理，是

您……周恩来也有些眼睛发花：天啊，这不是孟虹吗？活脱脱又一个孟虹，粉面含春，眼波欲流，只是比孟虹更年轻，更水灵，天设地造，天设地造。可惜没有叫上摄影师，不然拍上几张「玉泉山仙子」之类，刊在《人民画报》上，不知要愉悦多少读者。

女子见总理疑望着自己，不禁羞的满脸通红，两只长胳膊无处可放似地垂着，可腰肢挺拔，亭亭玉立，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像在说：总理，俺真的不知道是您，他们什么都没有告诉，只说来西山，替一位首长针灸……俺也不知道这西山是在哪儿，像是在图画里……。

周恩来已经缓过神来，他亲切地朝女子走近，像个慈祥的长辈，拉起了女子的手：孟蝶同志，我们见过面的。那是几个月前，你刚进西苑医务处的时候，杨主任领着你到紫光阁参加过一次舞会，但你说你不会跳舞，不肯下舞池……也是尽忙着，一直没有顾上关心你……你好像也没有提出过要见我啊？可见大有大官僚主义，小也有小官僚主义……。

孟蝶轻松地笑了起来，仍带着些羞涩，却是又灿烂又妩媚。周恩来忽又怦然心动，难怪白乐天的诗里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一说啊！进到办公室内，周恩来才松开手，让孟蝶在圆茶几对面坐下：来来来，大热天的，先吃几片瓜吧！说罢，便亲自动手，以小银匙将一大片西瓜红瓤上的瓜籽儿一粒粒剔下来，之后放进一只小青花碟子里，再递过去：尝尝，解解暑气。今天你是我的小客人呢。

孟蝶激动得眼睛里水光闪动，嗓子眼堵得慌，胸口也怦怦跳着，连忙接过了，只是点着头，连声谢谢都说不出。

周恩来自己则拿起一片西瓜，没顾上剔瓜籽粒了，大口吃了起来：好瓜！孟蝶啊，你们大连有好西瓜吗？我是南方人，过去在广州、江西、武汉、重庆、南京，都没有吃到好西瓜。真正的好瓜，是这北京郊区的，又甜又沙。前些时候邓立群同志从新疆回来，说新疆哈密的西瓜，甜得跟吃砂糖似的，吃多了，嘴皮都会起泡，是因为那里的沙漠气候，太干燥……怎么，你还不动手？

孟蝶仍是脸蛋儿粉嫩嫣红的，忽然柔声说：俺听您讲话啦。难怪咱医务处的医生大姐们都讲，总理说话的声音真好听。

周恩来高兴地呵呵笑了：我倒是觉得你笑起来的样子最好看，正如那句成语说的，光彩照人。好好好，又红脸了，不说这个了。你到西苑工作已四个多月了吧？怎么样啊？远离家乡、亲人，想家没有？习惯不习惯？

孟蝶先是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报告总理，俺自上初中起，就在学校寄宿，习惯了在外生活的。何况，西苑这么好、这么重要的地方，许多人做梦也进不来的。首长们也和蔼可亲……。

周恩来以慈爱、夸奖的目光注视着小客人：我听你们医务处的负责人说了，你的注射、针灸技术很过硬，尤其是静脉注射，你算一绝。工作任劳任怨，服务态度优秀。还说你周末也不跳舞，关在宿舍里钻业务书……是不是想考医科大学啊？或许我能帮你一点忙呢。

孟蝶受了总理的表扬，一时又羞得满脸飞红：报告总理，俺不想考大学，俺只想通过自学，充实自己……俺怕上了大学，国家统一分配，就回不了西苑了，不是？

周恩来又呵呵笑了：傻丫头，果真是对西苑有了感情了。你去过菊香书屋，给毛主席做过针灸什么吗？

孟蝶埋下了脑袋：报告总理，只去过一次。毛主席一见了，就叫孟虹、孟虹、小孟夫子……俺报告主席，俺不是孟虹，俺是她妹子，名叫孟蝶……不知咋地，毛主席一听我不是孟虹，而是孟蝶，就没有兴趣似的，让我走了。我回到宿舍，哭红了鼻子。俺知道俺不如俺三姐，是大学生，有学问，懂诗词。

周恩来见她简单纯洁，简直是白璧无瑕，就更喜爱了：不要这么说。

我看你们姊妹是各有长处嘛。说心里话，我是更喜欢你一些。起码，你不像姐姐那么思想复杂……随便问一句，你知不知道你三姐去了哪儿啊？听说出了家？年纪轻轻，才貌双全的，何苦去与经书木鱼为伴？太可惜了。

我的问题，你可以不回答。

孟蝶见总理说的这么诚恳、真挚，一时感动得眼含泪花：俺三姐什么都好，就是这一次，俺不大看得上她。也真是想不通，她一个心

气那么高的人，怎地就要出家呢。俺也不知道三姐是不是真的出了家，去了哪儿？

怎么去的？好像有个什么獐子岛，獐子岛……是俺胡乱记下的地名，没个准性儿的……。

周恩来心中喜欢，脸上却一丝丝也不见流露出来：好了，好了，不说你三姐了……今天，你是我的白衣天使哩。我的右胳膊啊，抗战时期在延安骑马摔伤的，去苏联治过，后来就直不起来了，倒也无大妨碍。只是近些日子，总是木木的，有时拿份厚点的文件都费力。也吃过些舒筋活血药的中药，不见大效用。想到你是扁鹊、华佗的后人，给做做推拿、艾叶针灸……。

孟蝶见总理称自己为扁鹊、华佗后人，忍俊不住又笑了。当下，她请总理就坐在藤圈椅上，帮助总理脱去衬衣，脱去汗背心，光赤了上半身，开始做双肩及颈部按摩，并说：您不要怕疼啊！这儿是个痛点，对不对？

这儿也是一个，这儿还有一个……共是十几个痛点。您要是疼了，就哼哼啊，不然俺就不管。做推拿，最要紧的是捏痛点。有时会捏得人出冷汗。

但疼过之后就舒服，对不对？疼吗？好，再疼一点，再疼一点……怎么样？俺没骗您吧？是不是疼过了，就舒服？

周恩来额头上冒出一层细细的汗珠，自己拿过一块毛巾抹了抹。小扁鹊说的不错，疼过就舒服。这丫头，好手法，在按摩推拿上，似乎比她三姐更胜一筹。还不停地给你说话，唱歌似的好听。难怪杨尚昆说，谁家孩子要找了她做媳妇，全家有福。

这时，孟蝶绕到总理身前来。周恩来赶忙扯过衬衫掩了自己的腹肚。

倒是孟蝶笑了：您呀，比俺还害臊？俺是卫生学校出来的，最初看到病人光了上半身子，也是臊得不行。后来见怪不怪了。您身子很磁实呀……来来，把这条胳膊搁这儿，好推拿……周恩来闭上了眼睛，他的发木的右胳膊搁到了孟蝶的腿上。他感到了那腿的温软弹性。孟蝶不说话了，一手握住他的手腕，另一只手在他的胳膊来来回回地捏、

拿、抻、揉、砍、抓、遥不一会，整条胳膊就被做了热敷似的，无数穴位，也像被针刺似的有了麻辣感。孟蝶在喘气，一粒凉凉的东西滴在了他胳膊上。他的手指，一下一下，触到了什么？孟蝶出汗了。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周恩来觉得整条胳膊都发热了、活泛了、舒服了，睁开眼来，见孟蝶还在轻抚他，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疑疑地望着他，那近在眼前的粉嫩而饱满的酥胸，在起伏着，甚至像在召唤着。唉，又一个情种。

孟蝶，好闺女……。

俺在这……。

傻孩子，你怎么了？

第二十九章 宁为鸡首不做凤尾

毛泽东去北戴河疗养，中央工作恢复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三人轮值制，一人一星期的轮值主事。离京前夕，高岗获准去菊香书屋汇报情况。

高岗将两封告状信呈毛泽东审阅，都是告刘少奇的：一封是刘少奇的前妻王前从广州写来的，反映一九三七年刘少奇在天津主持地下党北方局工作期间，曾将党的一笔经费变换成金镯子、金戒指等贵重物品，回延安后并没有上缴党中央，而占为己有，且至今没有向组织交代清楚，是一项严重的贪污行为。王前的信是经由华南局书记陶铸以绝密件转上来的，因怕落到刘少奇本人手里，而特地委托高岗面呈毛泽东主席；另一封来自浙江省委，批评刘少奇近几年在保护私营工商业、保护私有制方面的一些讲话、指示，使省、地、县三级干部感到迷惑、思想混乱，摸不准中央究竟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要允许发展资本主义。信中还提到，隔邻的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也对刘少奇同志的某些讲话持保留看法，质疑刘少奇同志进城后坐到资本家一边去了。

毛泽东没有把两封告状信看完，便还给高岗：信既是到了你的手里，就还是由你去调查研究，跑一跑广州、杭州如何？多掌握些第一手的材料总是有好处。影不影响你值班啊？

高岗说：头一星期是刘少奇，第二星期是周恩来，第三星期才轮到我。眼下正好是个空档。

毛泽东说：只能给你一星期。我不在北京，你也不宜离开太久。许多事情，要盯紧些，马虎大意，害死人呢。

高岗见毛主席一脸病容，仍是这么信任自己，不禁感动得浑身都发热：是！我的主席。你一定要养好身体，健康长寿，党、国家、军队、工人、农民，都不能没有你！我这是掏心掏肺的话。我为什么和他们斗？我个人和他们没有任何私怨，历史上也从没和他们共过事。是路不平，要人铲，理不顺，要人扳！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搞右倾机会主义，保护、发展资本主义。不然，我们的革命就是柳条筐打水，白干了……我保证一星期来回。只怕坐火车跑了华南跑华东，时间来

不及。

毛泽东笑了：你如今也大有进步，学了恩来的一套，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搞社会主义，你倒是一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时间来不及？我晓得你喜欢坐飞机。沈阳这么近，也是飞来飞去。朝鲜战争期间，中央特许你有一架专机，还没有交回空军去？你就干脆孔雀东南飞，七天一来回嘛。到了广州，替我问候曾志，陶铸的爱人，在江西苏区，她和贺子贞是好朋友。到了杭州，见到浙江省委江华，也替我问候。顺带替我去看一个叫徐庄的园子，就在西湖边上。江华几次带信来，想请我去那里休息一段，说那园子宽大，游泳池、小戏台、小舞厅都是现成的。你告诉他，如果真想我去住，就一定不要再花钱整修，一切保持原样，一花一木都不准动。否则我不会去。

高岗掏出笔记一一记下。毛泽东问他，这么点事情还要记在本子里？

高岗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也是记下主席指示的原话，好下去原原本本地传达。

高岗回到东交民巷八号院家中，当即把饶漱石找来，告诉饶哥，主席要去北戴河，他则要去南方调查有关刘少奇的事情。你们中组部不能按兵不动啊，安子文那个坏东西，私拟了中央领导人员名单，就没事了？你们先开部务会议，批判斗争，责令他检查，一定要先打掉刘少奇的这条忠狗，联系他的历史问题来审查。

饶漱石却有些沮丧：高主席，有新的动向了，我正要向你报告……书记处已决定九月份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由安子文代表中组部做工作报告。刘少奇神通广大哩，他不说服主席，能有这项安排？中央的许多事，摇来摆去的，不可思议……。

高岗没等饶漱石说完，就像屁股下安有弹簧似的，一下子蹦了起来，怒不可遏地问：有这种事？千真万确？姥姥的，简直没有党法、王法了，组织工作会议，中组部部长不作报告，倒由他个刚犯下天大错误的王八蛋来做……乱套了，全乱套了！

高岗嚷着，忽又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跌坐回沙发去，抽出支大中华塞在嘴里，点上火，狠狠吸上两口，才说：我刚去看过主席，是病

得不轻呢。看来，他对付刘少奇一伙，也显得力不从心……也怪我，上次书记处开会，我请假回了沈阳，朱总司令去了广州，刘、周趁机一唱一和，大动手脚。

饶漱石说：高主席，我方才的话还没有讲完……上次书记处会议，刘少奇还做成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老乡师哲同志调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让中组部发文，改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属正部级；任命蓝苹接任师哲的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却不让中组部发文，不定级别……刘少奇和蓝苹，向来不大咬弦呢。

高岗的眼神由怒火中烧渐转为喜上眉梢：好，很好。你替我找找向明。他刚回了济南？派个可靠的人去一趟。让向明来蓝苹跟前烧一把火，同样的职务，师哲做算正部级，轮到她蓝苹来做，却无级别……只要把蓝苹的妒火挑动起来，他刘少奇就多了一名死敌，要有苦头吃的。别看主席平日并不喜欢自己的婆姨，一旦觉得受了欺负，就总是站在一边的。

饶漱石连连点头：好！好！好！电影明星可不是盏省油的灯，她要一旦张口咬人，肯定比蛇毒。

高岗说：还有，这一段，我们要抓紧了。万一主席身体不行了，中央权力落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手里，我们束手待擒？还是重新拉队伍上山？

前几天我回沈阳，就和张明远、张秀山说了，一旦听到毛主席病危的消息，他们要立即带一支精悍的人马进京。人数不要多，目标不要太大。要精悍，武艺高强，一人能顶十人用。到时候我们联络彭总、林总、罗总、徐总，还有江苏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江西的陈正人等等，文的不行来武的，一个晚上解决问题，把叛徒、变节分子一网打尽。

饶漱石说：高主席虑事周全，到时候给他们个迅雷不及掩耳……当然，不到万不得已，能不走这一步，还是尽量避免为好。

高岗带着张秀山、马洪、赵德俊等人，乘专机去了南方。饶漱石、郭锋则在中央组织部召开部务会议，紧锣密鼓地对安子文展开批判斗争。部务会议形势一边倒，同仇敌忾对准安子文，既批他的现行错误，

也揭他的历史问题。会议并做出临时决定：在安子文彻底交代、深刻认识自己的严重问题之前，必须吃住都在中组部机关大院里，不得回家，不得见客，不得向外打电话。安子文面对来势汹汹的整肃，一时不知道如何招架。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老领导少奇同志是不是也倒霉了？上下一起整？但开了几天会，饶漱石和郭锋他们始终没有提到刘少奇的名字，报纸上也仍在报导有关少奇同志的活动消息，他才稍稍安下心来。从来路线路线，上联下串。只要少奇同志不倒，他安子文就不可能一败涂地……而且，依照惯例，开会整他这一级别的高干，必须事先在会上宣布中央的有关批件。但连开几天会，饶漱石和郭锋都没有出示过中央的批件，算怎么回事？久经敌我斗争和党内斗争磨难的安子文，终于渐次揣摩出来其中的蹊跷。起初两天，他还对自己私拟中央两个名单的事认错、作检讨，面对一声声严词喝问，还有问必答；后来他就开始以沉默来抗争了。但也不能总是这么硬着头皮抵抗下去。唯有老领导少奇同志能对他施以援手。因为一旦自己被整倒，扯出许多人所不知的情节来，少奇同志是怎么也脱不掉干系的……。

一天晚饭后，安子文正独自一人在机关院子里散步，暗中监视他的人不知去向，忽见自己的专车司机小勇在司机值班室值日，便匆匆回自己的办公室兼临时住处取了几份材料，再返回院子里，看看左近无人，便悄悄走进司机值班室，问正在翻报纸的小勇：你敢不敢开车送我去西苑少奇同志家里？小勇是个复员军人，已替安子文开了两年的专车，见问，手里报纸一放：有啥不敢？你的专车又没有被上级收走，也没有被撤销职务，走！咱送你去。

车子开出机关后门时，站岗的士兵见是首长的专车，也没看里边坐的是谁，便举手行礼，放行了。十几分钟后，车子已经进了西苑北门，验了证，直驶到中海西岸上刘少奇副主席的院墙外。

刘少奇见是安子文忽然找来了，竟是吃了一惊：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你家里说你外出开会去了，你办公室的电话却总也打不通，出了什么情况？

安子文报告：正在组织部机关里接受部务会议的批判斗争，并被限制了行动自由。

刘少奇气愤地问：饶漱石有这样大的胆子？不经请示中央，就擅自召开会议，批判党的高级干部？

安子文随即交出几天来他所作的会议记录，以及饶漱石、郭锋等人迫令他交代的十几个问题。

刘少奇边翻阅材料，边说：你继续讲讲，他们怎样整你的？

安子文眼睛一红，掉下泪来：老领导啊，人家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把我们斩草除根啊！我安子文算老几？打狗欺主，人家是妄图从我身上打开缺口，而把矛头对准你。我算你的外围，肃清了外围，你就是他们的直接目标了。不把你拱下台，他们是不会罢休的罗。

树欲静而风不止。刘少奇见对方又在发起新一轮的攻击，反倒冷静下来：好吧！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来和他们周旋。我为了大局，看在毛泽东主席的面上，忍让得够久的啦。他们既然不肯休兵，我倒要领教领教他们的手段，看看究竟谁有好下场。这样吧，你还是回中组部机关去，不要让他们知道你来过我这里。以后他们批判你，你可以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要说。我会抽时间去一趟中组部，看看饶漱石如今变成了怎样的三头六臂！他们私设公堂对付你，肯定是严重地违反了党纪。我可以告诉你，党中央的多数负责同志，不会同意他们胡作非为的。

老领导给吃了定心丸，安子文回到中央组织部机关，态度越发强硬了。第二天，部务会议继续开会时，安子文发现又有五位新来的人出席。安子文认识他们，都是各大区的组织部副部长，便主动上前去一一打招呼。

那五位同志却只是冷淡的朝他点点头，而不肯和他握手。很显然，是饶漱石以组织的名义，把他们召进京来提供炮弹，以加强火力的。这还叫什么部务会议？

果然，会议一开始，郭锋就亮出了一张发黄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华北日报》，上面刊有〈徐子文等人反共声明〉。一时间，群情激愤，纷纷大声喝斥，甚至当场怒骂安子文为无耻败类、叛变分子、国民党走狗。主持会议的饶漱石要求他交代历史上的变节投敌问题。

安子文却不动声色，只是随随便便地看一眼那〈声明〉，若无其事地说：这事党中央知道，我们出狱是执行党组织的决定，是光明正大的，不是叛变行为。

饶漱石见安子文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登时大怒，拍着桌子说：白纸黑字的反共声明，登在敌伪报纸上，你还公然赖账？今天是党的会议，我命令你把一九三六年出狱的详细情况交代出来！

郭锋等人也插言：对！交代出来！你口口声声说你们出狱是执行组织的决定，那你交代，是哪一级组织的决定？当时的负责人是谁？是谁指使你们集体叛变的？

安子文头一昂，毫不示弱地说：我今天本来不准备开口的。看在各大区新来的五位同志的面上，我只得说，我们当时出狱，的确是组织的安排，为了保存一批干部力量。详细情形，是党的机密。中央书记处知道，毛主席知道。涉及大批党的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我不能向你们解释什么了。你饶漱石同志当时不在中央工作，今天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力过问这件事。

郭锋几位气的不行，离开座位，冲到安子文面前，要揍他狗日的叛徒特务！

安子文大叫：你们敢动我一指头！你们敢私设公堂？这是在哪里？这是在堂堂的中央组织部机关！

安子文的大叫声，倒是把郭锋几位震住了。饶漱石示意他们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去，并对安子文冷笑着说：谁要碰你了？脏了大家的手！你要什么死狗？简直就是块滚刀肉！还敢诬赖我们私设公堂？组织部的部务会议是私设公堂，老实交代你的问题！你想赖、想滑，没有那么容易！

安子文面对与会者的愤怒目光，面对饶漱石咄咄逼人的喝斥，反倒放低了声音：饶部长，在党中央的眼皮底下，量你也不敢私行逼供。要批评我私拟两份中央工作人员名单，我承认错误，并且不会拉扯上你。我一人做事一人担。要说别的，我无可奉告。

饶漱石本是一个较有素养、风度儒雅的人，这时却眼睛发红，恨不能一掌击倒这名顽固分子。但他的拳头只能击在硬木茶几上：安子

文！就凭你私拟两份中央领导人员名单，妄图私自组阁这件事，我可以处理你，开除你的党籍！你要顽固到底，拒不接受组织对你的挽救，拒不交代问题，你一定完蛋！完蛋！

郭锋这时领头喊开了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安子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变节投敌分子！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

高昂、激烈的口号声在小会议室内回旋、震荡，穿透墙壁传到了走廊外面。

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模样的人推门进来，在饶漱石耳边说了几句什么。饶漱石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惊讶，并故意拖延了一下，才交代会议由郭锋同志主持，继续揭、批安子文。之后极不情愿地起身离去。

饶漱石回到自己的大办公室时，见刘少奇已经坐在他的办公台上翻阅当天的报纸。刘少奇见饶漱石进来，也没有起身，倒像个主人似的，和蔼地问：忙什么啦？又在开会？开什么会？

饶漱石见刘少奇大大咧咧，占着自己的办公桌椅不动，摆出一副老上级的样子，只得拉过一把椅子对面坐下，而冷冷地回答：开部务会议，每月的例会。

刘少奇眼睛看住他，话里带话地说：你们的例会开得好热闹啊，走廊上都听得到口号声，是不是批斗会？你们又在批斗哪一位？

饶漱石毫无惧色，眼睛也直盯住这位新四军时期的老上级：部务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什么不可以？安子文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还不能批评？批评他就是开斗争会？

刘少奇并不计较饶漱石的顶撞，继续平和地说：没那么轻松吧？我连你们的会议纪录以及你们命令安子文交代的十几个问题都看到了！而且，你还从各大区抽调了人来参加批斗会，这算怎么回事？你请示了中央吗？报告了主席和书记处吗？你是组织部长，你的组织观念、组织纪律跑到哪里去了？

生姜老的辣，饶漱石不能不掂量掂量刘少奇话中带出的分量，于是反驳说：安子文的错误是严重的，不可饶恕的！我们开会帮助他，正是为了让他增强组织观念，遵守党的纪律。而且也是警告他，不要

狗仗人势，既是中组部的一名副部长，就应当尊重领导，不要妄图独揽大权。作为组织纪律，他首先要对部领导负责，而不是越过部领导，直接对上面的某个人负责，搞小圈子！

刘少奇说：很好，你好像对我窝了一肚子气，不过不要紧，我现在就坐在你面前，你有气，有意见，就统统放出来，如何？

饶漱石豁出去了，再也不能忍受刘少奇居高临下、老谋深算的大官僚架式：放就放！我不怕。幸亏中央还有个毛主席。你们在党的组织系统内左一个圈圈、右一个圈圈，使用干部，不看历史，不看贡献，而只是重视你们的那张关系网！你们所亲信、重用的人当中，包括安子文在内，有多少人历史上干净过？为什么要把他们的问题长期掩盖起来？为什么要重用本身历史有问题的安子文，来掌控组织部的人事大权？我是组织部长，他是副部长，为什么许多事情，都是由他个副部长说了算？中央要召开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为什么部长不能做工作报告，而要以安子文这个副部长来做？就说这次的部务会议，我作为部长，难道连在机关内部批评错误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刘少奇见饶漱石越说越激动，所涉及的问题也很尖锐，一时难于正面回应，便做出十足诚恳、谦虚的样子，和颜悦色地说：漱石同志，谢谢你的批评，谢谢你把心里的话掏出来。我相信你的话还没有完，我还应当虚心听取。只是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另约一次，做一次长谈，彼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地交换一次意见。对你今天所提出的，我一定回去认真思考，检查自己，好吗？你总要给我机会、给我一点时间嘛！至于你们对安子文同志错误的批判，我恳望你们要实事求是，不扩大，也不缩小，坚持团结同志、治病救人的方针吧。有关他私拟名单的事，一定不要再向外扩散了。现在是两笔账，一笔是他私拟中央领导人员名单；另一笔是有人故意扩散名单，已在党内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总之，要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千条万条，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我的这个意见，你能不能接受啊？

既然问题已经上升到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高度，刘少奇今天的态度又一直这么诚诚恳恳，甚至有些低三下四，饶漱石一时也就说不出别的，只好答应：可以，那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刘少奇高兴了，站起身来，有力地握住饶漱石的手说：漱石同志，我们到底还是新四军的老同事、老战友啊！四一年发生皖南事变，项英牺牲，叶挺被俘，党中央派我到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我是政委兼华东局书记，陈毅是司令员，你是政治部主任。不久我就报了你副政委兼华东局副书记。四三年年初我回延安之前，又一力向毛主席和中央推荐你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东局书记。那时，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嘛！为了推荐你，我还得罪过别的同志嘛，具体的名字我就不提了。为什么四九年进城之后，你、我反而越来越隔膜，甚至要分道扬镳了呢？我们起码也应保持同志间的正常往来，加强团结嘛。

饶漱石知道刘少奇是只政治老狐狸，诡计多端，是在对他施行攻心战术。他心里有数，只在嘴上说：我愿加强团结，建立在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希望少奇同志不要偏听偏信，让小人钻了空子。坦率地说，小人就在你、我身旁，最会两面三刀、造谣中伤、挑拨离间。

刘少奇知道指的又是安子文，便未予分辩，而说：那好，我们一言为定！不要让小人钻了空子，不论这小人的地位多高、职务多大！

饶漱石知道指的是高主席，但未指名道姓，不便反驳。尽管一百个不情愿，饶漱石的手一直被刘少奇拉着，出办公室，过走廊，下楼梯。他不得不一直送刘少奇到楼下后院停车坪，看着刘少奇上了车，车开走，才返回楼上会议室。他越想越觉得窝囊、气愤，进到会议室就冲着安子文喝斥道：好嘛！把你的主子请来了，又能怎么样？老实告诉你，谁也救不了你！你只能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包实检举揭发你上头的大人物，争取将功赎罪！

另说高岗率领陶铸、张秀山、马洪、赵德俊一行人，乘专机从广州抵达杭州。高岗在广州只住了三晚，受到义弟陶铸的热烈欢迎与款待。除了听取华南局党政工作汇报，高岗还找住在广州养病的王前同志长谈了两次，掌握了一批有关刘少奇道德败坏、生活腐化的新材料。相信这批新材料回京后呈报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对于处理刘少奇的问题会很有用处的。

高岗一行人没想到美丽的杭州竟然比南边的广州还炎热，简直就是个蒸笼。只说重庆、武汉、南昌、南京是长江中下游的四座大火炉，

杭州的炎热却一点也不比那四座火炉逊色。

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等人到机场迎接，并陪送到下榻的西湖宾馆吃西瓜、喝绿豆羹消暑气。由于高岗和江华不很熟悉，见面只是客气地寒暄问候一番。高岗及时地向江华等人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徐庄不准花钱修缮，一草一木都不要动，一切保持原样，否则他不会入住等等。

由于在广州时，高岗和陶铸、张秀山、马洪、赵德俊等人日夜长谈，分析局势，商议对策，加上长途飞行，大家都显得十分疲惫。陶铸是被高岗硬拉来杭州的。陶铸已经做惯了有职有权的封疆大吏，下辖广东、广西、加上一个海南岛，相当于过去的两广总督，因之对义兄高岗许诺提拔他进京做官事，一直兴趣不是很大。而且京城乃藏龙卧虎之地，功名利禄高度集中，必然是非丛生、福祸莫测，还是离得远些的好呢。古人云，不为福先，不为祸始，就是这个道理。但对于义兄高岗的一片至诚，又不能无动于衷。义兄和毛主席也是结拜过的，以义兄和毛主席特殊的情谊，在党的「八大」上取代刘少奇，是完全可能的。这次陪义兄来杭州，陶铸到底还是给自己留了一手：预先给在北京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也是过去在延安中央军委一起工作了多年的老友杨尚昆挂了个保密电话。杨尚昆说：这事你就算向中央报备过了，陪陪就陪陪嘛。回头我向主席报告一下，让主席知道你的行踪，就万无一失了。

晚饭后，专程从南昌赶来的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到了。高岗见到自己的老下级，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跟中午见到江华时大不相同。陈正人，一九〇七年生，江西遂川人，十八岁加入共产党，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在高岗手下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长。一九四五年冬随高岗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陶铸是副主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因之，陈正人见到高岗，就一口一声老首长，老大哥的叫得异常亲热。

陈正人和陶铸、张秀山、马洪、赵德俊等人也都是老同事。当年东北军区的老哥们，能在杭州见面，确是机会难得。高岗命人切了个大西瓜来，大家边吃边聊。当陈正人问起北京的情况时，高岗立即沉

下脸来，神秘地说：情况不大妙呢。我和陶铸老弟在广州谈了好几个通宵呢。毛主席被他们气病了，去了北戴河休息，派我到南方来，向各位交交底，让认认中央某些大人物的真面目。

陈正人一脸惊讶：有这么严重？我们在下面，看上去一切都还正常嘛！

高岗说：你问问他们，正常吗？很不正常，弄不好有大祸临头。我这不是吓唬你。今年年初，周恩来、薄一波背着毛主席党中央颁发新税制，引起全国经济混乱；上个月，刘少奇授意安子文私拟了中央领导人员的两个名单，妄图组阁。幸而被饶漱石同志及时发现，报告了主席，否则真要天下大乱呢。你们知道吗？他们私拟的那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九人名单里，刘少奇圈子的占去六人，周恩来圈子的占去七人，他们形成多数，而且大部分是地下党出身。像薄一波、刘澜涛、彭真这些人被捕过，填写了「反共启事」出狱的，政治历史都不干净！在中央，主席和我没有圈圈，是搞五湖四海的！可竟然成了少数。真正为打江山、夺天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除了彭总和我，其余连林总、罗总、陈总、刘总、贺总、徐总、聂总，统统榜上无名。在他们的中央委员名单里，也肯定不会有你们四位：陶铸、陈正人、张秀山、马洪。小赵是我的保卫局局长，就更没分了。

这公平吗？正常吗？那中国共产党，就可以改名为中国地下党、中国白区党了！

张秀山说：操姥姥的！是太不成个事理了，打天下流血牺牲，不见他们的人影儿；坐江山争权夺利，他们一个个大显其能！

一向不大说话的赵德俊，这时也凶巴巴地插言：干革命他们钻敌人的狗洞，今儿个他们倒成了英雄好汉，这些狗娘养的，什么玩艺？

马洪见赵德俊动粗口，忙说：喂喂，还是听高主席继续讲吧！

高岗讲话，一向口若悬河，雄辩滔滔，却又总是那老一套：请问天下是谁个打出来的？毛主席在江西时期就指出来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枪杆子里面出党组织，武装斗争出党的领袖。我们党的组成，从来分为红区党、白区党两部分。也就是根据地的党和白区的地下党。问题是，哪一部分是为主的？哪一部分是为次

的？谁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主要力量？当然是红区的党、根据地的党。可是四九年进城后，刘少奇利用中央分工，他管党务、干部之便，大量安插他的白区地下党亲信，主持中央党、政要害部门的工作。现在筹备召开党的「八大」，进行人事调整，他和周恩来的人马又妄图占据政治局的大多数席位。你们知道吗？他们要提出设立党中央总书记一职，由他刘少奇来出任。既然有了中央主席，为什么要设立中央总书记？要置我们毛主席于何地？在党的历史上，党总书记从陈独秀、向忠发、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闻天，都干了些什么？都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向忠发更是个大流氓加大叛徒……今天就是要重设此一职务，也应由毛主席信得过的人来担任，而轮不到他刘少奇！

陈正人听得浑身火起，气愤地问：刘少奇他们这么瞎胡闹，难道我们毛主席就没有察觉吗？

高岗说：老弟同志啊，政治局里许多不正常的情况，我怎么好和你们说？毛主席早已明察秋毫、洞若观火了，并且多次对刘少奇、周恩来发出警告，甚至连要对他们采取组织措施这种话都讲了！可是，一开起政治局扩大会议来，他们就占了多数。朱总司令是老好人，刘、周一唱一和，主席和我往往孤掌难鸣！

陶铸见义兄在省级干部面前这样议论中央政治局的内部情况，觉得很不妥当，便说：高大哥，这不是闹着玩的！我们都是自陕北起，就情同手足，跟了大哥走的！

张秀山见陶铸的话里带有某种怀疑的成分，便说：路线路线，一扯一大串，当然不是闹着玩儿的。高主席这次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南方联络各路诸侯，准备立马大干的！在北京，饶漱石同志已经揪住刘少奇的亲信安子文，开展整风了。听说刘少奇本人沉不住气，亲自跑到中央组织部大院，向饶部长表示接受批评、甘拜下风、请求增强团结了！

陈正人问：那我们该怎么办？中央什么时候召开会议？

高岗说：主席临去北戴河前夕，确实向我交了底，才要我到南方来了解有关情况并和各位打招呼的。中央不久就会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各省市的第一把手都会请去出席。主要议题就是调整中央领导班子，

扩大政治局和书记处，增设几位副主席。这次，我们都要豁出去，舍得一身剐，敢把二皇帝刘少奇拉下马！我们一定要让林总、罗总、刘总、陈总、贺总这些打天下的大英雄进入政治局，林总还应当进政治局常委会，彭总应当做副主席。

一直边啃西瓜边做记录的马洪，这时插上一句：按毛主席的意向，高主席应当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部长会议主席，取代现在的刘少奇和周恩来！

陶铸和陈正人既兴奋又有点儿疑虑：刘少奇、周恩来怎么办？往哪里摆？

高岗说：甭担心，我们毛主席早有安排了。刘少奇去搞议会，做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去做全国政协主席，管统一战线。我做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话，还是要发挥周恩来的专长，请他兼任外交部长，把国内、国际的统战工作都归他总管。

第三十章 郭毛唱和：文字革命

从北京东行三百余公里，即可抵达中国北方著名的海滨避暑胜地北戴河。北戴河海滨区的金色沙滩长达十几公里，海岸山丘低矮，坡度平缓，植满了四时青翠的松树、柏树。数百栋红瓦白墙或是蓝瓦黄墙的西式别墅，错落有致地隐现于绿荫丛中，正是家家面海、户户观潮了。大约海风长年劲吹的缘故，松柏皆不高大，却如一道绿色屏风，傍海绵延，不见首尾。海上碧波，岸上绿浪，相偎相映，是为渤海海湾内一颗秀丽的风景明珠。

过去，这里是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及外国使节的度假乐园，升斗小民严禁入内。一九四九年后，这里的所有房产——官僚买办、资本家资产，悉数没收为人民政府所有，变做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领导人的度假疗养地。平民百姓同样被严禁入内。海滨区景观最为明媚的一段，称为燕子窝，更是禁区中的禁区。燕子窝的绿色山坡上，一色的西式别墅群里，有座古色古香的宫院式建筑物鹤立鸡群似地，甚是醒目：黄琉璃瓦覆顶，金碧辉煌；暗黄色宫墙，庄重肃穆。院内雕梁画栋，亭台华美，游廊曲回。朱漆大门外一对青石狮子坐镇，威风凛凛。其实该座宫院建筑，只有外壳是中式的，内里的设备装修，如墙纸、窗橱、地毯沙发、抽水马桶、浴缸泳池自来水，无一不是舶来品。据传此一宫院最初为清末民初窃国大盗袁世凯所有，后为东北军阀张作霖父子占用。张作霖之后，做了南京政府北平行辕的一处行馆，由何应钦、李宗仁、傅作义先后入住过。抗战时期，日本华北占领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大将也曾占用过。区区一座海滨宫院，五十年间八易其主，实在算不得什么福禄之居、吉祥之物。

毛泽东主席胆识过人，从来想大事、干大事，井冈山住过茅棚，延安城外住过窑洞，在住房一事上，一向不计较原主人是谁、下场如何的。

而且越是旧时大官的房子越是要祝今次来到北戴河滨，即入住在这座袁大总统的宫院式行馆中。他的轻度中风，口眼不斜，头脑不晕，原不是什么大病。经过医疗保健组的专家们精心调理，加以日日下海

游泳，肥硕的身体很快晒成了古铜色。

一天下午，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前来拜望他。

两人谈起了文字改革的事。这在他们之间已是个多年的老话题。毛泽东问沫若兄，我们中国的汉字究竟有多少个？

郭沫若有备而来，当即掏出笔记本，列数出有关典籍中的汉字数目：《说文解字》，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林》，收字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玉篇》（今本），收字两万二千七百多个；《类篇》，收字三万一千三百九十一；《正字通》，收字三万三千多个；《字汇》，收字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中华大字典》，收字四万七千二百个。

毛泽东听罢赞叹道：沫若兄真是做学问的人。请把这个资料抄一份给我。马叙伦先生也给我一份资料，和你列举的汉字数目大同小异。

郭沫若谦逊地说：主席才是真正做大学问的人，看问题高瞻远瞩，谈问题点石成金。今年春天，我学习了你对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议的四项指示，特别是其中的第二项和第三项，直令我茅塞顿开：对呀！既是文字改革，就要大破大立，拼音字母为什么还要搞成方块字笔划形式？主席提出要便于沿一个方向书写，就一定要打破方块，丢掉一、丨、丿、フ、厶、し、く等传统笔划。方块字基本上是个框框，几万个大大小小的框框，束缚了我中华文化数千年……。

话一投机，毛泽东高兴了：沫若兄，还是你的脑子好使！和我想得到一起，我们同是异想天开派。不像我那几个老同事，脑筋不用在正事上。所谓色盛者骄，力盛者奋，未可以语道也。

谈着谈着，毛泽东忽又对刘少奇、周恩来大不满意：刘是怀疑派，认为汉字已经沿用了四、五千年，每个字都成方块，已经根深柢固了，只可以简化，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后来受到我的批评。世界上没有不能改变的事物，万事万物都处于改变之中，包括方块字。他才勉强同意了；周一向处事圆通，我无论讲任何话，他都会表示拥护，很少唱反调。但实际上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你知道的，一九五一

年我就提出成立一个专管文字改革的机构，叫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并提议马叙伦先生做主任。这下子好了，由于马先生是中央政府委员兼教育部部长，周就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加进了「研究」二字，叫做「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安排成教育部下面的一个附属机构，研究研究去了。一个「拖」字，好生了得！两年来，他们研究了多少钱？研究到何年何月，哪朝哪代？我看只是弄了批人吃皇粮，虚应差事而已。

郭沫若对于涉及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话题，向来小心翼翼，从不插嘴的。他字斟句酌地说：这「研究」二字，我也以为还是去掉较好，名正言顺称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嘛。主任可以另委他人，也可以仍由马叙伦先生做。他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说文解字研究方法》、《六书解例》等著作，的确学有专精，在文字学上是很具权威性的。另外，为慎重其事，可否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教育部独立出来，提升为部级机构？

毛泽东抚掌道：沫若兄，我们又想到一起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独立建制，级别可以比教育部更高些，与文化教育委员会平级。务使有职有权，有钱有人马。多请些学者、教授、专家参加，包括符定一、周有光、丁声树、王瑶等人。我的秘书胡乔木也去挂个委员，做我的联络员。

郭沫若忙说：润芝主席，我还是那句话，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书同文，车同辙，是他的千秋伟业。不管后世怎么骂他，他也是千古一帝；新中国在你领导下，如果成功改革了文字，走上了汉字拼音化加沿一个方向书写化，就更是造福我中华民族，创万世不朽基业了。

郭沫若，一八九二年生，四川乐山人。长毛泽东一岁。一九一四年赴日本学医，后攻读文学。一九一九年发表诗作《女神》，后被誉为中国新诗的开山之作。一九二一年在上海创建左倾文艺团体创造社。一九二四年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倡导革命文学。为人风流倜傥，被鲁迅斥为「流氓才子」。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正是这一年的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郭沫若第一次见面，相谈甚为融洽。那时，毛泽东尚属革命阵营内小有名气之辈，郭沫若则是

大有文名的了。初次见面，郭沫若却对毛泽东有了深刻印象。他在《创造十年续编》一书中写道：在祖涵（即林伯渠）房内，遇见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披在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声音很低而娓娓……可见在当时，郭沫若并没有把毛泽东看作刘邦、项羽式争雄天下的王者，而只是视作张良式谋臣，男人女相，脸皮嫩黄细致，状貌妇人好女而已。那时，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骨干，邀请郭沫若去讲授过《革命文学》。不久郭沫若随军北伐到了武汉，毛泽东也随后赶到，两人再度见面。一九二七年三月，郭沫若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背叛革命屠杀共党之行径」，深受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赞赏。郭沫若因此受到南京政府通缉，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秘密加入中共。起义失败后，周恩来逃亡香港，后转上海地下党中央。郭沫若则流亡日本。毛泽东未参加南昌起义，回到湖南发动秋收暴动，率领农军上井冈山效法水泊梁山割据造反去了。

自一九二八年起，郭沫若旅居日本十年，潜心研究中国先秦上古文化，先后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奴隶制社会》等著作，轰动中外历史学界，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一九三八抗战爆发，蒋委员长颁令撤销了对他的通缉，并恭请他回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南京撤退之前，中共代表周恩来到南京向蒋委员长汇报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事，又与郭沫若恢复了联系。

为了与国民党争夺文化名人郭沫若，一九三八年夏，经毛泽东、周恩来提议，延安的中共中央决定，尊郭沫若为鲁迅之后的中国文化领袖、中国新诗的奠基者、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面旗帜。一九三九年七月，郭沫若的父亲病故，由重庆回乐山老家奔丧。毛泽东闻讯后，特委托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敬上挽联：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朋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毛泽东的这副挽联匠心独运，藉追悼其父，而盛赞其子。郭沫若

自然心领神会，感佩万分。抗战时期，他陆续创作了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孔雀胆》，在陪都重庆上演，引起轰动。身居延安的毛泽东听到消息，也大表赞扬。郭沫若为表示感念之情，特将《虎符》的剧本托人送给毛泽东，请予教正。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郭沫若的历史论着《甲申三百年祭》。文章总结了明末陕北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成功进入北京后，因胜利而骄傲、而腐败，很快陷于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

这是郭沫若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苦心孤诣地为共产党写下的一份内容独特的劝进表。文章由周恩来带回延安，呈交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击节叫好，大赞及时雨、警世名篇！当即列为延安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讨论。当郭沫若在重庆得知自己的《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如此激赏、重视时，便给毛泽东写上一信，盛赞毛的文韬武略、丰功伟绩，预言新的时代、新的国家、新的领袖，非毛一人莫属。毛泽东接读郭沫若的信，也很高兴，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写回信：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

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不？

重庆延安，鸿雁往还。郭沫若已经不再把毛泽东当作「状貌妇人好女」的谋臣张良式人物，而是尊为争雄天下的刘邦式英明领袖了。毛泽东本人呢？似乎更乐于把自己喻为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式农民起义首领，但又力图避免重蹈李自成、洪秀全们「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旧辙。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谈判和平建国大计，入住党国元老张治中的公馆桂园。郭沫若与毛泽东武昌一别十八载，重庆相逢五十天。第一次到桂园拜会时，他见毛泽东身带一只怀表，不时掏出来看时间，当即脱下自己手腕上的瑞士名表相赠，毛泽东愉快收下，十分珍惜。此后郭沫若数度赴桂园，与毛泽东交谈建国纲领。「驱逐帝国主义」、「没有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是共产党闹革命的老路数，轮不到郭沫若说三道四、班门弄斧；郭沫若为之献计筹谋者，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明建设。他们海阔天空，纵论古今，其间谈到了统一中国方言、简化汉字书写，直至彻底的文字改革。郭沫若搬出他考证殷墟甲骨文时「大胆设想、大胆创新」的经验，设想出一条全新的路子：汉字能不能突破方块形式，走拼音化道路？

郭沫若的浪漫诗人式狂想与同是政治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一拍即合。毛泽东虽然将信将疑，仍连连击掌，称其为大妙哉，大善哉！并告诉郭沫若，他在延安请了英文教员，已经学了好几年英文了。他很欣赏英文，简简单单二十六个字母，加上一些并不很复杂的语法拼写，就变化无穷，丰富无比，据说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收罗的英语单词已达数十万个？大清王朝编纂的《康熙字典》所收汉字，不也是四万多个吗？中国科学文化落后，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汉字也实在是只拦路虎！你想想，我们中国人念书，从初小到高中，整整十二年教育，不基本上是在认字写字？直到读完大学，也只认得下一万多个方块字。方块字一笔一划，每个字都是独立结构，自成一体，基本上保存着象形文字的特征。学了字还要学词和词组，简直就是个大迷魂阵，千沟万壑，支离散漫，把我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大半精力都消耗掉了！再看看人家英文、法文、俄文、德文，都只有二十几个简简单单的字母，

加上各自的语法拼写，就变化无穷，丰富无比。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我，一人手拎个小打字机，半张报纸那么大，就可以走遍天下。可我们的中文打字机哟，除了机子本身，还有加上八千字到一万字的字盘，你说笨不笨？一看就知其落后不行。沫若兄，西方国家科学昌明，新技术突飞猛进，实在是得力于他们简单的二十几个字母所演化出来的教育文化呀！

郭沫若没想到毛泽东把文字问题看得这么透、想的这么深，对汉字文化之弊病如此大彻大悟，乃是一代明君、万乘英主才有的大智能、大韬略。郭沫若兴奋地说：润芝兄，文韬武略，英才盖世，只要你今后得了天下，我愿在文字革命上，一尽绵薄之力。

毛泽东也兴奋地说：沫若兄，本党胜利之日，我当聘你为国师，如何？

郭沫若说：国师不敢，作一幕僚或可。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传下千秋不朽基业；毛主席改革中国文字，更要造福我华夏子孙万万世。

一九四六年春，国共内战爆发，郭沫若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先后到南京、上海、香港等地领导文化界的反蒋活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乘轮船离开香港赴东北解放区。翌年二月一日，郭沫若和沈钧儒、李济深等联名致电毛泽东：同人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迭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二月二日，毛泽东覆电：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覆，敬表欢迎。二月二十五日，郭沫若一行从沈阳抵达北平。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郭沫若前往西苑机场迎接，二人热烈握手，毛泽东高兴地说：沫若兄，从此我们要在一个锅里舀饭吃了！当晚毛泽东设宴招待郭沫若等，郭沫若向毛泽东表示，庆幸自己今后能做一名小学生，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为国家服务。六月，新政协筹委会上，郭沫若被尊为新政协副主席。七月，郭沫若在全国文代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作大会讲话时，表示今后要努力学习，努力改造，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做一名毛主席的学生。

有新中国文化泰斗之称的郭沫若，低三下四地把自己定位为毛主席的学生。毛泽东自然是十分受用的了。一九五〇年八月，郭沫若看了电影《武训传》之后，大表赞扬，并为《武训画册》题词，盛赞武训「敛金兴学，舍己为人，千古难得」。不久，毛泽东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把武训斥为地主阶级的走狗、封建主义的奴才。郭沫若立即向毛泽东写信，检讨自己政治思想上的错误。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首名为《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的歌词，唱道：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人民的欢呼声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帕米尔高原，来自太平洋，来自珠穆朗玛峰，来自鸭绿江。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领袖毛泽东！

号称现代文化硕儒、史学巨擘，纵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一旦落入吹牛拍马、斯文扫地的巴儿狗窠臼，必然智拙词穷，儒术糜烂，文章腐朽，真可谓人无人格、文无文格了。

自一九四九年进京后，郭沫若为毛泽东开创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确竭尽心智，不遗余力。毛泽东也经常私下召见他，重叙旧谊，并与之诗词唱和。他曾多次主动请缨，要求由他组织人马，来主持文字改革工作。毛泽东却一直未予首肯，而让著名的教育家、文字学家马叙伦先生领军，主持该项革命大计。

一九五三年三月，毛泽东命他的秘书胡乔木，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传达了她的四点意见：一、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数万万人民，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二、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划上还是太繁，有些地方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书就是打破了方块体势的；三、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四、过去拟出的七百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基本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才算得上真正的简化。

毛泽东的四点意见，实为对文字改革的四项指示，在与会的学者、专家们中引起热烈的讨论。有人认为是毛主席为文字改革工作指出了方向、道路；也有人感到不知所云而无所适从。主持会议的政务院教育部长兼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叙伦老先生，却独具慧眼地感觉到，毛主席的四项指示中，最重要的是第二项和第三项。拼音字母的形式，不是方块形式，那能是什么呢？沿一个方向书写（一边倒）？就只能像英文那样，自左往右书写……难道拼音字母可以搞成拉丁字母形式？

这次毛泽东和郭沫若同在北戴河避暑休养。郭沫若来见毛泽东，谈及文字改革工作时，即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具体方案，叫做先简化后拼音，先语言后文字。具体做法是分三步走，也可以三步同时走：第一步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又称国语），以统一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种奇奇怪怪的方言。普通话以北京话为基础，加以适当的提炼及规范；第二步是分期分批简化汉字，简化字以传统的草书、行书为依凭，首先简化一千五至三千个常用字，最后把汉字简化到七千字左右，每一字的笔画尽量减少到十画以内；第三步是汉字拉丁文拼音化，就现成的二十六个拉丁文字母来组合，根据汉字的四声分成声母、韵母两大部分。即如英文字母的 A、B、C、D……我们可以念成啊（A）、玻（B）、雌（C）、得（D）……；声母二十一个：b（玻ㄅ）、p（坡ㄆ）、m（摸ㄇ）、f（佛ㄈ）、d（得ㄉ）、t（特ㄊ）、n（讷ㄋ）、l（勒ㄌ）、g（哥ㄍ）、k（科ㄎ）、h（喝ㄏ）、j（基ㄐ）、q（欺ㄑ）、x（希ㄒ）、zh（知ㄓ）、ch（蚩ㄔ）、sh（诗ㄕ）、r（日ㄖ）、z（资ㄗ）、c（雌ㄘ）、s（思ㄙ）；韵母三十六个，比如 i（衣ㄟ）、u（乌ㄨ）、ü（迂ㄩ）、a（啊ㄚ）、ia（呀ㄚㄚ）、ua（蛙ㄨㄚ）、o（喔ㄛ）、uo（窝ㄨㄛ）、e（鹅ㄜ）……最后达到以上述声母、韵母拼写单词句子的终极目的。

毛泽东认真听取郭沫若关于文字改革的新设想汇报，十分兴奋：太好了！声母、韵母相加，共是五十七个，太好了！这就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了，彻底破除方块形式，沿一个方向书写，形体上和英文大同小异……。

兴奋之余，毛泽东又不无惋惜地问郭沫若：那一来，盛行了五千

余年的方块字，最终就要消失了？有那么一天，我们的书籍、报纸，印刷出来，大约也就跟英文、俄文的书报相类似了？

郭沫若说：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拉丁文拼音方案由中央人民政府审订通过后，以法律文件颁行全国，从幼儿园开始教授拼音文字，所有学校课文，均在方块字下附上拉丁文拼音，即一行方块字附一行拼音字母，以后再从学校扩展到社会，扩展到成人书报，最后达成方块字被拼音文字所取代。到那时，在普及使用这个层次上，方块字是消失了。但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比现在要容易、快速多了。不像现在许多人读了大学，仍是白字先生。就是到了那时候，我们的方块字作为一种古老、高雅的文字，也不会完全消失，可以由书法艺术保存下来呀！大专院校可以专门设立一个中国汉字书法艺术系，由少数书法艺术家代代相传，仍可以有隶书、正楷、小楷、魏碑、颜体、柳体、瘦金体、行书、草书，乃至张颠、怀素式狂草……。

毛泽东表示完全赞同，并高兴得站了起来，在客厅里边踱步边说：沫若兄！这回我们俩算珠联璧合了！我想了个方向、路子，你却把它技术化、具体化了。

郭沫若连忙站起身子，陪毛泽东边踱步边谦恭地说：容我班门弄斧，套用一句军事术语吧！主席是位伟大的战略家，我至多算一名战术家而已。或者说，主席是上将的统帅，沫若只是一名将兵的师、团级干部……。

毛泽东哈哈大笑：刘邦将将，韩信将兵？沫若兄，对不对，你是文坛领袖、史学巨擘嘛！

郭沫若说：过奖，过奖了。我上面简单汇报的以二十六个拉丁文字母重新组合，变为我们的五十七个拼音字母，我已找马叙伦先生讨教过多次，正好他和一些研究委员也想到这上头来了。这是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结果，还须不断补充、完善。不过，也有的研究委员认为汉字拼音拉丁文化是异想天开、神经错乱，是疯子的狂想；还有人骂文字改革是文化叛乱，出卖祖先，贻害后人。

毛泽东说：那些故步自封、头脑僵化的人才是精神病患者，不要

理睬他们。我们做任何一件除旧布新、前无古人的事业，有阻力是正常的。有人冷嘲热讽也好，背后骂娘也好，只会鞭策我们搞好工作，努力进步。

郭沫若说：文字改革工作，确是在主席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拉丁字母拼音、拼写方案研究成功了，也就为我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为我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重新起飞，繁荣昌盛，打下了全新的基础。因此，我和马叙伦先生都有个想法，就是要求把中文的拉丁字母拼音拼写法，命名为「毛泽东汉语拼音拼写法」。

毛泽东站住了，好一刻没有吭声。

郭沫若回到茶几旁，躬身拉过一张便笺，把「毛泽东汉语拼音拼写法」这一名称，以拉丁字母拼写下来，给毛主席看，并念道：Mao Ze Dong Zhong Wen Pin Yin Pin Xie Fa!

毛泽东大喜：太好了！和英文书写一个样。此事成功了，沫若兄和马先生功垂史册！至于用什么命名，并不重要。我是历来反对以领导人的名字去做什么城名、地名的。前年，我湖南老家的省委书记省主席都来说项，要求把长沙、湘潭、株洲三座城市连成一片，建成中国第一大城市，命名为「毛泽东城」，我就不准他们搞。湖南可以搞「毛泽东城」，别的省要求搞「毛泽东县」、「毛泽东厂」怎么办？此例不可开。城市搞得太大，只方便美帝国主义扔原子弹。当然，也不是说「毛泽东」三个字就做不得它用，去年铁道部要求把一个火车头命名为「毛泽东号」，我就同意了。

毛泽东留下郭沫若共进晚餐。他知道郭沫若有海量，特意命人取来贵州茅台，自己则只喝绍兴状元红。

第三十一章 书记处生活会

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休养一个半月，惹下两宗生活失于检点、不够严肃的插曲儿。其中一宗还甚有危险性。幸而负责他安全警卫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及时发觉，采行了预防性措施，才没有闹出车祸事件来。

事情出在专车司机张勇的妻子小梁身上。张勇，河北阜平人，原是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司机。一九四八年四月底，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军委直属支队从陕北、山西转战到华北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聂荣臻司令员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与敬意，而把自己的座车——一辆缴获来的美式高级吉普车，连同司机张勇一起送给毛主席代步。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并说，我和恩来、弼时是从马背上下到了汽车上，标志着革命战争的顺利进展。华北军区的另外两位领导人薄一波、萧克，也效法聂荣臻，把各自的座车连同司机分送给了周恩来和任弼时。

张师傅三十出头年纪，贫苦出身，十七岁参加八路军，十八岁入党，二十一岁给聂司令员当专车司机，二十四岁起转任毛泽东主席的司机，已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生活了近六个年头。一九五〇年国庆前夕，经毛主席亲自批准，张勇与北京协和医院一位漂亮的护理员小梁结婚。小梁名艳玲，北京人，城市贫民出身，为人热情大方，明眸皓齿，肤色白嫩，是为丰乳肥臀却又腰细腿长一类性感型女子。她日常在协和医院伺候病人，只在周末或节假日才能获准进入西苑菊香书屋南院，与小张相聚。她每次都要求见见毛主席。毛主席倒也很喜欢她这个北京普通市民的女儿。只要小张来报告，家属来了，想看看主席；毛主席总是放下案头的工作，趁便休息休息。两三年下来，梁艳玲在毛主席面前，也就如同家人一样，有说有笑，亲密无间了。毛主席还常常拉住她的小手，问些协和医院及北京市民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也算察访民情了。还请她和小张吃过饭，主席家乡风味菜，又香又辣，直辣得她个北京小媳妇肚脐眼儿都疼了。每想及此，梁艳玲就要幸福到心里发抖、眼睛发酸，不知如何来报答伟大领袖的恩情。你想想，

毛主席是个比过去的皇上还位高权重的伟人，她一名普通市民人家的孩子，能常去看望，并拉住手儿话家闲、问寒暖，留茶留饭，不是新中国、新社会、新时代，能有这种天大幸福的事儿？

张勇和梁艳玲结婚三年没有孩子。起初他们本人倒也不大在意。周总理、彭老总不都没有孩子？张勇老家阜平乡下的父母大人却急了，张家三代单传，岂有儿子结婚三年，媳妇不见有喜之理？连带艳玲的父母，虽是京城里的居民，也是没有知识文化的老一辈人的见识，一直嚷着、催着要抱外孙。无形中给小俩口造成了心理压力。有时小梁也抱怨丈夫干那活儿本钱不足又不肯卖大力气，总是匆匆忙忙，敷衍了事；张勇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影响，就更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觉得不能满足妻子的欲求。一次小俩口斗嘴时，张勇无意中说道：在俺阜平乡下，从前还兴借胎呢！啥叫借胎？就是年轻夫妇多年生不下娃儿，做丈夫的就允许婆姨到外边去打几回野食，种下籽粒儿回家来。你嫌俺没本事，也可以到外面去借个胎，只要生下娃儿姓张就成！梁艳玲听丈夫这么没出息，先是红头胀脸的恼了一阵，后却喜上眉梢地娇嗔道：这可是你个大老爷们提出来的啊！

我要借胎，也不借你我这样的平头百姓，要借就借个大人物的籽儿。到时候种籽粒儿回来了，你可不许吃醋生事啊！

夫妻说笑斗嘴，过后也就丢在脑后了。这次张勇要随毛主席来北戴河养病，梁艳玲在医院请了一个月的事假，也到北戴河休息来了。并经毛主席本人指名，要小梁做他的临时护理员。对于这项特殊安排，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罗瑞卿部长是不同意的，认为有违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制度。毛泽东主席却让张勇自己去找罗部长传话：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要服从活的，还是活的要服从死的？况且认识小梁已经三年，政治上信得过，又是护理专业，工作能胜任，云云。话到这份上，公安部长还有什么好说的？护理护理，无非是替主席换换衣服被褥，洗洗内衣内裤，剪个手指甲、脚趾甲，系个皮带、鞋带，或是脱个鞋子袜子裤子，擦个身子什么的。

先时这些事情由几名男卫士轮流来做，粗手笨脚的，还常常惹得毛主席生气呢。

于是长相妩媚、丰乳肥臀、腰细腿长的梁艳玲，在毛主席身边做了二十来天的特殊护理。毛主席习惯夜间工作，白天休息。每天凌晨三、四时上床，下午三时才起床用早餐，因之工作人员都要跟随伟大领袖这种晨昏颠倒的作息时间转。不过每日凌晨一时，主席用过消夜后，没有特殊情况，只留下一两名医护人员值班，其余工作人员都可以去休息了。小梁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五时或六时才回到丈夫身边来。进到丈夫的被窝前，倒也都要先去冲一个澡，做一番洗漱工夫的。一天，小梁忽然提出想吃腌制的酸白菜，并悄悄告诉丈夫，在北戴河玩了这么久，想回北京协和医院去上班了。张勇隐隐觉得妻子的身子出了情况，也就悄悄问：你是不是有了啊？是谁给老子种下的？小梁红着脸蛋不肯说。在丈夫的连番追问下，只得反问：你不是许我借胎吗？还说只要娃儿姓张，你就保证不吃醋生事吗？

梁艳玲要回北京，毛泽东主席特意请他们夫妇去吃了一顿饭，喝了绍兴状元红酒，以示送行。张勇在主席面前，照样恭恭敬敬，有说有笑，表现得毫无醋意似的。过了几天，他的好朋友、卫士小赵向罗部长汇报了一个异常情况，说是梁艳玲回北京后，张勇搬回集体房间来住，晚上老是听他磨牙讲梦话，咕嘟什么伟大的人物，原来也乱搞女人，占人的妻子，老子下回出车，就要撞了去……。

罗瑞卿部长听了汇报，吓出一身冷汗！这还了得，主席的专车司机，讲这种梦话，有这种念头？太危险了！万一主席真的出了车祸，自己怎么向中央交代？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出解释？但罗部长不动声色，第二天一早，就叫上专车司机张勇同志，立即开车送自己回北京参加一次紧急会议。回到北京，罗部长即把张勇同志交给了中央军委办公厅。过了一会儿，即有军委办公厅的负责人向张勇颁布了调职命令，命他去福建前线某部汽车营任营长，立即动身，家属亦可随后调去。

罗瑞卿采取果断措施，及时替毛主席排除了一大隐患，应当说，算是立了一次新功。他在返回北戴河之前，分头向朱总司令、周总理汇报了情况，交代了那个名叫梁艳玲的「特殊护理员」的来龙去脉。他并检讨了自己工作失职，没有坚持党性原则，只顾了主席的面子，

而违反了中央保卫工作条例。他也提出了要求：如果中央书记处不做出决定，劝诫主席注意自身的安全，避免再出类似的情况，他这个公安部长就没法子当下去了，只好请中央仍调他回野战部队去工作。

朱德总司令德高望重，日常以休息为主，甚少过问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听了罗瑞卿的汇报，他给周恩来挂了电话：恩来啊，润芝到北戴河养病，蓝苹为什么没有陪去？出了点小情况，已经被罗长子他们排除了，你知道这事吗？周恩来回答：罗部长已来过我这里，也提到了蓝苹为什么没有去陪主席的问题。我都没法子解释，主席和蓝苹早就分开住了，早就不行周公之礼了……主席诗人气质，感情丰富浪漫，喜欢漂亮的人儿。这事怎么说呢？总司令，是不是麻烦你先和少奇同志通个气？一切以主席的安全为重。罗长子的担忧很有道理，主席的安全，主席本人也要注意、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

朱德给刘少奇挂了电话。刘少奇因不分管军事、公安两大战线的工作，而没有听到罗瑞卿的汇报。刘少奇未便在电话里说什么。两人相约晚饭后到南海瀛台上散步。在迎熏亭的石凳上，刘少奇倒是向朱老总说了几句心里话：润芝兄近几年个人生活方面比较放任，影响不好。女孩子就像换衣服似的，我都数得出一些名字来，什么孙维世、龚澎、孟虹、苏玫、孟蝶，现在又闹出个梁艳玲。连自己专车司机的老婆都搞，真是韩信带兵，多多益善了。

朱总司令呵呵笑了：少奇啊，看来你是了解情况的罗。不过，龚澎没有那档子事的。润芝几次想找她做英文老师，她都推辞掉了。是恩来在暗中保护她。她和孙维世不同，维维是自己往上靠的。苏玫、孟蝶是谁？我怎么没听说过？

刘少奇说：苏玫是康生同志的姨妹子，人民大学教员。听说和她姐夫也不大干净。孟虹出走后，经康生同志的爱人曹轶欧的介绍，她进菊香书屋当了主席的英文老师。说是一次被蓝苹撞见了尴尬事，臭骂了一顿，后来吓得再不敢进菊香书屋了。孟蝶是孟虹的亲妹子。主席命谢富治去东北寻找孟虹，结果把她妹妹给找回来了。光美告诉我，姐妹俩是一个模子给浇出来的，只是妹妹比姐姐更好看，而且心灵手巧，尤其是给婴儿做静脉注射，有绝招……总司令啊，上面这些女孩

子中，孟蝶和梁艳玲二位，对主席的安全最具危险性。这次的情况，总算是被罗瑞卿同志及时处置好了，今后怎么办？

朱德点点头，说：是要帮助、劝诫一下润芝。虽然属于他个人的生活小节，但安全问题是中央的大事。想想看，如何来提醒、劝诫他？

刘少奇问：恩来知不知道这事？他有什么想法？

朱德说：正是恩来要我来和你商量、商量的，他提的原则是，对润芝要既尊重，又帮助。

刘少奇以手指拨敲着自己的额头想了想，才说：现在由书记处召开生活会，时机并不成熟。因为我们要保护一下罗长子，不能说出是他向书记处反映了情况。如果由蓝苹出面来吵，在书记处内部闹闹，我们就好讲话了……目前的办法，是尽量缩小范围，由他们一中队^⑨党支部第一党小组召开生活会，就那么四、五名党员，连秘书们都不参加，给毛主席提提意见，生活上应注意的事项，等等。

朱德先是笑着点点头，后又摇摇头：只怕行不通。让他身边的几名卫士给他提意见？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战士，没有成家的青皮后生，去谈男女关系的事，有这个可能吗？

刘少奇也苦笑：也是的。总司令，这事我们暂时放一放吧。要有适当时机，才能在书记处碰头会上提出来议议。不然，让润芝误会我们几个对他搞小动作，就麻烦了。既要尊重润芝，又要爱护润芝，一切从全党的利益出发，也是从润芝的安全出发，来采取些相关的措施。

朱德、刘少奇迎熏亭谈话之后不久，北戴河那边又出了新情况。事情由彭德怀、江青两人闹开来。原志愿军歌舞团改建制为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亦称中南海文工团）后，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驻地作慰问演出。一天傍晚，毛泽东主席在一批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于习习海风中，与警卫战士们一起观看了文工团的露天演出。其中，有一曲名叫《洗衣歌》的藏族舞蹈，表现一群天真美丽的藏族姑娘相互争逐着为进藏解放军战士洗衣裳，反映军民鱼水情内容的，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兴趣。每位女演员都丽若天人、舞姿曼妙、歌喉清纯。演出结

^⑨毛泽东的卫队为中央警卫局第一中队，属营级单位。

束后，毛主席上台与文工团团员们一一握手，并照相留念，再又指名邀请跳《洗衣歌》的九名女演员到他的住处聊天，也是了解些军队文艺工作情况。女演员们受宠若惊，没想到伟大领袖这样喜欢她们表演的节目。这些在朝鲜战场上受过炮火洗礼的女兵，回到祖国的怀抱，沐浴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里了。她们被接到一座灯光通明的宫院建筑物里，在毛主席身边成一个半圆形。毛主席谈笑风生，一一问了她们的姓名、年龄、籍贯，亲切和蔼有如父兄。很快地，这些生性活泼、热情开朗的女演员们也就在毛主席面前无拘无束，一个个争艳斗丽似地笑闹开来。她们每人都给毛主席表演了一个小节目，或是一曲民间小调，或是一支独舞，或是一个笑话，或是一段相声、快板书、地方戏不等，直闹到凌晨四时吃了宵夜，方返回营房宿舍。

第二天中午，演员们集合点名、练功吊嗓时，发现少了一位名叫林燕娇的女孩。她是舞蹈《洗衣歌》的领舞，广东潮汕人，人称潮汕美女的，昨晚上明明和其它八名女演员一起去了毛主席的住处，还以甜润迷人的歌喉给毛主席清唱了一支缠缠绵绵的客家山歌，毛主席还夸赞了「南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怎么没有回来？她是被单独留下来还是怎么着？

文工团的领导知道事有蹊跷，随即严令演员们遵守纪律，不许议论、不许猜测、更不许打听。当然，文工团领导也不敢以组织的名义去找人要人，只是小心翼翼地请示毛主席办公室的机要秘书。机要秘书倒是坦率地告下实情：小林是暂时留在主席身边了。主席来北戴河养病，需要一位年轻女同志照顾，小林本人也愿意。情况就是这样。你回文工团后要严守党的纪律，不要再来打听。在团内，如有必要，可以向演员们简报一下，小林被临时抽调执行新的政治任务去了。其余就不要说什么了。此事，你们必须以自己的党性作保证。

中南海文工团结束了对北戴河警卫部队的慰问演出，回到了北京。还是有女演员把林燕娇在北戴河「失踪」的事，告诉了她们的志愿军老首长、国防部长彭德怀。彭总生活作风严谨，生平不好女色，又无儿女后代，而深受文工团演员们的崇敬爱戴。有几位女演员认了他做义父，彭总也认了她们做干女儿。林燕娇便是其中之一。彭总听了「密

报」，瞪着眼睛好一刻，才说了句：知道了，要注意影响，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要再议论这件事了。谁议论谁受处分，甚至开除党籍、军籍，绝不是闹着玩的。

其时，正值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份请示文件——关于将原志愿军歌舞团缩编为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亦名中南海文工团）的报告，放在彭德怀的办公桌上好些日子了，尚未批复。他知道这份请示文件大有来头，是经周恩来总理授意，并得到毛泽东主席首肯的。但他作为全军副总司令，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心里压根儿就不同意原志愿军歌舞团改制为什么中南海文工团，弄一批年轻女孩子每逢周末、节假日就去陪中央领导人跳交谊舞！什么交谊舞？明明是交颈舞、交欢舞！周恩来也是军委副主席，更是中南海的大管家，为什么要投老毛所好，出这种馊主意？

在党中央机关里唱唱跳跳、搂搂抱抱，这是在提倡一种什么风气？把战争年代我党我军所提倡、所养成的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扔到哪里去了？

好家伙，总政治部萧华这小子如今也成了马屁精，对我老彭搞先斩后奏，我这里文件还没有批下，他那里已经既成事实，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已经到北戴河驻军去慰问演出了！而且，老毛竟然把文工团最漂亮的女演员林燕娇留下来糟蹋，这和过去皇帝老子的作为，有什么区别？不行不行不行，林燕娇还算我的干女儿，她想改行学医，我还要保送她进医学院完成学业，日后做一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为人民服务呢！不行不行不行，我老彭为了共产党，为了解放军，不能看着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演这种败坏党风、军纪的丑剧。得罪人就得罪人。就算为此事得罪了老毛和周恩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出生入死打天下，保卫国家，今天不能把头上的乌纱帽看得过重。

当晚，彭德怀正气凛然，一不做，二不休，在总政治部请示报告的封页上写道——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送上总政的报告一份，请审阅。我认为，关于把原志愿军歌舞团缩编并改建制为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又称中南海文工团）一事不好。我的理由两条，一是中南海是党中央机关重地，不好养文工团，除非有人想变着法子设置后宫；

二是八三四一部队为北京卫戍区下师级单位，按中央军委有关编制条例，只在大军区一级设置文工团（包括话剧团、歌舞团、杂技团），兵团和军级单位则只在战时设置文工队。八三四一部队作为一个师级单位，怎么可以违反条例设置文工团呢？

据此，我命令不合建制、违反条例的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即行解散，单位撤销，人员由总政治部分配到下面的文艺单位工作。

说是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接到国防部长彭德怀转上来的报告，微笑了许久。这个彭老总，虽然一贯不大把自己这个党的二把手放在眼里，而且是高岗、饶漱石圈子里的大人物，但这次关于中南海文工团的处理意见，却是着实痛快，「变相后宫」这种犯上的话，也只有他彭老总才说得出口，并且敢于写在文件上。刘少奇在文件上批示道：基本上同意彭总意见，请总司令、恩来、高岗阅后，报主席；文件转到朱德手上，朱德批示：同意老彭的处理决定，党内、军内的不正之风应引起我们的警惕；文件转到周恩来手上，周恩来批示：已阅，请高主席、毛主席审批；文件转到高岗手上，高岗批示：同意德怀、少奇和总司令意见，撤消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另外，周恩来同志近年来一直在党内会议及文件上称我为高主席，并常和毛主席并列，不知是何意思？可否在一定范围内给予说明，以正视听？

文件最后由中央军委办公厅机要室派专人送去北戴河，到了毛泽东主席手上。毛泽东苦笑良久：彭大英雄是想学魏征，还是想做郭子仪？「变相后宫」？好得很，是个角子，只有他言必行，行必果，一个单位说撤就撤，还逼我签字……毛泽东顺手给彭德怀改了几处文字上的不当：第三行的「一事不好」改为「一事不妥」，第四行的「不好养文工团」改为「不宜养文工团」，卫戍区的「戍」少了一点，应是「戍」。之后，毛泽东在文件上签下两个大字：同意！那笔势，那形状，明显带有一股难以掩饰的冲冲怒气。

另说江青是以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身分，看过彭德怀写给书记处及军委主席的那段文字，以及刘、朱、周、高、毛的批示的。她并通过自己的特殊渠道，了解到老板在北戴河连犯两桩男女作风问题。头一个名叫梁艳玲，竟是老板专车司机的漂亮老婆！你说老板这

人荒唐不荒唐？

危险不危险？色字头上一把刀，连老命都不要了？幸而罗长子处理果断，不然闹出人为车祸来，怎么办？第二个名叫林燕娇，志愿军歌舞团的舞蹈演员，至今留在老板身边！近两年，老板和孙维世那骚妖精一直有地下活动，看在她干爹干妈的份上，没再大吵大闹；老板和苏玫那小妖精以教英语为名，在小书房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有一回还是自己亲眼撞见，她也看在康老师份上，没有公开撕破面皮。她江青是咬脱牙齿和血吞，忍气吞声做活王八。老板这回在北戴河快活风流，一个是汽车司机的妻子，一个是文工团舞蹈演员，老娘还怕什么？不管怎么样，现在全党都承认江青算他毛泽东的老婆！彭总说得对，共产党的领袖，不能变相设后宫！老板就是在把一些年轻貌美、头脑简单的女孩子，当作嫔妃来玩弄……。

江青越想越气。她决定出一口恶气。当然，她也权衡了利弊：她出气的范围要小，要让毛、刘、朱、周等人知道，她江青既有作为毛泽东妻子的权利和尊严，还有作为一名共产党女战士的权利和尊严。再者，她这么闹闹，也只是给老板一个颜色、一个警告，而不会影响到老板的领袖地位和政治威望。于是，江青字斟句酌，给书记处和政治局写下一封短信：书记处暨政治局诸位领导同志，我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和毛泽东同志妻子的名义，要求中央书记处召开一次党组织生活会，检讨一下本党特殊党员毛泽东同志最近在北戴河所犯下的男女作风问题。此次生活会是否允许我参加，我服从组织决定。并望此次检讨，不应影响两名年轻女子梁艳玲、林燕娇今后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当否？请批评指正。

对于江青的信，刘少奇没有作任何批语，心里却好一阵窃喜：好了，说曹操，曹操到了。这下子召开书记处生活会，帮助毛润芝同志，有了名目了。润芝兄近些年来不但个人生活上极不检点，政治生活上也越来越骄傲自满，不把中央领导集体放在眼里，而热中于搞家长制、一言堂。怎么来帮助润芝兄？范围搞多大？江青参不参加？等周、朱二位看过江青的告状信，再和他们商量吧。但事情的结果，则刘少奇比较乐观了：润芝兄的锋芒会有所收敛，对高岗、饶漱石的支持会有

所顾忌，不得不摆个中间姿态，搞搞平衡了；江青呢？则会因此次告状，丢掉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职务。咎由自取，正是刘少奇求之不得的。

刘少奇将江青的信装入保密文件袋中，亲自以胶条贴牢，在封口上盖上印鉴，才让机要秘书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拆阅后，亦未作批示，而依少奇同志的做法，将信装回保密袋中，以胶条贴牢，在封口上盖上印鉴，派机要秘书送朱总司令拆阅。

朱总司令看过江青的告状信，立即将其锁入保险柜中。保险柜锁匙由他本人亲自掌管。此类事，他从来不让自己的夫人康克清与闻的。他请少奇、恩来到他的海宴堂家中来商量一次，三人很快达成共识：江青的信，暂由朱德保存，待毛润芝从北戴河回来，再交给他本人；拟开一次书记处组织生活会，对润芝兄进行同志式的提醒、劝诫，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书记处组织生活会只在毛、朱、刘、周四人范围内进行，为避免毛、江当面争吵，江青不宜列席；高岗同志因涉及女医生孟虹等尴尬情节，亦不宜出席，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亦没有必要出席。

九月五日，毛泽东由北戴河疗养地返回北京。当晚，在菊香书屋办公室，召开书记处碰头会。毛泽东见只到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三人，便问：还有高岗、陈云二位呢？邓政委也应来列席嘛。刘少奇回答：高岗同志又到南方去了一趟，可能转回沈阳去了，没有联系上；陈云同志仍在休病假，如无特别通知，医生仍不同意他出来开会；小平同志今晚上请假，大约明、后天会来向主席汇报一次工作。

经过北戴河一个来月的休养，毛泽东晒黑了皮肤，强健了体魄。在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的工作简报后，毛泽东忽然说：你们在北京坚持工作，我躲在海滨养病，却是出了一点岔子的。趁这个机会，我也应向你们三位作个交代。我的那个专车司机的爱人小梁，在协和医院做看护的，到北戴河帮我做了二十来天的看护工作，没想到她男人还是个醋罐子，讲了些很不妥当的梦话。梦话当然作不得依据。罗长子对这件事处理得当，我已表扬了他。听说书记处各位同事也十分关心我的安全。这里，我也要向各位表示感谢。

刘少奇、周恩来两人唯唯诺诺，似乎不便另说什么。但见朱德鹤发童颜，慈祥地微笑着说：润芝兄，你那专车司机和他爱人的事，就算过去了。我和少奇、恩来确是为你的安全十分担心过。所以也想有个机会来交换一下意见。还有前些天彭德怀同志在总政请示文件上所写的那段话，我是抱赞成态度的。党中央机关重地，可以开舞会，但的确不宜设置专门的文工团。当然彭老总的个别词句不妥当。他就是那个炮筒子脾气，我们都习惯了，不计较他的态度……这里，我想说一下恢复书记处组织生活制度的事，很有必要。我们都不是圣人，难免都有错误缺点，需要相互提醒、帮助……。

毛泽东见朱老总环顾左右而言它，绕着弯子说不清楚，便脸上有些不耐烦，而问刘少奇：少奇同志，总司令的意思是要我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刘少奇点了点头，说：战争年代，书记处生活会是一个月一次，形成制度，历史上起过很好的作用。只是四九年进城后，工作更忙了，这项制度就被忽略了。现在总司令提出来，我也觉得确有恢复的必要。主席常常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就是这个意思嘛。

毛泽东这才察觉到，朱、刘、周三位今天是有备而来的了。他还是眼睛望住周恩来，问了一句：恩来，你也是诸葛亮，你的高见呢？

周恩来谦恭地笑笑，机巧地回答：我同意主席、总司令、少奇的意见，恢复书记处组织生活会制度，经常对我本人展开同志式的批评、教育、帮助。

毛泽东倒是心胸开阔地朝三位老同事、老战友笑了：明白你们的意思了。很好，很好，现在就开一次书记处生活会，对我近段在北戴河养病期间的生活行为，进行批评、帮助？是不是要这样呀？

朱德一脸忠厚的微笑，默默地将江青的告状信，交毛泽东主席过目。

毛泽东顿时眼睛长了刺似的：好嘛，我的秘书婆娘称我为「特殊党员」，我的国防部长称我要搞「变相后宫」，有名有姓的告在你们手里，我只有请求处分罗！是开除党籍，还是开除国籍？我可是娶了个

好女人，死缠烂打，不是东西！

刘少奇连忙解释说：主席不要生气。彭德怀同志撤消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的事，已经过去了。蓝苹的这封信，只在我、总司令、恩来三人之间传阅，每次都以保密胶条封口，封口上加盖印鉴的。所以再无别的人知道此事。所以没有请高岗、小平二位出席今天的碰头会，也是为了严防扩散，尽量缩小范围。

毛泽东仿佛有些感激似地看了刘少奇一眼：谢谢。你们三位，都是和我出生入死共事二、三十年的老朋友、老同志，今天接受你们的批评、劝告，给个处分也行。但我要先提出来，解除蓝苹的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一职。两个月前，我反对给她这项任命，是你们三位加上一个邓政委，强迫我接受的。今天，你们不要再强迫我。少奇，你代表书记处起草一个罢免通知，我来签字。

周恩来张张嘴，仿佛要说什么。毛泽东知他又欲替江青说情，打马虎眼，把事情掩饰过去，索性点穿了他：恩来呀，是不是又想替蓝苹讨饶呀？我的婆娘的为人，我不比你了解些？现在，我倒是要来重申一下一九三九年政治局的约法三章呢。这个女人，顶多，给她保住一个毛泽东老婆的名份，做点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本人当了这个中央主席，又要顾全党的影响，又要注意领袖形象，也是婚姻不自主呢，中央主席打不得离婚官司呢！

没想到周恩来却接过话头说：我不是想说蓝苹，不是……我是说，这次书记处组织生活会，没有请高岗同志参加，是怕扯出孟虹的事来，大家尴尬……。

毛泽东脸膛胀红了，眼睛瞪大了，一时怒气冲冲，情绪有些失控：高岗有什么了不起，算什么大人物？他有缺点错误，政治局可以开他的生活会！同样的，你周恩来同志犯了那么多错误，书记处、政治局早就应该开你的生活会了！

刘少奇脸现佯怒，看周恩来一眼，心里却暗暗叫好，此时刻重提孟虹和高岗的事，正可触触润芝兄的霉头，离间一下他和高岗的关系……嘴上却说：主席不要生气。恩来确是出于好意，特别向我提出本次碰头会不宜请高岗同志出席的。总司令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四人

之中，总司令年龄居长，主席次之，我和恩来同龄，从来视主席和总司令为兄长、师长的。二、三十年来，我们四人生死与共、同舟共济、不分彼此……。

毛泽东听了刘少奇一番诚心实意的话语，脸色渐次平静了下来：好了，好了。恩来，刚才我又差点发了你的脾气。子曰，子路人告之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现在，欢迎你们三位老同事给我提意见，如何？

第三十二章 康生、江青联手出击

书记处生活会后，刘少奇即命秘书起草了关于免去江青的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一职的通知。刘少奇在通知上附了一段话：此事请主席慎重考虑。若核准，则建议在主席现有的三位政治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中，指定一人继任为宜。蓝苹则仍任主席的生活秘书。

这也是刘少奇处事的缜密之处。经过几年来的反反复复，刘少奇总算捏拿准了毛泽东夫妇间的微妙关系。在男女情分上，毛对江早已厌倦了，毫无兴致了，只是勉强维持着一个夫妻名分；但在政治上，毛还是相当信任江青的，党内许多机密要务，毛都亲自交予江青和康生去办理，就是很好的证明。江青对毛，则是既爱又怨又忠心，也不时耍点小手腕，比如给书记处写写告状信之类，以通过书记处领导集体来制约一下毛的风流品性。刘少奇一向对江青这女人存有戒备之心。弄不好，就是一头母犬，咬起人来一咬一口血，毫不含糊的。

幸而刘少奇办事预留了余地。毛泽东果然迟迟没有批回那份关于免去江青职务的通知。大约过了十多天后的一个下午，正在办公室修改第二次组工会议报告的刘少奇，忽见江青风度翩翩地登门拜访来了。江青是由王光美陪着上楼的。她们大约已经在楼下客厅里聊过一会儿家闲了。刘少奇起身相迎，并嘱咐王光美：快去弄两碗绿豆羹来待客！江青说：少奇同志，不用忙了，方才在楼下，光美已请我尝过你们家的清凉美味了。刘少奇说：那就看看还有没有西瓜、香瓜之类，蓝苹是喜爱水果的。

王光美退出办公室后，江青递上一封毛泽东主席批给刘少奇的函件。

刘少奇拆开封口，从中抽出的，正是十多天前书记处报上去的那份江青免职通知。在通知的天头，毛泽东写了一段话：少奇同志，有关蓝苹的去留，恩来代表总司令来我处谈过两次。他们坚持认为，蓝苹就任现职不及三月，匆匆免去，担心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影响。他们要求我再作慎重考虑，看来和你的想法一致。我不得不再次服从你们

的意见，蓝苹现职暂不变动。我已责令她多读书，多做调查研究，少管具体事务。由你提名一个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副主任，如何？

刘少奇看过毛主席的批件，立即高兴地站起来，再次与江青握手：太好了，太好了！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主席气头上的话，往往做不得数。

但他责成书记处起草一个通知，又不得不照办……现在好了，副主任的事，再考虑吧。蓝苹啊，我一直认为，无论主席把你摆到哪儿，你也是中央五大秘书之一。今后，还得请你在主席和我之间多做些沟通、协调。你知道的，我常常沦为一名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对主席的思想、意向，往往摸不准，吃不透，因此也常常受主席的批评、教育……。

江青看着刘少奇，感到刘少奇的握手很有力量。这个男人是很有力量，和小他二十三岁的王光美结婚五年，让光美生了三胎，听说中间还做掉过一次，大约每炮必中、力大生猛……从这一点看，刘的生命力比毛、周都强。王光美这大小姐，是有她娘的福气罗，刘宝刀未老，老当益壮；不像自己被冷置，形同守活寡。

正这么说着，想着，王光美端着一大盘切成如一弯弯新月的白兰瓜进来，放在茶几上，又随即递给江青、少奇各一块擦手的小毛巾，便吃将起来。因王光美在场，江青便绕开方才的话题，谈起白兰瓜的品种优劣来。

江青说，她的印象中，白兰瓜优于哈密瓜。哈密瓜甜得发腻，粘糊糊的一不小心就会弄脏了衣服；白兰瓜却是甜得发脆，清甜爽口。单就白兰瓜而言，河北的味淡，新疆的又太甜，而以甘肃出产的最为适度。她已和中央办公厅机关事务局打了招呼，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宴会，夏季瓜果以甘肃白兰瓜为主，搭配新疆早熟的马奶子葡萄，都是那种淡淡的绿颜色，颜色上就能给人一种清凉感……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饶有兴味地听江青的一本「瓜经」。王光美知道江青还另外有话要说，陪用了两片白兰瓜后，就说要到楼下值班室等一个电话，而退出了。

果然王光美一走，江青就以自己随身带着的纸巾贴了贴嘴唇，再

又换纸巾贴了贴脸蛋，忽然问道：少奇同志，华东局的杨帆、潘汉年这两位人物，你很熟悉吧？

刘少奇心里一愣，不知江青为什么要问起这两位党的老牌地下工作者：当然认识，但谈不到很熟悉。他们二位有什么新情况吗？

江青神秘地笑笑：你是中央分管组织，分管干部的，所以我觉得应及时向你通报一下。这一段主席委托康生和我调查几起案子，其中一起是一九四〇年潘汉年背着中央，潜往南京和大汉奸汪精卫见面密谈案；另一起是一九五〇年上海电厂被国民党飞机轰炸案，查到了潘汉年、杨帆两人身上。

刘少奇暗暗吃了一惊，看来党内两位功绩卓越的地下工作者，即将面临厄运。但在他的印象里，潘汉年、杨帆二位，都是长期在周恩来手下工作，都是周恩来所重用的干部。而且有一种预感，毛泽东主席让康生、江青两人越过中央调查部，直接插手内部保卫工作，党内可能又要出冤案了。于是问道：潘汉年和杨帆的新情况，康生同志和周经理通过气吗？

江青诡秘地笑笑：刘副主席呀，你就放心吧，总理是大管家，这些事还能瞒着他？就是总理让我来报告你的……而且你还会有兴趣的是，潘、杨二位都是饶漱石的人，受饶漱石指挥、控制，说不定还牵涉到中央的另一位大人物，三足鼎立中的一足呢。

听江青这么一说，刘少奇心里倒是生出一阵快意。康生把饶漱石当政敌，还要拉上高岗来垫背，太妙了。

江青告辞时，刘少奇破例地一直把客人送下楼，和王光美一起送到院门外，看着江青上了那辆乌黑亮丽的飞鸽牌自行车，飘逸而去，消失在绿荫深处。返回到楼上办公室，刘少奇让王光美掩上门，愣愣地想了想，才说：对这位人物，我们要十分小心了。主席虽然在生活上讨厌她，但在政治上却很重用她，常派她做一些连书记处都不知道的极秘密的事。她和康生搅在一起，又是受到主席的直接指挥，能量会大得惊人罗。王光美说：放心，我一直把她当大姐来尊重，凡事都请教她，相让她的。只是你自己，对她有看法，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其实她作为女人，也有她可怜、值得同情的一面。她男人花心，成天

给她戴绿帽，她本身又做了子宫摘除手术，弄得男不男、女不女，正常的感情得不到发泄，生理需求也得不得满足，心理不变态、脾气不变坏才是怪事呢。所以她表面上光光鲜鲜，心里是很苦的。

九月二十四日，筹备已久的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在西苑怀仁堂开幕。会议由刘少奇、饶漱石两人主持，安子文代表中央组织部做工作报告，与会者为各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各省市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加上中央各部、委、办的负责人，共是一百五十来人。

分组讨论安子文的工作报告时，中央直属机关组在饶漱石、马洪、郭锋等人的主导、带动下，很快转为对安子文错误的揭发批判。中直机关组带了头，其它几个大组纷纷跟进。尤以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对安子文的意见大，批判激烈。只有华北组和西南组对安子文的意见较少，甚至有人替安子文辩护，肯定他的工作成绩为主，问题为次。起初，刘少奇以为这些年来，各地对中央的组织人事工作有意见、有怨气，趁机发泄一下，过两天就会平息下来，转入会议的正题——党的组织人事工作如何配合、保证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路线方针的执行。但吵吵嚷嚷很快到了九月底。

接下来是国庆节三天假日。十月一日，会议领导小组成员都随党和国家领导人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陆、海、空三军的精彩操演，以及近百万首都群众载歌载舞的庆祝游行。晚上则再次随毛、朱、刘、周、高等领导人上天安门城楼，绕席而坐，观看广场上施放烟花焰火。烟火七彩纷呈，火树银花，光辉灿烂，时间长达三十分钟。接下来是首都文艺团体与大专院校师生在广场上举行的盛大文艺联欢演出。使得外地来京出席国庆观礼的党政官员及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代表们大饱眼福的，是当晚中央领导人都是带了夫人而来。他们看到了毛主席夫人江青、朱总司令夫人康克清、刘副主席夫人王光美、周总理夫人邓颖超、高主席夫人李力群、彭总夫人浦安修、邓小平夫人卓琳、李富春夫人蔡畅、彭真夫人张洁清、贺龙夫人薛明、陈毅夫人张茜、罗荣桓夫人林月琴、聂荣臻夫人张瑞华……要说这些夫人们的相貌，又数毛主席夫人江青、刘副主席夫人王光美、陈毅夫人张茜三位最显年轻漂亮了。她们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模样儿，真不像毛、刘、陈

们的妻子，倒像是他们的女儿辈，每位都小出他们二、三十岁呢。

国庆假日三天过后，组织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使刘少奇极为棘手的是，无论大会、小会，都有郭锋、马洪、张明远、张秀山、向明、陈正人等一班子人争先恐后热烈发言，批判安子文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而左右了会议局面。郭锋、马洪等人还把安子文、薄一波拉扯到一起来揭批，并多次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本人。为了打破僵局，刘少奇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要求不要再打横炮，干扰了会议的主要议题。但无济于事。

刘少奇明白，像上次全国财经会议一样，他在本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又受到了高岗、饶漱石阵营的严重挑战，并已经被高、饶手下的一批人马控制了局面，一时难以逆转。他作为中央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领导人，要是连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都开不下去，开成个分裂的会议、龙争虎斗的会议，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怎么向政治局和党主席做出交代？不孚众望，领导无方，一个十足的废窝囊？那时，他岂不要引咎辞职，卷铺盖走人？那一来，倒是趁了高、饶们的心愿，或许也是趁了毛润芝不便公开表述的心愿了。

会议吵吵嚷嚷，一直拖到十月中旬。刘少奇迟疑着，下不了决心敦请毛主席出面收拾局面。正在进退维谷之时，鬼使神差的发生了他意料不到的情况：政治盟友周恩来悄悄地假江青、康生二人之手，在毛泽东主席面前对高、饶实施重拳出击。

十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十时，康生由江青陪同，来到菊香书屋主席办公室时，毛主席已跳过舞、洗过淋浴回来，心情颇为愉快。毛主席半仰在沙发上，随便地朝二人摆了摆手，示意坐下，才问康生：近来你的内查外调，有了收获？恩来和蓝苹都说，你有许多话要直接报告我。

康生笑出来满脸皱纹，朝毛主席欠了欠身子，再从江青手里接过一杯茶水：是的，关于饶漱石同志，我发现了一些新材料……。

毛泽东眼睛看着康生：你们在华东局一直配合得不愉快，我早有所闻，只怕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吧？

康生扶了扶眼镜，辩白说：我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但我和饶漱

石并无个人恩怨。说起来，在一九二一年，我和他还算上海大学的同窗呢。但我一直觉得他为人不正派，喜欢拉帮结伙，玩弄政客手段。我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栗裕、蓝苹都交换过意见，他们也都有同感。饶漱石的历史也有问题。他一九二五年入党，手续不全，他说的两位入党介绍人都牺牲了，死无对证。一九三一年在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时被捕过，是自首出狱的叛变分子……。

毛泽东拧了拧眉头：饶漱石也被捕过？而且是自首出狱的？我们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啊，他可是成天在叫嚷着要清查别人的自首变节问题，岂不成了贼喊捉贼了？好，你继续讲下去。

康生见自己的汇报已经有了些效用，更有信心地说开来：饶漱石原在党内籍籍无名，是刘少奇同志把他一手提拔重用起来的。可他以怨报德，如今攻刘少奇同志攻得那样厉害，不共戴天似的，许多老同志都看不过去，但敢怒不敢言。一九四〇年少奇同志提名他为东南局副局长，他到任后就积极推行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路线。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到苏北重组新四军，把他提拔成新四军副政委。一九四二年底少奇同志回延安，又提他为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不是少奇同志一路提拔，他战无战功、政无政绩，能在党内窜升得这样快吗？所以他今天这样对待少奇同志，知情人人都感到寒心，认他为得志便猖狂的负义小人。全国解放后，他主持华东局工作，一再违抗中央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方针政策，竭力包庇、保护一些罪行极大的坏人……。

毛泽东拍了拍脑门，仿佛想起什么来了：饶漱石和潘汉年、杨帆等人的关系如何？

康生回答：我可以负责地向主席报告，潘、杨二位都是饶漱石的亲信，哼哈二将，控制了上海的公安政法系统。他们是一丘之貉，情况很不正常……我正是看到了他们一伙的危险性，前几年在华东局提名第二书记时，才觉得不应和他们共事，更不能在饶漱石手下做事。正好我身体有病，就告假养病了。

毛泽东笑了：蓝苹告诉过我，你是三分身体的病，七分人事的病

吗。

现在好了，重出江湖罗。你是我们党内的肃反专家，美、蒋电台称你为「红色刽子手」、「中国的贝利亚」。我看我们党还需要你这种被敌人视为恐怖势力的人物。我们的同志要是受到敌人的赞扬，那还了得？不就和敌人沆瀣一气了？所以我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这个道理。

这时，江青在旁插话道：康老长期以来和饶漱石他们作斗争，收集到了许多材料。有些重要材料，涉及到我们的一位重要人物高岗同志……。

康生见毛主席脸上没有任何表示，知道高岗在毛主席心中还有相当的分量，怕引起误会，甚至反感，连忙解释说：请主席放心，我是遵守纪律的。蓝苹也是这样。不管我对他们有何种看法，掌握了他们的何种材料，我都从没有背后议论过。因为那样不利于党的团结，而是削弱党的战斗力。昨天，总理找我谈话时，也谈到了有关的问题……。

毛泽东忽然警觉地问：恩来找你谈了些什么？他和少奇都对高、饶有成见嘛。

康生稍稍犹豫了一下，坚持说了下去：总理问了最近高岗同志视察南方，一路上所发表的不当言论，说我们党是军队创造的……其实是个老话题。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高岗同志就到处散布「党是军队创造的」这种谬论，还把党分为红区党、白区党，并把自己封为红区党的代表，也就是自封为根据地武装斗争发展党组织的代表人物。据我所知，除饶漱石外，在军队的高级将领中，甚至包括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陶铸、陈正人这样层级的人物，都相当程度的认同他的这种谬论。对于党中央来说，这具有相当的危险性，隐伏着大危机。我绝不是危言耸听。

毛泽东闭上了眼睛，绷紧了脸块。可以说，康生的这段话，触中了毛泽东的内心禁地。作为党、政、军最高领袖，他最担心，也是最重要防范的，是握有兵权的高级将领们在某种非党性的理念下纠集在一起，抱成一团。那一来，可就要了他这个中央主席的老命了。

江青忽然故作惊讶地问：有这种事吗？我们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还了得！康老，你可要把情况详细报告主席啊！毛泽东睁开眼睛，示意康生继续讲下去。

康生从随身带来的文件袋里拿出两本发黄的小册子来，边说边翻阅：其实，高岗同志的「军党论」，由来已久，不是进城之后才有的，早在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的一九三五年，他就开始鼓吹「陕北救中央，中央靠陕北」那一套了。现在，我要向中央揭发的是：一九四二年春夏之交，高岗同志主持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前，高岗为了突出陕北，贬低中央，吹捧自己，亲自领导组织了一个二十九人的编委会，编写「陕甘革命史」。高岗等人藉总结历史为名，大肆吹捧自己，矢口不提毛主席是我们全党正确路线的代表，矢口不提毛主席对全党、全军的正确领导。反而胡说在大革命失败后，是高岗首先提出了「党的方向应以乡村与武装斗争为主」的方针，说什么就是他们这一正确的方针，使党首创了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这本所谓的革命史书里，把高岗奉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红军的领导者、苏区的创造者。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为高岗日后上台作舆论准备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陕甘边区革命》。还有另一本是高岗本人的大会报告，叫做《边区两条路线斗争》。我这不是马后炮。看，这是我在一九四二年六月读过这两本小册子后，写在扉页上的一句话：这是为自己树碑立传，这样做势必造成多中心，而不利于加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

说罢，康生恭敬地将两本发黄的小册子呈上给毛泽东，做为自己揭发高、饶问题的凭证。

毛泽东随手翻了翻两本小册子，对江青说：康生同志多年不鸣，一鸣惊人。好了，知道了。这两本东西留下来，我要好好拜读，再作通盘的考虑。我们今天的谈话，很敏感，不能外传。你们只管继续工作。要慎之又慎。目前需要强调全党团结一致，强调一切服从大局。其它的，都是次要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康生、江青连连点头，表示明白了。起身告辞时出来，却连做为毛夫人的江青也是一头雾水，不知老板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有

一点可以肯定，康生的揭发，老板听得很仔细，并往心里去了。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起床后，刘少奇获准前去汇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情况。刘少奇是硬着头皮进入菊香书屋主席办公室的。不知为什么，这次毛泽东对刘少奇亲切了许多，起身相迎、握手不说，还和藹地递烟递火柴，很有一点回复到当年在延安窑洞里称兄道弟的那种随和气氛。

刘少奇受到如此礼遇，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了许多。

不待刘少奇开口，毛泽东主动问起：怎么样啊？你一向以组织能力出色著称党内外，怎么连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都四处触礁、风浪重重啊？

刘少奇像个饱受委屈的弟弟遇到了兄长似的，忽地眼睛都红了：我被我的老下级饶漱石同志耍了。他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发动手下的一批人马，会议一开始就对安子文展开批判斗争，还把没有出席会议的薄一波也扯在一起批判。上次财经会议是「明批薄暗射刘」，这次组工会议是「明批安、暗射刘」。我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要求他们帮忙把会议引到中央原订的议题上来。可是肯帮忙的人不多。饶漱石他们掌握了多数，左右了会议方向。这次会议开成这样，我要向中央作检讨，承认工作无能、领导无方，并打算请求中央给我处分。

毛泽东深知刘少奇非等闲之辈，请求处分不过是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思考了片刻，终于说：现在不谈处分。饶漱石怎么搞的？新官上任，上台即斗，财经会议上斗，部务会议上斗，现在又到组工会议上斗，他有没有个完？刘少奇见毛主席露出了对饶漱石不满的口风，便进而汇报说：饶漱石同志视安子文为眼中钉。搞掉了安子文，中组部就成为了他的一统天下。那一来，我这个中央分管组织、干部的人，包括主席在一些干部人事上的安排，就都要借重他来办，甚至看他的脸色行事了。

毛泽东的巴掌拍在了茶几上的一本中文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上：他做梦！他算几斤几两？随后，毛泽东沉默了。他的目光落在了书的封页上。这本书，他在北戴河养病期间，又重读

了一遍。史达林在列宁去世后，一次次清除党内反对派，多少人物败在了他手下啊？从党的副书记加米涅夫，到红军创始人托洛斯基，到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李可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这些人物中，任何一位的资历、声望、才干，都足以与他史达林抗衡，却一位位都败在了他手下，从而成为至高无上的苏联党和国家领袖，总结出了这本《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当然，史达林对付他的党内同事，手段也太辣了些，大都给予枪决，是不可取的。唯此一条，中国党不可以学他。列宁、史达林枪杀了沙皇全家大小，我们连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被俘的国民党战犯都一个不杀，都养起来，更何况党内的不安定分子呢？

刘少奇见毛主席好一会没有出声，估不透他心里是怎样想的，便小心地试探着问：主席，你看，这组织工作会议……。

毛泽东却慢条斯理地反问：你是受中央委托，主持本次会议的，你打算怎么办？

刘少奇只好说出了想法：全体会议越开越乱套，是不是暂时停一停，先开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

毛泽东又闭上眼睛想了想，才说：也好，就按你的意见办，大会暂停，先开领导小组会。让大家学习联共党史的六条结束语，对照我们党的历史，有借鉴作用的。你、饶漱石、安子文三人在领导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稿，要先交我看过。我同意之后，你们再发言。

第三十三章 饶哥大意失荆州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办公厅印发的《苏联共产党（布）简明历史教程》一书的六条结束语，送达全国组织会议的代表们手里。包括刘少奇、饶漱石在内，谁也摸不透毛主席师法史达林，让学习这六条结束语的真正用意。六条结束语的中译原文为：

(一)党史首先教导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若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若没有这样一个不受机会主义沾染、对妥协者采取毫不调和态度、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持彻底革命决心的政党，这种胜利是不可能达成的；(二)其次，党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不精通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便不能实现其为本阶级领导者的作用，更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和领导者的作用；(三)其次，党史教导我们，假如不把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活动，想将工人阶级中的落后阶层推入资产阶级的怀抱，因而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粉碎，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四)再次，党史教导说，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把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粉碎，就不能保存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建设者的使命；(五)复次，党史又教导我们说，如果党竟因迷恋于胜利而骄傲起来，如果党已看不见自己工作的缺点，如果党竟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六)最后，党史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党不与群众发生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没有不仅教育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群众的党，就不能成为能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党。

中央办公厅属下的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的秀才们，在翻译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时，作为理论家的刘少奇曾经给予了许多指导，并亲自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审订。因此，对于上述六条结束语，刘少奇是耳

熟能详了。自史达林去世后，有关史达林于二次大战爆发前，在苏联党内进行多次血腥清洗的各种议论、小道消息，已陆陆续续传到中共高层领导人耳中来。刘少奇对史达林在世时推行的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的做法，已经有了新的认识。问题在于，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指示印发上述充满左倾观念的六条结束语？不是要强调团结统一吗？

可上述六条，何曾有「团结」二字出现，条条都是强调要向党内的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所谓的党内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可见，在毛主席的思维骨子里，仍然要把他刘少奇（当然也包括周恩来）当作党内右倾思想、机会主义的代表者来批判、教育。不管高、饶他们的胡作非为如何在党内的高层受到抵制，引起反感，毛主席仍要维持他的权力格局：刘、周、高三足鼎立，利用高来制衡刘、周，必要时取代刘、周。

每想到此，刘少奇就暗自感到寒心、恶心，也就咬住牙关，下了决心，一定要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康生、陈毅、江青等人联手，或许还要加上朱总司令、董必武、林伯渠、谭震林、罗瑞卿等，来打破刘、周、高三足鼎立格局，进而拔掉高岗、饶漱石这两颗眼中钉、肉中刺。事到如今，看来一切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书生意气全无用处了。党内斗争也是你死我活。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别无选择。刘少奇已经被逼得一退再退，都退到了悬崖边上，背后就是万丈深渊了。不是自己被高岗除掉，就是高岗被自己除掉，二者必居其一。

另说饶漱石吩咐自己的得力助手郭锋、马洪二人，将中央办公厅印发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六条结束语，作为会议学习文件，一一发给组织工作会议的与会者们时，他还估不透毛主席此举的真正用意，甚至有点感到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毛主席指示，要他和刘少奇、安子文三人都写出各自在领导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稿，并上交给主席去亲自审阅一事，饶漱石则理解为：毛主席又欲在他们三人之间搞搞平衡了，既批刘，又用刘；既讨厌周恩来，又使用周恩来。总是在刘、周、高

之间犹犹豫豫，摇摇摆摆。听任下边去龙争虎斗，他好在上边调控。长此以往，非坏事不可。

还是郭锋、马洪二位脑筋灵活，一读《联共党史》的六条结束语，立即明白了毛主席此举的「深意」，并向饶漱石部长汇报：这下子可以放心了，主席让大家学习六条，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继续「批安射刘」，会议的大方向没错！饶部长，你看看这六条，条条都是强调要向党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否则就不能纯洁党的组织，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刘少奇假传圣旨，说毛主席现在强调团结统一，完全是他个人的捏造。毛主席发下这六条来，就是要擦亮我们的眼睛，戳穿刘少奇的谎言，坚定我们批判刘少奇、安子文一伙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饶漱石听过郭锋、马洪二人的汇报，心里豁然开朗了起来。是啊，我也正在犯嘀咕呢。现在总算明白了。主席指示大家学习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六条结束语，就是给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持。我们党的历史，和苏联党的历史密不可分。他们清除过布哈林、李可夫之类的叛徒，我们也应消除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历史变节分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能胜利前进。

马洪说：毛主席给了我们理论武器，有了这六条结束语，刘、安们更是在劫难逃了。

郭锋说：饶部长，现在领导小组会议更好开了。对照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继续对刘少奇、安子文进行揭发批判。要把他们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深揭狠批。

饶漱石忽然问：高主席怎么又到南方去了？还没有回来？他要是在北京，我们就更有力量了。连刘少奇、周恩来都承认，高主席比他们跟得上主席的步伐，懂得毛泽东思想。的确是这样，高主席预料的每一步棋，果然都兑现了。

马洪悄悄说：这次高主席结束了对南方数省的视察，就直接坐专机回沈阳去了。有人想掏我们的老窝，说高主席要在东北搞独立王国，告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不相信，认作是无稽之谈。

饶漱石听得浑身一愣，搞政治斗争也真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

极罗。遂咬了咬牙对郭锋、马洪二位说：战斗已经打响，关键时刻，任何动摇、妥协的念头，都会引致灾难性的后果。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我们跟随高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思想。过河卒子，只有奋勇向前了！

郭锋说：干！一干到底。义无反顾。至多，北京斗不赢，退回东北去。跟着高主席，像当年林总那样，再来一次挥师进关。

马洪在旁提醒：郭副部长，声音小一些，慎防隔墙有耳。

饶漱石也告诫道：那是一步万不得已的险棋。我们还是要立足于北京，依靠毛主席的思想，利用理论批判的武器，把他们批倒，逐出中央领导层。最后也还是要保留他们的党籍，给他们安排一个地方上的党、政职务。当然，这是要在查清了他们确无叛徒、变节问题之后。

郭锋在心里嘀咕着：就凭这，饶部长就比高主席矮了一大截，政治家行妇人之仁，最没出息。

果然不出饶漱石及其手下干将郭锋、马洪等人所料，当饶漱石在领导小组会议上，以会议主持人之一的身份，晃着《联共党史》的六条结束语，疾言厉色地说：同志们都读过毛主席发给我们的这份文件了吧？这是理论的手枪和匕首！苏共党史和我们党的历史，都有一条基本的规律，就是同党内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作绝不调和的斗争的历史。但有的人一听到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名词，就如芒在背，如丧考妣，甚至暴跳如雷。

对照我们党今天的现状，毛主席近年来一再强调，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绊脚石，不清除掉这些绊脚石，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前进！

饶漱石的开场白有如点了一把火，未等刘少奇、安子文两人开口，参加领导小组的二十几个成员就同仇敌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他们，把他们置于被审判的境地，遭到连珠炮一般的质问、批判：请问安子文、少奇同志！我们党内究竟存不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是不是有人提出向资产阶级妥协让步的政策？是谁提出要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资本家利益？

对照联共党史的六条结束语，安子文是个老牌的机会主义者！

就是安子文同志的顶头上司嘛！娶了大资产阶级的小姐做太太，屁股坐到大资产阶级一边去了嘛。

历史上的变节投降，和现行政治上的变节投降，有其思想上的连续性和一贯性！

安子文比薄一波坏得多！中央不处理安子文，这会议怎么开得下去？

刘少奇面对这来势汹汹的批判场面，面无表情，心里却有一种欲哭无声的苦痛。参加革命三十几年，他第一次这样被自己阵营内部的人叫骂、羞辱，把他逼上绝境，不给他回旋的余地。他最为寒心的，不是饶漱石、郭锋、张秀山、张明远、马洪这几位兴风作浪的主将，而是那些各大区来的组织部部长，中央几大部、委、办的负责人，也都跟着他们起哄，站在他们一边又叫又嚷。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是自己提拔过、重用过的人啊。难道今天他刘少奇是真要树倒猢猻散了！

刘少奇又陷入一个新的巨大困境：不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开不下去，现在连领导小组会议也开不下去。刘少奇向来以党内出色的理论家、组织者著称，自一九三五年起，经他一手重建的大区中央局就有华北局、华中局、中原局、长江局、东南局、华东局等。可以说，除陕北根据地以外，绝大部分党组织，都是他代表中央去组建起来的。这也是他在党内得以上升到第二把交椅的资本。可是今天，他却要在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组织系统内部，唱一出「关云长走麦城」了。

险恶的斗争局势却再度出现了刘少奇意想不到的转机。

康生的内务系统派在饶漱石家中的「眼线」，报上来一份有关饶漱石近段与他的亲信郭锋、马洪、张秀山、张明远等人，密谋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的记录，呈达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原本就对饶漱石没有多少好感，读过这份「谈话记录」，终于决定亲自主持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对饶漱石予以批评教育。同时规定，此次会议只是针对饶漱石一人，意即不要涉及高岗，他对高岗还是要保护并继续重用的。

却说那天晚上，工作劳累了一天的饶漱石，刚服过安眠药睡下，

门铃响了。饶漱石一家所住的四合院离高岗在北京的另一处住所毛家湾一号很近，同属于中央警卫重地，况且他的卧室又是在四合院的后院北房里，怎么会有人直接到后来按门铃呢？除非家里出了什么急事。他的夫人先披衣起来，开门一看，即有一位英俊的青年军人迈步进来，迳向躺在床上的饶漱石行礼报告：饶部长！毛主席派我来接您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车子在院门外等着。

饶漱石昏昏糊糊的，不明白政治局开会为什么不像过去那样提前通知他，好让他有所准备。他在夫人及青年军人的帮助下，穿好了衣服，拖着双布拖鞋走到门口，才又被换上了皮鞋，并被左右两边的挟着跌跌踉踉走到前院，坐进了车子里。直到车子驶进西苑丰泽园，他才开始清醒过来。

他进到会场时，发现会议已开始好一会了。会场被布置成长方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坐在北侧，南侧则坐着邓小平、李富春、邓子恢、康生、习仲勋、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郭锋等。他没有看到高岗，没有看到彭德怀，没有看到林彪。郭锋不敢抬起眼睛来看他，而刘少奇、周恩来、康生等人的目光却像锥子一样盯住他，他立即感到气氛不对，大事不好。

要不是南侧早给他预留着一个座位，有服务员来领着他入座，他便会愣愣地站在那儿。该死！这座位左边是康生，右边是邓小平，对面是刘少奇、周恩来，今晚上是走夜路碰到鬼了。

灯光下，毛泽东脸色发黄，头发散乱，一副睡眠不足的疲惫样子，看来又生病了。但他却目光锐利地看了饶漱石一眼，再又轻咳了两声，才说：饶漱石同志！你犯了众怒，知道吗？外沽清正之名，内结虎狼之势，你肯不肯承认？

饶漱石顿时遭了雷劈似地，目光散乱，神情呆呆，不知如何回答。

坐在对面的周恩来，气愤地问：主席问你话，为什么不回答？

饶漱石身子移动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主席，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毛泽东并未生气，呷了一口茶水，说：好，你不明白不要紧，我再背一首唐代孟郊的《古意赠梁肃补阙》你听：曲木忌日影，谗人畏

贤明。自然照烛间，不受邪佞轻。不有百炼火，孰知寸金精？金铅正同炉，顾分精与粗……这首五言诗的意思，你也不明白？

会场上各式各样的目光，冷嘲热讽的，幸灾乐祸的，嫉恶如仇的，痛打落水狗的，等着看下场的……如针如刺，一齐扎向饶漱石。饶漱石这时反而镇静了些了，站起身子来回答：报告主席，本人才疏学浅，确是不明白您的深意。

毛泽东费力地挥了挥手：赐坐，有话坐下来讲。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你个中央组织部长原来不读书啊！外沽清正之名，内结虎狼之势，句出《红楼梦》第二回，是骂贾雨村的。贾雨村何许人也？他是林黛玉的教席，受林妹妹尊翁林如海之托，送林妹妹到京城贾府外婆家的。后来贾府替贾雨村捐了个州官，相当于今天的地委书记吧，他却贪赃枉法，被革了职，属于儒林败类。至于唐代孟郊的五言诗，就更是浅显不过了。我只取起首的两句：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你饶漱石是不是曲木？算不算谗人？最好还是由你自己来回答。好了，闲话打住，言归正题。中央委托你和少奇主持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你不按中央原先订下的方针开会，而妄自做主，政出旁门，呼朋引类，搞什么「批安射刘」，吵吵闹闹，批批斗斗，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直闹得会议开不下去。我只得同意了少奇的意见，先开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联共党史》的六条结束语，解决中央组织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可你和你的朋友们好大的能耐啊，一个星期的领导小组会议开下来，又是你们在喊批喊斗，左右了局面，以致领导小组会议也开不下去。安子文、刘少奇果真就是那么罪大恶极，非打倒不可吗？这里，我不是说安子文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包括少奇在内，有错误，是要批评，甚至处理。但你饶漱石作为组织部长，一贯正确，上台即斗，外善内恶，巧言令色，颜之厚矣！你饶漱石是不是这样？

坐在饶漱石旁边的康生，这时侧过身来，恶狠狠地说：饶漱石不但一贯正确，而且老虎屁股摸不得！在华东局，他早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了。陈毅、谭震林、粟裕、柯庆施，加上本人，他也是动辄即批即斗，何曾放在眼里？

饶漱石没有理会康生，只是痴痴地望着毛主席，自己一向奉为神

明，并竭尽心力效忠的领袖，都不问问是非曲折，也不给自己一个申辩的机会，就一面倒了，他感到不寒而栗。有一刻，他真想大叫一声：主席啊，几年来，你不是一再表扬我饶漱石，在对待资产阶级私有制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吗？为此，你还向全党发出过文件，藉以批判党内以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吗？你今晚上为什么突然变卦，站到刘少奇一边，来批判你最忠诚、可靠的战士了？

会场上沉默了一小会。仍是周恩来严厉地冲着饶漱石问：主席的指示你听见了吗？为什么装聋卖傻、充耳不闻？

毛泽东手指轻轻地敲着桌沿：装聋卖傻、充耳不闻也不要紧。饶漱石口口声声说人家有小圈子，指薄一波为某某圈子的人，安子文又是某某圈子的人。你饶漱石有没有小圈子啊？你和你手下的几员干将都商量了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敢不敢向中央交代一、二？我在党的「七大」时就讲过，共产党不学国民党，一不准搞派系，二不准立山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共产党不搞派系，要搞五湖四海。由于革命历史的发展原因，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南方人多一些，中级干部比北方人多一些。高级干部嘛，江西南昌起义一大批，湖南秋收起义一大批，湖北黄安暴动一大批。我、少奇、弼时、立三、德怀、富春、贺龙、维汉、荣桓、粟裕、陈赓、萧劲光、杨得志、宋任穷、杨勇、陶铸、萧克、王震等等，都是湖南人，能讲我们是一派吗？是什么湖南帮吗？我和我的老乡们几十年来，还不是在斗来斗去、有分有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目前，在党内，少奇、恩来、薄一波、安子文他们是没有圈圈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有的还相当严重，但他们为人正派，工作努力，愿意接受中央的监察，接受中央的批评、教育。硬要说什么小圈子嘛，不是别人，正是你饶漱石同志和你的几员干将。

毛泽东的话，一字一句都像一根根鞭子，抽打在饶漱石身上。会堂上却是好一阵热烈的掌声。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刘少奇，鼓掌的动作很大，大约把巴掌都拍红了。

众目睽睽，饶漱石成了过街老鼠。周恩来这时倒也遇事留有余地

似的愿意做做好人，对饶漱石说：主席苦口婆心批评了这么久，你为什么不去检讨一下、认个错？你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领头闹事，整整一个多月，大会闹了小会闹，硬想把少奇、子文同志或许还加上我拉下马。我们拿你没办法，只好报告给主席。主席见你们这样胡闹，气得两天晚上没有睡觉。你们把主席气成这个样子，于心何忍？你也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了，倘若再把中央的指示和主席的教导当成耳边风，坚持你们闹分裂的一套，不认错，不改正，最后只能采取组织措施来处理！

饶漱石听了周恩来这番软硬兼施的话，感到这是他向毛主席当面陈诉的最后机会，以后再难见到毛主席，便硬着头皮豁出去了，声音沉稳地说：主席，各位同志，我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我承认，我名义上斗争安子文同志，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同志多年来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也是主席多次严肃批评过的。我说安子文在财经会议上一言不发、沉默对抗、包括薄一波，也是冲着刘少奇同志的。

刘少奇见饶漱石已经成了落水狗，还妄图跳上岸来咬自己一口，登时气得脸色发白。但他很快稳住了自己，而说：你对我有意见，完全可以进行批评、帮助。我又不是圣人，怎么可能没有过错、不犯错误呢？我早就在财经会议，这次又在组工会议上对同志们讲过，我的错误不是论斤论吨，而是论车皮，用火车来拉。可我愿意检讨，愿意改正。你、我是老同事了，还有人说我重用过，提拔过你，算我的老下级。但你对我却不是老同志式的批评、帮助、教育，而是藉了批薄一波、安子文的机会，要把我拱倒，不拱倒我，你绝不收兵。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一点老同志、老上下级的情分都没有了。你们在大会小会上闹了一个多月，我一直想你回头，可你们坚持自己的一套，不肯回头嘛！

毛泽东再次敲了敲桌沿说：你饶漱石错误估计了形势，自以为得计，不以为愚蠢。财政会议批评薄一波，本来是正确的，但你们趁机背后大做手脚，你以为中央没有察觉？安子文私拟两份中央领导人员名单，错误严重，但你们有意扩散名单，肆意扩大影响，错误更为严

重。我历来劝诫大家，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搞阳谋，不搞阴谋。你们的这些背后动作，我绝不能允许。

饶漱石见毛泽东对他穷追不舍，再抗辩下去无益，只好低头认错：主席，我愿意检讨，愿意改正，接受主席和大家的教育批评。

毛泽东环视了与会者一眼，说：饶漱石愿意认错，我们无任欢迎。那么问你一个问题，请当着大家的面回答，你们在组织会议上的活动，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

饶漱石说：主席，大家是自发的。我看了薄一波、安子文的档案，有很多历史疑点。我承认是我在会议上提了出来，大家也有同感，就形成了一致的局面。

一直沉默不语的郭锋，这时出面作证道：我们确是不约而同，事先并没有商量过……。

周恩来厉声喝斥道：主席是问你话吗？为什么要由你替饶漱石回答？

想搞攻守同盟吗？一些奇奇怪怪的事都发生在你们中组部。擅自在会议上公布高级干部的档案，你们还有没有党纪国法？

饶漱石又一次痴痴地望着毛泽东主席：主席，关于薄一波、安子文他们一九三六年出狱的事，我有许多话要说。您能不能允许我个别向您汇报一次？

毛泽东沉下脸来，生气地问：在座都是中央负责同志，你有话，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而要和我个别谈？

刘少奇这时站起来，指着饶漱石的鼻子说：我已和你说过多次，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一九三六年出狱事，党中央知道，毛主席知道，党的「七大」时已有定论，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特殊事情，涉及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和个人声誉，你为什么不肯听，而要一次次揪住不放？你眼睛里还有没有党的纪律？我再说一次，此事今后不要再提了，这是对中央的态度问题，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毛泽东看了看手表，一脸不耐烦地说：组织工作会议，大会开不下去，领导小组会议也开不下去，怎么收场？恩来、陈云、富春、康生、小平，你们统统去出席，批评饶漱石的小宗派活动，把局面扭转

过来。康生同志不是说饶漱石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大家去摸摸，看看他究竟是哪门哪派，功夫如何？

高岗从沈阳回到北京东交民巷八号院，连挂了几次电话给饶漱石，电话里传来的都是盲音，无人接。紧接着，他就听到了消息，饶漱石把组织工作会议开砸了，翻了船，现在天天流眼泪，接受批判，规定不准见客，不准接电话，连行动自由都被限制了。原先在会上跟着饶漱石「批安射刘」的一批人物，现在一个个觉悟了，回过头来揭发，批判饶漱石，比先时「批安射刘」，炮火更猛烈。

在高岗的心目中，饶哥是位处世清正、办事老成的人，这次怎么会阴沟里翻船呢？是不是内部里出了叛徒、告密者？向刘少奇、周恩来他们提供了什么诬陷材料，以致润芝兄误以为真，转而支持刘、周们……若是这样，事情就大不妙了。谁会充当叛徒、告密者呢？郭锋？马洪？张秀山？张明远？陈正人？向明？陶铸？杨帆？不可能是这些与自己生死与共过的老兄弟们。一定是周恩来手下中调部的人马，已经打入到饶哥的府上，甚至是自己的府上来了。姥姥的，秘书、司机、保姆、厨师、医生、护士、服务员、通讯员，在饶哥府上和自己府上，都各有一大班，谁知道谁？自己曾经命令赵德俊严密注意家里一切工作人员的举动，但这些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小孙悟空们，也真叫人防不胜防。

由于不了解西苑近段发生的情况，高岗没有急于出面找人。晚上十时，卫队队长赵德俊在后院花园巡查时，发现院门外塞进来的一封信。赵德俊立即把信呈送高主席亲阅：敬爱的高主席，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邓小平、陈云已经向主席报告了你的一些言行，他们向主席揭发你是「十足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一股不利于你的阴风正刮向你，他们想从饶漱石身上打开缺口，下一个靶子就轮到你了。

我非常希望你能写一个反击邓、陈的材料直接报毛主席。现在只有毛主席能帮助你 and 饶漱石解脱困境。注意，材料不要留任何副本，也不要秘书代笔。写成之后，你可以给毛主席办公室打个电话，或是你直接面见他，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去转。在你的朋友中，郭锋同志是最可靠的。

我希望你获得成功。

你最好的朋友

信的末尾虽然没有署名，但高岗一看就知道是饶漱石的笔迹。饶哥在四面楚歌之时，冒了多大的风险，才给自己送来这封信啊！想起饶哥平日为人的精明干练、足智多谋、和对自己的一片至诚，高岗不禁眼睛发辣。

一股仗义直言，要与饶哥有难同当的豪气袭上心头。他决定不计利害，不避嫌疑，也先不写什么邓、陈的材料，而直接去找毛润芝大哥，帮助饶哥解脱困境。

第二天下午，高岗试着给菊香书屋主席办公室挂了电话，说有急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电话的值班卫士让他稍等片刻，不一会就回话：主席同意立即来见。这个意想不到的回答，直令高岗心花怒放，说明主席仍然信任他。

二十分钟后，高岗来到西苑菊香书屋润芝兄的书房时，见润芝兄半卧半仰在长沙发上，一脸病容，便眼睛都红了，忍不住叫了声：大哥，怎么又像是生病了？你可要保重身体啊！毛泽东只在长沙发上动了动身子，算是打了个招呼，开口就纠正道：高岗同志，要注意罗，党内一律称同志，不能有其它称呼哟。在陕北，你我有过兄弟之谊，但只能记在心里，不能搬进北京城来。不然共产党闹革命，和古代的农民起义，有什么区别？好，不说这个了，听说你又回东北去了？身在曹营心在汉，你老往东北跑什么？

高岗在毛泽东对面的藤椅上坐下：志愿军好几个兵团，三、四十万人马从鸭绿江对岸撤了回来，中央军委又暂时不让他们开入关内，而留驻东北。为了解决大部队的营地问题，我连着开了几天几晚的会议，和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党、政、军负责人争来吵去的，硬是把几十万人马暂时安排妥当了。不是诉苦，主席，我已经是整整一星期没有睡过落心觉了。不像有的人，党、政大事不好好干，只想把屎盆子往人家头上扣！

毛泽东倒笑了：高大麻子干工作，从来拼命三郎嘛，辛苦辛苦。你和我说句心里话，这次到东北，你去找了孟虹没有？

高岗刚刚轻松了一下的心情，立即又绷紧了，红着脸膛说：我向主席起誓！我早已把她忘记了。当初把她介绍给主席，确是为主席的身体着想，为了治疗方便。我是好心办了错事，引起误会，至今后悔死了。我个陕北的二杆子，确是上不得大台盘，做不得京官罗。

毛泽东说：好了好了，你是美人常新罗。这事我没有怪你。只是给人留下口实，你、我有些尴尬。是她自己要离开我们的。就是把她找回来，我也不愿见她了。你知道吗？有人把她四妹叫什么孟蝶的，带到北京来了，也会针灸按摩的，介绍给我。我一次也没有试过。

高岗从茶几上取出两支烟，先敬主席一支，点上火，才自己也吸上一支：主席英明，有警惕性。我自那以后，再没有见过孟家的人，牢记教训，严肃生活作风。

毛泽东吸着烟，眼睛望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好一会没有作声。高岗试探着说：主席，我上回到杭州，替你看了徐庄，是西湖边上的一座大园子，围进了西湖的一角，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亭台楼榭齐全，还有小戏院，可以演戏和放电影……因赶着去东北，才没有向你及时汇报。

毛泽东忽然眼睛冷冷地看着高岗，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似的。高岗不禁浑身打了个冷噤。又过了一小会儿，毛泽东才开口说：你到南方，听说发表了不少高论啊？什么红区党、白区党、根据地党、军队党，枪杆子里面出党组织。人家说你这是提倡「军党论」。对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高岗见有人背后向他捅刀子，一时急眼了，大声辩驳说：主席啊，你千万不要听信，这是一些小人的背后流言。我高岗能有什么理论？我的原话根本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是站在拥护毛主席领导我们军队打得江山这种前提下讲了一些话。你知道，我平常讲话不用稿子，哪能提出什么「军党论」？我知道，事出有因。我索性向主席说了吧！是陈云、邓小平二位眼红我，嫉妒我受主席器重、地位排在他们之上，不服气，因此千方百计搞挑拨离间。主席，你知道吗？陈云的嘴巴一年四季紧闭着，一开口就咬人。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林总就说过，陈云的嘴像女人的阴户……。

毛泽东厌烦地挥了一下手，制止了高岗的粗俗言语。过了一会，见高岗还有话说似的，就又示意他继续说下去。于是高岗说：我还要报告主席的是，有人现在张开了一张网，要整人了。要是主席不看清这些人的图谋，放任他们，一批跟着你打天下的同志，就要遭殃……。

毛泽东甚为怀疑地问：是不是有人要整你？又是谁要整你？

高岗说：刘少奇为了整我，而先整饶漱石。

毛泽东又问：那么你是来替饶漱石求情的罗？是饶漱石要你出面的，还是出自你的本意？你了解他吗？或是称兄道弟了？

高岗说：主席呀，我和饶漱石都是坚定执行了你的思想路线、公开抵制了刘少奇他们保护资产阶级、保护私有财产的右倾机会主义，才得罪了刘少奇的。我与饶漱石和刘少奇并无私人成见。饶漱石还是刘少奇的老下级。我们只是忠于毛主席，才和他展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

毛泽东听高岗说得振振有词，便又问：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自己有脚，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人不来，还可以打电话、拍电报嘛！

高岗说：主席呀，你以为我们要见你那么容易吗？下面的事……饶漱石同志现在已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准他接电话、见客人，除了开会，不准他出门……他、他怎么能来见你？

毛泽东沉默了。对饶漱石暂时采行保护性措施，是由周恩来提出，经他同意的了。

高岗面见毛泽东主席之后的第二天，针对饶漱石的「保护性措施」被撤销，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作息。

第三十四章 西苑貂蝉成哑女

孟虹是周恩来派专人从辽东半岛外海的獐子岛上接回北京的，被安置在西郊玉泉山四号院。由于毛主席一再表示过已对孟虹毫无兴趣，周恩来也就没有把孟虹回来的事呈报上去。之所以要把孟虹接回，一是因为獐子岛孤悬海外，临近西朝鲜湾，附近水域常有南朝鲜甚至日本的渔船出没。

万一有国际反动势力把孟虹劫去了南朝鲜或是日本，甚至转送给台湾，将其在中共中央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尴尬情事抖落开来，做了「共产共妻」的活证据，那给党和领袖的形象造成的恶劣影响，就太讨厌了；二是为了从孟虹的口里掏材料，检举揭发高岗同志。孟虹是位特殊的知情人。欲要毛主席抛弃高岗，至少不再强力保护高岗，就须使用孟虹这粒可以击中高岗要害的达姆子弹，弹孔虽小，但会在体内爆炸，使其内脏开花。

周恩来指示玉泉山四号院的工作人员，一定要细心照料好孟虹同志，让她吃好睡好休息好，满足她生活上的一切要求，包括她要阅读的各类佛家经书。可以在清晨或黄昏人迹罕至时，陪她在山道水畔散步。但绝对不可与四号院以外的人员有任何的接触。可以告诉她：是总理接她回来的，让她养好身子，平静心情，以便重回医疗战线救死扶伤，继续为人民服务。总理从来关心、爱护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鲁迅先生说过，用秕谷来养青年，是绝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我们是新社会、新时代，一定要用健康的富于营养的精神食粮和物质粮食养育青年，务使青年一代茁壮成长，像乔木一样高大，成为国家的栋梁。

可是玉泉山四号院工作人员所给予孟虹的关怀、爱护，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一星期后，工作人员不得不向总理报告：孟虹自被接来那天起，就没有说过一句话，除了喝水，也没有吃过一口食物。成天只是躺在床上读佛经。护士长不时去问她想吃点什么，或者是否到阳台上去晒晒太阳，她也只有一个简单的动作：摇头。她倒是不哭不笑，十分平静。她已瘦成一把骨头。现由医护人员每天替她打点

滴，注射葡萄糖水以维持生命。但医护人员一离开，她就会拔下针头……。

周恩来总理听了汇报，正是又心疼又气愤。这个孟虹也太不识好歹了。学林黛玉慢性自杀？以死相抗？莫明其妙！就算高大麻子利用过你，玩弄过你，得罪了你；我周恩来总是对你关心爱护、仁至义尽的呀！你这作派，不明摆着是对我们家都怀有仇恨了？你这样做，能对谁有好处？

本来，周恩来是想让孟虹静养个半月二十天之后，再来看望、谈话的。如今却不得不丢下纷繁的国家大事，提前赶来玉泉山四号院，劝导劝导这误入歧途又执迷不悟的人儿了。

周恩来上回到这里还是夏天，由孟蝶替他做针灸按摩，治疗肩周炎。

今次来到玉泉山，已是寒冬时节，水面上结了冰甲，路旁积满落叶。满山上的树木光秃了树杈，在寒风中抖索似的。就连那些四时常青的松树、柏树、雪杉，也是灰蒙蒙的，了无生趣。四号院里却暖气烧得很足，进门不但要脱下大衣，甚至薄毛衣都穿不祝男工作人员都穿着衬衫、短褂，女医护人员则白大褂下露出两条光腿，倒像在过夏天哩。

周恩来先在楼下小客厅里，边喝茶边听护士长报告情况：整整一星期了，没有听到楼上那位人儿说过一句话，哪怕是像「好、不、对、行、是」这样的单音字没有说过，因此怀疑她是否已失去了语言能力。另外，像患有严重的厌食症，每次端食物上去，哪怕只是一碗蛋花汤，一碟炒素面，她见了就呕，坐在床上干呕。实际上她肚里空空的，只是干呕。看着那模样儿，真叫人难受。

周恩来问：你们没有给她服过药物吗？比如养生剂之类？

护士长说：没有。她经不住任何药物治疗。给她喂两回生津益气的黄连、枸杞汤，都吐了。后来就只好给她输液，注射葡萄糖。奇怪的是，她还可以生活自理，自己穿戴，自己起床，去洗手间，并不需要人扶持。还有，她曾经背着我们写东西。遵照总理的吩咐，我们没有过问。

周恩来问：你们知道她写些什么吗？给什么人看过吗？

护士长说：不知她写的什么，绝对没有人看过。男工作人员都不许上楼的。没有得到指示，我们不便让她交出。我个人怀疑，可能是绝命书之类。

周恩来没想到情况会是这么严重。如此看来，孟虹岂不成了废物一个？连话都不会说了？失去了语言能力？这事也太过蹊跷了。难道有人抢在前面，到獐子岛上那姑子庙里，对她下过手？使她变成哑女，也就什么情况也不会从她嘴里掏出来了……周恩来心里打了个激凌，身上升起一股寒气。若真是这样，只有高大麻子手下的那班子人干得出来，太冷血、太残忍了。高大麻子可真是无毒不丈夫罗。

护士长陪着周恩来上楼，进到孟虹所住的房间时，看到的是一位半躺半歪在床头枕垫上的丑妇人。床头柜上放着几卷佛经。妇人头发灰白、满脸丝瓜筋般的皱纹，苍老得泛青。两只放在被子外面的手掌，枯瘦得如同鸡爪……周恩来闭上眼睛。惨不忍睹。这妇人就是昔日那个花容月貌、顾盼生辉、人见人爱的女医生孟虹吗？有一忽儿，周恩来真想转身就走，掉头离去。

他不愿看到美和丑、生和死这么残酷地出现在同一个女子身上。

护士长已经轻轻唤醒孟虹：孟医生，看看，是谁来了？周总理看望你来了！对，是总理来看你。

孟虹睁开眼睛，甚至有了些许笑意。只有这双曾经勾人魂魄的眼睛，还闪动着几丝昔日明媚的光彩。她显然已经认出了周总理，便挣扎着欲坐起来。

周恩来朝她晃晃手，忽然有些动情似地说：三妹，对不起，是我没有能够保护好你，让你吃了许多苦头……你要爱护自己，听医生护士的话，争取每天吃些东西，慢慢把身体恢复过来。你才二十三岁，你还会像以前一样漂亮，富于生命力。我讲这个，你听明白了吗？

孟虹又笑了一下，看一眼周总理，眼眶里好似有水光闪动，但很快消失了。她枯瘦如爪的双掌合十，但念不出「阿弥陀佛」。

周恩来要探个究竟地问：三妹，告诉我，你真的说不出话来？过去，你的笑声像春天的百灵鸟，你说话的声音唱歌似地好听。

这时，孟虹的脸抽搐了一下，极不情愿地指了指自己的喉咙，之后闭上了眼睛。

周恩来示意护士长回避，他要与孟虹单独交谈。

护士长离开后，周恩来拉过一张椅子，靠近孟虹的床头坐下，像个父兄辈，慈祥而亲切地说：三妹，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谈谈……我不是要责备你。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想帮助你、爱护你。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身体弄成这个样子呢？你知道，当初为了让你回大连探望父母，我和你邓大姐都担了很大的责任。为了你没有回来，我和你邓大姐都差点儿挨了中央的处分……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健康。你需要治疗，要配合医生、护士来治疗。你自己是学医出身，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你该明白，没有病人的配合，纵然是扁鹊转生、华陀再世，治疗也是难有效用的。你为什么不出声？难道任何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吗？

孟虹眼角渗出来一粒小小的水珠，她又以鸡爪子般的手指了指自己的喉头。

周恩来轻声问：是谁弄哑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弄哑的？我可以安排协和医院的耳鼻喉专家来替你会诊。

孟虹苍白如枯槁的颅顶摇了摇，表示不愿意，或是没有必要。

周恩来忽然灵机一动，苦笑一下，起身快步走向靠窗的书桌，取了纸和笔回来，和蔼地说：三妹，我们来做一次笔谈，如何？我问，你以笔答。

孟虹倒是并不抗拒他的这一请求，接下了纸和笔。

周恩来问：是谁弄哑了你的？不管是谁，你都可以把他的名字写下来。

孟虹以笔作答，她的钢笔字仍如过往的那么有款有形：是我自己。因为我不想再开口说话。

周恩来问：前一段，有没有人去那海岛上打扰你，找你谈什么的啊？

孟虹笔答：现在不是被找回来了吗？

周恩来心里有些窝火，脸上却依旧和颜悦色：很好，很好。你还

是像从前一样反应敏捷。不过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是用什么法子把自己弄哑的？如果我派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会诊治疗，相信还有可能康复的。

孟虹笔答：谢谢！不用费心了。我是吃了一种秘方，把声带弄坏了，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周恩来这时一脸苦笑：三妹啊，我看你是没有说实话，我怀疑你是受了外力的强制迫害，才弄成今天的这副样子！

孟虹刚写下两个字：不，不……忽然纸笔一丢，被褥里那骨瘦如柴的身子蜷缩了起来，剧烈地抖索，两手则拉上被头，盖住了面部。

周恩来做了个出其不意的动作，陡地一下揭开孟虹蒙脸的被头，吃惊地看到，孟虹细长的颈项上，留有一圈被掐过的伤印，并留有针头扎过的黑点……。

触目惊心的暴力摧残。周恩来气愤得两手握拳，声音都有些发颤：真是禽兽所为，禽兽所为哪！是谁？三妹，你写下他的名字来！

孟虹拉上被头，掩住了自己的颈部，但没有拾起纸笔。

周恩来拾起纸笔交还给她：三妹，是不是高主席手下的人干的？说不定高主席本人并不知道这事，是他底下的人胡作非为！

孟虹极不情愿地、也是万分艰难地以笔作答：不是，肯定不是。和高毫不相干。总理，您是真的不知内情？

周恩来坦诚地说：三妹，如果我早知道了你的现况，已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还会派人千里迢迢的接回来，问你情况吗？

孟虹愣愣地望着周总理，仿佛相信总理说的是真话。她蜷缩在被褥里的身子不再抖索。

周恩来鼓励地说：三妹，勇敢些！写下他们可能是谁的人马，我来替你惩办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

这回是孟虹苦笑，以笔作答：可能吗？况且，有这个必要吗？

周恩来说：三妹，你要相信党组织，相信人民政府，相信我们的党纪国法。任何人的违法乱纪行为，都应受到法纪的制裁，绝不宽贷。

孟虹脸上的表情出现明显的不信任，甚至带有几丝讥讽之色。

周恩来有些急眼了：孟虹同志！我是政务院总理、党和国家的领

导人之一，一天到晚要处理多少国内外大事？难道我说的话，也作不得数？你都不肯相信了吗？那你在这世界上，还能相信谁？

孟虹闭上眼睛，仿佛需要认真想一想：这世界上，还可以相信谁？

周恩来知她在迟疑犹豫，在作思想斗争，也就不再催促，而甚有耐心地等待着。他还自取过床头柜上的小暖壶，本想倒出一杯开水来，倒出来的却是热牛奶。于是试着以汤匙喂了孟虹一小勺。孟虹没有拒绝，张嘴吞下了，竟也没有呕吐！

周恩来陡涨了信心：有救！这女子还有救。于是更细心地一小勺、一小勺地喂着。孟虹都接受了，吞下了，如同一只病得半死的鸟。好，她终于愿意吞吃食物了，可见事情有了转圜的余地。这丫头也是，医生、护士长喂她食物都不肯吃，非得自己这个国家总理来动手伺候，才肯吃……周恩来高兴地夸道：三妹！这就好了，这就好了！我要表扬你，也是替你高兴哩。人非草木，心非铁石，看着你今日的这副病容，我能不心疼？不难受？你先时大约也听人说过，我和你邓大姐虽然没有亲生子女，但我们有三十几名干女儿，还有收养的十来名烈士遗孤。我热爱年轻美好的生命，尽力教育他们，帮助他们，看着他们健康成长，成为国家的人才，就比什么都高兴……三妹，我过去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对你，也有着同样的感情。看到你那样美好，我是真心地喜爱。我心里充满了对于美丽生命的爱意。你知道吗？今天看到你的这副病容，形销骨立，我心疼，心疼得紧。

我觉得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三妹，我一点都没有骗你。我为什么骗你这样一个儿，有那个必要吗？

周总理亲手一小勺一小勺的喂给牛奶，加上一番温存言语的抚慰，终于使孟虹感到了一种父兄般的温暖爱意。她眼睛湿润了，嘴唇哆嗦着，强挣着坐起，从枕头下面摸出一迭信纸来给面前这位如父兄的总理过目。周恩来立即想到，这就是先前护士长说的那个「绝命书」之类的文字？显然不是。

一行醒目的标题跃入周恩来的眼帘：獐子岛上的交代。好了，太好了，不管怎么说，孟虹总算对自己的事情有个说法了。字迹潦草，但文字还算简约流畅。

獐子岛上的交代

十个月之前，我在大连外海的一条机帆船上被劫走。我本要乘那机帆船从天津港上岸返回北京的。劫走我的人自称是什么「渤海水上飞」的水匪。但十几条汉子个个精壮，年纪也都在二、三十岁之间，操关外口音。

他们没有蒙上我的眼睛，只以一条毛巾捂了我的嘴，以防止我叫喊救命。

他们对我没有任何非礼行为，哪怕是轻薄举动都没有。而我只是一名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弱女子。我不相信他们是什么水匪，而相信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在渔船上，我被人注射了某种针剂。后来我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少小时，或是多少个日夜，去过些什么地方。

醒来时，我已经到了海岛上的一座娘娘庙里。庙里只有一个七十多岁（我猜想）的老尼姑。老尼姑一口一口的喂我小米粥。她很慈祥，只是望着我，痴痴呆呆的。她脸上少有表情，也不说话。她敲木鱼，诵经，但从不出声。过了些日子，我才发现她既聋又哑。这倒是好，今后我与之朝夕相伴的老师傅，什么也不会问我，什么都不会知道。又过了些日子，我才从前来进香的当地渔民口中，知道这个海岛的名字叫做獐子岛，离大连有好半天水路。岛上没有固定居民，只在夏秋渔汛季节有渔民来岛上歇息。

岛上倒是驻有一个连的解放军部队，守卫海疆的。但士兵从不到娘娘庙来。部队纪律严明。只是一早一晚有武装巡逻小组从附近路过。

我从娘娘庙前院的碑文石刻上慢慢了解到，自己栖身的这座娘娘庙，香火承传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最初是由高丽人修造，供奉的是地藏王，保佑高丽渔民海上平安的。后被倭寇烧毁。现存的娘娘庙是明朝万历年由辽东半岛渔户捐款修建，不再供奉地藏王，而供奉苦海慈航观世音，保佑的是我辽东渔民海上平安、渔产丰盛了。我每天除了诵经，打扫庙院，就是一个人停留在前院的柏树下，读那些碑刻文字。真没想到，地老天荒的海岛上的一座娘娘庙，竟有上百方碑刻，最早的一方竟是大唐天宝年间的。

辽东渔民对娘娘庙的供奉甚为充裕，柴米油盐都是成包成担的进

奉。也有前来求医求子的。我试着给渔民们治病，还托人从大连买回来针灸用品。

很快的，我受到渔夫渔妇们的欢迎。娘娘庙的香火也更见旺盛。有的渔妇开始尊我为海神娘娘……我也开始喜欢这个地方、这些信众。自己的医学知识，在这荒岛上也能派上用场。大约是七月里的一天，岛上来了一群身着军服的年轻演员，个个京片子，俊男美女，笑笑嚷嚷。他们来到娘娘庙抽签游玩。我退避不及。女演员们吱吱喳喳，低声议论我的长相如何如何。她们还问我话，哪里人氏啦，为什么出家啦，都新社会了，年纪轻轻的，还以木鱼青灯相伴？我只是低头诵经，没有答话。不知为什么，她们离开后，我有些想念大连，想念沈阳，想念北京。也想念父母亲人，想念城市生活。整个晚上都睡不成觉。我做梦，风雨交加，来了一群海盗，把我掳了去……我就像大观园翠拢庵里那个带发修行的姑苏女子妙玉，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我不如妙玉，也不是什么金玉质，从不曾洁、不曾空过，早就陷在淖泥中了。

又平静地过了三个来月。也是从求医问病的香客口中，知道驻岛部队换防，另来了一支人马。一如既往，部队纪律严明，没有士兵光顾娘娘庙。一早一晚仍有巡逻小组从附近经过。我也听说了，朝鲜停战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硬是打得美帝国主义趴在地上求和了。很快到了十月初，岛上已是一派深秋景色，草枯了，树叶落了，早晚下霜，当地人称为狗牙霜，冻得地上的土块都开裂。娘娘庙里晚上不生火，只能穿上厚重的棉袄加上被褥御寒。

一个刮大风的深夜，我被院墙外的打斗声惊醒。是什么人会来这院墙外打斗？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我本能地感到，这打斗可能跟我有关，有人要保护我，另一些人则要加害于我……过了不久，院墙外的打斗声停息了，我正在被褥里发抖，就见几条黑影闯了进来。没等我叫喊救命，来人就堵了我的嘴，蒙了我的眼睛，一双铁钳子似的大手卡住了我的颈脖，跟着就有针管在我的喉管声带部位注射了药物，动作干净利落，相信是打着手电筒做完一切的。他们显然受过专门训练。住在我对面禅房里的又哑又聋的老尼毫无察觉。我昏迷到第二天

下午才被冻醒过来，只觉得喉咙火烧火燎地刺痛。我喝下一碗冰冷的水，刺痛才感轻了些。我的聋哑师傅发觉我的身体有了变化，就赶前赶后的照顾我。我拼着力气、忍着疼痛喊了两声师傅，可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又喊了几声，还是什么都听不到……我总算明白了过来，自己的喉咙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了。这是为的什么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一名弱女子？又为什么不一下子把我掐死？只是把我弄哑！把我掐死了，才能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啊！我的颈部的刺痛持续了两个多月才渐次缓解。被掐的印痕至今没有完全消失。我相信掐我脖子的那双大手本可以拧鸡脖子、鸭脖子样的一下子拧断了的，却又手下留情，没给拧断。显然是遵照什么人的指令，掌握着分寸。上个星期，忽然有人到岛上来接我，说是接我到北京养病，我就乖乖的随来了。我不知道是谁要我来的，来干什么。我已经是个废人，行尸走肉，对谁都没有用处了。难道还有人不肯放过我？实在是，我的罪孽已满，只求早下地狱……。

周恩来读完孟虹的这份交代，不禁眼睛发辣，脸孔发白。他把「材料」交还给孟虹，以表示对孟虹的同情与尊重。他仍然气愤地问：三妹，你可以肯定，不是高主席的部下对你施以毒手？

孟虹摇摇头，以笔作答：不是，肯定不是。总理，您不要再问了。再问下去，可能对您也不利，大不利。

周恩来脑子里轰的一响，身上顿时出了冷汗：胡闹台！是谢富治？还是康生？原来任何一个系统，都揪住她不放。那么，娘娘庙院墙外的那场打斗，双方人马又都是谁和谁？是东北局警卫系统的人一直在暗中保卫孟虹？最终也没有斗赢谢富治手下的武林高手？此举高明，此举高明，胜过杀人灭口……自己是不宜再过问此事。甚至此次秘密把孟虹弄来北京，都是大大的失策，多此一举。且事情千万不能泄露了出去。此女已是多余之人，已经对谁都没有了用处。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了，心里仍有些怜惜之意：一位绝代佳人似的人儿，就这么活生生的给毁掉了，毁掉了，罪过，真是罪过。他忍不住说：小孟，好了，我答应你的要求，不再问你什么了。也许，你也真是哑了的好……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我尽可能的来帮助你，哪怕是

最后帮你一次。

孟虹笔答：总理，谢谢您。我知道我会立即离开这里。您能帮忙安排一家愿意收留我的寺庵吗？

周恩来点点头：可以。我来成全你的心愿，回到佛门静地。佛家有句偈语：自来处来，往去处去。今晚上就送你走。你要治病，养好身体。不要万念俱灰。就是在寺庙里，一样有机会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的。

孟虹笔答：总理，您的好心，我永志不忘。代我致邓妈妈吉祥如意。

周恩来站起身来，费力地微笑着，和孟虹握了握手，并指着床上的纸页提醒她，把她所写的笔答处理掉，比如可以从抽水马桶里冲走。最后，还替孟虹掖了掖被角。

周恩来回到楼下，在客厅沙发上一屁股坐下，顿时浑身疲乏得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保健医生和护士长立时赶了过来，见他脸色发白、眼眶发乌。医生替他拿了拿脉：总理，哪儿不舒服？您是太累了，大约又是连轴转了一天一夜……护士长，给总理弄碗参汤来。

周恩来摇摇头，吩咐说：不要紧张兮兮的！我只是有些累，稍微休息一会儿就缓过来的。我一上汽车就可以入睡。这屋里的暖气烧得太足、太燥热，你们就不怕上火、流鼻血？真是的！你们不当家，不知油盐柴米贵……是位聪明绝顶的人儿，丝毫不肯涉及到自己的父母、姐妹……小宋呀，告诉老李，安排一辆车子，把楼上的客人送到山西五台山去。她枕头底下有份材料，你们应当设法取到手，不要看其中的内容，由小宋、老李、医生三位在场，共同监看着烧毁。我只可以告诉你们，留下那种文字，对党不利，对国家民族无益。其它的，你们不要再问。这是工作纪律。好了，立即去安排，今晚上就走，派两名医护人员陪同，不要在路上出事……。

第三十五章 杨帆从实招来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奉中央政法委员会之命，前来北京汇报工作。离沪前夕，他去请示了他的直接上司——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过去都是公安部罗部长找他赴京汇报工作，这次怎么改成了中央政法委员会？而且通知他不要带秘书或其它随行助手？潘汉年说他对这次的事一无所知，就是陈毅市长，大约也不知底细。现在中央政法委员会由康生同志当家，凡事注意一些就是了。或许，中央要调动你的工作，事先征求一下你本人的意见呢。

杨帆抵北京后，入住外地高级干部常住的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这里距高岗同志的住所不远。前一段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斗争情况陆续传到了上海，所以杨帆决定先不忙找老首长高岗、饶漱石，而先去拜会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罗部长眼下是毛泽东主席最信赖的干部，全责党中央保卫工作的，既不属于刘、周派，也不属于高、饶派。罗部长一向很看重杨帆，当晚就让去见。罗瑞卿一家住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天安门城楼斜对过的公安部大院内。公安部大院原为满清王朝的翰林院。封建时代的最高文史机构，文臣荟萃之所，一九四九年后竟成为执掌人命杀、关、管大权的红色专政机关。罗瑞卿见到杨帆，说起这次奉中央政法委员会之命进京之事，也颇感意外，罗本人还是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呢。罗部长倒是吩咐他：政法委员会由康生同志抓总，直接对毛主席负责。蓝苹做主席的联络员。所以你既然来了，就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尤其不要随便去拜望什么老首长。北京的情况比上海要复杂得多，连毛主席这样英明的人，都常常感叹曹营的事不好办。

杨帆只在六国饭店住了一晚。第二天即由中央政法委员会派车，送他到了远离市区的西郊玉泉山一栋别墅里，让他交代关于他一九四九年五月进上海，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后，对原上海国民党留守人员、流氓帮会的头目采行招降纳叛政策，亦即所谓「杨帆门客三千，都是鸡鸣狗盗帮」的情况。包括容收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电台，并允

许该潜伏电台继续向台北发报，引致一九五〇年上海发电厂遭国民党飞机轰炸，造成上海市区停电、死伤工人一百余人的事件。

杨帆并不知道他入住的玉泉山别墅是周恩来总理的四号院，并于一个星期前住过原西苑貂蝉孟虹。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根据首长指示，住在这里，他暂时不能给外面打电话，不能见客人，甚至不能给上海家中写信。见自己无缘无故就被软禁了、隔离了，杨帆没有抗议，没有大吵大闹。那样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他等着恶魔康生找他谈话，或是口喷毒焰似地讯问他。但康生没有出现。或许恶魔这次只是在背后操纵。

花了整三天时间，杨帆写出了一份长达十余页的「情况说明」，并特别强调，他在上海公安局任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重大问题都是直接向市委领导陈毅、潘汉年等同志请示汇报了，并得到过批准的。中央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谢富治副部长对上海市的治安保卫工作历年来都给予了肯定和表彰。字里行间，杨帆显得问心无愧，正气凛然。再怎么着，他杨帆也是华东局的正军级高干、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现在这样不明不白地把他软禁在北京西郊，算怎么回事？你中央政法委员会还把不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放在眼里？要不要尊重大区中央局的领导人？到时候，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会向中央政法委员会要人的。

果然不出杨帆所料。由于杨帆赴京后四、五天没有消息，上海市委便有人打电话报告了仍挂名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饶漱石闻讯后大惊：他们选择杨帆来做突破口？太毒辣，太可怕了。饶漱石立即以保密电话报告了高主席。高岗也大感意外，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明确指示：饶哥呀，肯定是周恩来、康生软禁了杨帆。你、我都不便出面找人。但要想办法保护杨帆。这样吧，由你捎话给上海市委潘汉年，让潘汉年去找陈毅同志，请陈老总出面，向康生、周恩来要人。陈老总和周、康两人的关系一向不错，这就名正言顺了。陈毅既是华东局第二书记，又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是他手下的得力干部，怎么招进北京就被政法委员会软禁？共产党的保安系统比国民党的中统、军统还要黑暗不成？饶漱石见高主席在电

话里口不择言，便插断道：高主席，其实潘汉年也可以直接向周恩来要人，他是周的地下党老下级……高岗不容分辩地说：不可以。潘、杨二人关系太密切，潘出面容易让人生疑，分量也不够重；陈毅出面最合适。

果不其然，高岗、饶漱石电话商议后的次日，陈毅从上海拍绝密电报给中央政法委员会负责人康生：康生同志，多时不见，身体可好？甚念。前段欣闻你出掌中央政法委，英雄又回用武之地，诚可祝贺。今有一事相托，我市公安局长杨帆，奉政法委之命进京汇报工作，整整一星期未给机关和家里通电话，他家人很着急，找我问情况。我亦一无所知。恭请看在老战友分上，让其给家里通电话，以使释念。有何新情况，亦请告下华东局及上海市委。专此顿首。

康生接获陈毅电报，见老友行文绵里藏针，知其怠慢不得。其实，在华东局，他们共同的对手是饶漱石。过去在新四军里和后来在华东野战军里，政委饶漱石整司令员陈毅，在党内高层是人尽皆知的事。但陈毅性情豪爽，从容大度，次次都检讨过关。不像康生对饶漱石那样怀恨在心，锱铢必较。

康生将陈毅的电报送周恩来过目。周恩来与康生商量后，请康生回一个电报：陈毅同志，谢谢你问起我的身体。休息多年，总算有了好转，遵照主席指示，在政法委挂名，也是半工作半休息性质。杨帆同志来京谈工作一事，未及向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说明情况，是我的疏忽，应该致歉。因主席过问五〇年上海电厂被蒋帮飞机轰炸案，至今未破，多次批评有关部门办案不力，是否祸起萧墙？杨帆同志作为上海公安局长，应是最能了解案情。此次他来京，即谈此案，别无其它。可告慰他家人，一切正常勿念。我们亦会通知杨帆同志本人，立即给上海家中打电话，报告平安。相信他不日即可返回工作岗位。专此敬复。

当天晚上，住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别墅里的杨帆，被允许给上海家中通了电话，报了平安。翌日，更允许他给上海市委潘汉年副书记通了电话，告上此次来京，专为向中央政法委汇报五〇年上海电厂被敌机轰炸一案数年未予侦破的详情，并请代向陈毅市长报告。

如此一来，周恩来、康生稳住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陈毅、潘汉年，也麻痹了北京的高岗、饶漱石。周、康明白不能将杨帆长时间留置北京，应尽快允许他返回上海。原计划由康生出面找杨帆摊牌，但康生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自己在延安整风时整肃过杨帆，后由潘汉年一力保护过了关。

现在若由他找杨帆摊牌，杨帆很可能顶牛，什么都不肯交代，而把事情闹僵，久拖不决，造成被动局面。如果事情泄露出去，引来高岗、饶漱石闹场，招至主席不满，就更被动了。快刀斩乱麻，还是请总理出面，找杨帆谈话，晓以利害，政策攻心，易收事半功倍之效。况且杨帆向来敬重总理、爱戴总理，总理亲自出面让他交代问题，也就打掉了他对高、饶的幻想。失去了后台，他自然就会老老实实，从实招供了。

周恩来同意了康生的提议。从杨帆身上取得突破口，揭发出高岗、饶漱石「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最高机密的铁证，到时候，就算毛泽东主席想保高岗过关，也无从说起了。好，一不做，二不休，就这么干。对付杨帆这类老下级，只消两个回合，他就会乖乖地俯首归顺。

周恩来驾轻就熟，将他与杨帆的谈话，分两阶段进行。

头一次是一天深夜，杨帆已经睡下，突然有工作人员来敲房门，通知他立即起床，并整理一下房间，有中央首长前来探望。

杨帆穿戴整齐，迭好被褥，收拾好茶具、毛巾、换洗的内衣内裤。他想到的是可能马上被秘密逮捕。

过了一小会儿，两下敲门声，门被推开了，进来的竟是敬爱的老首长周总理！且总理是一个人进来的，身后并没有跟着随从。他差点就要像个孩子似地扑上去，投在总理那宽厚而温暖的怀抱里。他当然没有这样做，只是激动地喊了一声：总理！是您……周恩来随手掩了房门，之后与杨帆紧紧握手：杨帆同志！委屈了吧？

你来了一个星期，我实在忙得脱不开身，直到今晚上开完会，才能赶来看看你！

杨帆握住周恩来的手不放：都说您是中央领导人中最忙、最辛苦的一位，这么晚了还来看我！

周恩来拉着杨帆到临窗的两张藤围椅上坐下，并留心看了一眼厚重的紫红色呢绒窗帘已经将窗户遮得严严实实，才说：杨帆啊，你知道你现在住的是什么地方吗？是谁的房子？

杨帆答不上来。但周总理的亲切、随和，已使他浑身都暖融融的，一时间把满腹的心酸、委屈忘到了脑后。

周恩来以父兄般充满关怀的眼神望着杨帆说：大约是我的工作人员粗心，忘记告诉你了，这里是玉泉山四号院，我周末休息的地方。这间房嘛，是我的午休室，所以比较宽大，窗外景色很好。

杨帆眼睛热辣辣的，没想到这些天被囚禁似地住着的，竟是周总理的郊外别墅，睡的更是总理午休的房间。

这时，又是地两下敲门，随即一个女子叫了声报告。周总理冲门口回了一句：小郑吗？请进。

门口站着一位面容清秀、身段苗条的女子。她推着一个有轮小餐桌进来，一直推到总理和杨帆之间。小餐桌上是两套餐具，中间是四样点心加一大碗馄饨汤，还有一壶开水。叫小郑的女服务员笑得挺甜，给总理与杨帆各盛上一小碗馄饨汤，只说一句首长请用，就退下去了，掩上了房门。

杨帆看清了四样点心是：一小笼蒸饺、一小盘小馒头、一碟小葱拌豆腐、一碟清煮芥兰菜。

周恩来招呼说：来来来，老熟人了，一起吃吃宵夜。开了一天一晚的马拉松会议，赶到这里时，才觉得肚子空空。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给弄出来了。说罢，周恩来埋头喝起馄饨汤来。他确是饿了。

杨帆却没有胃口。只是为着礼貌，应个景儿。况且对他来说，能陪总理吃宵夜，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礼遇。

周总理吃的不多，速度也快。看得出来他很注意节食保养。杨帆也随即停了碗筷。他给总理倒了一杯白开水。周恩来试了试开水并不很烫，便漱了漱口，才说：杨帆啊，你我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有多少年了？

杨帆不知总理为什么要问起这个：总理，……记得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您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分，陪叶挺同志返回安

徽三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那时我是政委项英同志的秘书。叶、项长期不和，互不买账，弄得我们这些军部工作人员很为难。

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看来你的记性不错，脑子好使。叶挺是位好同志，项英也是位好同志。可惜他们都牺牲了，不然都是我们的开国元勋。

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我另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党内一名高级干部，一九四九年进城之后，从中央到华东局，到上海市委，组织上对你是信任，还是不信任？

杨帆脑子里顿时一片混乱，摸不准周总理问话的用意，只能回答：信任，绝对的信任。上海市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码头，也可以说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如果组织上不信任和重用我，不可能让我做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负责安全保卫、社会治理工作的。

周恩来再又点了点头，犀利的目光直射过来，仿佛要透视杨帆的五脏六腑似的：杨帆同志！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通知你来北京汇报工作，是毛主席的指示。因为根据中央有关部门所掌握的情况，自一九四九年进城以来，你还执行了一系列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以外的任务。比如说，有人背着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秘密派你去莫斯科，与苏方有关人员交换党内机密情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它的严重性，你应当清楚。你不要着急，不要惊慌嘛。我为什么不让康生同志他们找你谈？而要挤出时间来亲自找你谈？因为我把你当作自己的老下级、老同事，想拉你一把，把问题弄清楚，不致陷进某种沼泽去不能自拔。那样会灭顶的！当然，我也能够理解你，你当初所以愿意接受某些人的指派，秘密去苏联活动，是当作中央分派给你的任务来执行的。但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那个所谓的中央是假的，是冒牌货。毛主席不知道，朱总司令不知道，少奇同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叫哪门子中央？杨帆同志，可要头脑清醒呀！不然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我还可以进一步告诉你，早在一九五〇年年初主席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史达林同志就把有关的材料转交给主席了，史达林同志建议毛主席留意一下中国党内的这种不正常情况。在那份材料里，有人把我中央领导班子分成什么亲苏派和亲美派……是不是这样的？

面对周恩来步步紧逼的质问，杨帆遭了雷劈似的，脸色发灰，目光呆滞，额头上冒出黄豆大一粒粒的汗珠子，登时变成一头落入陷阱的困兽。

混蛋，自己真是个混蛋啊！几年来，自己是被人秘密派往苏联，与苏方人员交换情报。还在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遇到过蓝苹，那个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和自己亲密过的蓝苹，蓝苹大热天也从不穿凉鞋，有一回被自己捉住了，原来她右脚掌上有六个脚趾……该死！几次去苏联，自己确是把它当作中央分派的特殊任务去执行的。高主席和饶政委，也都向他交代了，是毛主席授意的……现在如何是好？在党中央，刘、周与高、饶不和，连上海市委领导层都风闻了，两派斗得水火不容，都欲利用毛主席……千不该，万不该，自己成了他们相互斗争的工具。工具，是很可悲的，谁使用过了，都可以丢弃，甚至是替罪羔羊……。

周恩来像站在笼子外面的一名观光者，观赏着笼子里杨帆的表情，满是惊恐、沮丧、彷徨、绝望等各种复杂的成分。

杨帆张了张嘴，欲说什么。

周恩来却看了看腕上的表：凌晨一时半，时间很晚了。我办公室还有一批急件等着处理。早上九时还要主持政务院会议，讨论粮食统购统销的方针政策。这样吧，我再给你三天时间来考虑，回忆自己的有关问题。所以你现在不要急于回答我。我建议你先把几次秘密赴苏的经过写出来，不管涉及到谁，都要向组织交代清楚。我可以替你担保，只要你把问题完全、彻底、干净地交代清楚了，中央仍会信任你和重用你，你可以立即回上海，回你的工作岗位。因为责任不在你。你只是被人利用，但没有向中央报告。而且我会替你保密，不将事情透给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事情就在主席和我这里了结。好了，给你三天时间，把事情想清楚。想好了，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我们再来痛痛快快地谈一次，把事情做个了断，不留尾巴，不给处分，不记档案。如果过了三天，你还不愿意交代问题，或是还对什么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性质就变了。我就只好把你交给康生同志他们去处置了。到那时，我就是想帮你的忙，也帮不上了。今天就谈到这里。我还要赶

回城里去。

说罢，周恩来站起身来，跟神思恍惚的杨帆点了点头，没有握手，就离去。

杨帆在玉泉山四号院楼上度过了辗转不眠的三天三晚。头两天，他还希冀着奇迹出现，忽然有人来通知他：杨帆同志，你没事了，组织上批准你回上海……他来北京已八天，高主席和饶政委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行踪。他们哪怕是为了自身的安危，也会出手救助的，让他摆脱软禁，返回上海。

进入第三天，杨帆才完全绝望了。他相信，高主席和饶政委，不是不想解救他，是因无能为力了。难道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不会不会，那一来就出了大事，中央出现分裂，高、饶不会束手待擒的。而且，毛泽东作为全党的主席、英明领袖，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

他想过自杀。一了百了，落得干净轻松，又保住了高主席和饶政委。

只要他杨帆一死，就死无对证，中央也可避免一次内哄、分裂。但上海的家室怎么办？妻子怎么办？还有两个孩子，那么天真，那么纯洁。难道可以让孩子的心灵蒙上永远的政治阴影？不行，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连累了妻子、孩子。她们是无辜的，她们不应被株连。

他想过逃出这四号院，逃出玉泉山。四号院楼上一层只住了他一人。

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都住在楼下一层，唯一的一部电话机也在楼下那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的警卫办公室。他一次又一次的去到每个房间、每扇窗口朝外探望。发现院内院外都有士兵值勤，根本不可能从窗口爬下去。就算爬下去了，没有交通工具，怎么离开这迷魂阵一般的玉泉山？他以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经验，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就算侥幸逃出了玉泉山，下一步呢？又能逃到哪儿去？作为一名高级公安干部，他明白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统治得有效、严密过。更没有听说过，有人落到了中央警卫局手里而能逃脱。从无这类先例。

他也设想过充硬汉，一问三不知，拒不交代，什么都不认账。那

一来周恩来总理就会把他移交给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康生去处理。想起康生这迫害狂、恶魔，杨帆都要不寒而栗。相信党内的中高级干部都要不寒而栗。

杨帆早在当年的延安窑洞黑牢里领教过。康生见你不回答讯问，便会立即命人对你动刑！一点不假，不管你资格多老、功劳多大、地位多高，一旦落到了康生手里，康生就可以对你动刑。连当年北方局的组织部部长柯庆施那样的人物都被动过刑。最常见的一种刑罚叫做「挟筷子」，把八根竹筷插进你的十指之间，摆正了，再用木板从两边朝中间挟！十指连心，受刑人立即会痛彻肺腑，被宰的牲口一般惨叫！交代不交代？没有可交代的？再挟！仍不交代？再挟，再挟！在延安整风的黑牢里，就有不少革命同志的双手十指，被康生同志的竹筷挟得皮连着碎骨，成为残废……是谁授予康生同志对党内干部施肉刑的权力？不言自明了。

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是毛主席全权委托康生干的。后来受刑的人苦熬不过，自杀的不少，乱供乱咬的太多，搞得革命圣地延安上上下下人人自危，朱德、彭德怀、高岗、贺龙、任弼时、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出来反对，毛主席才下令停止，出面召开了一次大会，向受到非人对待的同志们行三鞠躬礼，表示道歉。但毛主席并没有处分康生，甚至都没有批评过康生，只是不久后把康生调离延安，去山东分局任书记……没想到今年春天，毛主席、党中央又重新把康生召回，又出任为中央政法委员会第一副书记。毛主席并重新肯定了康生是共产党内的恐怖力量，让国内外敌人发抖的恐怖力量。

杨帆绝不愿落到康生手中去受肉体刑处。如受刑，不如先死去。问题是他既不愿受刑，也不愿死去，就只有接受敬爱的周总理的劝告，完全、彻底、干净地把事情交代出来，做个了断，然后尽快返回上海家中，与妻儿团聚，并继续工作。周总理从来说一不二，讲话算数。

想到这一步，杨帆心里一阵轻松，他下楼来到警卫值班室，向值班军官提出跟周总理通电话。值班军官大约事先接到过命令，立即替他叫通了城里的总理办公室。杨帆报了自己的姓名、职务。总理的秘书让他稍候。

不一会，秘书回话说，已经报告了总理，总理正在和人谈话，不接电话了，请杨局长先准备一个汇报提纲，晚上十一时以后，再来听杨局长详谈。

晚十一时，忙碌了一整天的周恩来总理准时来到西郊玉泉山四号院。

杨帆见到周总理，就像见到救命恩人似的。周总理随身带来一个只有中文版圣经大小的半导体录音机。并先邀杨帆吃了个简便的宵夜，才听杨帆交代问题。

杨帆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冬天受上海地下党派遣，抵达安徽新四军军部任项英政委的秘书。那时，饶漱石同志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项英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后，饶升任副政委，就转任他的秘书。我在他身边一直工作到一九四七年，后下了野战部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军攻占南京。五月二十七日，我军解放上海。二野政委邓小平任上海军管会主任，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我是三野的，任公安局副局长。不久，二野奉命进军大西南，改由我们三野司令员陈毅任上海军管会主任。陈赓同志率四兵团走后，上海公安局即由我负责了。这里要提到的一个情况是，我军占领南京的前夕，国民党政府撤退到了广州，那些外国驻华使馆也都跟随迁去了广州，只有美国驻南京的大使馆没有走，准备留下来和我们共产党的新政权打交道。但那时部队上的中下级官兵对美帝国主义者十分痛恨，去查抄了他们，并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后来经邓政委、陈司令等人请示中央，下令制止了对美使馆人员的粗暴干涉。

周恩来插话：是的，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跑去广州时，包括苏联驻华使馆都跟着迁去了，只有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不动。说明那时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打算抛弃国民党政权，转而承认我们。他们不愿看到我们在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而想留下来分我一杯羹。美国在沈阳和北平也都保留了总领事馆未撤走。当时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人都觉察到了美国政府这一对我示好的动作。你继续讲。

杨帆说：记得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底的一天，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同志到了上海，与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三野政委饶

漱石同志密谈了些什么。就是这一次，饶把我推荐给了高，说我的俄语好，政治上可靠。高提出调我去东北局工作，他那里急需俄语好的人才。饶不放，我本人也不想离开上海，答应如有需要，可以临时去东北局服务。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饶通知我去一趟沈阳。到沈阳后，高对我很信任，让我把一份材料口译给苏联驻大连的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同志，之后由柯瓦廖夫以书信形式向史达林同志报告。高岗同志告诉我，这是外交工作上的需要，促成苏联老大哥加快加大对我们的各种援助，是党中央布置下来的一项重要策略。在东北局一位保卫处处长陪同下，我去了大连，向柯瓦廖夫同志口译了那份材料。材料把党中央领导人分为亲苏派和亲美派。亲苏派的代表人物是高岗、任弼时、陈云、彭德怀、饶漱石、林彪、罗荣桓、张闻天、王明、李立三、徐向前、王稼祥等；亲美派的代表人物是周恩来、朱德、李富春、陈毅、聂荣臻、邓小平、贺龙、邓子恢等。刘少奇同志本来也可算是一位亲苏派，但因娶了一名天津大资产阶级的漂亮小姐做妻子，受其影响，态度上已有所转变。刘少奇同志甚至提出，应当对美国政府的示好行动予以适当的回应，比如给予美国留在南京、上海、北平、沈阳的使馆以外交礼遇，保障他们的安全，允许他们与我外交部门接触，以促使美方彻底抛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刘少奇同志并强调说，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支持，我第三野战军的第九兵团、第十兵团一九五〇年内即可登陆台湾……然而，在我中央领导人中，高岗同志是最坚定的亲苏派，他反对周、刘在外交上的骑墙姿态，在毛主席面前力主一边倒，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

周恩来暗自窃喜，终于得到了需要的东西了，却又脸呈愠怒：杨帆呀，你也真是头脑太简单了，太简单了，中央怎么可能授意东北局弄这种材料？还说成是外交策略上的需要！你知道吗？毛主席从史达林同志手中得到柯瓦廖夫写的材料后，很生气，认为是分裂党中央的行为！但主席为了顾全党的团结，顾全中苏间的兄弟友谊，而暂没有下令追查这件事。你讲得很好，我会建议中央给你记一大功。请继续讲下去。

杨帆说：高岗同志和饶漱石同志，当时对党内所谓的亲美派势力

非常愤慨，认作是忘恩负义、背叛苏联老大哥的行径，没有老大哥的一手扶植，哪来的中国党，哪来的中国党的今天？我听他们说过，如果亲美派在北京得了势，他们就要想办法把毛主席接到东北去，背靠苏联老大哥，建立一个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政权！他们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一九五〇年二月，在沈阳，一批所谓的人民群众举行反美大示威，冲进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捣毁办公室，对美方人员进行围攻、羞辱。随即东北人民政府下令关闭美国领事馆，驱逐美外交人员，以间谍罪逮捕美国在东北地区的传教士，率先实施外交一边倒。所以史达林同志一再称赞，高岗同志是中国党内最年轻、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是新中国的骄傲……。

周恩来全神贯注、一字不漏地聆听着杨帆的交代。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杨帆，仿佛一名老练的猎人盯着自己的猎获物。他总算抓住了高、饶一伙的要害，捏住了高、饶的「七寸」：里通外国，分裂中央，阴谋在东北地区建立高氏独立王国。……这半导体录音机是谁发明的？真神奇、有妙用。

第三十六章 堵不住的决口

周恩来亲自动手，将杨帆的谈话录音做了技术性处理，删除了他本人的几处插话，之后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康生、主席的联络员蓝苹来会商问题。剪辑录音带这类手头活儿，是他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地下党中央主持特科工作时就熟练了的，至今无须他人的协助。

他本欲将录音带先交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二位听听，让他们知道有如此重大收获，也高兴高兴。但考虑到毛泽东主席事后生疑，误解为串谋活动，遂决定不显山、不露水，尽量缩小范围，转由康生、蓝苹两人去报告毛主席。毕竟，在党内情报系统核心内，康生、蓝苹是毛主席最信赖的人。

康生、蓝苹来到西花厅后院总理办公室。服务员奉茶之后，周恩来没有多话，掩上房门，即启动半导体录音机，放杨帆的谈话录音带给他们听。只听到三分之一，康生、蓝苹两人就心花怒放，怎么也掩饰不住欢喜雀跃之情了。康生还坐得住，蓝苹已亭亭玉立，嘴角眉梢都带冷笑了。康生想到的是：好了！饶漱石这家伙，伙同高岗犯下这种里通外国的大罪，这回彻底完蛋了！蓝苹想到的是：杨帆这个不知死活的冤家对头，这回死定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从一九三九年他个无情无义的家伙向中央告老娘的刁状，揭发老娘的什么历史污点，到如今也不过一十四年，总算挖掉了老娘心上的一粒毒瘤、一颗政治地雷……。

录音长达一个半小时。听毕，周恩来按动键钮倒了带，问康生：这卷东西，有没有用处啊？对我算个意外的收获。我们名义上是通知杨帆来汇报一九五〇年上海发电厂挨敌机轰炸的案子，醉翁之意却是在这里。他迟疑彷徨、思想斗争了三天三晚，结果就谈出这么一卷宝贝东西来。

康生喜形于色：太妙了，这正是我和蓝苹想要的东西。铁案如山，也是铁证如山。铜浇铁铸，我敢说他们谁都逃脱不了。

蓝苹喜孜孜地望着周恩来：总理，还是你神通广大啦。应当把这

盒录音带复制几份，并整理成文字材料，要一字不易，包括语气、感叹，原汁原味，让熟悉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杨帆的口气。

周恩来点点头：建议很好，会动脑筋。这样吧，因为涉及到敏感的党内高层人事，除了你们二位，我没有再让另外的人知道。包括总司令和少奇同志，我都没有通气。录音带就交你们二位去向主席汇报。如主席问是哪里来的？你们可以说是杨帆主动向中央政法委员会检举揭发的。也可以说是我找杨帆个别谈话，杨帆主动交代的。主席知道我找杨帆谈话的事，正是主席委托我过问五〇年上海电厂被炸案久拖未破这件事的。

蓝苹忽然问：杨帆现在在哪里？是个双料间谍，既替老大哥搞我们的情报，又做台湾国民党的线民，应当立即逮捕法办！

周恩来微笑着问康生：老康啊，你是党内的反特专家、情报主管，有什么高见啊？

康生和蔼地看看蓝苹，又尊重地望着周总理：案情重大。可以说，这是我们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桩间谍案。还是要先报告主席，由主席来下决定、发命令，采行一些防范性措施。至于杨帆嘛，瓮中之鳖，插翅难逃的。倒是先不要打草惊蛇，而要稳住他、保护他。总理的考虑是十分周密的。事情若透到了高、饶那里，杨帆就可能被暗杀灭口，或逼他自杀灭口。

当然，有了这盒录音带，我们也就不怕杨帆被灭口了。不过杨帆留作活证据最好。

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还是康生同志精于此道罗。杨帆我已放他回上海。我向他担了保，他的党籍、级别、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职务都不会动，他又算立了一次新功。他也不要向华东局、上海市委领导人汇报这次在北京所谈及的这些事。一切由主席和中央来冷静处理；杨帆也以他的党籍、性命向我作了保证，一定服从中央，配合中央的办案步骤，做好保密工作。蓝苹啊，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事情要一步一步来做，太性急了，往往坏事的。

且说周恩来将杨帆录音带交给康生、蓝苹处置的第二日，毛泽东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电话里通了通气，即颁下中央军

委主席令：一、鉴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暨政治委员高岗同志，已调京出任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为免兼职过多，负担过重，特任命十三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邓华同志为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并代高岗同志主持东北军区日常工作；二、命令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即日起开赴锦州、山海关一线，设立永久性营地，作为拱卫关内京津唐地区之军事屏障。

韩信杯酒失兵权。高岗杯酒未饮，也失去了兵权。中央高层明眼人不难看出，毛泽东主席的上述命令，确是对东北王高岗所采行的防范性措施。任命湖南老乡邓华将军主持东北军区工作，实际上是夺了高岗的兵符，使其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命令三十八军驻防锦州、山海关一线，则是卡住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大门。须知三十八军名为一个军级单位，却拥有十万官兵，且全套缴获来的美式武器装备，是为一支高度机械化的钢铁部队，其战斗力和机动性一向赫赫有名，被誉为「王牌军」和「万岁军」。由它来拱卫京津唐地区的东北方向，真可谓是一堵铜墙铁壁了。

毛泽东主席颁下军令的当天晚上，在菊香书屋办公室召开书记处碰头会，扩大邓小平、康生、彭真三人列席，却没有通知高岗同志出席。

毛泽东神色肃穆地亲自点名：总司令、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康生、彭真。好了，本次书记处碰头会人员到齐。今天请各位老同事来听一盒录音带。是康生交上来的，我已洗耳恭听过一回了，大受教益。你们也先洗耳恭听吧，不要中断，不要提问，不要作记录，耐心听完，再发表各自的高见。相信各位会听得兴味无穷、津津乐道的。康生啊，拿出你的法器来，把声音调大点。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开始吧！

朱德、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似的。但见康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三十二开中华字典那么大的黑匣子来，往会议桌中央一放，几个键子几拧

几按，里面便有人滔滔不绝的说起话来。陈云是位老上海，首先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了，轻声告诉左右：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吗！

毛泽东主席闭目养神。周恩来、彭真各执一份文字记录稿，边听边校正。朱德、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则越听越吃惊，越听越坐不住，一个个横目立眼、义愤填膺。由于毛主席有言在先，不中断，不提问，大家只好耐着性子，听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才完。

毛泽东睁开眼睛，很响地喝了一口茶水：各位兴味无穷吧？振聋发聩吧？好，知道你们各人都憋了话要讲。下面，就请各位择其要点，发表高见。少奇，你先讲讲？

刘少奇一脸气愤、颇为不满地问康生：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阴谋活动了这么长的时间，中央书记处却一直被蒙在了鼓里，这算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及早报告中央，而一直拖到今天？

康生先望望毛主席，再看看周总理，才说：少奇同志，请不要忘记，我是今年四月间才离开医院，到中央政法委上班的。是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涉及到党的这么高层级的领导干部，只能由主席来决定、采取行动罗。

毛泽东做了个手势，止住了康生的话：不要把责任推给我一人，好不好？每人都有一个脑袋、两只肩膀不是？不是要反对一言堂、家长作风吗？现在我就请各位来个群言堂，开个众议院。总司令，你说呢？

朱德倒是冷静下来了，一如既往地微笑着说：要严肃党纪国法，此例开不得也。高岗同志和饶漱石同志在党内这么高的地位、这么老的资格，竟然派杨帆做秘密信使，背着中央去老大哥那边干这种见不得人的活动，我是听了录音，都觉得难以置信。

周恩来接话道：的确匪夷所思！是一种丧失党格人格的背叛、出卖行为。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方，我们党内是出了类似石敬瑭式的败类了，堕落到愿意做人家的儿皇帝，称人家为父皇了。

毛泽东有些吃惊地望望周恩来：荷哟，恩来一向爱当和事佬，很少这样言词尖刻过呢！不过，老大哥那边不是契丹国，而是兄弟邦交。高、饶二位性质严重，却也还不是石敬瑭。东北并未独立，他们也没

有对老大哥自称儿皇帝。当然，采取些预防性措施还是有必要的。今天早上，我是发了两道军令才睡觉的罗。上床也没能睡得着，吃了两次安眠药。陈老板，你的意见呢？

陈云铁青着脸，紧抿住嘴。毛泽东看着他的这副表情，忽然想起高岗的那句粗话：在陕北，刘志丹说过，陈云的嘴巴就像女人的阴户……这比喻太过低俗。陈云张了张嘴，说：高、饶的性质是分裂中央，里通外国，特务行径。杨帆我原先对他印象不错，老新四军出身，通俄文，很能干的；没想到一个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却给人当了这么些年的走卒！

接下来是邓小平发言：中央不可掉以轻心，应采取断然措施。否则一旦时机成熟，是会有人在东北拥兵自重、闹独立王国的。他当然要投靠苏联老大哥罗，现成的后台老板，又来一次满洲共和。想想一张东北地图，东边是乌苏里江，北边是黑龙江，西边是额尔古纳河加上外蒙古，老大哥和东北地区的边界，三倍于和我关内地界的长度罗。加上老大哥的海军租用着辽东半岛的战略要地大连港与旅顺港，东北铁路又由中苏共管，这地理形势和当前的军事局面，都使得在东北地区闹独立，非常便利罗。中央不可不防。

毛泽东向来欣赏矮个子有统驭全局的才干，笑笑说：邓政委有战略眼光、有地理概念。我为什么指示彭德怀、高岗，把朝鲜前线撤回来的三个主力兵团摆在东三省？而不撤回到关内来？一是为防备朝鲜战火再起，二也是以防有人要在那里另搞一套，与中央分庭抗礼。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恩来啊，跟老大哥那边的外交谈判要抓紧，既然朝鲜战事已结束，苏方应实践他们的诺言，尽早把红军部队撤出大连、旅顺，把港口交还给我们。还有中长铁路也应结束两国共管，由我们独立自主，经营管理。事关主权，我们不能作太多的让步。

周恩来边在本子上记录着毛主席的指示，边说：好好，外交部会抓紧办理此事，争取明年内苏联红军全部撤离辽东半岛，回他们自己的领土上去。

毛泽东注意到列席会议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尚未发言：彭胡子啊，还剩下你和康生二位呢，也讲几句？

彭真脑门很宽，恭谨地点了点头，说：我完全同意总司令、陈老板、邓政委的意见，对里通外国、分裂中央的害群之马，不论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资格多老，中央都应当采取果决措施，防患于未然。

康生已经把半导体录音机和文字整理稿放回他的黑色公文包：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所幸的是本人过去在华东局和饶漱石同志的纷争，现在快有结论了。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和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又很响地喝了一口茶水，并从罐装云烟里抽出一支来。刘少奇熟练地替他点上火，自己也抽上一支大前门。毛泽东深深吸上两口，烟雾全吸进肚里去，过后也不见有一丝丝吐出来：好了，你们都说过了，也该轮到我说说了。否则，有欠公平嘛。康生昨天把录音带放给我听，不瞒各位，我吃了两次安眠药也没睡得成觉。中央内部出了这种神神鬼鬼的事，我心里平静不了，轻松不了。经过通盘的思考，我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可能和你们愿意看到的处理意见，会有一些不同。首先，我要坦承，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我们进城之前，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我曾吩咐过高岗，他可以利用在东北工作之便，多和苏方人员接触，并可结交一些私人性质的朋友，加强相互的沟通和了解。有些重大问题，我也曾授权他代表中央，直接向史达林同志报告……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我五〇年春天从苏联访问回来之后，他仍然和苏方人员保持这种密切的接触，还派出一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大人做秘密特使，四年来六次密访苏联，与苏联情报机构交换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

康生插话说：请主席不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主席严于律己的结果，是替犯案的人解脱……。

毛泽东瞪了康生一眼：你急什么？中央派你管政法，办案子要客观冷静，实事求是呢。不然，党内中高级干部都怕你，影响不好呢。

《吕氏春秋》里有言：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下面我继续讲，主要有四点。第一，前面说过，一九四八、四九年高岗与苏方私下接触的事，是受我委托，不能算错，有错也应由我来负责任；第二，杨帆为特使，背着中央六次密访老大哥，由高、饶负责任；第三，中央处理此事，一定要冷静，慎之又慎。因为直接

影响到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军事装备、国际交往，都基本上依靠老大哥的无私援助。这是大头，其余的都是小头，是次要的。恩来说的什么契丹国、石敬瑭儿皇帝之类，很不妥当，不伦不类，不像个外交家的口气，希望注意。

周恩来登时红了脸，连忙检讨：我认错，向在座的各位致歉意。我收回自己的言论，那确是对苏联老大哥的不敬。幸而有主席指正，否则要犯更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说：知错就好，愿意改正更好。第四，对杨帆要处理。对饶漱石可以考虑给他党纪处分。高岗呢？我倾向于手下留情。这个人比较复杂，有他能干、独当一面、开创新局面、对革命事业基本上忠诚、干社会主义旗帜鲜明的一面，也有他农民气习、江湖意气、狂妄自大、好斗好胜、老子天下第一、只能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一道工作的另一面。我们也不能讲他已在东北搞了独立王国，那不是事实。东北有干部群众喊「高主席万岁」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说明老百姓拥护他嘛。还有志愿军官兵里有人喊「彭总万岁」，四野有人喊「林总万岁」，重庆左派人士中也有人喊过「周副主席万岁」等等，我从来不争风、不吃醋。万岁越多越好，兴旺发达嘛。为什么光喊我万岁？一句口号，一句形容词，有什么了不起？人生在世，哪能万岁？能够长命百岁，已是难得。纵是长命百岁，如果只是个植物人，屎尿都拉在床上，就不如早去见马克思的好，还有列宁、史达林。

刘少奇插话：主席是很谦虚、很宽阔的。但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还是只有一个中心、一个万岁的好，便于统一集中，一切地方主义、分散主义是我们政权的大敌。高岗同志在东北搞的一套，起码也是多中心，起到削弱中央集权的作用。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是画龙点睛了。说起来，各位可能不大理解我，就是我对延安、陕北根据地的一份特殊感情。我总也忘不掉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和恩来、德怀带着一千五百人的中央先遣支队抵达陕北的情形。那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身上破衣烂衫，脚下草鞋都不齐全，每三个人共一枝步枪，每枝枪平均不到十发子弹，真正的马无一匹、房无一间，人生地不熟，没有后勤，没有给养。每天开两顿饭，

都靠打土豪来临时解决……。

周恩来插话：那是抵达瓦窑堡之前。抵达瓦窑堡后，拿下几座地主土围子，情况有了好转。

毛泽东说：是谁救了中央先遣支队的命？是陕北红军，是刘志丹、高岗、徐海东。他们倒是粮草充足、兵强马壮，有一支一万多人的装备齐全的队伍。他们不像张国焘，仗着红四方面军有五万人马，想一口吃掉中央红军、中央机关。朱总司令、叶剑英、刘伯承等人被留在红四方面军，做了人质。

朱德插话：那时我名为红军总司令，什么总司令？连卫兵都是张国焘、陈昌浩派的。为顾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负重。不过徐向前的表现还是好的，有正义感。

毛泽东说：刘、高、徐不同，他们一听是江西中央红军到了，就不管你剩下多少人马、有多少枪枝，张开双手来欢迎，给钱给粮给装备。陕北汉子热情、忠厚、单纯。说陕北红军、江西红军本是一家人。我见到高岗的第一面，他就喊大哥，说陕北红军归中央红军统一指挥，陕北根据地归党中央统一领导！那时他是条血性汉子、英雄战士。我和他喝了鸡血酒，结拜为兄弟，可以称为瓦窑堡结义吧。那时我说过，陕北根据地救了中央红军的命。我至今不能忘这个恩、负这个义。一九三五年夏季，周恩来可以作证，如果陕北红军不欢迎我们、接受我们，我们一千多号人马就只好继续北上，穿过内蒙沙漠、外蒙草原，跑到苏联境内去，组织流亡政府。

周恩来插话：那是李德的主意，博古、洛甫也附议。

毛泽东说：如果真是那样，大家想想，后来的中国革命会如何发展？只怕至今还被分割在几小块根据地上，被国民党军队一次次围剿……我们在陕北一住十二年，经营全国各地根据地，指挥武装斗争。中央从陕甘宁边区走向全国，走向全面胜利。刘志丹一九三八年就牺牲了，陕北根据地的代表就剩下一位高岗。当然还有习仲勋也算一个。徐海东是南方上去的，只算得半个。高岗在陕甘宁边区的功绩，在东北解放区的功绩，我就不说了，传出去他的尾巴就更耍翘到天上去。

陈云插话：陕甘宁边区、东北解放区，我都工作过，高岗做主席，

领导得不错，但事情总不是他一个人做的。

毛泽东说：回到杨帆录音带的案子上来。对高岗同志，我主张网开一面。可以进行批评、教育、帮助。只要他承认错误，愿意改正，立地成佛，就既往不咎。我知道你们各位心里有气，不服，不同意我和这摊子稀泥。但我不得和。少奇有错误，而且不算不严重，我只是给批评，不给处分；恩来的某些错误更严重，我也只给批评，至多发脾气骂几句。但骂过就算，只要愿意改正，就不给处分。这次对高岗也是这样。你们可以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以至思想斗争，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既然把我摆到了今天的位置上，或者说，党的历史把我推到了今天的位置上，共产党的主席，就不能学越王勾践，不能学汉高祖刘邦，不能学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也不能学史达林大元帅，天下到手，江山坐定，就开始清除功高震主的大臣。要割掉几颗人头，还愁没有借口？无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区别在哪里？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区别在哪里？就在这里。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一个屋檐下困觉，一个锅里淘饭吃。朱、刘、周、高、陈，加上小平、康生、彭真，包括饶漱石等等，要闹团结，不要闹分裂。除非杀人、阴谋叛乱、犯了错误，原则不开除、不监禁。中央不能开这个先例。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手背手心都是肉！各位以为如何？

毛泽东一番用心良苦的和稀泥，在书记处碰头会上，却反应冷淡，没人鼓掌。毛泽东见自己的讲话并未打动各位，知道大家思想未通，心里仿佛不除掉高、饶，就不肯罢休。他并不着急，而改以一种轻松的语气，问朱德：总司令啊，我们这些人中间，你年纪居长，一向德高望重，不说一言九鼎，也是讲话最有份量。你可要帮我一个忙啊，对高、饶这次的错误，同不同意我的冷处理方案啊？

朱德心地宽厚，但也作难地笑了笑，才说：润芝兄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从党的历史着想，从我们事业的长远利益着想，加上从中苏两党两国的兄弟友谊着想，我赞同润芝兄的冷处理方案。冷处理总比热处理好，可避免重犯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错误。

说起来也是，都是二、三十年甚至三、四十年一起出死入生奋斗

过来的人，今天有了江山，坐了天下，为什么不能和衷共济，而要分道扬镳呢？非要弄到不是你垮就是我败的田地？我一直认为，在党内的不团结问题上，少奇、恩来或许有缺点、有责任，但主要的责任和毛病在高、饶身上。他们的心过大、手过长，总想把别人拱下去，好让自己钻上来。所以我赞同润芝兄的冷处理方案，是指录音带问题，直接影响到中苏兄弟关系，范围不要再扩大了，就到今天在座的人为止。帮助、批评、教育高岗同志和饶漱石同志，可以着眼于他们的目空一切，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妄图在党内建立自己的体系，进行宗派活动，也可以称为小集团活动。划下这么个框框，各位认为如何？

刘少奇见毛泽东主席几次盯着他看，不表态不行了，于是说：赞同主席和总司令的处理意见。高、饶派杨帆秘密活动，属间谍性质。看在中苏兄弟关系的分上，不宜公开处理。但高、饶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形成小团体，到处伸手，到处许愿，拉干部下水，妄图争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不能容忍的，中央要有清醒的认识。应当对他们进行及时的教育、挽救，以免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

周恩来暗暗赞许少奇同志，这回一定抓住高、饶的致命问题不放松：主席的指示，总司令的框框，少奇同志内外有别的策略，都很正确，我赞同拥护。对高、饶二位，中央是不能放任下去了。当然，对他们的批评、斗争，还是要本着主席历来提倡的既要弄清思想、分辨是非，又要团结同志、挽救同志的方针。

陈云紧闭着的嘴，这时张开了：我建议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一个讲话，表示个态度。如果由少奇或是恩来去批评、帮助高岗，他准保跳得比谁都高，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邓小平接着说：对高、饶不能再放任了。由主席讲一讲，定个调子，比较妥当。中央一再强调以大局为重，要团结一致。但他们不团结、不一致，要搞小宗派小团体，搞分裂嘛！还是主席的延安整风经验，通过积极的政治思想斗争，对犯错误的进行教育、挽救，以在新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

毛泽东一一打量着周围的老朋友、老同事，莫可奈何地苦笑了：很好，今天大家是一边倒，要求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一个批高、饶的

讲话。康生同志，你不要举手了，我知道你想讲些什么。提醒一句，你过去在华东局和饶漱石合作得不愉快，不要被人看成乘人之危，要避免嫌疑呢。还剩下我们首都的父母官彭真市长，市长大人，你讲几句？

彭真系毛主席的爱将，被揶揄了两句，红了红脸，说：同意同意，我都同意……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在东北局，我和高岗同志共过事，觉得他能力强、有魄力，干工作是拼命三郎，又有板有眼；不足之处是为人跋扈、霸道专横，生活作风很不检点，党性很不成熟。与其说他是共产党高干，不如说他是农民起义首领、山大王。他还有个毛病，凡事喜欢打毛主席旗号，动不动就毛主席说这、毛主席说那。据我了解，毛主席并没有说那些，完全是他在假传圣旨。对不起，不是圣旨，是他瞎说八道。我嘛，列席政治局会议也这些年了，还真没有听到毛主席严厉批评过他哩！我不是说主席有啥。主席是真心喜爱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的干部。不单是高岗，包括我和邓政委在内，主席总是表扬鼓励多、严厉批评少。

毛泽东俯过身子，和刘少奇商量了几句什么，又向康生要了一份「杨帆讲话录音」的文字整理稿，才站起来说了几句本次碰头会的结束语：本人服从多数。这次不动用本主席的一票否决之权。明天下午在颐年堂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来讲一次党内团结问题。请大家信守诺言，不提及杨帆录音问题，这是纪律。邓政委啊，你个中央秘书长，请你记一下，通知下面的同志列席会议：彭德怀、邓子恢、李富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康生、彭真、陈毅、习仲勋、邓小平。

邓小平快速地记下名单，并站起来重复一遍：明天列席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于下，彭老总、邓副总理、李副总理、林总、罗总、聂总、康生、彭真、陈总、习政委，加上本人。陈毅同志在上海，要通知他坐专机来。还有过去饶漱石同志也是列席政治局会议的，这次是不是也该有他？

毛泽东主席的医生、护士、工作人员们已在门外迎着他了，他一边离席一边挥手：饶漱石不参加，留在家里反省错误、交代问题。康生同志，你高兴了吧？

第三十七章 政治局是众议院

下午三时正，高岗挟着公文包，气宇轩然地进入颐年堂时，发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李富春、邓子恢、邓小平、彭真、陈毅、康生、习仲勋等人已经围着长方形会议桌，各就各位，正襟危坐。气氛有些严肃，不像往常那样相互说说笑笑，打打招呼。

也没有见到饶漱石列席。高岗的坐位照例被安排在周恩来和陈云之间，算第五把交椅吧。坐下后，他习惯地朝左右两边看看，周恩来和陈云都板着脸孔，竟不理睬他。今儿个怎么啦？要在往常，周恩来早就俯过身子来，没话也要找话的和他聊上几句呢。连坐在斜对面的老朋友彭德怀、习仲勋也都埋下眼皮，没有看他。

三时零五分，毛泽东主席在一群卫士、医生、护士的簇拥下出现在会议室门口。全体起立——不是立正，也不用鼓掌，只是从各人的位置上站立起来，以一种较为随意的方式对党主席的礼貌和敬重。

毛泽东笑着招了招手，示意同事们坐下。同事们则坚持着等他坐下之后，再一一落座。包括年长的朱德、董必武、林伯渠三人在内，都是一八八六年的，长毛泽东七岁。政治场合，只认权力，不论长幼了。工作人员退出后，毛泽东手执一份名单，宣布开会：本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一名政治局委员实到八人，张闻天出使苏联缺席，王明请病假，任弼时去世已三年。扩大彭德怀等九位同志参加，林彪请病假。陈老总从上海赶来了，很好。邓秘书长，是不是这样啊？

毛泽东不问左边的刘少奇，不问右边的周恩来，而问列席会议的邓小平。

邓小平恭敬地回答：是的，出席本次会议的同志到齐。

高岗不识时务地探出身子，朝毛主席笑笑，大约想问问为什么没有中组部部长饶漱石同志？毛泽东主席倒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却又像什么也没有看到似的。高岗触了霉头，不便开口，只好坐直了身子。

毛泽东很响地喝了一口茶，说：今天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李后主曰：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晃眼又到了年关。本次政治局会

议是今年的最后一次会议。好多位同事都建议我来总结一下一九五三年，着重谈谈党内存在的几个问题。不过，本人也有个建议，就是反对一言堂，提倡群言堂，要把本次政治局扩大会开成众议院、七嘴八舌院，有话大家讲，有屁大家放，好不好？

与会者发出了轻松的笑声。朱德、周恩来笑微微，刘少奇、陈云只是咧了咧嘴，高岗心不在焉，陈毅哈哈笑得最响。毛泽东讲话一向幽默风趣，最能显示他作为全党最高领袖的魅力：好了，你们同意了。这里，我有个具体办法，就是由我主讲，大家插言，包括唱反调唱顺调，都可以插言。而且时间不限，三、五分钟，半个钟头，甚至更长一些都可以，只要言之成理。《列子·天端》上有言：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形载，圣职教化，物职所宜。然而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物有所通。我们老祖先的这段话，充满了辩证法、唯物论观点。所谓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天地万物，十全十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连天都有所短么。我不是圣人，相信各位也都不是，都是吃五谷杂粮、红烧肉的凡夫俗子，各有所长，也都各有所短。所以我今天讲话，欢迎各位插言。你们插言越多，我越高兴，越欢迎。下面，付个表决：反对插言者，请举手！陈老总，你不举手？彭老总、邓政委也没有举手，大家都不高抬贵手，本人的提议，就算获得一致通过。

刘少奇、周恩来带头鼓掌。会议室响起一派掌声。高岗鼓掌的动作大，不经意碰了身边的陈云一下。陈云面无表情地停止了鼓掌。

毛泽东说：记得今年元旦那天，新年团拜之后，我在菊香书屋开了次茶话会，在座的同志大都参加了的。中央书记处提出来，一九五三年要办几件大事。少奇同志，还记不记得是哪几件？

刘少奇回答：四件大事吧，一是筹备召开党的八大，二是筹备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是结束朝鲜战争，四是开始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插话：还有起草宪法，由毛主席亲任起草委员会主席；以及调整中央党政机构。

彭德怀插话：还有个新税制，引起国家经济混乱，栽了跟头嘛！

高岗看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面无表情。

毛泽东说：还是少奇说的比较准确，起草新宪法、调整领导机构，都属于两个大会的内容。现在看来，两次大会是泡汤了，只有放到明年去开。做成了的只有朝鲜停战、开始「一五计划」建设两项。彭德怀、高岗有功劳。

高岗插话：是主席的决策和领导。「一五计划」苏联老大哥援建的重点项目一百三十七项，其中七十七项已开工上马，剩下的六十项也已进入勘测设计阶段。依靠我们国家自己的财力、物力，中央和地方兴建的大中型工程有三千多项，已全面铺开。各省市自治区的热情高、决心大，都争着向中央要项目、要资金、要原材料。国家经计委的方针是万马奔腾，一马当先。一马当先就是动力和原材料当先，煤炭、电力、水泥、钢材当先。

毛泽东说：经济建设，万马奔腾，一马当先，方针不错。能不能万马奔腾，万马争先啊？高岗不吭声了？恩来也摇头？陈老板肯定也是个摇头派。好，我们先不说这个。一九五三年四件大事，我们总算办成了两件，成功率百分之五十，英文叫做「哈佛哈佛」，一半对一半。聊以自慰。在我看来，一九五三年的工作，只能打五十分，不及格哩！有些部门、有些会议，简直闹得像纽约的联合国，正不压邪，乌烟瘴气呢。恩来你是政务院总理，是不是这样啊？

周恩来回答：是的，我要深刻检讨，我们在下面的，没有把工作做好，事务主义，分散主义，犯了不少错误，出了不少问题。

刘少奇插话：我也有很大的责任。错误也有我一份。

毛泽东忽然偏过头来问：高岗同志，你是主持经济计划的，出了问题，有没有责任啊？

高岗回答：有责任。可我往往孤掌难鸣……比如今年元旦颁行新税制，我虽然是中央分工主持经济建设的，却只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文件，事前一无所知。

毛泽东说：高岗同志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暂时不予置评。新税制一事，闹得很大，影响了国家经济，已经处分了薄一波，改组了财政部，恩来也作了检讨，此事算告一段落，本次会议，就不翻这个旧账

了。错误和问题，人人皆有，包括本人在内。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嘛。那么，作为中央主席，本人在一九五三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是害了两次病，轻度中风，前后休息了五个月。我的保健医生说，中风有生命危险，容易变成植物人。医生的话，我从来只信三分之一，至多信一半。按照他们的医学观点，我们的双手沾满了细菌，我们的用具上、食物上都沾有细菌。我们的肠胃里更是生长着数不清的细菌微生物。你看看这人，多么脏，不卫生！要是按照医生的话，不能吃红烧肉、扣肉肘子、腊肠腊肉、腊八豆、火焙鱼，不能吸烟，不能这，不能那。清规戒律一大堆，限制生活自由，饮食自由。我才不听他们一套。不但不听，还要进攻。我就请我的保健医生吃晚饭，尝红烧肉、臭豆腐、腊肉、火焙鱼。我问他好不好吃？他吃得满头是汗，津津有味，说只是太辣了。我说在江西苏区的时候，秦邦宪不吃辣子，我对他讲，吃辣子的人革命性最强。秦邦宪讲，吃辣子的人好斗，你们湖南人还有句俗语，辣椒不补，两头受苦……什么意思？彭老总，你是我的小同乡，给大家讲讲？

彭德怀瓮声瓮气地说：辣椒不补，两头受苦，是指上面辣得嘴巴痛，下面辣得屁眼痛……。

会议室里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连一向不苟言笑的陈云都笑得咧开了嘴。

毛泽东待大家笑过之后，才又严肃地说：我的问题，病了两场，管事少、听汇报少、看文件少、调查研究少。比如年初大家推举我当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根本大法，要取代四九年恩来主持起草的那个全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呢。时间过了一年，现在我手头只有陈伯达的一部稿子，很不成熟。你想想，一部像样的宪法草案都拿不出来讨论、征求意见，怎么谈得到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所以我有责任。

还有中央委托少奇同志主持起草党章修改草案，也迟迟没有交卷。看样子也是起步艰难。

刘少奇插话：是我没有抓紧。我至今没有像主席在延安就指出过的，要学会用十个指头弹钢琴。

朱德插话：中国人学英文打字，往往只用一根手指头，叫做一指通神。

毛泽东说：生姜是老的辣，总司令的一指通神很生动。

周恩来插话：主席身体欠安，多休息，是中央的决定。主席的健康，符合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是全党同志的衷心祝愿。

毛泽东说：我看没有那么重要。少了我，少了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地球照样转动，革命事业照样继续前进。据老大哥那边传出来的消息，史达林同志生前搞家长制、一言堂搞得很凶。一个经验教训是，不能过分强调领袖的个人作用，更不能搞什么个人崇拜和迷信。我之所以提出自己要退到第二线，研究些理论问题，让年轻一些的同学上到第一线来主持工作，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看来阻力很大，一时还行不通。一九五三年，我们的工作不很顺利，问题出在那里？我说问题出在党内，出在中央。陈老板，你也是个以休息为主，多数时候是在养病的人，算旁观者清吧？是不是这样啊？

陈云虎着脸，点点头：问题在党内，在中央。

毛泽东说：好了，陈老板都同意了，我的看法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中央的问题是二个，一个是思想路线，一个是组织路线。先讲思想路线。思想路线的代表是少奇同志。自年初以来，我多次严肃批评少奇的右倾观点，也可以称为机会主义。我这不是扣帽子。少奇同志的右倾表现主要有三点，一是提出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二是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三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少奇同志的思想观点其实很简单，就是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后发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还能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天晓得！和平过渡？恐怕是跑到第二国际考茨基那里去了。对于他的这种错误观点，我是针锋相对的，党内高级干部中已传达过文件，这里我就不重述了。

刘少奇满脸通红地插话：我已承认错误，做了检讨，今后还要继续检讨，吸取深刻的教训。

毛泽东说：少奇的态度是好的。有时是我的态度不好，得理不让人，动辄训人，甚至骂人。少奇和恩来都没有计较过我的态度。这个

我心里有数。我为什么要严厉批评少奇同志的错误观点呢？是因他的错误观点已发展成党内的错误行动。譬如说，去年少奇同志通过华北局，下令山西省委解散全省一百多万个条件不成熟的互助组、初级社。山西省委赖若愚他们顶着不办，华北局就下文件批判。好你个华北局，什么叫条件成熟，什么叫不成熟？乡下农民自愿组织起来有罪？搞半社会主义的互助组、初级社都有罪，将来实行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不更是罪大恶极了？所以路线路线，一扯一大片。还有今年元旦，周恩来、薄一波两位，不请示中央，不广泛征求各地同志的意见，就擅自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所谓的新税制，实行所谓的「公私税制一律平等」，一时间引起全国经济混乱，发生抢购风潮，导致物价飞涨，各省市纷纷向中央告急、喊停。造成财政损失多少个亿，恩来、一波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在哪里？就是少奇同志的那个「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兴妖作怪嘛，在做指导思想嘛。也叫做一唱一和，你那边出理论，我这边出实践。相得益彰，配合默契。恩来啊，是不是这样啊？

周恩来脸色发白，点头认错：我的错误和少奇的错误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正如主席所指出的，与保护私有经济的右倾思想是一唱一和的。为此，薄一波同志受到党内处分，我做了检讨，中央没有给处分。这次的错误，对我教训深刻。改正的方法，是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学习马列理论和主席著作，全力跟上主席的步伐。

刘少奇掏出手绢，抹着额头上的汗珠。高岗面露得意，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事上，他确是坚定不移、有目共睹的。不过他今天态度慎重，不像往常那样在毛主席讲话时大胆插言，直呈己见。

毛泽东说：我这里是先批评，后表扬。少奇、恩来的态度是好的，知错就检讨，就表示愿意改正。所以少奇仍然主持书记处，恩来仍然打理政务院。我们要在党内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既要允许干部犯错误，更要允许干部改正错误。换句话说，我们既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一道工作，也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并被实践证明是错了的人一道工作。

邓小平插话：主席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值得全党同志学习。

刘少奇插话：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项重要发展。

周恩来插话：主席的这个思想，应当写进《人民日报》五四年元旦社论中去。中宣部陆定一同志没有来？

高岗更是敬佩地望着毛泽东，一时竟找不出词句来赞扬。今天毛泽东却不肯正眼瞧他，而且对刘、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搞折衷、和稀泥。他不禁感到背脊骨隐隐生出一股寒意。

毛泽东说：请邓政委、少奇、恩来诸位不要给我戴高帽子。高帽子有时使人云里雾里，不知天高地厚；有时就变成齐天大圣头上的紧箍咒。在座的，就有某位平日被戴高帽戴得太多的同志，尾巴翘得如勤政殿门外的那根旗杆，不知中海、南海的深浅，唯我独尊，呼朋引类，自吹自擂，老子天下第一！不是第一，至少也是第二！我今天就来学学玄奘法师，念一回紧箍咒，看看能否让功夫了得的齐天大圣痛几痛，在地上滚几滚。

与会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高岗。会议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高岗这才明白了，毛泽东主席今天的主要矛头原来是指向自己的。这可是自一九三五年夏天在陕北瓦窑堡结拜以来的第一回……润芝兄难道真要拿自己这个义弟开刀了？

毛泽东故意停顿了一下，很响地喝了一口茶水，又从罐装烟盒里抽出一支云烟来。身边的刘少奇习惯地擦亮火柴，准备凑上去。但毛泽东没有理会，自己摁亮打火机点着烟，吸上一口，继续说：下面谈谈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今年，中央原先打算开的两个大会没有开得成，只开成了两个中型的全国性会议，一个叫做全国财经工作会，一个叫做全国组织工作会。两个会议开得怎样啊？成绩为主还是政策为主？一百分为满分，可以打五十分、六十分，还是只有四十分、三十分？

对于毛泽东这一连串的问候，没有人回答。

毛泽东说：财经会议从六月中旬开到八月中旬。中央委托恩来、高岗二位主持，开了整整两个月。主要的议题本来是讨论财政收支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结果被一伙称为同志的人揪住薄一波、周恩来

在新税制问题上所犯的的错误不放，搞什么「批薄射刘」，扩大战果，闹得乌烟瘴气。我这里不是说薄周的错误不要批评、教育，我指的是有人借批薄周另有所图，要抢地盘，扩大山头！到了八月上旬，我只好派邓政委去北戴河，把养病的陈老板请回北京来，到财经会议上讲话，起定音鼓作用，才使会议收场。各位同志，有目共睹，我讲的情况，是不是属实啊？

刘少奇、周恩来欲插话，毛泽东挥手制止：你们二位是受批判的，先不要插话。我要问陈云、高岗、邓小平三位，我有没有打妄语？

陈云昂起脸来说：当事人都在嘛，不要装聋子嘛。

高岗如坐针毡，胀得满脸上的白麻粒星星点点：我不是聋子……主席讲的是实际情况。会议处分了薄一波，讨论了「一五计划」在各省区上项目的初步方案。

邓小平插话：高岗同志蜻蜓点水，文过饰非。

毛泽东捏拿着分寸、火候，继续说：到了九月中旬，中央又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次是由刘少奇、饶漱石二位主持。会议主旨本要研讨党的组织工作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可是，又基本上是大闹财经会议那伙称为同志的人，揪住中组部的蠢蛋安子文私拟两份中央领导机构人员名单的错误不放，群起攻之，比上回更有气势，更为勇猛。这回搞的是「批安射刘」。声明一下，我这里不是说安子文的错误批不得、处理不得。

我要指出的是，他们一伙人要借批判安子文，把刘少奇拱下台。少奇同志被称为我们党的建党专家、组织活动家，算得上洞庭湖的老麻雀、太湖的老麻雀，久经风浪了吧？不是了，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天天受炮轰，小河里要翻船。直闹得大会开不下去了，来请示报告我。我说，大会开不下去，可以暂停，先开领导小组会，解决团结问题。可是小组会议上，饶漱石同志带领那批虾兵蟹将，同仇敌忾，继续批安射刘，炮火更猛烈、更集中，刘少奇不缴械，他们绝不收兵。没有办法，我只好充当一回如来佛，把在京的老同事、老朋友们找来帮忙，开了一次会，责令饶漱石检讨错误、悬崖勒马。可是，紧接着就出了怪事，人家的主帅出面了，来替饶漱石求情、讨饶……。

高岗急眼了，不顾一切地插话道：主席，组织工作会议我没有出席。那段时间我去了南方，后又赶回东北去安置志愿军归国部队。

毛泽东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你急什么？马上说到你了。饶漱石被责令写检查，高岗同志跑到菊香书屋找我，替饶漱石说好话。我说饶漱石在北京，他有脚，为什么他自己不來找我？就是在外地，还可以挂电话、拍电报嘛！一年多来，特别是两次全国性会议上出现的奇奇怪怪的状况，难道还能不令人省思？还能在那里睡大觉吗？昨天我就对公安部罗瑞卿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是睡在床上，一是睡在鼓里，你个公安部长，可不要睡在鼓里罗！我请问在座的，有多少人是睡在鼓里？

陈毅插话：报告主席，我陈毅就是睡在鼓里。

李富春插话：我也是睡在鼓里。

彭真插话更幽默：我是脑袋睡在鼓里，两脚伸在鼓外。

邓子恢插话：我也是。

高岗举了举手：主席，我可不可以讲几句，解释一下……。

毛泽东说：我相信在座的多数同志是睡在鼓里。高岗同志，请你慢点作解释。我要求你，今天一定要放下身段、低姿态，听听大家的。至于听过大家的批评之后，接受还是不接受，你有选择的自由。我下面要说的是，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以我为首，设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以他人为首，设在东交民巷八号院，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一年来，这两个司令部各唱各调，各吹各号。我这里唱的是党的团结，干部队伍的团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人家那边唱的是党的分裂，干部队伍的分裂，所谓红区的党和白区的党的分裂。我这样讲，分量是否恰当？高岗同志，你坐下吧，要沉得住气呢。你先听大家的，再申诉不迟。你主张分裂，我和在座的多数同志还是要对你搞团结呢。良药苦口利于病。《礼记·大学》上有言：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高岗同志需要的是大家的监督、批评、帮助、教育。下面，在座的，每位都讲几句，对高岗之症，下治病之药。陈老板，你先来两句。

陈云这才侧过身子来，冷冷地瞪高岗一眼：高、饶错误的性质，

是在党内搞宗派，组织小团体，反党。

邓小平跟着说：是有一个反党性质的小团体在活动。

陈毅说：高岗同志我没有共过事，饶漱石同志那一套我是领教了十几年。他整了我十几年。他们实行的一套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我不计较个人恩怨，希望他们能改正，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刘少奇说：高、饶的要害，是自我膨胀，贪得无厌，个人野心，阴谋手段，篡权夺权。

邓子恢说：在东北和高岗同志共事多年，有佩服他工作才干、魄力的一面，也有他妄自尊大、特殊化、土皇帝、生活作风极不检点的一面。领袖人物的生活作风不是小节，应是大节。

习仲勋说：我也是老陕北，都是出生入死过来的，熬到今天不容易，要珍惜。希望高岗同志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彻底改过来，而不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康生说：搞分裂的人没有好下场，高、饶搞分裂，也不能例外。

朱德说：送高岗同志一句古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后两句你算基本做到了，问题出在第一句，革命胜利了，当了大人物了，就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都腐化起来了，成了党内一个典型。

周恩来说：同意总司令的，高岗同志确是腐化了，政治、思想、生活上全面腐化，是一位典型，反面教材。

董必武说：苦言药也，甘言疾也。望高岗同志痛改前非，丢掉包袱，继续前进。

彭真说：高级干部要自重、自爱，要谦虚、谨慎。功劳越大，地位越高，越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高岗同志是一面镜子，可怕的镜子。

林伯渠说：在陕甘宁边区，我和高岗同志共事十多年。我比他年长十九岁呢。那时，他确是位很优秀的年轻领导者，很杰出的。我从未在党的会议上，听到有人批评过他。都是表扬他、奖励他呢。高岗同志是不是一路太顺利了，被中央提拔得太高了，高出其它大区领导人一大截，所以骄傲了，忘乎所以了。骄傲必然导致腐化。树大招风

也是有的。希望高岗能从历史上失败了农民领袖身上吸取教训。

毛泽东见高岗被大家一顿冰雹般数落、指责、批评，已经抬不起头了，肩膀已经抖动起来了，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有人无限上纲，有人矫枉过正。毕竟，高岗曾是自己最信赖、也最器重的同志加弟兄。只剩下彭德怀没有吭声了。毛泽东知道，彭德怀是同情高岗、站在高岗一边的。或许，这个炮筒子会力排众议，唱唱反调？这样，他毛泽东就好平衡平衡，不使局面太过一边倒了：彭老总，你是最后一位了，尾巴结大瓜，说上几句？

讲他有野心，我相信。他这个人一门心事想着做大官、干大事业。讲他搞阴谋，要分裂。党内斗争，他不大高明。和我一样，基本上是个粗人，城府不如人。腐败也是有的，搞了一些女人，应受处分。我、陈云、小平、子恢、富春、董老、林老，还有饶漱石、林彪等是不乱搞女人的。其它同志搞不搞，各人心里有数。看人看一贯，看大节。功归功，过归过。

高岗还是功大于过。有错误，严重错误，还不是十恶不赦，不要一棍子把人打死。胜利来得不容易，江山来得不容易。革命同志要兼容，要团结。

不要互相整，搞内哄。我讲话，很多人不喜欢听。但士兵喜欢听，连、排长喜欢听，团以上就靠军令条例了。我的意见，还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那几条：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达到新的团结。今天康生同志也在座，新中国不要再搞抢救运动了，不知道行不行？

毛泽东点着头，心里却不是滋味。这个彭老总，讲话爱带刺，真是拿他没办法：彭老总讲完了？可圈可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好的，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批评了高岗。都认为高岗同志有错误，且是严重的。但还是要批评、教育、团结。对饶漱石也是这样。刚才老彭提到我在延安的几条，其实归纳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包括自我批评）——团结。

高岗同志，你是不是也表示个态度，是抗拒同志们的批评？还是接受同志们的教育、挽救？

高岗抬起头来，满脸沮丧。他没有掉泪，仍是一条硬汉：今天的事情太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平日友爱、客气的同志，一下子对我提了这么多意见，很宝贵，很尖锐，很可怕。请大家允许我好好想一想，清理一下脑子。我这样说，是我接受大家的批评、教育。我愿意反省检查，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改正。我错了的，一定改，彻底改。主席啊，是不是就先讲这几句？还是要我现在就做检讨？

毛泽东温和地笑了笑，说：很好嘛！承认错误，愿意检讨，是个进步，我欢迎，相信在座的多数同志也都欢迎。宗派主义，小团体，立山头，害死人也。要认识它对党的危害性，是个毒瘤，要割掉。大家帮忙，你自己也动手，忍痛割掉。扩散了，就没得药医了。对于高岗同志的批评，今天就告一段落。得理也让人，不要揪住不放了。高岗要边工作边检讨。不然大家不会让你过关的。等你认识深刻了，检讨彻底了，由我出面，请大家高抬贵手。过去，少奇作检讨，恩来作检讨，薄一波作检讨，不是都经大家高抬贵手，过来了吗？你也会过来的。这里，我引一段汉代王符《潜夫论·务本》中的话，送给高岗同志，也是送给在座每位同志：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

会议室里一派沙沙沙的笔记声音。毛泽东估计多数人都记录不全，便接着说：不要记了，回头我交中办去打印几十份，分送各位。今天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开完会、吃过饭之后，我上火车去杭州。我的几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加上几位法学家都会随去。我们到那里去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草案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了。罗瑞卿、杨尚昆也随去，两头跑。朱总司令身体欠安，也要到广州去休息，那里天气暖和些。中央日常事务交给你们打理。还搞不搞那个三人轮值制啊？

周恩来插话：主席还是委托少奇同志抓总吧，我们来协助他。

刘少奇插话：恩来、陈云、小平都可以抓总。

邓小平晃手：我不行，头上的帽子已经有七、八顶。

彭德怀插话：还是维持原来的规矩吧，三人轮值，体现集体领导嘛。毛泽东刚才讲了，高岗是边工作边检查。过去少奇、恩来犯错误，也是边工作边检查，照样轮值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嘛。

毛泽东等了一等，不见再有人插话，才说：好，今天是彭大人以忠正为本，一言九鼎。那就还是继续三人轮值吧。总而言之，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友爱，不要内哄。不准高岗同志闹不团结，也就不允许党内的任何人闹分裂。明年一月份开一次中央全会，七届四中全会，立即着手准备，要作出一个增强党内团结的决议。我可能回不来，会议请少奇同志主持，大事由我定。为方便工作，考虑增补几名政治局成员，初步想到有彭德怀、彭真、康生、林彪、邓小平。

第三十八章 保镖们先干了起来

中央警卫局属下，担负五位最高领导人安全保卫任务的部队，毛泽东名下的称为一中队，朱德名下的称为二中队，刘少奇名下的称为三中队，周恩来名下的称为四中队，高岗名下的称为五中队。在军队编制里，中队属营级单位。但上述中队实为一个加强连，两百来号人马，都是万里挑一的精猛之士，个个出身贫苦，政治可靠，枪法奇准，身手非凡。

日常，中队官兵只是在领导人的住宅围墙门外值勤，站岗巡逻，四小时一轮换，每轮一个班，且是有枪无弹。负责住宅内部勤务的是卫士小组，组长即是卫士长，每组六人，照管领袖人物生活起居，包括端茶送水、传呼电话、递送文件、打扫卫生、迎送客人等一干事项。卫士值勤一律不佩武器。万一遇上危险，就靠拳脚功夫了。在中队成员中，最重要的角色要数首长的贴身警卫员了，此人是佩枪的，武功也高强，级别与中队长相若，有的还早就具正团甚至正师级别。

一九五〇年代，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叫孙勇，朱德的贴身警卫员叫孙进武，刘少奇的贴身警卫员叫李泰禾，周恩来的贴身警卫员叫程功元，高岗的贴身警卫员则仍由原东北局警卫处处长赵德俊兼任。此五人皆为龙精虎猛、身怀绝技。有时，五位领袖在菊香书屋里举行会议，他们在菊香书屋院外守候，也相互比试一下南拳北腿、擒拿点打，但从来友好过招，点到为止，不论输赢、不伤和气的。因之，他们被誉为「警卫五虎」。

按照中央警卫局的操练计划，五个中队的人马除值勤者外，每星期都要拉到郊外兵营实弹射击、摸爬滚打、比试拳脚功夫的。不然一名名大内高手，在西苑养得身宽体胖，像日本相扑力士，就不像话、不雅观了。

一九五三年底，北京地区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在北京卫戍区靶场，举行一年一度的警卫部队武功大赛。因一中队随毛主席去了杭州，二中队随朱总司令去了广州，当天参赛的只有三中队、四中队、和五中队。先集体后个人，班与班比，排与排比，连与连比。数九寒冬的

露天靶场上，武士们一个个立如松、行如风、扑如鹰。

一时间龙腾虎跃，吼声震天，黄尘滚滚。从拼刺刀，比双刀，到比棍棒，比拳脚，个个如豹子下山，人人似蛟龙出海，刀光剑影，险象环生，锐不可挡。也令观者眼花缭乱，惊讶不已。比赛结果，三个中队都被评为优胜集体。

年度大赛的压轴节目，照例是「警卫五虎」之间的对手赛。今年只在李泰禾、程功元、赵德俊之间进行。不知为什么，今年的这场高手过招，李、程、赵三人都脸色铁青、豹眼圆睁，仿佛都憋着气，带着怨恨。唯明了内情的人，才知三人所警卫的首长，一年来明争暗斗，势同水火，也早就感染了他们，彼此关系日趋紧张。且是李泰禾与程功元联手，赵德俊单打独斗。主持比赛的中央警卫部队军官，却没有察觉到此一异常情况。

对手的第一项为手枪射靶。靶在三十公尺之外。每人十发子弹。条件极为严苛：不给瞄准时间，立姿两发，蹲姿两发，仰卧两发，俯卧两发，腾跃两发。全套动作顺序可以颠倒，但必须在两分钟内完成。超出两分钟，即使十枪射中一百环，成绩无效。

首先由刘少奇的贴身警卫员李泰禾上。李泰禾身高一米八五，老家安徽淮北，放牛娃出身，从小习武，十四岁参加新四军，刘少奇任新四军政委时把他带回延安。曾在延安警卫团武术擂台赛上获全能第一，此后武功在军中赫赫有名，人称「泰山石敢当」。

但见他跨步向前，举枪迅射两发，均中靶心，二十环！靶场上一片欢呼声。呼声未落，李泰禾以蹲姿连射两发，又中靶心！以俯姿连射两发，皆中靶心！翻身一滚，以仰卧姿连射两发，十七环！一个鲤鱼打挺，以腾跃姿连射两发，十六环，在全场掌声、欢呼声中，主赛军官宣布：李泰禾，五姿十发，中九十三环，完成时间为一分五十秒，均打破上年大赛纪录！

接下来是周恩来的贴身警卫员程功元上场。程功元，湖北武当山人，因家贫，七岁即上武当山真武观当小道士，砍柴担水，烧火习武。后参加贺龙的红二方面军，成为红小鬼，并被贺龙看中，带在身边。武当功夫，威镇江湖。贺胡子把他送给老上级周副主席，做了贴身警

卫。程功元虽然身高只有一米七〇，但他的鹰爪拳、神龙掌、断魂腿、铁头功，堪称绝门功夫。有人见他练演断魂腿，疾如闪电，竟可踢上二米八高的假人脑袋。

他的铁头功则是以前额或后脑勺袭人。碰猪羊脑袋如同碰西瓜一样。他每日清早起来练功，住处的一株老槐树，被他的额头磕出来一个深洞。

闲话少说。但见程功元大步向前，举枪就射，两枪均中靶心，二十环！靶场上一片喝彩声。蹲姿两枪，又中靶心，二十环；俯卧两枪，皆中靶心，又二十环！仰卧两枪，十六环；腾跃两枪，十四环！总计九十环。少李泰禾两环。但完成全套动作，只花了一分四十五秒，比李泰禾快了五秒，打破历年纪录。

第三名轮到高岗的贴身警卫员赵德俊上场。赵德俊五短身材，陕北横山人，高岗小同乡，人称赵捶子、赵断掌。因十三岁那年为报父仇杀了人，投奔到刘志丹、高岗的红军队伍。是高岗把他从一名士兵、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路提拔上来，直至东北局保卫处处长，属正师级干部。在「中央警卫五虎」中，数他资历完整，级别高。他自称是高主席门下一头忠实的豹狗子，高主席叫咬谁，他就咬谁。他虽然年近三十，却身手矫捷，勇猛无比，大力无穷。东交民巷八号院门前有一对青石狮子，每只起码五、六百斤，他曾双手一搂搂将起来，离地两尺，再轻轻放下，竟脸不红，气不喘。每天早起，他必在后院练捶子功和断掌功。捶子功是以拳头击砖头，可一拳将两块迭在一起的老城砖捶的粉碎；断掌功则是以掌作刀，一掌可将三块老城砖一劈两半，且断口如斩。警卫部队练武用的柞木棍，坚硬如铁，他也可以挥掌断为两节、三节。

且说赵德俊上场，竟是腾跃而起，连射两发，十八环！打靶场上欢声四起。李泰禾、程功元二位都有些脸色发白。说话间赵德俊匍匐在地，俯卧两发，皆中红心，二十环！一个翻滚，仰卧两发，又中红心，二十环！

轻巧跳起，蹲姿两发，中红心，二十环！呼地起立，站姿两发，中红心，二十环！总计九十八环，时间一分四十秒！

全场欢声雷动。官兵们一遍又一遍的呼喊：赵捶子！好样的！赵断掌！好样的！赵捶子，好样的……欢叫声持续了两分钟才平息下来。主持比赛的军官宣布：五种姿势手枪连续射靶，五中队赵德俊获第一名，成绩是九十八环，一分四十秒！三中队李泰禾、四中队程功元并列第二，成绩分别是……。

末等主赛军官宣布完两位并列第二名的高手成绩，全场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显然，在现场官兵们的心目中，赵德俊是今天的大英雄。

对手赛的第二项为飞车双枪打活动靶。参赛者两手各操一柄快慢机，乘坐时速六、七十公里的敞篷吉普车，在五分钟内，连击道路两旁突然冒出的纸牌人——模拟伏击首长车队的敌方突袭部队，以击中数目分胜负。

这本是警卫部队官兵的基本操练课目。他们三人的比赛，也就带有示范表演性质了。

仍由李泰禾第一个登车上阵。担负举靶任务的士兵们早已进入车道两旁二十余米远的壕沟掩体。但见吉普车自靶场深处疾驰而来，李泰禾双手持双枪站立车上。突然，车道两旁，伴随着嗷嗷的喊杀声，冒出来五十面高高低低来回晃动的各色靶牌。李泰禾稳如泰山，左右开弓，弹不虚发的一路点射过去，靶牌纷纷中弹倒下。

对于李泰禾的精彩表演，全场官兵报以热烈的掌声。主赛军官宣布：李泰禾飞车双枪打活动靶，五十靶位全部命中！

程功元第二个登车出赛。他与李泰禾稍稍不同的是他矮下身子蹲在敞篷吉普车上，也是左右开弓，一路飞车的点射过来，也是五十靶全部命中。靶场上又一次欢声雷动。

赵德俊第三个登车出赛。他上车时左腋下挟了个大小与真人相若的布袋人。上车后，他身子伏在那布袋人上。大家这才看明白了，那布袋人模拟的是「中央首长」，他是要一边护着「中央首长」一边飞车双枪打活动靶。他这姿势当然难度最大了。但见他乘飞车而来，身子匍匐在布袋人上面，也是双枪并出，一路点打，也打了五十靶位全中的优异成绩！

全场热烈鼓掌、欢呼；赵捶子第一！赵断掌第一！赵捶子第一……主赛军官却不偏不倚，以中靶数目为依据，宣布三人皆各中五十靶，李泰禾、程功元、赵德俊并列第一！

接下来是对手赛的第三项，也是最为精彩，最令人情绪激昂、热血沸腾的项目：徒手格斗。主赛军官宣布格斗比赛顺序为：李泰禾对程功元，程功元对赵德俊，赵德俊对李泰禾。每场十分钟。并重申比赛纪律：示范性质，安全第一，不许伤人，不许点穴，不闹意气，不论输赢。

为防万一，三位武士都穿上护胸，更显威风凛凛。

李泰禾与程功元的头一场徒手格斗，典型的君子交手，点到为止。况且他二人平日同志加兄弟，私交甚好，于是拳来腿去，一招一式，中规中矩。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花拳绣腿，只为讨彩，使的不是真功夫。很快斗满十分钟，两人收手，相互抱拳行礼，退下。

第二场为程功元对赵德俊一上场，两人就仿佛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凶猛如两头豹狗，张开了獠牙利爪。程功元的眼神里，分明在说：咱这一拳，是打给你主子看的！赵德俊的眼神里，更像在说：俺这一掌，劈的是你主子的命门！眼神交会间，程功元纵身跃起，使出断魂腿，直踢赵德俊的左太阳穴。赵德俊一惊，使绝招了？好小子！连忙脑袋一晃，程功元那锐利如锥的脚尖即从他左太阳穴寸许远的地方呼地擦过。赵德俊趁程功元下盘空虚，欺前一步，左掌刷地劈出，使的是他的断掌功。此掌劈出，等闲之辈那虚在空中的腿即会皮连骨头，断为两截。岂知程功元身手了得，瞬间身子凌空一缩，一个连环滚，已在丈余外的泥地上立稳了桩子。赵德俊见程功元竟躲过了他的铁掌，更不给他喘息的时机，立即双拳如铁锤，饿鹰扑毒蛇似地呼呼猛袭过来。没想到程功元并不退避，只是闪开铁掌，忽地将铁头朝赵德俊的右臂撞去。赵德俊知程功元铁头功厉害之极，任是砖头碰上，也会被碰得粉碎。于是倏忽变招，一个下手勾拳，朝程功元的下颌击去！程功元见赵德俊此一招数变换之疾，来势之猛，暗暗叫好的同时，身子登时一缩一矮，双足如跳鼠，将铁头朝赵德俊下档撞去。赵德俊叫声不好，腾空跃起丈来高，从程功元的头顶翻了过去……。

好一场虎狼之争，靶场上数百官兵看得目瞪口呆，惊心动魄。主赛场上的几位军官仿佛已看出其中凶险，相互交换了意见：这哪里是在演练？

明明是在各使绝招杀手，以伤害对方为目的，以性命相搏的恶斗。值日军官吹哨命停！

军令如山倒。程功元、赵德俊毕竟是革命军人出身，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听到哨声叫停，两人立即收手。但赵德俊于滚滚浊尘中多了半个动作，右手中指一点，程功元的左手腕脱了臼，才一个箭步跃出丈许远……程功元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右手腕虽遭暗算，痛的钻心。也没有还手，还咬住牙关，拱手行礼，只恨恨地骂了声「土匪」！赵德俊知他这声「土匪」不单单骂他本人，也就于拱手行礼时，回骂一声「奸贼」！此一声「奸贼」，又岂止是骂的程功元？

主持比赛的几位军官都听到了他们在下面彼此恶狠狠的咒骂，当即作出决定，交值日军官宣布：今天赛事，到此为止。赵德俊程功元两人严重违反练武纪律，成绩取消，着令各自写出检讨，报告首长，再议处分。

且说赵德俊从郊外靶场返回东交民巷八号院，未及换下蒙满尘土的军服，即到后院高主席办公室，向高岗汇报：今几个，俺替首长出了口气！

高岗自两天前的那晚上，被毛泽东主席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严厉批评后，待在家里没有出门，神情懊恼又沮丧。如今见赵德俊兴匆匆的跑来报告，说替他出了口气，什么气？赵德俊很少见高主席这样心不在焉，便把自己在演武场上，如何把程功元那小子给算计了一下，令他左手腕脱臼的事报告了。没想到高主席一脸苦笑：小赵啊，打狗欺主，只怕人家更不肯善罢罢休了罗。你知道，在这京城里，咱们毕竟势单力孤。主席去了南方，一时半刻回不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康生、薄一波他们抱团抱得很紧。他们肯定会利用主席不在北京这段时间生事……你今天也和刘少奇的那个警卫员叫什么名字来着，过招了？

赵德俊见高主席问起过招的事，不禁又脸有得色：那小子名叫李

泰禾，大块头。手枪五种姿势射靶，共十发子弹，我中九十八环，李泰禾九十三环，程功元九十环，我拿第一。我知道，我们都是在替自己的首长争面子、长志气。飞车双枪打活动靶，我也比他们高了一招，但被评为三个并列第一。最后是徒手格斗，我本来也要教训教训李泰禾那小子，给他的主子一点颜色看，但主赛军官见我程功元斗的凶狠，犯了纪律，下令停赛，还叫写检查，再给处分……。

高岗冷冷一笑：连我的警卫处长也写检查？不写！你先拖着，不行了，让中央警卫团的头头来找我。他们哪一位不是吃咱陕北小米过来的？三五年一群花子样的逃到咱陕北来……都是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小赵啊，沈阳的那个特种营训练得怎样了？

赵德俊身子一起，立正报告：上月我回去看过，都是一等一的关东好汉。五百多号人马中，我随便挑出几名来和我试了试身手，不赖，还真不赖！可怪的是，张明远副司令员却有些担心，说特种营没有向中央军委报备……我说呀，高总，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既然中央形势这么吃紧，要不要密令特种营开拔进京？

高岗说：小赵呀，你也想得简单了。五百猛士进京是个大目标哩。

来了住哪儿？营地都成问题。原先总后勤部有两个大仓房可以借用，以志愿军归国人员暂住的名义。现在人家变了主意，说要先看中央军委的公文。这样吧，再过三天就是一九五四年元旦。这三天之中，若通知我进西苑开会，你可要紧盯着点，以防万一。

赵德俊说：是！俺把那支无声家伙带在身上。若有人敢对高主席无礼，俺先崩掉他几个再说。老子现在见到那几个奸臣，拳脚就痒痒。

高岗说：记住，是要你有备无患，但不可鲁莽。没有我的命令，你不准出手……这样吧，过了元旦，你回沈阳一趟，命令特种营在一个月之内，以各种名义化整为零，送文件啦、送东北土产啦、探访亲友啦等等，弄一个排的人马住到这后院来，以防万一。后院还有几间空屋子，挤挤能住下。明白我的意思吗？对了，自我二十四号晚上挨了批，郭锋、马洪一个个都不来露面了。还有，我挂电话去沈阳找张明远、张秀山二位，也找不到人，都说他们下部队了。你说这事奇怪

不奇怪？

赵德俊咬了咬牙说：高总，看样子人家是要对咱下手了。

高岗说：小赵，你知道，老子是拉杆子出身，刀搁在脖子上不眨眼睛的。我量他们也还不敢对我下手。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他们没法子向毛主席交代，向全党交代。咱主动来它一家伙，弄个鱼死网破呢？又怕激成「天京之变」，给党给国家造成损失。咱是共产党员，不是石达开呀……至于张明远、张秀山、郭锋、马洪他们，都是跟了我从陕北出来，也是我一路提拔上来的，他们不可能对我生二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俺有这个自信。

另说程功元左手吊着绷带回到西花厅，周恩来见了，问：你这是怎么了？练功失手？程功元回答：报告总理，咱这叫被狗咬了！周恩来又问：哪来的狗咬得了你程铁头？程功元回答：陕北跑到东北，东北跑来北京，狗名赵德俊，狗窝东交民巷八号院！周恩来扳起了面孔，批评说：胡闹台！不可以随便称自己的同志为狗什么的……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程功元把今天警卫部队年终演练比武，遭赵德俊暗算的事，以及指桑骂槐呼「奸贼」那话，一并报告了。

周恩来面无表情地问：少奇同志的警卫员李泰禾不也参加了演练，他说了什么没有？他没有遭暗算吧？

程功元回答：李大哥没有和赵德俊交手。他让我报告总理，他也会报告刘副主席，看样子人家是起了杀机了，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周恩来望着这位跟随了自己十几年的警卫员，凝神想了好一刻，才说：不要紧，脓包很快就会戳穿的。我会找警卫团打招呼，采取些防范性措施。今后中央开会，你和李泰禾要盯着点，防止有人狗急跳墙……医生说你这手伤，什么时候可以康复？

程功元回答：十天半月吧。总理放心，五尺之内，咱不用动手，咱头一晃过去，那家伙准一命呜呼。

周恩来说：程铁头，不到紧要关头，你不可使绝招……党内斗争，要克制，要理性，比对敌斗争要复杂得多、难弄得多呢。

原来毛泽东主席离京南下的第二日，周恩来征得刘少奇、陈云等

人的赞同，让康生以中央政法委员会和中央军委监察部的名义，将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张明远、副政委张秀山二人秘密召进北京，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玉泉山四号院。当晚，刘少奇、周恩来、康生、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二张传达了毛主席二十四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段讲话，即「北京现在有两个司令部，一个设在丰泽园菊香书屋，一个设在东交民巷八号院……」之后，要求二张和高岗划清界线，并向中央揭发高岗的严重问题。周恩来并语重心长地告诫、提醒他们：作为大军区一级的高级将领，一定要跟党中央走，跟毛主席走，而不要跟着高岗同志的错误路线走，成为牺牲品或是殉葬品。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党的「八大」，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正在研究方案给全军干部授勋和授予军衔。大军区的副职至少可以授予中将，或者上将。只要二位向中央交代、揭发了高岗同志的错误和罪行，就不影响二位做党的「八大」代表，二不影响二位应得的勋章及军衔。中央从来说话算数，令必行，行必果，绝不含糊。

张明远、张秀山不愧陕北老红军出身，关键时刻，身家性命，军衔前程，当然要跟党中央走，跟毛主席走，而不要做老上司高岗的殉葬品。既然毛主席有命令，他们坚决服从和执行。况且对高主席主政东北以来的为人事事，比如经常出言不逊，随便议论中央领导人，比如乱搞女人和小战士，比如在东北军区司令部内秘密训练特种营等等，他们原先也是保留着看法的。经过整晚上的反省思考，二人于翌日即揭发交代出他们所知道、所参与过的高岗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根据张明远、张秀山二人的口头揭发，经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整理归纳，高岗的严重问题主要有七个方面：一、高岗同志多次在东北局的重要会议上说，毛主席打仗行，搞政治行，搞经济不行，搞工业更不行。只有他高岗既懂军事，又懂打仗、懂经济、懂工业，比较全面；二、高岗同志多次对身边的人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对外是亲美亲西方派，对内是亲资本家派，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保护资产阶级利益。毛主席是个中间派，不想亲苏，也不想亲美。只有他高岗是个坚决的亲苏派，亲社会主义派；三、高岗同志多次对自己信得过的人说，小马驹（马洪）把现在党中央的矛盾比作历史上的刘、项之争、秦楚大战，

很生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秦的代表是他高岗，楚的代表是白区路线的代表刘少奇；四、高岗同志利用主持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工作的机会，曾多次私自向苏联老大哥透露我党中央重大机密，建立个人联系。并多次说，如果在北京搞不下去，他就准备退回东北去，必要时把毛主席也接过去，哪怕成为老大哥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也要在东北地区全面实行社会主义。他实际上是妄图在东北建立独立王国；五、高岗同志密令东北军区司令部保卫局，秘密成立了一支五百兵员的特种部队，武器从苏联内务部（克格博）获得，包括官兵每人配备无声手枪。成立这支特种部队，高岗同志没让向中央军委报备；六、高岗同志个人生活极为腐败，在东北各地都奸淫过不少女子，包括女战士。奸淫得最多的是白俄姑娘，以黄金做交易，由他的卫队队长赵德俊接送。女子的数目大约有三、四百人；七、高岗同志个人生活腐败的另一个方面，除了长期喝野参汤、鹿鞭酒、雪蛤精，还听信了长白山一位老道士的长生不老之术，从青年卫士身上吸取精液，致使多名青年卫士受到严重的身心摧残……十二月二十八日，康生代表刘、周、陈、邓，以绝密电报方式，将张明远、张秀山二人所揭发的高岗同志七大恶行，拍发给了杭州的毛泽东主席。康生并四两拨千金，把「秦楚大战」一条，楚的代表刘少奇改为毛泽东。

毛泽东在杭州西子湖畔美景天成的徐庄园林，接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康生五人的联名密电，拍着桌子大怒：秦楚大战！他想打倒我？做梦！他做刘邦，我做项羽，好！看看这回，是刘邦吃掉项羽，还是项羽吃掉刘邦！江湖小人一个……不过，发过雷霆之怒，毛泽东冷静下来，才给北京的刘少奇和书记处发回一封电报，同意由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习仲勋、林彪可以不出席），帮助高岗同志，方针仍然是：一要批判，二要教育，三要挽救，四要团结。另外，抓紧准备明年一月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团结问题。

刘少奇、周恩来终于争取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认可。人证物证俱在，毛泽东主席不认可也不行了。且这次二张所揭发出来的高岗同志的罪行，比上次杨帆交代的更可怕也更具危险性。纸是包不住火的。刘少奇立即以书记处的名义，通知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康生、李富春、

彭真开碰头会。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电报指示，并当机立断地做出四项决定：一、中央调查部派出一个行动小组，在东交民巷八号院四周设置观察点，每天二十四小时严密监视其进出人员；二、授权中央警卫局在西苑内部适时采取某些强制性手段，制止任何人物的非理性行为，以维护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尊严；三、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提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高岗问题；四、书记处委托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会同中组部司局以上负责干部，以集体谈话方式向饶漱石同志摊牌，争取饶漱石同志起义，交代、揭发高岗同志的问题，回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

第三十九章 高岗痛失左右臂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中央高层同时举行两个重要会议：一是由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高岗问题；二是由安子文主持的中组部党委集体谈话会议，劝说饶漱石同志阵前倒戈，火线起义。用刘少奇同志的话来说，抓住战机，解决高、饶过元旦；除旧布新，迎接一九五四年。

饶漱石已经病了十来天。他的确病得不轻，是由警卫员、护士搀扶着，进入组织部部务会议室的。三个月前，饶漱石在这里主持过解决安子文问题的会议；现在，却轮到安子文主持会议，来解决饶漱石问题了。长方形会议桌的东头，原先饶漱石那象征性的紫红色高背皮椅上，此刻已经坐上了安子文。饶漱石想发火、质问，但喘得厉害，发火都没有气力。他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副部长、司局长们，气衰力竭地问了一声：这、这算算个什么会议？我我还是组组织部部长呢？怎怎么事事前一无所知？

安子文虽然坐上了那会议主席的紫红色高背皮椅，声音却一如往常那样谦和：漱石同志，你病了十多天，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我是受中央委托，和部党委同志们一起，对你集体谈话。希望你认清局势、端正态度、悬崖立马，接受中央对你的教育、挽救。

饶漱石眼睛放亮了，苍白的脸上有了些红润，也不哮喘了，挺直腰板冷冷地问：毛主席说过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主席去了杭州，你说的是哪个中央啊？你代表部党委找我集体谈话？有中央文件吗？有电话纪录吗？什么时候撤了我的部长职务？我还兼着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哪。你安子文算什么？你又叫徐子文对不对？你一九三六年八月写了反共启事，从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的对不对？

饶漱石不愧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大军区政委及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大难临头，仍毫无惧色。他问话声音不高，仍是病病恹恹的，却每一句都如同一面小小刀刃，寒光闪闪、晃晃悠悠地袭向安子文。好些位部党委成员都暗自向他投以敬佩的目光。

安子文也不是等闲之辈。饶漱石当着二十几名部里高级干部的面，骂他是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他竟然脸都不曾红一下或是白一下，真是党性修炼到家了。他仍以平静、谦和的口气说：漱石同志，古人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我不会计较你的人身攻击。你还是自个儿保重吧。我不得不告诉你的是，高岗犯大错误了，今天，现刻，少奇同志正在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他的问题。

犹如晴天霹雳，饶漱石身子晃了一下。但他立即稳住了自己，断然摇了摇头：我不相信！岂有此理！高岗同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经计委主席、中央三人轮值制成员之一，他还兼着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毛主席最信任的干部，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谁说要解决他的问题？你们是不是翻天了？

安子文翻动着手头的笔记本，依然沉稳地说：漱石同志，请冷静些，稍安毋躁嘛。你要是不相信，我给你念一下毛主席本月二十四日晚上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段讲话。请在座的不要作纪录。毛主席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漱石同志，怎么样啊？你还怀疑吗？你能否认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吗？

饶漱石脸色顿成死灰色，眼前更是一片昏黄……不能，不能，我不能倒在这会议室里，倒在刘少奇的忠狗安子文面前……中央是出了大奸臣了，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小批，蒙骗了毛主席，致使毛主席良莠不分、忠奸不辨……郭锋、马洪都是部党委委员，郭锋还是副书记，今天怎么都不见？饶漱石镇静下来，睁开眼睛问：郭锋同志、马洪同志在哪里？他们怎么不来参加你安子文这个集体谈话会？

安子文不再谦恭，口气渐次强硬起来：漱石同志！我奉劝你不要再对任何人存有幻想。我可以告诉你，郭锋、马洪两人，长期跟着高岗同志胡作非为，参加许多活动，中央政法委员会已勒令他们停职反省，交代揭发，将功赎罪！

饶漱石不吭声了。安子文继续说：漱石同志，你认识高岗同志多少年了？对他很了解、很知心对不对？他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二九

年随刘志丹同志组建陕北红军。他并不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带着队伍来入伙的农民起义领袖。所以他一直特别注重自己在党内的座次，毫无节制地向党要权力、要地位。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他以中央红军的救命恩人自居，提出过「陕北救中央」之类的狂妄口号。抗战时期，他担任西北局书记，拼命扩充个人势力，妄图经营起自己的干部体系。党中央、毛主席放手让他工作，他却把建设陕甘宁模范边区的功绩归于自己。

其实陕甘宁边区主席是林伯渠，边区的经济工作更是陈云同志一手抓起来的。一九四五年十月延安十万干部赴东北，他参加了开辟东北根据地，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九四八年冬林彪、罗荣桓同志率第四野战军入关作战后，他把东北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纵容、唆使干部群众呼喊他万岁、万万岁，与中央和毛主席搞分庭抗礼；他调进北京工作后，更是野心勃勃，拉帮结伙，封官许愿，进行阴谋活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央已掌握了充分证据，你饶漱石同志是高岗篡夺活动的重要合伙人。当然是他为正，你为副。现在，中央愿意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交代、揭发问题，将功补过，重新回到党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今天我和部党委找你集体谈话的主题。

饶漱石眯缝着眼睛，一直紧盯住安子文，听他把话讲完。共产党真是乱了套、全无规矩了！区区一名自己屁股都擦不干净的中组部副部长，在党中央尚无决议的时候，竟然滔滔不绝地宣布起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的高主席的罪状来了！这些话，大约他的主子刘少奇也只能暂时闷在心里、说不出口来呢。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而且，安子文所谓的「集体谈话」，是个幌子，在座的部党委成员无一人答话，都嘴巴紧闭，实际上是以沉默来对抗，看着安子文一人唱独脚戏。倒霉的是，他饶漱石迟不病、早不病，偏偏在这节骨眼上闹下大病……。

安子文见饶漱石不吭声，参加「集体谈话」的其它二十几人也都不吭声，出现了可怕的冷场，便清了清喉咙，提高了音调问：漱石同志！你为什么不谈谈你的想法？向中央表示一个态度嘛！

饶漱石实在忍无可忍，拼了全身的力气，才拿起面前的茶杯，重

重一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你、你什么东西？卑鄙小人，从敌人狗洞里爬、爬出……你没有资格代表中央！更不够格谈高主席，他一根脚趾头的功劳，也比你安子文的脑袋还大……，高主席和我打天下的时候，高主席在东北，我在华东，我们都是野战军的第一把手，你安子文在哪里？算什么东西？无耻之尤！我饶漱石不像你这种软骨头、贼骨头、贱骨头！我绝不卖友求荣，苟且偷生！不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我要求见毛主席，见毛主席，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

安子文胜券在握，并不计较饶漱石的侮骂，仍是脸都不曾红一下或是白一下，而以罕见的涵养，和颜悦色地说：漱石同志，鲁迅先生说过，咒骂不是战斗。你应当冷静下来，认清局势，不要拒绝中央对你的教育、挽救。你是不是觉得应当由一位级别比我更高些的负责人找你谈谈？我可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转达你的要求。

饶漱石毫不妥协地回答：你不够格，不正派，我没法子信任你，你只是一条狗……我要见毛主席，要见毛主席，我有话要说……和平时期，党内斗争，不能再开坏了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患无穷，后患无穷呀……。

饶漱石泪流满面，瘫倒在坐椅上。毕竟是个重病号，他尿裤子了，满会议室都闻到他的尿臊气。

安子文见会议开不下去了，便问其它的部党委成员们，要不要发表意见？包括批评教育、检举揭发饶漱石同志的，或是拥护饶漱石同志，替他抱不平的，都可以发表。

等了一、两分钟，也没有人吭声。安子文温和的目光从二十几位「集体谈话成员」的身上扫瞄过去，人人低下脑袋，盯着各自手里的笔记本。

安子文心里冷笑一声，看来饶漱石也真不简单，不愧新四军政委出身，到中央组织部当部长不到一年，就经营起了饶氏天下。饶漱石垮台后，中央组织部非动大手术、人事大换班不可。

安子文温和中带着威风，宣布：散会！送饶漱石同志回家休息，赶快给他换裤子。有病治病，打针吃药，明天继续开集体谈话会，一直开到他转变态度，愿意配合我们对他的挽救为止。

高岗是临开会之前一小时才接获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下午三时在颐年堂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请按时出席。高岗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晚才通知他，也不知道会议要讨论研究什么议题。自毛主席南下杭州后，中央工作三人轮值制已名存实亡，刘少奇、周恩来两人包揽一切、控制一切，根本不找他高岗商议事情。他本欲向刘、周提意见，抗议刘、周违反中央的决定，把他排斥于三人轮值制之外；但又怕引起毛泽东主席的误会，以为又是他高岗在向中央伸手，要权争权。如今润芝大哥对他这名义弟，也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了。

高岗的座车依往常的惯例，从南长街十八号门进入西苑。十八号门内，左边的大四合院是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和值班室，右边的大四合院则是值勤军人的宿舍。往常，门岗一见高主席的座车驶来，便会立正行礼，并伸臂放行。今天门岗手执一面小黄旗，请停车，之后跑近来敬礼，报告：首长，里面车子已经停满了，请下车步行吧。随员到警卫局值班室休息，大伙儿都在那儿玩扑克牌、下象棋。

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岗的黑色吉姆高级座车都是驶抵南海北岸上的丰泽园门口才停下，从没有人敢要求他把车子停在警卫局门外的信道旁边的。他本想发作，予以喝斥；却见信道上、院墙内，已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警卫森严，整个气氛大不同于往常。只好挟起公文包下了车，对赵德俊说：你就去值班室候着吧，灵醒点，等着我出来，回家……好在从十八号门到颐年堂会议室，步行也只有三、四分钟。高岗一路快步走来，里面并未见到停满了车子嘛。倒是岗哨林立，如临大敌似的。

今几个怎么了？要出什么事？有人搞宫廷政变吗？高岗心里既惊讶又警觉。姥姥的！咱姓高的提着脑袋干了半辈子革命，死人堆里闯荡过来的，还怕这？润芝兄才离开几天？他们就把西苑搞得神神鬼鬼，杀机四伏……防人之心不可无，他的公文包里有那个肥皂盒那么大的半透明匣子，里面躺了支袖珍手枪，是旅顺口苏联海军一位将军送给他的防身之物。那么小的手枪，却装有十六发铁钉式子弹，杀伤范围二十公尺。那年上长白山打猎，他试用过，「铁钉」在野猪脑袋里爆炸，很具威力呢。这件宝贝，他连赵德俊都没有告诉。不是性命攸关、

万不得已的时刻，自然不会取出来使用。

进了丰泽园，高岗在颐年堂前院也见有五、六条彪形大汉在值勤。步入会议室，他才发现与会人员已到齐，原先毛泽东主席的座位上，现在坐着刘少奇。二十几张熟悉的面孔，没有人向他点头、打招呼，仿佛他是个陌生的闯入者。更令他奇怪的是，应当出席会议的彭德怀、林彪、罗荣桓、习仲勋、饶漱石没有到会，而远从华东局来的陈毅、谭震林却在座。

刘少奇铁青着脸，也学着毛主席的习惯，开始点名。点到名的人都要回应一声「到」，高岗迟迟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直到最后，点过列席会议的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的名，刘少奇才说了一声：还有高岗同志。

高岗心里的火苗直朝上窜！他早涨红了脸，差点就要站起来大声斥问刘少奇同志：我高岗是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出来的十一个政治局委员之一，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经计委主席，中央工作三人轮值制之一人，凭什么把我的名字排到最后一位？你刘少奇同志还遵守不遵守党的纪律？尊不尊重党的历史？还有没有党纪国法？终归，高岗还是强忍下了这口恶气，没有发作出来。虎落平阳被犬欺。今天气氛不对，好汉不吃眼前亏。

刘少奇环视了与会者一圈，之后冷漠地看了高岗一眼，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我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主持本次异常重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高岗问题。解决一九四九年以来，特别是党中央提出近期召开党的八大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以来，我们和高岗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

高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环顾左右：什么什么？刘少奇在说些什么？

坐在刘少奇身边的周恩来严厉地对他说：你要冷静，好好听嘛！

高岗再也按捺不住，怒不可遏地把公文包摔在会议桌上，拍案而起：凭什么解决我的问题？你刘少奇、周恩来没有问题？谁让你们干的？难怪我一进西苑，到处岗哨林立！你们要在党中央机关里干什么？毛主席离开北京才四、五天，你们就对我搞突然袭击！老子抗议！操！

刘少奇「啪」的一掌击在会议桌上，厉声喝道：高岗你坐下！这是党的会议，不许你撒野操娘！我已经讲明，本次会议是毛泽东主席委托我主持，书记处一致决定，解决有关问题。毛主席不但支持，而且要求我们一定把会开好。高岗我警告你，你再敢破坏党的纪律，组织上有权对你采取强制性措施，中央警卫局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在场的人从没见过少奇同志发过这么大的火，也从没见过少奇同志这么威严、威风过。在以往的印象里，少奇同志修养最好，严谨和蔼，不苟言笑，平易谦逊。

一时，高岗也被镇住了。他落了坐，一口一口地喘着粗气。日娼娼的，这个白区党的头子，要吃人，要动杀机。

刘少奇喝了口水，平静了一下，才说：恩来同志，你先发言吧。

周恩来笑了笑，翻动着手里的一份材料，显然是有备而来。他倒是保持着一贯的和颜悦色，以和风细雨、娓娓动听的口吻，道出最为惊心动魄的内容：好的，受书记处委托，首先由我来讲一讲大家十分关切的问题。

希望高岗同志冷静下来，在本次会议上抱合作的态度，而不是抱抵触、甚至是对抗的态度。那样是很不明智的，会把问题越搞越严重，直至不可收拾。我这样说，完全是为了高岗同志好，而不是什么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我想，包括主持会议的少奇同志在内，所有出席本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都和我同样心情，不愿看到高岗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臭水坑里越陷越深。所以我诚恳地希望高岗同志端正态度，放下身段，听听别人的意见。旁观者清呢。高岗啊，我看你自一九二六年入党以来，在革命道路上没有受过大的挫折，一路风顺呢。在与你同样资历的高级干部中，你也是上升得最快的一位，找不出另外的人与你相比呢。在我的印象里，你在党内没有受过严厉批评，毛主席也很少批评你。二十四日晚上那次，是毛主席第一次严厉批评你，对不对？我和少奇同志、在座的各位同志，谁没有在党内受过批评，甚至处分？所以，你不要一触就跳，就闹。参加革命二、三十年了，老虎屁股摸不得？在党内称王称霸，为所欲为？

周恩来心平气和一席话，有如一帖清凉剂，使得暴跳如雷的高岗

坐得住了，掏出了笔记本和钢笔，表示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教育了。周恩来这一手，与会者人人佩服。善于化解党内外的各种大小危机，除了周恩来，党内真还找不出第二人。

周恩来继续说：下面，我把高岗同志的问题一个一个摊开来谈。当然，任何同志都可以随时补充，纠正我所疏忽了的问题。这里提醒一句，凡是涉及党的核心机密、与兄弟党的友好关系的事，为顾全大局，顾全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我们要回避。这是党的纪律，谁违反处分谁，包括我和少奇同志在内。第一个问题，高岗同志道德败坏，生活腐烂。特别是在东北局主持工作的七年时间，花公家的金条、银圆，奸淫了多少白俄女子？

还有我们的女战士、女护士！据有关部门的估计，多达三、四百人，一个女兵营的人数。高岗同志本人就向他的亲信吹嘘过，一晚上干过五名白俄女子！有没有这个事？这是高岗同志的那位亲信交代、揭发出来的。还有更为不堪入耳的哪！高岗同志听信了什么长白山老道士的长生不老之术，曾长时间从多名年轻卫士身上吸取精液，滋补身体……高岗同志不要急于回答，你可以慢慢向组织做出检查。

会议室里一片嗡嗡嘤嘤的议论声。二十几双眼睛如同一支支利箭，齐刷刷射向高岗。有人目瞪口呆，有人将信将疑，有人义愤填膺，有人低声咒骂：畜牲不如！披着人皮的色魔……原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现任政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更是愤怒得站起来喊：打倒败类！不处理高岗，绝不罢休！一向疾恶如仇的陈毅也忍不住低声吼道：臭不可闻，难以置信！一时间，康生、谭震林等人也纷纷站起，欲喝骂高岗。

这回倒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显得很冷静，一边以赞许的目光望着周恩来，一边要求大家坐下来，不打岔，继续听周恩来同志介绍情况。高岗则耷拉下了脑袋，被人掐住了七寸似的，失去了自卫能力。但他不一会儿即昂起头来，目光凶狠地望着刘少奇，又望望周恩来，像要随时扑上去拼命似的：你们诬蔑！诬陷！我搞了一个营的女人，拿出事实来，拿出凭证来！

周恩来仍是和颜悦色地说：好了，证人已经到了中央警卫局，高岗同志要不要见见面、对对质？当然我们也可以暂时放下高岗同志的

这些难以启齿的腐败行径，谈谈他政治方面的问题。高岗同志，我问你，八月中旬财经会议之后，你以休假和视察的名义，跑到中南和华东两大地区，一路上对各省市的同志发表了一些什么高论？联络了哪些人？搞了哪些活动？

你总可以向大家作个交代说明吧？

见高岗没有反应，刘少奇嗒嗒地敲响桌沿：高岗啊，看在你干了二、三十年革命的份上，我们不让你当众交代那些丑恶腐烂的东西，但要求你交代一下你破坏党的团结、践踏党的纪律的言行，总是可以的吧？

高岗眼睛发红，紧闭住嘴巴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声音低沉地说：我请求同志们对我实事求是，我错了的，会认账。腐败也是有的，我愿意检讨。但绝不承认那些夸大了好多倍或是捕风捉影的事情。八月财经会议之后，去中南、华东调查研究，了解工业生产情况，是主席让去的，专机也是主席让派的。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北京随去的有郭锋、马洪、张秀山、张明远，先到广州看了陶铸，听了两广的情况汇报。后陶铸随我到了杭州，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到杭州看望我，也是为了汇报工作。华东局柯庆施也到杭州谈了工作，都是老同事、老战友，除了谈工作，喝酒吹牛，说了一些出格的话也是有的，但并没有想到破坏党的团结、践踏党的纪律。

高岗的话一落音，陈毅即粗着嗓门说：高岗啊，我还可以喊你一声同志哥，你讲得好轻松哟！你和你手下的亲信，以及你对陶铸、柯庆施、陈正人等同志讲了些什么，我不敢担保；你和我陈老总，还有谭老板讲了些什么，可是三人对六面，撒不得当面谎的哟！你讲毛主席要你当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你还假惺惺的表示推辞之意，今天谭老板也在你面前，你承认不承认？

高岗头一偏，眼睛不看陈毅、谭震林二位：那晚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请客，席上多喝了几杯，你们尽地主之谊嘛。至于毛主席是否让我担负什么新职务，因涉及党的核心机密，我不能回答。

陈云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说：高岗，放老实一点吧。你和我也讲过类似的话呢。你为了把少奇同志拱下来，让自己爬上去，进

行了一系列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宗派活动。以你为首，以饶漱石为副，有一个小组织，到处封官许愿，假传毛主席指示，拉了不少干部下水。我亲自问过毛主席，他从未对你提过什么党中央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主席的事。你为什么要当面撒谎？为什么不敢承认？

高岗脖子一硬，头一昂，顶撞道：陈老板，你要睁开两只眼睛来说话呢！我和饶政委有什么小集团？血口喷人，你要拿出证据来！你是个老病号，长期住医院，近年来见过几次主席？我可是每星期都要见上两、三次呢。三五年在瓦窑堡，我和主席结拜过！主席关心我、爱护我、器重我，你们吃什么醋？红什么眼？他和我两人之间说了些什么话，你怎么知道？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这是党的核心机密。

刘少奇、周恩来见高岗如此厚颜无耻，竟然拉出毛泽东主席来做挡箭牌，公然说起毛主席和他结拜的事！一时两人都气得脸孔发白、喉咙冒烟。一直在作着会议记录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实在看不下去了，站起来说：鉴于高岗的顽固态度，我提议对他采取适当的组织手段，让他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高岗「腾」地站起来，豹眼圆睁，拍着胸膛叫道：朝这儿开枪吧！五花大绑吧！老子十九岁拉队伍出身，一没有当过逃兵，二没有当过叛徒，为革命流血汗打江山，老子不尿你们这一壶！

刘少奇再次桌子「砰」地一捶，厉声喝道：无耻！败类！对抗中央，顽固到底，你没有好下场！

高岗像一头斗红了眼睛的公牛：谁无耻？谁败类？今天算个什么鸟扩大会？不当来的，从华东都请了来！应当来的，彭总、林总、罗政委、饶政委、习政委，人都在北京，为什么不敢请来开会？

刘少奇怒斥道：高岗坐下！不准你在党的会议上撒野放刁！本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名单，是报毛主席批准的……。

康生站起来揭发：姓高的，不要什么彭总、彭总的了，他是你身后的大人物罗。我手头有材料，彭德怀同志在江西苏区时期执行过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抗战期间又执行过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和他是同声相应，同心相知，同志相求。正当你最近雄心勃勃向中央伸手，争当党的第一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之时，他居然在中央军

委扩大会议上大肆吹捧你，说你年轻有为，才干全面，是最适合的人选！

高岗哈哈大笑：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康生吧！当年在莫斯科长期担任王明的副手，回到延安成了反王明的英雄！延安整风搞抢救运动，你害死了多少革命同志？你也配来评论彭德怀同志？难怪你们不敢让彭总来开会。

朝鲜战争结束不到四个月，你们就这样排斥、打击我们党和国家的大英雄、民族的大英雄！当初，除了彭总，你们为什么不敢上朝鲜去打美帝国主义？国难当头，一个个缩头乌龟；国家和平，你们一个个成了内斗英雄！

高岗擅长实干，也擅长舌战，他的话像刀子，刺中了在座衮衮诸公的痛痒，真也一个个汗颜……正闹得不可开交，中央警卫局局长匆匆忙忙推门进来，在周恩来的耳边报告了几句什么。周恩来眼睛一瞪，转身伏在刘少奇耳边说了几句什么，随即起身跟着警卫局长离去。刘少奇当即宣布：现在休息一刻钟。但请大家都不要离开会场，事关大家的安全。等周总理回来，继续开会。有消息在后头哪。

整整二十分钟，高岗没有离开座位，只是闷头吸烟。表面上，他谁都不看，也谁都不怕。但心里一阵阵发虚，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出了什么情况？

二十分钟后，周恩来返回了会议室。又先和刘少奇低声交换了几句什么之后，周恩来宣布了一件突发事件：我们在这里开会，各位的警卫员在警卫局值班室玩扑克牌，等我们散会。也是二十几人嘛。为了安全，警卫局值日军官要求每位警卫员临时交出各自的枪枝，统一保管。高岗同志的警卫员赵德俊，也是从东北局带来的那位保卫处处长吧，号称高岗同志的「五虎上将」之一，功夫了得的，他交出了一把快慢机，却在身上还藏有一把无声手枪，被金属探测器探出来了。为什么要带秘密武器进西苑？几名警卫员和他理论，发生争执，他竟然撒野动武，连伤四人，厉不厉害？

后来还是少奇同志的警卫员李泰禾与我的警卫员程功元两人把他制服的。

当然，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手，赵捶子碰上了程铁头，被程铁头碰了一脑壳，已送去协和医院抢救。事情就是这样，其它的还要继续调查。高岗同志，你知不知道你的贴身警卫员暗藏无声手枪进西苑，他想干什么？

大家哗然。高岗一听赵德俊被程功元以铁头功撞了，必定凶多吉少。

没等周恩来说完，站起来就往外走：我要去看小赵！看小赵！天爷，有人谋杀了他，谋杀了他……周恩来双目炯炯，仍然声音平淡地说：高岗同志，请你留下来！我可以明确地通知你，你这样子是走不出会议室的！我还要向你转达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的决定，给你新派两名警卫员，负责你的安全！还有，原驻东交民巷八号院的中央警卫团第五中队即刻起换防，另派一支忠诚可靠的中队驻防。

会议室里竟响起了一片掌声，甚至有人大声叫好。掌声中，唯陕北铁汉高岗，为中共夺得全面胜利、创建过陕甘宁模范边区的高岗，以及创造了战略大后方东北解放区的高岗，与彭德怀一起决策了朝鲜战争、打败美帝野心狼的高岗，顿时被人抽掉了脊梁骨似的，瘫在了座椅上。

第四十章 毛泽东失控紫禁城

赵德俊死了，死于脑震荡，颅骨粉碎，颅腔大面积淤血。本来还要给他个开除党籍、军籍处分的，但中央办公厅考虑到可能对警卫人员造成某些影响，决定不予深究了。

东交民巷八号院警卫中队换成了全新的人马。警卫局新派给高岗的两名贴身警卫非常尽职，一天二十四小时形影不离地「护卫」着他。高岗感觉，他是在自己家里遭到了百分之百的软禁。针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除元旦日休会一天，每日继续举行。他的态度有所软化。面对大量的检举揭发，他表示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教育，愿意反省检查。他已无力在会议上孤军作战。但他死守自己最后的防线，不承认搞了什么反党小集团，不承认和饶漱石有什么勾结，并坚称饶漱石忠于党、忠于领袖。两人对某些人和事有共同的看法，完全是不谋而合，等等。

经过一星期的批判斗争，高岗总算搞清楚了，不是自己真的犯有多大的错误，干了几个女人算球？当年东北人民野战军，正军级以上干部每逢打了胜仗，从前线返回哈尔滨整休，谁他妈的不干几名白俄女子？黄永胜、萧华、李作鹏、邱会作、皮定钧等人干的白俄女子还数得过数来吗？谁批评了？处分了？屁！不找茬儿算生活小节，要找茬儿就成了腐败犯罪……。自己这次遭人暗算的真正原因是和毛泽东主席的关系太过亲切，自己的政绩太过突出，自己一路升迁得太快，成了中央的核心人物、「二皇帝」，不单是刘少奇、周恩来感到威胁，还引发了几乎整个文官领导层的妒忌、记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了。枪打出头鸟，他高岗成了中共中央的出头鸟……唯一的盼望是润芝大哥能出面救他。虽然监视森严，还是有工作人员偷偷告诉他，林总向中央告了假，也到杭州休息去了。这一信息，使高岗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林总肯定会在润芝大哥面前替他说话的。他都猜得出来林总的谋略，会劝毛主席注意北京的权力平衡，不能一边倒。

一派掌权，绝非领袖之福。

果如高岗所料，几天后事情出现了转机。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派机要秘书乘专机送回一信给刘少奇及中央书记处：少奇和书

记处各同志，决议草案（《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也表示同意。^⑩此决议案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毛泽东真是位大家长、教师爷。他委托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全会，把参加的人员、开会时间、会议议程、刘少奇做报告的内容、多少字数，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把刘少奇、周恩来们当小学生指教了。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它都可以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就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会议亦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犯错误同志的觉悟。你们对高岗同志的帮助，亦应适可而止。

刘少奇是七日中午接读到毛泽东这封信的，并立即把信转给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三人传阅。一时间大家都傻了眼，像挨了一记突如其来的闷棍。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十分明确：立即停开政治局扩大会，中止对高岗、饶漱石二同志的批判斗争！刘少奇在电话里和周、陈、邓通了气，表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不开了，解除对高岗、饶漱石二同志的「警卫监视」，恢复他们的活动自由。前

^⑩指跟随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宪法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

段批斗他们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现在放下他们、团结他们也是执行毛主席指示。周、陈、邓三人在电话里表示同意少奇同志当机立断，处理得宜。只有周恩来提出：把郭锋、马洪二人弄到外地去，继续审查，尽可能从他们口里多掏些东西。

更令刘少奇狼狈的是，当天傍晚时分，毛泽东又派专机信使给他个人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写到：如各同志同意开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要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刘少奇捧读完毛主席给他个人的信，就像被毛主席抽了两个大巴，整个脸孔都麻辣麻辣，不，是火烧火燎……毛润芝啊毛润芝，你比我年长五岁，你一九二一年入党，我一九二二年入党；你是党的一把手，我是党的二把手；你却动辄训斥、侮辱，多次命令我收回在党内会议上的讲话，长时间玩我于股掌之上，让我左右不是人，简直鬼不是鬼，人不是人！过去的事就不说它了，这次对高岗，委托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对他进行教育挽救的是你，下令停止批判教育的也是你！而且规定，不许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对任何同志批评！也就是说，今后对高、饶的严重问题，连碰都不许碰、提都不许提了。事情还不止如此，你还要求我在中央全会上做长达一小时的自我批评、检讨错误！真是鲜明对比啊，你的结拜兄弟，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犯下那么多令人发指的罪行，你却命令适可而止，不许再批评；反倒要我在全会上作公开检讨！党和国家，都是你一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工作，这位置，我没法做下去，待下去了。我刘少奇也该到疗养院去，休息个三年五载了。

刘少奇把自己关在楼上书房里生闷气。秘书、护士都不让进。夫人王光美也不知他出了什么事，敲了好一阵门，也不见开。这是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七年来，从没出现过的情况。王光美有些急了，连忙打电话报告周总理，请求总理立即来看望一下少奇同志。

周恩来不敢耽搁，立即坐车来了。王光美陪着上楼，欲再次敲门。周恩来示意她让开一边，自己动手敲门：少奇同志，我是恩来呀，有

个紧急情况和你商量……。

门开了，刘少奇满面通红地把周恩来迎了进去，复又掩上门：什么紧急情况啊？

周恩来笑笑说：紧急情况就在你这边吧？

刘少奇又尴尬又沮丧地把毛泽东主席写给他个人的信，交周恩来过目：恩来，看样子，我只好请假休息一段时间罗。

一向遇事不惊的周恩来，看信看得目光发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应当受批判的不让批评，不应做检讨的又偏偏下令检讨，还有什么是非可言？要在党内加强团结，也不能把是非颠倒了，总该分个对错嘛！

刘少奇见周恩来也是一肚子怨气，心情稍稍好了些：恩来，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王光美敲了敲门，以托盘送来两杯热麦乳精。因见他们有重要事情正商议着，转身退出去了。

周恩来细细地品着麦乳精，直品下大半杯，才抬起眼睛来看着少奇同志：我的意见，先服从吧。只有先照主席的指示办了。至于这封信，虽然主席是写给你个人的，但要你在全会上做检讨却是公开的。所以我想啊，你不妨把这封信的内容，征求一下几位同志的看法，好准备写自我批评稿嘛。高、饶的账，是一定要算的。可以考虑四中全会开过之后，另开政治局生活会嘛。兵分两组，一组解决高岗，一组对付饶漱石。

刘少奇迟疑地问：行得通吗？主席会批准吗？

周恩来笑笑说：路要一步一步走。对高、饶的问题不做个结论，就这么不了了之，人心难服，党心难平。这样吧，我先回去和陈云、小平、富春、子恢、彭真、康生几位通通气，说不定今天晚上大家就来你这里碰个头，也是群策群力嘛。

刘少奇点点头：好，你先和大家通通气。也不要那么急，不一定今晚上就碰头。康生就不要上我家来了，换上安子文吧。陈毅同志回上海了吗？我估计，这次是林彪和柯庆施在毛主席那里起了作用，关键性作用。林、柯不一定是死保高、饶，他们会挑拨毛主席，不愿见

到中央权力向你、我一边倒……。

当天晚上十二时，刘少奇夫妇已经睡下。卧室外间的门铃响了。王光美身着睡衣去开了门，值班卫士报告：周总理和好几位副总理已经到了楼下，说有重要事情找刘副主席商量。是请他们上楼来？还是请他们明天再来？

王光美正欲返回卧室，刘少奇已经在里间听到了，赶忙吩咐：去请去请，请他们上楼，我这就起来……光美，给我点支烟……。

说话间，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邓子恢、彭真、安子文一行人，已经直接进到刘少奇夫妇的卧室里来了。见刘少奇穿着睡衣坐在床头，周恩来忙说：少奇同志，你就不用起来了，我们站着谈几句，谈过就走。大家心里都有些着急，都想看看「主席给你个人的那封信。反正要你在全会上做检讨，也不算什么秘密。

王光美按铃，要叫工作人员搬几把椅子进来。周恩来劝止住了：我们只谈个十几分钟，这么晚了，又不是开会。

刘少奇嘱王光美从保密柜里取出毛主席的那封信来，交大家过目。并说，光美，你去萍萍的房间看一下，被子盖好没有。

毛泽东主席的信不长，很快在大家的手里传阅了一遍，都觉得不是滋味，这样摆布少奇同志，有欠公平。

周恩来说：傍晚我来看望少奇同志，他有些灰心，觉得工作很难做下去，想请假休息一个时期……你们看看，这事情怎么办？万一少奇同志离开了中央，会产生什么后果？邓政委，说说你的高见？

邓小平左手叉在腰上，一手挟着烟卷儿：我的看法，中央离不开少奇同志，主席也离不开少奇同志，书记处、政治局都不能没有少奇同志。至于这封信，还有主席中午的那一封信，我倒都是同意的。主席是要防止在中央全会上，出现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出现过的两派对峙的局面。

陈云说：对高、饶的问题不能搞调和主义，不能搞丧失原则的一团和气，也应当让主席知道一下我们这些人的看法、感受。

李富春说：高岗问题不解决，党无宁日，国无宁日！他是丧心病狂了，想我们这些人服从了毛主席，还要伺候他这个二皇帝！

邓子恢说：主席不是经常讲，不搞家长制、一言堂吗？党内缺的是群言堂。民主生活，中央工作集体决策，应当制度化、程序化。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不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

彭真说：我和邓政委一样，能理解主席的用心良苦。他是在尽力避免在中央全会上出现对峙、分裂的局面。但高、饶既然干了那么多坏事，也应当有个结论，不然会在党内造成大的思想混乱，致使更多的干部糊里糊涂跟着他们跑，局面就更难于收拾了。

周恩来点着头，只剩下安子文没有开口了，便问：子文，你的看法呢？

安子文在这里是敬陪末席的，见总理点了名，便恭恭敬敬地说：我向少奇同志提个意见，为大局，不要打退堂鼓，不要有请假休息的念头。你走了，我们怎么办？那是回避矛盾，向高、饶之流的恶势力低头。当然，我们也要体谅毛主席的苦衷，他想一碗水端平，维护党的团结。但我个人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高、饶一伙，是反党联盟，小集团性质，是长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非挖掉不可。

邓小平说：安子文同志看问题深刻，反党联盟性质，长痛不如短痛，要挖掉，以保障党的纯洁。

周恩来说：很好，很好。陈老板啊，你看中央全会，怎么个开法好？

陈云说：按主席的指示那样开吧！时间、议案、报告内容、篇幅，不对任何同志开展批评，由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并做一个小时左右的自我批评，不都规定好了吗？高岗、饶漱石二位该不该做个检查啊？主席没有说，就免了吧，推后一步去解决。

邓子恢说：那算什么全会？和一通稀泥？党的团结是要靠党的纪律来保障的。

李富春说：高岗的那些罪行要是放在另一个人身上，够枪毙十次了。他却还在争当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

彭真说：共产党还是要像共产党，不要弄到连国民党都不如。人家蒋经国还是比较干净的。

周恩来不愿意大家继续发牢骚，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说：哟，都

一点了。少奇同志，我所以这么晚了还把你们几位请了来，就是让你听听大家的想法，以便打消你请假休息的念头。如果你真的提出来，相信高、饶及别的一些人，会额首相庆、拍手称快呢。我看这样吧，主席虽然要你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但还是委托你主持这次中央全会嘛，可见他对你还是很信任的。刚才陈老板、邓政委诸位都说了，全会按主席要求的那样开，和稀泥就和稀泥。全会之后，是不是麻烦陈老板、邓政委跑一趟杭州，向主席汇报全会的情况，同时代表大家反映一下对高、饶问题的看法，纸包不住火嘛。相信主席会松口，同意政治局继续对高、饶进行批判、教育、挽救，并做出适当的处理结论。这是我的想法。少奇同志，你看呢？

一直闷声抽烟的刘少奇，这才苦着眉眼说：好吧好吧，顾全大局，我也犟不过你们……恩来的想法很好，很周到。针对高、饶的政治局扩大会和中组部领导班子集体谈话会，都暂停了，但内查外调要抓紧，一刻也不要放松。请恩来去告诉政法委的康生，还有蓝苹，要深入挖材料，找人证物证……子文，饶漱石的病好了没有？通知医疗保健局，好好给他治，防他装病进医院，妄图躲风头，逃避斗争……到时候我要看他的病历，看他真是真病还是假病。

在刘少奇的卧室床边，大家就这么站着，你一言我一语，本欲谈个十来分钟就走的，结果谈了整整三个小时。离去时，李富春、邓子恢、彭真都说，腿都麻木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腿没有木，他们一直坐在刘少奇同志的床沿上来着。

一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了在中央全会上营造一个团结、和谐的气氛，而致电北京的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要求开会之前，先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分送到中央各部委及各省市的中央委员手中，去征求意见。

毛泽东主席可谓苦心孤诣，步步为营，以维护中央现存的权力格局——刘、周、高三人轮值制，防止内哄分裂或是权力向某一方倾斜。病号林彪说得好，权力一边倒，绝非领袖之福啊！另说高岗、饶漱石被解除「警卫监视」后，又开始了频繁的接触。他们知道，是林彪、彭德怀、罗荣桓、柯庆施、陈正人、陶铸等人以各种方式说了话，表

达了对高、饶命运的关切，毛泽东主席才发出了停止斗争高、饶的指令，他们才没有一输到底、一败涂地。经过了这次的折腾，高岗有了一定程度的清醒。他觉得，润芝大哥对这名结拜兄弟，已不像过往那样肝胆相照、鼎力相助了。只是把他当一角棋子来制衡刘、周们。刘、周们所以欲置他于死地，非除掉他这角棋子不可，为的是反制衡，与毛泽东暗中较量……可悲的是，润芝兄对谁都留有一手，不肯百分之百的信任，对他高岗和一批武将们关系密切（包括彭总、林总、罗政委、习政委、饶政委、贺总、徐总、聂总等），也心存疑惧和戒备，乐于借助刘、周们来教训教训。谁叫他高岗文武兼备，长于实干而疏于工计呢。高岗有一种被义兄卖过一次的感觉。如果再被义兄卖一次，他恐怕就连薛平贵的寒窑都住不成了。

高岗对饶漱石说：饶哥，咱在北京的这场烂仗，再打下去，没有多大意思了。抓工业农业、国民经济，人不如咱；搞党内斗争、城府心计，咱不如人。我们主动撤了吧。四中全会上，我会主动要求做检讨，承认犯了错误，愿意改正。我会实事求是做检查，狂妄自大、居功骄傲、要官要权、玩了女人、生活腐败等等，都是有的。但不会承认有什么小集团、反党联盟之类，不能坑害别人、株连无辜。砍了我的头也不会承认。反正北京是待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待在这京城里。现在我一进西苑就恶心，不是姥姥的滋味。回东北，回陕北，我都愿意。只要他们肯放我一马，不开除我的党籍。继续留在北京这种鬼地方，我怕死无葬身之地。

农民起义领袖确有他的不坚定性，有的易被招安，有的留恋江湖闯荡，无拘无束。饶漱石毕竟去过苏俄多年，回国后又一直在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中从事政治工作，马列的书比高岗读得多、读得熟，也就比高岗更具革命坚定性：高主席，我和你的想法不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要禁得起挫折、打击。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对形势的估计，不可太悲观。我相信到了一定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又会回过头来支持我们的。我对我们取得最后胜利，仍然深具信心。高主席啊，我多次向你报告过，中央组织部有他们全部的档案资料、敌伪党案、敌伪报纸可以佐证，包括刘少奇本人在内，周

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蓝苹、陈伯达、安子文、刘仁、徐冰等等，历史上都不干净，都有大疑点嘛！被捕的被捕，写反共声明的写反共声明，当逃兵的当逃兵，走黑道的走黑道，钻狗洞的钻狗洞！都是事实嘛。刘少奇历史上三次被捕，都怎么出狱的？比如一九二九年冬在奉天被捕那次，他入狱的第四天，满洲地下省委就有四十儿人被捕，是谁招供的？他出狱后为什么给张学良写信，称张学良为再生父母？都登在《奉天日报》上哪！周恩来一九二八年率南昌起义部队到广东汕头，打了败仗，结果他丢下部队，和叶挺七个人买通一条渔船，逃到香港去了。这还不算逃兵？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叛变那次，周恩来的档案履历上有整整三个月的空白，他从没有交代清楚这三个月干什么去了？有资料证明他是投入了上海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的怀抱；邓小平一九二九年从广西率红七军转战到江西，剩下几百人马，没有上井冈山，而是丢下部队，只身逃去香港，后转上海，不是逃兵是什么？加上薄一波、安子文等六十一人，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填写反共启事出狱案……我们这个党，这个党中央，为什么要由这么一批历史有严重问题的人物来把持？高主席啊，我饶漱石不是软骨头，真金不怕火炼，为了党的纯洁，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高岗面对饶哥的一身正气，不禁肃然起敬，又充满苦涩：好你个中央组织部部长，挖叛徒竟要挖到党中央主席的床上去，能行得通？哪壶不开提哪壶？算球啦，算球啦，禁宫里的这碗饭，不是咱陕北汉子能吃的啦。

过去，带部队上前线，和敌人真刀真枪的干，咱杀人不眨眼，总是打胜仗；如今在这紫禁城，敌不敌、友不友，人不人、鬼不鬼的明争暗斗，死缠烂打，耍尽机关，咱服输，不是人的对手啦。

高岗仍是一身江湖游击的散漫习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北京不留爷，老子东北去！东北不留爷，老子回陕北！陕北信天游，老子吼几吼……一退到底，总可以了吧？

一天深夜，高岗前去拜访了对他知根知底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彭老总吃了一惊：这么晚了，你还跑来，别人汇报上去，又说你在搞小

集团活动，封官许愿，拉人下水了。我看人家对你可是外松内紧，肯定有人在注意你的一举一动。讲不定跟踪你的「尾巴」就在这屋墙外。

高岗说：彭总！你是中央一条硬汉，我一向敬服你刚直不阿，天不怕，地不怕。我是要来告诉你，我准备作检讨、认错，要求降级处分，回东北或陕北去。我这种粗人，不适合京城里做事。京城是属于刘少奇、周恩来那些细人的。

彭德怀冷笑道：还好，你只说他们是细人，不是小人……回东北或陕北很好。该退的时候就退，免得被他们硬凑出个什么联盟、集团之类的案子来，那样就要害了大批干部了。革命没胜利时盼胜利，胜利了又搞成这种局面。我真怀念战争年代那相对单纯的人际关系，谁会打胜仗谁英雄。

哪像现在，谁会耍心计、玩权术谁成功。

高岗说：彭总，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要留心康生那条恶狗。上回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整我时，他竟说你是我背后的大人物，说你在江西苏区执行的是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抗战时期又执行过王明的右倾路线。这个王八蛋，早在一九四四年就该一粒花生米放倒了他，免得给党留下个祸患。

彭德怀说：那是老毛的活宝贝嘛！我不会怕他，赵高、秦桧式人物，眼角都不会扫他一下。有种当了我的面来讲，老子肯定扇他两嘴巴，揍他狗日的给老毛看。打天下没有寸功寸德，专在党内陷害忠良，真正的奸贼败类。可老毛还偏偏要重用他，离不开他，称他为党内的恐怖力量。老毛是读古书读多了，帝王之术，走火入魔……你想到退路，很好。我冷眼看了一段，心里也明白一些奥妙了。现在的中央，是他们抱成一团，莫说你和饶漱石不是他们的对手，连老毛都要让他们三分。不要再给人家当棋子使用了，你算醒过来了，大进步，大进步。

高岗恢复上班，可以自由出入西苑中央书记处西楼他的办公室。他给远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写了封信，向义兄认错，愿在中央全会上作检讨，接受中央的处分，并要求到杭州一见，请义兄批改自己的检讨书及商谈离开北京回东北或陕北工作等事情。高岗委记中央办公厅

主任杨尚昆把他的信带去杭州，面呈毛主席。杨尚昆算个厚道人，往日高岗趾高气昂，咋咋呼呼，他也有些看不惯；现在高岗挨了整，背了霉，他倒是有些同情、体谅，满口答应，一定亲手把信交给毛主席本人。有的信是不宜转交的，一转两转，转出些麻烦也不一定。北京不比延安，西苑不比杨家岭。那时，天下未定，大家一门心事的打江山，消灭敌人，人事关系，同志相处，要简单、干净、亲热得多罗。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主席就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致电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他在电文中说：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量，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苦口婆心和稀泥，双方都给足了面子。满以为他的圣旨雷霆万钧、春风化雨，能够平息，起码是暂时平息，刘少奇、周恩来们和义弟高岗之间的水火之争。毛泽东太大意了。他并未意识到，北京紫禁城里的情势，已经失控了。

第四十一章 颐年堂风云变色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刘少奇受毛泽东主席之委托，主持了七届四中全会。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三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二十六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重要负责人六十二人。全会通过了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准了政治局关于在年内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提议，讨论了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一切遵照没有出席会议、远在杭州起草宪法的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进行，像是履行手续，通过如仪。会上也是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作了一个小时态度诚恳、语调谦恭的自我批评。稿子事先经毛主席审核过，因而不存在深刻不深刻的问题。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分为四个部分，也都是党内同志意见最大、议论最多的问题：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刘少奇承认犯了右倾错误，打击了地方同志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表示要向山西省委、河北省委、以及黑龙江省委的同志致歉并学习。是毛主席及时指出了他的错误，并得到及时的纠正；二、一九四七年晋、察、冀解放区土地改革形左实右错误问题，刘少奇承认自己当时思想也很左，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而且纠正不力。实际的情形是，当时主持晋、察、冀解放区土改运动的是「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杨尚昆。其时杨尚昆左得要命，不管地主、富农、中农，凡农村中有吃有穿的都当作土改斗争对象，叫做「村村放火，户户冒烟」，「地主不分田，中农分赖田，贫农、雇农甜又甜」。此一来，地痞、流氓、二流子成了土改的「依靠对象」、「勇敢分子」，冲锋在前，在村里专杀有钱人，大肆抢掠财产，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许多地方的中农被逼得走投无路，联合地主富农举行反共暴动。问题反映到毛泽东那儿，命刘少奇去收拾局面，纠正杨尚昆等人的左倾盲动。毛泽东并指示：杨尚昆此人永不重用。刘少奇在晋、察、冀解放区主持了全国各根据地的土改工作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规定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的土改方针。之后刘少奇在毛泽东面前一力替杨尚昆开脱，并把杨尚昆留在中共中央办

公厅，负责中央机关的后勤服务。至此，杨尚昆对刘少奇感激涕零。后来党内有人把晋、察、冀解放区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算到了刘少奇头上，刘少奇也未作澄清，不就多杀了一批地富分子；三、关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旧政协会议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四、关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天津讲话问题。

刘少奇既主持中央全会，又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自然获得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好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为少奇同志说了「一席公道话」，也很令人感动。

毕竟，毛泽东主席在全党上下威望崇高，一言九鼎，他说了不准干的事，就谁也不会冒犯。因而中央全会上，针对高岗、饶漱石的点名批判，也就没有发生。另一方面，高岗、饶漱石手下的人马，也就没有对刘少奇、周恩来们发起反击。相反的，高岗作了自我批评，饶漱石也作了自我批评。高岗承认自己狂妄自大、居功骄傲、生活不检点、有腐化行为等，饶漱石则检讨自己不注意团结人、不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等等。两人都绝口不承认有什么小集团问题。对于高、饶二位的自我批评，大家也热烈鼓掌，表示了同志式的欢迎。尤其是饶漱石同志，生平不爱女色、生活简朴、作风清廉，私生活方面真还挑不出大毛病来呢。

当然，对中央近期人事纷争心中有数的人，就敏感地留意到了：对高、饶的自我批评，中央的一批关键性人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陈毅、彭真、康生等，反应相当冷淡，只是礼貌性的拍了一两下巴掌。

四中全会最后一天的重要议程，是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代表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提出增补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康生、林彪五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表决之前，邓小平发表了他的个人意见。他表明，自己不宜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比如两彭加一康，就有这个需要。目前他本人的工作并无这个需要。而且从全局来考虑，我邓小平是西南局出来的，做了政治局委员，其它中央局的负责人怎么办？比如陈毅、贺龙、荣桓、荣臻、子恢、富春等等，不公平嘛。所以，我坚决要求中央书

记撤销对我的提名。同志们看得起我，硬要给安个政治局委员的话，我也请求放到党的「八大」去作通盘的考虑。对其它四位同志，我没有意见，表示同意。

邓小平同志不为名、不为利，谦虚谨慎，一切以党的大局为重的高尚风格，赢得了多数中央委员的由衷敬佩。只有刘少奇、周恩来以及高岗、饶漱石等人心里有数，矮个子此举，是硬要把病号林彪给拉下来了。果不其然，表决下来：彭德怀、彭真、康生三人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四天的会议，和和气气，平平静静，什么风浪都没有发生。毛泽东主席神机妙算，维护了党的团结，也就维护住了中央权力核心不战不和、相互掣肘、一切由他说了算的格局。高岗、饶漱石则忘乎所以、甚至不知死活地认为打了个平手，刘少奇、周恩来们也就是那么几下子，只要毛主席一发话，他们就会乖乖的摇尾巴。高、饶等人确是志大才疏、失于心计了。其实，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的一段文字，人家早就对他们设下杀机了：全党高级干部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

四中全会顺利结束，刘少奇去电杭州的毛泽东主席，要求到杭州汇报会议情况和请示下一段工作。毛泽东回电说：你不是提出过让陈云、小平二位来吗？他们也可以代表书记处嘛，你和恩来还有高岗，都留在北京看家吧。

毛泽东仍然极力维持中央工作三人轮值制的架构。

陈云、邓小平乘中央专机到了杭州。毛泽东对邓小平这次在全会上的表现特别满意。矮个子有全局观念，以党的利益为重，主动提出自己不增补政治局委员，带了个好头，开了谦虚礼让的先例。可惜在党内，像矮个子这样明白事理的人不是很多。不少人热衷于争官争位、

争名争利。向中央伸手的，又何止高、饶两个。

陈云代表书记处和政治局向毛主席汇报了七届四中全会的情况，无非是听取了什么报告，通过了什么决议，批准了什么方案，谁谁作了重点发言，谁谁作了自我批评，受到欢迎和肯定，最后增补了谁谁谁为政治局成员。全会开得圆满成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成一次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毛泽东呵呵笑了：陈老板，你也会来官样文章了，尽是光明面，还有没有黑暗面？整个宇宙都是黑暗的呢，共产党就没有黑暗一面了？邓政委，你的看法呢？

邓小平已经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好，陈云同志和我是有分工的，下面我来汇报一下黑暗面。经主席批准，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今年一月六日，除去元旦一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开八天，集中揭发批判、教育挽救高岗同志。根据高岗同志的亲信干部张明远、张秀山、郭锋、马洪等人的检举揭发，高岗同志可以称得上严重罪行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高岗同志主持东北局工作期间，私生活腐烂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据不完全统计，他花公家的金条、银圆，淫乱的白俄姑娘，以及利用职权奸污的女战士、女护士，人数够编成一个女兵营。高岗同志生活腐烂的另一个表现，是听信了什么长白山老道士的长生不老之术，从青年卫士身上吸取精液，滋补身体，共有七名卫士身心受到过伤害，其中两名借调到了中央警卫局，是活的人证；二、高岗同志把东北地区经营成了他的独立王国，纵容干部群众呼喊「高主席万岁」，并多次在东北地区党的会议上说毛主席只懂打仗，不懂经济、不懂工业。而他高岗既懂军事，又懂经济、懂工业农业；三、高岗多次对自己的亲信说，现在中央的矛盾，好比秦朝末年的刘项之争，秦楚大战，他自譬秦王刘邦，把主席比作项羽；四、已经查明，高岗同志密令东北军区保卫部，成立了一支五百来人的特种部队，成员全是武林高手，配备无声手枪和微型机枪——从苏联克格搏那里弄来的。特种部队并向中央军委报备，只对高岗个人效忠。如果不是准备图谋不轨，他搞这种私人武装干什么？五、初步查明，高岗同志和饶漱石同志近些年来相互勾结、彼此利用，用各种手段拉干部下水，形成了

一个反党性质的团体，主要成员有张明远、张秀山、向明、郭锋、马洪、赵德俊等人。康生同志还要加上广东的陶铸、江西的陈正人、江苏的柯庆施等人。总理不同意，能挽救的干部一定要尽量挽救，绝对不要扩大化，包括对高、饶都要挽救。另外，少奇同志认为，高饶的很多问题，涉及到了彭总和林总，但要保护两位老总，包括对东北军区的张明远、张秀山，问题交代清楚了，也要保护。但处理问题时，彭德怀、林彪二位同志要回避一下……。

在听取邓小平的汇报过程中，毛泽东闭上眼睛，仰靠在藤沙发上，脸色很难看；先是涨得通红，后再发白、发青。可以看得出来他内心的震怒、失望、犹疑、悲苦。直到邓小平汇报完毕，他才睁开眼睛，嘘了一口长气，移过烟罐，抽出一支来含在嘴里。邓小平替他打上火，才自己也吸上一支。陈云身体不好，医生已要求戒了烟瘾。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心情平静了些，才问：陈老板啊，邓政委刚才谈的这些，除了高、饶是否形成小集团一条，其它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讲他搞了一个女兵营？主持东北局工作五年，每年一百多名？高岗还抓了东北地区的工作嘛，成绩也有目共睹嘛，每年到中央开了多次会议嘛，我看有些夸大其词吧？至多，一个连而已。依二位看来，高岗是百分之百的黑暗了？

陈云一脸肃穆：黑暗面占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邓小平说：上个月七号，少奇同志接到主席的电文，遵照主席关于在四中全会上不要针对任何同志进行点名批评的指示，立即停开了政治局扩大会。也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开会之前，少奇和恩来加上我，找高岗同志谈了次话。高岗同志表示愿意认错、做检查，但对少奇和恩来仍抱有敌意，说什么北京是待不下去了，回东北或是陕北种地去算了。四中全会上，他的自我批评很不像话，浮皮撩草，文过饰非，还好像受了很多委屈、冤枉似的。大家意见很大，连董必武、林伯渠两位老前辈都说：高岗要放聪明些，不要逼得大家没有退路呢。陈毅同志心直口爽：高岗过去有功劳，现在是害群之马！彭真同志说：犯了那么严重的问题不闹清楚，就想开溜？不行！李富春同志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也提出：高、饶干了那么些见不得人的坏事，中央不作

个结论、处理，这样不了了之，人心难服，党心难服。

毛泽东眉头拧了拧：人心难服，党心难服？少奇、恩来说了些啥？近年来，他们两位也有一些动作呢，不像高、饶那么明火执仗就是了。

邓小平说：少奇同志讲，对高、饶的事，他不便表态，再讲什么了。因为高、饶对他的攻讦最多，他相忍为党，可以不予计较。至多，请假休息一段。累了这些年，真想有机会轻松一下，把位置让出来也好……总理的态度比较明确，听主席的，主席叫怎么办就怎么办。要挽救干部，包括对高、饶两人都要挽救，要有耐心，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同志。当然，替主席着想，主席若对高、饶问题再讲几句话，对于问题的解决，对于真正实现党内的团结，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毛泽东吸着烟，大口喝着茶水，沉思良久，才说：高岗想回老家，少奇要撂挑子……陈老板啊，你脸色还不大好呢。莫回北京去管那些烦心事了，留在杭州住段时间，听听评弹。听说你最喜欢评弹？我还是喜欢看戏。有一出昆剧《十五贯》，讲平冤狱的，官僚主义害死人，你可以看看。

另外也欢迎你来参加起草宪法。至于高岗、饶漱石之间，存不存在反党集团，要慎重，不要轻易做结论，能不涉及的人尽量不要涉及。柯庆施等人怎么可能和高、饶搞到一起？请转告康生同志，一定要实事求是。还是恩来比较稳重，懂得分寸。你们知道，我和高岗一九三五年在瓦窑堡结拜过，那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需要站稳脚跟。不是循什么私情。我不愿看到他今天一败涂地。看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工作、全部历史、一贯表现，叫做两全一贯。若按这个标准来衡量，高岗的黑暗面也还不是百分之百，甚至不是百分之七十、八十，高抬贵手，百分之五十吧！一半对一半。大家认为他不适合在北京工作，可以同意他回陕西去嘛，当然问题可以作个结论。邓政委啊，请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少奇不要闹情绪，不要想请假休息。干革命，哪能不受点委屈？我在江西苏区，受过多少委屈？几起几落，还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嘛。博古、洛甫、项英、恩来、陈毅等人都整过我嘛。你邓政委也受我牵连，和我老弟毛泽覃一起被打成邓、毛、

谢、古小集团，受过些委屈的嘛。对高、饶可以继续批评、教育，包括检举、揭发。也不要开什么政治局扩大会了，开小组生活会，可以分两边开，军队的同志回避一下。由周恩来主持高岗的小组会，邓政委你就主持饶漱石的小组会，批判斗争，教育挽救，让有怨气的人把气都吐干净。搞个十来天就够了，作个结论，提出处理意见交中央审定。高岗才四十九岁，饶漱石也只五十出头，再严重的问题，也还要给他们机会改正。要念旧情嘛。总之，还是延安整风的那个公式：团结一批评一团结；那个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邓小平回北京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高、饶问题的最新指示。陈云被留在杭州休息。毛泽东对干部心态，洞若观火。陈老板计多谋足，历史上和高岗共事最久，又都是在高岗手下担任副职，受过气，有心结，过去是忍而不发。若回北京，必定成为整治高岗的军师式人物……还要让蓝苹也跟康生打个招呼，中央政法委插手高、饶问题，不要重蹈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覆辙。

另说在北京，中央书记处根据邓小平带回的毛主席解决高、饶问题的指示，随即成立了两个工作小组，实际上是两个不具名称的专案审查小组：一个以周恩来为组长，康生、李富春为副组长，专责审查高岗；一个以邓小平为组长，谭震林、安子文为副组长，专责审查饶漱石。两个小组的成员从中央调查部、中央警卫局、中央政法委员会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

对于两个工作小组的办公地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四人也作了周详的考虑。第一次会议之后，高岗、饶漱石两人就暂时不宜回家居住了。他们家里的秘书、司机、保姆、医生、护士、厨师、管理员等等，都是跟随了他们多年的，加上老婆孩子、亲戚朋友，若每天仍让他们回家，必定容易泄密出事，不易监护管理。为此选定了两个会议地址：高岗在西郊玉泉山禁地有座别墅，称为五号院，他嫌远，太冷僻，从没入住过，已经空置了三年，正好这次请他住进去，不说是软禁他，是便于隔离保护他；饶漱石则安排到万寿路新六所去，原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的住所，也称为五号院，任弼时去世后，那院子也一直空置着。这样安排的好处是，高、饶两人相互隔离，不可

能见面联络，搞攻守同盟，玩阴谋诡计。

亦易于对外封锁消息，高度保密。

给高、饶两人开生活会，遵照毛泽东主席的要求，时间十天。十天之内，两个会议小组必须把他们的问题挖深挖透，使他们低头认罪，提出结论稿及处理意见，报政治局、书记处讨论，最后请中央主席审定。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北京市民家家挂起大红灯笼，孩子们在院子里、胡同口放鞭炮。东城的日坛公园和西城的月坛公园，则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元宵灯市，火树银花，灯海无涯，灿烂辉煌。

高岗在东交民巷八号院家中吃了元宵饭，事先未获任何通知，突然来了中央警卫局的一辆苏式卧车，说是接他去颐年堂出席紧急会议。高岗觉得前来接他的高大军人好生面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是刘少奇同志的卫队队长李泰禾。

高岗问是不是主席从南方回来了？李泰禾笑而不答，催着他立即上车，说会议已经开始了，一刻也不能耽搁。虽然疑虑重重，高岗只得上了车。车子一路风驰电掣般快捷，确是开进了西苑，直到丰泽园门口才停下。

颐年堂里灯火通明。

高岗进入会议室时，没有见到义兄毛泽东主席。那主席位置上坐着的还是刘少奇。只见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邓子恢、邓小平、李富春、彭真、康生、杨尚昆、李克农、王稼祥、谢富治、安子文一大班人早已经坐下了，都以冷漠的目光瞪着他。而他一向敬重的彭总、林总、罗总、贺总、徐总、聂总、饶政委、习政委等人却一个都不见露面，顿时觉得陷入重围似的，脊梁骨阵阵生寒。

刘少奇威严地环顾了一圈与会的高级干部们，之后盯住高岗宣布：主角到了，现在开会！

高岗十分警觉，见刘少奇盯住自己称为主角，忍不住大声问：请问这是什么会？政治局委员没有来齐，中调部、中联部、公安部、政法委的人却来了，这算个什么会？

刘少奇桌子一拍，厉声喝道：高岗你住嘴！有你讲话的时候！下面，由邓小平同志传达毛泽东主席二月十四日的重要谈话。

高岗被镇住了，脑子里一片轰轰隆隆的乱响，就像有无数小飞机在他四周盘旋。大约过了几分钟，他才听到邓矮个说：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决定成立两个会议小组，分头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对他们进行最后的斗争挽救……。

高岗毕竟是个久经沙场出生入死闯荡过来的陕北硬汉，哪里肯吃这一套？一时来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杆子脾气，呼地站起来，抓起皮包边怒吼着边往外走：老子不开你们这个鸟会！邓矮个假传圣旨，我要去杭州见主席！四中全会刚开过，主席明明指示不公开批评人，强调党内团结，你们又搞突然袭击！当年没有陕北红军，你们今天能坐在这里开会？统一伙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东西……。

说话间，高岗已经冲到了会议室门口。可是，刚才去接他的那两名高大军人（其中一名叫李泰禾），举着两枝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堵住了他的出路，仿佛只要他敢跨出门槛一步，就会毫不犹豫地朝他开枪。高岗更是怒不可遏了，拍着胸口吼道：打呀！老子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经计委主席！有种的打呀！老子和刘志丹在陕北拉红军队伍的时候，你们在哪儿？你们朝我这个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身上开枪呀！

两名警卫员没有开枪，可也两尊门神似地堵在门口，没让高岗走出半步。

除了高岗，其余人都坐在各自的位置上一动也不动，仿佛在欣赏他的表演。只见周恩来站起来说：高岗同志，冷静一点吧！警卫干部只是在执行任务嘛。参加革命都三十年了，你怎么还这样莽撞、不成熟呢？

刘少奇却铁面无情地说：只要高岗走出颐年堂门槛一步，他就永远回不来了！

董必武毕竟年纪大了一辈，劝解说：高岗啊，回来回来，大家都不要讲赌气的话，中央开会，不要动肝火，要心平气和罗。前年八月几大军区负责人调北京工作，我讲过「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现在看

来出毛病罗。

林伯渠也说：坐下来讲，坐下来讲，都是开国功臣，要和衷共济嘛。润芝不在北京，开会也要有个规矩、像个样子。高岗啊，我叫你呢，坐回来！

高岗大步走向座位，把公文包重重地摔在会议桌上，毫无畏惧地指着刘少奇说：我告诉你个白区路线的头子！我和刘志丹一九二九年拉队伍开辟陕北根据地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狗洞里蹲着！你为什么派你的贴身警卫李泰禾用枪口指住我？我认出来了，他是你贴身警卫！老子过去没有死在战场上，今天也不会死在你手里！老子就是死，也要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不挖出党内的叛徒、逃兵集团，老子死不瞑目！

刘少奇气得脸色苍白，嘴角冒出白沫沫。

这回是邓小平气愤得拍了桌子：高岗同志，你太不像话了！你信口雌黄、诬蔑大批领导干部，大家怎么和你共事？我们还称你为同志呢！在党的会议上这样撒野，没有先例呢。

正说着，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恐怖现象出现了：由于高岗摔公文包摔得太重，公文包的拉口震开了，从中蹦出一只比肥皂盒稍大的半透明匣子。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不愧是老特工出身，眼睛盯住了那匣子，叫道：快看！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李克农眼快，高岗手快，一把抓过了盒子，要取出那把珍藏多年不为人知的袖珍手枪来！坐在高岗近旁的公安部第一副部长谢富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当机立断，一齐下手按住了高岗的手臂。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大叫：高主席不要动粗！高主席不要动粗！

刘少奇倒是临危不惊，已经起身向门口发出命令：来人！把高岗带下去！他的行凶武器留下来，搞反党叛乱的铁证！

说话间早有几名彪形大汉冲了进来，扭住了高岗的两只胳膊，使其动弹不得。李泰禾并取出一副手铐，要给高岗戴上。

倒是周恩来善于控制局面，冷静地走了过来说：手铐就不用了吧！高岗同志还没有被免职，还算领导人之一嘛。今天的意外情况，请小平同志立即报告主席，我们不得不对高岗同志采取一些监护措施，以

避免他继续胡闹。泰禾同志，按原来的计划，由你多带几个人员，负责送高岗同志去休息。上车前，你们可以看看他身上还有没有别的危险物品，一切以安全为重。

高岗被警卫人员扭住了，仿佛这才明白产生了什么后果：这算什么回事？你们就这样逮捕一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你们非法！我抗议！老子抗议！毛泽东！毛主席！大哥！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刘少奇还想斥责什么。周恩来朝少奇同志晃了晃手，表示无须少奇同志再讲什么了，转而异常冷静地对高岗说：高岗同志，你也该安静、安静了。冷静下来，接受中央对你的教育、挽救！中央并没有要逮捕你，只是对你采行一些组织措施。你再这么撒野和蛮干下去，很难收场，没有好果子吃呢。我还要告诉你，你对谁都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谁也救不了你，你只能自己救自己。怎么自我获救？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把你所有的错误、罪行交代清楚，要完全、干净、彻底！争取中央对你的从宽处理！走吧，带他去休息吧！

高岗被带走了。颐年堂内，人人都听见他叫喊了一路：你们带我去哪里？带我去哪里？主席、大哥！二十年前，你、我喝了鸡血酒，对天起了誓，瓦窑堡作证！瓦窑堡作证……。

第四十二章 高岗魂断玉泉山

高岗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和衣躺在床上，地板上摆着他的皮鞋。他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昨天晚上在车上被「陪护人员」注射了镇静剂，登时像被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浑身软塌塌，再叫喊不了、蹦跳不起……他下了床，觉得脚下有些虚飘，头重脚轻哩。立即有一名陌生的年轻警卫员上来行礼报告：首长，请洗脸漱口，已替您准备好了早餐。

早餐有高岗一向喜爱的小米粥、小笼汤包、蒸饺、皮蛋、朝鲜泡菜等。但这早上他味口不好。他问那名陌生的警卫员：我这是到了哪儿？这屋子像来过似的。警卫员回答：首长，这里是玉泉山五号院，您的别墅呀！

早餐后，高岗把楼上的每个房间看了看，一切陈设依旧，只是所有的窗户都下了锁。这别墅是一九五一年朝鲜战争期间，为防备美蒋飞机偷袭轰炸地处北京市中心的西苑而建造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人一栋。但高岗和毛泽东一样，嫌远，只来过两次，所以印象不深。记得原先楼上的办公室、主卧室、客厅里都有电话机，如今一部都不见了。通往户外大阳台的落地玻璃门也下了锁，出不去。那阳台三面有景，宽大得可以举行小型露天舞会，陌生警卫员则是他走到那就跟到那，像影子似的贴着跟着。高岗顺着走廊到楼口，楼口新加了一堵墙、一道门，门紧闭祝有两名军人在门边值班。

高岗眉头拧了起来，以闷雷般的口气下令：开门！我要到楼下看看！

两名军人立即身子一晃，像两尊铁塔般堵在了门口：首长，您的活动范围，暂时只在楼上一层了。

高岗怒目圆睁，喝道：放屁！我要下楼去打电话！给周总理电话，给毛主席电话！滚开——。两名军人堵住门，纹风不动，其中一人说：首长，我们只是执行上级命令，我们不为难您，你也别为难我们……双方正僵持不下，门开了，出现一位大个子军人。高岗一眼看出来，就是昨天晚上在颐年堂会场上想给自己戴手铐的李泰禾。高岗气不打一

处来：你们执行谁的命令？什么样的命令？我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经计委主席、中央三人轮值制中的一人！我拉队伍干革命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你们哪！你，李泰禾，刘少奇的贴身警卫，你替谁报仇来了？

李泰禾双脚一并，举手行礼：报告首长，在下李泰禾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奉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命令，对您执行暂时的陪护，别无其它。等您的问题闹清楚了，中央的命令撤销了，那时，您就仍然是我们所尊敬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了。

高岗逼前一步问：我不能下楼去用电话？我要给毛主席挂电话，向他报告我目前的处境！

李泰禾不卑不亢地回答：报告首长，不行，您目前只能在楼上一层活动，也不能向外挂电话。今天下午，党中央领导人会来找您集体谈话。请您还是回到房间休息吧。

高岗这才明白自己已被软禁、隔离。回到房间，他的拳头一次又一次地在写字台上，震得整座楼房都在砰砰作响。他成了一头不肯就范、不肯低头的困兽。

下午三点钟，中央领导人的座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进了玉泉山禁地。刘少奇的座车来了，周恩来的座车来了，李富春的座车来了，邓小平的座车来了，还有邓子恢、康生、彭真、陈毅、薄一波、杨尚昆、李克农等人。

但仍然不见彭德怀、林彪、罗瑞卿、罗荣桓、习仲勋、贺龙、聂荣臻等人出席。

三点半钟，在五号院一楼会议室，举行中央领导人对高岗的「集体谈话会」。刘少奇代表政治局、书记处宣布：即日起，中央专案审查高岗同志，专案组组长周总理兼，副组长由李富春、康生二位同志担任，希望高岗同志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坦白交代罪行，配合中央专案组的工作，以求得党和人民的宽大处理。

不等刘少奇宣布完毕，高岗即站起来高声抗辩：我不承认你们的专案审查，除非你们拿得出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的文件！我是党的七大选举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我

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今天你们宣布对我进行专案审查，既违反了党纪，又违反了国法！依照党章，依照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只有召开党的中央全会，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会议，才能讨论对我的组织处理。

刘少奇胜券在握，这次没有拍桌子，没有大声喝斥，只是语带讥讽地说：高岗，也真有你的，到了黄河心不死，见到棺材不落泪，你坐下来吧！我要告诉你的是，若继续对抗中央，你绝无好结果，不管你肯不肯认账，你的要害问题是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以你为首，饶漱石为副，组成反党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周恩来插话：中央和主席已经注意你们了，你们还自以为隐蔽，自以为高明，进行各种阴谋活动。

李富春插话：高岗，你也有今天！你做梦都想当二皇帝，对我们这些人作威作福、发号施令。

康生插话：高岗！你放老实点！现在就交代你那个反党集团成员名单，还有你们的反党纲领！

彭真、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等人也齐声喝斥，形成痛打落水狗之势。

高岗一时有乱了方寸，不再坚称对他的专案审查违反了党纪国法，而辩驳说：根本没有你们说的那个集团，也不存在什么预谋、纲领！没有就是没有！除非你们进行捏造。财经会议和组工会议上，大家对刘少奇、周恩来有意见，向中央反映情况，是每个党员的权利，怎么是阴谋活动？

假如我们背着毛主席和中央开了会，或是选了领导班子，那才是反党组织。可是我们没有。你们硬要说有，请摆出事实，时间、地点、文件、成员？

周恩来打断高岗的反驳，质问：你找陈云同志谈话，说什么党中央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是不是事实？你还说要由你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是不是事实？

高岗驳斥：我承认去找过陈云、邓小平等人谈话，但那是受毛主席委托。你们不信可以去问毛主席，毛主席应当替我解释这些。

刘少奇说：高岗你无耻，真正的无耻。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扯上毛主席，是不是还想扯出孟虹来啊？主席差点就中了你的美人计啊！周恩来附在刘少奇耳边说了句什么，刘少奇住了口。薄一波这时拍着桌子厉声喝道：你高岗和饶漱石私整少奇同志的黑材料，私整周总理的黑材料，并且到处散布，还不算有组织的阴谋活动？

高岗反驳：姓薄的，你算什么东西？那些材料是下面报上来的，还有你和安子文一批人的叛徒问题，我接受了，并报告给了毛主席，有错吗？

刘少奇一时又两眼冒火：高岗！我正告你！中央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把以你为首的反党集团一锅端！你继续猖狂对抗，只有死路一条！

李富春咬牙切齿地说：高岗，你是条披着人皮的狼！不但政治上是个大流氓，生活上更是个大流氓！你在东北奸污了多少女孩子？你吸了多少青年卫士的精液？人家都告到中央来了，你还有脸活在这世界上？

邓小平的短胳膊、短指头直戳了过来：高岗你是害群之马、众矢之的，你还不知趣，还不识相？

康生也站起来说：你想抵赖，负隅顽抗？休想：我老康是干什么吃的？能让你轻易过关？倒是要看看，是你高岗硬，还是党的铁拳硬！依照你的罪行，枪毙你一百回都不为过分！

高岗沉默了，住口了。他直愣愣地瞪着发红的眼睛，望着这些昔日的战友们，同事们，同志们。这像在开党的会议吗？像是些党的最高层的人物吗？高岗怎么一下子成为十恶不赦的敌人？高岗怎么一下子与你们有了杀父之仇、不共天日了？过去，高岗或许对你们有不恭敬、不周到之处；但那都是在党的会议上，为了党的工作，争论方针政策，和你们有过分歧。可是会议下来，并没有往心里去呀，还是把你们当老战友、老同事呀。

至于刘少奇、周恩来二位，自己或许有所冒犯，但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事关路线，开展批评教育。就算我高岗想取代你们，也从没有把你们当敌人，往死里头整，还是把你们当同志对待。刘少奇去

搞议会，周恩来去管政协，是毛主席提出的，而且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公开说了的……你们今天，却要把我高岗当敌人，十恶不赦的敌人，往死里头整。不整死我，就不会收手。高岗呀高岗，二、三十年来，你还是陕北那个拉杆子的农民领袖，江湖义气，疏于工计，对敌斗争你英勇无比，党内斗争却一败涂地。你不行，不行，不行……面对昔日的同事、战友，一个个红眼狼似的要撕掉他、吃掉他，高岗怎么也想不通、悟不透，这也叫共产党、马列主义？高岗从未挨过整，只是参加整过人，但从未要置自己的同志于死地。如今他尝到挨整的滋味了，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连过去的绿林好汉都不如，聚义强人都不如。匪伙还讲个异姓兄弟、同甘共苦，有财大家分，有酒大家喝，有饭大家吃。

这天的「集体谈话会」，一直开到凌晨一点。高岗起初还据理力争，逐条反驳，后来看到只是徒劳，便以沉默相抗，一问三不知。最后刘少奇不得不宣布，今后由中央专案组进行审讯，周恩来、李富春、康生三位同志具体负责，一定要打掉高岗的反动威风、气焰，高岗不低头认罪，绝不收兵。刘少奇并宣布，在这同时，另一个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三位同志负责的中央专案组，对饶漱石进行审查。一定要挖出高、饶反党集团，除掉这颗长在党的核心里的毒瘤。

整人，特别是整党内的中高级干部，一向是被毛泽东称为「党内正义恐怖力量的代表者」康生的拿手好戏、职业嗜好。少奇同志说得对，要先打掉高岗的反动气焰，摧毁他的顽抗心理。康生搬出了看家本领：车轮战术，二十四小时三班制，每班六小时，每天十八小时连续不停地对高岗进行密集讯问，疲劳轰炸；剩下的六小时，让高岗吃饭、睡觉。康生、李富春、李泰禾各领一班，每天向周总理汇报一次。拖也把高岗拖垮，直到他认输、投降。

高岗偏偏不吃康生、李富春们这一套。任凭专案人员拍桌打椅，挥舞拳头，高岗就那么高昂着头，闭住眼睛，抿紧嘴巴，不答腔，不理睬。实在被喝问得急了，也只回答一句：你们去问毛主席！他是我拜把大哥，那些事都是他叫办的，他能替我说清楚。

毛泽东主席远在杭州，没有出面替义弟高岗说清楚。润芝大哥不

愿撒谎，不便替义弟说清楚什么。润芝大哥大约还以为，北京的同事们正遵照他的指示，在对高、饶进行同志式的批评、教育、帮助，在执行他的「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且毛泽东还明确指示了，政治局、书记处对高、饶二位的「集体谈话」，进行一星期左右就可以了，再视他们的认错程度，做出组织结论，另行分配工作。

高岗经过几天几晚的连续折腾，原本强壮的身体日渐虚弱了下来。每天只给他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房间里还不许关灯，加上陌生的警卫员站在床头看守。他头痛欲裂、嘴唇溃烂、脸膛浮肿。每天只能借助强效安眠片才能睡上一、两个小时。专案组配有医生、护士，倒是每晚上发给他四粒安眠药，但要求他每次最多服三粒，加一大杯开水。他每天只服下一粒，而攒下了三粒。他已经把一些人物、世事、功名利禄、革命情谊，看开了，看透了，也看轻了。自己虽然才四十九岁，但作为一名陕北横山县乡下的穷苦子弟，指挥过千军万马，开辟过陕甘宁模范边区和东北解放区，当上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三人轮值工作之一人，在东北还被人民群众呼喊过万岁、万万岁，尊也尊了，荣也荣了，待遇享受也够本了、知足了。英雄半世，没有败在敌人手上，死在战场，而是栽在党内的叛徒们手中，也就认了。刘少奇、周恩来？狗屁！历史自有后人评说。老子再和他们瞎闹腾下去，不值。

第六天下午，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来到玉泉山四号院。四号院就在五号院的隔邻山坡上。周恩来先召集专案组三位负责人康生、李富春、李泰禾开会，提醒大家：明天就是第七天了，根据毛主席从杭州发来的指示，对高、饶的「集体谈话」，只进行七天就够了。所以如果今天还不能取得决定性的突破，让高岗的沉默对抗取得成功，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如让高岗恢复了工作，继续骗取毛主席的信任和重用，今后我们怎么面对他？

康生、李富春、李泰禾都已经熬红了眼睛，显得焦头烂额和精疲力竭，对于高岗这条陕北硬汉已无计可施。康生抱怨说：政治局又规定不允许动刑，不然我早命人挟他的筷子，让他老实招供了。周恩来

想了想说：动刑不可以，今后没法向主席交代，延安整风有教训。不过，若是专案人员出于革命义愤，忍不住动了动手，是可以理解的……但最好不要发生此类事情。

康生、李富春、李泰禾心领神会。当天晚上，专案人员三组合为一组，周恩来亲自主持，三十儿人一起对高岗展开「集体谈话」。谈了半个多小时，高岗仍是闭着眼抿住嘴，却高昂着头，以沉默来表示对抗与藐视。

这时，专案人员中的一位武林高手，实在忍无可忍，一个箭步冲上去，对准高岗高扬着的脸孔，迅雷不及掩耳地左右开弓，「叭叭叭叭」连续扇了四大巴掌！高岗登时口吐鲜血，身子晃了两晃，像倒一截木头似的倒了下去……周恩来生气了，喝道：住手！怎么可以打人呢？胡闹台！又不是小孩子，再气愤也不可以动手……快叫医生、护士来，给高岗同志治治，给他止血、验伤。

一时人出人进，场面有些混乱。打人者趁机溜了出去。

医护人员马上赶到了，就地给高岗同志处理伤口。但见倒在地上的高岗同志，满脸青紫，满嘴是血，牙齿被打落了好几颗。

周恩来看看着医护人员工作，气得嘴皮直哆嗦：不像话，真不像话，竟然当着我这个总理的面动手……高岗口中的污血被吸出，脱牙被取出，共是六颗。给他注射了止血、消炎药物。高岗被重新扶坐在椅子上。他个陕北硬汉到底硬不过武林高手的铁掌，泪流满面，却再也叫喊不出任何声音来了。所幸他的左右脸颊虽然青肿得像两个大圆馒头，但眼睛并未受伤，仍然如锥如箭般盯住周恩来不放。

周恩来苦口婆心地说：高岗啊，你何苦来？那位同志打人不对，我会批评他，甚至给他纪律处分。但你七天七夜了，不向专案组交代任何问题，把大家也折腾得够苦、够呛了。他们的愤怒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高岗同志！我仍称你为同志。我最后一次通知你，也是要求你，交代问题吧。

只要你交代了，不就解脱了吗？我和少奇同志才好向主席交差呀。主席才好重新分配你的工作呀。参加革命以来，我们谁没有被组织审查过？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你有什么想不通，要顶牛

的？你知道我有多忙，你的一摊子工作也加到了我身上，我不可能天天守在这里。明天再有人对你动手，怎么办？所以你回房间去好好想一想，希望你明天有个像样子的交代……好了，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医护人员来扶高岗同志回去休息，要细心护理他的脸伤和口伤。

据医护人员事后私下里忆及：高岗当晚经过治疗，口腔没有再出血，几小时后脸上的青肿也有所消退。给他注射了镇静剂，睡得也较安稳。只是整个晚上都在梦呓中哼哼一支大家都熟悉的曲子。由于牙齿被打落了六颗，口齿有些含混，听了多遍才听出来，唱的是：东方白，太阳亮，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和高岗，领导穷人把身翻！呜呼嗨哟，领导穷人把身翻……稍具中共革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东方红》这支陕北民歌，最初是唱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和高岗的，后来还是经高岗提议改了歌词，改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高岗赖在床上，不肯起来。他草草给中央专案组写了个简短「交代」：我活腻了，如你们所说有罪，我是想拱倒刘少奇，爬上党内二把手的位置，今后接替毛主席，自己做领袖。我的问题，毛主席最清楚，他应在党内有个说法。

当天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央专案组，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对高岗问题作了结论，列出九大罪状，定为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谋。但如前所述，处理高岗的会议，没有通知彭德怀、林彪、罗荣桓、习仲勋等人出席。

当天晚上，高岗乘监护人员打瞌睡的空隙，悄悄给远在杭州不问他生死的义兄毛泽东主席写下一封遗书：润芝大哥，你大概想不到，我追随你二十多年会走上这样的结局。我很喜欢生活，但我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归宿。因为我们党内，没有能容我生活的空间了。我一名陕北穷人的子弟，上不得京城的大台盘，只能任人宰割。和信仰、主义无关。外斗的英雄，内斗的狗熊。也辜负了大哥的厚望，没能完成任务。我只求中央善待我的两名未成年的孩子，以及体弱多病的妻子李力群同志，并允许在我的墓碑上刻上：陕北共产党员高岗。

天亮时分，高岗写完绝命书，当即服下一星期以来所攒下来的二

十一粒强效安眠药片，之后睡去。幸而半个小时之后，医生、护士来查房，发现了高岗的绝命书，立即报告了专案组值班副组长李泰禾。李泰禾知道关系重大，没顾上先请示康生、李富春，而火速派车送往城内协和医院抢救，甚至说了句颇具感情的话：人命关天，老革命啦，前天孙豹子下手也忒狠啦……高岗的绝命书交到了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未动声色，立即转报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却说：这是威胁中央，他天天泡人参汤喝，保养得比谁都好，才舍不得死哪！他是假自杀，真叛党！

周恩来见少奇同志态度坚定，转而对专案组人员说：你们给他一枝枪试试看，他如果敢朝自己的脑袋扣，我就承认他是一条好汉！如果不扣，那他就不是好汉，而是胆小鬼，熊蛋！

话虽这样说，周恩来还是赶到协和医院急救室探望。高岗已被抢救过来。高岗脸上青肿淤血，紧闭着眼睛，谁都不予理睬。主持抢救的医生认得周总理，把总理请到一边，满脸疑惑地轻声报告：高主席被人重殴过，两颧骨粉碎性骨折，算怎么回事？周恩来黑下脸吩咐：给他精心医治吧，情况很复杂，你们不要乱猜测、乱传话！注意保密，严守纪律。

刘少奇以电报方式将高岗的绝命书拍发给杭州的毛主席，并附上一句话：经及时抢救，高岗同志已无大碍，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在杭州读了高岗的绝命书，并知其已被抢救了过来，气得拍了桌子：你们告诉他，不要用这种法子来威胁我，想以此逼迫我替他说明情况，办不到！我不希望他走这条路。也要告诉少奇和恩来，你们各有各的账，不要以一种倾向来掩盖另一种倾向。我还是要保住高岗的党籍，保留他的中央委员，北京容不得他，可以安排他回陕西去做书记、管农业。

毛泽东的指示传回北京，刘少奇、周恩来不敢掉以轻心，派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对高岗实行全方位监护，以防止他再次自杀。而且只让高岗本人听到了毛主席指示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则暂时未予传达，以免他据以继续顽抗，拒绝做出进一步的交代。

另说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三人主持的中央专案二组，也是日夜

三班倒地找饶漱石同志「集体谈话」。饶漱石不像高岗那样态度死硬，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但绝不承认和高岗组织了什么反党集团，没有就是没有，砍了脑袋也是没有。饶漱石非但不肯揭发高岗，连涉及到张明远、张秀山、向明、郭锋、马洪等人的事，都一律回避，不肯涉及。邓小平拿了张明远、张秀山、马洪等人所写的揭发材料给他看，他也只是笑笑：他们怎么揭发的，我管不着，他们是下级，我是上级，上级不能揭发下级。这是我的原则。

邓小平对饶漱石的为人，暗暗感到钦佩。在审讯饶漱石的过程中，只有唇枪舌箭，无人动手动脚。陈毅、谭震林气愤尽管气愤，还是严守了纪律。而且查来查去，发现饶漱石这人不好吃、不好喝、不贪财，日常生活简朴，够清廉的了，简直抓不到什么把柄。邓小平有心放他一马，能挽救还是挽救吧。矮个子鬼聪明，把人情送给毛泽东主席去做。

四月上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在书记处碰头会上，毛泽东问，高、饶真有组织反党集团？要慎重，至多只是一个臭味相投的小圈子、小联盟吧？还是那句话，能不涉及的人，尽量不涉及，不要扩大战果。包括高、饶在内，还是要立足于教育挽救。我已经和习仲勋谈过了，到时候由他出面，找高岗谈话，也是转达我的意见，保留他的党籍、中央委员，回陕西工作，以观后效。当然他现在态度不好，闹自杀，和中央顶牛，此事先放一放吧。

朱德、邓小平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心里嘀咕，口头上却都表示拥护。周恩来并表示，高岗在历史上为革命立过相当功劳，不可一笔抹煞，争取不要搞到生离死别的地步，除非他本人坚持不改，拒绝中央和主席的挽救。

书记处碰头会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约上刘少奇，找饶漱石个别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欢迎你远离错误，漱石同志，错误是一种毒素，尤其是重大错误，要闹肚子，要死人的。我还是劝你远离，和你的朋友划清界线，作彻底的决裂。

饶漱石明知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却仍然认死理，不肯转弯子：

主席，我知道你出以公心，想一碗水端平，爱护干部……我只是不懂，我要和谁划清界线、彻底决裂？

刘少奇在旁没好气地说：主席是要求你和高岗划清界线，作彻底决裂。

饶漱石仍不把刘少奇放在眼里，只是无所畏惧地望着毛主席，说了一番出自肺腑的话：主席啊，你说高岗到底犯了多大的错误？他无非是误解了你的意图，向一些同志作了传达，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建议嘛。提建议，即便是提错了，也不值得如此兴师动众的进行批斗嘛。对我和高岗进行这种人身攻击式批斗、隔离审查，究竟是我和高岗在搞分裂，还是别人在搞分裂？毛主席，我真是搞不懂，我才要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想告诉你，高岗同志对你忠心耿耿，到了死心塌地的地步！他尊你为师长、兄长。当初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他和你结拜兄弟，他为了保卫你，得罪了地方势力，险些被人暗杀，你不要忘了他的这些好处呀！

毛泽东没想到饶漱石大祸临头，仍敢于揭他的痛痒，顿时气得脸色发白：你、你是讲我忘恩负义？我领着大家干革命，忘谁的恩？负谁的义？

刘少奇在旁插言：主席不要生气。任何人过去的功劳都不能抵消今天的错误。

毛泽东越想越气，翻了脸，变了色：你们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还不是分裂党、分裂中央？

饶漱石豁出去了：我们只是针对刘、周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发了言，从没有想过要软禁他们、隔离审查他们！今天，他们监禁了我和高岗，对我们搞隔离审查，难道就不是分裂党？毛泽东冷笑着说：要打倒别人的人，最后只能被人打倒，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不谈了，不谈了，他要坚持到底，任由他去¹¹。

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依例举行首都军民的庆祝大会，高岗、饶漱石的名字依然列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

¹¹后饶漱石知高岗死讯，痛哭整日。后被关押，直到一九六五年八月，才以莫须有的「包庇坏人罪」判十四年徒刑，一九七五年死于狱中。

中。他们本人自然没有出席。八月十七日，高岗第二次自杀于北京西北郊的玉泉山禁区五号院，仍是吞服大量的强效安眠药片。当监护人员发现时，他身体已经冰凉，还魂乏术了。这次他没有留下遗书。大约他觉得上次的遗书依旧有效。

毛泽东是在北戴河避暑行宫获悉义弟高岗的死讯。高岗宁折不弯，是条汉子。毛泽东欲哭无声，觉得高岗不该走这条路，过去打仗闹革命，英雄了得；到了和平时期，却一点委屈都受不起，以死相抗，到底算个没出息。他后悔自己迟迟没有和高岗见面，也没有敦促习仲勋去谈话，让他回陕西去做省委书记。都是被刘少奇、周恩来他们做了手脚拖住了、延误了。刘、周巴不得高岗死。高岗的死是他们一手促成。毛泽东只好吞下这颗苦果了。他下令警卫局和卫生部对高岗遗体进行解剖查验，证实确是自杀而非他杀。这回，轮到他毛泽东主席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统一口径了，以中央政治局名义，通告全党中高级干部、通报老大哥苏共中央政治局，高岗因勾结饶漱石组成反党联盟，图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事败而畏罪自杀。

毛泽东内心里，认刘少奇、周恩来在他面前打了一场胜仗。刘、周在党内的影响力已不可轻看。也是自己大意失荆州，让他们要赢了……而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他又不得不赞同刘、周，号召全党团结、全军团结、全国团结。

彭德怀于政治局专案审查高、饶数月之后，才获知他的两位老友出了问题。高岗死后，毛泽东、刘少奇找他谈心。毛泽东先讲了几段三国故事。刘少奇谈到高、饶组织了反党联盟。彭德怀仍在天真地说：有什么联盟？我不相信，只不过和一些同志交换了一些意见，顶多算自由主义，希望中央不要看得过于严重。

毛泽东不得不略带感伤地告诉彭老总：高岗没了，拒绝挽救，自杀身亡。中央有条纪律，党员自杀就是叛党。

彭德怀眼睛发乌、发花：活生生一个同志，几个月不见面，就死了？老毛啊，你是当家的，你是当家的啊！

刘少奇平静地说：人死不能复生。主席和大家心里都不好受。现在全党要统一、团结在毛主席周围，尽量缩小事件的影响，高级干

部尤其要吸取教训，稳定党心、军心。

彭德怀瞪了刘少奇一眼。这位身经百战、名满天下的解放军统帅，沉默良久，才说了一句：我服从中央……毛泽东说：高岗算我义弟，他的做法不可取，他有两个孩子，我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到十八岁。也和恩来交代了，安排李力群同志做政协委员，享受副部级待遇。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筹备了近两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西苑怀仁堂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为副总理。

刘少奇、周恩来如愿以偿，消除了高岗，掌握了大权。毛泽东失去了义弟，如同断了一臂，此后不得不亲自出马，施展他至高无上的权术，以制衡周恩来和刘少奇，也常常感到力有不济……，直到十二年之后的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毛泽东调兵遣将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已有胜算的把握，才吐出一口积存已久的恶浊之气：高岗不应该自杀，不应该死，若活到今天多好，他能帮我说清楚许多刘少奇的事……